

清代农民战争史 资料选编

第三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合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4
K249.106
1
2:3

清代农民战争史

资料选编

第三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合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 883602

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

第三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合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编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8.5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458 000 册数：1-1200

ISBN 7-300-01026-1
K·102 定价：7.60元

本 册 说 明

17

本册的第一部分，为雍正年间的苗民起义史料。雍正朝处于清王朝的鼎盛之颠，农民反抗处于低潮，只有苗民地区不断爆发反抗斗争，其中以1735年（雍正十三年）的苗民起义最为突出。清廷除在军事上镇压之外，还注意政策调整。关于这一时期苗民起义的情况，方志和私著中记载很少，较系统地选辑了档案史料，以供读者参考。

本册的第二部分是1752年（乾隆十七年）马朝柱起义的史料。这次起义是研究清代秘密结社与农民战争应当注意的事件之一。因为史料匮乏，影响了对马朝柱秘密组织的探索。方志与私著中更乏有价值的记载，也只能在档案史料中做进一步的挖掘，从档案中选出最有价值的史料。遗憾的是，部分马朝柱起义史料，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无法收集。

本册的第三部分是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的王伦起义史料。各方面史料比较充实，并且找到了乾隆早期抄写的《立天卷》残本，对研究白莲教的经卷很有价值。秦震钧家属为其刊刻的《守临清日记》，逐日记载了起义军攻城及其失败的过程。龚景翰在《澹静斋文钞外篇》中收入了《临清守城日记》，说明是龚景翰代秦写的。两书比较，前繁后简，且在具体史实方面略有出入，故两书皆予选用，以供参考。

本书由张兴伯、刘子扬、张革非选编，参加这一工作的有张莉、余宛鸿、舍予、苏兰亭、张玉婷和黄文皆。

本册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戴逸、李文海、程秋原、王汝

丰、郑昌淦、韩大成等同志的多方帮助，仅表谢忱。
我们的水平有限，敬希指正。

1988.12月

目 录

苗 民 起 义

清政府档案	1
古州八妹等寨苗民起事	3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古州苗民聚众攻打沅城	5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冯光裕奏折 (朱批)	
清军筹剿起事黔苗	7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迈柱奏折 (朱批)	
参哈元生等办理黔苗举事不力	11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张照等奏折 (朱批)	
黔省苗变近日情形及抚恤在沅难民事	14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迈柱奏折 (朱批)	
黔苗兹事及办理情形	15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冯光裕奏折 (朱批)	
清政府授命张广泗总理苗疆军务	17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筹办苗疆事宜	2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谢授命经略苗疆事务之恩	23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清军在丹江、镇远等处镇压苗众	25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黔苗围困八寨，清军调广西官兵救援·····	27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霍升奏折（朱批）	
外省援黔清军俟大局定贴后回撤·····	2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清军攻破上下九股、鸡讲、清水江等苗寨情形·····	29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请调川省官兵赴黔事·····	36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参奏董芳等剿办黔苗不力等情况·····	38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日缺） 杨凯奏折（朱批）	
俟苗疆事竣拟奖叙张广泗及所属弁兵·····	39
乾隆元年正月初十日 上谕（上谕档）	
清军攻克焚毁大小丹江及高坡各苗寨情形·····	40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清军续调川省官兵缘由及黄平内地实际情形·····	47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清军进攻鸡摆尾、丹江等地苗寨情形·····	49
乾隆元年二月十二日 尹继善奏折（朱批）	
惩处副将冯茂、柳定国事·····	50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谕（上谕档）	
广东、广西六路清军在贵州攻取苗寨情形·····	52
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谭行义奏折（朱批）	
拿解哈元生交审定拟·····	57
乾隆元年四月十七日 上谕（上谕档）	
敬陈苗疆善后事宜六条·····	57
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 冯光裕奏折（朱批）	
清军分路镇压清江一带各苗寨情形·····	62
乾隆元年六月十五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复奏王士俊条陈各款·····	63
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清军镇压内地熟苗情形并苗疆事宜告竣	68
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议复冯光裕条陈事	72
乾隆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清命张广泗详细筹划苗疆善后事宜	74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谕 (上谕档)	
议复张广泗苗疆善后事宜	76
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 允禄等奏折 (朱批)	
清军搜查黔苗逃逸首要生羊事	80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张广泗等奏折 (朱批)	
雍正十三年黔苗案内逃逸苗首生羊被访获	82
乾隆九年九月十二日 张广泗等奏折 (朱批)	
拿获在逃苗首生羊之经过情形	83
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 冷文瑞奏折 (录副)	
清拿获雍正十三年黔苗包利案内附从档爱等审拟情形	84
乾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朱批张广泗等奏折 (录副)	
官 书	86
《世宗实录》	86
雍正十二年九月甲申 (十二日)	86
雍正十二年九月丁亥 (十五日)	87
雍正十三年正月乙酉 (十四日)	87
雍正十三年三月甲午 (二十四日)	87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辛未 (初二日)	88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己卯 (初十日)	88
雍正十三年五月癸卯 (初四日)	89
雍正十三年五月丁巳 (十八日)	89
雍正十三年五月庚申 (二十一日)	90
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 (二十五日)	90

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 (二十五日)	90
雍正十三年五月丁卯 (二十八日)	91
雍正十三年六月辛卯 (二十三日)	92
雍正十三年六月丙申 (二十八日)	92
雍正十三年六月丙申 (二十八日)	93
雍正十三年六月丁酉 (二十九日)	94
雍正十三年七月丁未 (初十日)	94
雍正十三年七月戊申 (十一日)	95
雍正十三年七月己酉 (十二日)	96
雍正十三年七月乙卯 (十八日)	96
雍正十三年七月甲子 (二十七日)	97
雍正十三年八月己巳 (初三日)	97
雍正十三年八月庚午 (初四日)	98
雍正十三年八月壬申 (初六日)	99
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丑 (十一日)	100
雍正十三年八月己卯 (十三日)	100
雍正十三年八月甲申 (十八日)	101
《高宗实录》	101
雍正十三年八月壬辰 (二十六日)	101
雍正十三年八月癸巳 (二十七日)	102
雍正十三年八月甲午 (二十八日)	103
雍正十三年九月癸卯 (初七日)	104
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巳 (初九日)	104
雍正十三年九月丁巳 (二十一日)	105
雍正十三年九月庚申 (二十四日)	106
雍正十三年十月丁卯 (初二日)	106
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 (初七日)	107
雍正十三年十月戊寅 (十三日)	107

雍正十三年十月壬午（十七日）	108
雍正十三年十月丁亥（二十二日）	108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108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109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10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申（初一日）	10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子（初五日）	10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甲寅（十九日）	10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己未（二十四日）	110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三十日）	112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三十日）	112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乙未（三十日）	112
乾隆元年正月乙巳（初十日）	112
乾隆元年正月甲子（二十九日）	113
乾隆元年二月戊辰（初四日）	114
乾隆元年二月己卯（十五日）	114
乾隆元年二月辛巳（十七日）	114
乾隆元年二月壬辰（二十八日）	115
乾隆元年二月癸巳（二十九日）	115
乾隆元年二月癸巳（二十九日）	115
乾隆元年三月丁未（十三日）	115
乾隆元年三月甲子（三十日）	115
乾隆元年三月甲子（三十日）	116
乾隆元年四月辛巳（十七日）	116
乾隆元年六月癸酉（初十日）	116
乾隆元年六月庚辰（十七日）	116
乾隆元年六月壬辰（二十九日）	117
乾隆元年七月乙未（初三日）	117

乾隆元年七月乙亥（初七日）	117
乾隆元年七月辛丑（初九日）	118
乾隆元年九月丙甲（初五日）	119
乾隆元年九月甲辰（十三日）	121
乾隆元年九月戊申（十七日）	121
乾隆元年九月庚申（二十九日）	121
乾隆元年十月癸亥（初三日）	121
乾隆元年十月乙丑（二十九日）	122
乾隆元年十一月乙卯（二十六日）	122
乾隆二年正月庚戌（二十一日）	123

《清史稿》列传

鄂尔泰	123
张广泗	124
哈元生	124
董芳	125
韩勋	125
谭行义	125
王元党	126
张照	126

地方志 127

《贵州通志·武备·苗疆师旅始末》	127
《贵州通志·艺文·谕》	138
雍正十三年免本年钱粮上谕	138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	139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上谕	139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上谕	139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上谕	140

- 《贵州通志·艺文·疏》142
苗疆告竣撤兵疏张广泗.....142

马朝柱起义

- 清政府档案.....153
马朝柱等筹谋在天堂寨起事153
 乾隆十七年四月初八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王廷赐为天堂寨打造兵器被查获并吴兆丹
赴官自首情形156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哈攀龙奏折 (朱批)
清军搜查天堂寨并剿洗天马寨情形157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恒文奏折 (朱批)
清军剿洗天堂、天马两寨并拿获三四十人158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永常奏折 (朱批)
访闻楚省在王廷赐家查获打造刀具等情162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鄂昌奏折 (朱批)
清军派役搜查杜席珍家并获名单等163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恒文奏折 (朱批)
胡南山被拿获并审讯情形164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恒文奏折 (朱批)
清军烧毁天马寨并拿获马朝柱之妻等166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马朝柱等在天马寨预谋起事及胡南山等被获168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永常奏折 (朱批)
吕时安等被获情形173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恒文奏折 (朱批)
清军袭击天马寨并搜拿马朝柱党伙情形174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武进升奏折 (朱批)

康朋举等被获讯供情形	178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复奏拿获马朝柱之母妻等情形	179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永常奏折 (朱批)	
清政府将失察马朝柱案之县令处决	180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上谕 (上谕档)	
王朝瑞被获供写出诏、檄等文	181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奏报江省已获马朝柱案内伙党一百余名	183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清政府严讯胡南山等追究马朝柱下落	185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复奏未获朱明扬等情况	186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严查四川峨嵋山并无西洋寨及严缉马朝柱等	187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策楞奏折 (朱批)	
将已获之马朝士等解楚质讯	189
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张师载奏折 (朱批)	
朱明扬被获并讯供情形	190
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吴方美等被获并讯供情形	191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二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一形貌似马朝贵者在豫被获解楚质讯	193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四日 蒋炳奏折 (朱批)	
僧正修供认吴成云等姓名俱系捏造	194
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黔省拿获与张汉元同伙贩马之张连登等人	195
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开泰奏折 (朱批)	
审拟杜席珍等情况	197
乾隆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吴晟相在桂被获讯明解楚质讯	199
乾隆十七年九月初六日 定长奏折 (朱批)	
申明马贩张连登等并未入伙均省释	200
乾隆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开泰奏折 (朱批)	
清军饬属严缉马朝柱等情形	203
乾隆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哈攀龙奏折 (朱批)	
李天洞约邀人上名被拿获并审讯情形	204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吴晟相谎供系吴方曙前后审讯情形	206
乾隆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永常奏折 (朱批)	
黄安县发现署马朝柱之名的揭帖	210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恒文奏折 (朱批)	
湖南拿获邓拉子一名自称马朝柱同伙审讯解楚	211
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范时绶奏折 (朱批)	
逮捕周绍珍追究马朝柱下落情形	214
乾隆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卫哲治奏折 (录副)	
附：周绍珍供词	
逮捕审讯谢凤玉等情形	216
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蒋炳奏折 (录副)	
马朝柱案内马正九之家属被获后监毙	218
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蒋炳奏折 (朱批)	
解送周绍珍赴京情形	220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张若震等咨呈 (录副)	
拿获方珍及审拟情形	221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 尹继善等奏折 (录副)	
附：方珍供词	
杨中林供曾改名方珍替马朝柱写帖及审拟情形	225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鄂弥达等奏折 (朱批)	
马朝柱案内曾出银上名之陈世华被获并审讯情形	227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庄有恭奏折 (朱批)	

马朝柱起义后所发纸牌	228
(年代不明)	
官书	230
《高宗实录》	230
乾隆十七年四月庚申 (二十九日)	230
乾隆十七年五月辛酉 (初一日)	232
乾隆十七年五月癸亥 (初三)	233
乾隆十七年五月戊辰 (初八日)	235
乾隆十七年五月己巳 (初九日)	235
乾隆十七年五月癸酉 (十三日)	236
乾隆十七年五月乙亥 (十五日)	237
乾隆十七年五月丁丑 (十七日)	237
乾隆十七年五月戊寅 (十八日)	238
乾隆十七年五月己丑 (二十九日)	238
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 (十五日)	239
乾隆十七年六月乙巳 (十六日)	241
乾隆十七年六月丙午 (十七日)	242
乾隆十七年七月癸亥 (初五日)	243
乾隆十七年七月乙丑 (初七日)	243
乾隆十七年七月丁丑 (十九日)	243
乾隆十七年七月甲申 (二十六日)	244
乾隆十七年七月戊子 (三十日)	244
乾隆十七年八月癸巳 (初五日)	244
乾隆十七年九月甲申 (二十七日)	245
乾隆十七年九月丁亥 (三十日)	246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丙戌 (二十九日)	246
《清史稿》列传	247
尹继善	247

地方志	248
《蕲州志·兵事》	248
《重修安徽通志》	248
《太湖县志》	249
《霍山县志》	249
私家著述	250
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	
——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一例	
〔日〕铃木中正 〔日〕小山澄夫译	250

王 伦 起 义

清政府档案	269
清方破获混沌教并起获经书《立天卷》	269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胡宝琛奏折 （录副）	
附一：冯进京等供词	
附二：《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摘要	
河南临颖县查获传播清水教之谏柁等	287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周元理奏折 （朱批）	
惟一奏报寿张起义军夺据县城及带兵前往查拿等情形	28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日 惟一奏折 （录副）	
清政府查寿张起事民众系白莲教	28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国泰奏折 （录副）	
清军派兵至寿张堂邑镇压情形	28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徐绩奏折 （录副）	
起义军王经举等被捕	29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徐绩奏折附片 （录副）	
国泰驻在平防守并吁请清廷命冀豫防堵等情形	29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国泰奏折 (录副)	
起义军攻下县城不守与清军奔剿情形	29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姚立德奏折 (录副)	
王伦起义军攻寿张等城情形	29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徐绩奏折 (录副)	
清军在豫省严密布防侦缉情形	29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何楣奏折 (录副)	
清政府严防王伦起义军混入漕船	29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 上谕 (上谕档)	
徐绩在柳林附近被围情形	29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 姚立德等奏折 (录副)	
清调各路兵马镇压起义军与筹办后勤情形	29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孙廷槐奏折 (录副)	
舒赫德奉旨赴山东镇压起义	29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备兵赴东镇压王伦起义	30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遵旨重办被捕起义者与待大兵到后再进攻情形	30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徐绩奏折 (录副)	
清军于直隶大名、广平等属布防截拿事	30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周元理奏折 (录副)	
清军调兵设防江界堵剿	30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上谕 (上谕档)	
复奏奉旨询问王伦传教诸事	30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姚立德等奏折 (录副)	
赏还姚立德顶戴	30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上谕 (上谕档)	
清催趲漕船回空免误兑交	30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上谕 (上谕档)	
清军于德州集兵备粮准备进攻情形	30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添兵临清城外驻守以策应	31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闻起义军数十人北进清军严防直隶	31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附片 (朱批)	
密奏徐绩被围等情形	31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筹办进兵情形	31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从起义军处跑出之王德供述起义军情况	31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调三路大兵围攻临清起义军	31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复奏不需再添调京兵事	31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自德州发兵进攻临清起义军	31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调京师兵马分起赴德州会剿	31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拉旺多尔济等奏折 (朱批)	
清军奉谕筹划进兵及查拿亢山等情形	32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兵邀截起义军与准备会剿情形	32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姚立德等奏折 (录副)	
清军遵谕布防三路进攻起义军	32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布署三方围剿起义军并分兵堵截情形	32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进攻临清西岸清军营盘	32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围攻临清旧城作战情形	32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将总兵惟一等军前正法	33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围攻起义军驻地汪姓大院等处作战情形	33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连日进攻临清旧城内起义军驻地之作战情形	33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元帅孟灿等被俘并清军搜拿王伦等情形	33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首领王伦自焚死	33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阿思哈复奏未携同拉旺多尔济赴塔湾擒杀之实情	33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阿思哈奏折 (朱批)	
清军查对起义军数目并查王伦是否曾充马兵事	33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将起义军孟灿等七人解京	34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将康三解京质讯	34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 (录副)	
审讯并处死王圣如之子王四	34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附片 (录副)	
王伦在汪姓院内被捉复被救走情形	34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汪圻稟复起义军初到临清时之攻城情况	34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阿思哈再复奏未敢推诿图安	34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阿思哈奏折 (朱批)	
清政府拟定筹办善后事宜六条	34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查拿王伦之母妻及子女等	34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拿获起义军一千七百余名分别处治	34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查明起义军在临清占住之汪姓大院及当铺各业主之 情况	35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五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严诘追查有名之起义军及其眷属	35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拿获起义军赵玉佩等解京	35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调兵赴豫查办传教等事	35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清军查拿王伦之干儿等	35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审拟起义军杨林等情形	35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处死解陶等起义军并拟发遣缘坐之眷属	35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将武举刘陶等三人正法	36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 (朱批)	
审拟唐邑县跪迎王伦之人教人魏希成等	36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审拟核查已获各起义军并追缉逃逸等情形	36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查拿逃逸并处决起义军事	36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舒赫德等奏折 (录副)	
遵旨核查讯供各情节及严缉续供出在逃之起义军温炳 等	36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审讯为起义军治伤之医生迟玉津等情形	36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审拟张在立、徐海等情形	37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委员将张善长等解京质讯并拟将王伦合族俱发遣	37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赵玉佩、景淑、徐克明被处决	37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赵辉祖等被处决	37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讯明刘法、邢成德并解京质讯	37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讯明马光德并解京质讯	37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查办起义军张百禄等在豫活动情形	37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何焯奏折 (录副)	
审讯张百禄情形	37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荣柱奏折 (录副)	
清政府奖叙舒赫德等在职出力官员	37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起义军范宗礼及王伦之服弟王楷等被处决	38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姜捷等被处决	38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家属缘坐为奴	38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查询王伦起事缘由并经过情形	38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寿张县所失仓谷库银著前抚徐绩等分赔	38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政府处死临阵逃跑之满兵	38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为起义军攻入寿张、堂邑、阳谷时杀死之清知县等请恤	38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阿思哈奏折 (朱批)	
清追究王伦之师张既成等情形	39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将跟随起义军打仗之和尚广标解京备讯	39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将起义军王维全等解京审讯	39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 (朱批)	
起义军王维全等被获并解京质讯	39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审讯起义军王维全等情形	39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录副)	
审讯广标等解京质讯	39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 (录副)	
给范伟银镬之王登云被拿获解京	39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李成等被处决、发遣并四百余名百姓被拿获释	39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清军拟撤回各路搜捕之官兵	39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 (朱批)	
起义军家属赵默等分别被处决、为奴	39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参奏失察生员投入起义军之学正等	40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杨景素奏折 (录副)	
起义军任贵松等被处决及韩有如等被充军	40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起义军赵元等分别被处决、发烟瘴充军	40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将张百禄解京并追拿王世揆等	40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荣柱奏折 (录副)	
核查梵伟供出之于瑞等已被处决并严缉未获之韩增	404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秦继锐等跟随起义军攻城逃走被盘获	405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荣柱奏折 (朱批)	
教民褚致远等被处决或发遣	406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清政府查拿王伦等五服内之亲属缘坐	407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清政府搜刨王伦藏银	408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 (录副)	
清政府惩治从起义军中逃出之武生	409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张文学等被获解京	411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周元理奏折 (朱批)	
查获起义军孟灿之甥婿许遂解京	413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徐绩奏折 (朱批)	
随从起义军攻城之王贞等逃跑后被盘获	414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徐绩奏折 (朱批)	
秦继锐等跟随起义军攻城分别被凌迟处斩	415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徐绩奏折 (朱批)	
奉旨严缉王伦起事内之伙党	417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裴宗锡奏折 (朱批)	
起义军徐河被获讯明解京	419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畅辉壁入教并随同守闸被获申明解京	420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查拿张百禄在遂平之伙党	421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荣柱奏折 (录副)	

将张百禄之母等缘坐家属解京	422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杨景素奏折 (录副)	
拿获及审讯参加起义的马添喜情形	423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勒尔谨奏折 (录副)	
附: 马添喜供词	
王伦服亲王有介等逃走被盘获	425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徐绩奏折 (朱批)	
教民左荣宗等分别发遣	426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查明王伦所封宫院并审讯情形	427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 (录副)	
许大勇等人教并跟随攻城被拿获	429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周元理奏折 (朱批)	
许大勇、李思连供词	430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周元理奏折附件 (录副)	
张成章等跟随张百禄学习拳棒分别被处决、发遣	432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徐绩奏折 (朱批)	
跟随起义军攻城之轲见被处决	434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林海逃至河南被获	435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徐绩奏折 (朱批)	
清政府宽免徐绩失察之罪	436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徐绩奏折 (朱批)	
起义军肖利被获申明解京	437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王六被获申明解京	438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刘存义等被获分别处决、发边	439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刘焕之妻被获缘坐	441
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李振入教并随同打仗被获申明解京	443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曾入教之李之贵被获解京	444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刘三等被获讯明解京	445
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清官员分赔镇压起义所用军需	447
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 (朱批)	
起义军韩裕功等被获申明解京	448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刘三被获讯明解京	449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起义军刘见功被获申明解京	451
乾隆四十年七月十三日 萨载奏折 (朱批)	
王道达等为起义军役使被获充军	454
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清政府宽免原按察使闵鹗元失察张既成传授王伦入教 罪	457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二日 闵鹗元奏折 (朱批)	
吉庆奉旨查验刨王伦祖坟情形	457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吉庆奏折 (录副)	
再次刨挖王伦祖坟情形	458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吉庆奏折 (录副)	
处理王伦同族情形	460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吉庆奏折附片 (录副)	
官书	461
《高宗实录》	46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卯 (初五日)	46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 (初六日)	46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 (初八日)	46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 (初八日)	46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 (初八日)	46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未 (初九日)	46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未 (初九日)	46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申 (初十日)	46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 (十一日)	46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 (十一日)	46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 (十一日)	47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 (十一日)	47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戌 (十二日)	47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戌 (十二日)	47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亥 (十三日)	47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亥 (十三日)	47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丑 (十五日)	47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 (十七日)	47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 (十九日)	48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 (十九日)	481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 (十九日)	48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 (二十日)	48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 (二十日)	48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 (二十日)483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 (二十一日)48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 (二十一日)484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 (二十一日)48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申 (二十二日)48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申 (二十二日)486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 (二十三日)48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甲戌 (二十四日)48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甲戌 (二十四日)48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甲戌 (二十四日)48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亥 (二十五日)489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子 (二十六日)490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子 (二十六日)49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丑 (二十七日)49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寅 (二十八日)495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 (二十九日)497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 (二十九日)498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 (二十九日)50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 (初一日)50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 (初一日)50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 (初一日)50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 (初二日)50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 (初二日)50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 (初二日)50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 (初三日)50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 (初三日)50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 (初三日)50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 (初三日)508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 (初四日)	50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 (初四日)	509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 (初四日)	510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 (初四日)	511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乙酉 (初五日)	51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丁亥 (初七日)	512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丁亥 (初七日)	51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戊子 (初八日)	513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庚寅 (初十日)	51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庚寅 (初十日)	514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卯 (十一日)	515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辰 (十二日)	516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午 (十四日)	51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己亥 (十九日)	517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 (二十六日)	518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甲申 (初五日)	519
乾隆四十年正月壬戌 (十四日)	519
乾隆四十年二月丁亥 (初九日)	520
乾隆四十年二月庚子 (二十二日)	520
乾隆四十年三月戊申 (初一日)	520
乾隆四十年三月乙卯 (初八日)	521
乾隆四十年三月丁巳 (初十日)	522
乾隆四十年三月己未 (十二日)	522
乾隆四十年四月丁亥 (初十日)	523
乾隆四十年四月己丑 (十二日)	523
乾隆四十年四月庚寅 (十三日)	524
乾隆四十年五月丙子 (三十日)	524
乾隆四十年八月庚辰 (初五日)	525

《清史稿》列传	526
舒赫德	526
周元礼	526
姚立德	526
徐 绩	526
地方志	528
《东昌府志》	528
《临清直隶州志》	528
私著	529
《守临清日记》	秦震钧 529
《临清守城日记》	龚景翰代 543
《梦厂杂署·临清寇略》	俞蛟 548
《警文书屋集略·邪教戒》	潘相润 557
《圣武记·乾隆临清靖贼记》	魏源 559
《雕菰集·直隶总督朴园杨公别 传》	焦循 561
《鸥波渔话·姚毕二公胆识》	叶廷瑄 562

苗 民 起 义

清政府档案

古州八妹等寨苗民起事

雍正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接古州镇总兵官韩勋禀称：二月初九日，据通事等禀报，有不法奸苗，指称苗王，喷水跳舞，谣言惑众，于八妹寨聚集，等语。臣查，师巫邪术，愚苗易被诱惑，若不速拿重处，恐致酿害。当即飞谕该镇，作速遍行晓谕，立拿首恶，解散余党，仍令严加防范。去后。旋据该镇呈报：于二月二十四日委游击唐开中，带兵三百名，前至王岭汛弹压。且称：唐冷、高婁等寨，俱有附和，现在檄调上江协官兵四百名、下江营官兵三百名，至镇城听用。等因。臣又飞檄行令速拿首凶，倘有生事，即遣兵扑灭，不可使之滋蔓；并行附近协营一体防范。于三月初十日，又据该镇呈报：二月二十六日，各寨奸苗聚集二万余人，来攻王岭汛城，游击唐开中督兵施放枪炮，打死数十人，该镇发兵应援，捣毁附和之口月等寨，分头赶击，共斩获首级十余颗，各苗奔散，收兵回营。现据乐乡、高黄、口月等寨头人，将奸苗斩杀五人、生擒五人，前来报献，等情。并将夺获之白布旗、白纸小旗各一面，鸡毛竹竿一根，呈验前来。

臣查，奸苗煽惑，竟敢于汛城之外聚集猖肆，不法已极。击散之后，即宜乘其瓦解，发兵穹追，捣其巢穴，擒其首恶，何以

竟不追剿？且既称聚众二万余人，何以数百官兵一击即散，我兵并无损伤？现在逃聚何处？复又飞行确查实情，速行追拿。去后。节据文武各员禀报，称：二月内有八妹寨奸巫银红等三人，至附近各寨，骗诱愚苗，学法降神，捏称有人听从其法，只要送银五分，不必种田，苗王出世就得银子，更有法水喷出，高坡倒为平地，城墙化为烂泥，官兵枪炮俱不能施放；若不出银，即陷入地下，等语。各寨苗民稍有知识者，俱凛遵法度，咸谓我们如今是皇帝的好百姓，不肯听信；苗民中之愚而贫者，被其诳惑，纷然信从。二十六日来攻王岭汛城，持械者甚少，或持二尺白木短棍，或持白布、白纸小旗，跳跃作法，一闻枪炮，知法不灵，即皆奔散。斯时镇臣韩勋以兵力单薄未即尾追痛剿，逃散奸苗，遂潜至清江、台拱连界地方，复行勾结。臣以苗情无定，宁可先事预备，飞与抚臣、提臣会商，调拨官兵一千七百余名，前往清江、台拱贴防，派员统领，飭令与古州镇兵会巡剿捕。随于四月初二日，据台拱镇总兵官卜万年呈报：三月二十一日，古州峒苗纠结合拱之交密、交包、交工等寨苗人，潜来番招偷犯营汛，经该镇遣游击邱中瑞，带领官兵六百名，与番招汛兵内外夹击枪炮，打死逆苗百十余人，余皆滚山败遁。又复乘势追杀，有台拱在浓及附近各寨良苗，不但不肯附和，并协力追赶，共斩获苗级十八颗，逆苗四散逃匿。现据羊汪等寨擒奸苗十余人来献。等因。

臣查，古州奸苗于王岭击败之后，复敢至台拱、清江煽惑、迫胁偷犯番招营汛，虽被官兵击散，必仍于附近寨内聚集，亟须搜捕追擒，第恐兵少不敷调遣，随又添拨官兵二千余名，分赴台拱、古州，飭令总兵卜万年悉心督率，先将勾结之奸苗立行擒拿，附和之恶寨痛加剿洗，即与古州镇定期拨兵，两路会剿起事之八妹、高坡一带，直捣巢穴，擒拿首凶，不许草率完结，致令奸苗漏网。凡良善寨，分令其各安耕种，不许丝毫骚扰。如有先

被诱胁、今知畏惧恳求安抚者，勒令擒凶赎罪。其协同官兵追擒逆苗之台拱等寨，俱令重加奖赏。一切机宜，详细指示。现在抚臣、提臣尽心协力，上紧办理，务期首凶全获，早靖新疆。臣查此事总由奸苗图骗银钱、造言诬惑而起，古州文武，不能善为弹压，一闻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渐至附和勾结，镇臣韩勋拨兵王岭，将众苗击散，防范虽未失宜，而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均难辞咎。统俟事竣之后，臣详细查明，据实具奏。至臣等身膺重寄，于新辟苗疆抚绥弹压，虽无时敢弛心力，而犹有奸苗造言生事，殊负职守，实不胜悚惕之至。

所有奸苗聚众不法，及现在办理情形，臣谨据实奏闻。谨奏。

〔朱批〕查明参奏到日。有旨。

古州苗民聚众攻打汎城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初四日 冯光裕奏折 (朱批)

贵州布政使臣冯光裕谨跪奏，为奏闻事。

窃查古州苗民，捏造妖言聚众，本年二月二十六日，攻犯古州王岭汎城。经古州镇臣韩勋击败，未曾大创，散漫勾结清江、台拱各处。台拱镇臣卜万年发兵剿击，亦未大创，逆苗等屯聚于番招、鸡摆尾，欲犯清江。清江副将曾长治申请援兵，经督、抚、提臣飞调各路兵弁，遵义协副将宋朝相统领援剿。宋朝相拥兵数千，据守莲花壘多日，并未进剿。逆苗遂于四月初十日攻犯清江并柳罗汎，旋即惊扰镇远、青溪、玉屏等县所辖之村寨；继又焚劫邛水司。提臣于四月二十日从安顺起行，亲往相机调度，而凯里汎已于二十二日被逆苗焚劫矣；二十三日重安驿亦被焚劫；二

十六日，逆苗攻破黄平新州，署知州麻哈州知州罗鸣序，固守力竭，城破自尽。提臣现今驻扎平越府属之杨老驿，居中调度。督、抚臣商调楚、粤、滇三省大兵会剿，其一切粮饷、赏犒、夫役，臣同抚臣上紧办理，不敢稍有违悞。惟是顽苗作逆，逼诱熟苗无赖者附合为逆，良懦者奔避流移镇远一带，有赴近避入楚省阮州境内者，施秉、黄平以上并邻近州县一带，有避至省城及遵义境内者。臣就近稟商抚臣，严行各府州县，凡避入境内之民苗，即动仓项，大口日给米八合三勺，小口半之。其避楚省者，招回本省，暂为賑恤，统俟扫清逆苗，安抚复业。

再，今春全黔雨暘，时若目下正可栽插。凡被逆苗惊扰之处，多不得栽插，而一切运送军粮、军装夫役，亦不暇栽插。且内地人民久享宁谧，猝被惊骇，虽予以口粮夫价，人皆畏缩不前。臣等设法雇募，将夫价稍增，以俾应募有人，军需不悞。

臣查此番顽苗作逆，与前此不同。前此止在新疆猖獗，今则阑入内地。贵州通省官兵三万六千零，而古州、台拱两镇及其所辖协营兵一万八千有奇，此外全黔标镇协营兵，止一万七千余，除亲丁、火粮、坐塘外，又复调入古州、台拱两处，原期一鼓扑剿。……逆苗肆横侵犯内地，征调援兵不及，以致内地数处被其焚劫。目今楚、粤、滇大兵云集，会合黔兵，严扼奔轶，力为攻剿，计日荡平。此番四省合兵，似宜痛加剿洗，顽苗始知慙傲，荡平之后，其一切奔避迁移失业人民，仰体皇仁，酌量賑恤，安抚庶良顽攸分地方绥靖。臣谨奏。〔旁批：留心竭力抚恤，不可少忽令一夫不得其安生之所方是。〕

〔朱批〕覽。

清军筹剿起事黔苗

雍正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迈柱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

窃臣前奏黔苗不法、遣兵应援、运粮接济并安插来楚躲避黔民一折，蒙朱批：办理甚属妥协，慎重为之，不可轻视。钦此。窃查历来苗子滋事，不过抢劫民村、拒敌官兵而止，今则汉奸熟苗，假粧僧道、算命打卦师巫、乞丐等类，潜入各地方探听虚实，指引路径，放火为号，从中指挥调度，攻陷城垣，抢劫仓库，占踞要路，阻塞驿站等事，无所不至。各路逆苗见其所到地方莫不得利，随群然而起，日积日多。今计算，内而围困黔省古州、拱、清江二镇一协地方，新疆各塘汛俱为阻塞；外而骚扰镇远、黎平、思州、石阡、铜仁、都匀、平越七府，而大路之上，自清平至黄平、重安、施秉、镇远、青溪、玉屏一带数百里地方，民村尽为焚劫。来则猝至，去则无踪。凡其出入，动以数千或万计。臣知贼氛猖狂，难以立速剿灭，日夜筹划，坐卧不宁。凡楚省应行之事，预为料理，亦有黔省掣肘难办而臣力所能为者，不俟黔省咨移，臣即悉心一一查办。祇以黔楚远隔，闻信稍迟，恐有缓不济急之处，时为经营，不敢轻忽。谨将办理会剿黔苗事宜，为我皇上陈之：

一、头拨湖南官兵三千名，严饬领兵各将备，督率弁兵，齐心努力，殄除逆苗。如违，按军法从事。比因提臣哈元生驻扎羊老，臣原令楚兵到黔之日，与镇远文武会议，先于镇远、思州等府次第清理，然后由下而上，开通大路，会剿台拱，古州等处，不难尅期扑灭。不料楚兵未到镇远，哈元生已行文调散，分驻镇

远、青溪一带二千名，分防靖州一千名，但令防守，不闻会剿，以致逆苗愈无忌惮，屡次攻犯瓦寨，俱经沅州副将傅为斗击退。五月初九日，又围攻横塘。傅为斗领兵与苗抵敌，居民未被其害，而苗势甚众，损伤千把外委四员、兵丁八十九名。二十七日，又围攻青溪县城，镇远之兵救援不及，逆苗进城烧劫，次日方去；杀死训导一员，损伤兵丁十六名，居民亦遭残害。拨防备弁有无堵御不力，臣现在查参。总因哈元生不知下游苗情，悬揣调遣，未合机宜，以致楚兵到黔两月有余，至今尚无会剿之期。

一、第二起拨湖北官兵二千名，臣因哈元生尚在羊老不能东顾，黄平、清平虽经恢复，而逆苗啸众山林，出没不常，大路依然梗阻，上游差使到镇远，俱用多兵护送，文移往来，仍由偏僻小径绕道而行，是镇远之宜驻总兵一员，万不可缓。臣随派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前往，总统楚兵五千名。原令该镇听哈元生调遣，嗣因日复一日，但见城村扰害之极，不闻官兵会剿之信。且查瓦寨、横塘屡被逆苗攻夺，虽经拨防官兵击败，而横塘附近之苗，实为下游心腹之患。盖横塘上连思州，下通清江，且居镇远之后，势甚联络。今横塘附近之苗，倏聚倏散，弁兵已经被害，亟宜先为剿除，以分其势。臣因焦应林统兵由沅州前进，已令该镇沿途探听消息，相度机宜。如横塘附近逆苗力能剪除，机不可失，即移行镇远文武并沅州贴防各将领，加意防御，策应该镇；即一面调度，协力严剿，先靖黔楚门庭之寇。倘所带二千官兵不敷分布，有湖南先拨官兵三千余员名，及拨防沅州一带官兵一千余名，相离不远，均可调遣。有此六千官兵，兵势已壮，令该镇从下游剿上，滇、粤、黔三省官兵由上游剿下，两路分兵进剿，会合之日，再分路搜剿。庶逆苗各顾巢穴，不致结连肆横，得以次第剿灭。并飭该镇，当剿即剿，勿存畏首畏尾之念。黔楚均隶皇舆，可无此疆彼界之分。

一、第三起拨湖北官兵一千五百名，赴沅州驻扎，听黔省调

遣，更为神速。臣闻镇远运米至胜乘，夫马艰难，每次运供有限。上游进兵，则夫粮无备；下游堵御，则逆苗四出。臣已令襄阳镇焦应林前往严剿。诚恐兵力单薄，是以又派湖北官兵一千五百名，原欲发往沅州，听焦应林遣用。正在行调起程间，准办理军机处密咨，湖广、广西官兵，再派数千名，以备黔省再有咨调之用。臣即将现派之兵一千五百名，拨驻沅州，咨会黔省，就近调用，不致迟滞。并咨提臣董芳，再派湖南官兵，预备候调。臣又思青溪城内既被焚劫，玉屏、沅州最关紧要。查沅州地方与黔苗接壤，要隘居多；又古州一带逆苗，离铜仁不远，恐有勾通松桃红苗滋事，亦宜预为防范。且值河干水涸，逆苗处处可渡，扰害地方已多。镇、思等府请兵请饷，纷纷告急。臣虽预为布置，临期策应，但不能亲历其境，审时度势而行。再四谋划，惟有札商提督臣董芳，令其带兵移驻沅州，就近调度一切军务，实为至当。俟该提督复到日，行与不行，再为酌办。

一、黔省兵米向资楚省协济，除敬陈一得等事案内，今岁湖南应运黔米二万石外，其会剿逆苗一案，先经题明，拨米二万石，由船运至镇远，以济军糈。今准部复，再拨二万石，共米四万石。但未准部复之先，臣闻黔省贮米无多，且滇、粤、黔、楚四省汉土官兵云集会剿，需米甚多，尤当充裕备支，前拨二万石之米恐不敷用，臣行令湖南再拨三万石，连前共运五万石，较部拨多米一万石。但军行粮随，宁使多备，运交镇远，听黔省转运供支。又经黔省具题在案。惟因逆苗沿河滋扰，輓运维艰，先委提标游击田进德，带领官兵三百名，源源护运。近因青溪城内被苗焚劫，运米更难，又拨兵四百名，协同护送，接济不致迟悞。

一、黔省官兵饷银并赈济失业居民；需费甚繁，自应早为接济。前湖北协解黔饷一十六万两，因道路梗阻，暂贮沅州官库。旋据思州府知府甘士琇以军需紧急，委员赏领，请发贮沅黔饷银一千两，经藩司议详，俟黔省抚、藩文到给发。署湖北抚臣吴应

菜批令如详，飞飭遵照，此皆不通常变，视邻省军兴于膜外也。臣以若俟黔省文到方行给发，缓不济急，批令速飭照数给领；并下游各府再有支领之处，亦即给发，以济急需。第查浙江、江西暨湖北协解黔饷共八十余万两，分贮武陵、辰州、沅州各府、县库，因大路自玉屏、青溪、镇远、施秉、重安一带数百里，居民逃散，逆苗未靖，饷鞘到彼，难觅夫役接替，以致不能解送。臣恐军饷迟悞，忧心如灼，遂咨询黔省，如上游大路解饷无碍，经过地方有夫接替，一面酌拨官兵接护，一面咨会楚省多拨官兵护解。现在黔、楚两省彼此拨兵护送，自无疎虞。

一、逆苗倚恃深山密箐，官兵搜剿，利用枪炮，所需火药、铅弹多多益善。臣恐黔省不及多备，未免临时贻误，已令北南藩司，制造火药六万余千斤，铅弹五万余千斤，委员解沅收贮，以备黔省支用。

一、楚省官兵随营长夫，臣因黔省凋残之后，居民四散逃避，其聚集之处人多，气味难堪，致有时症流行，所需长夫，黔省难以雇募。臣俱令楚省酌增工价，代为雇就，委员押送行营应用。并令来楚躲避民人，有情愿应募者，趁此受雇赚钱，早归故里，一举两便，无俟黔省委员携资招民也。

一、查镇远、思州等府百姓，逃至湖南沅州、通道、黔阳等处躲避者，深为恻。臣闻警之始，即飞飭湖南藩司，转飭各地方官，好为安插抚绥，日给口粮，俟逆苗荡平之日，资给路费，送回原籍。旋闻来至沅州者居多，又经行司，动拨仓谷，碾米三千石，委员分领，前往各州县，查明男妇大小，按口授食，务使均霑实惠，安插得所。并严飭各委员，悉心办理，造册报销。

以上八条，经臣不时筹划，逐一办理之事也。更有可虑者，躲避逆苗之民，庐舍已成灰烬，田园又尽荒废，秋成固已无望，将来出不可与处，归不能与存，饥馑之忧，剽窃攘夺之患，恐相因而至，必思作何安顿，至来年秋收之后，方得得妥帖。再，黔

苗自己田土荒芜不耕，日事焚劫，若野无所掠，皆成亡命，率性暴横，有不焚劫不能存活之势；我兵会剿，有杀不尽不便歇手之局。更有一等无赖土棍，勾引多人，扮作乞丐等辈，闹入大村市镇，口称难民，强讨物件；如遇僻地乡村人少，便行强抢，又于黑夜在村庄左右放火，呐喊“苗子来了，大家逃命”，如村内居民悞听惊窜，伊等即入村烧抢，妇女不及奔逃亦被掳去，混名叫“鹊掳子”。臣已咨移黔省，严拿审实，即尽法处治，若留监所，势必内外勾通滋事，徒添祸根。凡有应行之事，臣俱咨会黔省督抚提臣，商酌办理。今钦差刑部尚书张照等甫抵黔省，地方风土情形，恐一时未能周知，臣有所闻或有一得之愚，自当并咨钦差，相度机宜，务期办理妥协。

所有臣现会剿逆苗、安插黔黎各事宜，相应臚列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臣谨奏。

〔朱批〕所奏大概与廷议皆合，可敬慎办理，据实奏闻。

参哈元生等办理黔苗举事不力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张照等奏折（朱批）

臣张照、臣德善寿谨奏，为据实具奏事。

办理军机处抄出：和硕果亲王臣允礼等议称，闻得文移往来，由僻路拨兵护送，甚属艰难。沿途州县，咸欲多兵拥护，往往阻留不放，抗违军令。哈元生亦无可如何，逆苗益无忌惮。现在清江、胜秉围困数月，存亡未卜；台拱、施秉被攻甚急，旁无救援。哈元生僻处杨老，号令不行。等语。查各省官兵已陆续到黔，理应速清内地，急援清江。乃内地逆苗仍然猖獗，而清江、胜秉犹未开通，且文移往来，犹从僻路递送。此中情由，或系兵

力未齐，尚在等候；或尚有逆苗阻截，未易前进之处，应令张照、哈元生等据实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臣等查得，各省之兵久经到齐，无可复待；而逆苗阻截，未易前进，乃系实情。臣等前次奏折，已将伊等捏报道路开通及起衅情节据实具奏矣。总之，既未消磨于无事之先，又未扑灭于始发之际。直至蔓延，犹欲盖复。逮哈元生提军东来，业已四面并起，七府被残；黎平、都匀、思州、思南、石阡五府，皆一面与邻省接壤，故得一面安帖无事；平越一府，处黔疆腹内，自杨老驿以上，则哈元生军到而定；自杨老驿以下，烧杀最惨；镇远府属并在中心，是以民村殆尽，总计方圆三四百里，在在熟苗俱叛，欲救清江之围，若从新疆自南而北，生苗处处阻梗，若从内地八弓自北而东南，熟苗处处阻梗，非将内地熟苗剿抚妥协，清江一协如何救援。至施秉之围目下已解，若夫胜秉、稿贡，离台拱甚近，台拱有兵几千不能出救稿贡，内地安能远历诸叛苗以救之乎！且哈元生将两广、两粤之兵分散堵御，进剿兵单，清理内地方尚难，何况远救新疆。盖因平日防守懈弛，如青溪县兵止有二十八名，思州府兵止有二十三名，其他可以概见。今逐处皆须堵御，在哈元生此时，盖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两湖、两粤之派出防守者，曷有烦言，以为我等但有失事之罪可虞，并无斩获之功可望，何以独将滇、黔之兵剿贼，不过只要哈尚德、纪龙辈立功。只因明知圣主将来必论其贻悞封疆之咎，而欲为自我失之、自我得之之地步。一派私心。迈柱屡次移咨，意在言表。董芳一见臣等感愤切陈，而黔省百姓亦以不肯进剿、贻悞地方各处控告哈元生失兵民之心。如此岂能奏绩。今蒙皇上授董芳为副将军，统领楚、粤之兵，分路办理。切中机宜，天然如意。从此军中另有一番气色矣！至于文移往来，犹从僻路递送者，总因内地未靖，逆苗出没不常。前此沿途堵御，安站未定，是以有时可从大路，有时须从僻路，现在已可从大路行走。但此不得谓是逆苗

平靖之验，即使大路两旁苗已搜杀净尽，而三四百里之生熟各苗，藏岩伏箐，能尽杀乎！况乃并未搜杀净尽，时出打仗。然则日内可从大路行走，难保日后未必不又须从僻路行走也。乃今哈元生等既捏奏于前，而欲回护于后，专意于此，图人不见不闻。因臣等北来，更加着力，冀将臣等同于吕耀曾一般愚弄，其用心于无用之地如此，自然不无耽悞矣。又远处征调之兵，利于进剿，利于速战，不宜防守，更不宜久驻。至防守之兵，宜用本汛，本汛既少，最宜团练。若以乡兵进剿，十人不及征调之一，训练与不训练异也。若以征调之兵防守，十人不及乡兵之一，关切与不关切异也。即以近事言之，前者镇远甚危，有通判蔡时豫聚乡兵一千二百名，大得其力。石阡府有石乡约者，团练乡兵，最为著绩，余庆一县，赖伊保全。臣等现在差员贲银一百两，奖赏石乡约，飭取籍贯姓名劳绩，到日另行具奏。其他各府州县，在在团练乡兵，保固城池。而闻巡抚元展成以伊等团练乡兵钱粮难以开销，一概严加飭行，勒令裁减，不知如青溪、黄平城池一失，仓库焚劫一空，将来不著落伊等赔补，更应着落何人？其恶劣如此。更有黄平州吏目程弥祐者，当黄平新城既失、知州罗鸣序死难之时，旧城士民团聚八百余人固守，苦于无食，哀恳程弥祐暂支仓粮济急，程弥祐坚执不允。众人叩请，如或上司不准开销，情愿事平之日，里中公派赔补，程弥祐仍不担当。于是众溃城陷，百姓屠戮不堪，仓粮归于贼手。此等习气，大小一辙，实为愤恨。臣等现在一面飭知各府州县，实心团练，保守城池，以便撤出防守之兵，令其进剿；一面严查此等劣员懦弃中之最可恨者，大员严参请旨，佐杂、千把即行拿交各管上司问拟。统俟到镇远后，再行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其青溪失守镇远文武坐视不救之咎，容于彼时查确办理回奏。再者，目下情形虽然如是，但臣愚度量，平定不难，必不至仰烦圣虑。凡苗疆文武，动云汉奸众多，又曰贼中秀才、举人都有，此皆欲卸自己贻悞封疆之罪，

见得其事，出于士民之凶逆，非关文武之激变而已。其实，反者皆苗耳，民实不及。如汉奸者，不过强盗耳，有何才智可畏。士民之陷贼者，苟且偷生于贼中耳，非其本意欲反。百姓村落，除在苗寨中间势出无奈者外，苟可逃生，宁被焚杀之惨，并无一村反叛。臣等目击沅州难民，万有余人，皆属焦头烂额之余，一见臣等，莫不叩谢天恩，感激涕泣，尊君亲上，出于至诚，顶戴圣主，实感实爱。民情如此，虽逆苗遍地，总为疥癣之疾也。谨将实在情形，再行据实复奏。谨奏。

〔朱批〕有旨谕部，令汝回京办事矣。

黔省苗变近日情形及抚恤在沅难民事

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迈柱奏折 （朱批）

湖广总督臣迈柱谨奏。

窃查近日黔苗情形，据各处探报：清江声息不通，台拱路亦梗阻。柳罗汛兵于六月二十二日，被苗杀死一百五十余名，尚被围困；稿贡、胜秉营盘，俱望救甚急。镇远以东若焦溪大路，仍有逆苗窥伺。六月二十六日，施秉难民四百余名甫经归寨，即于是晚被害。黔省百姓以将军哈元生将各总统置之闲散，各官兵纷纷乱派，功欲归己，不令会剿，怨声载道。

臣因镇远下游逆苗猖獗，亟当剿洗，是以委襄阳镇总兵焦应林，统兵由下游清理而上，会合上游官兵，再为分路搜剿。詎该镇于六月二十三日甫抵沅州，接哈元生不必蒞镇远之咨，即驻沅不进。经臣与提臣董芳节次严催，始于七月十二日起身，前往镇远。焦应林本不识字，文移令人讲解，其中不无弊混，以致该镇闲住沅州二十日。然军务重大，若被人朦蔽，该镇亦难辞咎。本

应具疏题参，今提臣董芳已蒙皇上授为副将军，由青溪自东而西，两路夹攻，正需武职效力之时，臣严飭焦应林听副将军调遣，俟该镇立有功绩，请旨定夺，倘有错误，即行严参，决不姑容。今副将军臣董芳与钦差刑部尚书张照等，业于七月十二日俱抵沅州，灼见地方情形，自有一番调遣也。

再，查黔民逃避来楚、沅、陵、靖州等处，为数无多，惟沅州难民，除雇充行营长夫及自随官兵回籍外，现在沅州难民，约一万有余，除庵庙、歇店安插外，另盖草房一百间，比屋而居，计口授食，群沾浩荡皇恩。但因前番受过惊惶，兼沿途奔逃暑热之苦，入秋以来，多有疫症。延医视病给药，专司调治。间有不能医治者，即置备棺木，大者用银一两，中者七钱，小者四钱，即行收殓，埋于郊外空地，以免热天污秽之气。并标插记号，俟平靖之日，有愿搬回者，听其搬回。臣伏思，转瞬秋末冬初，现在难民中，除可以自备寒衣者，其最苦之人，约有九千余口，皆贫不能自立，将来不免号寒之声。内大口约六千，小口约三千，若各给棉袄一件、单裤一条、单被一床，计算大口每名给银一两二钱，小口每名六钱，约需费万金，令其自备衣被，即可御寒。（旁批：好。）如蒙俞允，查有武昌厂口岸节省盈余银两，现贮司库，可以动用，臣即委员确查，按名散给。伏乞皇上特颁恩旨遵行。臣谨奏。

朱批：此奏甚属淡而无味。

黔苗兹事及办理情形

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冯光裕奏折（朱批）

贵州布政使臣冯光裕谨跪奏，为奏闻事。

窃黔省顽苗作逆，自二月攻犯王岭以来，至四月内焚劫邛水司凯里、重安、黄平新州，惊扰镇远、青溪、玉屏等寨，经臣具折奏闻。续于闰四月初四日，被逆苗攻陷黄平旧州；初七日，烧毁清平县；十八日，攻陷余庆县；二十一日，攻陷排哨汛；五月初六日，攻陷小丹江；二十七日，攻陷青溪县。其黄平旧州、清平、余庆、青溪等县官署民房仓廩监狱，俱被焚劫，杀死青溪县训导谭德溥。其排哨、小丹江等汛，亦各杀伤官弁兵丁。此外，都匀、麻哈、思州、施秉等处所辖村寨，多被惊扰焚劫。提臣驻札杨老续，移驻清平，于闰四月二十七攻复重安，三十日攻复黄平旧州，五月初一日攻复黄平新州，初二日攻复余庆县，二十八日攻复青溪县，二十九日攻复凯里，六月初五日开通丹江，七月十七日开通柳罗并清江，二十日应援稿贡、得通、台拱之路。查各处地方虽攻复开通，但斩杀逆苗无多。其重安以下、镇远以上大路虽通，逆苗仍出没不时，商民尚不敢行，难民亦未敢复业。直至八月以来，大路始渐平静，黄平等处难民始有渐次复业者。其柳罗、清江等处，受困多日，并无音信。今经开通，幸保无虞。其丹江方经开通，仍被逆苗阻路拒敌，势仍猖獗。现今副将纪龙、周仪等，俱与逆苗相持。其古州一带，镇臣韩勋同广东副将王涛等，领兵于六月二十三日进剿，攻破烧毁高表、色同等数寨，间有准抚者，亦斩杀无多，逆苗尚未大惧兵威。

臣查逆苗奸狡异常，官兵来则暂行退避，官兵过则仍复肆逆，缓则恣为焚劫，急则求讨招安。以叛逆为寻常，视招抚为得计。今五省大兵云集，蒙皇上特遣大臣，抚定苗疆，总理兵马钱粮、賑恤事宜。又蒙睿虑周详，命湖广提臣同黔提臣，两路夹剿，会合后，分任弹压剿洗，计出万全，似宜趁此兵威，将历来地大人众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软弱小寨，或附和，或迫胁者，酌量从宽，许其投诚，必令实在尽缴器械，庶凶顽知儆，一劳永逸矣。

再查自苗疆有事以来，屡经督抚臣及臣等，严飭各地方官防范奸宄。下游各地方顽苗，往往遣奸细探听兵单处，欲往焚劫，多被拿获，文武官公同申明，即行正法示众。其上游一带，人惊风鹤，亦间有造言插旗、摇惑人心、希图抢劫者，安平县有通明和尚等一起，抚臣闻信，即分遣标员，密往各处，俱已拿获，现发按察使审讯。又普安州现亦报有插旗造谣之事，抚臣当即飞遣密往查拿，俟拿获，务穹根柢，以销奸萌。目今秋收已熟，米价不昂，各处知大兵云集，人心渐安。又经督臣咨调川兵二千，分布大定、安顺、贵阳、石阡等府各地方，扼要驻扎。臣不敢因现在宁静而稍为疏懈，仍时时严飭地方官，加谨防范，并遣人密查，以靖地方。臣谨据实跪奏，伏乞睿鉴。臣谨奏。

朱批：另有谕旨。

清政府授命张广泗总理苗疆军务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总理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恭谢天恩，仰祈睿鉴事。

雍正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准兵部咨开：职方清吏司案呈，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今遭皇考大故，事务殷繁，部院大臣现在本任者甚少。刑部尚书张照，著回京，其总理苗疆事务，著湖广总督张广泗速往办理；湖广总督印务，仍著大学士迈柱暂行署理。钦此。同日，又准兵部火票，递到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同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经理苗疆，原为宁谧地方起见，从前皇考谕旨至为明晰，乃逆苗反复不常，近复骚扰内地，百姓

被其荼毒，是以皇考特命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又因地方辽阔，苗众甚多，恐哈元生一人料理未能周到，复令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先后遣发滇、楚、两粤官兵前往会剿，又命尚书张照等总理抚定苗疆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乃各省官兵陆续到黔，已经数月，而剿抚事宜尚未就绪。今遭皇考龙驭上宾，事务殷繁，部院大臣在本任者甚少，已降旨令张照回京，其总理苗疆事务，令张广泗前往黔省料理。当日皇考以张广泗曾任贵州巡抚，熟悉苗疆情形，且从前原系伊承办之事，故特用为湖广总督，俾得就近接应办理。今张照既令回京，是以遣伊前往总理。近闻哈元生、董芳意见参差，不能和衷，以致军务机宜俱未妥协。张广泗素日实心任事，深蒙皇考奖许，今膺总理之任，当一秉公忠，悉心筹划，剪除凶逆，抚恤善良，俾地方即速宁谧，为一劳永逸之计。伊到黔后，哈元生、董芳自必听伊指授，不容各逞私见。倘张广泗不能使伊二人同心协力，仍复怀私，不以国事为念，贻误军务，朕惟于张广泗是问。王大臣等可传谕张广泗知之。钦此。各等因。到臣。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

窃查从前办理苗疆事务，原为宁谧地方起见。以臣等庸愚，在当日经理之始，原多疏漏，且未经办理妥竣。而接任抚、提诸臣，又失于防范稽查，以致逆苗蠢动，侵扰内地，荼毒良民，上廑大行皇帝宸衷。臣自西路军营赴陕，途次闻知，战慄愧报，无地自容。是以臣甫至西安，邸具折恭请勅臣亲赴黔省军营办理缘由，奏闻在案。我皇上缙承大统，以大行皇帝圣心为心，屡降谕旨，倍切忧勤。臣猥以疏庸，首蒙简任，卑以总理苗疆重寄，臣何人斯受恩深重至于此极，臣敢不钦遵，祇畏悉心，殚力竭蹶办理，以赎前愆。（旁朱：如此办理，朕深庆苗疆之不难指日底定也。）伏念军机重务，首在将领协和，曩尔丑类，非难底定，岂容各存私见，互有异同，（注：旁为朱圈）以致剿抚机宜，数月尚未就绪。臣蒙圣主谆切训谕，惟有勉竭驽骀，仰遵训旨，悉心

区划，俾二将臣哈元生、董芳等各蠲私见，协力同心，以期地方速于宁谧，上慰圣心，下安百姓，以仰报高厚深恩于万一。但军务机宜固为将臣哈元生等专责，其一切安插难民、协济粮饷，滇、楚、两粤督抚，均有分办事宜，是不特军营将领意见不宜参差，即封疆大吏，亦宜共展公忠，不分疆域，寅恭协济，庶于军务有益。（注：旁为朱圈。）今用兵虽在黔省，而一切粮饷军储，多借资于楚南。臣于九月二十日行抵武昌，面晤升任大学士署督臣迈柱、署湖北抚臣吴应棻，细询黔省近日苗众情形，并将湖广一应协办事宜，逐细和衷妥酌。臣即于本月二十二日由陆路兼程前赴黔省矣。至黔省苗夷情形，臣向经办理，原所谙晓。但臣离黔日久，此番苗众起事情节，与现今办理数月何以尚未就绪，其间必有未协之处，臣尚未能深知，亦不敢预有成见。（注：旁为朱圈）容臣到黔后，备查前后确情，并勘定近日苗众形势，应作何剿抚，以及安插难民一切事宜，臣广谘博采，罄竭愚悃，逐细另折奏闻外。

所有臣感激微忱，并臣起身赴黔日期，理合缮折恭奏，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从前皇考宵旰焦劳，今旷日持久，尚无头绪，朕心倍切忧虑。张照行事乖张，哈元生、董芳又各持意见，不能和衷共济，是以命卿为经略，总统军务，一切惟卿是赖。凡有应举应劾之处，秉公行之，勿避嫌疑，勿辞劳怨。应与尹继善相商者，行文商酌。务期早奏朕功，又安黎庶，为地方久远之计，以报皇考之恩，以副朕心之望。勉之。

筹办苗疆事宜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钦奉训旨，敬摅微忱，仰祈睿鉴事。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九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面奉上谕：前次见张照奏事光景，料其不能办理苗疆事务，是以将伊调回，命张广泗前往更换。今又见张照陈奏各件，看其语气，全是怀挟私心，妄为揣度。特降谕旨，严行训饬。尔等可将此旨，抄寄与张广泗阅看。其张照所奏各款内，有应交与张广泗查办者，又不可以人废言，著照尔等所议寄去。苗疆事务紧要，惟有持平办理，不可预存意见于胸中。从前原系鄂尔泰独任其事，后来逆苗煽动，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饬大学士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善也，继有解任之旨。而张照遂以私意揣度，每次陈奏，过甚其词，不知鄂尔泰之解任，原因其以病陈请，即削去伯爵，亦伊自行恳辞者。及解任之后，仍荷天恩眷注，赐俸赐参，备极优渥。使张照闻知，未必有今日之奏也。今朕用鄂尔泰为大学士又总理事务，张广泗又不可以为新主之所重待而有迎合之心。总之，人臣事君之道，惟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此事之始末，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不在此时之但言其过，遂可谓经理苗疆之嘉猷也。至于弃置新疆之说，皇考偶向朕与王大臣等面商及，以为从前原不应办理，非谓目下也。比时询谋佥同力奏其不可，张照即在与议之列，皇考深以为然。今张照以为密奉弃置之谕旨，且将此转告哈元生，错谬已极，可令张广泗传谕哈元

生知之，尔等可密写朕谕与张广泗。总之，苗疆一切，全交伊料理，当摒去私心，惟公惟正，不知有己，不知有人，并不知有朕谕，（注：旁为朱点。旁朱：卿能常念此数语，可无庸朕之批示矣。）惟期尽美尽善，为经久万全之计。设目下剿抚失宜，将来善后无策，惟张广泗是问。钦此。等因。到臣。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睿虑周详，训诲明切，臣敢不敬谨凛遵，以期仰副圣主大公至正、教育臣工之至意。（注：旁为朱圈。旁朱：四字最要，“不可护短”四字为尤要，“不可谗罪”四字为尤要。）

窃查经理苗疆一事，何因古州、都江、清水江、台拱、丹江、鸡讲、八寨等处，周回二千余里，均系生苗盘踞，寨大人众，军器繁多，其巢穴又皆贴近内地。在平时商民被其扰害为患犹小，诚恐一旦豕突鸱张，则全黔可虑。（旁批：今日之患为犹小乎！为更大乎？）即如现在新疆各镇营，设兵万余，分据险要，尚不能遏其凶焰；若无官兵在内（旁批：未必。），彼益无所顾忌，长驱直下，为害愈甚。在此番起事，实由于新疆各镇营平时不免骚扰，且漫无防范，迨逆苗叛形已露，又不能直捣巢穴，溃其腹心，以致逆苗猖獗至此。若从前不设营汛在内，逆苗未必遽行蠢动，目下原可无事。然是幸其不动，非能制其不动也。大学士臣鄂尔泰前为云贵总督，臣为贵州巡抚，时皆职任封疆，念此一带生苗，实为民生大害，地方隐忧，（旁批：亦系实情。但既不能制其永远不动，何如幸其目下不动？且幸其不动者，在今日为揣度之词，而所以制其不动者，则未见有良策也。）（注：旁为朱点。）欲乘国家承平无事之日，布置开通，设立营镇，扼其吭而拊其背，然后渐施教化，可以驯致善良。然不自揣度，材力短浅，见识疏庸，虽甫定大局，粗立规模，而一切布置善后事宜，全未妥竣。（注：旁朱点。旁批：不可作认罪泛语观，当作实实如是观。）鄂尔泰与臣之罪，实无可道。但臣于雍正五年在黎平知府任内，彼时有以招抚生苗条议者，鄂尔泰行臣查复，臣即单

骑亲赴古州，开诚化导，诸苗亦俱服从。臣随据情详复，并言生苗可开之状，鄂尔泰方始奏请。是开设新疆，虽系鄂尔泰身任事，实臣有以赞成之也。且鄂尔泰远在滇南，不过指示大纲，臣亲身承办一切，疏漏未妥之处，臣罪实多。今鄂尔泰虽不肯谗罪于臣，臣宁不愧于心乎。（注：旁朱点。旁批：如此有血性方是。然既知愧，则不当护过也。朕之谓卿护过，非谓古州今日之宜弃置也，谓其始之不应开也。卿莫错会朕意。）且君父之前，臣亦不敢隐默。今臣蒙圣主恩遇之隆至于此极，若因鄂尔泰现在政府，稍有偏党迎合之心，即是臣自怙前愆，非止为鄂尔泰党援矣。且臣曾为黔省地方官，黔省士民如臣亲子弟，今见其无辜被害若此，皆系臣从前办理未妥所致。幸蒙圣恩委任，得复来办理此事，臣何忍尚不一秉愚诚，竭尽弩力，救此一方民，而复存人已之见，以自乱其心曲耶！（注：旁朱点。旁批：如此方是。）伏读圣谕：“当屏去私心，惟公惟正，不知有己，不知有人，并不知有朕谕，惟期尽美尽善，为经久万全之计。”大哉！王言实乃万世人臣事君、理民之大法。臣捧诵之下，不胜感激，不胜欣庆，当时时事事敬体凛遵，非独办理苗疆当如此也。臣以庸愚，蒙圣恩擢用至此，训诲至此，臣稍有人心，亦知感动，惟当愈加敬慎，愈加龟勉，务期悉力筹划，一劳永逸，（注：旁朱点。旁批：是。）以冀仰慰圣怀，下安黎庶而已。至于新疆之不可弃置，张照之措意深险，已蒙圣主洞鉴。其所奏各款内有应行应止者，容臣逐一访确实，另行具折奏闻外。

所有臣奉到训旨缘由，理合缮折恭奏，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古州，八万一事，实实非我皇考之本怀，彼原属化外不入版图之人，一旦制之以礼法、赋之以租税，虽云最薄最少，以示羁縻，尤之缚虎狼以皮革，与夫缚之以丝麻，其为不快于中而将愆事，则一也。故今年逆苗之动至于此极。朕览皇考批赐尹

继善之折，至于流涕。观卿此奏，尤有护过之意，此则不可，折内已批示矣。朕惟以大公至正治天下，敬天劝民为本怀。既为天子，惟有代天子民，以尽为民父母之职而已。夫为民父母而忍视其子之投于水火而莫之救耶。汝等大臣，更代朕为一省百姓之父母者也。即云古州一事，为将来久远虑，朕恐久远未及虑而贻害目前之讥。虽大学士鄂尔泰暨汝等始事之人，百口置喙，不能辞也。夫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今日之事，正我君臣改过之秋。若护过，则大不是矣。诸凡已悉前谕，即此批示，朕亦与王大臣观之。朕之待诸臣，凡事无隐于中。因见卿有护过之意，故此训谕。至于苗疆一切事宜，惟赖卿尽心料理。因恐元展成有所掣肘，另有旨命卿署黔抚矣。卿折奏云，明年秋冬事可告竣，但得一劳永逸，即迟一二年亦不妨。切不可再蹈彼数人者之辙，而苟且因循。此事乃我皇考所贻我君臣之最要最重事件，于皇考颜面所关，我君臣不可不慎也。

谢授命经略苗疆事务之恩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恭谢天恩，仰祈睿鉴事。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准兵部咨开：职方清吏司案呈，内阁抄出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预防，及苗众猖獗，用兵征剿，而领兵大员又复各持己见，不能和衷公济。加以张照举动乖张，妄行调遣，以致办理失宜，用兵数月，仍无头绪，朕心甚为忧虑。因湖广总督张广泗，才品优长，且从前久任苗疆，诸事熟练，是以命其前往，代张照之任。今思用兵，关

系紧要，事权若不归一，难以早奏肤功。张广泗著授为经略，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所有经略印信，著该部速行铸就，遣官资送军营。钦此。等因。到臣。臣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质本庸愚，才识短浅，从前承办苗疆诸务，实多疏漏未安之处。蒙皇上天恩，不加严谴，复卑以总理重寄，材小任重，已切蚩负之虞。臣前在湖广武昌地方，当经具折奏谢天恩，并将臣自楚省起身赴黔日期，奏明在案。

臣于十月十三日行抵镇远，查询一切，苗疆事宜，全无头绪。（旁朱：实在全无头绪，并非卿炫人之短以耀己长，乃朕所知者。此朕所以切齿于哈元生、元展成、董芳、张照、德喜寿也。）臣以非材，膺兹鉅任，深为惶恐。复蒙睿虑周详，以为事权不一难以早奏肤功。臣自揣何人，蒙皇上恩遇之隆至于此极，感激愧报惶悚奋励诸念，一时交集，仰天莫可言喻。惟有敬谨图维，竭蹶办理。谋事不厌精详，临机必当勇决。联将士为一心，合文武为一体。识见所不及，期竭此愚诚以通之；智力所不到，敢藉彼群材以补之。寸功必录，有犯必惩。（朱旁批：若能言行相符，则此数语已括尽名将制胜之方矣。若能实实如是，则古州之事，朕之忧怀可减半矣！〔注〕：旁为朱点。）率同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副将军臣董芳，共矢公忠，齐心协力，务期扫靖妖氛，莫安黎庶，以冀上慰圣怀，仰报皇上高厚隆恩于万一耳。

所有臣感激微忱，理合恭折〔叩〕谢天恩，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览卿奏谢。知道了。所奏事已有旨谕王大臣颁发。董芳、元展成、哈元生、张照、德喜寿等，深负皇考深恩，朕若不如此料理，恐启人臣因公济私之弊。但此中或有可用之材，可惜之处，卿密奏闻，朕自有酌量。

清军在丹江、镇远等处镇压苗众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尹继善奏折（朱批）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贵州军务情形，并现在商办事宜，仰请圣训事。

窃军前官兵恢复新城，开通丹江及臣咨商令左江镇总兵王无党，带兵竟进台拱，与丹江之兵夹剿空稗、台雄，业经缮折奏明。续准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咨会：九月二十一日，四川副将寿长、云南参将哈尚德等，已将附近丹江之计力、落乌凶寨剿洗，又连日攻剿乌溜、狼得、乌耶、罗窝等寨，斩杀六十余级，枪炮打死百余人。逆贼见丹江军威已振，潜遁八寨、衙门寨等处，勾结摆调、阿扛等寨，复肆跳梁。于十月初九日，烧毁羊甲塘房，旋聚众千余，阻截都匀、八寨道路。十六日，竟犯八寨协城，经副将冯茂并广东都司魏子风等击退。十七日，逆苗围攻得禄汛，烧毁民房、营房数十间，兵练阵亡七名，经哈元生遣游击李子昌、守备余先魁等带兵飞援八寨，业将逆苗击散，开通都匀道路。连剿羊乌、排克等寨，逆苗俱已溃匿，都匀、八寨始获宁贴。镇远一路，副将军臣董芳，于十月内移营六甫，虽将恶寨焚毁，擒获贼首火利一名，而斩杀甚属有限，贼多逃避，未能大加惩创。古州一路，总兵韩勋带领官兵，沿路剿抚，已至朗洞。臣以清江之兵已被董芳撤出，不能与古州之兵接应，是以檄令暂行驻扎，张播声势，先将附近各寨料理清楚，俟清江有兵接应，然后会合。其广东高州镇总兵谭行义，原因韩勋远出，令其驻扎古州镇城，弹压地方，兼照顾黎平等处。谭行义以为滚纵逆寨不应迟缓，咨请调拨镇城及韩勋分驻要隘之台站官兵，即行进剿。臣

与哈元生以滚纵偏在一偶，不过据险自守，不敢远出逞凶，目下自应先其所急，俟各路就绪，然后回兵剿除，不宜使兵势分散，致首尾难于照应，兼恐古州附近又有动摇。屡经行令，不可轻举，乃谭行义坚执己意，竟将镇城、台站之兵撤调进剿。虽据报攻克火烧、仰党、摆列等寨，而所杀无几，徒焚空寨，逆贼尽皆逃散。又黎平之亚感寨，于十月二十六日，聚集数千余众，攻犯游击赵国仪营盘。虽经官兵击退，而贼众兵单，亦甚紧要。臣已飞行谭行义，拨兵添助，以保无虞。又札致经略臣张广泗，速催董芳将沿江一带清理，分兵数千，先尽丹江、台雄并力进剿，以速军务。旋接张广泗来札，亦以兵聚则势强，分则势弱，议欲调拨官兵，一由丹江，一由台雄，一由鸡摆尾，三处并举，先将新疆首恶大寨剿除，其迫胁附和小寨剿抚兼施，至内地熟苗，俱令擒献生苗缴械安顿，以绝生苗羽翼，俟新疆定后，再行布置熟苗等语。臣查逆苗初起之际，遍处蔓延，自应先清内地，后及新疆。今内地大局已定，道路已通，又当急剿新疆，除其首恶，缓急先后之间，应宜如此办理。是以臣先即咨调左江镇总兵王无党，带兵直进台拱，夹剿台雄，空稗。张广泗所议与臣意见相同。惟是现在内地尚有余孽，官兵患病者众，若三处并举，诚恐力有未逮。查丹江、台雄之贼最为凶悍，非多兵不能济事，自宜将鸡摆尾一路暂缓，将董芳之兵酌留防守沿江要隘，保固内地，其余分赴丹江、台雄，与哈元生之兵并力进剿。俟丹江一路清楚，然后以得胜之兵，全力夹剿鸡摆尾，庶可一举收功。若三路齐举，倘贼势众多，恐难兼顾，又至掣肘。其古州韩勋之兵驻扎朗洞，高表一带之苗虽暂时畏威敛迹，而滚纵逃贼，难保其不勾结滋扰。所有韩勋之兵，仍宜暂驻朗洞，前后可以照应。俟丹江、台雄就绪兵进清江之时，然后令韩勋仍驻扼要之地，分兵一股，会合清江，方为万全。已经将臣所见，逐细札商张广泗斟酌料理。

所有现在军务情形，及商办事宜，臣谨据实奏闻。谨奏。

〔朱批〕览。朕已有旨拿回元展成、董芳交部问罪，命张广泗兼理黔抚，卿宜与之和衷共济，早奏肤功。

黔苗围困八寨，清军调广西官兵救援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 霍升奏折（朱批）

提督广西总兵官臣霍升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黔苗不法，广西接界之古州、荔波地方，臣会商督臣鄂弥达、抚臣金鉞，行调浔州、梧州两协官兵五百名，思恩、懋林两营官兵二百名，前往堵御驻扎，先经缮折奏明在案。后据领兵游击朱亨淳呈称，奉驻扎古州广东高州镇臣谭行义檄调内称，滚宗逆寨，为古州肘腋之患，亟宜剿除，现在布置兵力，尚觉不敷，该游击所领官兵五百名，速赴古州凑用，等语。游击朱亨淳随带兵赴古州。十月初九日，准据咨报，镇臣谭行义派拨各路官兵，分为五路，九月二十四日合力齐攻，将滚宗逆恶各寨攻破，焚烧寨房一千余间，当阵斩杀凶苗无多，现在分兵驻扎，搜剿首恶逆党。

十月二十二日，又接高州镇臣谭行义、韶连道冯元方致臣公札，内称：哈将军于九月十七日，统领川滇黔三省官兵，恢复丹江，今将鸡讲、丹江开通设站，连营保护。丹江及九门一带凶苗，蔓衍四散，尽来八寨。其八寨只有广东都司魏于凤带兵二百，坐守孤城，恶苗困围四山，呐喊放炮，已将附近八寨之杨排抢劫，羊角塘烧毁，上截都匀、下截古州大路。八寨离古州不远，保无蜂拥倏至，目击情形，不敢不思患预防。相商联名，恳将粤西兵速发千名，一以救八寨之急，兼足资古城之防。若先将

驻防粤西丙妹三百名即著前来，更为应急。等语。臣思黔省用兵，广西进剿之兵已调至四千余名，且紧接黔疆，处处需兵防范，难以再调。但八寨围困，古州兵单，不可不筹划妥贴。随飞檄臣标驻防丙妹之守备姜谐五，带领兵丁三百名，兼程前赴古州，听镇臣谭行义调遣。并飞咨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副将军臣董芳，请就近速发官兵进剿策应，解八寨之围。……

朱批：料理甚属妥协，知道了。地方大吏减否，政令是非，凡有应行奏闻者，随便奏闻。

外省援黔清军俟大局定贴后回撤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遵旨回奏事。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总理事务王大臣等抄寄，内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谕，贵州逆苗近已窜入巢穴，各省调集官兵甚多，朕思黔省僻小，在在深山密箐，难容驻扎大军，且兵众将多，或反有推委掣肘之处；又况兵贵精而不贵多，徒恃拥众，于事无益。尔等可密寄信与张广泗，令其详细斟酌（注：朱点），如现在调集之兵不可缺少，则应仍旧留用；如可减撤，则将应撤之兵令其各回本省，务须细心筹划万全，不可草率从事。钦此。等因。到臣。

臣查逆苗倡乱，其地界回环千余里，苗众不下数十万，是以督提诸臣调拨本省汉土官兵万余名，又会集外省官兵二万余名，七、八月间，又益以各府、州、县团练之乡勇亦不下二万余人。此项乡勇，从前逆苗猖獗之时，各该地方虽籍以防守城池村寨，而伊等亦各欲自保身家，是以多多益善。今逆苗已归巢穴，转瞬

又届春耕，除酌留分防要隘数千名，其余尽令归农。至于外省兵丁，来黔会剿已经三时，率多病弱，臣现在檄飭各标镇营，逐细确查，实在患病留营无益者，概令撤回调治。是撤回病弱兵丁并归农之乡勇人等，已为数不少，臣正在奏请咨调四川汉土兵丁三千名，来黔以资协剿。今查上下九股暨清水江三处，首恶逆寨虽经攻克，其余附从苗众实繁且多，又尚有高坡一带逆寨，并大小丹江以及八寨山苗等处，正须逐渐布置。今若将外省兵丁再行减撤，恐生逆苗玩忽之心。是以臣酌拟，大兵于明岁四五月间新疆大局定贴之后，方可酌量撤回。前经具折奏闻在案。臣谨遵旨回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朕原系命卿斟酌，非强令撤兵也。万里之间，遥制军机可乎。一以委卿矣：所以云为君之难，非身历其地者，必不知之。即如逆苗一事，从前皇考曾命朕兄弟与闻，见数省折奏，皆系观望意旨，委曲迎合，从未见以实心奏对者。即朕今日，非不日念苗疆也。若朝下一令焉为苗疆，暮下一令焉为苗疆，则汝等大吏，不知所适从矣。然恐号令之繁，而欲省其言词，则又将观望，以为皇上之意不在苗疆也。即此一事之为难，而他事可以类推。此谕非指卿，亦不过几暇之笔耳。

清军攻破上下九股、鸡讲、 清水江等苗寨情形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恭奏分兵进剿新疆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臣自抵镇远，将一切赈恤事宜并现在苗众形势与酌办机

宜，于十一月初八日具折奏闻在案。臣即于初十日起身，前赴凯里扬威将军臣哈元生驻营之处，查勘丹江、八寨一带军情。查八寨顽苗，于十月内复行勾结山苗暨丹江等处逆苗，攻围八寨城垣，烧劫塘汛，经哈元生派遣游击李子昌等前往救援，已将逆苗战退。此时附近八寨城垣居住之苗，已知畏惧，其远处山苗暨丹江等处苗众，俱已各回巢穴，现在暂时宁贴。而相去八寨数十里之烧茶、摆泥等寨逆苗，尚敢窜伏箐林，阻截官兵。至于丹江、鸡讲、上下九股等处运道，虽已开通，皆系沿途安设重兵保护递运。各新疆首逆恶寨，不但全然负固不服，且仍敢时至营盘附近处所侵扰。而上九股之空稗、卦丁等寨，下九股之台雄等寨，恶苗尚敢逸出内地，勾结大路旁熟苗，乘间焚劫。总之，首逆未除，党羽未散，哈元生等但见何处告急，遣兵往何处堵剿，竟系随苗奔逐，所以茫无头绪。臣查此番生熟逆苗互相勾结，侵犯内地，共分为三四股。如攻陷凯里司清平县暨所属汉民村寨，系上九股鸡讲、丹江各新疆逆苗，勾结清平县旧管五十二寨熟苗之罪。如攻陷黄平州、余庆县、岩门司、新城司并攻围施秉县及所属各村寨，则系下九股并高坡各新疆逆苗，勾结大小两江熟苗及黄平、施秉旧管熟苗之罪。如攻陷邛水司、青溪县并思州府、镇远府、县所属之汉民村寨，则系清水江新疆逆苗，勾结镇远府、县旧管熟苗之罪。是丹江、鸡讲、上下九股、清水江、高坡等处逆寨，实为三方首恶。而各逆寨，又地界相连，声息相通，苗众繁多，以十数万计。每进攻一处，则二处皆来帮助，所以原任台拱镇总兵卜万年，三次进攻下九股之台雄寨，三次失利；哈元生于七八月间，屡次进攻丹江、鸡讲，以通粮运，而两月之久，方能开通运道，多致损折弃兵者，皆由于我只一路前进，他路绝无声援，而苗贼反得以从容接应，以全力堵御，则苗众我寡，苗强我弱。臣既稔悉从前办理之误，始与扬威将军臣哈元生会商，丹江、八寨顽苗，若无他处帮助，仅能自守，尚可从缓。至鸡讲与上

下九股并清水江、高坡等处首逆各寨，不可不速行进剿，使逆苗彼此不及救应，庶可以震军威而慑苗胆。因酌议分兵三路，除留兵分防内地及保护粮运外，其上九股与鸡讲首逆各寨，则派令四川署副将寿长、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云南参将哈尚德等，共带兵四千余名进剿；下九股首逆各寨，则派令左江镇臣王无党、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等，带领汉土官兵四千名近剿；复令署台拱镇臣纪龙，带兵声援策应；其清水江苗寨繁多，地势深广，又接连古州、榔洞并清江下流各逆寨，臣率同副将军臣董芳，亲赴清江协城驻扎，派令襄阳镇臣焦应林、广东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椅、清江本协副将柳定国等，带兵五千名进剿。三路大兵，尅期前进。于十二月初八日准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咨称：据四川提标署副将寿长、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呈称，职等奉檄进剿新疆，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至开怀，相度形势，遥望囊蒿、高寨、卦丁、长坡等恶寨，俱分据高山险箐，犄角相倚，坚筑土城石卡约数十处，各路口俱已挖断，密布笠石，防拒严密，必须出奇夹攻，方可制胜。职哈尚德领汉土官兵为左路，职副将曾长治领官兵为右路，职副将寿长领官兵为中路，于十一月三十日进发。各寨逆苗俱分据要隘，依险拒敌。职等亲率官兵，鼓勇进攻，连破高寨、囊蒿、卦丁、洞下、长坡、五达等共计一十三处，除枪炮打死暨滚崖落河焚毁者不计外，共斩首八十五级，夺获苗男妇女及枪刀标弩盔甲牛马等项，理合具文捷报，等情。又于十二月十一日，准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咨称：据副将寿长、参将哈尚德呈称，查空稗一寨，为逆苗盘踞之首险大寨，由卦丁左山一带而进，则有革细、囊蒿、交高等十余寨；由卦丁右山一带而进，则有朗利、大营、小营十余寨，各据险要，必先将沿途各寨剿净，方可进取空稗。职等分派官兵，于初一日攻破革细等上下三寨，于初二日攻破朗利、小营、囊高等寨，于初三日攻破大营、交高等寨，于初四日进兵攻取贼关。见山头土

城横亘数里，城内贼人札满，密布枪砲矢石。职等首冒矢石，各弁兵俱奋不顾身，抢过土城。贼众弃寨奔窜，除枪砲打伤、悬崖、落河暨焚死外，共斩获贼首一百四十七级，夺获子母砲、过山鸟钢鞭砲、鸟枪、长矛、标弩、挨牌、盔甲，并搜获牛羊等项，理合具文捷报，等情。十二月初六日，据左江镇臣王无党、署台拱镇臣纪龙、黔西协副将康世显联衔呈称，本职等奉令进剿台雄、排咱等寨，于十一月三十日进攻，逆苗分路迎敌，皆以死拒。官兵奋勇并进，枪砲打死逆苗无数。有广西抚标游击曾唯，连夺苗营，中标阵亡；又阵亡千总熊禄、把总史能、杨万玉、蒋可正、曹廷栋、外委夏兴朝六员，至兵丁伤亡共一百四十五名，另折呈报，等情。臣查台雄逆寨，从前官兵屡次失利，该寨自知罪大恶极，守御甚严。但以一梗顽苗寨，该镇将等所领汉土官兵已及四千，何以未能攻克，反致伤亡官兵如此之多。总因逆苗有必死之心，而我兵怀贪生之念，不能奋力鏖锋，遂致仓惶奔北。情节显然，当即严飭该镇将等，查明首先退缩弁兵，立即锁拿解报，以凭按照军法究治。去后，于十四日复据该镇将等报称，本职等会同鼓励兵丁，挑选勇健，重加赏赉，初四日四鼓，分派官兵，四路并进，连夺苗营六座，夺据山梁，俯瞰苗寨。又于十五日，复据该镇将等报称，本职等亲自督率官兵，愤恨鼓勇，对手平砍，连夺苗营十三座，跳入土城。苗众奔溃，即乘势将台雄上下三寨俱焚毁一空。又乘势攻克打革一寨，得获米谷、鸟枪、标弩、盔甲等项，理合报明，等情。又于十二月十六日，准副将军臣董芳咨称：据九谿协副将李椅、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呈称，职等遵奉带领所统官兵，攻打鸡摆尾首逆恶寨。乃逆恃众，抗师垒筑苗营，肆志跳梁。职等于本月十一日黎明，率领弁兵，奋力直前，连夺苗营五座，追至鸡摆尾山梁，复遇逆苗对敌，时雾雨弥漫，暂令守兵扎营。十三日，分兵三路，进攻贼寨。逆苗早已高筑土城，深挖濠堑，安签下刺，先将家口搬匿，聚集凶苗对敌。

职等先于各营挑选杀手官兵三百余员名，当先对敌，越墙放火。官兵四面呐喊，奋勇夹攻，枪砲冲打，刀砍箭射，伤亡逆苗甚多。逆贼丧胆奔逃，遂将巢穴焚毁。彼时襄阳镇焦总兵、惠州协马副将等，带领官兵，由左路而来，以分贼势。卑职柳定国等，复奉令攻取乌溜逆寨，我兵乘胜，枪砲并举，杀手兵丁，首先越墙而入，连斩数贼，各兵乘势攻开寨门。逆贼溃败，焚毁巢穴。追至交往山梁，杀死逆贼三名，余逆滚箐而遁。卑职李椅复遵令攻剿鸡呼党逆寨，逆苗尤敢恃险拒敌，兵丁一呼直进，逆苗弃寨溜箐而逃。飭令官兵由箐内追杀，埋伏邀截，当即斩杀贼首，分别呈验。共斩获逆苗八十四级，夺获砲二位，并鸟枪、标弩、盔甲甲等项。又准襄阳镇焦总兵咨称，鸡摆尾各逆寨逞凶悖叛，勾结党类，垒砌砲台，盖造苗营二十余座，固守山梁，以为久远之计。本职会同副将马成林，先于本月十一日攻取东耸、鸡右二寨，各逆在于山梁对敌，被我官兵施放枪砲，鼓勇而上。逆苗奔溃四散。官兵连抢苗营六座，直抵东耸。逆众执械迎敌。官兵踊跃飞扑，枪砲交加，打死逆苗甚众。苗贼丧胆大败，遂将逆寨焚毁。本职等乘此兵威，复令各营将弁，分兵攻打鸡右恶寨。遥见高垒石城，自恃险峻，逆苗拥众在于各隘，声喊拒敌。分头追杀，自午至申，逆贼未退。奋勇弁兵，翻墙越濠，一拥齐进，四路放火。逆贼弃寨而逃。又追至鸡右下寨并翻交寨，俱行焚毁，打死逆贼十数名，夺获铁甲刀弩等项。于十三日，会同副将马成林进攻鸡摆尾，与副将李椅、柳定国等各路官兵，踊跃夹攻，翻城入寨。逆贼见我兵威重大，望风逃窜。复飭令将备，带领官兵，乘势分路攻剿鸡呼党、乌溜二寨，夺获盔甲、刀弩、盾牌、米谷等项。又据广东惠州协马成林报同前情。所有据报各镇将等连日攻剿情形，相应咨会。等因。十二月十四日，据分防鸡讲守备余国龙禀称：本月初四日卯刻，闻空稗枪砲之声，守备即带兵前往鸡讲对面大山梁埋伏堵截。至辰刻，果有底硐、排堤、乌

瑶、防里等逆寨蜂拥前来。守备带领官兵，奋力夹攻。逆苗四散奔溃。初六日卯刻，有副将曾长治带领官兵前来攻打鸡讲等寨，守备带兵往河口堵截。斯时曾副将督令官兵亦抵鸡讲后山，两下夹攻，逆苗奔败。官兵鼓勇进寨，遂将鸡讲、昂痛、欧夹、昂叭、噶各、平寨、凤堤等七寨焚毁。所有攻破鸡讲情形，理合具禀。各等情。到臣。臣查卦丁、朗利、空稗等系上九股首逆恶寨，而鸡讲逆寨即附近上九股地方；台雄、打革等系下九股首逆恶寨，鸡摆尾、鸡右、乌溜、鸡呼党等系清水江首逆恶寨，虽各据一方，而其实声息相应，俱各高垒深沟，依险设备。官兵三方并举，彼此不及救援。虽逆寨已开，而逆苗窜逸甚多。除现在逐寨勒擒，搜捕余孽，并飭令将伤亡官兵，照例卹赏，以及奋勇弁兵，查明具报，以凭汇齐咨部外。随准扬威将军臣哈元生扎称：有排养、皆脚、岩寨等寨，愿求招安。查该寨等并非倡恶之寨，可否准抚，扎商前来。又据左江镇臣王无党等禀称：本职等夺据苗营之后，即有高坡之交撤上寨，又有南工、交工、汪江、筛过等寨，并干翁之上寨、下寨，山秉之大寨、平寨等苗众，俱各求请招安。近有南瓦、趟叫、垭寨、垭州四寨，呈缴刀枪，自愿将本寨首凶擒献；并台盘、排咱等头人，亦俱乞降。又据办理清江军务都匀府知府宋厚、清江通判蔡时豫等禀称：有董晃、歹浓、番前、九感、乌库、白索下、革东、九丢、姑我、白汉、歹旦、九甲、九级等各寨苗头，俱亲身前来求讨招安，情愿擒献凶首，缴纳枪械。各等情。到臣。

查上下九股、鸡讲、清江，乃三方首恶，众悍巢固，为各处逆苗之所倚恃，今于数日之间，俱已捣毁，其附从党羽，皆知畏惧，是以纷纷求请招安者，已不下百余寨。但系初慑兵威，非能实心改悔。除凶恶苗寨在未反之前素称强悍，今又恃其寨大人众，虽非造意为首，而乐于附从为逆者，皆难轻恕。其余果系威胁从逆，以及相离营汛之僻远小寨，诛之不可胜诛，自应酌量收

抚，然必应勒令擒献苗寨中之妄称名号者，并本寨内之首凶，更令其尽缴器械，三者果能遵依，方可准其收抚。除札复扬威将军臣哈元生，并飭谕各镇将等遵照去后。俟三路官兵将各该处办理妥协，即会合进攻高坡。查高坡一带接连上下九股，直通清江，地势深险，今以三路大兵不下万余，乘胜直前，亦不难办理。俟高坡一带平靖，即分兵部署，大小丹江并八寨山苗等处，皆可次第底定，另容具折奏闻外。

所有攻克上下九股、鸡讲、清水江等首逆各寨缘由，并现在苗人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黔省逆苗不法，扰害地方，自上年四月以来，用兵征剿，以蕞尔蠢苗，而合五省之兵力，历七八月之久，尚未宁贴。此皆从前张照等乖张错谬之所致。朕以卿熟悉苗疆情形，且从前系自己办理之事，是以即位之初，即将张照撤回，命卿更换，旋即授为经略。今据奏征剿情形，较前已有头绪，是以明降谕旨，特加褒奖，以鼓士气，且使中外咸知，苗疆渐次就理也。但朕细阅情形，首恶逆寨虽经攻克，而其余附逆尚多。又八寨尚复告警，黄平内地犹有余孽。且调川兵三千名之多，则剿抚之事，不但未有十之六七，且未及十之四五也。此时正当慎重筹划，戮力同心，以期早奏肤功。断不可因略有头绪，侈然自足；又不可苟且塞责，以图了事。从前张照、元展成辈在彼，或有掣肘之处，今伊等皆拿解回京，哈元生又受卿节制，权既归一，时日亦不为不久，卿更何所诿乎。若今年四五月间尚无成效，朕则惟卿是问。至于请兵请饷，一如卿奏，谕部速行矣。朕以苗疆关系重大，因见张照不能胜任，是以即位之第二日，即简命卿往。卿若不能早奏肤功，永成安定，则朕忽忽办理，为可笑之举矣。卿当为朕全用人之颜面，倍加勉力。朕此谕非督催卿苟且了事而已也。向来封疆大吏，奉一褒嘉之旨，则欣幸自满；奉一申饬之旨，则仓皇失措。此岂公忠体国大臣之所为。夫大臣惟当以国事

为重，不为目前之谋，为远大可久之计，俾地方宁谧，百姓乂安，方为不负倚任。朕知卿固无所观望，但君臣交勉，有不得不然者。卿其体朕相期之意，以满朕望可耳！

请调川省官兵赴黔事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请调川省官兵，以资协剿，仰恳圣鉴事。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准云贵督臣尹继善咨称：滇黔楚粤现在军前官兵，因黔省山高风冷，霖雨不时，率多患病。目下八寨又复告警，黄平等处内地，尚有余孽出没，官兵不敷分布，滇黔楚粤官兵又无可再调。查前准川督咨开，川省预备汉土兵丁六七千名，已调一千五百名，开通丹江，屡次剿杀逆苗，甚属得力。现在进剿新疆，必须劲旅，以资遣用。似应再行咨调川兵三千名，来黔协剿，庶军务可以速竣，边疆早得乂安。如应咨调，希即就近飞咨调发，以速军务。等因。到臣。准此。

臣查黔省逆苗不法，除派拨本省汉土官兵外，又调集滇、蜀、楚、粤汉土官兵二万三千余名，兵力充裕。从前经理大臣，若能率同各将领和衷共济，调遣得宜，此时早有定局，无庸复议增兵。乃既不能和协办理，剿抚乖方，甚至将已经进剿之兵妄行撤回，贻误事机，以致苗众跳梁，至今未能宁贴；兼以黔省山岭高峻，阴雾甚重，霖雨不时，数月以来，兵丁露处，率多患病，且夏秋疫气沾染，今值深冬，病虽稍愈，而羸弱者居半。臣自抵镇远，查阅各营兵丁，率因新病之后，乏弱者甚多。际兹剿洗逆悉，似此疲弱之兵，何以壮军威而惩凶逆。查黔省用兵，与塞外

不同。塞外距内地遥远，患病兵丁，一时猝难更换。今黔省相离各该本省甚近，易于抽调。若凡经患病者概行退回，恐生不肖弁兵等退缩之心；若实在久病难以行走者留营调治，委难痊愈，徒致耽延损伤。况一兵必得一兵之用，今既久病疴羸，不得实济，而又虚糜行粮，甚属无益。臣现在檄飭各该营汛，确实查明，暂病可以调理速愈者，仍留营调治外，其实在病久难以行走者，迅即查报，以凭咨回本省调治。查黔省就近尚可随时抽换，其滇、楚、两粤官兵，既无可再调，即行令各该省；更换强壮兵丁来黔补伍。其各该本省皆属夷疆，分防弹压，亦属紧要，惟川省兵丁尚可调拨。今查上下九股暨清水江三处，首逆恶寨虽经攻克，八寨顽苗亦不敢仍前肆逆，清平、黄平、施秉等处，经臣前往凯里逐加布置，现在亦俱宁贴。但尚有大小丹江，暨高坡山苗内首逆恶寨尚未剿除，有名凶首多未就擒，附从余党实繁且多（注：朱点。朱旁批：前折既奏捷，此复请兵，朕不能无疑。）将来正须逐渐办理。现今寒冬已过，从届春初，兵丁疾病，仍恐不免。臣正拟咨商云贵督臣尹继善，酌调官兵，以资分布。今准云贵督臣尹继善咨，令臣就近再调川兵三千名，来黔协剿，适与臣意见相合，既可以补退回病兵之额，复添此生力精锐，亦足以震慑苗众，于军务大有裨益。臣随飞咨四川督臣黄廷桂，将预备汉土官兵内，速派营兵二千名、土兵一千名，所有应得粮饷赏犒，照例充裕给发，星飭来黔，以济军务。再查川省土兵内惟瓦斯一种惯陟山险，最为骁健，若将瓦斯土兵调拨来黔，更为有益。等因。咨会去后。并咨复云贵督臣尹继善外。

所有咨调川兵缘由，理合缮折恭奏，伏乞皇上圣鉴，勅部施行。为此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参奏董芳等剿办黔苗不力等情况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日缺）杨凯奏折（朱批）

湖广镇筸镇总兵官臣杨凯谨奏，为密陈黔省苗疆实在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惟苗性愚顽，原不过乌合之众，得志则群然而聚，失势则纷然而散，乃必然之理。前七八月间，六省大兵，云集黔省，军威大震。彼时各路逆苗，俱已闻风丧胆，各携其妻子，作藏形匿影之计。只因总理臣张照、副将军董芳，不与贵州抚提二臣和衷办理，事权不一，迟延贻误，以致逆苗又复聚于鸡讲、丹江、鸡摆尾等处，肆行猖獗，其一切情形，臣已具折密奏，不敢再为琐陈。自张照奉旨回京，督臣张广泗到黔，哈元生始督兵将黄土屯、翁牙箐一带复聚之逆苗剿洗，再援鸡讲、丹江，并将沿途各恶寨，如上下排楼、党稿、衙门、挂丁、囊高、杨党、乔叩、火烧、老鸦等寨，尽行清理。现今议定，两路进兵。哈元生由挂丁而捣空稗，左江镇臣王无党由台拱而剿台雄，与署台拱镇臣纪龙协同办理，克日起行，直入新疆矣。其下游七十二寨逆苗，乃董芳当日自认剿洗之地方，自七月二十八日带兵至八弓，迄今四月有余，共烧毁大小苗寨如：债头、岭松、屯州、苍蒲、龙塘、青平、狡拐、南高、内寨、羊寨、苗榜、抱沟、平塘、债章、鬼凹、柳榜、鸟门、绞狂、翁泥、六甫等二十余寨，通计打仗者不过三、四逆寨，仅斩获不能行走之老弱苗子数十人，及老病幼小之苗女数口。其余各寨，则兵到之时，苗已逃遁，惟烧空寨而已。自十月十一日，烧毁六甫空寨；十三日，搜箐攻打白岩洞，仅杀逆苗数人。自此以后，即以天气严寒不能深入，遽行招抚。

每寨各以逆苗十数人，呈缴破烂之鸟枪十数杆，苗刀十数口，杆子一二十根，反骗花红银牌赏号而去。自十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三日，一月之内，计招抚未经攻打之台网、苗渡、抱金、台格、南脚、乌亮、屯钦等寨，并又招抚已经焚烧之岑松、绞狂、债头、六甫、那磨、南高、羊寨、苗榜、抱沟、翁泥等十余寨。……

俟苗疆事竣拟奖叙张广泗及所属弁兵

乾隆元年正月初十日 上谕（上谕档）

乾隆元年正月初十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贵州逆苗侵扰内地，从前办事诸臣，措置失宜，历时甚久，毫无就绪，朕是以特命张广泗为经略，专其事权，俾得悉心办理。据奏，现在分兵三路，合力并进。其上九股与鸡讲首逆各寨，分布弁兵四千余名，下九股首逆各寨，分布弁兵四千余名，清江下流各逆寨，分布弁兵五千余名，同时进剿。三方首恶众悍巢固、为各处逆苗所倚恃者，俱已捣毁。其附从党羽，皆知畏慑，纷纷求请招安者，不下数百寨。等语。张广泗办理苗疆军务以来，一切调度，俱合机宜，其在事官弁兵丁，奋勇戮力，甚属可嘉。著详记档案，俟事竣之日，分别议叙具奏。该部知道。

钦此。

清军攻克焚毁大小丹江 及高坡各苗寨情形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恭奏进剿大小丹江暨高坡山苗等处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查上下九股暨清水江三处首恶逆寨，经臣派遣三路官兵，尅期并进，同时攻剿各缘由，前任恭折奏闻在案。臣前议令俟三路官兵将各该处办理妥协，即会合进攻高坡。俟高坡一带平靖，然后分兵布置大小丹江并八寨山苗等处。乃自上下九股、清水江三方首逆攻克之后，而高坡一带苗众，已闻风震慑，不敢复肆跳梁。嗣复据四川副将寿长、云南参将哈尚德等，将上九股之台路、趟里、九摆各逆寨剿洗。襄阳镇臣焦应林等，又将清水江之天错寨剿洗。各苗愈加畏惧，咸愿擒凶赎罪。查上下九股一带，倡乱为首妄称苗王者，则有空稗寨之枉汪、枉洞、枉保，铅厂寨之曾柳等，造谋为恶，纠众跳梁。今于十二月十八、二十三、二十四等日，各寨降苗将贼首鲁柳、枉汪、枉保等，陆续擒获绑献，惟枉洞一名逃脱，亦将其妻子斩首来献。臣思高坡一带既已闻风震慑，即无需三路大兵齐进。臣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自清水江起身，由鸡摆尾、台雄、空稗、朗利、卦丁等一路前至凯里，将各镇将攻剿之处，沿途逐细查勘。凭仗天威，远近群苗，委皆畏服。臣查勘既确，因飭令驻扎清水江之襄阳镇臣焦应林，派拨惠州协副将马成林、九谿协副将李椅、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统领官兵为一路；又派令驻扎下九股之左江镇臣王无党、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等，带领官兵为一路，两路声援，会剿高坡逆寨。除将

四川副将寿长留驻上九股之空稗地方，搜捕余孽，以资弹压外，将副将曾长治、参将哈尚德等，俱调赴凯里。于凯里驻扎官兵内，又酌量添派，共分兵三路，令副将曾长治统兵一千六百名，进攻大丹江之乌尧、防里等寨为左路；令守备吴仕佐等，带领汉土官兵一千四百名，进攻小丹江之乌叠、留神等逆寨为右路；令参将哈尚德、马世禄等，统领汉土官兵二千四百名，进剿大丹江之首逆桃绕、鸡勇等寨为中路。又查丹江西南一带大山，即名为牛皮箐，箐外即系八寨山苗巢窟。臣复飞檄游击李子昌、王先等，带领官兵，直进山苗，使逆苗等彼此不及救应。于乾隆元年正月初六日派拨进剿去后。

嗣于本月初八日，据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报称：卑职于初六日寅刻发兵进攻桃绕逆寨，逆苗于山梁土城聚众拒敌。卑职鼓励弁兵，奋勇攻击。逆苗败溃。连夺土城八座，旋将桃绕上中下三寨捣毁，并将附近之皆缴两寨、小鸡勇二寨、皆骚一寨，乘势攻克。参将马世禄、游击姚宅中等，将农荡、黄毛二寨剿洗；又将附近小丹江之交霜四寨并行捣洗。共剿除逆巢一十四寨，斩获逆苗三十四级，夺获大炮、档牌、枪刀等情。

又据贵州提标中军守备吴士佐禀称：守备于初六日带领官兵由蜂糖寨进攻，逆苗恃险阻敌，我兵冒险并力，连将大小四寨捣洗，并将东仰、排号、枯桶等逆寨剿洗。复大驱弁兵，并力赶杀，随将蜂糖、石板等寨焚剿。守备戴虎，又将乌稍、捣老二寨剿焚，于初八日攻开土城四座，逆苗败溃，伤毙者甚多。次日，分兵六路追剿，连踏苗营三座，并剿洗乌叠大小七寨、聊响二寨、瓠讲、甕竹、招凯、摆夏共一十三寨，除中枪砲并滚岩不计外，共割获逆苗耳记二十三支，擒获妇女六口，夺获苗刀、标弩等项。于初十日，带领官兵前进大丹江，听候哈参将遣用。等情。

初十日，据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报称：初六日黎明，带兵

前至乌尧后山梁，严密布置。逆苗前来迎敌，官兵奋勇直攻，逆苗溃散，随将乌尧大小五寨焚烧。初七日，大雾弥漫，难以征进，于初八日进攻防里。逆苗恃险迎敌，官兵直上，逆苗溃散，将防里大小六寨尽行剿洗。于初九日已抵桃绕，与哈参将会合。等情。

十二日，复据参将哈尚德报称：查剿洗桃绕等逆寨之后，逆苗俱集于马家、鸡勇二堡，地势险固。卑职欲以勇取，恐得我兵，必须出奇，方可制胜。因挑千总金升、甘朝全，带兵五十名；并密传广南千总陈义文，挑能干土目二名，带沙练三十名，同官兵于三更时候，携带火箭，暗至逆苗土城施放。至五更时分，遥见逆苗头道土城内草蓬火起，不移时，又见二道土城火起。天尚未明，堡内房屋亦皆火起。比及天明查看，烧死逆苗大小男妇二百余人，滚岩跌河者不计其数，牲畜亦皆烧死，及标弩等器械毁坏者甚多。其余逆众，俱由堡后斜径奔八大箐。割获耳记七只，生获苗妇二口，并枪标等项。是时，鸡勇堡逆苗，见马家堡已失，亦在奔窜。卑职乘此破竹之势，与游击姚宅中，分路攻剿，将鸡勇堡捣毁。而参将马世禄、游击马踰隆等，于附近周围剿洗，又捣毁趟革、趟酗、咱夏、排老、再邦、趟排、鸟开、昂欧、昂熊、排夏、昂颍、党商、茅厦、昂垢、昂囊、趟夏并昂东大小三寨，共逆寨一十七处，割获耳记六只，夺获枪刀、弩弓等项。现在分兵搜箐，另为飞报。等情。

十七日，又据参将哈尚德报称：本月十一日，副将曾长治，带领弁兵为二路，沿途搜洗。一路已抵大箐，将所起茅棚并所积米谷，尽行烧毁。一路已将在旧逆寨剿洗，逆苗等畏惧，俱奔入高山大箐之内。十二日，参将马世禄等至桃绕山口，分兵搜至乌冬箐口，沿途击杀逆苗，各有斩获。并获有逆苗妇女及铜鼓、铁甲、枪炮。等情。

十九日，又据参将哈尚德报称：大小丹江逆恶寨屯，卑职仰

遵指示，尅日捣洗，而余孽逃窜山箐。查有离马家堡西南二十余里地名莲花捞、乌捞密等寨，亦属逆苗巢穴。随酌派游击向子荣等，带领官兵，于十四日，分兵两路进攻。逆苗奔溃。一面将逆寨焚毁，一面督兵直至莲花捞大寨。有昂亮、昂滴、缴各逆苗聚集寨内，率众迎敌。官兵奋力攻击，逆苗退败，奔走入箐。将该寨并昂亮、昂滴、缴各三寨烧毁。十四日，带兵攻剿趟坳、支舟等寨，逆苗俱各逃窜。回兵至咱刀寨，亦将逆寨烧毁，割获耳记五只，获有长标、苗刀。等情。

十九日，又据参将哈尚德报称：逆苗窜入大箐，我兵屡经搜捕，逆苗情急，喊称：原做事错了，悔之莫及，此时走到箐中，吃的没有，饿也是死，官兵杀也是死，望准招安，情愿擒献凶首，尽缴枪刀赎罪等语。

各等情到臣。臣查丹江苗众，素称凶悍，其地密迹，凯里相距清平驿路，亦不过数十里。自上年逆苗蠢动，焚劫凯里，荼毒生灵，攻陷清平，燔烧城邑，又复残毁小丹江营汛。迨后大兵进剿，尚敢屡阻粮运，伤害兵丁夫役甚多。虽经提臣哈元生开通运道，然大兵驻守半载有余，逆苗仍然负固，时出跳梁，罪大恶极。必须痛加剿洗，以示惩戒。臣于正月初六日派拨大兵前进，逆苗始犹拒敌，继则望风逃窜。十日之内，已将大小丹江一带逆寨，悉行攻毁。但逆苗狡猾，斩杀无多，俱窜入牛皮大箐中藏匿。比因官兵搜捕甚严，情急喊求招安。臣查该苗等凶恶特甚，今巢窟已被焚毁，米粮又俱抛弃，牛皮箐中虽官兵不能深入，而苗众亦难久居，必持之久而后创之深除。飭令该将等，不许遽准招安，俟逆苗将各寨首凶尽数拿献，所有枪械全行缴纳，再为揆度情形，酌量安插。此办理大小丹江之情形也。

正月初七日，据左江镇臣王无党、黔西协副将康世显、镇远府知府刘沛等联衔呈称：交上一寨，自恃寨大人悍，又逼近牛皮箐为遁逃之藪。因分布官兵五路进攻，逆苗惊惶迎敌，官兵愤恨

急攻，苗众溃走。斩获逆苗五十级，擒获逆苗十二名。其余逆苗于寨内施放枪炮拒敌，因纵火焚寨，烧死逆苗一百余名，擒获苗男妇女一十九名口，得获枪刀、标弩、铁甲并烧毁米谷甚多，等情。

正月十四日，据襄阳镇臣焦应林，会同都匀府知府宋厚等联衔报称：乌罗、反牌等寨，乃高坡之首逆。本职派令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均州营参将温朝宰、游击余忠、守备周岐山等，带领官兵一千五百余员名，并预行知会九谿协副将李椅、清江协副将柳定国，带领官兵一千五百余员名，两路进剿。兹据该副将马成林呈称，卑职于初五日黎明，带领官兵将抵逆寨，即派令游击余忠，领兵由乌交姑山等埋伏。卯刻，进至世登恶寨，官兵奋勇冲杀，逆苗滚箐逃遁，当将恶寨焚毁。即分兵两路，是时九谿协李椅、清江协柳定国等，各领官兵已到前面山梁，四路大兵，将乌罗、反牌二大寨并南山、眼甲、东披三寨环围夹攻，杀死逆苗无数，各寨逆贼抵敌不住，弃寨抢路，聚集乌罗关据险拒敌。我兵将各寨房屋、仓谷尽行焚毁，随率同温参将，追至乌罗关。楚、粤弁兵分路夹攻，各抢山梁，冒险直上。逆苗见官兵四路环攻，滚箐逃命。前有副将李椅等带领官兵要截，众逆奔窜，正遇副将马成林、参将温朝宰等官兵迎距，副将柳定国又尾后追到，逆苗乃奔入深沟，而游击余忠、守备周岐山等埋伏官兵正在沟边等候截杀。官兵四面攒围，逆苗无处奔窜，斩毙满沟，流水为赤，所遗米谷、牲畜、什物散弃满山。除枪砲打死并滚箐堕崖不计外，共斩割耳记二百二十五支，并夺获盔甲、刀枪、弓弩、牛羊各项，等情。

复于正月十二日，据左江镇臣王无党、副将康世显、知府刘鸿等报称：初十日，职等带领官兵，进攻交工寨，而襄阳镇总兵焦应林所派副将马成林等会剿官兵一时俱到，奋力会攻，逆苗死拒，官兵奋勇先登，将交工四寨并行攻克，又将汪江上中下三

寨，并筛过、趟申、南豆三寨，亦一时攻克。共斩获逆苗二十级，夺获盔甲、枪刀、弩弓、米谷、牛羊等项。随据襄阳镇臣焦应林、知府宋厚等报回前情。

正月二十六日，又据左江镇臣王无党、副将康世显、知府刘涌等报称：查交蔑四寨，素称凶悍，为高坡首先起事之寨，依恃山险，据守要隘。本职等分派官兵，四路会合，直抵贼巢。逆苗死拒，官兵奋勇攻击。逆苗奔溃，我兵乘势追杀。将交蔑四寨焚洗，除枪炮中毙不计外，割获耳记五支，得获米谷等项。二十七日，据左江镇臣王无党、副将康世显、知府刘涌等报称：南工逆寨，分踞大河两岸，倚恃寨大人稠，公然肆逆。本职等与九谿协李副将、清江协柳副将、都匀府宋知府等定义，于二十五日夹攻。李、柳二副将由南工前山大梁而进，职等由南工左路山梁绕出南工之后，天明会合。山势壁立，人马皆攀援而上。逆寨之外，一山孤耸，四面小路悉行挖断，山顶为石城，约高丈余，处处为垛口炮洞。两路官兵，奋勇并进。逆苗奔溃，遂将南工四寨并克。除李、柳二副将一路擒斩数目听该副将等自行禀报外，本职等一路，割获耳记九支，得获枪刀、苗弩、档牌等项。特行飞禀。等情。二月初二日，据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湖广九谿协副将李椅、贵州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报称：……于本月二十五日进攻。而逆贼将各要隘挖断，伐木填塞，并垒砌石关，起盖苗棚十数座。我兵行至关前，为时尚早，逆苗日久愈生，我兵乘隙破关，直趋南工寨前。各路官兵并力奋攻，焚烧逆寨。于次日又带领官兵进攻歹赖，一鼓而克，上中下三逆寨亦尽为焚毁。共割获耳记五十支，得获枪刀、标弩等情。各到臣。

臣查高坡一带为清江、台拱最深之区，山势险峻，回异他处，故名为高坡。此番起事，首凶多聚于此，寨大人悍，为远近群苗之所倚恃。臣前派遣官兵攻克上下九股、清江之后，高坡一带虽已知畏惧，而恃其地势深险，尤有抗拒之心。今将所有肆逆

大寨俱行攻克，斩戮颇多。现在搜捕余孽，务获首凶，指日可定。此办理高坡之情形也。

再查新疆深邃之处，有名牛皮箐者，周回数百余里，丹江、鸡讲苗在箐之北，高坡苗在箐之东。其箐之西南一带即八寨山苗也，内有摆调、方胜、摆保、羊乌等寨最为顽悍；又有苗头阿扛父子，雄踞一方，往来勾结，攻犯八寨城汛，侵扰上江良苗，为造谋起事之犯，不可轻纵。臣前令游击李子昌带领官兵，直捣摆调、方胜巢穴，该游击勇敢直前，于十二月十三日，密带汉土官兵五百余名，冒雾潜进，乘其无备，直捣逆巢。除枪炮中毙不计外，斩获逆首十三级，夺获弩弓、刀枪等项。逆苗大败。随将摆调三大寨、方胜二大寨并乌威二寨悉行焚毁。臣即飭令李子昌，会同游击王先，带兵移营于摆调，就近相机搜剿；复谕令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俟攻克丹江之后，即带兵前往，与该游击等会合夹攻去后。兹于正月二十六日，据游击王先、李子昌等联衔报称：职等探得首恶阿扛藏匿于来足山箐，二十日，带领汉土官兵，前往搜擒。逆苗等于高阜处望见，旋即移巢。职等督兵穷追，直至加敞箐，该逆率众拒敌，官兵奋勇攻进，擒获首凶阿扛父子，余众滚箐大败。夺获盔甲、器械、锣鼓、刑棍并牛马羊支只项。等情。二月初二日，据副将曾长治报称：卑职于二十七日带领官兵，自大塘起营，沿途将乔港、两跨、趟披各逆寨捣洗。二十八日抵摆保、羊乌，督令官兵，直拥而下，将二逆寨亦行焚毁，已与游击王先等会合，现在相机搜剿。各等情到臣。

臣查摆调、方胜等逆寨既已攻毁，首恶渠魁又经就擒，不过搜捕余孽，勒献枪械，亦可尅期底定。此又办理八寨山苗之情形也。

现在新疆内最深极险之地，官兵已无不到，首逆大寨，全行攻克，新疆内地，无敢复有负固之寨，有名首凶，陆续就擒，远近群苗，咸知悔惧。更念东作方兴，耕耘莫及，是以擒凶赎罪者

奔走而偕来，缴械求抚者日夕而踵至。清平、黄平、施秉、镇远一带，自去岁十一月至今，已三月有余，人民安堵，商旅通行，帖然无事。是新疆内地，大局已定。但此番苗蛮肆逆，罪大恶极，非复从前可比，不可轻恕。若非持之久，不能创之深。臣已通飭文武各员，不许轻准招安，各踞险隘，严加固守，务将各寨为恶首凶全数擒拿，苗人所有枪械悉令缴纳，不许私存一件，方可收抚。若稍有抗玩，仍行搜剿。

再，清水江一带苗寨，自臣前抵清江之日，即已纷纷前来求抚，近日擒凶缴械，以冀赎罪者甚多。此一带苗夷，虽俱系附从为匪，并非为首肆恶，但其界趾切近内地熟苗，且清水江为将来粮艘必由之路，不可不倍加整顿妥帖。清水江北岸，即系董芳所办理之八弓七十二寨，原未剿抚妥协，尚须再加布置。臣续调川省汉土官兵三千名，目今已经到黔。俟其到齐，即为抽拨前去。臣仍亲往清水江指示办理，务期恪遵训旨，愈加敬慎，威信兼施，一劳永逸，以仰副我皇上轸念苗疆之至意。

所有大小丹江、高坡山苗等全行攻克缘由，理合恭折奏报，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据奏征剿逆苗情形甚为明晰，朕心深慰。所有奋勇剿贼之将弁兵丁等，可记明档案，俟事竣之时，从优议叙赏赉。可将朕旨预先晓谕之。俟应具题时，卿即具题可也。

清军续调川省官兵缘由 及黄平内地实际情形

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据实奏明，仰祈睿

鉴事。

乾隆元年二月初五日，臣赏折千总刘应贵等回营，奉到奏折，内一件请调川省官兵等事奉朱批：前折既奏捷，此复请兵，朕不能无疑。又一件遵旨查奏事奉朱批：卿咨调川省之兵，系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有云黄平内地尚有余孽者，何耶？钦此。窃臣奉命赴黔，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行抵镇远，查阅苗疆情事，茫无头绪。大兵零星分驻，猝难调拨。臣审定机宜，酌量抽聚，于十一月三十日，始分拨官兵，进剿上下九股及清水江三处为首逆寨。嗣据各该将等于十二月初六、初八、十二等日，始将攻克卦丁、空稗、台雄、鸡摆尾等处陆续报捷前来，臣于十二月二十日，将攻克三处情形奏闻在案。至咨调川兵一案，系臣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准云贵督臣尹继善咨商，再调川省官兵三千名，以资协剿。臣即于十一月二十三日，飞咨四川督臣黄廷柱调拨在案。是臣咨调川兵日期在前，而奏捷日期在后，非敢于奏捷之后，又复咨调川兵也。

再，查臣自抵镇远以后，十月内及十一月初间，黄平一带地方，彼时尚未宁贴，时有余孽出没为害。臣于十一月初九日，自镇远起身，由施秉、清平、黄平一路，前至凯里。沿途逐细查勘，审其地方形势，搜捕添防。自十一月十九日，臣自凯里回至镇远以后，迄今两月有余，内地安然无警。至臣奏折内云，黄平内地尚有余孽者，系臣叙述督臣尹继善来咨中语，其发咨日期，系十一月初九日，盖以督臣远驻滇省，一切公移文禀，未及邮递稽迟。其所云黄平内地尚有余孽者，即系十月内黄平等处之情形也，非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尚有余孽出没也。……

朱批：此番奏报，朕为黔省之忧怀始释一半矣。虽然，向后更当勉力图维万全之策可也。

清军进攻鸡摆尾、丹江等地苗寨情形

乾隆元年二月十二日 尹继善奏折 （朱批）

臣尹继善谨奏，为奏明军务大局已有就绪，仰慰圣怀事。

窃贵州军前各路进剿情形，及臣与经略张广泗商办事宜，业经恭折奏明。臣原以丹江、台雄贼势凶悍，必须并力攻剿，且将鸡摆尾一路暂缓。嗣接张广泗来札，以鸡摆尾逆苗现在勾结清江各寨，若不急为剿除，恐其滋蔓，必须与丹江、台雄三处并举，已经分兵前进。

旋据攻剿台雄一路之左江镇总兵王无党等呈报：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率领官兵，进攻台雄。逆苗据险拒敌，阵亡广西游击曾唯一员、滇粤千把外委六员、兵丁一百四十名。等情。臣查台雄寨大人众，负固已久，自宜审度情形，慎重布置，何至损伤官兵如许之多。当即飞檄严飭，并咨经略，就近指示。节据该镇等报称，复挑选勇健兵丁，奋力进攻，于十二月初十日，将大台雄上下二寨并打革等寨，一并攻毁，逆贼逃入交上、交工等寨藏匿。于乾隆元年正月初三日进攻交上，斩级五十余颗，擒获男妇数十名口，焚毁逆寨。随又会同清江副将柳定国等，会剿交工，斩级十余颗，将交工四寨及汪上三寨俱行攻克。现在远近诸苗，擒凶斩级，悉求安抚。

鸡摆尾一路，经略臣张广泗亲往调度，于十一月十三日，攻毁鸡摆尾大寨，并将鸡右、鸡呼党、乌溜等寨一并烧毁。复分兵掩箐，斩级三十余颗。正月初五日，副将柳定国等，又将乌罗、反牌恶寨攻毁，斩杀亦多。清江至台拱之路已通。张广泗于正月初间，从清江、台雄一路抵凯里驻扎，接管贵州巡抚印务。

丹江一路。贵州提督臣哈元生遣四川副将寿长、云南参将哈尚德等，率领汉土官兵，于十一月三十等日，连破桂丁、狼利等一十余寨。十二月初四日，攻克空稗贼巢。又与副将曾长治、游击姚宅中，连将鸡讲、桃绕等寨悉行攻毁，先后共斩级数百，擒获男妇数百名口，官兵亦间有损伤，并将空稗大贼首枉汪、枉保、曾柳擒获，逆恶纷纷逃匿。丹江一路，军威已振。总兵韩勋驻兵朗洞，扼要声援，自古州以至高表、八妹一带，俱已安定。

上江地方苗民，自有事以来，极为恭顺。乃上年十一月内，被八寨之摆调、方胜等寨逆苗纠合败遁余孽，侵扰边界。哈元生闻报，即遣八寨游击李子昌，带兵五百，星往扑剿。随据李子昌呈报，率领官兵，攻克雅灰贼营，将方胜、摆调五寨悉行焚洗，并将贼首阿扛擒获，余贼悉已溃散，上江一带已保无虞。……

惩处副将冯茂、柳定国事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上谕（上谕档）

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七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据经略苗疆事务张广泗奏称，清江、台拱等处自镇将以及备弁，皆系新任之员，不但才具平常，即询以苗疆地势，亦茫然不晓。自逆苗倡乱以来，坐受攻围，竟至一筹莫展。而其中之剿抚乖方、庸劣愆事者，则都匀协副将冯茂为甚。查冯茂驻扎八寨，上年四月间，有逆苗数百，来至离城十里之地，迫胁顺苗从逆。而冯茂领兵千余，畏怯坐视，不发一卒，以致附近苗人，无所倚恃，不得不从。然尚未大肆跳梁。有包告一寨，自将其寨傍林木，悉行砍伐，毁垣填濠，以示不反。冯茂贪其易剿，反潜夜发兵，袭而杀之，致使苗人愤恨攻城，几至危殆。六月间，哈元生檄令冯茂进

剿九门等寨。查九门等苗，最为怯懦，实系附从，并非首逆。冯茂领兵到日，该苗即相率投诚，背负枪械，前赴哈元生军营缴纳。而冯茂差人于中途邀截，杀戮数十人。又传集九门一带已抚苗人，赴营领赏，诱至卡乌河下，斩杀六百余人，捏报战功，以致八寨、九门等处苗众，结为死党，抗拒官兵，则冯茂杀降冒功之罪，已不可道。

又，哈元生因丹江缺粮，檄令冯茂带兵三千名护送粮运，而冯茂畏缩不前，被逆苗阻截，伤损兵丁、驮马甚多。九月间，冯茂带领官兵，往凯里接粮，行至开怀地方，部伍散乱，逆苗伏草杀出，官兵首尾不能相顾，竟被围困，赖备弁援救得免。从此丹江围困愈急，兵丁饿毙者数十名。似此庸劣欺诈之员，应请革职严审，以肃军纪。

又，清江协副将柳定国，本属庸材，于上年五月，哈元生委令驻扎镇远，总统黔、楚官兵。乃柳定国茫无调度，一任逆苗往返蹂躏，并未救援一处。及领兵往援青溪，途次闻青溪失守，遂驻宿一夕而回，反具文捏报斩杀逆苗多人，甚属欺罔。但伊现同焦应林等进剿清江、高坡等寨，著有微劳。应请天恩，将柳定国解任，暂留原衔，效力赎罪。所遗都匀、清江二副将缺，查有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为人老成，办事谨慎，现在经理八寨山苗等处，俱属妥协，堪以调补都匀协副将。又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奉督臣尹继善差委，领兵来黔，征剿贼苗，屡著劳绩，苗人闻风畏惧，伊即系哈元生之子，因见伊父貽误封疆，身获重谴，是以黽勉图功，倍加努力。若蒙恩准补援清江协副将，可收得人之效。等语。

冯茂著革职，交与经略张广泗严审定拟。柳定国著革职，暂留副将衔，效力赎罪，俟事定之后，核其功过，具奏请旨。曾长治著调补都匀协副将，哈尚德著补援清江协副将。朕观苗疆用兵以来，将帅各持意见，以致赏罚不明，号令不一，貽延时日，迟

误军机。自张广泗援为经略，秉公办理，弁兵等始知奋勇鼓励，所向克捷，迅奏肤功。嗣后，军营弁员，应听张广泗遴选委用，俾事权归一，以济军务。著照西北两路军营之例，自副将以下，准张广泗酌量人材、功绩，递行题补。如不得其人，即咨商总督尹继善拣选会题。俟军务竣日停止。特谕。

广东、广西六路清军在贵州 攻取苗寨情形

乾隆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谭行义奏折 （朱批）

广东高雷廉罗总兵官驻扎高州府城臣谭行义跪奏，为汇奏东兵效力苗疆大概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照黔省古州、招拱、清江各路逆苗蠢动，扰害内地。于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内，云贵督臣尹继善，羽书告警。两广督臣鄂弥达素悉苗情，慎重边守，以粤西逼近苗疆，狼猿杂处，更需弹压，酌调汉土官兵四千余名赴援外，犹虑兵力不敷，于广东拣选副将二员、参将一员、游击三员、都司三员、守备七员，弁兵五千七百名，委臣总统，赴黔援剿。委广南韶连道臣冯元方，带领回知臣孔傅祖、李毓之监纪粮饷。各官兵于五月二十四至六月二十一等日，陆续到齐古州，随咨该省提臣哈元生商酌。派遣惠州协副将马成林，带领东莞营都司王之臣、提标后营守备方固，弁兵一千一百余名，星赴镇远援应；督标中军副将王涛……弁兵二千余名，会同古州镇臣韩勋，先攻高要、高表倡逆险巢；遣提标后营游击王璋，带领弁兵五百余名，防范黎平……；臣带木标游击张守凤……弁兵一千二百名，弹压镇城，保卫粮道，控制滚纵恶寨，以分贼势……；遣罗定协都司魏子凤，带兵二百名，援应

八寨，分布遣发去后。

随据副将王涛报称：高婁、高表乃逆首窝巢，必先殄灭，以震群凶。派令参将王鼐、游击王璋、守备王正文、陈宏举等，与广西、黔省诸将，分为三路夹攻。于六月二十八九等日，昼夜转战，弁兵奋勇，将高婁八寨攻克，余孽尽退入高表。七月初六日，逆苗纠集数千，前来侵犯营垒。诸将分路埋伏掩击，逆苗大败。乘此胜势，不避风雨，连夜追袭，夺取险关三道。初八日，将高表二寨攻克，并将附逆之火烧、鄙扭、寨养等六寨焚毁，拿获首逆枉尚父子。十四日，仍分兵三路，将色同大寨攻克。十八日，逆苗复聚数千犯营。官兵分头伏击，逆苗大创而溃。十九日，踩实逆眷潜匿黑脚箐，分兵五路围搜，斩杀无算，大获逆眷、牲畜。八月初一日，攻剿八妹、乌工，游击王璋差目拿获首逆强银。十七日，攻克九董，兵至朗洞，深入贼巢，与清江连界。因清江之兵会合无期，严守以待。清江逆苗纠众万余，屡犯营垒。十月初九、初十，连日杀败逆苗于朗洞。十一月十四日，再败逆苗于平地寨。经略臣张广泗调遣官兵，三路齐进新疆，我兵又得前进清江地方。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孖南，二十五日攻克孖在、登猛各逆寨；其余寨分俱各畏惧兵威，献凶缴械投诚。又奉经略臣调遣，六路会合于羊色，乾隆元年二月初十日，勒兵攻克扣里；十九日，攻克羊吊、洞里二寨。遂与丹江、清江之兵会于羊色。此副将王涛、参将王鼐一路官兵，战胜攻取之情形也。

据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报称：副将遵令带领官兵，前往镇远援应。兵至八弓，眼见逆苗聚集跳梁，遂会合湖广副将李椅、新任清江协副将柳定国，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兵分三路堵杀鬼央逆苗，救护美敏居民，随奉令救援清江。十四日，仍与柳、李二副将进兵梁上；十五六七八等日，昼夜不息，攻取楞旧关、白济关，连败逆苗于白高关、何家关，剿洗大乌包逆寨，及开东阳

关、得胜关，大破逆苗于黄茅岭，直至柳罗汛，救出久困官兵，开通清江道路。查附近逆寨，惟柳受地险人悍，宜先究讨。于二十七日，会兵三面攻打，历卯至午，始将逆寨剿毁，逆苗散而复聚，于猫鼻岭筑城抗拒。于八月十四日，复会兵攻取。官兵奋勇，一鼓而克。二十一日，捣剿小台格逆寨；二十九日，攻洗岑槓、稿乔二寨；九月初三日，追擒绞沙逆苗；十五日，捣剿绞蒙逆寨。正在相机清理，承准副将军牌文，调出清江，驻扎白济关。十二月初二日，遵奉经略调遣，复进清江。初三日，夺取三关口要隘，攻破逆苗土城；初九日，与湖广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合兵，在歹浓山杀败逆苗；十一日，抢夺歹浓山总路口炮台、苗城，捣剿鸡右、番交、东嵩恶寨。十三日，攻剿鸡摆尾首恶大寨。十七日，搜剿鸡呼党山箐，擒获逆苗；二十三日，捣剿天蜡逆寨；二十五日，搜鸡右山箐，杀苗获械。乾隆元年正月初五日，捣剿世登、乌罗、番牌、南商、眼甲、东披各逆寨；初十日，攻剿交工恶寨；二十五日，攻剿南工逆寨；二十六日，攻剿歹赖逆寨；二十九日，攻剿乌西、乌熙二逆寨。又奉经略调赴羊色会剿。二月十三日，与古州官兵合于高格；十九日，公同参将王鼎及广西、黔省官兵，攻克羊吊、洞里逆寨，拿获首逆往利，遂赴羊色与各路大兵会合。此副将马成林所带官兵，斩关夺隘、开通清江之情形也。

据罗定协右营都司魏子凤报称：奉令带领弁兵，前往八寨防剿。詎逆苗窥伺城内兵单，勾结群苗，复生覬覦。会同本协游击李子昌，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将附近之羊尧逆寨攻洗，逆苗少知敛迹。因李子昌调赴丹江，十月十六日，逆苗竟敢勾结数千，攻犯八寨城池。都司等鼓励弁兵，奋勇杀退。逆类恃众不散，尤在近城数里之山箐下营鸣张。十九日，复分路邀击，夺毁苗营伍座，逆苗溃散。料其次日必来，预先设伏。二十日，顽类果蜂拥而来，官兵分头迎击，伏兵两傍冲突，追杀十余里，逆苗

受创，方始大溃解散，疏通八寨西路；二十一二连日将附近复叛之羊乌、羊排、噶盖、噶河、排卡等逆寨尽行剿毁；二十五日，捣剿排田、排尔、甲底、高耀四逆寨，疏通八寨南路；二十六日，捣剿大榔逆寨；十一月十一日，带兵前往搜擒坝条箐中，击散余孽不敢复为勾结矣。此都司魏子凤应援八寨之情形也。

八寨之摆调、方胜首逆阿扛父子，济恶纠集群丑，扰害上江地方。承准经略臣张广泗调遣，臣派肇庆协中军都司金相，并调丙妹驻扎护粮之广西提标中营守备姜谐五，带领两广弁兵六百余名，前往援应。据该都司报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兵至达桑地方，柳排逆苗竟敢恃众阻截。都司等分路夹击，逆苗溃败，即将柳排逆寨剿洗，随与上江八寨官兵会合。乾隆元年正月二十日，围搜加敞箐，擒获首逆阿扛父子。二月初七、八连日，搜杀摆调山箐逆苗，十三日，攻剿加支、摆同、加乌各逆寨。现在上江宁贴，移兵八寨地方料理。此都司金相、守备姜谐五援应上江之情形也。

黎平府地方苗光寨，被清江下河逆苗侵犯，该营游击赵国仪羽书告警。臣派拨广西思恩府田州土知州岑应祺，土兵五百余名，及广东提标游击王璋所部五百兵内分留驻防黎平之把总戴德兵丁二百名，前往协同该游击堵御，连将逆苗击败两次，保卫地方。于乾隆元年二月初四日，又将特险聚众之亚感寨攻克。此土官岑应祺、把总戴德留守黎平、援应苗光之情形也。

古州镇城西北六十里，地名滚纵，寨险苗众，素称悍恶。先已留兵扼险控制，以分高表逆苗之势。大兵既进，逆类竟敢刻木勾结，思欲乘虚侵犯镇城，实为肘腋之患，若不早除，恐致勾结成势，更费筹划。道臣冯元方亦言，极宜先发制人……请调广西游击朱亨淳所带预备官兵五百名，广东游击王璋兵三百，会合原派扼险控制之游击张守凤、王臣兵八百名，留守镇城之都司金相、守备尹得明带兵三百五十名，共兵一千九百五十名，分为五

股，于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连夜进兵暗袭。各弁兵奋勇争先，连夺险关肆道，抢入围墙，将滚纵之火烧、仰党、乔扣三大寨剿洗，拿获首逆稳车。十月十三日，又将俾列、上下总温、仰柳、仰冷五逆寨攻克，拿获首逆固鸠。随承云贵督臣尹继善以镇城兵单、粮道要紧，屡檄从缓图维，臣随遵檄令诸将之兵撤出滚纵北面之贾头地方，扼险驻扎，保卫粮道。詎逆类勾结乌婁、摆吊各寨顽孽数千，三侵营垒，俱被诸将埋伏邀击，受创而散。乾隆元年正月，承经略臣张广泗调度六路会剿。臣移驻离城六十里之贾头，督催诸将前进攻取。于二月初十日，将摆吊、摆宁等五寨攻克。又于二十一日，将乌婁、仰解、田坝、泊高等五寨剿洗，拿获逆首固勒。现与羊色之兵联络，远近震慑，各寨擒献首凶，赎罪求抚。此游击王璋、王臣、张守凤袭险克敌、保卫镇城粮道之情形也。

以上六路官兵，均蒙世宗宪皇帝豢养深恩，皇上如天复育，感缴至深，图效更切。臣节次咨请经略、提督二臣调遣，或明示究讨，或夤夜袭取，或不避风雨疾趋捣剿，或连日转战乘机破敌，或分兵夹攻伏路邀截，或控制险要防御城池。各皆同仇敌忾，奋勇用命，志期殄灭，永靖芦疆。凡一切进剿之处，皆仰赖圣主天威，无坚不克，斩擒倡逆首凶强银、往利、固勒、固鸠、阿扛、稳车，并称将执旗凶苗老把、马纽、老客、老寿、分利、往降等三十二名，捣剿著名恶寨八十三处，当阵斩杀逆苗、虏获苗男妇女暨牲畜为数甚繁，俱皆通报在案，不敢琐渎圣聪。至各路为逆寨分经此一番惩创，咸皆心胆震惧，逆焰顿消。俱各献凶缴械，哀恳安抚。其应须安辑善后事宜，悉听经略臣甄别指示，妥协办理，及各官兵效力功册，查造申送经略臣核叙外。

所有臣统领粤东暨续调粤西官兵，分路援剿效力大概情形，理合汇叙，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朱批：览。此次逆苗之警，鄂弥达之尽力协济及汝等之用命

行间，其功均不可掩，位俟张广泗汇奏后，自有加恩议叙也。将此旨先谕将士共知之。

拿解哈元生交审定拟

乾隆元年四月十七日 上谕（上谕档）

乾隆元年四月十七日，总理事务王大臣奉上谕：哈元生身任贵州提督，一切苗疆办理之事，是其专责。乃伊平日暴戾粗疏，刚愎自用，且与巡抚元展成文武不和，诸凡不能预为防范，先事绸缪。及逆苗蠢动，伊仍拥兵观望，不能速为扑灭。以致贼势猖獗，百姓受其荼毒。而伊身膺扬威将军之任，又复与董芳各怀私意，彼此齟齬，稽迟军务，不克早奏肤功，是哈元生之罪，较之董芳、元展成为更重。从前因苗疆事务未竣，伊现在领兵剿贼，未便即行拿问。自张广泗为经略以来，悉心料理，已渐次就绪，若不治哈元生之罪，无以服輿情而伸国法。哈元生著拿解来京，交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其提督印务，著左江镇总兵王无党署理。左江镇总兵印务，候朕另降谕旨。

钦此。

敬陈苗疆善后事宜六条

乾隆元年六月初一日 冯光裕奏折（朱批）

贵州布政司臣冯光裕谨跪奏，为逆苗渐已底定，善后所宜急筹，仰祈睿鉴事。

窃惟新疆诸苗，从古未归王化，喜乱贪得，信鬼好邪。一语之嫌，则相戕杀；一物之微，则相争夺。乐简易而畏烦扰，轻性命而重货财。各寨皆有巫师，一人造言，则群相信附，酿成祸端。性既凶悍，人又踴捷，寨稠户密，地险林深。历来弃之化外，惟固我内地，俾其不敢侵扰。然而间出捆虏烧杀，在所不免。伊等亦自相攻劫。我世宗宪皇帝，念其身虽蠢苗亦具心思耳目，不忍其陷于禽兽，原欲开通教化，同归复载生成，恩至渥也。而既通之后，屡肆叛逆，迨至去年，竟敢焚劫内地，上廑宸衷，调遣各省官兵，拨发军需粮米数百万，睿谟指示，经略臣张广泗恭行天讨，悉心料理，自冬徂夏，凶逆授旨，胁从归命，大兵可以渐撤，善后不可不筹。其大局，经略督抚臣等自当酌议上闻。臣到黔未久，即值苗变，至今已及二年。臣访问斟酌，新疆两镇兵基布星罗，不为少矣，平时文武化导，不得其法，以致生心勾结起衅，则调内地之兵往剿，不独缓不及事，且自撤其防，维予苗以隙恣为焚劫也。今经底定，思患预防，有当酌量变通者。臣愚以为，营制宜添于内地，驭轻居重，俾得援剿兼施；塘汛当撤于新疆，酌盈剂虚，不致周章滋事。去其恃，禁其感，斯异志不生；顺其俗，变其风，庶安心向化。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宜设立援剿营制，以济急用也。攘外必先安内，建威所以销萌。新疆古州、台拱两镇兵一万数千，本不为少，及一有事，仍从内地各标协营调援。而各协营去新疆甚远，且其兵存城无几，多在塘汛分防四出，抽调已属迟缓，抽调之后，内地空虚，现为招募，兵不习器，将不习兵，内地仍属可虑。招募非旦夕可足之事，内地空虚，逆苗奔突，以致黄平、清平等内地遂被焚劫也。臣查新疆诸苗，丹江、台拱、清江最为凶悍，古州等苗较稍软弱。凯里为丹江之门户，而清平去凯里不远，似宜于清平添设一协，添兵二千名；八弓梁上为清江咽喉，而镇远去八弓梁上不远，似宜于镇远添设一协，添兵二千名。此两协之兵，俱不

必责以分防汛守，惟日令该协将弁日逐训练火器、长枪、双手带诸器，兼令演习负重、善走，聚处操练，器械精熟，又习为负重善走，不拘何处有事，随调即行。清平一协，可以上至贵定、贵筑，下至施秉、镇远；镇远一协，可以上至黄平、清平，下至思州、铜仁，俱不过三二日即达。既能兼顾内地，即新疆有事，就近往剿，亦不过三二日即达。星驰电赴，苗人不及勾结，扑灭无难。庶内地得未雨之防，新疆济及时之用。

一、兵宜聚而不宜散也。新疆有古州、台拱两镇，其存城及所辖协营兵，因新疆初定，道里辽阔，安设塘汛，原以通声息、壮屏藩也。无奈兵皆散处，每一塘兵，不过三五人，每一小汛，或止百十人。平居无事，塘汛兵之不守分者，因去本管官甚远，稽查不到，或虐用苗民，或勒取货物，苗蓄恨于心，所以叛也。及一有事，以三五人之塘、一二百之汛，而欲敌数十倍之苗众，非陷于危亡，即早为逃遁。援之则不及，弃之又不可。排咱、小丹江、得禄等汛，前车可鉴也。似宜将各塘及孤单小汛裁撤，唯择要害之汛，将裁撤各塘汛兵添驻，战纵不足，守则有余，且可免各兵私人苗寨骚扰之害。若谓去塘则不通声息，夫平居无事，塘兵原未肯尽送文书，或役苗民代送，或觅使人稍寄，声息原不待塘而通。及一有事，弃塘陷汛，损重失威，声息仍然不通。似不如将各塘小汛裁撤而添驻于择险扼要之汛，之为得也。庶威势既壮，声援相通。苗人杜攻瑕之谋，镇兵有厚集势。

一宜伐山通道，去苗所恃也。查新疆苗人，倚奇险为窝巢，仗深林为捍蔽。有事之时，逆苗捷若坦途，官兵阻于跬步。且苗藏伏深箐茂林，视我甚的，暗放枪弩；兵不见见，枪砲虽施，终属无益。逆苗之所恃专在于此。今兵威大震，逆苗丧胆，虽经底定，大兵未撤，苗仍畏惧，凡号令莫敢不从。宜令各地方文武官，勒令苗人，将各寨树木尽行砍伐，其各新疆各营汛来往相通道路，酌定宽广丈尺，勒限苗人修整，如式宽平，其中修路。苗

民如系始终恭顺，原未作逆者，宽余给以价值，既俾其乐从，且别于丑类，所以劝也。其叛后招抚者，更当严立程限，不给价值，借修路为免死之端，已属万幸，苟或抗违，是其桀骜未改，即行剿洗，所以惩也。庶深险既除，一遇有事，苗人失其所恃，官兵可以直前。

一、严禁巫师，以绝摇惑也。苗人既愚且贪，贪则闻利必趋，不必其先得利而后尝试也。愚则被贻即赴，不计其后有祸而悔无及也。好鬼信巫，又其素性。各寨皆有巫师，甚至变苗之汉人，希图撞骗者，亦假充巫师，为之禱祀，信口簧鼓，造言生事。初亦不过随意敷衍，以图苗人之倾信，得财而止。苗人亦不过贪其可以得财，而不知其传播流闻，遂为勾结作逆之张本也。今既经剿抚，大为创惩，苗人畏威，无令不从。似宜令各地方官严查，将变苗汉人及苗人之为巫师者，尽行迁徙远省内地安插，并明白晓谕，此番伊等受累，皆因包利哄银等之妖言可以得米、得银，闾传轻信，致受剿杀之惨。此后，苗内如敢再有为巫跳舞妖言者，本寨苗头邻居等，即行拿解赴官重惩，迁徙别省。其请巫师跳舞之家，亦即当下重惩，如苗头邻居等敢为容隐者，亦并重惩。庶拔本塞源，人无异志，妖言既绝，煽动永除。

一、禁纷扰以顺其俗也。新疆地方，稽查固不可以稍弛，而纷烦适所以激变。苗人前此不知礼义法度，其苗例，杀人、伤人赔牛十余条、数条而止；弱肉强食，得谷十余石、数石而止。在出牛、谷者，出此牛、谷已无余事，殊觉相安，从无相验审讯。平居苗民，疾病婚丧，大则宰牛，小则屠猪，群聚饮食。或有希图勒索，妄以合椿作匪报官，武官之根究未已，文官之查询又至；文审方释，武又拿讯，展转报查，调讯比及，辨明而已，不胜扰累矣。故苗民宁甘勒索，而不愿报官。既被勒索，其恨切骨，所以忿而思逞也。且一切命盗等案，始而不能不查，既而不能不缉，查缉既得邻佑干证，俱须审讯。苗民不胜其烦苦，以为

归化之后，反不如当日之自在任意也。臣愚以为，似当稍为变通，其真命盗，系杀劫汉人客商及苗人聚众仇杀者，仍按律解审；若苗与苗非聚众而自相杀伤、偷盗苗人，愿照苗例完结者，免其相验解审。至文武兵役之稽查审讯，请敕下督抚臣，酌定章程，何事为文员专司，何事为武员独任，不得诿卸偷安，亦不得混行肆出，俱严定处分。其兵役无故擅入苗寨者，重法究治，该管官即以纵役严惩。庶省事即以宁人，顺俗方可弥变。

一、宜招汉人错处，以变苗习也。苗人之所以凶悍作逆者，因其食生饮水鞞衣跣足，无滋味之可口，温暖之被体，故耐劳苦，多趿捷。当俾其得与汉人饮食衣服，相则效，嗜好口开，筋力渐弱，语言文字，亦可渐通，凶悍顽劣，亦可渐革。往时汉人之入苗寨者，或湖广、江西无赖之人，久走苗寨，因而或佃苗田，或娶苗女，变汉为苗；或系逃兵逃入，代制火药，打造刀枪。此一种俱属汉奸，如现擒获之火利等逆是也。此辈原非善良，虽经地方官时为查逐，隐瞒在寨，故得播弄生事。其余汉人，无肯轻居苗寨，一则惧罹官谴，再则苦无资生。今经大兵剿洗，汉奸俱已伏法，各寨之苗，或被擒斩，或经饿毙，间有剿绝者，亦有去其大半者。各寨中俱有苗田，挖山叠土，引水成丘。此种田亩乃逆产，例应变价入官。但卖之苗人，不肯田价，卖之汉人，能用价者必有身家者也，岂肯轻蹈苗窟，是终亦不能变价也。臣愚以为，将此种寨内苗田，尽行查出，明示招来无业有家室穷民情愿领田居住者，剿绝之寨，固可尽行安插汉人。其苗人去半之寨，亦招汉民与苗相半错处。官给以照，永远为业，编立烟户，暗与保甲之法，如有无端而来之汉人，即系汉奸，无所容足，而良民日与苗人周旋，岁时伏腊相馈遗，婚丧吉凶相联络，彼得汉人之享用，自弃苗习之凶顽。庶安良即以察奸，化苗渐可为汉。

以上六条，臣庸愚无识，冒昧上陈，是否可采，伏乞皇上鉴。臣谨奏。

乾隆元年七月初二日奉朱批：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钦此。

清军分路镇压清江一带各苗寨情形

乾隆元年六月十五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经略苗疆事务湖广总督臣张广泗谨奏，为恭奏办理沿江一带苗寨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臣凭仗天威，新疆大局已竣，所有回兵办理沿江一带熟苗缘由，前经奏闻在案。查臣于五月十九日自凯里起程，次日即抵台拱，正调左江镇臣王无党赴台拱面议一切军机，适恭奉上谕：哈元生著拿解来京，其提督印务，著左江镇总兵王无党署理。钦此。臣查左江镇臣王无党，曾两次统领粤兵来黔协剿，是以苗情地势亦所谙悉，虽其才微少刚决，然为人诚谨和平，办事实心努力。台拱相距凯里不远，臣将凯里一带情形详细告知，即嘱令就近董率办理。臣于二十五日前至清江驻扎。查清江与古州军营相离甚近，随传集古州镇臣韩勋、高雷廉镇臣谭行义、襄阳镇臣焦应林并清江协各将领等，齐至清江，详询从前已经剿抚各寨有无尚未妥竣之处，飭令再加逐细清理。并分飭办理清江下河一带顽梗苗寨，并清江北岸卯水一带未净余孽，详示机宜，飭令各镇将等，于六月初二三等日，分路办理，去后。旬日以来，据署提臣王无党呈报：将沿江之稿武、革东、苗江、五岔等寨攻克。又据古州镇臣韩勋等呈报，将清江下河之高定、翁脚、唐流、九依、斩牙、南孟等寨俱已剿克。复据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清江协副将哈尚德、暂留副将职衔柳定国等呈报：将九甫、绕号、反受、趟赖、白鹅等逆寨攻克。俱各多有斩获，现在搜捕逃窜逆苗，并责令内地熟苗，将各寨未降余孽，全数拿献，不许隐匿一人。现今

各苗益加畏惧，擒凶缴械者络绎不绝。等情。

臣查清江下河一带剿抚机宜，约于七月内可定大局，彼时科场届期，例应巡抚监临，臣以抡才大典，不敢奏请委员代理。原拟七月望后旋省，以便料理科场事务，苗疆大局既定，其逐细布置一切事宜，尚可遥为指示诸将办理，然终不如臣就近调度之可期迅速妥竣也。仰蒙皇上至圣至明，无微不照。以臣现在办理苗疆军务，今科乡试监临，特命布政使冯光裕代理。臣钦奉恩旨，不胜感激，愈思奋勉。臣既不需亟于旋省，苗疆军务，得以从容办理。臣拟俟清江一带大局定贴，即亲赴古州，由上江八寨等处，沿途详细查勘，将从前已经剿抚各寨，是否果已全竣，如尚有办理未到之处，飭令再为逐细整顿，务俾一劳永逸，不使稍留罅漏，以期仰副我皇上轸念苗疆之至意。（注：此处为朱笔加点。）统俟各镇将攻剿情形汇报到日，容臣详细奏闻外。

所有旬日以来办理沿江内地缘由，理合先行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览。一切善后事宜，惟在卿筹度万全，悉心详议，俾新疆奠定，永靖苗氛，切不可有欲速之志。朕前此之数降旨催促者，原恐将士之不努力行间也。今大局已定，惟有谕卿不必欲速，愈加周详慎重，则愈可永久宁谧。至于撤兵之议，虽缓至今冬来春俱可，朕不惜费也。冯光裕条陈一折，颇可资采择。至于招汉人以变苗习一条，尚当斟酌。卿其志之。

复奏王士俊条陈各款

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 张广泗奏折（朱批）

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谨奏，为遵旨回奏

睿事。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日，臣賈折家人回营，恭捧到御批兵部侍郎臣王士俊奏折一件，奉朱批：此奏卿以为何如，酌量妥议奏闻。钦此。等因。到臣。臣敬谨阅绎。据该侍郎所奏：固根本以实内地一条内称，上年当播种之时，逆苗肆虐，清平、黄平、余庆、镇远所属人民，尽逃散楚、蜀之地，今间有归复者，而房舍俱被焚烧，身无可棲，耕乏资本。现在米价腾贵，每石四五两不止。请敕下督抚，令地方官招集人民，复归故土，种治田亩。察其中有牛具籽种不给者，酌令资助等语。查上年逆苗不法，正值四五月间农忙之时，仓皇惊窜，转徙他乡，诚有如该侍郎所言者。嗣蒙世宗宪皇帝高厚隆恩，大发帑项、仓储，多方赈恤，将被苗扰害之处，地丁银两蠲免三年；我皇上御极之初，首颁谕旨，复将应征秋粮耗羨，概行蠲免；凡士民避难之处，既给以日食口粮，复赈以绵衣银两；回籍之后，修盖房屋、安家口粮，俱从优赏给；又以新经兵燹，农具荡然，或恐有误春耕，恩准借给牛具籽种银两，凡所以安全而煦育之者，仰蒙圣主曲体无遗，筹划至当。从来赈恤之隆，未有若斯之周且备也。臣查黄平、清平、余庆、施秉、麻哈、镇远、青溪等州县被难人民，去年冬底已多半回籍。今岁春初，全行复业，迄今耕凿晏然，田庐无恙，春菝二麦，早经收获，自六七月以来，雨水调匀，早谷已登，秋成可期丰稔。至于黔省米价，前五六月间，青黄不接之时，上游各属，每石市价自一两七八钱至二两不等。臣于三月内，即檄飭米价昂贵地方，发米平糶。又恐穹民无力采买者，并令酌量借给，以资接济。现今秋成在即，米价日渐减落，实无每石卖价四五两之多。该侍郎奏请敕下督抚，令地方官召集人民，复归故土，察其中有牛具籽种不给者，酌量资助之处，俱系仰遵圣训，经划周详，久经完竣之事（旁朱批：知道了。）应无庸复议。

又，相要害以设重镇一条。内奏称：大兵云集，有道路险隘

所不能通，巢穴散匿所不能捣者，是非尽深其阻，不足以绝其根；非尽诛渠魁，不足以散胁从也。但乘贼谋未集，奋勇而前，则易为功。今旷日持久，声势彰闻，其为奸计，亦日加险密。似应将七省官兵，暂停进剿，选其精悍，于逆苗出入之所，如凯里、清江、八弓、八寨等处，相厥要害之地，设镇防守，然后攻其不备，袭其不防，使我兵有万全必胜之计，而后逆苗不足平矣。等语。查黔省地方，处处重山复岭，而新疆各处，又加以密箐深林，逆苗等正因恃其险阻深幽，所以敢于跳梁肆逆。若非歼厥渠魁，尽克其险，不足以彰法纪，而惩凶顽。亦诚有如该侍郎所言者。但臣仰遵圣主指示，下籍官兵奋勇，于上年十一月内，兵分三路，先将为首逆寨攻克，苗势即已解散。自本年正月以来，飭令各路大兵，齐进新疆，凡上下九股、大小丹江、古州、清江、八寨、高坡等处，所有最大极险之寨，无不痛加剿洗，毋有瓦全。其奔逃余孽，窜入牛皮大箐，以为官兵必不能深入。臣复分兵八路，四面合围，深入穷搜，无处不到。有名首恶，悉就俘擒，附逆凶顽，全行斩获。查此番逆苗之倡乱，迥异寻常。而此次兵威之克振，亦非往昔可比。如大小丹江上下九股为恶最甚，所有肆逆各寨，系全行攻剿。古州、清江、高坡、八寨等处为恶稍次，除实系迫胁附从者，间有宽恕，或十分之一二，或十分之二三，其余肆逆之寨，亦全行攻剿。所有妄称名号、伪署官职，布散妖言、传递木刻者，皆为首恶渠魁，固已全就俘擒，不容漏网。即凡曾经烧劫城村、伤害兵民、打旗领众拒敌官兵之犯，俱系附逆凶徒，亦皆逐名拿获，审实正法。固已无险不到，无坚不摧，巨恶全除，党羽尽散。现在新疆各处，悉已奠安，回兵内地，清理余孽，剋期可竣。所有该侍郎奏请暂停进剿，于凯里、清江等处设镇防守，然后攻其不备等语，似无庸再议。（旁朱批：是。）

又奏称，黔省地瘠民贫，自雍正六年用兵以来，民困于输

运，兵疲于用命，今复遭逆苗之荼毒，而大兵聚集，军装粮草之运不得不籍于民力，务宜稍为休息。等语。臣查师行粮随，实关紧要。黔省在在皆山，崎岖险隘，登涉维艰。凡粮饷之輓输，以及军装之运载，苟非经理有方，实足劳民疲众。上年逆苗倡乱，仓促调兵，统领诸员，非有成算。师行无定向，攻剿非剋期。武弁惟识催粮，文员艰于转运，是以雇觅通省民夫，日事輓输，而糗粮恒苦不继。且粮运行走虽亦派兵护送，而武员以事不关己，不甚加意小心，逆苗伺隙抄劫，动辄伤损粮夫至数百名、数十名不等，以致民人闻风裹足不肯应募。除官给运价外，民间私行帮贴，每州县多至数千两不等。黔省地瘠民贫，实有难堪之势。臣仰蒙圣恩，既卑以经略重任，复兼署黔抚事务。臣随飞调该司、道暨办理粮务之员，赴臣行营，通盘核算，计官兵之多寡，酌攻剿之迟速，多购马匹，安设台站，将上游民夫全行撤退，下游民夫有居址附近军营素无田业，情愿应募者，从优给价，然较前亦减去十分之八九。又查，有河道可通者，赶造船支，水陆兼运。半载以来，运价较前倍省，各路军营贮粮有余，而从未伤损粮夫一人。现在军务将竣，不致复有疲民之事。至将来善后事宜，系久远章程，凡新疆各镇协营岁需月粮，臣现在酌拟概从水运，以省民力，俟逐细详慎定义，统于苗疆善后事宜案内具题遵行。是该侍郎所奏民力务宜休息之处，诚为允协。（旁朱批：是。）

又奏称：将征服各寨，大则以三十寨为率，小则以五十寨为率，择土司中之才能素堪服讐服群苗者，使管辖之。盖逆苗秉性凶悍，知畏威而不知怀德。而土司之立法甚严，不问情罪之轻重，有犯必死，是以苗民有所畏惮而不敢违。又奏称：俟机势便利，从间道以出奇兵，调用土司之兵为前驱，而我兵尾其后，可以深入无虑，自无不立见摧折。等语。臣查边徼之外，有所谓土司者，推其源流，多缘伊等祖人窃据山僻地方，自为酋长。在从前之廓清疆宇，此等土司，或首先效顺，或慕义归诚，事定之后，

悯其微劳，锡以爵赏，迨至积久相沿，尾大不掉，凶残贪暴，无所不为。我世宗宪皇帝至圣至明，洞悉其弊，将各省土司，如云南之乌蒙、镇雄，湖广之容美、保靖，与夫广西之泗城，四川之酉阳各等处，悉改设流官管辖。虽在一时不无劳费，而渐摩教养，数十年之后，皆可化为圣世良民。且所以杀其势而散其众者，其利济垂于无穷也。维此苗疆回环二千余里，错杂数十万人，犹幸其各为雄长，向无统率，其情涣而不相联，人散而无所属。惟无所属，斯无定谋；惟不相联，斯无固志。上年生熟逆苗互相煽惑，凶焰炽张，几几乎有不可扑灭之势。臣以三路进攻，一经创败，则力不能支。数节之后，迎刃自解，奔溃惟恐不速，窜匿惟恐不深。数月以来，渠魁授首，党恶就擒，虽父子兄弟，各不相顾。此则散而不整、无所统率之明验也。今设立才能土司，以管辖之，设以阴谋狡黠之士司，统此凶悍繁多之苗众，联其心志，统以尊卑，兼以黔省山岭崇深、田畴错杂，路通一线，山险千寻，一旦凭险负隅，深沟高垒，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且此一带苗人，向无酋长，今欲强立一人以为土司，苗人安肯听其约束。臣窃谓土司之设，于理、于势皆有所不可也。至请调用土司之兵为前驱，则更系不善用土兵者。查土兵皆属蛮夷，其性贪婪，见利不相让，见害不相救；且系乌合之众，非有纪律，不能持久。若用以为前驱，一经挫败，则后劲消阻。滇黔武弁，不知每多因此失利，既损官兵之威，复启夷人玩忽之心，所关匪细。是以臣续调川兵内有瓦斯、木坪二种，暨云南之沙练，皆素称骁健，惯陟山险，如履平地，然必俟贼势已挫，或令其扑寨抄抢，或令其入箐搜擒，用之必得其济。若夫攻坚拔锐，则概用官兵当先，此等土练，不过令其遥助声威，岂可深为倚恃。至称逆苗知畏威而不知怀德。此非特不知苗情，且并不知威德也。查治苗之道，不外威德二端。舍此二字，无可为治。盖以秋肃必济以春温，恺悌必资夫严毅。有威而无德，则邻于残忍刻薄，非所为威

也。有德而无威，则流于姑息懦怯，非所为德也。如谓土司立法甚严，不问情罪轻重，有犯必死，此尤不可以为训。今番逆苗猖獗，法所必诛，罪无可赦。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犹予以自新之路，特颁谕旨，告诫谆谆。臣恪遵圣训，严饬诸将，凡一切诱擒袭取之法，武弁素夸以为智巧者，悉置不用。凡应攻剿之处，必令声罪致讨。除当阵斩馘皆属抗拒王师，难分首从，其余生擒解献者，发交军前文武会同逐名研审，务令分别良顽。每遇情有可原，即行释放安插。自进剿以来，虽斩擒数经累万，实未敢妄戮一人。盖以苗蛮虽属犬羊，亦同具有人性，实缘抚驭乖方，以致跳梁。若此急宜昭布威德，庶几刑期无刑。土司用法严酷，乃圣朝所当首禁。岂可因之以为治苗之善策耶。我皇上广开言路，虽刍蕘之见，苟有可采，皆所不弃。臣以庸愚，何敢轻忽人言，独逞臆见。然反复寻绎，敬谨思维，查该侍郎所奏诸条，揆之目前情势，实不相侔，应无庸议。

臣谨遵旨恭折复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朱批：所奏俱悉。

清军镇压内地熟苗情形并苗疆事宜告竣

乾隆元年九月初十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谨奏，为恭奏清理内地熟苗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臣分遣官兵，惩剿沿江各寨全竣情形，并清理内地余孽、分别首从办理各缘由，前经恭折奏闻在案。臣查镇远、八弓、施秉、黄平、清平一带熟苗，附逆跳梁，于上年五六七八等月，虽经攻毁其寨，而渠魁首恶多窜入于新疆。自臣抵黔以来，会兵进

剿，此辈无所藏匿，复潜回巢穴。臣因飭令各该处文武员弁，逐名查拿。自本年二三月至五六月，所有首恶逆苗，已全行就获，而附逆余党，曾经烧劫城村，伤害兵民者，实繁有徒，不可不搜拿净尽，以昭法纪。至素称首恶之寨，上年未经严惩者，尤不可不痛加惩剿。然熟苗之强悍不逮生苗，加以兵威大震之后，其畏警之状，几有不忍言者。若以兵力扫除，原可尅期告竣，指日旋师。但其间良顽不一，如数寨比邻而居，有彼皆附和狂逞，而此独守义自保者。又有一寨之中，一室之内，而顺逆善恶，迥然不同者。必需逐细清查，分别办理，俾凶顽者不可有一名漏网，而良懦者更不容波及一人，方可使威信分明而情法允协。前于八月初一日，臣赉折家人回营，奉到奏折内，一件恭奏办理沿江苗寨等事，奉朱批：今大局已定，惟有谕卿不必欲速，愈加周详慎重，则愈可永久宁谧。钦此。仰见我皇上至圣至明，无远不照。臣敢不恪遵圣训，愈加敬慎图维，务期一劳永逸。随谆切告诫领兵各镇将及各该处文武地方官，咸各钦遵妥办。去后。

兹据署贵州提督左江镇臣王无党、贵西道副使刘沛、黄州协副将姜耑曾、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等先后报称，施秉、胜秉一带，所有各寨附逆凶苗，或据文武访拿，或据兵民首告，或据该本寨头人拿献，已陆续报解，审实正法。惟胜秉所属望虎一寨，为小江地方附逆首恶，今责令拿献凶手、缴纳器械，尤敢观望抗延，八月十一日，勒兵剿洗。又有稿贡三寨，系自镇远至台拱咽喉要道，于雍正十年阻截粮运，拒敌官兵，已属漏网，迨上年又复首先附逆，聚集丑类，堵截运道，伤害官兵，几为台拱全镇之患，前经攻克其寨，而窜逸甚多。又总场司一寨，亦系首先附逆，且将地方官、差役捆缚于该寨河边，斩首祭旗，今责令献凶缴械，尚敢延捱观望。皆难宽恕，均于本月十七日发兵剿洗。又有施秉县属龙塘、白坝二寨，出有女苗老申、阿冒等，自号苗王，招集丑类，攻犯营汛，罪大恶极。虽逆犯老申等久经拿获，而该寨逆

苗皆属倡谋首恶，亦难轻恕，于八月二十四日发兵剿洗。以上查拿剿寨，共斩获苗首四百三十余级，生擒逆苗男妇五百三十余名口。等情。

又据永北镇臣刘永贵、贵东道副使宋厚等报称：有返号一寨，素称顽悍。查该寨苗人分有三支，其二支献凶缴械，实心恭顺，惟党领一支，凶手最多，谕令缚献，竟敢延捱狡饰。因酌将党领一支，于八月十四日发兵抽剿。共斩首一百一十余级，生擒逆苗男妇二十三名口。其余二支皆安堵无惊，并未波及。等情。又据该镇道等报称：自移兵清江北岸，各寨皆知献凶缴械赎罪。有高丘一寨，素为著名首恶，去岁攻犯青溪、赤溪等处，大肆猖獗。自大兵经临，始知畏惧，然尤恃其地处险峻，竟敢筑立土墙，以为御守之计，于八月二十四日派遣官兵，将该寨剿洗。复于箐沟内严加搜剿，共斩逆苗一百一十余级，并搜获鸟枪、盔甲等、刀弩各项。等情。

又据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报称：查清江所属，有柳拉一寨，于上年逆苗劫事之时，首先附和，驱逐塘兵，其寨内号称苗将者甚多。今责令逐一拿献，并尽缴器械，乃敢奸狡迟疑。因于八月二十一日严加剿洗，次日复于附近山箐内搜捕，共斩逆苗一百八十七级，生擒苗属子女四十六名口，得获枪刀、盔甲等项。等情。

又据湖广九谿协副将李椅、清江通判蔡时豫报称：所属有九丢、歹旦二处，各分上下二寨，其各上寨，去岁附逆，在后所有凶手、枪械，俱已缴献通完。惟各下寨，首先附逆，不遵化导，而凶手枪械，尚多隐匿不献。于八月二十四日带领官兵，将二下寨同日剿洗，共斩苗首六十四级，擒获逆苗男妇七十三名口。等情。

又据高雷廉罗镇臣谭行义、黎平府知府滕文炯报称：查滚纵之火烧、仰党、乔扣三寨，贴近古州镇城，实为肘腋之患。上年

虽经攻克其寨，然以箐林深险，窜逸甚多。今勒令擒献凶逆，而该寨妇女人等，竟敢拒捕伤差，悍恶已极。于八月初三日带领官兵，将三寨复加剿洗，共斩逆苗一百七十六级，生擒逆属子女七十八名口，并搜获蟒衣、铁盔、枪刀各项。等情。

又据古州镇臣韩勋报称：古州所属苗寨俱已剿抚全竣，随即分遣官兵，清理黎平所辖熟苗，搜查凶手，收缴枪械。各寨俱皆畏惧恭顺，实心缴献。惟岂王一寨，庇凶不献，枪械亦多隐匿，于八月十九日，飭令游击唐开中等，发兵剿毁。共拿获逆苗男妇一百八十余名口。等情。

又据署川北镇臣王廷诏、署副将寿长联衔报称：丹江所属有乌叠三寨，内有凶苗萧撒，去岁倡率丑类，残毁小丹江营汛，罪大恶极。本年正月内，虽经攻克其寨，而逆苗窜匿甚多，自愿擒献萧撒赎罪，乃狡延至今，尚未拿贼。似此首逆恶寨，断难轻恕。于八月二十四日，派遣官兵，将乌叠三寨复行剿洗，共斩首或苗首一百一十七级，生擒逆苗男妇一百九十八名口。等情。

又据都匀协副将曾长治、都匀府知府孙绍武联衔报称：八寨所属有杨牌、扬乌二寨，首先附逆，素称顽悍。上年虽经攻毁其寨，而逆苗狡滑，多已藏匿。责令拿献赎罪，日夕抗延。于八月二十日派遣官兵，复将二寨剿洗，共斩逆苗四十二级，生擒男妇六十余名口。等情。

又据驻扎凯里之广罗协副将周仪、署奇兵营参将张接天、清平县知县刘樵、驻扎黄平之台拱镇标游击邱中瑞、永宁州知州王遂、守备罗云标、驻扎施秉之贵州提标游击董国栋、施秉县知县蔡谨、驻扎胜秉之普定县知县阳造极等先后报称：勒令投抚苗人自行擒献，并据被害土民指名控告，陆续查拿，申明实系凶犯并逆属男妇共八百余名口。等情。

又据驻扎沿江之暂留副将职衔柳定国……等先后报称：据投抚苗人陆续擒献凶苗并逆属男妇四百余名口。等情。

各到臣。臣查，自本年八月以来，各路官兵暨各该地方文武官，搜剿查拿共斩获逆苗一千三百八十余级，生擒苗犯并逆属男妇共二千四百余名口。现在新疆剿抚事宜俱已全竣，所有内地余孽，除施秉、胜秉、清平、凯里等处，亦皆搜捕无遗。惟附近八弓一带，尚有十余寨，或枪械未尽缴，或凶手未尽获者，臣现委令永北镇臣刘永贵、贵东道副使宋厚，董率官兵，驻扎办理。附近黄平一带，亦尚有数寨应需清理者，现有署贵州提臣王无党、贵西道副使刘沛在彼清查办理。皆系指日可竣之事。臣查，清江、台拱等处事已全定，臣于九月初十日自清江起程，前赴古州，即由彼前往都江八寨、丹江一路，仍回凯里，查询各该处所办事宜是否全行妥竣，并将地势情形、应添设营汛处所，沿途查勘明确，俟臣至凯里时，所有署提臣王无党、永北镇臣刘永贵等所办黄平、八弓之事，已早可告竣，臣即当由凯里前赴贵阳省城，办理武闹乡试，均不致贻误矣。臣以迂拙庸才，仰蒙圣主训诲周详，苗疆军旅之事幸有就绪。臣惟有慎终如始，愈加黾勉，一切善后事宜，悉心筹度，不留纤毫罅漏，以仰副皇上永奠苗疆之至意。

所有清理内地情形并臣前赴古州日期，理合缮折恭奏，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苗疆一事，卿料理得宜处朕笔不能宣，惟有深庆得人耳。至于善后事宜，惟期一劳永逸，不在匆忙就绪也。

议复冯光裕条陈事

乾隆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张广泗奏折 （朱批）

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谨奏，为遵旨复

奏事。

乾隆元年八月初一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贵州布政使冯光裕所奏苗疆事宜六条”，乾隆元年七月初四日奉旨：依议。钦此。等因。并将该布政使原折抄寄到臣。同日，臣赍折家人回营，奉到奏折内一件，恭奏办理沿江一带苗寨等事，奉朱批：冯光裕条奏一折，颇可资采择。至于招汉人以变苗习一条，尚当斟酌。卿其志之。钦此。臣敬谨展阅，寻绎数四。伏查布政使所议伐山通道一条，查新疆地方，复岭层峦，路通一线。苗人捷若坦途，官兵艰于举步，所以恃其深险，屡肆跳梁。今次兵威克振，新疆各营汎往来，大路之旁所有林箐并险阻之处，现已责令顺苗斫伐修整，坦若周行。至僻远之处，林箐甚多，非一时所能尽伐，容臣次第飭令举行。

该布政使所议禁止巫师一条。查师巫邪术，久奉例禁，况愚苗易惑难晓，上年捏造妖言，率皆此辈簧鼓。除从前所有导邪倡逆之徒，自大兵进剿，俱已逐名查拿，申明梟示正法，此后应如该布政使所议，严行饬禁。

至该布政使所奏禁纷扰一条。查苗人不知律法，小有争讼之事，提解审讯，不无扰累。本年八月内钦奉上谕，嗣后苗人一切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有与兵民熟苗关涉之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贵州总督张广泗可一并晓谕知之。钦此。当即通飭新疆各文武钦遵，晓谕在案。该布政使所奏，应毋庸再议。

又所奏营制塘汎二条。臣现于安设营汎条议内详酌具奏。至于招汉民以变苗习一条，臣伏读圣谕，仰见皇上慎重苗疆，欲图永久宁谧，休息民苗之至意。臣自当敬谨奉行，何敢妄为置喙。惟查时势有今昔之不同，治理有宽严之互用。大兵进剿以来，新疆内地，凡系附逆苗寨，统计其户口人丁，实去其十分之五六，

所遗田土颇多，未便漫无归著，若听其抛荒，固属不可，若赏还苗人耕种，伊等必自启争端。况田多苗少，仍属荒芜。且既有如许绝产，小民趋利如鹜，窃恐汉奸无赖之徒，私行潜往占种，日久反滋事端。不若乘此兵威大振之时，预为料理妥协。是以臣就现今时势之可行者，妥议熟筹，斟酌利弊，已于条议内分晰，另折具奏，恭请圣训，兹不敢再赘。但臣以陋劣庸才，从前智虑未周，轻举妄动，以致逆苗屡肆反复，重困黔民，貽累邻省，至于此极。幸而凭仗天威，歼厥渠魁，扫平余孽，苗疆奠定，百姓又安，数十年之内，必无他虞。今军务甫竣，正宜官民休息，尚何敢妄生议论，别起事端，复贻日后之隐忧。然臣既冒昧举行于前，实不敢苟图便安于后。窃以为从前办理苗疆，但宜严禁扰累，防范周密，期其不敢生事而已。此后苗疆，除禁扰累、严防范之外，兼宜从容治理，循序化导，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以期千百年久安长治，方可以云一劳永逸也。

所有臣愚昧之见，理合遵旨复奏，伏乞皇上圣鉴。为此谨奏。

〔朱批〕：料理俱属妥协，议论实皆公平。至云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朕意千百年之贵州总督皆似卿，则千百年之久安长治亦可保。若法待人行，则不若仍其苗习而顺导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何系区区古州之苗，尽归王化，然后成一道同风之盛哉。

清命张广泗详细筹划苗疆善后事宜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谕（上谕档）

大学士鄂、张等字寄贵州总督张：

乾隆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昨据贵州总督张广泗陈奏苗疆善后事宜三条，朕已降旨交总理事务王大臣、议政大臣会同该部妥议。今朕思张广泗所奏第一条，请于新疆内地，添设官兵，驻扎弹压。自应照所请行。但所添兵丁，计一千三百余名，以之分布各处，朕意似稍觉不敷。现在安设营汛，是否足敷巡防之用，目前断不可以节省钱粮而为迁就之举。其第二条，请设立郡县。在目前似可不必，或因地方辽阔，所有同知、通判等官，难于统辖，酌设道员弹压巡查，似尚可行。至第三条内，奏请将内地新疆逆苗绝户田产，酌量安插汉民领种。朕思苗性反复靡常，经此番兵威大创之后，虽畏惧慑伏，而数十年后，岂能豫料。若于新疆各处，将所有逆产招集汉民耕种，万一苗人滋事蠢动，则是以内地之民人，因耕种苗地而受其荼毒。朕心深为不忍。此必不可行者。朕意逆苗因罪入官之地，自无复赏给逆苗之理。与其招集汉人，不若添设屯军，即令兵丁耕种，俾无事则尽力南亩，万一有警，就近即可抵御。且收获粮石，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内地之輓运，较属有益。其安设屯军，于额设汛防兵丁之外，就地亩之多寡，酌量添设。或专令屯种，或令与汛防兵丁更番屯种，则苗疆驻扎之兵数较多，而兵气自奋，且省添兵之费。朕意如此，可先行寄信张广泗知之。苗疆善后事宜，关系重大，极宜详慎筹划，俾可永远遵行。张广泗切不可因从前原欲郡县其地，目今仗此兵威，遂欲回护前议也。总之，苗疆之事可省而不可繁，可拒却而不可招来。即今之添兵设防，亦不过因已经如此办理，于国家颜面有关，难于全撤耳。尚须妥协计议，使地方永远宁谧。

议复张广泗苗疆善后事宜

乾隆二年三月十一日 允禄等奏折（朱批）

总理事务和硕庄亲王臣允禄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据贵州总督兼管贵州巡抚张广泗遵旨酌议苗疆善后事宜一折，奉旨：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该部速议具奏。钦此。臣等逐条详议，恭呈御览。

一、据张广泗奏，新疆酌添兵丁一条。查前据张广泗奏请，于古州朗洞添设台营，镇远改营为镇，凯里复设台营，黄平、都匀、荔波、黎平、天柱等协营，各添设兵丁，计共添兵一千三百七十七名。经臣等议照所奏办理。其所添兵丁，为数少觉不敷，果否于新疆内地各处已经足用，抑或仍应斟酌添设之处，令张广泗再行悉心妥议。等因。奏准在案。今据张广泗奏称，凜遵圣训，再加通盘计算，以期兵力充足。查朗洞一处，系苗疆适中扼隘之区，前议另立台营，设兵一千名，内除分防外，实存汛七百名，微觉单薄，应再添兵二百名。又，都匀府属之荔波一县，地广苗悍，前议安兵六百名，亦微觉不足，应再添兵二百名。再，台拱镇标，原额兵三千名，今改镇为营，议留兵一千二百名，应再添兵二百名。丹江额兵一千六百名，前议减兵六百名，止留兵一千名，其地贴近牛皮大箐，最为紧要，亦应添兵二百名。再查古州、都江、清江、台拱、八寨、丹江各处，原设有同知、通判等员，以各员专驻苗疆，不可护卫无人。雍正七年题请，照湖南乾凤二厅之例，在同驻之官兵内，各拨给把总一员、兵一百名，为其亲标，久经遵行在案。请将该同知、通判之亲标弁兵，悉拨还本营汛操防，各添设千把一员，另募兵丁一百名。古州所添巡

道，有控制汉夷之责，应请加兵备銜，添设通标兵三百名，再设守备一员，千、把各一员管辖。即将该同知、通判等各新募兵丁，统归道标专辖。一转移间，新疆各丞倅各添兵一百名，共六百名，新设道标兵三百名，加以台拱、丹江、荔波、朗洞各添兵二百名，共添兵一千七百名，合之原添兵一千三百余名，共三千名，则兵丁愈加充足，可以巩固无虞。等语。

查新疆营汛，兵力极宜充足，而巡道丞倅，亦宜各设弁兵，以资防护巡查。今张广泗请于朗洞营添兵二百名，荔波营添兵二百名，台拱、丹江各添兵二百名；原设同知、通判各添兵一百名，共六百名；新设巡道加兵备銜，添设道标兵三百名，共添兵一千七百名，合之原添兵一千三百余名，共三千名，即于从前招募新兵内拨补。似此添设布置，觉属妥协，俱应照张广泗所奏行。

一、据张广泗奏，新疆添设佐杂一条。查前据张广泗奏请，将新疆设立郡县。经臣等议：不准行。在案。今据张广泗奏称，新疆原设同知、通判等官，所驻地方，均系岩疆重地，兼有监仓之责，或遇因公出境，或遇有升迁事故，一切公事，竟无员办理。再朗洞地方，现议设立营汛，驻兵一千二百名，不可无文员协办。请将原驻古州之开泰县县丞，改驻朗洞，管理附近百余里苗寨，仍隶古州同知统辖。至清江下河之柳霁地方，为水路要区，前议于清江协拨游击带兵四百名驻扎。应请添设天柱县县丞一员分驻，仍隶清江通判统辖。再，古州一带，兵粮悉资粤米，粤米运贮古州，接运清江，有盘量出入、接收转运之烦，应请于古州添设仓大使一员，再添黎平府照磨一员，改驻古州，以供道厅臂指之用。此外，于清江添设镇远府知事一员，于八寨添设都匀府知事一员，于丹江添设清平县主簿一员，于都江添设都匀县主簿一员，分驻各处，俾厅员可资佐理。再，荔波县苗寨繁多，地界宽广，止有知县、典史，实在不敷办理，应再设县丞一员，

分驻旧县地方。如此添设，则经理有人，要地不致缺员。等语。

查古州等处新疆，原设同知、通判管官，分地而治。又经臣等议准，添设巡道一员，督率稽查，固可无容改立郡县，添设守令。而地方辽阔，佐理需人，若酌量添改佐杂等员，移驻协办，亦属应行。应如张广泗所奏：朗洞地方，将原驻古州之开泰县县丞改驻，管理附近苗寨，仍隶古州同知统辖；柳霁地方添设天柱县县丞一员分驻，仍隶清江通判统辖；于古州添设仓大使一员，再将黎平府照磨改驻古州，于清江添设镇远府知事一员，于八寨添设都匀府知事一员，于丹江添设清平县主簿一员，于都江添设都匀县主簿一员，各令分驻；于荔波添设县丞一员分驻旧县。以上添设佐杂各员，均属新疆要地，应令张广泗于属员内拣选请补。其各官衙署人役等项，应令一并办理具题。

一、据张广泗奏，新疆逆苗绝产安设屯军一条。查前据张广泗奏，内地新疆逆苗绝产，请安插汉民领种。经臣等议，以凯里、清平、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原有汉人居住，苗户绝产，应晓谕汉民领种。至新疆等处若概行安插汉民，恐汉民播弄搆畔，不若暂给驻守兵丁，并兵丁之子弟就近领种。等因。又钦奉上谕：与其召集汉人，不若添设屯军，俾无事则尽力南亩，有警即可就近抵御。钦遵在案。今据张广泗奏称，此项绝产，实不便安插汉民，亦断无复行给赏逆苗之理。汛防兵丁，又不能分身耕种。再四思维，惟有凜遵圣谕，安设屯军。无事则尽力南亩，有警即就近抵御，不加粮饷，不劳輓运，而兵数较多，兵气自奋。洵为至当，不易永远宁谧之良规。等语。

应如张广泗所奏，将新疆逆苗绝产，安设屯军，先尽兵丁子弟内之人材壮健、能耕种者招令承领，再于从前招募、现在酌减归农各兵内，招其人材壮健能种田亩、并情愿前赴苗疆承领者，给与耕种。再查从前招募之兵，现经臣等议请拨补新设兵额，所余兵丁，尚不敷安设屯军之用。应令张广泗就近招募年力精壮、

可充兵丁之人，令其领种。其拨给地亩并所需房屋、牛具、籽种、口粮等项，据张广泗奏请，屯军每户给以上田六亩，或中田八亩，或下田十亩，标明界址，除不许侵占苗人地界外，其余附田山土，尽其垦种；又请每户酌给银三两，以为修盖房屋之用；再酌给牛具、籽种银五两；其口粮，以秋冬应募者，接济至夏收而止，春夏应募者，接济至秋收而止，每大口日给米八合三勺，小口日给米四合一勺五抄，计口授食，俾尽力南亩。等语。所奏俱属详悉，应悉照所奏行。至于安设屯军，虽俱属附近营汛，亦于苗寨不远，自不便令其零星散处，应于扼要处所建立屯堡，以资守御。而屯军器械，亦所必需。应如张广泗所奏，建筑堡墙，或用石砌，或用土筑，官给工价、口粮，即令该屯军等自行修筑，务令彼此声势联络，得守望相助之益。其拨给器械，即将现在苗人所缴鸟枪器械，拣择完好锐利者，按户散给，以资操演捍卫。又，张广泗奏请，每十户设一小旗，每五十户设一总旗，每百户设一百户，责令管束稽查。于古州添设卫千总二员，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各添设卫千总一员，专司一切屯种训练事宜。将各该处同知、通判，加以清军衔，令其兼辖，而总隶于古州巡道统属等语。查安设屯军人数众多，不便听其散漫，无所管束，应照所奏，于屯军内各设小旗、总旗、百户管束稽查；于古州添设卫千总二员，台拱、清江、八寨、丹江各添设卫千总一员，专司此种训练之事；将各该处同知、通判，加以清军衔，各令兼辖，总隶于古州巡道统属。每于农隙之时，该管同知、通判等，董率操演，该管巡道，仍不时稽核点验，俾技艺纯熟，以资守御弹压。至于查勘绝产、划清地界，现据张广泗奏，飭令道府等分往各处，就近相度情形，将田土间杂处所，逐一区划整齐。凡有已剿之寨，所余投抚苗众，酌其人口多寡，拨给田土，归并安插。其中有甚穹苦者，再量加赏恤。如有欺隐逆产、违抗藐法者，仍加惩处。等语。亦应照所奏办理。但清查地界，易启争

端，所委各员，务须公平办理，仍严饬胥役，无得丝毫需索扰累，违者，即行参处。务令屯军与苗人田土山场界限井然，以杜将来挽混侵占之弊。以上新疆逆苗绝产，据张广泗约略计算，共可安设屯军五六千户，其贴近新疆原无汉民住居之处，应令一并安设屯军。所有一切应行事宜暨动用钱粮等项，应令张广泗分晰条款，详议具题可也。

为此谨奏请旨。

清军搜查黔苗逃逸首要生羊事

乾隆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张广泗等奏折（朱批）

总督贵州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贵州提督总兵官臣王无党谨奏，为奏闻事。

臣查苗疆自荡平以后，各苗民涵濡圣德，无不感恩向化，宁贴安居。从前用兵之时，凡属倡谋首逆，党恶要犯，俱经按名俘擒，不容一人漏网。只有枉洞又名生羊者，系凯里、丹江一带首先倡逆之犯，未经弋获。彼时会搜牛皮大箐，该犯深匿无踪，当将擒获各犯，逐一研讯，有称搜箐时已被枪炮击毙者，有称饿毙箐中者，亦有称远逃不知去向者。臣以该犯系起事首凶，不便疏纵，于大兵既撤之后，仍饬令各新疆文武员弁，于深岩密箐，不时留心踩缉，务期拿获。去后，本年三月十二日，据都匀协副将王友文、都匀府知府孙绍武、八寨同知鲁朝聘等禀称，查八寨、丹江、上江交界地方，有乌章、野找二箐紧相接联，绵亘五六十里，其间峭壁悬崖，阒无人迹。据附近顺苗人等报称，近日内有火烟，必系奸匪藏匿，请令前往搜捕等语。臣查山箐深密，并无村寨住居，今既据报内有火烟，诚恐首逆枉洞或从前尚有漏网余

孽寇匿于此，亦未可定。复密谕八寨文武，确探情形去后。嗣据报，约有十数户，起盖茅房于箐中最险之处，负固居住等语。臣广泗、臣无党等，随密扎古州镇臣韩勋，飭令八寨、丹江、上江等协营，酌派汉土兵丁，四面搜捕。嗣据都匀协左营游击高宗瑾禀称，卑职于四月初三日带领汉土官兵，前往野找箐搜捕。该逆苗了见踪逆，俱滚沟窜入乌章箐中，所遗茅屋、米粮、牲畜等项，悉行焚毁。复于初九日，带领本营守备王焯、上江协守备贺成祇等，各带弁兵，齐抵乌章箐，环围搜捕。各逆苗虽无火枪、弓弩等器械，随身尚各带有刀鏢，伊等逃生无路，公然拒捕。当经格杀逆苗七名，生擒逆苗六名，及各逆属男妇子女大小十一名口。等情。臣广泗当即飭令都匀府知府孙绍武、八寨同知鲁朝聘，即将现获各犯，讯明因何逃匿箐中深藏不出各确情，并严讯箐内有无枉洞即生羊下落，以及被杀各逆苗姓名，刻速禀报，以凭核夺。去后，兹据该守等讯取各逆苗供词前来。据称，将拿获逆犯逐一研讯，问据一名供称：小苗叫做尧引，是八寨所管杨牌寨人，因小苗老子乜邦、叔子舍邦，从前勾结八寨地方造反，犯的罪大，不敢出头，所以躲在这箐里的。前日被官兵搜着了，小苗的老子、叔子无处逃命，还想拒捕，都被官兵杀了。还杀了小苗一个兄弟，叫做阿舍；三个儿子，叫做阿瓮、阿乌、阿商，同一筒投崽阿浪。问，如今现拿的这几个叫什么名字？供：一个叫阿往，就是叔子舍邦的儿子；一个叫阿廖，曾与官兵打过三次仗，是番扛寨人；一个叫阿苏，替小苗父亲传过木刻，是杨牌寨人；一个叫阿颖，是九门寨人；一个叫阿浓，是邛水司人。都是跟苗造反，逃到运山箐来的。问，这箐里共藏有多少人户呢？供：共有十户人，除拿住连杀的共七户，还有档爰、尚尧、尚挨三名，俱滚崖逃走了。问，丹江地方有个造反的苗头，叫做枉洞，又名生羊，也同你们藏在一处，如今逃往那里去了？供，小苗们都是八寨管的，枉洞是丹江的苗子，小的们从来不认得，并

没有藏在这箐里。复研讯阿往、阿廖、阿苏、阿颢、阿浓等，供俱符合。……

臣等查乌章、野找二箐，界在八寨、丹江、上江之间，该逆苗等自知从前所犯罪大，深藏不出，今既被官兵擒获，虽讯非首逆要犯，亦余附和凶徒，除飭行解交按察司归案审拟外，其未获之枉洞，并此次在逃之档爰、尚尧、尚挨三犯，仍通飭各该处文武严缉务获，以期永断萌孽，庶可宁谧地方。……

雍正十三年黔苗案内逃逸 苗首生羊被访获

乾隆九年九月十二日 张广泗等奏折 （朱批）

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贵州提督臣丁士杰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黔省雍正十三年逆苗包利等谋叛案内，有伪称王号者共二十人，仰荷圣主威灵，所有案内渠魁十九名俱已就擒伏法，尚有伪称王号之枉桐即生羊一名，系丹江所属苗人，颇能汉语，最为狡黠，弃其妻子，逃遁无踪。查生羊一犯，代散木刻，勾结凯里、黄平、清平一带内地熟苗，肆行烧杀，实属首恶巨憝，未便任其漏网。自军务告竣以后，臣广泗除通行各省查缉，并严飭黔省文武，无分内地、新疆，不时勤加搜捕。臣士杰到任后，复经密飭苗疆员弁，务须实力侦缉，毋许日久懈弛。兹于本年九月初三、四、五等日，据镇远镇臣冷文瑞及清江、丹江各文武禀报，访得生羊，现在清江所属之歹浓寨，更名寿包金，娶妻生子。旋即会差兵役，前往缉拿。詎意该犯奸狡异常，闻信即行逃逸。官兵追至九杆箐，于九月初一日，先将伊妻子女四名口拿获，随于

该寨四面伏兵环堵。当有附近各寨苗人，因该犯系有名首恶，恐于该寨地方脱逃，致干貽累，遂传集数千人，协同官兵堵截，并于各隘口，放卡伏路，以防远逸。旋于初二日，在乌交姑地方擒获生羊。等情，具报前来。臣等伏查，苗叛案内首犯正凶，惟该犯一人漏网，几及十年，今已就擒，实为国法所不容。现在飭令该文武严审，该犯系于何年窜入歹浓寨，胆敢容留居住，娶妻生子，以及此外尚有无同伙余孽，现在何处，该犯必知踪迹，就近查讯明确，按名拿究，选差弁员，多拨兵役，押解赴省，以凭审拟具题请旨正法，并将历任失察文武职名，查明参处。至于在事弁兵、通事人等，以及各寨恭顺出力苗民，臣等俱经从优奖赏外。所有拿获要犯枉洞即生羊缘由，理合会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此事可嘉，应赏者从优，应罚者亦应无漏也。

拿获在逃苗首生羊之经过情形

乾隆九年十月初六日 冷文瑞奏折（录副）

贵州镇远镇总兵官臣冷文瑞谨奏，为擒获漏网首恶，据实奏闻事。

……苗人畏威怀德，久安生业。止有生羊，乃漏网余孽，不敢因其事已多年，稍生懈弛，又未敢遽然妄行缉捕，轻事声张。……于本年七月内，会同镇远府知府赵之坛，访闻生羊仍回空稗寨之语。随即飞飭苗疆各协营将弁，细心密访，上紧查拿，毋得疏纵……。续据清江协副将唐开中、署清江通判事台拱同知许锡昌飞禀，奉谕密访得，生羊改名寿包金，潜藏歹浓寨居住，娶妻生子。会差弁兵前往擒拿，不意有桃央寨苗人价往暗通信息，以致

该犯携带妻子逃遁。今已先将漏信奸苗价往缉获。等情。……旋据清江文武飞禀，遵谕于九月初一日，跟踪追至九杆箐沟，将生羊妻一口，子二名，女一口，一并擒拿。生羊见四路追捕甚紧，钻入深箐，等情。臣又飞谕该文武等，选差谙练弁兵，带领苗头人等，四路把截，入箐穷搜。至初二日黎明，在市登箐内，将生羊擒获。具报前来。……。

清拿获雍正十三年黔苗包利案内 附从档爰等审拟情形

乾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 朱批张广泗等奏折（录副）

太子少保总督贵州兼管巡抚事务臣张广泗、提督贵州总兵官臣丁士杰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黔省雍正十三年逆苗包利等谋叛案内，有伪称王号者共二十人，仰荷天威远震，所有案内渠魁十九名俱已就擒伏法，尚有伪称王号之枉洞即生羊一名，并附从为逆之档爰、尚尧、尚挨三名，逃遁无踪。查生羊一犯，代散木刻，勾结凯里、黄平、清平一带内地熟苗，肆行烧杀，实属首恶巨憨，未便任其漏网。经臣广泗通行各省查缉，并严飭黔省文武，无分内地新疆，勤加搜捕。……

臣等伏思，苗叛案内首犯正凶虽已弋获殆尽，而附逆之档爰、尚尧、尚挨三犯尚未就擒，虽系为从之犯，亦未便任其漏网。随一面严飭各该文武，上紧踩缉，一面将枉洞即生羊一犯提解到省。正在飭审定拟间，续据署八寨同知乔学钧申报，乾隆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在于上江属之千家寨箐内，拿获尚挨。又于十二月十一日，在于八寨属之六头山，拿获尚尧，解省归案审拟。

臣广泗即飭司将尚挨、尚尧二犯，与先获之生羊，一并研审。从前附和包利叛逆实情，俱各供认不讳。业于乾隆十年七月初九日，恭疏具题请旨正法在案。尚未奉有部复。兹于乾隆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又据八寨同知李倬、游击罗云标详报，于本月十七日，在都匀县属长塘地方，拿获逸犯阿党即档爱，押解到省。

除现在飭司审拟招解，另案具题外，所有续获逆苗档爱缘由，臣等谨会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

再，查雍正十三年苗叛案内人犯，不分首从，均已就擒，并无一名漏网，合并陈明。为此谨奏。

乾隆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官 书

《世宗实录》

雍正十二年九月甲申（十二日）

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往贵州宣谕古州等处苗蛮人等。谕曰：朕为天下生民主，抚御万方。凡有血气，皆吾赤子，莫不望其遂生复性，以同受朝廷之德化。是以各省苗獠猺獠，种类虽殊，皆渐次经理，化其顽梗，期其善良。况尔古州等处苗人，尤非僻处穹边者可比。地界在黔粤两省之中；与内地人民土壤交错。乃从前恶习相沿，罔知法度，恃其险阻，出没无常，扰害居民，邀截行旅，且即同类之中，自相仇杀，报复相寻，以强凌弱，以众欺寡，视劫夺为固然，等人命如草芥。此等残忍之风，朕实深为悯恻，故于数年前，命封疆大臣等经理化导，其怙恶抗拒者，不得不惩以兵威，而革面革心者，悉加意抚绥，俾游乐土。今苗疆诸事就绪，凡尔苗众，皆为服教向化之良民矣。不但朕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怀于焉大慰，即尔苗众，亦当知去危苦而就安全，离汤火而登衽席，岂非尔古州等处，从来未有之美俗乎。如果自兹以往，戕贼之念不萌，顽梗之心不作，安居乐业，守法奉公，朴者优游于耕凿，秀者沐浴于诗书，尔等苗众，与土著之民一同上进，且使尔子子孙孙，服畴食德，永受国家教养之福，岂不善欤。今因苗疆奠定，特遣大臣，会同该省文武大员，亲历古州等处，宣朕谕旨，并加赏赉。尔等苗众，其仰

体朕心，祇遵朕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党亲朋，互相劝励，共敦善俗，永息刁风，以副朕育正群生之至意。

雍正十二年九月丁亥（十五日）

吏部等衙门议复：升任云南临元总兵官董芳疏言，云贵川广等省苗疆地方，请照台湾例，令文武官弁互相稽查。文职同知以下等官，武职游击、守备以下等官，如有将苗夷科派扰累等情，除该员弁参处治罪外，其同城文武代为容隐不行揭报者，查出一并分别议处。至边地山箐深密，道路崎岖，该管官弁如不亲身前往，致生事端，亦令文武官弁互相稽察，违者查参议处。均如所请。从之。

雍正十三年正月乙酉（十四日）

谕内阁：据贵州台拱总兵卜万年奏称，台拱苗民，抒诚向化，台拱城外瓦厂内居人两次失牛，俱经排略寨苗民收得送还。等语。台拱苗人向化之初，即知廉耻之理，较之内地拾金不昧者更为可嘉，著钦差侍郎吕耀曾等宣旨奖谕，加倍犒赏。并谕众苗等，咸使闻知，俾其踊跃向善，同受国家恩泽。

雍正十三年三月甲午（二十四日）

贵州古州总兵官韩勋奏报，上年七月，苗人老包等捏造出有苗王之语，当被拿获交审，嗣经释放。今年二月内，古州属之八妹、高表等寨，听信妖言，纠集苗众，滋事妄行。臣差拨兵役，踵探确实，即派遣官兵弹压。二十五日，各寨顽苗，同声响应，围攻汛城，将沿途安设之塘房毁坏，而藏弩等寨，遂与八妹同谋纠结，远近附和。官兵奋力剿御，杀死顽苗多人，并将六寨捣毁。臣等差遣响导通事人，传谕各寨，令将倡首纠结之人献出。现据乐乡等六寨各将首犯拿解，恳求招安。得旨：八妹、高表等

寨，地处险僻，离镇协较远，巡历难周。此番蠢动，虽系奸苗煽诱，纠众妄行，然揆厥情事，或因骚扰，或因恐吓，遂致激成事端，俱未可定。不然，以二万亩众，若早蓄异谋，何以旋聚旋散，官兵一出，即悔罪来归，并无自固之诡计耶。除捏造谣言及倡首纠结之人，著督抚提镇，严缉勒献，申明按律治罪外。其起事根由，务期确实查出，不得丝毫粉饰宽纵，以致长奸贻害。且上年七月，即有苗人老包等捏造苗王之语，嗣经释放。是上年造言之人，未曾根究，殊属疏忽。今八妹等寨虽经惩创，然既已为匪，终怀疑惧，况造言倡首之奸苗，尚未尽除，余众骤难宁贴。著该督抚提镇，剴切晓谕苗人，勿蹈前辙，致干剿除；并飭文武官弁，留心访察，严禁兵役骚扰恐吓等弊，以安苗众。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辛未（初二日）

兵部议复：云贵总督尹继善疏言，贵州安笼一镇，为苗疆要区，设有三营，请添兵三百名，以备调遣。其定广协界连粤省，獠狃杂处，应添兵一百四十名，将附近之新添营，归并管辖。思南营壤接川省，所有守备，请改为中军守备，并添设游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就近归铜仁协营管辖，仍听台拱镇统辖。石阡营请添兵一百名。遵义、黔西二协，请各裁去都司一员、守备一员，即将左营改为中军都司，右营改为守备。梓潼县请留遵义协右营千总一员，兵一百名驻扎防守，其原防之把总一员，兵五十名，撤回本营。均应如所请。从之。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己卯（初十日）

云贵总督尹继善奏言：台拱、古州两镇，现今会剿奸苗，其事起于奸苗图骗银钱，造言诬惑。古州文武不能善为弹压，一闻聚集之信，不即迅速擒拿，渐至附和勾结；镇臣韩勋拨兵王岭，

击散众苗，不即行追捕，致令蔓延，均难辞咎。俟事竣详查具奏。报闻。

雍正十三年五月癸卯（初四日）

谕大学士等：据湖广总督迈柱等陆续奏报台拱逆苗不法情形，黄平、施秉一带俱遭其扰害。似此，则黄平以西之重安、江驿、凯里汛，及大风洞地方，施秉偏东之青溪所属，及焦溪地方，周围二三百里，恐皆不免践踏。朕心深为廑念。其镇远府城，虽称贼攻甚急，但既有楚兵三千，星往援剿，贼众自然解散。黄平州之西，即紧接清平县，有哈元生在彼料理，自可无虑。惟是此番苗变，既勾结熟苗、汉奸，料难即速平靖，宁可多备楚兵，以资调遣。著总督迈柱、提督董芳等，再拨兵二千名，陆续前进，协力严剿，以除凶逆。至贼苗败遁之后，必仍归还巢穴，其助恶熟苗，汉奸，知无所逃，势必唆令攻打古州等处，亦不可不预为筹划。著广西巡抚金鉞、提督霍升，即派精锐三千名，选才能大员统领，以二千名由洪江一路径到黎平进古州背后，应援弹压；以一千名由河路至平字一带，防范下江，以备相机调遣。尔等可密寄信前去。其有应行就近办理事宜，著湖广、广西督抚提镇等，一面探听信息，相度机宜办理；一面奏闻。务期妥协。

雍正十三年五月丁巳（十八日）

谕大学士等：前据湖广督抚提镇奏报台拱逆苗不法情形，比即降旨与湖广督提，于调发官兵三千名外，再拨官兵二千名，陆续前进，以备征剿之用。又谕广西抚提，派拨精兵三千名，分为两路前往，以资应援弹压。今览尹继善奏折，其所檄调邻省官兵之处，与朕谕旨相符。计此时进剿之兵，合四省计之，已二万余。哈元生亲在军前统领调度，谅自有平定之策。尔等可传谕哈

元生，乘此兵威，须将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凶苗，及内地倡首附逆恶寨，痛加剿除，务尽根株，不貽后患。其远寨逼胁附从各苗，有悔罪求抚者，皆令尽缴器械，然后准抚。倘敢抗违不缴，亦相机剿除。如此办理，方能一劳永逸。若其中有势不可行之处，可据实奏闻。但毋稍存姑息之念，阳奉阴违，令异日更启事端。哈元生统领四省官兵，著授为将军，凡赴援将弁，俱听伊节制调遣。其将军名号、敕印，尔等议奏请旨，速行颁发。寻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仍管贵州提督事务。

雍正十三年五月庚申（二十一日）

办理军机大臣等议复：广东总督鄂弥达奏称，臣照古州镇咨文，派拨广东提标兵二千名，令左江镇总兵官王无党统领，赴古州援剿。又调广西抚标兵五百名，于黔粤交界要隘汛地弹压，等语。调度俱属妥协，其广西抚提两标兵，原系援剿之师，应再派五百名，以足前旨三千名之数。则两标亦不至兵力单薄矣。从之。

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二十五日）

上命果亲王允礼、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户部尚书公庆复、礼部尚书魏廷珍，刑部尚书宪德、张照，工部尚书徐本，正红旗汉军都统李禧，正黄旗汉军都统甘国璧，仓场侍郎吕耀曾，俱办理苗疆事务。

雍正十三年五月甲子（二十五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贵州台拱逆苗不法，扰害黄平地方，居民四散躲避。朕心恐其流离，甚为轸念。应令邻省官员，凡有来至该地方界内者，务须加意抚绥，悉心赈恤。或应派在京大臣前往，或应即交与该督抚料理之处，尔等速议具奏。

再，赴黔会剿官兵云集，粮饷最为紧要，应作何运送协济之法，尔等一并速议具奏。

寻议：逆苗不法，被扰之居民顺苗，有逃避他所者，该州县务须安插得宜，计口受食，俱动用仓谷库银赈恤。仍请钦差大臣一员，前往抚绥稽查，务令得所。至会剿官兵粮饷，请令湖广督抚酌拨，务须充裕接济。并令两广总督鄂弥达悉心妥办。

得旨：依议。著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驰驿前往。

雍正十三年五月丁卯（二十八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贵州等处抚定苗疆事宜，朕遣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前往总理，与哈元生、元展成等会同商酌妥议查办。再，现今古州凶苗肆虐，他处新抚之生苗，恐其中良奸不一，防范理宜预筹。著各该督抚，悉心密议，将新设苗疆附近地方，确查旧设援剿兵若干，防汛兵若干，何处已经足用，何处尚须添补，即于本地招募民壮充应。事定之后，何处当永远增添，何处当仍旧撤退，一一细心速议密办。无或侈张，致滋惊扰。仍将所办之处，具折奏闻。

又谕：据哈元生、元展成奏报，古州逆苗不法，臣哈元生于四月二十日，驰赴军前调度。闰四月三十、五月初一等日，副将纪龙、周仪，署参将哈尚德、崔杰等，各领官兵，分路击杀。逆苗奔逃。斩获无算，驿路开通，黄平一带地方，居民复业及时耕种。等语。前闻黄平一带，居民被逆苗扰害，朕心深为軫念。已经降旨，谕令督抚动拨正项钱粮，确查赈恤。今民人复业之初，或仍有迁徙未回，及资生无力者，著元展成遴选贤员，招来安插，加意抚绥，勿令一人失所。此次哈元生进剿，已降旨授为扬威将军，所有在事有功将弁兵丁，俟事竣查明，分别议叙。其附贼之逆寨余党，应剿应抚之处，著哈元生酌量办理。据元展成奏

折内称，黄平地方为仓廩、监狱重地。元展成既知黄平为仓廩、监狱重地，逼近苗疆，从前何意止设官兵三十名，被贼侵扰，而伊平时全不留心筹及，亦不具奏请旨，以致仓卒无备，甚属溺职。今官兵到彼，贼苗回避，乃自然之情势，而元展成奏报之时，不自知从前办理之非，大言不惭，似有以地方复旧为幸之意。甚属不合。事毕，论其功过，著交部严察议奏。

雍正十三年六月辛卯（二十三日）

贵州巡抚元展成参奏，都匀府属之清平知县邱仲胆，当逆苗围攻凯里之时，严谕民人，不得预行逃避。及见贼势凶横，该县即回清平，凯里被焚。逆苗围城，又不能巡查防守，致奸苗入城放火，监犯悉行免脱。再有平越府之平越知县杨兴道，提臣统兵驻扎杨老驿隘口，一切军装粮运，饰词推诿，阻滞不前。邱仲胆畏缩无能，杨兴道推诿玩延，均难姑容，特疏题参，请旨革职。

得旨：邱仲胆身为县令，见贼势凶横，惊惶潜避，全无防守稽查，以致奸苗入城放火，疏纵狱囚，甚属可恶。著革职，拿交总督尹继善严审定拟。似此犯法劣员，元展成止请革职，并无审拟字样，显系巧于徇庇。俟军务竣后，将元展成交部严察议奏。

雍正十三年六月丙申（二十八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黔省逆苗不法，扰害黄平一带村庄。哈元生等领兵进剿，逆苗虽闻风逃遁，仍复盘踞山梁，为负隅之技。前已降旨，授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专司征讨。惟是苗党众多，地方辽阔，现调四省官兵甚多，滇黔之兵，从上游前进；湖广之兵，从下游前进，其中相隔路远，哈元生调遣难周。湖广提督董芳，熟悉苗地情形，著授为副将军，一切剿抚机宜，著与哈元生和衷协力，公同办理。目前或应分领夹击，将来如何弹压安置，俱著哈元生、董芳悉心筹划，务期妥协，以副朕委任之至

意。董芳著驰驿前往。

雍正十三年六月丙申（二十八日）

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黔省逆苗不法，党类众多，地方辽阔。现调四省官兵会剿，众至三万。前已授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官兵，听其调遣。查滇黔进剿之兵，须从上游前进；湖广之兵，须从下游前进；两粤之兵，须从黎平一路，前进古州。兵分三路，机势各有不同。哈元生一人调度指示，或恐鞭长不及，转致稽迟。今湖广提督董芳，熟悉苗疆情形，已授为副将军，与哈元生协同料理。查楚兵五千，原系董芳所辖，应听董芳调遣；而粤东、粤西官兵八千名，前进古州，若古州等处无庸八千全数，所余之兵，应并令董芳统率调度。至哈元生现驻杨老地方，其上游调来之滇黔汉土官兵共一万数千余名，应听哈元生统率调度，与董芳分领夹攻，毋致就误。倘两路有会合进击及彼此互调之处，务令和衷商酌，知会照应，不得参差重复，有误机宜。至内地清理之后，哈元生即应酌带各省镇弁，前进苗疆，统率剿抚。而内地各寨应弹压安置，并于附近苗疆要隘驻兵应援之处，应令董芳办理。其哈元生、董芳所办事件，两人互行知会，并令知会抚定苗疆大臣张照等及该省督抚。再查各省官兵已陆续到黔，理应速清内地，急援清江。乃内地逆苗，仍然猖獗，而清江、胜秉，犹未开通。且文移往来，尤从僻路递送。此中情由，或系兵力未齐，或系逆苗阻截，应令张照、哈元生等，据实具奏。又查，调拨楚省官兵赴黔，原为保护城汛、剿御逆苗之用，今青溪被攻既急，镇远相去甚近，何以镇远文武坐拥楚兵一千八百名之多，竟不分拨救援，以致县城失守。文武官员是何意见，应令张照等一并秉公查奏。

从之。

雍正十三年六月丁酉（二十九日）

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议奏：黔省台拱属九股逆苗不法，窜入内地，侵犯城池，肆行烧掳，不法已极。今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等，统兵会剿，务将逆寨凶苗，并造意勾引恶类，痛加剿除，不得姑息竣事，庶使生熟诸苗，有所惩戒。至附近台拱诸苗，有实系胁从者，应令哈元生、董芳，按其情罪，酌量办理。应行文抚定苗疆大臣张照等知之。又查哈元生统领滇黔汉土官兵一万有余，由杨老自西而东；董芳带楚兵五千，由青溪自东而西，地仅四百余里，两路夹攻，兵力自足敷用。惟台拱等苗，由清江出清平、黄平等州县外，尚可由丹江而出都匀。查八寨、丹江之苗，现在并未蠢动，该协营额兵共有三千二百名，足资防御。且都匀至清平，路止两站。既有本营防守，而董芳所统之兵，亦易联络，似可无庸增兵。其黎平一路，为古州门户，官兵既进之后，或匿遁诸苗，以锦屏、天柱等处防兵无多，乘间窃发，亦未可定。应令董芳于两粤八千兵内，酌拨一千名，驻扎黎平府要隘之地，以备应援剿捕之用。又，荔波县系贵州、广西两省交界之地，虽新疆内有都江一协，驻兵二千二百名，而广西又有庆远一协，贴近防范。但进剿之后，官兵调遣不时，或苗众逸出滋扰，亦不可不预筹。应行令广西巡抚、提督就近拨兵防御。又，湖广提督董芳统兵赴黔，湖南皆系苗地，且逼近黔苗，亦须声威弹压。应令荆州将军袞泰，挑派满洲官兵一千二百名，令副都统一员，统领前往常德驻扎。其官兵起程一应事宜，应令总督迈柱照例料理。

从之。

雍正十三年七月丁未（初十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前因黔省逆苗不法，特令广东、

广西等省发兵会剿。今闻两粤之兵陆续到黔，古州总兵韩勋，将如何拨派安顿之处，咨请提督哈元生指示。而哈元生咨复，应听督抚定夺。朕思督臣远在滇省，抚臣亦不在军前，哈元生身为提督，专领军务，自当即行办理，不应稍有迟疑。或伊彼时未接到命为将军之旨，故有听候督抚定夺之咨复。今既命伊为将军，董芳为副将军，一应军务，均当就近相度机宜，酌量情形，速为办理，勿似从前之犹疑迟滞，以副委任。尔等可传谕哈元生等知之。

又谕：据广西提督霍升奏称，总兵王无党等率领两粤官兵七千余名，陆续已到古州，分兵前往八寨剿杀逆苗七次，斩获甚多。现与古州总兵韩勋酌议，分拨进剿等语。朕思古州地方为新疆要地，关系甚重，韩勋等虽分兵攻击八寨等处，而古州尤不可忽。若因古州地方现在无事，而锐意剿贼，将赴黔粤兵及该镇兵丁俱派往八寨等处，则古州地方兵力未免单弱，不可不筹划万全。且接连粤省，弹压尤为紧要。尔等速议具奏。

寻议：古州镇原设兵三千名，应令总兵韩勋统领镇守，不使擅离汛地。或三千名之外，再将两粤官兵酌留若干，以备弹压，应令王无党、韩勋相机定夺，并行文知照哈元生、董芳等。则古州既可万全，而进剿之兵，亦无顾此失彼之虞。

从之。

雍正十三年七月戊申（十一日）

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台拱等处逆苗窜入内地，黄平一带，俱遭掳掠。皇上念切民依，令抚臣等加意抚绥。又屡降谕旨，有应留漕米赈恤之处，即行截留。臣等伏思，湖南与黔省邻近，赈恤应用米石，俱在湖南运送为便。查湖南一省应运实米十三万余石，请颁谕旨，俱存留湖南，为黔省赈恤之用，于就食之民深为有益。

从之。

雍正十三年七月己酉（十二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黔苗肆逆，扰害地方，现今哈元生、董芳等，统领滇黔楚粤官兵，分路进剿。惟是苗众负隅，一时或未即竣事。楚省官兵调往黔省者，已六千余名，而湖南亦系苗疆，且紧接黔省之思恩、镇安等府。朕意欲令直隶、浙江、湖广精练之兵五千名，前往常德、辰、沅等处分驻，以备弹压调遣之用。著都统甘国璧前往常德，统率料理。其调派各官兵事宜，尔等详议具奏。

寻议：保定督标有新募前后两营兵丁，应挑选二千名；热河有练习火器营兵丁，浙江抚标城守等营有练习勇兵，湖广有西路四营兵，善于山径行走，应各挑选一千名，俱派大员管领，前往湖南。

从之。

雍正十三年七月乙卯（十八日）

大学士一等伯鄂尔泰疏奏：……再，黔省苗疆一案，系臣奏请料理。今台拱九股诸苗，肆行反复，扰累腹地，皆臣布置未妥，筹虑未周之所致，罪无可辞。……得旨：……至于古州苗疆一案，从前石礼哈等数人，皆曾奏请出兵征剿，朕悉未允行。及鄂尔泰为滇黔总督，以为此事必应举行，剴切陈奏。朕以鄂尔泰居心诚直，议见明达，况亲在地方，悉心筹划，必有成算。始允所请，命其慎重办理。彼时苗民相率向化，功成迅速。朕心嘉悦，特赐伯爵，以奖励庸。国家赏功之典，自应如是。乃平定未久，苗即数次蠢动，近则直入内地，煽惑熟苗，焚劫黄平一带，郡邑居民，受其扰害。朕询问情由，鄂尔泰亦以出于意外为词。是从前经理之时，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则朕一时之轻率误

信，亦无以自解。国家赐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乃古今之通义。今鄂尔泰请削伯爵，于情理相合……。

雍正十三年七月甲子（二十七日）

云贵总督尹继善折奏，黔省生熟顽苗，勾结悖逆，焚劫重安、凯里，攻陷黄平新州，围困丹江、鸡讲，阻塞驿路，蔓延内地。臣咨会提臣哈元生，亲往清平，就近调度。并咨调湖广、广西及云南官兵策应。据陆续报捷，清平之贼，屡经大定副将纪龙奋力剿杀，焚洗逆巢。参将哈尚德连复新旧黄平二城，与副将纪龙合兵，直至重安，渡江杀贼。副将周仪、参将崔杰、都司陈思仪等，俱率兵沿途剿散逆苗，乘势恢复余庆县。随搜洗山箐，拿获贼首罗万象等。广西总兵王无党，率领粤兵二千五百名到黔，与古州总兵韩勋援剿八寨。广东总兵谭行义，率领广东兵四千九百名，前赴古州，协剿镇远一路。其湖南兵三千名，前已调往，因贼势猖獗，分应不暇，臣随委总兵王无党统率粤兵，前至镇远。又湖北兵二千名，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已经统率起程。大兵云集，分路会剿，焚洗逆巢数十，剿杀逆苗千余，擒获大贼首阿九，严加究讯，知大贼首枉汪等，聚于空拜等寨，筑垒负固。随严饬诸将，并力擒剿。现在清平、黄平、余庆、平越等处俱已平定，镇远、施秉、徧桥、都匀、黎平俱无疏失。得旨：据尹继善奏报苗疆进剿情形，哈元生等所办已有头绪，其各省会剿兵丁业已敷用，前议前往常德驻扎之热河、保定、浙定、湖广兵丁，俱著停止，不必派调。

雍正十三年八月己巳（初三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从来经理苗疆之意，原因苗性凶顽，久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计议剿抚，为义安百姓之计。若云利其民人，则其人不过如鸟兽之属；若云贪其土地，则其地本在

吾版图之中。纵使日久之后，苗众抒诚向化，输纳钱粮，计算尚不及设汛养兵万分之一。然则国家果何所利而为此哉。乃逼近苗疆之紧要州县，设兵不过三四十名，全不足以资捍御。而逆苗萌动之时，文武官弁，又皆在睡梦之乡，茫然一无知觉。今逆苗突入内地，勾引熟苗，肆行抢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朕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每当谳狱之时，遇身获重罪之犯，应加刑辟者，朕与执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可，然后寔之于法，此心尚应惻然。其见小卑劣者，尚欲卖法以为阴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无罪之良民也，我君臣目视其遭凶苗之惨祸，如蹈汤火。其幸得保全之民人，此时当竭力抚绥，勿惮烦劳，勿惜公帑，期登灾黎于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无方，以救灾恤困之资，或饱污吏贪官之腹，不令穹民得霑实惠，经朕访闻，必将大小官员，在该省即时正法以示众。或有但知洁己而不能安插贫民者，著该督抚即以溺职题参，不必论其向日之官声，稍为宽贷。其灾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体料理。若视为邻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职之罪。若将赈恤之项，借名侵蚀者，亦必即行正法。贵州既有被害之州县，则运饷募夫，俱须邻郡接济，著将今年黔省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残害之州县，蠲免三年钱粮。若有已征在官者，准抵下次应征之额赋。著将此旨，通行晓谕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闻知。

雍正十三年八月庚午（初四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设兵所以卫民，乃为政之要务，是在封疆大臣，相其形势，审其机宜，筹划布置于平时，则偶遇宵小窃发，而有先事预防之计，民人自不至于大受其扰。贵州地方，苗众杂处，野性难驯。况新疆初定之时，尤为叵测，宜加意防范者。乃黄平、清溪等处紧要州县，仅有兵丁三四十名，不但

不能击贼，即看守城池，亦甚不足，以致贼苗猝然蠢动，全无捍御，遭其戕害。元展成职司巡抚，身在地方，平时竟在睡梦之乡，全无一念筹及，亦无一语奏闻。而逆苗萌动之时，又复茫无觉察。且上年哈元生奏请于安笼、定广、思南等处添兵弹压，廷议交与该督抚查议。而元展成又以减少议复，似此苟且因循，今见丑类肆虐，民人老幼，固苦流离至此，不知伊意中亦自悔从前经理之疏忽否耶？尹继善远隔滇南，且自到任以来，即有元江、普洱之事，专心料理，始得就绪，安能虑及黔省。此皆元展成贻误地方之咎，纵使痛惩逆苗，抚绥百姓，俾得安插，亦难解于从前溺职之罪。若再不悉心筹划，多方经理，或致被难贫民尚不得其所者，经朕访闻，必将元展成在黔省正法，以为负恩溺职者之戒。

雍正十三年八月壬申（初六日）

谕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黔省逆苗跳梁，地方大受扰害，元展成身为巡抚，平时经理粗疏，不能先事预防，今见百姓蹈于汤火，苟有人心，当痛自愧恨，筹划抚绥百姓之善策，以赎从前愆过于万一。乃伊具奏折前来，并无愧耻之意，且将赈卹视为具文。据伊奏称，难民回籍之后，家私尽废，不能谋食，酌给十日口粮，资其养贍。等语。似此乏食穷民，岂十日之后便有糊口之计，是元展成意中，不过存赈卹之名，以塞巡抚之责，并不计及百姓之果能赈卹也。又奏折由叙述官兵击贼情形，显有不足哈元生之意，则平日文武之不和可知。元展成身为大臣，不能敦和衷之谊，其咎安辞？且哈元生批将弁文书有听候督抚酌定之语，看此情形，非哈元生退缩不前，即系平日督抚掣肘矣！又如朕因军务未定，暂缓元展成之处分，俟事毕论其功过。而伊奏称，皇上训示督责之中，无非造就生成之意，臣何幸而得邀复载鸿恩，至于此极。等语。朕降旨，事毕论其功过，是赏罚正在未定也。今

伊公然为此谢恩之奏，朕安能废弃国家之大法，而独私一元展成，别有生成之道耶？又如奏折内，将前后用兵情形，糊涂开写，并未分晰分明，而但作颂圣之语，如恩同再造泽普穹窿之属，频见叠出，渎奏不休。不识元展成具何肺腑，而为此奏。伊虽靛颜书写，朕实无颜观览也。元展成著革职，暂留原任，戴罪效力。若赈卹穹黎一切事宜有丝毫料理未善，必将元展成在黔省正法。

雍正十三年八月丁丑（十一日）

諭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黔省逆苗不法，扰害地方，以致居民逃避于邻省。湖南接壤黔疆，朕闻该省督抚有司，经理有方，俾转徙之灾黎，不至失所，甚属可嘉。著该督抚，将实心办事之员记名，俟事竣之后，奏请议叙。沅州切近黔省，闻难民聚集者竟至万人，且雇募夫役赴黔运饷者，又多系沅州之民。除已降旨加增价值，用示恩恤外，朕念流民急公趋事倍于他处，著将沅州今年地丁钱粮全行蠲免。若有已征在官者，准抵明年应征之额赋。著该地方官敬谨奉行，毋使胥吏侵蚀中饱。其云南、广西近黔之郡县，若有似此多养难民、努力趋事者，著该督抚查明具奏，朕必将该处官民亦加恩泽。其怠忽从事之官员，即著严参，照前旨从重治罪。

雍正十三年八月己卯（十三日）

諭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数年以来，云南地方，屡有用兵筹饷之事，民力輓输，未免劳顿，朕心深为軫念。今闻元江、普思等处，军务告竣，用是特沛恩膏，将本年通省地丁钱粮，全行蠲免，俾滇民均霑实惠。若谕旨到日，有已征在官者，准抵明年应纳之正赋。著该督抚藩司，董率州县员，敬谨奉行。毋使胥吏土棍人等侵蚀中饱，以副朕加惠滇民之至意。

雍正十三年八月甲申（十八日）

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等遵旨议奏：据哈元生奏报，自五月初六日以后，遣发滇黔楚粤各省官兵，将鸡讲、丹江、稿贡、台拱、柳罗、清江各处俱已开通，内地熟苗，渐已剿洗，军声大振，顽苗丧胆。现在令各镇速靖新疆，飭将弁察其逆寨凶苗，造意勾引恶类，痛加剿除。其有实系被胁附从者，如悔罪投诚，缴械擒凶，则姑予招安，仍令其保护运粮等语。查哈元生等料理虽有头绪，但新疆凶寨尚未尽剿除，内地顽苗尚未尽搜洗。乘此兵威，若不痛加惩创，恐顽恶者仍不知警戒，将来又复蠢动，贻害良民。请敕令哈元生等，毋得姑息完事，凡造意勾引各寨，以及附逆抗拒诸苗，暨内地熟苗倡逆杀掠者，断难姑予招安。哈元生、董芳等身在军前，自所深悉。但无畏难就易、邀功省事之心，自能无枉无纵，办理允当。至于上下两江协营，据哈元生奏内称，其始终安静。又古州诸处，俱未经附逆。此等顺苗，应令哈元生等宣谕晓示，毋得收留逆苗，致干国法。其实系被胁不得已附从者，果能悔罪投诚，应察其诚伪，分别料理。

得旨：此番逆苗蠢动，不比往时。今大兵齐集，务为地方久远之计，无罪者固不可株连，而有罪者岂可容其漏网。倘此时存姑息之见，或希图省事，草率完结，以致贻患于将来，朕惟于张照、哈元生是问。

《高宗实录》

雍正十三年八月壬辰（二十六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黔省逆苗不法，

扰害地方，元展成身为巡抚，所办事件，种种俱不妥协，曾经皇考屡降谕旨，严行切责。朕侍侧时，备聆圣训。今朕受皇考付托之重，朕所办之事，即皇考之事；所用之臣，即皇考之臣。嗣后元展成若仍不悉心经理，抚恤得宜，致从前被难之人，少有失所，必将元展成在军前正法，决不轻贷。

又谕：苗疆事务，关系紧要，时廑皇考圣心。从前命朕与办理此事之王大臣等屡经会议，备闻圣训周详，深悉其中情事。今遭皇考大故，朕心哀痛不胜。勉遵遗命，办理天下政务。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除西北两路已经降旨外，其苗疆剿抚贼众，总在领兵将帅，合志和衷，方为有益。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俱受皇考天高地厚之恩，当此领兵重任，自当同心协力，两人合为一人，于一切军务，商酌妥协而行。至于奏报军务情形，彼此俱当据实，倘稍存意见，致有参差，地方不即宁谧，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雍正十三年八月癸巳（二十七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黔省逆苗不法，扰害地方，哈元生身为提督，节制通省官兵，弹压控驭，皆伊专司。乃平时办理漫不经心，既不能先事预防，及至逆苗反复，初尚无多，若彼时即乘机调度，弗误机宜，亦不难立即扑灭，或即溃散。而哈元生犹自掩饰，一任勾结，迨至肆行焚掠，蔓延数郡，始自督兵，声言征剿。先进驻杨老，次移守清平，观望迟疑，并不援救，以致贼焰愈炽，州县失陷。然犹曰兵力单微，难以分布，援兵未到，不得不有待以慎重调遣也。乃滇楚两粤官兵次第云集，堵御搜剿，皆已敷用。而哈元生零星遣发，若前若却，勇略无闻。所称恢复，不过空城；所称开通，仍多阻截。据各处奏报情形，约略相同。夫兵已数万，时已数月，内地、苗地

尚无一就绪，近且有截粮伤官等事，是哈元生筹谋无术，调度失宜。其所报斩获、报开通，皆不无粉饰，以图掩过。则人言非虚，亦可以概见矣。哈元生受皇考深恩，以微弁擢至提督，于顽苗蠢动之时，犹示原宥，不加惩处，旋授以将军勒印者，所以念其前功，勉其后效，冀其感愧奋勉，鼓勇抒谋，誓期灭此朝食，为苗疆久远计，庶事可速竣，边方攸赖，哈元生亦得藉以自免罪戾也。乃数月以来，并无寸效，诸多可虞。哈元生是何料理，是何肺肝。尔等可密行严饬哈元生，若仍不痛自悔恨，速清内地，底定新疆，或复怀挟私心，欲将就完事不特贻误军机，罪有应得，而背负皇考之深恩，其罪滋重，尤难以姑宽也。

雍正十三年八月甲午（二十八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军务大臣：经理苗疆，原为宁谧地方起见，从前皇考谕旨，至为明晰。乃逆苗反复不常，近复骚扰内地，百姓被其荼毒。是以皇考特命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又因地方辽阔，苗众甚多，恐哈元生一人料理未能周到，复令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先后遣发滇、楚、两粤官兵前往会剿，又命尚书张照等总理抚定苗疆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乃各省官兵陆续到黔，已经数月，而剿抚事宜尚未就绪。今遭皇考龙驭上宾，事务殷繁，部院大臣在本任者甚少，已降旨令张照回京。其总理苗疆事务，令张广泗前往黔省料理。当日皇考以张广泗曾任贵州巡抚，熟悉苗疆情形，且从前原系伊承办之事，故特用为湖广总督，俾得就近接应办理。今张照既令回京，是以遣伊前往总理。近闻哈元生、董芳意见参差，不能和衷，以致军务机宜，俱未妥协。张广泗素日实心任事，深蒙皇考奖许，今膺总理之任，当一秉公忠，悉心筹划，翦除凶逆，抚卹善良，俾地方即速宁谧，为一劳永逸之计。伊到黔后，哈元生、董芳自必听伊指授，不容各逞私见。倘张广泗不能使伊二人同心协力，仍复怀私，不

以国事为念，贻误军务，朕惟于张广泗是问。王大臣等可传谕张广泗知之。

雍正十三年九月癸卯（初七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军务大臣：前蒙皇考圣谕，命张广泗前往黔省，计议苗疆用兵事宜，并抚定黔民之被难者。圣意甚为切至，实冀其殚心竭力，以副委任。今览张照奏折，将目前用兵情形，及何处已经清理，何处尚未清理，将来如何剿抚之处，并未一一分晰，明白陈奏。至于被难之民，深可怜悯，张照折内，只言镇远、清溪难民光景，亦未言及如何抚卹安插之法。其他被苗扰害之处尚多，张照总未议及。看其连篇累牍之奏，竟以巧词揣度，有意迎合。我皇考至圣至明，因物付物，并无成见，亦天成心，张照何得以私心鄙识，妄为得计，甚负皇考之恩，有亏大臣之义。又伊奏称，新辟苗疆，当因其悖乱而降旨弃绝。此语尤为乖谬。前朕奉旨与王大臣等会议时，金云苗人现在跳梁，此时断无弃置之理。惟有事平之后，再行计议。彼时张照亦力主此说，今何以自相矛盾如此。且折内忽云弃置，忽云痛剿，仍是两歧之见，究不知其意之所在，甚属糊涂。尔等可传旨严行申飭。看伊如此另具肺肠，是苗疆事宜伊必不能办理妥协，幸早有谕旨，令其回京也。

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巳（初九日）

谕办理苗疆军务王大臣：前此见张照奏事光景，料其不能办理苗疆事务，是以将伊调回，命张广泗前往更换。今又见张照陈奏各件，看其语气，全是怀挟私心，妄为揣度。特降谕旨，严行训飭。尔等可将此旨，抄录寄与张广泗阅看。其张照所奏各款内，有应交与张广泗查办者，又不可以人废言，著照尔等所议寄去。苗疆事务紧要，惟有持平办理，不可预存意见于胸中。从前

原系鄂尔泰独任其事，后来逆苗煽动，张照在京时见皇考申飭大学士鄂尔泰，因其向来料理原未尽善也，继有解任之旨。而张照遂以私意揣度，每次陈奏，过甚其词。不知鄂尔泰之解任，原因其以病陈请，即削去伯爵，亦伊自行恳辞者。及解任之后，仍荷天恩眷注，赐俸、赐参，倍极优渥，使张照闻知，未必有今日之奏也。今朕用鄂尔泰为大学士，又总理事务，张广泗又不可以为新主之所重待，而有迎合之心。总之人臣事君之道，惟有据实秉云，无偏无党。此事之始末，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不在此时之但言其过，遂可谓经理苗疆之嘉猷也。至于弃置新疆之说，皇考偶向朕与王大臣等商及，以为从前原不应料理，非谓目下也。比时询谋佥同，力奏其不可，张照即在与议之列。皇考深以为然。今张照以为密奉弃置之谕旨，且将此转告哈元生。错误已极。可令张广泗传谕哈元生知之。尔等可密写朕谕与张广泗。总之，苗疆一切，全交伊料理，当屏去私心，惟公惟正，不知有己，不知有人，并不知有朕谕。惟期尽美尽善，为经久万全之计。设目下剿抚失宜，将来善后无策，朕惟张广泗是问。

雍正十三年九月丁巳（二十一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军务王大臣：朕闻得滇黔等省官兵攻剿逆苗，其所过地方，概将空寨焚毁，甚至将已抚之苗出寨当夫者，辄行诛戮。盖附近小寨，每为大寨逆苗驱使挟制，不得不从。若一概焚烧，毁弃米粮牲畜，诛其老弱子女，则胁从之徒，无所依籍，势必并力格斗，收拾为难等语。朕恩实被威胁不得已附从之苗，原与实系肆逆之苗不同，从前王大臣等所议，原令哈元生等分别料理。若将胁从之苗寨概行焚毁，并诛其老弱子女，则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若奉朕此旨之后，有意宽纵，使苗并不畏威，兼不怀德，则亦非一劳永逸之

计。尔王大臣等，可传谕张广泗、哈元生、董芳等知之。

雍正十三年九月庚申（二十四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黔苗肆逆，百姓被其扰害。前已钦奉皇考谕旨，将今年黔省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残害之州县，蠲免三年钱粮在案。今朕思该省本年额征米石，虽无蠲免之例，而被贼残害之州县，田土已经抛荒，渐次复业之民，尚在加恩赈卹，所有该州县本年应征粮米，著并予蠲免。其未经被扰之州县民人，现俱团练乡勇，保固地方，并运送军粮军装等项，实属劳苦。所有本年应征粮米，著停止征比，以纾民力。再，朕闻黔省州县，有丰收之处，今应征额粮，既行缓征，则该州县米粮充裕。而被扰地方，现需米石赈卹，且各省协剿官兵，现需供支口粮，著该抚即行发帑，于丰收州县按照时价采买备用。仍严饬该州县官，公平收买，无任胥吏抑勒滋扰。

又谕：朕闻黔省逆苗奸狡异常，官兵来则暂行退避，过则仍复肆逆，缓则恣为焚劫，急则求讨诏安。以叛逆为寻常，视招抚为得计。乃系逆苗实在情形，所当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者。其地大苗众，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从前王大臣等所议，原令哈元生等照此办理。可传谕张广泗等知之。其云贵等省苗疆，有应行弹压者，亦先经王大臣等议令该督抚等留心弹压。现在古州等处用兵，各省苗疆，正不可因现在宁静而稍为疏懈，可再行传谕云贵、广西督抚，密饬各地方官，不时稽察，加谨防范，无致疏虞。

雍正十三年十月丁卯（初二日）

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预防，及苗众猖獗，用兵征剿，而领

兵大员，又复各持己见，不能和衷共济。加以张照举动乖张，妄行调遣，以致办理失宜。用兵数月，仍无头绪。朕心甚为忧虑。因湖广总督张广泗才品优长，且从前久任苗疆，诸事熟练，是以命其前往，代张照之任。今思用兵关系紧要，事权若不归一，难以早奏肤功。张广泗著授为经略，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所有经略印信，著该部速行铸就，遣官赍送军营。

又谕：黔省逆苗不法，扰害地方，深虞皇考圣怀，忧劳倍功。乃用兵许久，诸事尚未就绪。在事诸臣，则惧责而未免有所掩饰；邻省诸臣，又喜事而或张大其词，均非地方实在情形也。至于封章上达，朕发交廷议，再裁酌降旨。而数千里外之揣度，岂能切中本地机宜，丝毫不爽。兼之一折批发，而观望者群起而窥伺之。以为上意如此，勉强迁就，转致事务纷更，难于奏绩。朕虑及此，是以不便频降谕旨，指示方略。而至于忧念苗疆，则未尝一刻去诸怀也。所望在事诸臣，尽屏私心，视公事如己事，竭诚办理。并将确实情形，入告于朕，不事掩饰，候朕降旨裁夺。至于邻省大臣，尤当休戚相关，勿存喜事之心，勿为将来邀功之地，诚心助理，据实奏闻。如此方不愧人臣公忠之道，而公事亦易于观成矣。可密谕黔省在事大臣及邻省督抚等共知之。

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初七日）

又谕黔省苗疆用兵日久，目今天气寒冷，兵丁等效力勤苦，著将黔省派调各兵，及云南、湖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协剿应援之兵，俱各赏给一月饷银，以为制备寒衣之用。

雍正十三年十月戊寅（十三日）

兵部议准，署湖南巡抚钟保疏请，由荆州将军派往常德之副都统一员，统领满洲官兵一千二百员名，于府城外教场搭造营房

八百六十五间，驻扎弹压。于南北两省公项内动支办理。从之。

雍正十三年十月壬午（十七日）

户部议准。云贵总督尹继善疏言，黔省古州逆苗滋事，现调各省官兵会剿。贵州上游各营调出兵多，存营单弱，行令照调出兵数减半招募新兵，在营操防。复调云南官兵，分驻贵阳等处弹压。并飭贵州下游各府州县，招集难民团练乡勇，均酌给口粮坐饷，以资防御。至云南省会重地，及东川地方，夷多汉少之区，并附近黔疆之曲寻镇、寻霭奇兵二营，既经抽调，亦应招募新兵，分别酌给守粮。其滇省官兵远赴黔省苗疆，非本省内地可比，请自副将以下至兵丁等，分别给予赏号、银两。又调赴军前办事之知府等官，亦请月给盘费银两。均俟事竣核实奏销。

得旨：依议速行。

雍正十三年十月丁亥（二十二日）

贵州巡抚元展成参奏，邛水司土官杨政炯、副土官袁周佐等，于各苗煽惑全无觉察，又不能抚绥防御，相率逃避。请革职严审定拟。

得旨：黔省生苗不法，勾结熟苗，元展成、哈元生身为封疆大臣，犹不能抗收觉察于先，亦不能防守堵御于后，杨政炯等仅一土官，何得责以抗锋抚众，著从宽免其究处。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贵州巡抚元展成具奏筹办赈恤避苗难民。得旨：汝于赈恤难民，再不悉心料理，俾朕罹灾之赤子各得其所，则汝之罪万万不可逭矣。至于善后一切事宜，总听张广泗调度，不可掣肘。若张广泗有一言及汝，汝独不念尔八十岁之老父乎。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湖广总督张广泗具奏，奉令总理苗疆事务，即日赴黔，悉心办理剿抚事宜。得旨：如此办理，朕深庆苗疆之不难指日底定也。〔下略〕（见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三十日）

广东巡抚杨永斌具奏，粤东官兵出师黔省，酌筹接济俸饷银两。并密陈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办理剿抚事宜，意见不和，请旨各加训饬，及查抚避兵黔民。得旨：此奏甚是。哈元生、董芳各持意见，不能和衷共济，朕已洞悉其情，是以特命张广泗为经略，统领军务。伊到黔省，自另有一番布置也。被难之民，若有来至粤东者，可加意抚恤，毋致失所。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申（初一日）

谕：张广泗既授为经略，德希寿在彼无用，著来京。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子（初五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前张照自请前往黔省办理苗疆事务，比时皇考切加教训，准其前往。乃伊自到黔省以来，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罪过多端。张照来京时，著交与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确查严审，定拟具奏。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甲寅（十九日）

命赦投诚苗众罪。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同办理苗疆王大臣曰：贵州古州、台拱等处生苗，虽自古未霁王化，然其地实在数省疆域之中。我皇考怙冒如天，不忍弃之化外，是以就其归顺之诚，为之安抚区划，俾得与海宇人民共享升平之福，并非利其土地、

人民，而为好大喜功之事也。屡奉谕旨，至为明晰。乃伊等野性难驯，就抚未几，旋即反侧。近复勾结熟苗，恣行抄劫，甚至蹂躏内地，残害民生，种种凶恶，实属法所难宥，是以调发各省官兵，刻期进发，期于荡涤逆氛，以安良善。今用兵已逾数月，逆苗畏罪，窜伏巢穴，官兵正在进剿。但朕念即位以来，施恩宥过，咸与维新，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乃兵行粮集，旷日持久，不惟吾民輓粟飞刍，荷戈执戟，劳苦堪悯。即被生苗，亦为血气之伦，必骈首就诛，俾无噍类。揆诸朕脆与之怀，亦深为不忍。目今大兵云集，声罪致讨，恐伊等冥顽无知，以为罪在不赦，自分必死，则必负固不服，抗拒兵威，虽欲自输诚悃而无由，即至身陷屠戮而不悟。著即谕张广泗等，明白晓谕，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贯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又安海内、一视同仁之至意。

免贵州耗羨。谕曰：贵州百姓被逆苗扰害，已蒙皇考恩旨，令将本年通省钱粮悉予蠲免，并将被贼残害之州县，蠲免三年钱粮在案。查定例，凡特恩蠲免之项，其耗羨仍行征收，以为各官养廉。其因水旱蠲免者，其耗羨一并蠲免。朕思黔民被难，较之水旱尤甚，况在项既蠲，仍征耗羨，未必于民全无扰累。著将贵州本年应征耗羨及被扰州县三年内应征耗羨，悉行蠲免。该督抚严饬地方有司，毋得违例征收。其各官养廉公费，著元展成于别项酌拨抵补。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己未（二十四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据张广泗奏，抵黔省镇远地方，查询苗疆情形，虽用兵数月，仍茫无头绪。大路虽可行走，而逆苗时出烧劫。生苗内为首大寨，全然负固。从前起事之时，元展成以熟苗必不致反，哈元生又以为苗人不难扑灭，

而张照立意阻挠，以巧诋为能，而置应办之事于不理。及调集各省兵丁数万余名，哈元生但于大路沿途密布，而所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二千人，东西奔救，顾此失彼。董芳驻守八弓，仅以招抚为可了事，较之哈元生更全无实际。张照于董芳所办之事，极口赞扬；于哈元生所办之事，痛加丑诋。分兵分地，以致哈元生束手无措。张照倚董芳为援，董芳以张照为可恃，文移往来，互相攻讦，一切军机事宜，皆各行其意，从无一字相商。此所以大兵云集已经数月，而毫无成效。等语。张照受皇考深恩，伊又自请前往苗疆办事效力，乃居心深险，行事乖张，种种挟诈怀私、扰乱军务，昨已交刑部严讯。今据张广泗参奏前来，张照著革职拿问。将前后事情，及张广泗折内所参各件，一一严审，定拟具奏。董芳自请前往黔省领兵效力，蒙皇考赐以副将军职衔，厚加赏赉，令其与哈元生同心共济，早奏肤功。乃伊以张照为可恃，与哈元生有意齟齬，事事各行其意，并不彼此相商，且驻守八弓，临敌不前，仅以招抚为可了事。董芳著革职，拿解来京，严审定拟。元展成身为巡抚，亲在地方，不能抚绥得宜，以致猖獗。且文武不和，互相推诿，及至逆苗全煽，黔民受其荼毒。皇考及朕先后屡降谕旨，令其不可惜费，不可苟且，务须殚心竭力，抚绥安插。昨伊奏报，已经赈恤难民，事竣回署。被难穷民，皆不至失所。今览张广泗所奏，是难民并未安顿就绪，元展成耽玩公事，轻视民命，甚负皇考倚任之恩。元展成著革职，拿解来京候审。其巡抚印务，即著经略张广泗兼管。哈元生身为黔省提督，军务是其专司，乃逆苗蠢动，不能防患于未萌，及至调集大兵，又不能即行进剿，迟回观望，用兵半载有余，尚毫无就绪，应与元展成一并加以严惩。姑念现在领兵进剿，著革去扬威将军，暂留提督之职，交与张广泗差遣委用，听其指示调度。若能奋勉效力，尚可稍赎前愆。若再有怠忽贻误、及刚愎自用之处，著张广泗严参，将前事一并治罪。德希寿与张照同奉差委，

膺兹重任。乃张照如此狂悖乖张，伊但随声附和。今又与张广泗一同列名，陈奏事件，竟似张照之罪，与伊毫无干涉者。德希寿甚属无耻，亦著革职，拿解来京，一并审拟。至张广泗所奏苗疆情形，及办理机宜，甚为明晰，其料理賑恤事宜，亦甚属妥协。各项动用钱粮，准其报销。俱著照张广泗所奏办理，王大臣等可传谕知之。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三十日）

是月，经略湖广总督张广泗奏，钦奉圣旨，敬摠微忱一折。得旨：〔略〕（见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丑（三十日）

云贵总督尹继善奏，賑恤黔省难民事宜。得旨：已录此折，交张广泗办理矣。賑恤难民，卿不可因身在滇而膜外视之，又不可因交张广泗而彼此歧之。惟当料理万全，俾灾黎得庆有生之乐，可也。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乙未（三十日）

四川总督黄廷桂奏，黔省调拨兵丁，派员统领前往。得旨：黔省若再有咨调，即照此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兵弁原提督之专责，不可以现解总督职衔有所歧视，致黔省或有所掣肘也。乌蒙虽无事，不可稍涉疏忽，若防范微有丝毫不密，当此逆苗接壤，易为煽动之秋，略生事端，则汝与杨嗣不能任其咎也。

乾隆元年正月乙巳（初十日）

苗疆经略张广泗奏报，逆苗侵扰内地，在在设立卡寨，恃众猖獗；官兵三路进剿，捣其巢穴，各逆求请招安者不下数百寨。得旨：贵州逆苗侵扰内地，从前办事诸臣，措置失宜，历时甚

久，毫无就绪。朕是以特命张广泗为经略，专其事权，俾得悉心办理。据奏现在分兵三路，合力并进。其上九股与鸡讲首逆各寨，分布弁兵四千余名；下九股首逆各寨，分布弁兵四千余名；清江下流各逆寨，分布弁兵五千余名，同时进剿三方首逆，众悍巢固，为各处逆苗所倚恃者俱已捣毁，其附从党羽，皆知畏慑，纷纷求请招安者，不下数百寨，等语。张广泗办理苗疆军务以来，一切调度，俱合机宜，其在事官弁兵丁，奋勇戮力，甚属可嘉。著详记档案，俟事竣之日，分别议叙具奏。该部知道。

又奏称，黔省军需银，张照任意糜费，今支用将完，军需未竣，请拨银八十万两，来黔接济。得旨：从前张照办理苗疆事务，将拨解黔省军需银一百万两，收贮贵东道库，总不令本省藩司与闻。及元展成因军需紧急，司库无项可支，咨明张照，促其协济。乃张照复称与伊全无干涉，并不理论。身为总理，而公然膜视如此，诚不知其是何肺腑。及其动用钱粮，又复错杂舛谬。如运送军粮，并不按程途里数，以致夫役任意延挨。所运米数递减，而运费日增，徒滋糜费。其采买马匹，则将草料银两俱给马夫承领，以致马匹倒毙疲瘦者甚多。种种任意乖张，甚属可恶。今据张广泗参奏前来，著该部查明前项糜费应赔钱粮，勒限严追，在张照名下，赔还十分之八；德希寿名下，赔还十分之二。又据张广泗奏称，现在军需未竣，请拨银八十万两来黔，以资接济等语。著户部即拨银一百万两，交与张广泗料理动用。其应动何省钱粮，作何运送之处，著该部速议具奏给发。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复张广泗奏称，借给民间牛具籽种，请于田土多者量增，田土少者递减。应如所请。从之。

乾隆元年正月甲子（二十九日）

苗疆经略兼湖广总督张广泗奏报，分剿新疆首逆各寨，俱已捣毁，各请招安，俟办理妥协，即进攻高坡一带，分兵部署大小

丹江并八寨山苗等处。得旨：〔略〕（见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又奏，调集外省官兵，拟于四五月间新疆定局之后，酌量撤回。得旨：〔略〕（见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乾隆元年二月戊辰（初四日）

又谕：黔省州县被逆苗扰害之处，所有雍正十三年应征银两米石，一概蠲除。其未经被扰地方地丁银两，亦俱豁免。并令将粮米停止征比，以纾民力。朕思此等郡县虽未被扰，而运送军需等事均属劳苦，深用軫念。今特再颁谕旨，将从前停征之米石，照下游之例，一体豁免，以示朕优恤边氓之至意。

乾隆元年二月己卯（十五日）

又议原任贵州巡抚元展成疏题，賑卹被苗匪扰害灾黎事宜。一，黄平等处逃难民人，时届寒冬，其房屋无存，与虽存而不能复业者，请分别各按大小口给银，以为添补寒衣之费。其有回籍者，按程给发口粮；一，难民回籍，无以资生，请每大口给米五斗，小口二斗五升。依时价折给，俾得接至麦熟。其离被害村寨近而复业迟者，每户卹银二两；一，安置难民，赁盖棚房，及病亡医药厝敛，护送回籍老幼妇女需费，请动项酌给。均应如所请。得旨：依议速行。

乾隆元年二月辛巳（十七日）

兵部议复云贵总督尹继善疏称，黔苗滋事，大兵进剿。复恐内地空虚，余孽窃发，请于都匀、长寨、黄平三协，各招新兵二百名；长坝、思南、天柱、石阡四营，各招新兵一百名；镇远、平越二营，各招新兵三百名，俟凯旋之日，陆续补用。应如所请。从之。

乾隆元年二月壬辰（二十八日）

经略苗疆事务张广泗奏，都匀协副将冯茂、清江协副将柳定国，分别革审解任，并调补各缺。得旨：〔略〕（见乾隆元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谕）

乾隆元年二月癸巳（二十九日）

云贵总督尹继善奏报官兵攻克空稗、台雄等寨情形。得旨：此皆卿与经略张广泗竭诚宣力、和衷共济之所致也。忻悦览之。在事兵弁，著详记档案，事定后当优加赏赉叙卹。即以朕旨告知，令其奋勇报效可也。

乾隆元年二月癸巳（二十九日）

经略苗疆事务张广泗奏报，攻克大小丹江，暨高坡山苗等处情形。得旨：〔略〕（参见乾隆元年二月初七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乾隆元年三月丁未（十三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黔省地方，春夏之交，多有瘴气。今当用兵之时，朕心深为軫念。著将内制平安丸、太乙紫金锭等药，多多预备，从驿遁驰送军前，交与经略张广泗分给各路军营，以备一时之用，毋得稽迟。

乾隆元年三月甲子（三十日）

户部议复经略苗疆张广泗疏称，台拱逆苗不法，所调各处土兵，与官兵同劳，请将土官照千总酌减之例，日给盐菜银三分；土日照把总之例，日给银二分；土兵日给银一分，汇入军需报销。从之。

乾隆元年三月甲子（三十日）

苗疆经略张广泗奏报，分布官兵，合攻牛皮箐苗寨，首逆就获，搜剿余党无算；所调川兵，惯登山险，最为骁健；并即亲赴清江，部署下河一带。得旨：览。务期一劳永逸，不可为苟且完事之举。看来四川土兵甚为用命，所当详记论功者也。

又奏报，镇远府属被苗扰害难民，已晓谕陆续回籍，酌给口粮；并黔省下游各属，筹办平巢事宜。得旨：此奏何迟耶？朕已一一代卿布置矣。总理事务处寄字到时，自晓。

乾隆元年四月辛巳（十七日）

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贵州提督哈元生，办理苗疆，刚愎自用，与巡抚元展成文武不和，诸凡不能预为防范。及逆苗蠢动，仍拥兵观望，以致贼势猖獗，百姓受其荼毒。伊身膺扬威将军之任，稽迟军务，著拿解来京，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元年六月癸酉（初十日）

又谕：贵州苗疆事务，自张广泗经略以来，渐次就绪。但善后事宜，正须料理，必事权归一，始可专其责成。张广泗著授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尹继善著为云南总督，专办云南事务。俱另行铸给关防。其经略印信，俟军务告竣时，再行缴部。

乾隆元年六月庚辰（十七日）

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湖广督抚拨米四万石，或于湖南近黔各府州县存仓谷内碾运，或于湖北襄漕米内分晰运黔。并粤西巡抚于各府州县存仓谷内碾米三万石，至古州凯里等处，以备兵需。下部议行。

乾隆元年六月壬辰（二十九日）

经略兼管贵州巡抚事湖广总督张广泗奏，黔省雨水情形，夏田收成分数。得旨：黔省兵革之后，自当加意抚绥，虽丰收尚当接济，而况欠收乎。

又奏，安插逆苗家属。得旨：览。擒拿逆苗家属，分散他乡者，如此之多，朕心殊觉不忍，然亦系伊等之自取。而卿扬国之威，如此办理，亦出于无可如何而已。

又奏，办理沿江一带苗寨情形。得旨：〔略〕（见乾隆元年六月十五日张广泗奏折之朱批。）

乾隆元年七月乙未（初三日）

谕：湖南沅州，接壤黔省，黔民被苗扰害，就食于沅州者甚多。且该州上年收成稍欠，米价昂贵，除已降旨将雍正十三年应征钱粮及耗羨全行蠲免外，今再沛恩膏，将乾隆元年应征额赋及耗羨银两，全行豁免。著户部即速行文该督抚等知之。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贵州苗疆，已经张广泗料理就绪，但黔省苗民杂处，如仲家青苗，种类甚多，皆系久入版图，沾恩向化者。近闻该省讹言，暗相传说，云俟古州事竣之后，大兵回黔之日，欲将仲家等苗尽行剿捕，以致苗民疑惧不安。此皆奸民乘机吓诈之故，地方官虽出示晓谕，终怀疑惧等语。此朕得之风闻者，如果有其事，张广泗可即传朕旨，出示晓谕，以安守分熟苗之心。若传闻未确，亦即据实回奏。

乾隆元年七月乙亥（初七日）

又谕：据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镇远、思州、黄平、施秉、余庆、青溪、玉屏等府州县，于本年四月后，或被水灾，或遭冰雹，虽山溪水涨，涸不待时。冰雹所过，仅一二里，而此一带之

田亩民房，多遭伤损。已委员星赴各处查勘，动拨银两，即行散賑，竭力抚绥等语。……

再，黔省自上年军兴以来，先后已拨解帑银二百万两，虽现今军务渐竣，而善后事宜及日前賑卹尚在需费，即使已经敷用，而该省藩库亦应富余储蓄，以备缓急之需。著该部再拨银六十万两，解送黔省，毋得迟缓。

乾隆元年七月辛丑（初九日）

永除新疆苗賦。諭曰：贵州古州等处苗众，自古以来未归王化。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请，不忍弃置耕犂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倾心，输诚归顺之切，收入版图，使得沾濡德泽，共享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人，为开拓疆圉之举也。即如从前所定粮额，本属至轻至微，不过略表其向化输租之意。俟数年之后，原欲并此加恩宽免，此皇考抚恤苗民之圣心，向朕与诸王大臣曾经再三宣諭者。詎苗众生性，反复靡常，于上年三、四月间，骚扰内地，并勾引熟苗，攻掠城池，烧毁村落，百姓被其荼毒，凶恶顽梗，法所必诛，是以遣发大兵，分路进讨，剿抚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诛夷，或被擒获；而胁从附和之苗寨，又各擒缚为首之犯，相率投赴军前，呈缴器械，悔罪归诚。军务渐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由自作，固王法所当重惩者。而在皇考与朕视之，则普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肖者耳。今身罹刑辟，家口分离，朕心仍觉不忍。且现在就抚苗众，多属胁从附和，其中尚有并未从逆，始终守法之各寨，均当加意抚卹，俾得生养安全。因思苗人纳粮一事，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繁杂之费，或较多于正额，亦未可知。惟有将正賦悉行豁免，使苗民与胥吏终岁无交涉之处，则彼此各安本分，虽欲生事滋扰，其衅无由。况蠲免新疆苗賦，原属皇考圣意，朕此时当敬谨遵奉，见之施行者也。用是特颁諭

旨，著总督张广泗，出示通行晓谕，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伊等既无官吏需索之扰，并无输粮纳赋之烦。耕田凿井，俯仰优游，永为天朝良顺之民，以乐其妻孥，长其子孙。苗众亦具有人心，岂有舍衽席而蹈汤火之理。至于建立营汛，分布官兵，乃国家定制，原以诘奸禁暴，安戢善良。各省内地且然。况苗疆险要，防范尤不可不严。且设兵之意，所以禁约汉奸，播弄搆衅。又以查察熟苗，私人勾引，朋比为奸，非特以新附之苗为不可信，而以重兵弹压之也。其设兵事宜，仍著总督张广泗遵照前旨，悉心妥议办理。至驻守弁兵，均当谨守法度，不得借端滋事，如有丝毫扰累，该管官即行详报题参，从重治罪。若或隐匿不报，经朕访闻，定将该管文武各官，一并重处。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回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有与兵民及熟苗关涉之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贵州总督张广泗，可一并晓谕知之。

乾隆元年九月丙申（初五日）

总理事务王大臣会同刑部等议奏：遵旨会审古州苗疆一案。革职刑部尚书张照，怀私挟诈，扰乱军机；革职贵州提督哈元生，观望逗留，失陷城寨，均应拟斩监候。革职湖广提督董芳，擅调官兵；革职贵州巡抚元展成，抚驭乖方，均应交妻发边远充军。革职副都御史德希寿，巧诈不实，应枷号鞭责。再，张照、德希寿糜费兵饷，俟查明确数，勒限严追。得旨：从前经理古州苗疆，原非皇考圣意，因臣工陈奏，降旨询问大学士鄂尔泰，伊以为可行，然后命张广泗从事。比时规模粗定，而善后未周。鄂尔泰即离总督之任。上年逆苗蠢动，扰害地方，鄂尔泰具疏引咎，请削伯爵。又因患病，恳解大学士之任。我皇考允其所请，削去伯爵，并解大学士任。是鄂尔泰经理未善之处，已奉谕旨处

分结案矣。及解任之后，圣心深为眷注，赐俸赐药，恩礼频加。此廷臣所共知者。八月二十三日，钦奉遗诏辅政，迄今一载，恪共厥职。在朕今日，若泯其现在佐理之功，而复论其从前已结之案，大非情理。况鄂尔泰节制三省时，其所安定之苗疆甚多，至今宁谧，民无扰累，其劳绩不可念乎。至张广泗奉鄂尔泰之委，办理古州。鄂尔泰远在云南，张广泗身在黔省，凡区划布置之不协，张广泗无可推卸。此亦中外所共知者。但伊自为经略以来，殚心调度，悉合机宜；荡涤苗氛，抚绥黎众，是此日之功已可掩从前之过。揆诸圣人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之义。张广泗当交部议叙，以奖军功。至于哈元生，身为全省提督，乃苗人造逆，不能觉察于机先，及贼众肆行，又复稽迟于临事，按律治罪，亦复何辞。但念伊粗鄙武夫，知识短浅，尚非有心贻误军机。且从前征剿乌蒙，曾经效力，今既革职拿问，著从宽免死释放。张照受恩深重，且自请经理苗疆，膺兹鉅任。而乃怀私挟诈，种种妄行，罪莫可逭。朕是以降旨，将伊革职拿问。但伊浮躁性成，又误听道路传闻播弄之言，遂立意与哈元生齟齬。哈元生之罪既已从宽，张照亦著免死释放。至于元展成，本属中材，适值地方难办之事，兼之文武不和，诸凡掣肘，遂至仓皇错乱，莫展一筹。董芳身为副将军，不能和衷共济，负恩实甚。但伊初到黔省，办理军务，为时尚浅。德希寿一无所知，诸事听张照之指使。此三人者，虽有应得之罪，尚有可原之情。既已革职拿问，其治罪之处，俱著宽免。古州苗疆一案，上年起事之时，朕即奉皇考谕旨，同王大臣计议办理。仰蒙圣谕指示，凡地方之情形，军机之得失，与官弁之优劣贤否，无不洞悉周知。即位以来，深知张照、董芳、元展成、哈元生等在彼各逞私怀。但以彼此攻击为事，断无益于公务，是以陆续降旨，将伊等拿解来京。而以经略之任，专畀于张广泗，俾伊一无牵制，庶可迅速成功。夏秋以来，军务渐次就绪。今王大臣及法司衙门将哈元生等分别定拟具

奏，朕酌其情罪，特降斯旨，凡从前诸人革职拿问先后之不同，与此次之从宽赦宥，悉皆断自朕心。惟期朕功克奏，永靖苗疆，不但大学士鄂尔泰未曾旁置一语，即总理事务王大臣亦未曾襄赞一词也。且此数人者，岂皆与鄂尔泰不合者乎！则非其所主，亦已明矣。倘无知之人，复有如崔起潜者，妄生疑议，以为朕听臣工之陈奏，如此办理，而疑公正大臣之有所偏党，则愚昧错谬之甚。将此一并晓谕知之。余依议。

乾隆元年九月甲辰（十三日）

又谕：元展成、董芳、德希寿著该部带领引见。

乾隆元年九月戊申（十七日）

谕：董芳著往云南，交与总督尹继善，以副将委署试用。

又谕：张照著在武英殿修书处效力行走。

乾隆元年九月庚申（二十九日）

经略苗疆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广泗奏，清理内地熟苗情形，自本年八月以来，各路官兵暨各该地方文武员弁，搜剿查拿，共斩获逆苗一千三百八十余级，生擒苗犯并逆属男妇二千四百余名口，现在新疆剿抚事宜俱已全竣，所有内地余孽，惟附近八弓、黄平一带，尚有十余寨未尽清理者，现有提镇王无党等在各该处清查办理，指日可竣。得旨：知道了。苗疆一事，卿料理得宜处，朕笔不能宣，惟有深庆得人耳。至于善后事宜，惟期一劳永逸，不在匆忙就绪也。

乾隆元年十月癸亥（初三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据张广泗奏，川省瓦斯木坪土兵共一千名，自本年二月内调赴黔省以来，不避艰险，深入搜剿，实为土

兵之最。今因不服水土，染疫身故者共二百九十余名。又云南沙练一千名，来黔协剿，亦甚为出力，今已撤回，沿途病故者三十余名。可否仰恳天恩，准照土兵阵亡例，减半卹赏等语。此等土兵，远调到黔，奋勇宣力，因染疫病故多人，深为可悯。著照张广泗所请赏卹。

乾隆元年十月乙丑（二十九日）

是月，经略张广泗奏报军务全竣，应酌撤官兵，并辞骑都尉世职。得旨：此次平定逆苗，实赖卿忠勇素著，才智兼全，用能肤功克奏，永靖妖氛，了皇考未了之圣心，成青史难成之功业。朕惟深庆得人，岂宜赏罚倒置。在卿责己之诚，并非掩饰，而朕酬功之典，自有权衡。忻悦览之。题到，仍有旨谕部。

又奏复布政使冯光裕条奏苗疆事宜。一，伐山通道；一，饬禁师巫；一，从容化导以变苗习。得旨：料理俱属妥协，议论实皆公平。至云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朕意千百年之贵州总督皆似卿，则千百年之久安长治皆可保。若法待人行，则不若仍其苗习而顺导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何系区区古州之苗，尽归王化，然后成一道同风之盛哉。

乾隆元年十一月乙卯（二十六日）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黔省逆苗不法，扰害地方。哈元生等各挟私心，措置乖舛，以致稽迟军务，小丑肆其跳梁。朕即位之初，特命张广泗为经略，专其事权，俾无牵制掣肘之患。伊受事以来，殚心筹划，调度有方，董率数省官弁兵丁，奋勇戮力，不避险阻。未及一载，即奏肤功。从此苗氛扫荡，四境辑宁，足以仰慰皇考在天之灵，朕心甚为嘉悦。张广泗应加恩议叙之处，前旨甚明。著遵前旨行。所有在事文武大小官弁兵丁，俱著分别等次，加恩议叙赏赉，以奖劳绩。其阵亡弁兵等，著查明一一赏

卹，不得遗漏。从前两广总督鄂弥达尽心协济军需，曾奉皇考事竣议叙之旨。其他邻省大臣官弁等，或派遣弁兵，或运送粮饷，或抚卹流民，实有裨益于军务黔民者，著张广泗确查，据实陈奏，一并分别交部议叙。

乾隆二年正月庚戌（二十一日）

又谕：前年黔省逆苗不法，调拨两广、云南、四川、湖广兵丁，会同本省兵丁，合力征剿。今军务已竣，地方宁谧。惟是各省及本省兵丁，人数众多，其中有击贼阵亡者，有染病身故者，此等歿于王事之人，深可悯恻。其眷属在家，于知照未到本营之时，多支月饷。若按本兵亡故之日照数扣追，则已用之项，措办维艰，甚非朕优卹戎行、哀矜茆独之意。著各该管大臣等，查明悉行豁免。其本兵名粮，若子弟内有可以训养成材者，即令顶补，以资养贍。倘子弟无人，眷口无所倚赖，著该管大臣设法抚卹之。毋令失所。

《清史稿》列传

鄂尔泰

鄂尔泰，字毅庵，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世居汪钦。

……

（雍正）十三年，台拱苗复叛。上命设办理苗疆事务处，以果亲王、宝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及大学士张廷玉等董其事。苗患日炽，焚掠黄平、施秉诸地。鄂尔泰以从前布置未协，引咎请罢斥，并削去伯爵。上曰：国家锡命之恩，有功则受，无功则辞，古今通义。允其请，予休沐，仍食俸。寻命留三等阿尼哈尼

哈番。……

张 广 泗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

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雍正十三年）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继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张照阻挠军机，征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路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余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余级，诸苗悉定。……

哈 元 生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余，俘斩甚众，余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

剿。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辩论，日久师无功。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

董 芳

董芳，陕西咸宁人。……

十三年（雍正），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军，率师讨之。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

韩 勋

韩勋，字建侯。……

十三年（雍正），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踞台拱，势尤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妹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余寨。

谭 行 义

谭行义，四川三台人。……

总督鄂弥达檄行义将五千人协剿贵州苗乱，进击滚纵、高表

诸寨。经略张广泗令赴援上江，攻乌婆、摆吊诸险要地，搜牛皮大箐，获其魁。

王 无 党

王无党，直隶万全人。……

九股苗复为乱，无党驰抵古州，分兵赴八寨督剿。经略张广泗檄无党分攻台拱大台雄，克之。平交上等三十余寨，擒其渠巴利，会收牛皮大箐。

张 照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

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哈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办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速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地 方 志

《贵州通志·武备·苗疆师旅始末》

雍正十三年二月，贼苗包利、红银等聚众为乱，犯古州王岭汛城。总兵韩勋遣游击唐开中、向之荣御之，斩首十余级。贼遁，官兵追至乐乡。韩勋飞咨总督、巡抚、提督，遂以贼状奏闻。三月，贼苗谋攻清江协城，署副将曾长治、摄清江通判事都匀府知府宋厚告急。提督哈元生檄发官兵，以遵义协副将宋朝相统领赴援。朝相未至，贼苗又聚众数千，围攻台拱之番招汛。总兵卜万年，遣游击邱中瑞、张国秀击退之。贼遂聚集鸡摆尾，梗塞清江、台拱大路。万年令游击姚宅中、邱中瑞，各带所部兵，由鸡摆尾进援清江。兵至交汪，弗能前，营于莲花壑。越一日，朝相统兵至，贼断去路，亦登莲花壑，与宅中等军合。贼乃乘势围壑，元生、万年持令趣赴清江，不应。四月初九日，贼苗烧劫镇远府属邛水司二十余寨，人民被杀，庐舍灰尽。府城旧无城郭，势甚危迫。贵东道黄世文、镇远县知县蔡时豫，练集乡勇，多方捍御，请救兵未至，贼苗已犯近城之老虎头。卜万年遣守备常富，领兵三百御之。贼乃走围胜乘，攻之三日，县丞阳造极、千总牛亮告急。万年遣守备陈文华往援。初十日，贼苗围清江，并北岸之柳罗营。副将曾长治等，发兵分御之。二十日，柳罗乏粮，长治令守备王承良赍粮，至黄茅岭，与贼力战，柳罗营出兵夹击，贼退，粮始达营。二十一日，贼苗陷凯里，清平县典史邵

焕麟死之，驻防把总曹万国举家遇害，仅以身免，居民千余家尽遭屠戮。时，卜万年闻凯里之变，飞檄促宋朝相等撤回，朝相乃乘夜撤兵，千总郭占乾及兵丁数人被杀，并失军装。二十三日，贼苗陷重安江驿，烧劫沿江居民。越三日，陷黄平州，知州罗鸣序死之。先是，贼未至时，城内仅兵三十人，适平伐营外委把总黄进忠带兵五十人，赴偏桥，过州，鸣序留与本城千总金升共守。贼大至，鸣序□不可为择地，库银若干，令家人赍印，间道赴省缴藩库，与幕友陈宪同时缢死。进忠亦战歿。金升手刃妻子，溃围而走。居民未避去者，俱被害。二十八日，贼苗烧劫岩门新司仓粮。次日，烧劫旧司，驻防把总梁璧战死，岩门司土官何其仁、重安司土官张纯全、朗城司土吏目冯秉文等，相携赴水死。其仁、纯全，俱举家遇害。自苗变以来，本省官兵征调殆尽，逆氛四起，奔救不遑，驿路阻塞，省城戒严。提督哈元生乃亲出督师，仅率兵三百余人，次于杨老，总督尹继善急发滇兵，檄广罗协副将周仪、奇兵营参将哈尚德、提标游击张接天等，星驰赴援。并飞咨楚、粤、四川，发兵协剿。闰四月朔四日，贼苗攻黄平旧州城，吏目陈弥祐遁去，把总杨心凤、李荣拒敌被伤，守备陈国斌领兵走上塘避之，城遂陷。初七日，贼苗陷清平县城，驻防把总陈兆先巷战被伤，知县邱中胆、外委把总张秉义俱逃。时，大定协副将纪龙驻城外，带兵入城逐，贼苗始退，城毁。十八日，贼苗陷余庆县城。先是，知县朱若琦告急，哈元生遣把总王兆元、房育昆，带兵百人应之。贼至，居民奔避江外，若琦、兆元等不能堵御，遂同难民驰赴江外避之。二十一日，贼苗诱陷台拱之排咱汛，杀提标守备高谋，本汛官兵五百名，得脱者止九十余人。二十四日，贼苗犯八寨协城，官兵并力御之。是时，广西左江镇总兵王无党率兵至古州，闻八寨有警，遂领兵进援，贼始退。五月朔有二日，余庆县生员毛邨首倡乡勇数百人，与石阡府经历郑嘉忠、乡约石中印等，约把总王兆元、房育昆，

克复余庆县城。初三日，贼苗诱陷小丹江汛，千总刘文魁及兵丁二百人并其家属，尽被屠戮。贼苗屡犯施秉县城，知县蔡谨激励士民，亲率乡勇，昼夜防御。卜万年发兵来援，围始解，居民避入山谷者，为贼四出搜杀，备极惨毒。是时，新疆逆苗，多掠得重赏，回巢穴，虽得城，弃弗守。内地附逆之苗，闻滇兵至，俱蚁聚重安江以塞要冲。哈元生乃檄纪龙、哈尚德等，开通大路。于是，纪龙败贼于大风洞，遣守备陈思仪救获难民四百余口。哈尚德屡败贼于打铁关、乾塘、月河等处，黄平新旧两城，以次克复。又与周仪、纪龙等合兵，攻重安江。贼苗败溃，遂复重安驿。时，世宗宪皇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元生闻命，遂自杨老移驻清平，遣纪龙、周仪会兵，于二十六日收复凯里。二十七日，逆苗陷青溪县，训导谭德溥遇害。先是，镇远、青溪水陆梗塞，贵东道黄世文告急于楚省，湖南巡抚钟保、提督董芳，遣提标游击韦国英、洞庭协副将魏国泰、抚标参将谢珑等，倾兵先后至黔界，分驻镇远大路一带。总督迈住，又委襄阳镇总兵焦应林，率兵二千来援。哈元生檄止之，令驻沅州，不得进。而贼势蔓延，渐逼青溪。于是，思州府知府甘士琇、知县钟兆熊，飞请镇筸镇、沅州协，各发兵一百名，来县防守。是日，贼大至，楚省千总张通、外委把总杨文富弃城走，兆熊乃率同教谕刘景旦、典史蒋鸿、把总戴世爵、古正文、并兵民人等，齐上城内北山拒守。德溥衰老独遇害。贼犯北山，兆熊等以死拒之，兵民皆奋，木石俱下，贼乃退。六月，八寨协副将冯茂，剿牙门、九门等处，苗惧乞降，茂诈许之，初四日假称起营，派令运送军装至卡乌河，杀六百余人；又诱缚苗头三十五人，解赴元生军营斩讫。以故，诸苗怨忿，叛志愈坚，不可招抚矣。元生自抵清平，令参将哈尚德，同游击崔杰，由重安江剿沿江贼寨；令黔西协副将康世显，同游击张接天，由凯里剿江外贼寨。有螃蟹寨者，形势最险固，尚德会世显夹剿之，获贼首老缺、老典，并逆属数百余口。

是月，两粤官兵先后至古州者八千人，分调四千余众各处赴援。韩勋与高州镇总兵谭行义、广东督标副将王涛共商，行义驻古州弹压，勋与涛率兵进剿。二十八日，勋、涛等驻营岭贾，捣毁高婆、高表、色同、九董等寨。七月，世宗宪皇帝命湖广提督董芳为扬威副将军，协剿逆苗；命刑部尚书张照总理兵马钱粮、赈恤事务；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德希寿副之，行次沅州驻扎。贼苗自陷排咱后，即围稿贡汛，驻防守备李梦梅告急，卜万年遣游击张国秀、尹承宗击之。承宗率兵将抵汛半里许，贼苗突出，把总王德成及兵丁阵亡十余人。万年又亲往，至化夷台失利而还，遂飞咨告急。元生遣康世显进援，本月初七日，行至天桃箐，逆苗阻路，官兵接战，外委桑之元及兵丁阵亡者十余人。世显乃乘夜取径绕稿贡后山而出，十二日复与贼力战，威宁都司张文秀、云南守备林士昌、把总苏奎、千总李天秩等俱战死，官兵伤亡者数十人。至二十日，世显督兵复战，贼乃败，饷道始通。是月，古州总兵韩勋等移营高表，令参将王鼐，游击杨刚、唐开中、侯宏道等，剿色同等寨，获贼女将儡央、儡你。参将王璋等剿高婆等寨，获贼首强银、汪尚。八月，总理张照、德希寿，副将军董芳，移驻镇远。十二日，董芳自镇远进至八弓，维时参将哈尚德、游击张接天、董国栋、姚宅中等败贼于施秉，始复新城，斩首六十余级，获男妇三十余口。贵州副将柳定国、广东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椅等，破贼于清江，柳罗，围解。清江自三月被困，无一人一骑之助者已逾半载，哈元生飭定国等进剿，于是由梁上至柳罗，夺贼关者五，破贼城者一，摧贼营寨者六，斩馘六十有七。曾长治见援兵至，发兵夹击，贼乃退散，清江始通。随又乘雾击柳受寨，斩首三十余级。哈元生令其乘胜进攻台革。时，董芳微调成林，椅赴八弓，不得前。初，总兵王无党率兵进剿八寨，将军哈元生以八寨势缓，镇远势急，调驻胜乘。及副将军入黔，凡楚粤官兵俱隶麾下，遂调无党移驻八弓，令率同副将

魏国泰、参将郑元文、游击杨通仁、韦国英等，剿寨头、岑松等处，克之。韩勋令参将王鼐、游击杨刚、唐开中、侯宏道等，剿八昧、鸟公等寨，获贼首混唐，女将包假，斩馘三十余级，获贼属百数十人。九月，元生令四川副将寿长、云南参将哈尚德，开通丹江。先是，四月内，贼苗屡犯丹江，参将马世禄、通判许锡昌告急，以路阻不能达。五月，哈元生始遣副将周仪、纪龙往援，行抵开怀遇贼，外委谢廷瓚阵亡。六月朔四日，周仪、纪龙抵鸡讲，粮运阻绝。二十二日，千总曹在朝赍粮赴丹江，遇贼阵亡。二十八日，仪等与贼战于平寨河边，守备武英，千总孙荣，把总向硕宾、汤绍绪、周连，功加吕先贤、陈英，外委朱一凤，土目王廷纪，俱战死，兵丁伤亡者二百余人。哈元生闻警，调游击王先、守备高宗瑾、张鹏翥驻黄土垭，都司陈思仪驻平寨；又调副将冯茂、周仪，游击向之荣、王钦协剿。七月，云南游击胡大勇带兵抵清平，元生即令赴援。十八日，官兵启行，贼乘风雨骤至，阻截粮运。把总蒋忠、外委马国奇及官兵阵亡四十余人。次日，涉河，贼众突出，官兵力战，千总王之贤、张丽天、张忠、万金，把总刘得玉、王谕、卢开元，外委李士相、陈德宏，土弁沙尽漢等，俱阵亡，官兵死伤百三十余人，粮运始抵鸡讲。二十六日，丹江遣兵接粮，又为贼阻，杀把总李云苍及官兵三十余人。至八月，丹江乏食益困，兵丁多饿毙者，世禄、锡昌间道告急。适总督尹继善调川兵二千到黔，哈元生即令副将寿长，率其兵与哈尚德星援。十九日，破老鸭寨，连击贼营，遂入丹江城，粮运始通。二十四日，高州镇总兵谭行义剿滚纵，克之。是月，将军哈元生移驻凯里，副将军董芳移驻六甫。十月朔，副将寿长、参将哈尚德、游击马踰隆、辛永祚等，与贼战于乌耶关，连破四城，又破乌溜等寨，斩首七十余级，获男妇五十余口。十六日，副将军董芳，遣总兵王无党，副将李椅、参将郑元文、谢珑，游击杨通仁、王自明、余忠、曾唯等，剿六甫，毁其寨，斩

馘百六十三级，绞枉、柳傍、者磨等寨乞降，获贼首火利。总兵韩勋，令参将王鼎，游击杨刚、唐开中、侯宏道等，破贼于寨林、寨翁，斩馘七十余级。总兵谭行义，遣游击王璋、王臣、张守凤等，剿摆列及火烧、仰党、乔扣等寨，获贼首老溢等。八寨山苗犯八寨城，又围攻得禄汛，同知曾朝聘、游击陈纶告警。元生调回游击李子昌、都司魏子凤、守备余先魁等，分剿之。是月，上命湖广总督张广泗总理兵马钱粮、賑恤事务，撤张照回京。旋命广泗为经略，扬威将军以下，俱受节制。德希寿亦撤回。十一日，经略张广泗抵镇远，以贼首聚集九股、清江之间，必三路进攻，乃可以溃其腹心，散其党羽。于是分兵三路，遣四川督标副将寿长、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等，剿上九股等寨；广西左江镇总兵王无党、贵州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等，剿下九股等寨；令署台拱镇总兵纪龙为策应；以清江地广贼众，广泗率副将军董芳亲驻其城，遣湖北襄阳镇总兵焦应林、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湖广九溪协副将李椅、贵州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率兵进剿。面授诸将方略，尅期并发。十二月，经略张广泗所遣官兵，三路皆捷。月朔，寿长、曾长治、哈尚德等，率兵抵开怀，贼苗筑城砌卡约数十处，防拒甚严。乃分兵进击。尚德率游击赵之禄、姚宅中等，破高寨；寿长率游击马踰隆、辛永祚等，破囊蒿寨；长治率游击李正国、都司米世泰等，破长坡寨。惟挂丁、空稗最为险固，为贼首枉汪等巢穴，左右盘踞大小二十余寨。诸将先剪其旁十许寨，至初四日，始并力击之，贼以死拒，守备周凤祥率兵，由后山呼噪而进，贼始惊溃，余寨皆降。十八日，获贼首曾柳。二十日，马踰隆等克囊高、交高、铅厂、洞下等寨。二十三、四等日，擒贼首枉汪、枉保，计斩首四百余级，生擒苗男妇大小百八十余口，获大炮、鸟枪及兵械、牲畜等项。无党、纪龙、世显等，前月率兵击台雄寨，广西游击曾唯及千总熊禄、把总史能方、杨万玉、蒋可正、曹廷栋等俱

阵亡。本月初四日，无党又分兵进剿，有功加李林、王奇，兵目陈应富、陆洪礼等，皆敢死士也，先登入其土城。守备董正坤挥兵拥上，夺贼二营，守备郭乾夺贼一营，游击张接天夺贼二营，游击罗玉秀夺贼一营，贼败。初十日，复发兵奋击，无党、纪龙、世显亲临督战，夺贼十三营，贼乃奔溃，尽破其寨，计斩首十有三级，获枪械、谷米等项。马成林、柳定国等，率兵剿鸡摆尾，贼苗筑城于三关口，成林侦其城中仅百余人，潜兵袭之，连夺六城，贼遁。少顷，贼数千奔至，成林与都司王之臣分左右击之。焦应林遣参将温朝宰率兵先至，柳定国率兵继至，会兵奋击。贼败入箐。应林等密议，以欲捣鸡摆尾巨恶，必先除鸡石一带贼党，以孤其势。十一日，乃督兵至歹浓山，毁其营垒二十余所，破鸡石上中下数寨。十三日，复分左右翼，进击鸡摆尾。贼不能支，弃寨而逃。定国复取乌溜，李椅取鸡呼党，贼俱溃败入箐。前后斩首百八十余级，生擒男妇百七十余口，获枪械、牲畜等项。是月，副将军董芳被逮赴京。

乾隆元年正月，经略张广泗自清江巡视鸡摆尾、台雄、空稗一带军情，令总兵焦应林驻鸡摆尾、副将寿长驻空稗、游击尹承宗驻台雄弹压，遂移节驻凯里，调度诸将。遣副将马成林、李椅、柳定国等为一路，以都匀府知府宋厚为监纪；总兵王无党、副将康世显为一路，以镇远府知府刘沛为监纪，两路声援，会剿高坡一带苗寨。遣副将曾长治，剿大丹江之乌尧、防里等寨，为左路；守备吴仕佐等，剿小丹江之乌叠、留神等寨，为右路；参将哈尚德、马世禄等，剿大丹江之桃绕、鸡勇等寨，为中路。三路并进，会剿丹江。又飞檄游击李子昌、王先等，直攻山苗巢穴，使其彼此不及救应。时，续调之川兵二千名，川北镇总兵王廷诏统领前来。广泗即令其星赴丹江，会合尚德兵协剿。二月，诸路官兵皆捷。哈尚德率守备谭盛元等，进攻桃绕，克其上中下三寨，并鸡勇、皆骚等寨。马世禄与游击姚宅中等，进攻囊

荡、黄毛，克之，并剿洗交霜等寨。吴仕佐进攻蜂塘寨，克之，并焚剿东仰、枯桶等寨。守备戴虎进攻乌稍、乌叠等寨，曾长治攻克乌尧、防里等寨，进与尚德兵合。有马家、鸡勇二堡，对峙河孺。尚德选精壮八十人，乘夜赴马家堡。贼筑城于隘，非可力取，乃放火箭，烧死三百余人，乘势遂破鸡勇堡。王廷诏率兵前进，分遣参将李文秀克抱得寨，游击孔文彬克乌溜寨，亦与尚德兵合。广泗飭廷诏率兵驻丹江，尚德赴高坡，会清江、台拱两路官兵。于是尚德与马世禄等，又进捣趟革、排老等十余寨，余贼逃窜山箐。旋剿莲花、捞乌、捞密等寨，克之。又攻趟均、支舟等寨，诸苗皆乞降。王无党、康世显、刘沛等，克交上寨，斩获甚多。马成林、李椅、柳定国、宋厚等，剿乌罗、歹牌二寨，围击之，贼弃寨奔乌罗关。楚粤兵分路夹攻，贼奔入深沟。游击余忠、守备周岐山等，伏兵齐起杀贼，沟水为赤。无党、世显等进攻交工寨，马成林等合兵会剿，共克其四寨，并克汪江、筛过、趟甲、南豆等寨。无党等遂进剿南工，其寨分踞大河两岸，山形壁立，地险苗稠。乃与李椅等定义，率兵攀援而上，奋力夹攻之，遂克其寨。次日，又攻歹赖，一鼓而克。无党、世显、成林、定国等，克乌西、乌熙二寨，遂进攻交包，夺贼三城，并其一营，贼乃窜入鸡花。官兵直抵鸡花后山扎营，捣毁昂焉、昂速、昂倩等寨，共斩馘百数十级，生擒男妇数十口。八寨游击李子昌，前曾剿摆调、方胜等寨，擒贼首阿扛父子，经略张广泗飭令会游击王先兵营于摆调；复檄令副将曾长治，攻克丹江之后即进，与子昌、王先兵合，以都匀府知府孙绍武为监纪；并飭上江协副将王耀祖率兵来会，同剿山苗。于是王耀祖与守备姜谱五等，克加支寨，与长治兵，会攻齐港、两跨、趟拔、摆保、羊乌等寨，并克之。谭行义克摆韦、乌婁二寨。韩勋克扣里、洞里、羊韦等寨。俱有斩获。三月，经略张广泗调兵会剿牛皮箐。箐在新疆之中，绵亘数百里，不一其名。丹江、鸡讲在其北，古州、上

江在其南，八寨、九门在其西南，清江、台拱在其东北，地极深险，逆苗恃为渊藪，贼首多窜匿其中。是时，清江、台拱两路官兵，已至鸡花、交包驻扎；朗洞、滚纵二路官兵，已至羊色、洞里驻扎；总兵王廷诏已进乌尧、在旧驻扎；参将哈尚德已横过大箐，直抵番祥驻扎；副将曾长治已抵加照，副将王耀祖已移营柳排驻扎。星罗棋布，八面围攻。广泗又飭总兵焦应林、副将寿长等，于箐外堵御，以防窜逸。四月，牛皮大箐平，获贼首包利、枉利等、并其家属，凡妄称名号者悉就擒获。总兵王廷诏，派遣参将李文秀、马世禄等，会副将曾长治，分左右二路，剿交蜡、齐落等箐。其皆坐一寨为贼居，停且聚米资贼。长治、文秀合兵剿之。康世显、柳定国等，搜剿交别、排蜡等箐，进会哈尚德兵，剿交那寨，又围交乌、交歪二寨，克之，回至鸡花军营。共斩馘三十余级，获男妇二百余口。副将周仪、游击孔文彬等，搜乌尧箐，至乌东，与哈尚德会，共斩馘九十四级，擒男妇四百七十余口。总兵韩勋，遣参将王鼐、游击唐开中、杨刚等，搜羊色等箐，斩馘百六十余级，生擒百八十余口；又剿旁洞等寨，斩馘九十余级，生擒男妇百余口。总兵谭行义，遣游击王璋等，搜洞里箐，斩馘三十五级，获男妇三十余名。五月，牛皮箐搜剿已竣，经略张广泗移驻清江，指挥诸军。是时，扬威将军哈元生被逮赴京，上以左江镇总兵王无党署贵州提督，广泗令无党驻营岩门，督理凯里、黄平、施秉、台拱一带军务，以新升贵西道刘涛协同办理；飭云南永北镇总兵刘永贵，督理清江下河南北两岸军务，以新升贵东道宋厚协同办理。其各镇协营，俱飭令分路剿捕。又檄都匀府知府孙绍武、黎平府知府滕文炯、清江通判蔡时豫、永宁州知州王遂、清平县知县刘樵、施秉县知县蔡谨、普定县知县阳造极等，随军协办。凡有擒获，合同研讯，歼魁宥胁，期在区别顽良，无枉无纵。六月，丹江平。总兵王廷诏遣游击杨泽厚、冯志达，都司张怀元等，于初八日率兵发自高坡营，于趨

黎、囊蕩适中之地，沿箐穷搜，斩贼四级，擒苗妇二口。惟桃绕、乌叠等寨，为丹江渠凶余党，犹未尽殄。廷诏乃遣参将马世禄、游击杨泽厚等，率兵击之，斩馘二百余级，俘男妇三百一十口。七月，古州平。总兵韩勋遣游击唐开中、杨刚、侯宏道等，克月姑、元赛、八输、盘噶、高定、翁脚、唐流、九衣等寨，又克寨牙、寨户、棉花、新寨、高苗等寨，共斩馘八百二十余级，擒男妇子女六百九十余口。黎平营游击赵国仪，克培耶、斩牙、南孟、培牛等寨，共斩馘六百六十余级，擒男妇四百六十余口。总兵谭行义，遣游击张守凤等，克摆列寨，又亲督游击王臣等，剿火烧、仰党、齐扣等三寨，共斩馘百六十余级，擒妇女六十余口。八月，台拱、施秉、凯里、黄平、八寨等处悉平。提督王无党，遣参将张接天等，剿革东；都司马国祚等，剿苗江；守备郭乾，剿方家寨；祁文魁剿吴家寨；令副将康世显督兵捣洗，斩馘七十余级，擒男妇三十余口。副将姜熾曾、参将陈有功等，剿五岔，克之，斩首百九十余级，擒男妇七十余口。世显令都司马国祚等，剿捕稿武箐，斩馘八十余级，俘男妇八十余口；进攻岑邦，又斩馘二十余级。游击尹承宗剿凯里之台盘、打革、弄赛、趟舍、世柳等寨，斩馘百余级，擒男妇五百六十余口。世显剿黄平之革夷等寨，擒男妇六十余口；进剿望虎稿贡等寨，斩馘二十余级，生擒三十余口。无党檄游击董国栋等，剿白坝、龙塘二寨，斩馘四十余级，擒男妇百七十余口。又檄副将姜熾曾等，剿八梗、旧舟二寨，斩馘二百六十余级，擒男妇二百余口；又进剿阳调、井干等寨，斩馘亦百余级。副将曾长治剿番仰、番扛、番瓮、羊尧、摆卓、乌号、令山箐，兵威所到，势如破竹，旋师八寨；又剿牙门、杨牌、杨乌等寨，共斩馘三百五十余级，擒男妇子女共三百九十余口。九月，清江下河南北两岸苗寨悉平。副将马成林、哈尚德、柳定国等，剿九甫寨，与贼鏖战，自辰至未，贼乃大败，遂沿江分剿。成林率都司王之臣等，击绕号寨，贼不

敢敌，乘船欲逃，官兵击沉二船，贼尽溺死；定国与参将谢珑，击培鹅、趟赖二寨，克之，尚德率兵临歹受，其寨踞悬崖之上，背绕大河，贼据险对敌，尚德以枪炮诱贼于前，与之相持，阴使三百人渡河，缘崖绕攻其后，贼首尾受敌，遂破之。总兵刘永贵驻兵梁上，遣游击赵国仪剿培鸠寨，国仪设伏要隘，率重兵直压贼巢，悉骈戮之。柳旁、汪刀之苗多有匿箐者，永贵又遣参将谢珑、游击赵国仪、杨通仁、赵璧等，分路搜剿。珑、国仪率兵入箐，颇多斩杀；通仁入箐，有男妇数百人俯伏乞命，官兵往杀数人，苗惟哀恳不去，通仁不忍加戮，苗乃下岩就缚；赵璧入箐，亦有男妇号呼乞命，璧亦不加诛，令自缚赴营。永贵与贵东道丰厚讯，令供出凶顽斩之，其余五百口，悉准安插。副将哈尚德、游击赵国仪等，攻克柳受、培鸠二寨；参将谢珑、游击赵璧等，攻克九寨、柳寨；柳定国、马成林等，攻克党领寨；游击赵国仪、杨通仁等，攻克高邱寨；副将李椅与游击余忠等，攻克九丢、歹旦二寨；马成林与都司王之臣等，攻克柳拉寨。俱大有斩获。副将姜熾曾、参将温朝宰等，合兵击炮金、绞狂二寨，官兵围抱金，其男妇号泣乞命，熾曾令自擒首凶来献，诸苗乃缚出七十人，并献其家属百二十口。次日，击绞狂，亦自献首凶十余人。又克合革、柳罗二寨，斩馘二百余级，擒男妇三百九十余口。十月，经略张广泗乃由清江巡视诸军，遍历古州、上江、八寨、丹江等处，旋节凯里，新疆内地军务全竣，六省官兵以次凯旋。捷闻，上命广泗总督贵州兼摄巡抚事务，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广泗以下，叙功赐阶有差。

《贵州通志·艺文·谕》

雍正十三年免本年钱粮上谕

……而逆苗萌动之时，文武官弁，又皆在睡梦之乡，茫然一无知觉。今逆苗突入内地，勾引熟苗，肆行抢掠，良民遭其荼毒。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朕与前后经理之大臣，安能辞其过耶。每当讞狱之时，遇身获重罪之犯，应加刑辟者，朕与执法之臣，皆再四推研，求其生而不可得，然后置之于法。此心尚应惻然，其见小卑劣者，尚欲卖法以为阴德。今黔省被害之民，皆无罪之良民也，我君臣目视其遭凶苗之惨祸，如蹈汤火，朕言念及此，几为泪落，实无颜以对被害之黎庶也。不知代朕经理之大臣，又如何存心矣。其幸得保全之民人，此时当竭力抚绥，以赎吾君臣从前之过，勿惮烦劳，勿惜公帑，期登灾黎于衽席。若再稽查不力，董率无方，以救灾恤困之资，或饱污吏贪官之腹，不令穷民得霑实惠，经朕访闻，必□□小官员，在该省即时正法，以示众。或有但知□□而不能安插贫民者，着该督抚即以溺职题参，不必□其向日之官声稍为宽贷。其灾黎避往之地方，亦照此旨，一体料理。若视为临省之事，稍存怠忽之心，朕亦必治以溺职之罪。若将赈恤之项，借名侵蚀者，亦必即行正法。贵州既有被害之州县，则运饷募夫，俱须临郡接济，着将今年黔省钱粮，通行蠲免。其被贼残害之州县，蠲免三年钱粮。若有已征在官者，准抵下次应征之额赋。着将此旨，通行晓谕各省官弁兵民等，咸使闻知。特谕。

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上谕

朕闻黔省逆苗奸狡异常，官兵来则暂行退避，过则仍复肆逆，缓则恣为焚劫，急则求讨招安。以叛逆为寻常，视招抚为得计。乃系逆苗实在情形，所当痛加剿除，不容稍有姑息者。其地大苗众，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缴器械，方许投诚。从前王大臣所议，原令哈元生等照此办理，可传谕张广泗等知之。其云贵等省苗疆，有应行弹压者，亦先经王大臣等议，令该督抚等留心弹压。现今古州等处用兵，各省苗疆，正不可因现在宁静而稍为疏懈。可再行传谕云贵、广西督抚，密飭各地方官，不时稽察，加谨防范，毋致疏虞。钦此。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上谕

黔省逆苗不法，地方文武官弁，不能先事预防。及苗众猖獗，用兵征剿，而领兵大员，又复各持己见，不能和衷共济。加以张照举动乖张，妄行调遣，以致办理失宜。用兵数月，仍无头绪，朕心甚为忧虑。因湖广总督张广泗才品优长，且从前久任苗疆，诸事熟练，是以命其前往，代张照之任。今思用兵关系紧要，事权若不归一，难以早奏肤功。张广泗着授为经略，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所有经略印信，着该部速行铸就，遣官赍送军营。钦此。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上谕

贵州古州、台拱等处生苗，虽自古未沾王化，然其地实在数省疆域之中，我皇考怙冒如天，不忍弃之化外，是从就其归顺之诚，为之安抚区划，俾得与海宇人民共享升平之福，并非利其土地人民，而为好大喜功之事也。屡奉谕旨，至为明晰。乃伊等野

性难驯，就抚未几，旋即反侧。近复勾结熟苗，恣行抄劫，甚至蹂躏内地，残害民生。种种凶恶，实属法所难宥，是以调发各省官兵，刻期进发，期于荡涤逆氛，以安良善。今用兵已愈数月，逆苗畏罪，窜伏巢穴，官兵正在进剿。但朕念即位以来，施恩宥过，咸与维新，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乃兵行粮集，旷日持久，不惟吾民輓粟飞刍，荷戈执戟，劳苦堪悯，即彼生苗，亦为血气之伦，必骈首就诛，俾无噍类揆诸，朕胞与之怀，亦深为不忍。目今大兵云集，声罪致讨，恐伊等冥顽无知，以为罪在不赦，自分必死，则必负固不服，抗拒兵威。虽欲自输诚悃而无由，即至身陷屠戮而不悟。着即谕张广泗等，明白晓谕，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勘其罪，予以自新。务使边宇安宁，百姓乐业，以副朕又安海内、一视同仁之至意。特谕。钦此。

乾隆元年七月二十日上谕

贵州古州等处苗众，从古以来，未归王化。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请，不忍弃置幘幪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倾心、输诚归顺之切，收入版图，使得沾濡德泽，共享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人，为开拓疆圉之举也。即如从前所定粮额，本属至轻至微，不过略表其向化输租之意。俟数年之后，原欲并此加恩宽免。此皇考抚恤苗民之圣心，向朕与诸王大臣曾经再三宣谕者。詎苗众生性，反复靡常。于上年三、四月间，骚扰内地，并勾引熟苗，攻掠城池，烧毁村落，百姓被其荼毒，凶恶顽梗，法所必诛。是以遣发大兵，分路进讨，剿抚兼施。其中肆逆抗拒者，或就诛夷，或被擒获；而胁从附和之苗寨，又各擒缚为首之犯，相率投赴军前，呈缴器械，悔罪归诚。军务渐次告竣，朕思此等逆苗，孽由自作，固王法所当重惩者。而在皇考与朕视之，则普天率土，皆吾赤子，此特赤子中之不肖者耳。今身

罹刑辟，家口分离，朕心仍觉不忍。且现在就抚苗众，多属胁从附和，其中尚有并未从逆，始终守法之各寨，均当加意抚恤，俾得生养安全。因思苗人纳粮一事，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繁杂之费，或较多于正额，亦未可知。惟有将正赋悉行豁免，使苗民与胥吏终岁无交涉之处，则彼此各安本分，虽欲生事滋扰，其衅无由。况蠲免新疆苗赋，原属皇考圣意，朕此时当敬谨遵循，见之施行者也。用是特颁谕旨，着总督张广泗，出示通行晓谕，将古州等处新设钱粮，尽行豁免，永不征收。伊等既无官吏需索之扰，并无输粮纳税之烦，耕田凿井，俯仰优游，永为天朝良顺之民，以乐其妻孥，长其子孙。苗众亦具有人心，岂有舍衽席而蹈汤火之理。至于建立营汛，分布官兵，乃国家定制，原以诘奸禁暴，安戢善良。各省内地且然，况苗疆险要，防范尤不可不严。且设兵之意，所以禁约汉奸，播弄搆衅，又以查察熟苗，私人勾引，朋比为奸，非特以新附之苗为不可信，而以重兵弹压之也。其设兵事宜，仍着总督张广泗，遵照前旨，悉心妥议办理。至驻守弁兵，均当谨守法度，不得借端滋事，如有丝毫扰累，该管官即行详报题参，从重治罪。若或隐匿不报，经朕访闻，定将该管文武各官，一并重处。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回别，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至有与兵民熟苗关涉之案件，隶文官者，仍听文官办理，隶武官者，仍听武弁办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扰累。贵州总督张广泗，可一并晓谕知之。钦此。

《贵州通志·艺文·疏》

苗疆告竣撤兵疏（张广泗）

为天威远播，永奠苗疆，告竣撤兵事。

窃查黔省古州一带苗蛮，向居化外，回环三千余里，盘踞数十万众，性情犷悍，兵械繁多，居偪汉民，界联郡县，时出扰掠，为地方隐忧。臣前于贵州巡抚任内，承办清理开通，安设镇营，扼其要隘，欲以化导拊循，渐底驯顺。不意臣识见卑庸，才力短浅，既已冒昧从事，又复经理疏漏，虽规模粗定，而一切善后章程，全未妥善。迨臣奉命前赴西路军营，继事诸臣，既形势之未谙，又抚驭之无术，遂致逆苗大肆跳梁，不可救遏。查逆苗起事，始于古州之八妹、高表，并接界丹江、台拱之交鸟、交歪等寨，捏造妖言，传散木刻，到处播扬，非止悍恶凶徒翕然听信，即妇人女子，亦群起若狂。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纠合万众，袭攻王岭营汛。经古州镇臣韩勋，预派官兵，奋力急击，挫彼凶锋，贼始奔溃，乃逆苗等自王岭战败，复聚集于台拱、清江之间，往来号召，谋逆益急。是时，风声传播，人心惶惑。屡据官属禀报情形，而抚提诸臣，犹以为苗寨谣言，不足深信，只令古州、清江，各拨弁兵数百人，游巡会哨，便可了事。迨后勾结既广，附和愈众，于三月二十一日，围攻番招营汛，始皇遽发兵，仓卒赴敌，将内地驻防兵丁，尽行拨赴新疆，派委一庸劣无能之副将宋朝相统领，而前不意进，至番招不能声援策应，反致被困山头。逆苗稔知内地无兵，即乘间四出侵犯，熟苗同时附和，攻陷凯里，次及清平、黄平、余庆等州县。又攻毁清溪县治，烧劫镇远、思州二府属之附近村寨。人民惊窜，驿路阻

塞。台拱、清江等镇协营，仅能闭城自保；而排咱、小丹江二汛，因缺粮，为奸苗所愚，买路夜遁，致被屠杀。因之愈肆猖獗，豕突狼奔，卒难收拾，以致上廑世宗宪皇帝宸衷南顾殷忧，遣发滇、蜀、楚、粤六省大兵，会师进剿。□授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专司征讨。又以地方辽阔，哈元生一人调度难周，命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从下游分领夹击。又钦差刑部尚书张照、左副都御史德希寿，总理抚定苗疆兵马钱粮赈恤事宜。□精详至周至备，将帅诸臣，倘能凛遵□□，协力同心，蕞尔小丑，不足平也。乃抚、提二臣已意见不合，迨闻凯里已失，势甚危殆，提臣哈元生始移至杨老驻扎，所带兵役仅二百余人。逆苗闻提督亲来，以为必有重兵，不敢轻犯，而平越、都匀以上，方藉以保守。云贵督臣尹继善，前据属员禀报，已派遣广罗协副将周仪、奇兵营参将哈尚德等，星夜赴援。而本省黔西、大定、威宁官兵，亦陆续调集。哈元生始派遣大定协副将纪龙、云南广罗协副将周仪、奇兵营参将哈尚德等，将凯里、清平、黄平、余庆等州县，以次恢复，开通大路。逆苗见内地官兵众多，复回巢穴，纠合丑类，围攻新疆营汛，阻截运道。于是台拱、清江、丹江、八寨等处，同时告急。先是，两广督臣鄂弥达，闻知黔苗肆虐，即派遣督标中军副将王涛，并咨移广西抚臣金鉞、提臣霍升，派令左江镇臣王无党，统领广西官兵，以桂林知府杨廷璋监纪粮饷，先至古州；嗣复令高雷廉罗镇臣谭行义，统领广东官兵，以广南韶连道冯元方监纪粮饷，昼夜溯流而上。升任湖广督臣大学士臣迈柱、湖南抚臣钟保、原任提臣董芳，先派令九谿协副将李椅、升任洞庭协副将魏国泰、湖南抚标参将谢琬等，带领湖南官兵，星赴镇远协应；继复令襄阳镇臣焦应林，统领湖北官兵，前来听候调遣。四川督臣黄廷桂、抚臣杨嗣，亦预备汉土官兵，以备咨调。各省大兵，先后来黔，兵力充裕。哈元生遂派遣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由革夷、小江一带援应稿贡汛，以通台拱；又派

广东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湖南九溪协副将李椅、原任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由八弓、梁上一带，援应柳罗汛，以通清江；又移咨广西左江镇臣王无党，带领粤西官兵，救援八寨。维时古州镇臣韩勋，亦率同广东督标副将王涛，带领黔粤官兵，将起事之鸟弓、八妹、高表、色同等逆寨，严加攻剿，即进兵朗洞，扼险驻扎。惟丹江久被围困，先经哈元生派遣云南广罗协副将周仪、大定协副将纪龙，带兵援应，甫将鸡讲开通，逆苗复于平寨、黄土屯、鸟骚坡等处，据险截粮。都匀协副将冯茂，护粮前往，被逆苗阻击，遗失炮位，伤损甚多。丹江兵卒枵腹受困，几不能保。哈元生复飞调四川署副将寿长、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带领滇、蜀官兵救援。至九月十九日，围破敌，丹江方获无恙。是时，五省大兵云集会剿，虽新疆大路俱已开通，而首恶逆寨全然负固。哈元生将遣到各省官兵，由青溪以西上至杨老，并由大路斜通各新疆营汛，沿途密布，连营数百余里，是以兵愈多而愈不敷用。且逆苗始尤畏慑，暂行敛避。迨屯驻日久，情见势绌，复于清平、黄平、施秉一带大路之旁，时出烧劫。九、十月内，尚在纷纷报警，官兵奔救不暇，顾此失彼，几有无可如何之势。副将军董芳，分统官兵，驻扎八弓一隅之地，攻剿六甫寨头等十余顽寨，其余无分首从，概行招抚，以图将就了事。且与哈元生各持意见，互有异同。所以时经数月之久，而军务茫无端绪也。然皆由臣从前承办苗疆，原未经理妥竣，以致黔省百姓，罹兹颠沛；各省官兵，受此劳苦。臣与诸臣，厥罪维均。臣自西路军营奉命进口，途次惊闻，惶悚惭愤，恨不奋飞灭此朝食。迺蒙皇上天恩，暂宽臣从前之严谴，特命臣总理苗疆军务；嗣又以事权不一，特授臣经略重任，自将军以下，悉听节制；继复命臣兼管贵州巡抚印务。从此文武事权，统归画一，委任殊恩，至专至重，更荷圣主指示周详，敢不敬谨恪遵，竭蹶办理。臣自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行抵黔省之镇远府地方驻扎，先将賑恤事宜，酌定条款，

次第举行。并准云贵总督臣尹继善咨商，再调四川官兵三千名，以资协剿。臣当即一面奏闻，一面咨调外。臣查，蠢尔愚苗，原无终日之计，其所以啸聚成群、力能久抗官军者，以有奸苗数辈，恃其寨大人悍，号召勾结，生熟苗夷，群相附和。如上下九股、清江、高坡、丹江、山苗等处，凡凶顽首逆，自古州败退，咸聚集于此一带地方，官兵进攻一处，各处为之协助声援，则彼众我寡，每致挫折，一番两番，贼势愈张，兵气日怯。至于熟苗之附和为匪者，虽罪实难道，而究非首恶，驱之愈急，则悉窜入新疆，为之出力拒守，非所以涣散贼势之方也。若不简拔精锐，直捣新疆，歼其首恶，则党羽终难解散。因筹划时势之缓急，审度地形之险易，酌定分兵三路，同时进攻，逆苗各保巢穴，彼此不及救援，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定。盖贼无常形，兵无定法，安内以攘外，远交而近攻，原可互相为用，是□暂抚熟苗，责以擒献凶首，缴纳器械，阻截生苗，不许放入内地。然后大兵齐赴新疆，将倡乱首凶，并寨大人众、素称顽抗者，悉行剿除。其余附和苗寨，亦责令献凶缴械，阻截熟苗，不许收入新疆。必使生熟苗蛮，判然为二。生苗已定，再行布置，熟苗则釜中之鱼，无所逃命。然后分别良顽，逐寨清理，方可以收一劳永逸之效。臣一面具折恭请圣训，一面亲赴凯里，与原任扬威将军哈元生面嘱机宜。派令四川署副将寿长、贵州定广协副将曾长治、云南奇兵营参将哈尚德等，带领官兵四千余员名，由凯里之空裨一路前进；又派令左江镇臣王无党、黔西协副将康世显，带领官兵三千余员名，由台拱之台雄一路前进；又以清水江苗寨繁多，南连古州，东达黎平，地势辽阔，臣率同原任副将军董芳，带领襄阳镇臣焦应林，暨九溪协副将李椅、惠州协副将马成林、原任清江协副将柳定国等，官兵四千余员名，由清江之鸡摆尾前进。三路官兵，尅期并举。逆苗虽分众迎敌，而各不相顾。官兵奋勇急攻，自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十四日止，旬余之内，已

将上九股之挂丁、朗利、空稗、大小营等处二十余寨，下九股之台雄、打革等寨，清水江之鸡摆尾、鸡呼党、鸡右、乌溜等寨，凡系首恶险巢、苗人所恃以抗拒官军、号召群苗者，悉皆攻毁无遗。附逆余党，始知畏惧兵威，纷纷投抚乞降。臣思逆苗此番逞恶，回异寻常，若非逐层深入，痛加剿除，不足以彰国威，而昭法纪。臣因自清江起程，即由各镇将攻剿之鸡摆尾、台雄、空稗一带，沿途查勘形势，于乾隆元年正月初三日，至凯里驻扎，居中调度。随令襄阳镇臣焦应林，留驻鸡摆尾；四川署副将寿长，留驻空稗；台拱镇标游击尹成宗，留驻台雄。各搜捕未尽余孽，以资弹压。派令副将曾长治、参将哈尚德等，由空稗、鸡讲，分路进攻丹江各逆寨。左江镇臣王无党、黔西协副将康世显，并新任贵西道刘沛等，由台雄、交上一路；惠州协副将马成林、九溪协副将李椅、清江协副将柳定国，并贵东道宋厚等，由乌罗反牌一路，会兵进攻高坡各逆寨。同时，又令古州镇臣韩勋，由朗洞一带前进羊色；高雷廉罗镇臣谭行义，由滚纵一带前进摆韦，皆新疆深险之处。复令副将曾长治，攻克丹江之后，即绕至八寨，会同都匀府知府孙绍武，进剿山苗。并飭令上江协副将王耀祖，带领弁兵，由上江前进山苗，声援夹剿。是时，臣续调之川兵适至，臣即令统领之川北镇总兵王廷诏，带领所部官兵，搜剿乌溜、报德、囊猛、囊尧一带。进驻丹江各路大兵，奋勇前进，逆苗始犹悉力抗拒，继则闻风奔溃，推枯拉朽，所向披靡。自正月初旬起，至三月底止，凡新疆内之为首悍恶大寨，如丹江之防里、乌尧、桃绕、排提、马家屯、鸡勇屯、乌叠、昂牌等七十余寨，高坡之乌罗、反牌、交上、交工、南工、交箴、交包、交乌、交歪、鸡花等四十余寨，古州之羊色、扣里、羊韦、洞里、高□、八倒、旁洞、官舟等二十余寨，又滚纵之乌婁、摆列、摆韦、斗扣等寨，以及山苗内之摆调、方胜、加照、加支、加挠、加雄等三十余寨，无不毁其巢穴，燔其积聚，诛戮其凶顽，俘获

其子女，著恶首凶，陆续就擒，附从逆党，剿除殆尽，所余遗孽，悉窜入牛皮大箐藏匿。臣令各路镇将，尾后穷追，逐渐紧逼，□牛皮大箐口，以坐困之。盖牛皮大箐，绵长数百里，横亘于新疆之中，峭壁悬崖，高出云表，深林密树，雾雨不开，泥泞没膝，虺蛇交行，不但从来兵威所未临，即人迹亦所罕到。询之本地苗蛮，亦止能知其附近大概，不能悉其幽邃深远也。臣因详揣地势，因路径之通塞，为联络之声援，飭令八路官兵，四面攒逼，以次进攻。凡属至幽极险，无不深入穷搜。于是倡谋首逆妄称苗王之包利、往利、哄银、三元、阿苟、蜡老、能老、恨强、银尧、撒汪、陇带、麻阿杠、包往、由甘请、翁苗瞎子等，或被生擒，或被斩献。其余附逆凶徒，俘获者以万余计。臣又恐逆苗逸出箐外，复飭令总兵焦应林、署副将寿长，内外设防，分布严密；复传谕众苗，罪轻之犯得擒，罪重之犯自赎。由是苗类互相擒拿，彼此举发，虽比临、族党、父子、兄弟之间，不敢容隐护庇一人。是以凡经肆逆凶苗，自揣必被擒获，四无去路，有彼此交缚赴营乞降者，有自知罪恶情急自尽者，其迫于饥馁饿毙山林、惶遽奔窜投崖身故者，不可胜计。自四月初旬起，至五月中旬止，牛皮大箐之内，暨四旁岩穴林木之中，往返严搜，委无藏匿。新疆一带军务已竣，随飭令回兵内地，办理清江、下河两岸苗寨，并台拱所属之大小两江，以及凯里、清平、黄平、施秉一带余孽。查新疆之苗，甫归王化，犹可云野性未驯。内籍熟苗，受国家豢养深恩，百有余年，乃敢附和逞凶，无所不至，乘此兵威大震之时，若尽力扫除，可使不留遗种，但其间良顽不一，善恶判然，必当详慎区分，以期无枉无纵。其有寨小丁弱，并未附逆逞凶，比闻大兵临境，即能远赴行营，泥首归城，随师效力者，从前已经招抚，此时不宜扰累。其或虽经附逆，未敢显拒官兵，投诚日久，应役恭顺者，务令将该寨所有凶苗逐名擒献，枪械全数收缴，方准量行安插。至于首先从逆，乐于附和，或妄称官职，或代传木刻，或围攻城汛，或

残害兵民，或阻截粮运，或乘机抢劫，有一于此，必应剿除，固不得以现在畏慑之情形，即可稍为宽假。臣将内地各苗寨，详加考核，分为首恶、次恶、胁从三等，指示各镇将弁，仍专委署贵州提督左江镇臣王无党、云南永北镇臣刘永贵、贵东道宋厚、贵西道刘沛，督率办理。嗣据陆续呈报，清江南岸之九甫，绕号，趟赖，歹受，南孟，培鸠，柳受，往刀，柳寨等二十余寨，清江北岸之抱金，绞狂，平夏，高丘，台革，者磨，柳罗等十余寨，附近台拱之苗江稿武革东稿贡等十余寨，又大小两江之八梗、旧舟、望虎、总场等十余寨，附近施秉、黄平之龙场、白坝、革夷、山秉，附近清平之翁内等各逆寨，皆首先附逆，罪大恶极，断难宽恕，俱已扫穴犁庭，斩馘殆尽。复据驻扎凯里之广罗协副将周仪、驻扎黄平崖门之台拱镇标游击邱中瑞、驻扎施秉新城之贵州提标游击董国栋、驻扎胜秉之黄州协副将姜煊会等先后呈报，所有内地未尽余孽，或据投抚苗人自行擒献，或据被害士民指名控告，俱已逐细查拿，审实正法，并无一名漏网。又古州镇臣韩勋回兵朗洞，沿途将月姑、元赛、八输、盘噶、高定、翁脚、唐流、九衣、斩牙、高猫、岂王等二十余寨，或因其余孽未清，或以其献凶迟玩，俱经剿毁。又据高雷廉罗镇臣谭行义回兵滚纵，将滚纵之火烧、仰党、乔扣三寨，因其庇凶不献，复行严加剿洗。又据都匀协副将曾长治、都匀府知府孙绍武等回兵八寨，将番仰、番槓、番瓮、羊尧、摆卓、牙门、杨牌、杨乌等十余寨，严加剿惩。又据署四川川北镇臣王廷昭、署副将寿长，以桃绕、乌叠为丹江第一恶寨，虽凶苗已多擒斩，尚有凶首枉洞、萧撒二名未获，去岁残毁小丹江营汛，罪难轻恕，复将该逆寨痛加剿洗。又据署副将寿长、台拱镇标游击尹成宗报称：排咱、落翁、凤党、台盘、打革、弄赛、趟舍、世柳等逆寨，去岁伤害排咱汛官兵，罪大恶极，复将各该寨严行剿毁。又据高雷廉罗镇臣谭行义、上江协副将王耀祖、古州同知毛振翮、都江通判邓澜等，以上下两江苗寨，上年虽未附

逆，但各寨枪械甚多，所当趁此兵威，勒令缴献。旋据各苗寨，呈缴过枪刀器械等项，共数万余件。又据九溪协副将李椅、惠州协副将马成林、清江通判蔡时豫，以九丢、歹旦、柳拉等寨，去岁首先附逆，应严加剿毁。查自六月中旬起，至九月止，所有新疆、内地从前未净余孽，搜除罄尽。其现存者，皆逐名查讯，委无正凶，顺逆分明，威信昭著。各路镇将文武，先后禀报军务全竣情形到臣。臣先由凯里移驻清江，遂自清江前赴古州。经由上江、八寨、丹江一路，仍回凯里。沿途查询各路军情，悉皆妥竣。臣查新疆、内地附逆悖叛者，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寨，悉经剿毁，痛加歼除。其余三百八十八寨，多系寨小丁弱，致被迫胁，姑免毁其巢穴，仍令将该寨所有阴逆凶徒，全数拿献，方准赎罪。统计临阵斩馘者，共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余名；临阵生擒并顺苗擒献赎罪者，共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名口，内审系妄称名号、或伪署官职首恶要犯，应解省质审结案者，共四百余名口；审系拒敌官兵，烧劫村寨，法无可贷，即在军营梟示者，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余名。所获逆苗家口，审有稍可矜疑者，即行释放安插外。其逆犯家属，例应充赏为奴者，共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口；其临阵枪炮中毙，未及割取首级，围寨焚烧，投崖自尽，以及饿毙山林者，实不下数万。收获炮位、鸟枪共四万六千五百余门，长矛、刀、弩、盔甲等项，共一十四万八千余件，得获米谷、牛、马牲畜无算。是役也，仰赖圣主恩威远播，诸将士戮力同心，兼以楚粤滇蜀各临省封疆大吏等，公忠体国、疆域不分、筹饷备兵、有呼必应，士马饱腾，兵力充裕，是以指麾如意，所向无前。该逆苗等经此大创，始极畏惧，知山箐之深险不足恃，凶悍之伎俩无所施，国法不可再干，天威不敢再犯。臣查逆苗等，性虽反复，人实愚顽，所以屡肆跳梁，皆由于不知法纪。若不开其愚蒙，明白晓谕，纵使极逞兵威，多行诛戮，亦属无益。臣自上年抵黔以来，仰体皇上如天好生仁威宥物之至意，每次遣将发

兵，总期昭布恩威，声罪致讨，不许诱擒袭取，妄诛老弱。善恶既分，良顽攸判。是以倡谋党恶，虽擒斩已有数万，而区分别，实未敢妄杀一人。逆苗等亦晓。然于凶恶为匪者，乃自取诛夷；良懦守分者，必不致波累。臣自清江前赴古州，沿途查勘已抚苗民，见其泥首道左，俯伏环迎，咸有畏惧悔艾之诚，决无反侧不安之意。凶逆殄除，军务全竣。所有各省官兵，自应撤令凯旋。查黔省山高风冷，暑雨不时。各省来黔官兵，率多不服水土，其有染患病疾者，先已陆续撤回。今军务虽经告竣，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尚须留兵弹压。臣酌留楚粤官兵三千名贴防外，其余并令照依各省程途远近，先后按拨，全行撤回。查各省官兵远来协剿，克著勤劳，屡次钦奉谕旨，令臣详记档案，俟事定议叙分赏。今军务已竣，例应将在事奋勇官兵等次，并阵亡带伤弁兵等，详造确册，送部核议。至臣以至庸极陋之人，由知府微员，荷蒙世宗宪皇帝高厚殊恩，拔至贵州巡抚苗疆重务，臣既冒昧从事，一切经久章程全未筹划妥备，彼时规模粗定，仰蒙世宗宪皇帝天恩，念臣奔走微劳，勅部议叙，赏以骑都尉世职。迺臣甫离黔疆，雍正十年台拱遂有围困官兵之事。迨至十三年，又复大肆猖獗，扰害内地。世宗宪皇帝怀保万方，本欲奠安黎庶，而臣经理疏谬，反致重困黔民，貽累临省，扪心自问罪实。臣始上年即欲具情陈请，缘正在办理军务，未敢仰渎天听。今军务已竣，窃谓赏功罚罪，圣朝之法纪攸关。伏恳皇上天恩，革去臣骑都尉世职，并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为人臣承办地方要务，冒昧疏忽者之戒。伏乞睿览。施行。

马朝柱起义

清政府档案

马朝柱等筹谋在天堂寨起事

乾隆十七年四月初八日 永常等奏折 (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黄州府属罗田县天堂寨地方，烧炭奸民马朝柱，勾众为匪，经蕲州知府李璐访拿逆伙，搜出刀布，讯供禀报，经臣等商酌，飞委武汉黄德道姜顺龙，会同黄州府协，飞赴罗田境按名搜查，务令全获；咨行江南督抚臣一体严拿；并声明倘有应办之处，臣永常即亲赴该处，就近查办缘由，于四月初三日，恭折奏闻在案。续据该州禀报，访获民人刘长年、梁有华，供出寡妇吴梁氏同子吴国土，被吴方曙诱令卖田投匪入伙。当即差拿拒捕，随添差崑委吏目往拿，已获吴国土母子，并同伙之卢良逊等，供认见过马朝柱，其凡遇入寨之人，歃血吞符，并留发辮外圈不剃，暗作记号。等情。又据广济县知县虞学灏禀称，禀遵访拿县民倪路儿，供称向在西门外做裁缝，今年正月，熊得胜来叫小的，说天堂寨有些生活要你去，于三月十七日走到蕲州王朝端家，同众裁缝缝了七八天衣服，都是棉兰布紧身，闻州里拿人，就走回了。那熊得胜在英山县中谷六坛大拗沟，与马朝士同住，他对小的说，你替寨里做了衣服，也算有功的，将来给你一面旗，见旗就没人杀你了。他又对小的说，寨上的大王叫马太朝，寨上有个娘娘也姓马，背上有一颗玉印；有个军师叫吴承云，有

三只眼；正元帅姓张，是江南桐城人；各处有兵马几万，惟太湖县胡南山一支兵最强，那熊得胜自己说是个总兵。听得阳河地方，有六七座炉火打器械，是王朝端管。这天堂寨小的并没有去过。等语。除将倪路儿等收禁，勒拿党羽务获另报。但广邑并无城池，请速拨官兵防护，并飞关英山、霍山、罗田，设法剿捕。等情。又据蕲州知州李泌，会同蕲州都司刘启英禀报，拿获逆犯马朝柱之胞兄马朝佐，伙匪阮光德，在身搜出黄纸符十五张，逆字三纸。讯据该犯供称，这符是与人吃的，这印字是寨上号令，是熊得胜交与小的四路传人的，王朝端也下山分传，还有军令初六日才出，那令是有旗的，约在蕲州望天畷取齐，攻进小西门，先拿副爷、州主。等语。查该匪显为不轨，事关紧急，除都司启英先带蕲营兵丁，亲往望天畷地方巡查弹压；阜州泌督领壮捕在城守护，以防抢犯；一面飞请黄州协领兵驻扎，以壮声援。等情。并将搜出逆字封送，各前来。臣等传同司道，面加筹计。奸民聚众勾伙，讯有逆迹，且敢胆称将令，殊属不法。况山境深僻，恐有藏奸，必须严整慎重。臣永常即日选发督标兵丁二百名，委令调考在省之九谿营游击雷霖、襄阳城守营游击张国威管领，飞赴蕲州、广济二邑分驻，与该文武查明山畷路径，迎赴该寨，围山搜捕；一面飞督黄州协副将王三元，带领官兵一百名，驰赴罗田县东境，相机擒拿；并调兴国营官兵一百名，前赴广济，道士汛营官兵五十名，前赴蕲州，分驻防犯，均听该道协总统调度。该游击等带领精壮官兵，分路奋力搜山查拿，并根捕余党，穷搜器械，毋许一名免脱；一面将现获各犯，拨兵解省，并开单密谕英山、霍山二县，将在该境有名匪犯，按名查拿，及拨兵役，在于要隘堵御策应，毋使遁逸。咨明两江督臣、安庆抚臣去后。今于四月初七日，据该道姜顺龙禀称，初五日未刻，罗田县典史沈学周，自天堂寨拿获马朝柱之母宁氏、妻吴氏、长子马克友、次子观儿、三子得儿、四子柱儿、五子神保，马朝佐之妻尹

氏、次子元富、三子胜儿，雇工陈自得、陈明彩，山邻明文华、康得茂、杜连芳、许良木、许大、许二，及蕲州首出有名之李宗儒、康展书等，男妇共二十名口，搜出硝磺等物，陆续押解前来。讯据各该犯供称，马朝柱已于二月，前往安庆之太湖县地方，或逃赴商城县民张德达家，亦未可定。并据称，该县知县率同巡检，现赴山寨逐一搜查，副将王三元亲往该寨遍加搜捕，先将巢穴犁扫，房屋悉行拆毁。等情。又于四月初七日酉刻，据该道禀称，拿获马朝柱母、妻、子、侄及男妇人口缘由，业经飞驰禀报。兹连接江南英山县知县陈步清禀称，奉札查拿匪犯马朝柱等，卑职现在亲率搜捕，诂该犯因各路捕捉紧急，聚集英属之天马寨，于四月初五日午刻，竟有军器布帐抗拒之状，形迹彰着，英邑离省鸾远，兵役无几，匪等逃至匿居，措置颇难，仰叩拨兵，速至剿拿。等语。即知会黄州协副将飞赴会办等情。各前来。臣等查，天堂寨与天马寨境接江楚，古有六关，地居极险，载在志乘，丛山密箐，奸匪遁藏，兽窜鼠伏，形多诡秘。臣等公同布、按二司，细加讲求，如从楚省围捕，必须两路进兵，与英山无分疆界，并力堵擒，始出万全。今臣永常监临武场马步弓箭事已将竣，而匪逆尚敢负隅，事机难于遥揣。臣永常即于初八日，带领本标官兵二百名，驰赴罗田县，（朱批：好。）就近指示办理，以期迅速扫除。臣恒文意见相同。统俟捕获各犯，臣等严刑审讯定拟，另行折奏。所有臣永常亲赴罗田督办缘由，理合会折奏闻。在蕲州搜获逆字一纸，另封恭折御览。除再飞咨江南、河南督抚各臣，一体飭拿外，至先后调拨官兵盘费，臣照例行司动给，事竣报销。事关捕匪重务，填用火票，合并声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奏俱悉。

王廷赐为天堂寨打造兵器被查获 并吴兆丹赴官自首情形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哈攀龙奏折 （朱批）

署理湖广提督臣哈攀龙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因恩科武乡试大典，在长沙同考外场，于四月初九日亥刻，据黄州协副将王三元禀称：访得黄州府属罗田县接联安庆之英山、霍山二邑交界地方，有奸匪马朝柱，改名马太朝，在彼处开山烧炭，立名天堂寨，聚众入伙。查有蕲州民人王廷赐，与奸匪往来，经蕲州知州李谧会同把总余天佑，亲往王廷赐家，搜出打成刀片十口，产刀一口，刀钢七件，未打成刀片十二口，打成刀件六个，刀盘一个，木刀鞘一把，白大布十五匹。讯据伊妻陈氏供称，丈夫王廷赐，学过铁匠，二月初间，有吴方曙来对丈夫说，天堂寨要用兵器，叫打些刀，打成了的都是吴方曙陆续送到山寨上去，这白布是吴方曙留下，打成了刀包裹出门的。如今丈夫想是逃走了，这打刀的来历问吴方曙就明白了。等语。随将陈氏及起出刀布带至州城，正在派差兵役严拿王廷赐、吴方曙讯究间，旋据州民吴兆丹赴州投首，诘讯供称，小的族叔吴方曙，于二月十八日来说，马朝柱在天堂寨做了军师，聚众多人，叫小的同去入伙，一时被愚，跟他去见了马朝柱等，有马会理等都在那里，又马邦念妹子也曾见过，他们说来要做头目夫人，头目姓朱无名，还在西洋国没有到寨，又有刘廷佐在石头沟开杂货铺，李正南在茅山坡开粮食铺，吴方曙在过路滩开杂货铺，俱系英山县界，又胡宗太等在罗境九子河开杂货、药铺，都是他们党羽。护寨的说，有印信，字句系“统掌江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

禄永昌”，小的没有见过。小的见他们说的妄言，就逃回州来出首的。他那里山上兵器火药都有，现在聚集多少人，小的不晓得。等语。并声明一面具禀，一面严飭所属营汛，暨飞移邻汛文武，选派兵役，会同搜捕。等情。禀报前来。随准督、抚二臣咨会，并节次选派官兵前往守御擒捕。等由。……

朱批：知道了。

清军搜查天堂寨并剿洗天马寨情形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恒文奏折（朱批）

湖北巡抚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

窃照黄州府罗田县属之天堂寨，有奸民马朝柱等，纠众为匪一案。经臣会同督臣永常，于四月初三、初八等日，两次恭折奏报在案。兹于本月十一日，据臣等飭委督办之武汉黄德道姜顺龙禀称：查天堂寨山上，已经武昌府知府李景諄，会同黄州协副将王三元，到处搜查，据称山上已无一人，惟于马朝柱山厂内，搜出逆书、纸符、赏免帖，马朝柱图书、五昌兵马牌位、道士巾、朱砂等物，并接江南英山县知县陈步青报文，据称天堂寨之逆匪等，有畏捕逃至大垵沟之天马寨上聚集。卑职于四月初六日晚上至天马寨，捉获数贼，各匪复由上谷潜逃，还乞督率兵役，一体堵拿。等语。本道会同副将王三元，率领兵役，于初十日先赴英山、罗田交界地方，相机剿，务期按名拿获。等因。到臣。查督臣永常现已亲往罗田，应听督臣就近查办。其罗田县拿获马朝柱之家属二十名口，并蕲州、广济二州县拿获逆匪党羽，经臣等飭提，尚未到省，俟解到讯取确供，另行缮折奏报。至罗田县知县冯孙龙，于此案发觉之初，并不亲身赴寨确查，率称马朝柱等

实系良民，已属含混欺蒙。迨至蕲州禀报，该县往捕，又不到寨搜查，致令首犯远扬，并捏称并无造逆器具，希冀回护。并非似此玩纵奸匪劣员未便姑容，除另行会疏题参外。所有搜获马朝柱厂内逆书、符帖等物，并英山县文报获贼缘由，臣谨恭折奏闻。

朱批：已有旨了。

清军剿洗天堂、天马两寨 并拿获三四十人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永常奏折 （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谨奏，为奏报搜拿逆匪、焚除巢穴情形，仰祈睿鉴事。

窃照罗田县奸民马朝柱等，勾众为匪，经臣等前后派拨官兵，围山搜拿。并据蕲州、广济、江南省之英山等县禀报，匪党潜居英山天马寨地方，竟有军器布帐，抗拒迹著，各请添兵搜捕。臣即亲带标兵，驰赴罗田县，就近办理各缘由，业于四月初八日，恭折奏闻在案。臣当于是日起程，水陆兼行，初九日卯刻至黄州府。细察匪巢，地居英、罗交界，接壤两省，最易躲闪。前虽分兵两路，两省合围，会同搜擒，惟恐山谷幽深，兵力不周，一有疏漏，即至匪逆免脱。随又于臣所带官兵内，派拨兵丁一百名，取道罗田，直抵天马寨，檄交原委之总统武汉黄德道姜顺龙、黄州协王三元等调遣应用。臣缘屡据与罗田连界之蕲州、广济、黄梅、蕲水等州县禀称，各处城乡居民，初闻匪逆有闻拿窃发之事，俱不免惊扰。后得所派官兵，分道弹压，始获宁帖。等语。臣仍虑各处人民，或尚未能一一尽安，而被诱惑之匪党，或有潜归在籍者，查拿严紧，自生疑畏，致滋事端，均未可定。因

大张揭示，遍发罗、蕲、广、黄各州县，以安众心。并晓諭被诱人伙愚民，许令首出自新，倘能擒获马朝柱等首从要犯，许以从重奖赏，拿献党羽者，亦许分别赏给，使人情均各涣释。臣于初十日至罗田县，据副将王三元禀称：会同蒙委之武昌守李景諄，于本月初七日黎明，飞捣天堂寨，搜获伙犯萧如章等男妇四名口，搜出令牌一个，马朝柱图书一个，黄纸符四张，赏免牌三张，红白纸逆书三纸，铁砂一包，道士帽一顶，未做成枪鞘一个，五昌兵马牌位一个，俱交千总冯顺同犯押送。又该寨有头二三关，路径险隘，职等商酌，将原盖草篷二十余间尽行焚毁，将山路掘断，以杜逆匪之归路。等情。又据蕲州禀报，准英山县关开，会同多云巡检鲍梓升，拿获石头嘴茅草庵开店之伙犯刘廷佐、张序宾等四名，又获受寄并代挑硝磺、收藏鸟枪之包天章等三名，业经录供，通详江南各宪外。又于天马寨，捉获数贼，容当另报。等因。卑职复徇投文来差张胜，据称，搜出硝磺约有数担，鸟枪数十杆，逆匪逃入大垱沟，竖立帐房，聚集多人，现募乡兵帮同围拿，又获十余人。各等情。又据署黄州府张为桷禀报，在于西河驿地方，盘获匪党二同仁等六名，搜出木棍、鸟枪、铁枪、快鞋、骡头等情。又据江南英山县报称，卑县离六安营三百六十里，山路崎岖，拨兵恐难速至，而楚省现有官兵驻扎英、罗交界，随禀请守道，带兵前来接应。卑职亲率兵役，雇募乡勇，至天马寨，相机进剿。侦得匪犯马朝士，住天马山下大垱沟，惟伊一家，并无邻屋。查有草房六间锁闭，撬门入屋，贮有粮食、硝磺，因逼近贼寨，不及搬运，尽行烧毁。闻寨上喊追，飞即奔下。次日，复添乡勇，于戌刻，出其不意，呐喊直入。贼等见势勇猛，不敢抗拒，俱各逃散。遂至天马寨上，擒获匪党数人，余皆小路四散潜逃。卑职亲于寨内搜获大刀、腰刀、铁枪、钉钯、鸟枪、布帐等项军器、物件，已经贮库。查至山垱，有草房十余间，藏贮粮食，一并烧毁。遗有兵器，俱即收回。又在小

洞并近山处所，陆续搜获男妇三四十人，有皮文远一犯，背负铜剑一把，两面镌“太朝军令”、“法剑”等字样，除将各犯牢固监禁，讯供另报。正在搜捕间，奉黄州副将密札，内开：马朝柱闻在英山烂柴沟之彭碧玉、张得安、许东木家轮流藏匿，订期搜捕。等因。卑职于十一日午刻，亲同六安营玉守备，前赴会捕。等情。据此，臣随密咨江南督抚二臣，并谕英山令，速将获犯姓名、人数、兵器、硝磺，开报讯明，将人犯解楚归案办理去后。又据该道姜顺龙等禀报，行文英山，订期向天马寨会剿。于十一日午刻，两处各带兵役，在罗属之吊桥河及英属之烂柴沟地方各界，搜获有伙党许四等男妇七名口；英山陈令亦偕六安营守备，连日获贼十数人，并将马朝柱之妻夏氏、马邦念之妹伪称娘娘者一并拿获；现在天堂、天马二寨各匪，畏惧逃逸。本道等当再加亲勘搜拿。等情。各前来。臣查，马朝柱胆敢谋逆，叠讯获犯，供称，其党羽匪类，为数不少，现经蕲、广、罗、英拿获者已一百余名，内蕲、广所获之马朝佐、阮光德、倪路儿等，并首告人吴兆丹，实为此案紧要犯证。臣单提此数犯到罗，传同署黄州守张为栴、汉阳同知德兴额、蕲水令刘育杰等，令将各犯同前获在罗田县监禁之马朝柱母、妻、子、侄，一并研讯。据马朝佐等供称，马朝柱自幼出家还俗，捏称梦见神人，指以桐城九龙洞得了兵书、宝剑，兵书上有大学士张锡玉字样，寻访果有其人，就把兵书送与张锡玉。这张锡玉不肯出仕，遁到四川峨帽山西洋寨去了。大头目朱元成亦在西洋寨，吴三桂子孙吴承云，及李永爵即李开花，都在那里。天下有大寨，西洋是下寨，天堂是中寨。朝柱又在天堂寨石洞里得了一口剑，一柄伞，掌天扇一把，金枪一枝，所以哄动四处，百姓都来投寨的。人是四路散开，寨上到没多的人。石头嘴、茅草畈、九子河、过路滩等处开店的，都是埋伏的党羽。外路是太湖胡南门，亳州董有功，汴梁杨老四。朝柱自前年结拜弟兄起，在天堂寨止有一二十次，在大垵沟结拜的

多。每次拜盟，拿出双刀摆上，说是祭刀，磕了头，吃鸡血酒，又吃符水，是朝柱自画的。凡是有功的，名为武士，给符札一张，是龙边黄纸的，写得有字，年号是年成，开写“大明军师马太朝”。只与会打的武士，不会打的不与他。朝柱在大垭沟住的日子多，在天堂寨住的日子少。兵器、火药俱藏在大垭沟。见过他的印，是石头的，不知上面什么字。等语。臣查得逆匪马朝柱，假捏神符，勾结匪党，伪传号令，散札招军，积粮制械，凡腰刀、鸟枪、硝磺等物，藏畜已多，虽伪札、伪令未曾搜获，而搜出逆字，尤为悖逆，罪不容诛。乃以地界江、楚，寨险山深，遂得逞其诈妄。无知愚民，多被煽诱，逆志邪心，匪朝伊夕，苟若迟之岁月，近地良民，更遭其扰累。幸赖我皇上福庇复育，如天得使，及早败露，逆谋未成。兵威所到，虽有移巢抗拒之形，然已多半搜拿就获，迅速完竣。其逃窜各犯，谅皆近伏岩箐，苟延旦夕。臣谆切严飭所属文武，设法分路穷搜，务期全获，以彰国法。臣又探闻马朝柱等，于天马寨破后，越山逃赴武昌、汉阳一带。现已密委侦访擒拿，并咨抚臣暨行按察司，就近查办。至该犯等供出平日勾结之张锡玉、吴承云、朱元成、李永爵即李开花，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又逆札所称桐城方珍，及供出之太湖县胡南山，亳州之董有功，汴梁之杨老四，词虽闪烁，均事关重大，除再密咨四川、江南、河南督抚各臣，俾皆及早访拿，无使滋蔓。至现获各犯，已飭派精干官弁兵役，押解赴省，臣当与抚臣分别审讯，从重定拟。其从前失察以及在事奋勉人员，一并查明，另折请旨。再天堂寨与天马寨，地界两省，路径荒僻，地方文武，狃于隔省陋习，不能整顿稽查，平时耳目多疏，临事又怀瞻顾，今群匪虽已散踪，居民咸沐救宁。臣身任地方，不敢不慎重办理。即日轻骑前赴天堂、天马二寨，亲历江、楚分界处所，相度情形，如有应行随宜调剂善后防犯之处，统容臣咨会江省督抚、湖北抚臣，公同酌定，请旨遵行。臣恐上廑圣怀，理合将搜

捕匪党，闻拿畏惧散踪，并获犯讯过供词大略，各情由，填用火牌，恭折奏闻。查获逆字三纸，免单三张，符四张，图书、令牌，另封上呈御览。因臣在途办理，不及与抚臣会衔，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奏甚属可嘉，但正犯尚未就擒，卿宜尽心搜捕。尹继善亦奏称前往，汝二人若得会面，将两省交界藏奸之处悉心详议，以杜后患，更为周备也。

访闻楚省在王廷赐家查获打造刀具等情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四日 鄂昌奏折（朱批）

江西巡抚兼管提督臣鄂昌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风闻，湖北蕲州地方有匪徒聚集之事。查湖北之蕲州，与江西之九江府属德化县接壤，臣随飞行密谕该知府朱若炳访察去后。兹据该知府朱若炳禀称：访有安徽所属之英山、霍山等县，与湖广连界之罗田县深山之内，有奸匪聚积，借开山烧炭为由，设立天堂寨名色，辗转纠约，入伙多人，经湖北之蕲州知州访至打造刀具之王廷赐家查拿，因王廷赐逃匿，随将廷赐之妻陈氏拿获，搜出所造刀具，解州审讯。又有州民吴兆丹，前赴蕲州衙门首称，被伊族叔吴方曙引诱，至罗田大垵沟，投马朝柱入伙，见过马朝柱并朝柱之兄弟马朝佐、马朝贵、马朝群等，及不知姓名男妇颇多，称系寨主姓朱，积有兵器、火药，总以开山烧炭为名，造言诱人。等情到臣。……

清军派役搜查杜席珍家并获名单等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恒文奏折（朱批）

湖北巡抚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

窃照罗田县属之天堂寨，有奸民马朝柱等，勾众谋逆一案。臣与督臣永常，将办理缘由，并获犯供情，节次奏报在案。臣因首逆尚未就擒，诚恐余党各路散处，勾结窝藏，不时留心访察。于本年四月十三日，闻得天堂寨奸匪，有在江夏县八吉堡地方杜连即杜二山家留住之信，随即飭委臣标游击章士鹏、江夏县知县钱鏗，带领兵役，密赴八吉堡搜查。当于杜二山之弟杜席珍房内，搜出逆书、名单各一纸，并将该犯等家属拿解到省。臣因现在武闱阅卷，不能亲审，随飭藩、臬二司会同严讯去后。今据该司等禀称：遵即讯，据杜席珍之妻许氏供称，并无马朝柱、吴方曙、熊得胜到小妇人家。只本年三月内，有胡南山、胡济修并吴姓来小妇人家住了一夜。次日同小妇人丈夫到汉口买了七个铜罐回来，又住了一夜。胡南山们说，黄州石头嘴地方很好，在那里学法，再三叫小妇人丈夫同去，丈夫就带了婆婆陶氏，并幼子端阳，同他们一齐坐船去了。至四月初九日，丈夫一人回家，说走到那里，闻得蕲州拿人，我就害怕，将母亲、儿子寄在胡济修家，自己跑回来了。丈夫不敢在家，往前妻的兄弟魏世荣家藏着，如今想是闻拿吓跑了。丈夫到石头嘴做什么事，他并没向小妇人说，不敢妄供。在小妇人家搜出的书一纸、名单一纸，丈夫是从哪里得的，小妇人实不知道。等情。讯据杜二山之妻熊氏、子杜学预、媳萧氏并杜席珍之女各供，俱与许氏供同。等情。前来。臣查杜席珍，原系有名积匪杜二山之弟，同屋而居，乃敢私与

天堂寨奸民往来勾结，细绎逆书内开，情词叵测，逆迹昭著，实属罪大恶极，难容一名漏网。除飞飭各路文武，遍加通缉务获外，俟臣出闱后，再当亲提一千人犯，严讯逆谋确情，根究羽党，按律定拟，以彰国法。所有搜获逆书，并拿到杜席珍家口缘由，臣谨缮折奏闻。并将逆书、名单原稿二纸，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再督臣永常现在罗田，未及会衔，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胡南山被拿获并审讯情形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七日 恒文奏折（朱批）

湖北巡抚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

窃照罗田县属之天堂寨地方，奸民马朝柱等，勾众谋逆一案。臣于江夏县属八吉堡地方，拿获杜席珍家属，并于杜席珍房内搜出逆书、名单，飭发两司，讯取供情缘由，正在缮折具奏间，于本月十六日酉刻，据江夏县知县钱鏊，在武昌省城东门外，拿获马朝柱伙党胡南山，并于该犯身边搜获伪印一颗。臣因现在闱内，不能亲审，随飭藩、臬二司，会同严讯去后。兹据该司等禀称：遵即提讯，据胡南山供，小的是江南太湖县人，今年三十六岁，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内，在六安州卖布，遇着罗田县人吕时安，他邀小的到他那里吃酒叙谈，要与小的拜弟兄，并说有个异人马朝柱，知道过去未来之事，小的不信，他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洞取宝，约小的往铁老沟去看。至那日晚，吕时安同小的到铁老沟，会见马朝柱弟兄们，朝柱先用黄纸画了一道符与小的吃了，到半夜子时，同到一个山洞前，看那洞有三四尺深，有道逢，先烧了香纸，马朝柱在那洞缝里拿出一把金枪，他说上面有

“太朝军令”四字，又拿出一把金剑，一边有“红罗公主”四字，一边有“日月”二字。小的不识字，是朝柱念与小的听的。又说有个幼主姓朱名洪锦，军师吴承云，系吴三桂的子孙，元帅张锡玉，是江南桐城人，同李开花俱在西洋。他妹子马氏，是姑娘。他还有把遮天伞，掌天扇，撑起来能腾云驾雾的。小的先不肯信，辞他回去。到乾隆十六年六月内，马朝柱同胡济修、熊得胜、吕时安、吴方美、黄洪爵六人，到小的家来，又约小的与他们出力。小的不肯依允，他们对小的说，若露了机关，用桃符钉死。今年正月，马朝柱给小的札付，是黄纸龙凤边，小的记不得上面写的文字，止记得“兴明将士胡南山”字样。又称是先锋。这张札付，连铺盖都放在马朝柱家里。三月间，小的同胡济修、邓六、吴方文，来省买货，曾到过八吉堡杜席珍家，后来往汉口买了铜罐絀缎回去。杜席珍是同胡济修们去的，杜席珍家搜出的一封书内，吴扶危就是吴方曙的学名，想是吴方曙托胡济修带来的，小的没有看见。小的回到英山县金家铺地方，遇见马朝柱，他说事犯了，叫小的跟他去的。小的见胡济修，叫万二刻一块四方板，上面雕“太朝军令”字样。小的害怕，就弃了行李，回家逃避。四月初七日，吴方曙、熊得胜到小的家，约小的往贵州逃生。那日小的不在家，他们留下话说，在武昌东门外洪山相会同逃，小的故此赶来。十六日早到省，不想他们还没有到，至下午时分，小的就被拿获了。小的身上搜出来的这块图书，是胡济修刻与小的，小的并不曾用过。小的并没有什么兵马，也没见马朝柱有什么兵马，就夹死小的，供不出的。等情。禀复到臣。除将该犯供出未获之吕时安、胡济修等，飞咨江省，并飭所属文武，协力严拿。臣又密差官役，在洪山前后侦伺马朝柱、吴方曙、熊得胜等，务获解究。至胡南山一犯，系已获各犯供出与马朝柱同恶共济之要犯，今据拿获到案，所有应行严审诘问之处甚多，若俟逐一审明再行具奏，不无有稽时日，谨将讯过约略粗供，先行

恭折奏闻。再，在该犯身上搜获伪印一顆，臣详加查驗，一面篆刻“明南山印”四字，一面篆刻“胡世英印”四字，长二寸、宽九分、厚四分，系滑石刻成，合并陈明。仰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办理甚属可嘉，知道了。

清军烧毁天马寨并拿获马朝柱之妻等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尹继善奏折（朱批）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臣尹继善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奸匪马朝柱等，在湖北罗田县天堂寨聚集不法，因楚省搜拿，潜匿江南英山县之天马寨地方，臣等先后飭委镇道等员，派调弁兵，前往该地，协同楚省委员，督率地方文武，相机剿捕，一面缮折奏明在案。嗣准湖广督臣永常咨开，拿获马朝佐并阮光德等，供出匪党桐城县人张锡玉，太湖县人胡南山，亳州人董有功。又经飞飭各该地方官，设法严密访拿，解楚质审。兹据六安州知州金弘勋等禀称，英山县知县陈步青，于四月初六日，率同兵役乡勇，直入天马寨，擒获匪党数人，余犯不敢抗拒，由山谷四散潜逃。遂于寨内搜获大刀、腰刀、铁枪、钉钯、鸟枪、布帐等项，将草房十余间悉行烧毁。复四路追擒，续拿男妇三四十人，并将马朝柱之妻夏氏，及马邦念之妹称为娘娘者，一并拿获。内有皮文远一犯，背有铜剑一把，一面镌“太朝军令法剑，孙氏、夏氏、前世吴氏”；一面镌“今世张氏、韩氏，展魄魂灵”等字。现在穷追余党，讯供另报。该州金弘勋又在英山县界岭地方，访获匪党罗田县人朱国安、王贤左，又获蕲水县人张绍贵。据称四月初三日，冯方珍带伊上天马寨，见过马朝贵，并未见过马朝柱。又据霍山县知县吴学山禀报，访获宋秉如，供出匪党宋

魁元、鲁天锡、李乃九、张明臣等，现在移关查拿等情。又于四月十八日，接准湖广督臣永常来咨：据蕲州禀报，拿获逆匪孙继舜等七名，并在孙继舜地窖内，起出刀、枪、磺斤，讯据供称，太湖县还有胡南山，招集多人，人马最强。又拿获吴方曙之胞弟吴方照，供称马朝柱、熊得胜、吴方曙、吴方美，往太湖县胡家冲、胡南山家去了。还有冯明远也是胡家冲人，家里藏有多人，离胡南山家只隔一条山埂。马朝柱们不在胡家，就在冯家。胡南山有个叔子胡锡五，也是个头目。等语。咨会查捕。等因。臣等伏查，天堂寨等处界连江、楚，地方广阔，且系深山密箐，奸徒易于窜伏。今天马寨匪党虽已逃遁，并无聚众拒捕情事。而首恶马朝柱等，尚未就获，虽准湖广督臣另文知会，探闻马朝柱等逃赴武昌、汉阳一带，现今缉拿。但吴方照既有逃往胡南山等家潜匿之语，无论虚实，不便稍有疏缓，必须多派弁兵，分头搜捕，并将各处要路严密堵截，以期要犯速获，免致另行滋事。臣等随飞委安庆按察使崔应阶、安庆副将马乾宜，就近酌调弁兵，督率文武各官，协力擒捕。并重悬赏格，设法根拿。诚恐各员办理不善，缓急轻重，未合机宜。臣尹继善驻扎江宁，相隔鸾远，文报往来有需时日，不能随时酌办，恐致贻误事机，已于十九日起程，亲往英山、太湖一带，相机调度，务期首从要犯，尅日扫除，穷追余党，从重究拟，以彰法纪，以靖地方。除俟接到续报情形随时具奏外，所有臣尹继善亲往查办缘由，理合缮折奏闻。

（朱批：甚是，不可稍存姑息之念，此案显系谋叛，当重处，毋留余孽，不可以谋反未行而论，曲为开脱也。亦将此旨咨会永常，尔等和衷妥办，以期安辑闾阎，慰朕悬念可耳。）

再，抚臣张师载，于十八日武闹事竣，将一切事宜，悉心会商，亦立即起身速回安庆，弹压地方，将湖广咨拿人犯，督率各属，迅速访拿，不敢稍有玩忽。合并陈明。臣谨会同安庆抚臣张师载，合词具奏，仰祈睿鉴。谨奏。

朱批：览奏俱悉。

马朝柱等在天马寨预谋起事 及胡南山等被获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永常奏折 （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谨奏，为奏闻续获各起匪逆要犯，讯出供词大略，仰祈睿鉴事。

窃臣前驻扎罗田县，曾经密差亲信之人在外察访，风闻马朝柱等于天马寨破后，有越山逃赴武昌、汉阳一带之信。当经密移湖北抚臣，并严飭按察司密飭所属，于各该处侦访擒拿。旋即恭附奏明在案。后，又据蕲州知州李璘禀称：获讯匪犯，有供称马朝柱逃往太湖胡南山家者。亦经臣咨移江省督抚诸臣，转飭侦察查拿，亦在案。续据罗田令冯孙龙禀称：拿获九子河开药铺之胡济善、开杂货铺之康得茂等，起有绸布雨衣等衣物，并米谷盐斤骡头。讯据康在朝供，是去年九月被马朝柱哄去结党插血吞符，马朝柱叫小的们开铺，收囤盐粮的，等供。理合禀报。等情。又据蕲州牧李璘禀称，拿获逆匪孙继舜等七名，于地窖内搜出新短刀一把，刀口上一面刊“开得胜”、一面刊“到成功”字样；旧剑一把，刊“天启二年记”字样；又新旧单刀六把，双刀二把，俱连鞘；又无鞘单刀一把，铁枪一杆，磺一包。讯据孙继舜供称：这刀磺是从汉口买回，送往山上余剩，闻拿埋窖的。四月初六日，有个马邦志同一陈姓，到小的并刘习万家传军令，约人上寨。等供。又据李璘禀称，拿获吴方曙之胞弟吴方照，讯供：小的二十岁。二哥方曙，是上年九月内，族兄方美引到天堂寨去的，方曙家眷同小的妻子，后都搬在英山过路滩。方美弟兄四

个，都搬在英山石头嘴居住。还有吴应选、吴应朝、吴应廷，都是小的同族的，在英山大垵沟居住。天堂寨上马朝柱（即马太朝）是个军师，方曙是副军师，方美同熊得胜都是将帅。马朝柱的印，小的见过，是“太朝军令”四字，是铜铸的，别的印小的没有见。马朝柱平日有枪刀护卫，常梦神人替他说吉凶，还有兵书、宝剑。小的妻子同方曙嫂子，如今都到太湖县胡南山家去了。胡南山住在太湖县胡家冲，他手下聚集有千把人，他的武艺最高。小的昨日回到家里，就被差役会同户族拿住了。马朝柱、熊得胜、吴方曙、吴方美，于小的起身头一日，他们在寨上商量，马朝柱说，我原要到武昌省城江夏县监里，劫了八吉堡犯案的杜连，八月里才好动手。你们不谨慎，以致事情发觉，只得到胡南山那边处存身，他那里人马还多些，还有冯明远，也是胡家冲人，家里也藏有好多。冯明远离胡南山家止隔着一条埂子，马朝柱们不在胡家就在冯家。胡南山有个叔子叫胡相五，也是个头目，方曙打了好些刀，都送到胡南山家去了。还有几十杆枪，几十把刀，几石硝磺、火药，他们都藏在鲁子石地方马朝士家，那鲁子石是英山县管的，等供。据此，反复严诘，似属确实。等情。又据布、按二司鄂乐舜、明德，江夏县钱鏐等，前后禀称：遵奉密飭，查拿逃逆马朝柱等。钱鏐随会同营员，带领兵役，于县属八吉堡有名为匪之杜连家内，搜出逆书、名单各一纸，拿讯杜连弟妻许氏，供称：本年三月内，有胡南山、胡济修并吴姓，来小妇人家住了一夜。次日，同丈夫到汉口买铜罐回来，又住一夜。胡南山们说，石头嘴地方很好学法，丈夫带了婆婆陶氏并幼子端阳，同他们一齐坐船去了。四月初九日，丈夫一人回来，说走到那里，闻蕲州拿人，我害怕将母亲儿子寄在胡济修家，跑回来了。丈夫不敢在家，往前妻兄弟魏世荣家藏着。丈夫在石头嘴做什么事并没说，不敢妄供。在小妇人家搜出书一纸、名单一纸，丈夫是那里得的，实不知道。等语。随至魏世荣家查拿，诘世荣与

席珍俱已逃匿。又差役各处侦缉，在横山地方，见有一人形迹可疑，当加盘诘，该犯奔跑跳水，该役亦赴水拿获解讯。据称，名叫胡南山，又名胡世英，当堂搜出该犯身带图书石一块，两面雕刻，一面系明南山印四字，一面系胡世英印四字。严讯该犯，供称：小的是江南太湖县人，今年三十六岁。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内，在六安州卖布，遇着罗田县人吕时安，邀到他那里吃酒叙谈，说有个异人马朝柱，知道过去未来的事。小的不信，他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洞取宝，约小的往铁老沟去看。至那日晚，同到铁老沟，会见马朝柱弟兄们。朝柱先用黄纸书了一道符与小的吃了，到半夜子时，同到一个山洞前，看那洞有三四人尺深，有道缝，先烧了香纸，马朝柱在那洞缝里拿出一把金枪，他说上面有“太朝军令”四字；又拿出一把金剑，一边有“红罗公主”四字，一边有“日月”二字。小的不识字，是朝柱念与小的听。他又说，有个幼主姓朱名洪锦；军师吴承云，系吴三桂的子孙；元帅张锡是玉，江南桐城人，同李开花俱在西洋。他妹子马氏是娘娘。他还有把遮天伞、掌天扇，撑起来能腾云驾雾的。小的先不肯信，辞他回去。到乾隆十六年六月内，马朝柱同胡济修、熊得胜、吕时安、吴方美、黄洪爵六人，到小的家来，约小的与他们出力。小的不肯依允，他们对小的说，若露了机关，用桃符钉死。今年正月，马朝柱给小的一张扎付，是黄纸龙凤边的，小的记不得上面文字，只记得兴明将士胡南山字样，又称是先锋，这张扎付连铺盖都放在马朝柱家里。三月间，小的同胡济修、邓六、吴方文来省买货，曾到过八吉堡杜席珍家，后来往汉口买了铜罐、绸缎回去。杜席珍是同胡济修们去的，小的回到英山县金家铺地方，遇见马朝柱，他说事犯了，叫小的跟他去，小的见胡济修叫万二刻一块四方板，上面雕“太朝军令”字样，小的害怕，就弃了骡子、行李回家逃避。四月初七日，吴方曙、熊得胜到小的家，约小的往贵州逃生。那日小的不在家，他们留下话

说，在武昌洪山相会同逃。小的故此赶来，十六日早到省，不想他们还没有到，至下午时分，小的就被拿获了。小的身上搜出来的这块图书，是胡济修刻与小的，小的并不曾用过。小的并没有什么兵马，也没见马朝柱有什么兵马，就夹死小的，供不出的。等语。并将在杜连家搜获逆字、逆单二纸，以及在胡南山身上搜出之图书、照印二张，一并具禀前来。又据江省太湖令潘世仁禀称：县属野溪河地方，有胡南山其人，平日学习拳棒，在外贩卖骡马，往来无定，形迹可疑，密行查拿，詎该犯业已潜逃，将其胞兄胡经纬拿获，搜查胡南山家，并无器械伪扎。胡姓宗族生监胡显祖等，情愿捐资百金，雇募乡勇，协拿胡南山，免致貽祸。随讯据胡经纬供：南山是小的胞弟，有三四百斤气力，平日好枪棒，在外做教师，兴贩骡马，与人交结，轻易不在家。旧年五月里，因父病请了个医生叫胡济修，说起马朝柱在天堂寨做军师，要干大事，熊得胜、吴方曙都是有用人，有个小主姓朱，才得十八岁，还没到寨，现在西洋。后到六月里，胡济修来约会南山，到他寨上住了有好些日子，回来问小的，兄弟睡在那里，有一个黑虎在身上伏着，马朝柱看见，就叫胡济修去看，说南山是一员虎将，是胡大海转世，所以小的兄弟听了这话，才入伙的。原说今年五月十三日散扎付，八月十五日兴兵，先往寿州一带占住地方，然后往河南一路进兵。说有一本簿子，上边有七百多人名字，南山坐第九位，这些话都是兄弟向小的说的。去年十一月里，马朝柱着人来叫，南山没在家，来人叫小的同到天堂寨上，只有五间茅草房子，马朝柱约年三十二三岁，他因小的是胡南山大哥，就叫小的大哥。小的叫他三哥，小的看见胡济修、熊得胜、吴方曙都在那里，他们叫马朝柱是师爷。小的在寨上住了一天就回来，后来兄弟上去，他们商量什么没有告诉小的。今年三月三十日，有个周乡保马朝柱跑腿的，到小的家来说，如今事发，初三那日，南山同他一路去，说到英山县过路滩姜公万家躲

避，只求到姜公万家去查拿就是了。胡相五是小的族叔，与马朝柱也是相与往来的。冯明远是宿松县人，住在二郎河地方，也是个教师。至于本县入伙的人，南山都晓得，小的是个庄农人，实不知道。等语。胡相五已经拿获，胡南山一犯现在吊儿坂寨上，捕役同胡姓族众探知畚子甚多，未敢动手查拿。现今会同潜山营，星飞前往围擒，俟拿获讯供禀报。等情。又据英山县令陈步青，将该县所获人数刀枪硝磺等器物，开单呈送前来。内开：讯据马氏供，小妇人年十九岁，堂兄马朝柱，于去年九月接小妇人到他家住住，不晓得就到天堂寨去，小妇人要回，马朝柱不放，说要成大事，有的人叫小妇人娘娘，还磕过头，不晓得是怎样的。小妇人见有人送银子、送刀，俱不知姓名，总是马朝柱做出来的事。后来罗田拿得紧，马朝柱同众人商量逃走。那是晓得。又到天马寨上，同来的好些人。到寨又来了许多人，拿有兵器、火药，他们放鸟枪，说是防寨的，后听得官兵上山，小妇人们逃走被拿。等语。并皮文远供：李正南、吕时安在茅草畈开店，叫小的帮他，又叫小的到马朝柱家听用。马氏让小的叫他娘娘，还磕过头。兵役来天堂寨拿人，马朝柱上天马寨，还想约人，不想拿得紧急，马朝柱说我们人不齐，只可躲了，大家纷纷逃散。朝柱拿宝剑与小的背着，连剑被拿。朝柱不知逃往何处去了。等语。其余各犯所供，有与从前相同者，有系新被胁从者，俱不繁叙。又据江省安庆副将马乾宜禀称，拿获逆犯查两汝、许惟宜、许英士、胡相吴四名，据许英士供：小的在许惟宜店上遇着胡相吴，他到小的家，将扎付四张，把一张与小的，因天马寨破，小的将扎付烧了。又，查两汝供有令旗二面，随在查两汝家搜出令旗二面，许惟宜家搜出腰刀一把。令旗是黄心、白边、白飘带，上书“太朝军令”四字，俱交县讯供另报。等情。又据前委领兵驻扎蕲州之九谿营游击雷霖禀报：据蕲州监生吴璘，协同州役督倩多人，在阳河等处，拿获匪犯王朝瑞、黄有成等，并于黄有成身上

搜出逆信二十九纸，职等逐一审诘，均系匪党，直认不讳，随连逆字，拨兵押送州署监禁。该州查勘公出，应俟回署，讯供录报。计呈赏逆字一纸。等情。又据布、按二司禀称：据江夏令钱璠，会同营员，又于该县地方盘获匪党吕时安，搜出图书一方，一面刊“胡济修印”四字，一面刊“舜衾”二字。据禀讯过之供，与胡南山所供约略相同，概不敢多述，致烦圣聪。臣伏查马朝柱等勾匪谋逆，案情重大，首逆要犯虽未全获，而两省就获之要犯、党羽，已二百余名。内如马氏、马朝佐、胡南山、吕时安、阮光德、王朝瑞等，皆系此案最要之犯，现在擒获，讯据供出，马朝柱、吴方曙、吴方美、熊得胜奔窜情形，总在近地，釜底游魂，谅必指日可获。惟查该逆匪等于破巢幸脱之后，犹敢各带图记，传散逆信，形踪叵测，均堪痛恨。而于杜连家内及黄有成身边，搜出之逆字，察其词意，尤属大逆昭着，罪不容诛。臣现据各供，密行咨移，遍飭查拿，务期诸恶就缚，明正典刑，以申国法。所有续据禀报供词，合附恭折奏闻，并据布、按二司等抄寄逆字一张，逆单一张，印出图书二张，又游击搜呈逆字一张，一并恭呈御览，仰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吕时安等被获情形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恒文奏折（朱批）

湖北巡抚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

……

嗣于四月十八日，又据臣标右营守备史先觉，于八吉堡地方，盘获伙犯王能远即吕时安，并于身边搜出胡济修伪印一顆，

稟报到臣。臣因事关谋逆要犯，随于出闱后，率同藩、臬二司，将吕时安、胡南山并杜席珍家属一千人犯，提至臣署，详加鞫讯，俱各供认往来勾结情由属实。除严飭各路文武，并飞咨邻省查拿要犯马朝柱、胡济修、吴方曙、熊得胜、朱连芳等务获，另行会同督臣，严审谋逆确情，定拟具奏外。所有讯过吕时安等各供，臣谨另缮清折，恭呈御览。再该犯身上搜获伪印一顆，臣亲加查验，一面篆刻“胡济修印”四字，一面篆刻“舜衾”二字，见方一寸一分，系滑石刻成。再，督臣永常尚未回省，未及会衔，合并声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军袭击天马寨并搜拿马朝柱党伙情形

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武进升奏折（朱批）

江南提督奴才武进升谨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准督臣尹继善、安庆抚臣张师载咨会，湖广奸民马朝柱等，在罗田县属之天堂寨地方聚众匪逆，拿获逆犯之兄马朝佐，奸细阮光德等，据供各要犯有在江南之英山县等处者，经督臣与奴才各即委员，协力查拿，并行寿镇、安庆、六安等营，一体协捕。旋据报获匪犯刘廷佐等，并获硝磺、鸟枪。该匪等因湖广捉拿，又聚至英山县属之天马寨地方，竟有军器、布帐，抗拒情形彰著。又经督臣委令寿镇，飞带官兵三百名，并六安营署备，带兵一百名，奴才亦委标营将备，并飞行临近各营，一体酌派官兵，协同擒捕，务尽根株。具报。等因。业经奴才于四月十八日恭折奏闻，并陈明如何办理捕获情由，俟各营随时报到，另奏在案。续于四月十九日，准督臣尹继善咨，据寿镇稟称，四月

十二日途次，据六安营署备王文卜禀称，守备于初九日进英山县地方，拿获朱国安、王贤在二名，讯系罗田县人，俱供认与马朝柱等同党。初十日至五显庙地方，访拿张绍责一名，系蕲水县人；又沈友德投首，据供霍山县人，现将各犯押发英邑审详。又英山县于初六日晚至天马寨，捉获数贼，余犯四散逃避，现在穷追。守备仍即飞往天马寨，四处搜查，务期尽获。等情。本职先带兵丁数十名，赶赴天马寨确查情形，亲督搜拿，务必首从全获。至所带弁兵应否酌留，不必多留之处，禀请酌示。等情。查天马寨奸匪虽已逃散，正应实力搜捕，不便将已到之兵反行撤回。除照会寿镇，会同楚省委员，严督弁兵，四处堵御，尽心搜拿，务期全获外。合咨查照。等因。奴才伏查，前准督臣咨会，并据六安营具禀，俱云奸民马朝柱等聚众肆妄，军器、火药形迹彰著，且准单开各犯内，马朝柱、吴承云俱称军师，熊得胜称总兵，吴伯润即吴方美称为将相，并正元帅张姓，头目朱姓，副相张玉、刘宏宇、游康，侯以暨马邦念之妹马氏妻叫娘娘。此外尚有党犯多名，则其情形似非轻小。今据拿获数匪，余犯四散逃避，虽聚众之处似已涣散，然现获者系何等匪徒，马朝柱等曾否拿获，其逃匿之犯必须四布搜擒净尽。所有总镇带去之兵既到该地，且恐尚有分遣追捕之用，似应仍留在彼，未便遽行撤回，以致不敷应用。随咨寿镇，即督官兵四散严密搜捕，务将首从各犯趱期全获，并饬弁兵，切勿因其逃散遂生怠忽。等因。去后，兹于本月二十日，又准督臣尹继善咨，准湖广总督咨，据蕲州禀称，淮江南英山县来文，四月初三日，拿获案内有名开店之刘廷佐，并案虽无名同在店烧酒之詹塞士即恒次，又受寄硝磺之包天章，又代挑篾箱内有硝磺至天章家之李文彩，又搜捕案内有名开店之李正南，潜逃无踪现获正南一起开店之张序宾，并来正南店打听信息之胡习九，又起出鸟枪之明相臣，共七犯。除讯供严禁通详外，初六日晚上至天马寨，捉获数贼，容当另报。等情。又

于本月十二日，据委拿逆匪之武汉黄德道姜顺龙等禀称，十一日，率领兵役至梭子坪，与英山县接壤，获贼伙党许四、许七男妇七名口。英山县令，亦偕六安营守备，会集烂柴沟，获贼伙党张得安、张得明弟兄男妇四五人，并将马朝柱之妻夏氏，及马邦念之妹伪称娘娘者，亦一并拿获。等情。查此案因发觉期早，及时查拿，是以逆谋未成。今两省会合四路围搜，谅逆要各犯指日可期全获。请飭六、霍、英三处文武，如有拿获人犯，即于各该处小心监禁，俟湖广差提解讯。等因。飭行各州县营遵照，并咨会前来。又于四月二十二日，准督臣尹继善咨，准湖广总督咨，据武汉黄德道姜顺龙、黄州协副将王三元禀称，四月十三日，会同六安营守备，带领兵役，至天马寨逐一搜看，并无匪犯，当有附近贼寨居住之王久权，严讯供出伙犯江天祥、谭廷献、朱汉节、胡绍文、胡绍春、明之非、杨老四等七名，均系马朝柱之伙犯，当将各犯立即拿获，现在穷究逆匪下落，一面悬赏遍示速行自首，仍分拨兵役，会同六安、英山之兵役，在于要隘堵御。等情。查马朝柱系为首逆，讯据伊胞兄马朝佐供出，平日勾结之张锡玉、吴承云、朱元成、李永爵即李开花，在四川峨嵋山西洋寨，又逆札所开桐城人方珍，及太湖县胡南山，亳州之董有功，汴梁之杨老四，与助逆在逃之吴方曙、吴方美即吴伯润、熊得胜、胡济修、胡南山等各要犯，均难纵逸。所有讯明各要犯年貌，开单飞咨密访，拿获押解讯究。等因。照会寿镇，并檄行司道府州营，逐一上紧严拿务获外。合咨查照。等因。同日又准督臣尹继善咨，准湖广总督咨，据蕪州禀称，本月十二日，在黎家岗地方，拿获逆匪孙继舜、孙继占、孙登五、刘启章、余登云、祝廷贞，并另获刘廷献，共七名。并在孙继舜家地窖内，起出新短刀一把，刀口上一面刊“开得胜”，一面刊“到成功”字样。旧剑一把，内刊“天启二年记”字样。旧单刀一把，新单刀五把，双刀二把，俱连鞘。又无鞘单刀一把，铁枪一杆，磺一包，约

重一斤。讯据孙继舜供称，这刀礮是从汉口买来，送往山上余剩的。四月初六日，有马邦志同一陈姓，到小的并刘习万家传军令，约人上寨。江南太湖县还有个胡南山，招集多人，人马最强。他聚集在何处，实在有多少人，小的不晓得。并讯据孙继占、孙登五、余登云、祝廷贞、刘廷献等，亦各供认从逆入伙不讳。等情。又据蕪州拿获吴方曙之胞弟吴方照，供出吴方曙眷属已往胡南山家，伊下山打听吴国士母子被拿消息，于起身头一日，在天马寨亲听马朝柱商谋，只可到胡南山那边存身，他那里人马还多些之语。又供，还有冯明远也是胡家冲人，家里也藏有好多人，离胡南山家止隔一条山埂子。马朝柱们不在胡家，就在冯家。胡南山有个叔子胡锡五，也是个头目。又供，天马寨聚集的是马朝士、吴应远、吴应朝、吴应廷，并蕪水县裴德广、裴明九这班人手下，聚有二百多人。马朝柱、熊得胜、吴方曙、吴方美，都在太湖县胡家冲胡南山家去了。等供。合咨密饬调兵围拿。等因。除行安庆营副将、安庆按察司，飞往太湖县胡家冲，督同该地文武各官，并酌调安庆潜山营兵一二百名，分头前往胡南山、冯明远等家，设法围捕务获，解楚收审。并行安庆府、太湖县、潜山营，一体协擒外。合咨查照。等因。奴才均移行寿镇、六安、安庆、潜山等营，一体星飞分往，上紧搜捕，务必尅期全数获报，勿稍疏纵漏逃。去后。又于四月二十三日，准督臣尹继善咨，准湖广总督咨会，逆匪马朝柱等猖逆，一闻两路大兵压寨，即已逃散。除一面严督穷搜，务在必获外，所有先后拨遣本标官兵，及原调兴国营、道士汛营、黄州协各官兵，谕令即日速撤回伍，其衡协副将所带标兵，暂令驻扎候示，相应咨会。等因。除行司、道、安、六二营，转饬遵照，并照会寿镇外，合咨查照。等因。奴才随又星飞移行镇营，一体遵照外。至奴才驻扎松江，相距英山、太湖等县一千六七百里，值此奸匪谋逆重情，本欲亲往督同剿捕。缘接督臣来札，应行弹压海疆，断不可闻信

远来。是以奴才未敢轻离前去。谨将逆匪现在逃匿、已有拿获、并飭分头搜捕情由，缮折专差恭赍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康朋举等被获讯供情形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奏报续获匪逆要犯，仰祈睿鉴事。

……据蕲州禀称，拿获匪党三十余名，搜出腰刀十四把，鸟枪二杆，并顺刀、弩弓、火药、硝磺、火绳、叉锤等物，讯供另报。等情。又据广济县禀称，拿获匪党刘狗儿，供认入伙学刀。等情。又据江省霍山县详称，准蕲州关访，拿获匪党王广顺等，搜出黄纸符二张，封呈前来。又据蕲州陆续禀报，拿获要犯新剃为僧之李宗儒等；又获要犯胡宗太即胡济修、康展书、康朋举、邓正侯等；又获僧志光，在庙内夹墙搜出鸟枪八杆，虎枪、腰刀等物。讯据康朋举供称：去年六月，有康展书邀小的上天堂寨，出了十两银子与他，上名字，到过天堂寨一次，茅草畷一次，在邓弼苍、邓正侯等家议事。康礼书听见官兵拿人，四月初八日，往宿松界株树岭城隍沟地方朱明扬家请救兵去了，朱明扬手下闻有三四百人。等语。（朱批：此人就获否，速行奏来。）余俟研讯确供，另报。等情。各前来……。

朱批：知道了。

复奏拿获马朝柱之母妻等情形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永常奏折 (朱批) ！

湖广总督臣永常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窃臣于四月二十五日途次团风镇，准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来保字寄，内开：乾隆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奉上谕，罗田县奸匪马朝柱，勾众为匪一案。昨据尹继善奏到，随已传谕永常，今披览永常四月初三、初八两次奏折，备悉情形，且经亲赴罗田酌办，甚合机宜，深属可嘉。想已应时搜捕，不致远颺滋蔓。其最先访闻之知州李泌，昨已令该督传旨嘉奖。典史沈学周，拿获马朝柱母、妻、子、姪，亦属急公。但以大逆之犯，既显有抗拒情状，则其家口岂不预先保护藏匿，乃以典史微员，何以遂能掩捕，一无漏网，着将情节查明，据实陈奏。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伏查匪逆马朝柱等，本以井底微蛙，藉符术诓骗，辄敢妄萌逆志，肆意煽惑，无知之民，遭其迫胁，上干天谴，及早败露。虽各州县及在事文武努力获匪二百余人，而逆首在逃，臣心实为痛恨。乃蒙我皇上寸长必录，以微臣亲赴督办，甚合机宜，天语褒嘉，感愧无地。至逆匪马朝柱母、妻、子、姪，住居天堂山内，原只茅棚数间，不过借此层严密箝，以为指诱乡愚之耳目，所藏粮食刀仗亦属无多，其助逆阴谋伙犯，俱在天马山下大坳沟、茅草畈、石头嘴一带开店勾结。臣前亲讯伊母、妻，各供均称，逆匪在天堂之日少，住英山之日多，即勾引拜盟饮血之徒，亦多四散。等语。查三月二十五、二十七等日，经蕲州败露，该犯等即并力于天马山四路分票招人，计图抗拒，伊兄又自天堂往蕲城探听消息，均于四月初二在蕲被获，搜出逆字。臣亲

看天堂一山，与天马相隔一百余里，崎岖险峻，信息难通。逆匪本属无知，竟视蕲、罗隔境鸾远，初不料蕲州密关到罗，该县冯孙龙即率同巡检、典史、把总，前赴多云，令该巡检鲍梓升带同兵役弓兵，协同保长上山传唤，将匪逆母、妻、子、姪一并拘拿。逆匪措手不及，旋闻两路进兵，丧胆逃遁。此恶逆背天获罪，不能预为保护藏匿之实情也。其拿获各犯，原系该县冯孙龙亲往，坐落多云司，委令巡检鲍梓升率众入山擒捕，交令典史沈学周押解回县，投交该道姜顺龙收审。该道禀内并未详晰叙明，止称典史沈学周自天堂寨拿获字样，臣据以上闻。今奉垂询，理合查明，据实先行复奏。臣过蒙嘉许，叩谢天恩，伏乞圣主睿鉴。臣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政府将失察马朝柱案之县令处决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三日 上谕（上谕档）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据湖广总督永常、巡抚恒文折奏，黄州府属之罗田县，与江南英、霍二邑山谷毗连，有奸民马朝柱等，借名开山烧炭，住居深岭，假捏神符，勾连匪党，制械积粮，阴谋不轨。该督等密飭文武员弁，前往查拿，并咨行江省，于所属山境派拨弁兵，协同搜捕。永常、尹继善，俱亲往该处，督率办理。先后拿获奸匪家属，及羽党人等，起出军械、硝磺等物。永常勇往办理，甚合机宜，得封疆大臣之体。尹继善同心协力，深属可嘉。方今国家全盛之时，海隅日出，咸乐享升平，此等匪民，潜谋叛逆，贻祸良善。身任地方之责者，一有所闻，即应迅速查办，务绝根株，庶不致蔓延滋事。倘稍有畏

难姑息之见，俾得煽诱乡愚，恣行屯聚，即不难用以兵力尽举而歼旃，而閭阎之受其扰累者，已不可言矣。罗田县知县冯孙龙，初奉该督抚檄飭查勘，意在粉饰了事，辄以开山获利，均属劳苦农民，并无可疑形迹等情，草率稟复。夫马朝柱等，自乾隆十五年，潜住该境，结党聚众，伊既漫无觉察，及上司访闻檄飭，竟不亲身赴寨确查，转以诳稟掩饰，至已经败露之际，又不亲往搜捕，以致首逆远扬，纵恶养奸，莫此为甚。朝廷赏罚，必在严明。此等劣员，若不立置重辟，将来守土之吏，亦何以责其捍灾御患，而为百姓除害乎。且设使更有大于此案者，其贻祸尚可问乎。冯孙龙著拿解该处，即行正法。并宣谕守令各官，使果能身任其事，勇往剿除，未必即至为贼戕害。纵或身膺贼锋，奉职而死，国家酬庸之典，必且加之优恤，延及子孙。而畏葸避事之徒，思欲保全躯命，终为法所不容。凡有地方之责者，均当以此为戒。总督永常，著交部以军功议叙。总督尹继善，著交部议叙。两省在事文武员弁，交各该督查明，分别等次，报部议叙。其从前失察各员，均著查明议处。马朝柱等，著各该地方，严缉务获。已获逆党人犯，除应俟逆首质讯定拟者，仍牢固监禁外，余即研讯确实，分别情罪重轻，按律定拟，应正法者即行正法，应发落者即予发落完结。至该二省毗连山岭，险僻路径，错杂处所，应如何设法查禁防犯，即著永常、尹继善会商，速行定义奏闻。事已就绪，永常、尹继善亦不必久驻边县，著各回省。钦此。

王朝瑞被获供写出诏、檄等文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四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本年五月初二日，据蕪州知州李璘禀报：讯过拿获逆党要犯王廷赐、王朝瑞，讯取供词内，据王朝瑞供，马朝柱平日对小的说过，云南有个总爷叫崔君烈，与他拜盟的，送过他顶子补服，那崔总爷是多大官，小的不晓得，他逃往那里也未可知。等语。又讯据拿获之要犯胡济修即胡宗太供称，初四日，英山官兵围住天马寨，马朝柱说要到霍山护国菴（又名下落禅堂）僧正修那里去躲避，僧正修是他结盟的弟兄，马朝柱一派骗人梦话，都是从他那里说出来的。还有霍山铁炉冲住的宋坤元，也是马朝柱最密的弟兄。铁炉冲离护国菴不远，马朝柱不在僧正修庙里，就在宋坤元家内。听闻马朝柱把胡子辫子都剃了，脸上割了一刀，牙齿打落了两个。等供。据此，一并禀报前来。除照供飞咨两江、云南督抚诸臣，密飭查拿外。又据该州李璘密禀，内称：四月二十一日，拿获先同阮光德传递逆令、今又假造马太朝逆令、勾集匪党之王朝瑞，悉心研讯，该犯供称，山寨上见过朱元成伪诏，吴乘云伪檄，逆首马朝柱叙文，并盟神表文。其马朝柱屯粮伪令记不齐全，余皆当堂供背甚熟，随带进密室，谕令默写出来。诘讯实系何人所作。坚供伪诏、伪檄是从西洋寄来，伪令、叙文、表文，听闻熊得胜说，是胡济修代笔。质之胡济修，坚不承认。卑职细阅逆稿文气，似出一人手笔，明系寨上逆犯数人造言倡逆，假托西洋吴乘云、朱元成名目，煽惑愚民，诱银入伙。且稿内多道家语气，王朝瑞身为道士，又能熟写出来，即系该犯自作，实未可定。合将该犯默写原稿呈送。等情。臣等披阅呈到逆贼王朝瑞亲笔默出伪诏、檄、叙三纸，词语不经，猖狂妄诞，实如犬吠狼嚎，虽无损于天地日月，但肆逞逆词，极其狂悖。臣等一阅之下，毛发尽竖，切齿痛心，不忍再见，固知冒渎圣聪，又不敢隐而不奏，谨将原呈逆词三纸，另封附呈，仰祈皇上睿鉴。现在飞提逆犯，押解到省，臣等会同先即密讯，务期究出逆首马朝柱等下落，一面擒拿，并究出逆词实出何人之手，再与江督臣

尹继善、并案会审办理。谨奏。

朱批：知道了。另有旨谕。

奏报江省已获马朝柱案内伙党一百余名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尹继善奏折（朱批）

太子太保两江总督臣尹继善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逆犯马朝柱，在湖北罗田县天堂寨聚匪不法，闻官兵查拿，潜匿江南英山县天马寨一案。经臣檄委镇将司道等，调拨官兵，前往搜捕，陆续拿获伙党及马朝柱家属，并臣亲往督拿要犯缘由，节次缮折奏明。臣于定远途次，奉到谕旨，令速行严密搜拿。其楚省咨拿人犯，曾否俱各就获，详悉具奏。臣又飞飭原委各官，竭力严拿。嗣据禀报，楚省咨拿马朝柱之妹马氏，马邦轸、刘廷佐、游康侯、胡相五、冯绍远、李克相、宋秉如、杨方义、明珍若、张如山、杜连方等，俱已先后拿获，现在严飭勒缉余犯。至楚省咨拿无名，江省自行究追捕获者，英山县则有马朝柱之妻夏氏、皮文远、余登荣、沈有光、刘辅升、宁以能、金允贤、马召祥、王报孜即王金山、朱正坤、冷定臣、张绍贵、王其佳、赵绍贤、陈上达、吴方曙之妻张氏等；霍山县则有，僧正修、李文先、王广顺、宋继贤、宋配贤、李乃九、吕方元、周登荣、王胜士、杨洪舟、沈巨成、郑公元、马朝士之妻王氏等；太湖县则有，胡南山之兄胡经纬、查两如、徐英士、徐伟一、徐秀川、胡鲁山、吴国泰等。统计江省所获之犯，已百有余人，并获有刀、枪、器械、令旗、符纸等项，有系首先从逆为匪者，有陆续勾结入伙者，并有实系要犯，因质证无人，狡展不承者，臣现在督率司道等，逐一研讯，务得确实供情，分别办理外。谨将先

后拿获紧要人犯，初讯大略供词，同令旗、符纸，一并恭呈御览。臣伏思首匪马朝柱结党肆逆，伙犯吴方曙、熊得胜等，以及同谋助恶之人，均属罪不容诛。臣又钦奉谕旨，明切指示，敢不竭力擒捕，明正典刑，以昭国法，以辑闾阎。随即开明各犯年貌，重悬赏格，严行通省文武员弁，实力访缉。又遴委标员，选带兵捕，并素识要犯之人，在于附近英、霍一带，凡属深山密箐，遍处搜寻，设法侦捕。犹恐谁犯等行踪诡秘，窜伏不常，或潜逃临省，亦未可定。臣复咨行江西、河南等省，一体严拿。其楚省境内，督臣永常、抚臣恒文，亦经委员，分途严缉。凡有讯出供情及应拿伙犯，俱彼此知会。臣现驻英山茅草畈地方，查勘各处情形，一面严加督捕，不遗余力，务期首恶要犯，统行全获，断不敢以匪党渐次就擒，民情安贴，稍有懈怠。再前准楚省咨拿之南京朱姓、桐城张姓，因无的实名字、住址，咨准湖广督臣永常覆称，讯据各犯供词，头目朱姓，名洪锦，元帅桐城张锡玉，俱在西洋。又称，在四川峨嵋山。已咨川省查拿。此段口供尚未确实，须再严究。等因。及究讯江省现获各犯，所供亦大概相同。但朱洪锦、张锡玉既原称系江省之人，不便以有西洋、四川之供，即行诿卸。现在仍一面访拿，一面于拿获之要犯追问实据。又楚省来咨，据吴方照供称，太湖胡南山兵马最强。臣即飞飭按察使崔应阶、副将马乾宜，督同地方官，逐一搜查。胡姓虽聚族而居，多系力田农民，并无兵马，亦无器械等项。已获胡南山之兄胡经纬，并南山妻子。其胡南山一犯，业在武昌拿获。正在缮折具奏间，又据寿春镇委员，于英山县山内拿获要犯马朝柱之兄马朝士，讯据供称，自天马寨逃散后，四月十一日，马朝柱同伊到亲戚郑公元家，十二日朝柱即分路潜逃，据云要从大江上船，逃往四川。等语。臣查马朝士未获之先，察访首犯马朝柱踪迹，曾逃至蔡家河赵绍贤家过宿，及霍山白公庵僧正修处。又获宁以能供称，四月十八日，在霍山清水河遇见马朝柱，十九日同

至南岳庙道士宗会处，是马朝士所供往四川之说，明系支饰。现将赵绍贤、正修、宁以能等，俱已拿获，严究马朝柱实在下落，分路追击，务期速获。其搭船从大江往川之说，虽不足信，然亦不可不防。臣已委员选带兵捕，前往九江关总要之处，并沿江一路访缉。所有江省先后拿获各犯，及臣现在查办情节，理合缮折奏闻。再查此案原与抚臣张师载会商酌办，今臣远驻英山，不及会奏，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览奏俱悉，竭力搜捕正犯，毋致免脱也。

清政府严讯胡南山等追究马朝柱下落

乾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奏报续获匪逆要犯，研讯供词大略，仰祈睿鉴事。

窃照罗田、英山匪逆在逃一案。臣等已将续获要犯姓名供词，于五月初四日奏闻在案。今湖北布、按二司稟称：蒙谕根讯胡南山，务得逆首马朝柱的实下落，随讯据该犯供称，四月初七日，小的不在家，是熊得胜，吴方曙到小的家，约往贵州逃生，这是向兄弟五圆说的话，兄弟并没说看见马朝柱，小的亦没见马朝柱的面，实不知逃往那里去。至于逃往四川的话，小的影响不知。夹供，小的平素听得他说，河南汴梁清溪镇有个甘子正，是个武举，与他相好，马朝柱娶的张锡玉妹子张氏，还有一个韩氏，都住在他家，马朝柱或者逃往甘子正家，也未可知。再太湖县杜家垅白叶庵的和尚正修，与马朝柱相好，小的平日见马朝柱有一件皂青道袍，有一件古铜道袍，他的胡子已经剃了，他是做过和尚的人，或者做了和尚，躲在正修那里，也未可知。求两处

查拿，就有了。还有一个罗乾玉、叶心田，都是太湖县人，在马大河开酒铺，也是入过伙的，求行太湖县拿究便知。等语。查逆犯供马朝柱，有二妻张氏、韩氏，住居武举甘子正家，或果逃往彼处；又该逆既称与太湖僧正修相好，已据王朝瑞在蕲供吐相同；又伙犯罗乾玉、叶心田等犯，均或不免有窝留藏匿。除飞咨河南、江南督抚臣，密饬查拿在案。又据武汉黄德道姜顺龙、黄州副将王三元等禀报：六安营守备在于英山拿获马朝柱之叔马召祥、马如宗二犯，又据王道远指拿匪伙杜连方一犯，根讯俱称，虽经入伙，均不知逃往何处。等语。又据蕲州禀报，研讯前获之要犯胡济修、邓正侯等，究出邓正侯收藏伪诏一张，起获呈送。等情。又准江督臣尹继善札知，五月初一日，据寿春镇总兵改光宗禀报，差弁拿获马朝柱之胞兄马朝士，伊与朝柱系分路而逃，现饬讯供根究。等因。各前来。……

朱批：应竭力缉拿，不然又成一季开花矣。

复奏未获朱明扬等情况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臣等昨奏报，蕲州续获要犯李宗儒、胡济修等一折，于本年五月十二日恭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又折内讯，据康朋举供称之朱明扬手下有三四百人句旁，恭奉朱批：此人就获否，速行奏来。钦此。钦遵。臣等伏查，此案逆犯均关紧要，原应按名速获，况朱明扬一犯，据康朋举供出手下闻有三四百人之语，实属要犯。臣等于蕲州知州李瑛禀到之初，刻即飞咨江省，按供查拿去后。旋于五月十一日，据江省宿松县知县胡世绎禀称，逆犯康

朋举供出，康礼书逃匿宿松县交界之株树岭朱明扬家，飭令查拿，当即亲往株树岭陈汉口地方遍行查拿，并无康礼书、朱明扬踪迹。查陈汉口朱明扬旧住房，前已失火被焚，卑职恐有窝顿情弊，即往朱明扬暂行借宿之朱在兹及族人朱佑伦、朱陈先等家，亲自搜查，止有农具，并无违禁器械，亦无伪札。随传该地保邻及亲族人等，细加诘讯，佥供，朱明扬自幼随母改嫁太湖县马王庙朱姓，今伊招赘在蕪州蔡家河蔡王氏家，自三月初四日来家一次，旋即回蕪，实不知伊现在何处，并无藏匿情事。除分关蕪州、太邑协拿外，合将查缉缘由，禀明等情，并录邻族供词前来。又经臣严切咨行江、楚，多方搜捕，未据获到。兹奉圣旨询问，臣等谨遵旨据实速行奏闻，伏祈圣主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犯当属其次，惟马朝柱、吴方曙最要，当竭力查拿。

清政府严查四川峨嵋山并无 西洋寨及严缉马朝柱等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策楞奏折（朱批）

四川总督臣策楞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十七年五月十八日亥刻，准兵部火票递到廷寄一件，内开：乾隆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湖广罗田县匪犯马朝柱等，勾党谋逆一案，竟有伪诏、伪檄，种种逆词狂悖，恶逆覆载不容，其供词中，有四川峨嵋山西洋寨之语，已据湖广总督永常奏称，飞咨川省，现在首犯马朝柱尚未弋获，著传谕策楞，或即逃匿川省，亦未可知，令其悉心严缉，并将峨嵋山是否有西洋寨，有无匪党窜匿藏伏，悉心访查，无令漏网，并将如何设法严查之处，

即由驿限六百里速行奏闻。钦此。钦遵。臣查此案，于四月二十八日酉刻，接到湖广督臣永常密咨，查拿供往西洋寨之张锡玉、朱元成、吴承云、李永爵四犯，臣随即遴委臣标副将额僧格，并永宁道王恺伯，于次日黎明，兼程星往峨嵋县，假以勘厂朝山为名，踩访踪迹，严密查拿。旋于五月初四、初九两日，又准永常密咨，通缉首犯马朝柱，及伙党胡南山等各犯。臣俱分札密谕镇协道府，严密踩访在案。嗣据王恺伯等禀称，在峨嵋数日，细查遍访，并无西洋寨地名，访之老民，按之图志，亦无此名色，现在仍复细查。等情。臣查楚省来咨，但云峨嵋，并未指定峨嵋县，是峨嵋县地方固应挨户踪访，即凡与峨嵋山连界之乐山、洪雅、清溪等县，俱应逐一挨查。复批令该道协，无论何地所属，以及幽岛穷谷，务须亲为搜查周遍，以期必获。并密咨湖广督臣，将西洋寨是否匪徒所取混名，抑另有别项名色，以及该犯等年貌、住址，并来川年月，再加细讯咨覆。各情由，当即于本月十五日，恭折具奏在案。拜折后，复两接该道等来禀，峨嵋县地方，凡山顶大小庙宇，分岐僻径，俱已亲身搜到，山下之庄村镇市，率同地方文武，已分路遍缉，杳无踪影，亦无西洋寨字音相同之地方。查有一土著民人张锡玉，虽与要犯名姓相同，迨至验讯，即系本汛已故外委把总张文杰之侄，年仅二十四岁，系一无知年轻之乡农，并非犯党之张锡玉。又乐山县地方，查出有马湖寨、凤凰寨、玉屏寨三处，亲往踩缉各寨，不过自数户以至十余户人家，耕田为业，并无匪迹。各地方官亦情愿出结。现在又往雅州府清溪等县查察。等情。臣查张锡玉虽据称实系乡农，但既名姓相同，自应详慎办理。现在提取亲验，以辨真伪。臣复访得灌县亦有一山名二峨嵋者，随委成都府许国栋亲往密查，尚未报到。此现在查照湖广咨文，于峨嵋一带查访张锡玉等匪犯之情形也。至通缉马朝柱等要犯，查川省办理临省缉拿事件，每多视为具文，加结具保，竟属一应故事。（朱批：亦不但川省也，各省

皆然。)今緝此等大逆不道之重犯，更难容稍为疏漏，不但咨内有名之犯务期拿获，即咨内无名而形迹可疑者，亦当严为踪探。盖奸匪诡譎莫测，当此楚省破案严拿之际，必有隐匿姓名来川潜藏者，东逃西窜，踪迹难凭，或机乘查緝过后，逆料不复再查，竟尔遁迹其地，均未可定。故于通行文武、密札镇协司道之后，又复一一指示，令其各派亲信妥人，到处留心侦访，不得一查之后，遂即出结（朱批：好。）为了事，自干重谴。又夔州府属之巫山县，系川楚接壤水陆总隘，若于该处盘查严密，则未来者势不能飞越而入，已至者亦不能遁迹而出。随专檄责成该管总兵萨音图、川东道积行，遴委干练文武，驻守查拿，期无漏网。此又现在严拿通緝各犯之情形也。除俟各委员嗣后访拿情形，再行具奏外，理合先行奏覆。再，臣于十五日拜发前折，计程须于六月初七、八日始能至京，理合将前奏照录一折，一并先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将已获之马朝士等解楚质讯

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张师载奏折（朱批）

管安徽巡抚事臣张师载谨奏，为奏闻事。

……今督臣赴楚会审，所有安省现获匪犯，俱先讯口供，分别办理。其确系入伙为匪，以及有要供待质者，如马朝士、宁以能、马氏、夏氏等，共五十九名口，于五月十一、十三等日，选派官兵壮役，分起押解赴楚。其余均就安省拿获地方监禁保押，如有待质之处，再行咨解。兹又据宿松、太湖二县，于交界处盘获朱明扬，亦系湖北咨拿要犯，即经臣飞飭押解赴楚。惟查马朝

士、宁以能、僧正修等，所供马朝柱逃匿情形，俱随口变幻，奸究伎俩，意在指东说西，希图延混。今据所供，各路既分差兵役，迅捷跟追。……

朱批：览奏俱悉。

朱明扬被获并讯供情形

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两江总督臣尹继善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永常奏报，续获逆犯康朋举，供出朱明扬手下有三四百人一折。恭奉朱批：此人就获否，速行奏来。钦此。臣永常查彼时朱明扬尚未就获，于五月十三日遵旨复奏在案。兹于十八日据宿松县知县胡世绛禀称，朱明扬原住百鹤冲，前经卑职查讯该地乡保人等，并未聚有匪类。兹卑职于五月十三日，将朱明扬一犯在于宿太交界之南阳地方擒获，讯据朱明扬供称，小的与马朝柱没有会过，是康礼书叫小的上寨去，后来听说兵马围住了，上不得山，小的闻拿得甚紧，就到南阳空茅篷里躲避，小的并没有一个伙伴，也没有一件器械，如何说小的手下有三四百人，康礼书来请救兵呢？不知康礼书逃在那里，也不晓得马朝柱下落。等情。禀报前来。臣等随飭令宿松县速将朱明扬押解来黄，与康朋举严加质讯，务得确情，擒拿首逆，根缉余党，不使漏网外。所有要犯朱明扬已经就获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此人前供似有闪烁情节，仍当严讯。正犯尚未获，宜竭力督捕。

吴方美等被获并讯供情形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二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拿获逆案要犯，谨先据禀奏闻事。

窃臣等以逆首要犯马朝柱等未获，日夜疚心，分差改装四出，时刻警谕文武各属，俾令严督兵役，悬置重赏，于该管地方极力查缉，不许少懈。兹于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据黄州知府李璘禀称，据蕲州缉役押同吴方美族人吴金五，在栗子园地方，拿获吴方美到案研讯，据供：小的名吴方美，因马邦念上年二月内对小的说，马朝柱得有金剑、金枪，小的出了三十两银子同见，马朝柱留小的在山寨上料理事务，封为将帅，受过一张札付，把小的学名“伯顺”二字填上，因事败露，将札付烧毁。吴梁氏母、子、孙继舜兄弟等，都是小的约出银上名的。胡济修等往八吉堡去勾杜连，又阮光德、王朝瑞传令，小的俱晓得。别的事都不知道。小的在过路滩同马朝柱们齐上天马寨后，从天马寨逃下，小的同胡济修同走，熊得胜、吴方曙同马朝柱，带了夏氏、马氏同逃，其余各各逃走。小的没有看清马朝柱等逃往何处，隔得日久，实不晓得。吴方曙有个表兄胡书升，在均州谷城县开山，或者同熊得胜逃往那里，也未可知。马朝柱平日相好的甚多，最亲密的是宋坤元、张云九二人，住霍山地方，是否逃往他家，总因隔得日久，没有确信。等语。除选拔兵役，将该犯解送省城，合先具禀等情。臣等随飭布、按二司，飞檄襄阳府、均州及谷城县，并移襄阳镇道，严查吴方曙、熊得胜，根究马朝柱藏匿处所。臣等又移咨江省督抚二臣，转饬拘拿宋坤元、张云九，研讯

马朝柱下落务获去后。旋于本月二十八日，据襄阳镇总兵刘应标、安襄郢道李学敏、襄阳府知府陈镠、谷城县知县胡廷栋等各禀称，首逆要犯脱逃，节奉札谕查拿，职严飭各属，广差兵捕踪缉。兹据兵役在谷城县盘获吴方曙，送县讯据供称：小的叫吴方曙，蕲州青山乡人，认得马朝柱。今年三月内，小的在汉口买货回去，四月初十日，在路上听得小的铺子抄了，小的就逃走的。小的听得胡济修兄弟胡三在邓正侯家说，马朝柱、熊得胜、吴方美同逃往四川，小的欲赶到四川，恐关上盘查，不得过去，又回来。小的有个姑娘在这里住，小的昨日才到谷城，今日被拿。小的听得处处盘查，不得脱身，原想出首，有禀状在此。等情。据禀报前来。臣等即檄行布、按二司，飞飭该府、县，先即就近根究马朝柱、熊得胜等确实下落，一面严拿务获解究，一面将吴方曙遴选官弁兵役，严押解省在案。臣等窃查，吴方美、吴方曙实为助逆最要之犯，（朱批：此二犯既得，再上紧缉捕，想彼游魂亦难免脱矣！）内吴方美系该犯族人帮同拿获，似可无疑。而谷城县盘获之吴方曙，虽讯供尚未确凿，然以吴方美在蕲供称，吴方曙逃往谷城伊表兄处，而吴方曙在谷城供称，伊有个姑娘在这里之语，两相符合，且又自备希图卸罪之首状，则现获之吴方曙，亦系正犯无疑。至吴方曙供马朝柱往四川之语，并无切实下落，该犯狡猾性成，固难遽信。但既有此供，未便疏漏。臣等当经据供飞咨川省督臣，转飭查缉。除俟提解该犯到省，臣等率同布、按二司，严讯该犯助恶谋逆各情，（朱批：备极严刑，设法追究，务得正犯，方了此局。勉之。）追究马朝柱下落，务得实情，擒拿首恶，以正典刑外。所有据禀拿获逆案要犯，理合先为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一形貌似马朝贵者在豫被获解楚质讯

乾隆十七年七月初四日 蒋炳奏折（朱批）

河南巡抚降二级留任臣蒋炳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六月二十九日途次许州，据署光州知州谢隍稟称：据州役在商城县双河店地方，踴获二人，内有一人年貌与马朝贵相同，当即研讯，据供系蕲水县人，不肯承认，及加刑鞫，即自认为马朝贵，改名杨以正，忽翻忽认。查楚省原开马朝贵年貌，系三十四岁，单条身材，面略长黄色，三绺须带黄色，左腮颊有痣一个，有毛数根，头发黑密，辫长，与此人年貌身材无二。今须虽剃去，颊上之痣难除，且年逾三十，而已留之须复剃，尤属可疑。豫省无人认识，莫能破其奸诡。查现在缉拿逆匪，全凭年貌查对是非，而犯人逃逸，无有不更易姓名、籍贯，缉获到案，亦鲜有不多方狡赖者，请解楚省，设法令逆党及其家属认识，果系逆首之弟，即行究拟，倘一时妄承，即确切查明，饬发蕲水县安插。等情到臣。臣查马朝贵系首逆之弟，今拿获之人，与马朝贵面貌身材无二，而该州审讯，忽认忽翻，自应解楚质讯办理。除饬该州选差干役，即行批解，沿途拨兵护送，并咨明湖广督臣外。拟合缮折奏明，伏祈皇上圣睿。为此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僧正修供认吴成云等姓名俱系捏造

乾隆十七年七月十三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两江总督臣尹继善跪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准兵部递到廷寄，内开：大学士公臣傅恒等谨奏，查四月二十四日恒文奏，从杜席珍房内搜出逆书内，有吴成云、黄名爵、胡永善、长雨节，大众用计，将李云爵遁在京城，晚间贴告示，等语。与昨永常等奏，从张士英家搜出正修埋藏匿书，查对字句相同，俱系互相传抄，并非出自一人之供，将来案犯中又有搜出此等抄本，亦未可定。再查永常等折内奏称，凡马朝柱所作悖逆不法之事，始则系正修设谋，其开山取宝，造作妖书、告示，煽惑人心事，皆正修主持。自去年胡济修入伙，凡伪诏、檄文、序文及招诱伙党，皆系胡济修主谋。等语。但究系何人造作，何人书写之处，并未究出。而逆书内之吴成云、黄名爵、胡永善、长雨节四犯，亦至今未获。应请旨行令该督等，将造作逆书之要犯，速行跟究，并严缉吴成云等四犯，毋致漏网。谨奏。乾隆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寄信到臣。

臣等伏查，匪犯马朝柱等，造作逆书、伪檄，种种悖逆之语，哄诱愚人。先经臣等于该犯僧正修、胡济修等未行正法之先，提齐各犯，按照屡次搜出各逆书内情节，地方人名，逐一悉心严鞫，据僧正修供认，与马朝柱串谋捏造，因马朝柱并不识字，其乾隆十六年五月以前逆书、告示，皆系正修造作、书写，究讯逆书内，吴成云、黄名爵、胡永善、长雨节各犯现在何处，据供，这些姓名俱是捏造的。吴成云系指称吴三桂之后，胡永善

系指称胡大海之后，长雨节系指称常遇春之后，黄名爵之名，因见戏文内有勇将黄飞虎，系指称黄飞虎之后。又逆书内还有许子贵，因见三国志上有勇将许褚，系指称许褚之后。自上年五月，胡济修入伙，他说既指称前朝之后骗人，“元成”年号犯了明朝祖讳，如何用得，他将元成改作远成。他又说，长雨节既指称常遇春之后，如何姓也错了，将长雨节改为常如节。这些名字具是捏造哄动人的，并非实有其人。至王朝瑞默出之伪诏、檄文、序文，皆系胡济修后来所造，即系胡济修书写。及王朝瑞入伙，亦通文理，胡济修又令王朝瑞帮同书写。研讯胡济修各犯，供吐均各相同。业经臣等将供词大略，于六月十一日会折恭奏。并现在汇叙全招，另疏具题外。所有遵奉廷寄，查明造写逆书，并吴成云等姓名实系捏造等缘由，理合恭折复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谕。

黔省拿获与张汉元同伙贩马之张连登等人

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开泰奏折（朱批）

贵州巡抚臣开泰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本年六月内，前后准湖广督臣永常、湖北抚臣恒文、湖南抚臣范时绶咨，据善化县盘获罗田逆匪马朝柱案内伙犯张汉元，供出在贵州买马，系投歇素常贩马熟识之曹天福家，咨臣查拿确审。并准湖南咨开，据张汉元供称，曹天福只知小的做贩马生意，就替买了十个马，连两个马驹，共是十二个。等因。臣查曹天福系贵州都匀县人，该犯既与张汉元素常熟识，任其投歇，代为买马，且查张汉元原供内，又有曹天福之侄曹相并杨德运，

均系都匀县人，已在湖北蕲州张锡士家入伙，本年五月十七日，张汉元见曹相、杨德运犹在张锡士家，则曹天福从中定属知情，该犯等俱难容漏网。当即檄司，飞飭该知府并委员，驰赴都匀，严拿去后。旋据将曹天福之子曹纲、曹统，曹相之弟曹容美、曹缙，杨德运之子杨枝灿等，拿解至省。严讯曹纲供称，伊父本名曹廷辅，并非曹天福，业于五月二十六日未经奉拿之先，带骡一头，前往广西九司地方。曹容美、杨枝灿等供称，曹相、杨德运尚未回家。等语。臣随一面咨会楚、粤二省，密飭查拿；一面选派员役，分头上紧踪缉，必期速获。臣又念黔省所属产马之区不仅都匀一府，其贩马至楚营生者，亦不止曹姓等一、二家，若辈平时有无与逆匪勾结情事，自应悉心确究。叠经密飭各地方官，加意察访，并将曹纲等反覆研鞫。今逐层究出贩马至楚，形迹可疑之人，尚有张连登、张地保、杨之龙、郭玉贵、谢应荣、孟松成等，皆按名陆续拘获。又有李先华一犯，前往湖北未归，将伊子李珣一并拿解到案。屡次严审各犯，已将上年贩马至楚，曾到蕲州莲花庵住寓龚泰遂店内，有蕲州人刘孔传代为卖马，历历供认。虽其马匹卖给何人，龚泰遂、刘孔传是否逆匪党羽，各犯恃无质证，供词闪烁，再四根讯，茹刑不吐实情。但查蕲州并非省会通衢，各犯贩马何必俱至彼处，况各犯内竟有同张汉元供出已经入伙之曹相、杨德运，在龚泰遂店内，住寓数月之久者，实难任其狡饰。臣现在设法严追，务期穷其底里，一面飞咨湖北督臣、抚臣，飭查曹相、杨德运、李先华是否就获，并拘拿龚泰遂、刘孔传，讯供咨移过黔，严核办理，俾伙犯不致或有漏网。除俟究明另行具奏外，所有准咨查办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审拟杜席珍等情况

乾隆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续获要犯，审拟具奏事。

窃照逆匪马朝柱谋为不轨，前经江、楚两省官兵分头搜捕，陆续擒获党逆，及被诱被胁人犯二百余口，臣永常与两江督臣尹继善，遵奉谕旨，率同两省司道等官，逐一悉心会勘明确，将助逆尤甚之僧正修、胡济修二名，同谋助逆之马朝佐等二十四名，按拟分别凌迟、斩决，先行正法，其余伙党情轻犯众，分别按拟，会折奏明在案。臣永常自黄回署。又据各属拿获逆犯吴方曙等，经臣等会讯明确，请将助逆之吴方曙、吴方美、朱连芳，即行正法；监毙之许万儿，已故之孙林万，均仍戮尸梟示；其余各犯，分别议拟具奏。于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恭奉朱批谕旨：知道了。钦此。臣等遵即飭委在省大员，将该犯等分别斩决、戮尸梟示在案。兹据江夏县升任蕪州知州钱鏗差役跟追踪缉，在于江南仪征地方，会同江省兵役，拿获要犯杜席珍；并据蕪州、广济、英州等州县，陆续拿获伙党王良木、王楚珍、贾登一即贾登宜、胡皆申、刘能士、曹步云、熊有胜、熊如山、王胜周、尹氏、陈氏、陶氏、许氏、杜端阳、杜敦五；又据李绍旭、汪次典在蕪州投首，各报解前来。臣等率同署布政司事按察使明德、驿盐道三宝等，提集各犯，严加究讯。讯据杜席珍备将马朝柱闻该犯弟兄系有名窃匪遣胡济修、胡南山、吴方文等，同至其家，邀约该犯并该犯之兄杜连即杜二山入伙。值杜连先已犯案，羈禁县监，胡济修即作逆信，令该犯赴监投送。因监门稽查严

密，不敢投入而返，胡济修即邀该犯先行上山入伙。该犯将逆信留弃家内，携带母子，同胡济修等上山。受札事发，潜逃被获。熊有胜亦将年幼无知、听兄指使、事发同母嫂逃逸、后被拿获，王良木、王楚珍、贾登一即贾登宜、胡皆申、刘能士、曹步云、李绍旭，各将被诱上名，随同登寨，误听邀人，各情由，供认不讳。臣等复将各犯严刑究讯马朝柱等逃匿下落，咸供事发之后，各自逃窜，委实不知马朝柱等逃匿处所。反复诘鞠，矢口不移。除讯过供词，另疏续题外。臣等看得，杜席珍交通匪犯，投送逆信，又复携带母子入伙上山，领受伪札，实属助逆为恶，合依谋叛已行律，拟斩立决梟示。未获之熊得胜，已据各犯供明，同谋济恶，逆迹确凿，将来缉获，法应斩决。所有该犯已获家属，应即定拟。除该犯之弟熊有胜，虽年仅十九，讯无同谋情事，但与伊兄同居知情，事发闻拿，随至天马寨杨秉成家潜逃，应从重拟遣。杜席珍之兄杜连即杜二山，先因犯窃满贯拟绞，遇赦减军，由遣所逃回被获，已于江夏县监病毙；伊母陶氏，因杜席珍从逆事发，拿禁监毙，均毋庸再议外。熊得胜之妻陈氏，杜席珍之妻许氏、子杜端阳，俱依律解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熊得胜之母尹氏、弟熊如山、杜席珍之兄杜敦五，虽俱讯不知情，律应缘坐，俱依律流二千里，遵例解部，改遣乌拉地方，仍飭该地方官严查有无隐匿结报，另行办理。各犯财产，亦行令各地方官，确查变解。王良木、王楚珍、贾登一即贾登宜、胡皆申、刘能士、曹步云、熊有胜、李绍旭，或被诱上名，或随同上山，或误听邀人，虽俱情节较轻，但既流入匪党，法难轻纵，应俱照谋叛未行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均照例金妻解部，改遣乌拉地方。内李绍旭系闻拿自首，应照律减罪二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再，王胜周系熊有胜表兄，知情容留熊有胜，应照知人犯罪事发，官司差人追唤而藏在家不行告捕，减罪人罪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汪次典讯系伊母畏祸出银，并未上名，且经自首，应免置

议。未获首逆要犯马朝柱，人人切齿，臣等以未经弋获，寝食靡宁。其助逆之马朝贵、熊得胜及有名各犯，现仍重立赏格，多差官弁，四路密访，通咨各省，一体上紧查拿务获另结。至杜席珍一犯，已经讯明入伙受札，并无再有质讯之处，应俟奉到朱批，臣等仍遵前奉谕旨，恭请王命旗牌，即行正法，以彰国宪，以快人心。其余各犯，统俟题准、部复到日办理。所有续获逆犯伙党，臣等会讯明确，分别定拟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尹继善，合词具奏，仰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吴晟相在桂被获讯明解楚质讯

乾隆十七年九月初六日 定长奏折（朱批）

广西巡抚臣定长谨奏，为遵旨据实速行奏闻事。

……臣查桂林盘获之僧人吴方曙等，前经臣解楚质审，及至湖南，未经转解，仍交原解官带回，再行确讯缘由，业经臣于八月初七日具奏在案。随据解官先后将逆僧等押回至粤，臣随飭发确审，由司详解前来。臣又率同司道等，覆加亲讯，固不敢因楚省拿获之吴方曙已经正法，故为开脱，尤不敢因粤西盘获之吴方曙前供确凿，故坐含冤。臣惟虚衷研鞫，务得该僧的实名姓，确切供情，以定真伪。今覆讯得，该僧自解楚押回后，闻知有吴方曙先已正法，忽又供认为吴方文，迨驳詰至再，该僧词穷难遁，始据供实系吴晟相，原籍蕲州人，其从逆后，马朝柱将晟改为承，并将廖文章引进烧炭，逼胁入伙，马朝柱称为兄弟，派令发米挂账，看守寨门，又窑夫等见其会写会算，叫是军师，又在寨与吴方文、杨存信等熟识相好，以及马朝柱得有兵书、宝剑，制

有旗、刀、枪、礮等器，密商谋叛。旋因事发，于四月初二日闻拿潜逃，五月十八日至转龙庵，寻见伊父吴正修，于二十日被遮为僧，各情形，一一供认。并自绘寨图，亲书供状呈案。至诘其因何冒认吴方曙，则供称，解楚认非正身，即可释放。又诘其因何妄供马朝柱窜入城步岩洞之处，则坚供，当日各自逃窜，从何得知马朝柱逃往处所，不过随口捏造，希图押往寻捕，乘隙脱逃。是该犯狡诡之本心毕露，且核其供情，自认从逆发米、守门，既与已正法之吴方文相好，又与已发遣之杨存信相识，并马朝柱所得之兵书、宝剑，所制之旗、刀、枪、礮，该犯无不悉知，其为逆党，实无疑义。再讯据李兴楼供称，小的系姓杨，在山烧炭工作，马朝柱谋逆并不知情。上年八月，先已回家，但既同吴晟相在山烧炭，所供保无狡狴情弊。臣查粤省并无全案可核，匪犯可质，自应恪遵谕旨，解楚研究。……

申明马贩张连登等并未入伙均省释

乾隆十七年九月三十日 开泰奏折（朱批）

贵州巡抚臣开泰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前准楚省咨，据善化县盘获逆匪马朝柱案内伙犯张汉元，供出在黔买马投歇都匀县民曹天福家，又有天福之侄曹相并杨德运，已在蕲州张锡士家入伙。等因。当经飞飭将曹天福等子弟曹纲等拿解至省，讯据供称，曹天福本名曹廷辅，已经前往广西，曹相、杨德运在楚未回。并据供出，平日贩马至楚之张连登等，拘获到案。又李先华一犯，前往湖北未归，将伊子李珣一并获到。据各该犯供认，上年贩马至楚，投寓龚泰遂店内，有蕲州人刘孔传代为卖马。等语。经臣分咨楚、粤二省，密拿究覆去后。

先准广西抚臣定长咨会，查获曹廷辅，并移送思恩府，讯报曹廷辅及同行之钱万荣、孟应翘等供词，各供认在楚买过札付。嗣复准咨，据布、按二司讯系畏刑妄认。又准湖广督臣永常咨覆，张汉元赴黔买马，系寓曹天福行内，原未指为逆伙，其曹相、杨德运现在蕲州挖追马价，讯无从逆情事。又龚太序即龚泰遂，据供伊所开系饭店，并非马行，张连登等曾否到店，无从记忆。惟孟松成、张杨二姓，去年贩马曾至，不知其有与逆犯往来之事。至李先华、刘孔传，俟查拘讯供另咨。各等因。臣因各犯形迹可疑，且曹廷辅等在广西前后供词互异，恐其中或有隐饰，应俟曹廷辅等解黔，及楚省将李先华等讯供咨覆到日，确核办理，业经恭折奏明在案。兹准粤省将曹廷辅、钱万荣、孟应翘等咨解到黔，臣督同司道，隔别研讯。据曹廷辅供称，向来贩马营生，乾隆十四年曾同曹相、张文升即张连登、孟朝俸、孟松成、孟应翘们，贩马到长沙，卖了一半，剩下一半，张连登们赶往莲花庵去卖，小的就先回家。十五年，同曹相、曹容美、杨德运、张连登们，贩马到过莲花庵。十六年，又同曹相、曹容美、张连登、张地保、孟朝俸、孟应翘、孟松成、杨德运、钱万荣，带领儿子曹纲，贩马到莲花庵，在龚泰遂店里住歇。李先华、杨之龙、郭贵自即郭玉贵们，也赶了马来同住，小的把马陆续赊给人，价银一时不能还清。十七年二月初一日，小的同儿子曹纲，与钱万荣、张连登、张地保起身回家，留下曹相、杨德运们在那里讨帐。到五月间，听见广西地方骡价甚贵，小的就同孟应翘各带了一头骡子，雇钱万荣挑负行李，于五月二十六日前往广西去卖。七月十一日，在思恩府被拿。小的并没有到过天堂寨，曹相、杨德运们在湖广有无入伙，小的先回，并不知道。张汉元虽到贵州买过几次马，不晓得他替天堂寨买的。小的在广西被拿到案时，因受刑不过，只得信口胡供了些话，其实并没入伙买札付的事，只求确查。等语。讯之孟应翘、钱万荣，据供无异。臣复提集曹纲、曹统、

曹容美、曹缙、杨枝灿、李珣、张连登、张地保、杨之龙、郭玉贵、谢应荣、孟松成各犯，反覆推鞫，各供贩马情节相符。又准湖广督臣永常、湖北抚臣恒文咨开，拘获李先华等，讯据供称，均系马贩营生，只因黄殿权等拖欠马价，挖追未结，致未回籍，并无入伙情事。至张连登、张地保、杨之龙、郭玉贵、谢应荣、孟松成等，均系同乡，上年夏间贩马来蕲，落寓龚泰遂家，托刘孔传代为发卖属实，并未与逆匪往来。诘讯刘孔传，坚称系守分良民，委无勾引入伙为匪之事。等因。咨覆前来。臣查此案缘湖南善化县盘获张汉元，供出在贵州买马，曾歇曹天福即曹廷辅家。又供曹相、杨德运已在蕲州张锡士家入伙，准楚省督、抚各臣咨臣查拿确审，适曹廷辅业于未经奉拿之先前往广西，曹相、杨德运俱尚未回，随将各犯家属提解至省根追。又据供出张连登等，拘获究审。各犯供认曾到蕲州贩马，而马匹卖给何人之处，讯之再四，率皆诿之曹廷辅、曹相、杨德运、李先华等。迨诘其住寓之店家龚泰遂，并代为卖马之刘孔传，及曹廷辅等是否逆党，有无入伙，亦皆供称不知。臣因一面之词遽难凭信，兼之曹廷辅正值查缉匪犯之际，先行赴粤，曹相等久住楚省不归，殊觉可疑，是以节经分咨楚、粤二省，查拿究讯。今曹廷辅已经到案，讯供矢口不移；曹相、杨德运、李先华目下犹在蕲州挖追马价未结，并准楚省将该犯等及龚泰遂、刘孔传拘获讯明，前后录供咨覆。核之先经在黔拿获各犯所供，别无遁情，是曹廷辅、曹相、杨德运并无知情从逆之事，既经彻底查究明确，自应即为完结。臣除已飭司，将案内获到各犯分别省释，发回各该地方安业，其曹相、杨德运、李先华，均免提质，仍咨明楚、粤二省督抚各臣外。所有办理曹廷辅等一案，究明完结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军饬属严缉马朝柱等情形

乾隆十七年十月初二日 哈攀龙奏折 (朱批)

署理湖广提督臣哈攀龙谨奏，为钦遵圣训事。

窃照罗田逆首马朝柱事发逃窜，严加缉拿一案，经臣折奏，荷蒙朱批，留心缉拿首逆，不可歧视，勉之。钦此。臣跪诵之下，自愧疏庸，不能将逆匪早为就获，致烦圣主睿虑，臣夙夜痛心疾首，惶惧靡宁。嗣经续获要犯吴方曙等，并即奏明圣鉴。近节据各标营禀报，遵于所管汛内山径僻路，凡有可通隘口，及江湖支港津梁，俱令派拨弁兵，早夜盘诘案内匪党，各有缉获，解省审讯。并准粤西、四川、贵州等省督抚咨会，亦有拿获人犯，或讯系随从，或并非正犯，其粤西获犯供出，首逆马朝柱，逃于楚省武冈营城步汛之通通水岩岗地方，与粤西义宁协联界，臣闻信一面飞飭宝庆、武冈、绥宁、长安等营将弁，同本省府州县，会同粤省文武，悉心搜捕擒拿；一面遴差臣标弁员，毋分昼夜前往，一同踪缉。又川省酉阳州获犯马正德供出，逆伙逃匿永顺协八面山，俱经两省文武会同严拿，虽穷岩绝谷，靡不悉到，究无实在踪迹。又江省徐州府萧县兵丁张络，于七月二十四日，在城墙上获有红纸揭帖，内多悖逆之言，纸尾书有天赐招讨使马朝柱，并写一草行字于下。并浙江常山县差役盘获民人左双兴，于僻路南海亭内，拾有马朝柱遗书一封，交赵云彪递至玉山县朱收拆，书内语句妄诞不经。臣思如此严拿，犹有此等情节，见闻之下，不胜切齿，恨不即时擒戮，用彰国法，以快人心。复思此等逆帖，恐有棍徒捏造诬陷，亦未可定。且悖逆之言，不便通行宣扬传播，致骇听闻。惟密飭各属，上紧严拿。臣又思，两湖地方

广阔，山乡僻壤，尚有未能尽知此案原委，复备将前后拿获逆匪，遵奉谕旨，即行在地正法梟示姓名日期情由，并晓以藏匿容隐有干重辟连坐之罪，示以首报重赏之条，刊刻简明告示数千张，分发两省营汛冲僻地方，遍行张挂晓谕，开其愚昧之心，寓以劝戒之意，期逆首可以早为就获。至楚省半属苗疆，官弁搜缉，此去彼来，并宣谕苗民，毋得疑惧，严饬兵役，不许滋扰。臣惟有凛遵圣训，督率将弁，实力多方严缉，务期首逆速获，明正典刑，以仰副皇上除逆安良至意。所有臣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仍应设法实力缉拿，不可以一奏为了事。勉之。

李天洞约邀人上名被拿获并审讯情形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永常等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湖北巡抚臣恒文谨奏，为遵旨讯明覆奏事。

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臣于巡查襄阳途次，准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公傅恒字寄，内开：乾隆十七年九月初六日奉上谕，据鄂昌奏，武宁县拿获天堂寨逆伙李天洞等犯，已经解往楚省质讯。等语。李天洞一犯如何得受逆札，招引多人，当时原招内曾否有人供出，著永常悉心详查确讯，毋使稍有隐遁。至此案以拿获首恶马朝柱为要，其他被诱人伙之徒，俱属枝叶，如其自行败露，或被他人供发，自不容置之不问，若一概通行查拿，则舍本逐末，非办理之道。可一并传谕永常，并寄鄂昌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即飞饬此布、按二司，俟江西将李天洞等解到，公同先行悉心确讯，以凭回署亲加勘讯去后。嗣臣永常回省，据该司等

将该犯审解前来，臣随率同布政使德福、按察使明德等，提集各犯，详晰研鞫。兹臣恒文回省，又复再加审讯。除讯取各犯供词，谨另录清单，恭呈御览。臣等卷查，李天洞即李殿东，系在逃逆犯李正南之胞兄，已正法匪犯李京儒、拟遣匪犯李悠远之堂侄。从前原招内，李京儒曾供及该犯之名，又自首案内，汪四孚、刘选升二人曾供，系被该犯引诱出银上名，当经臣等批行缉拿之犯。该犯在江西被获，供认同伊弟正南领有一张札付，又招引王中禄即汪重禄、王次胡即汪四孚、刘又升即刘选升三人上名，供吐凿凿。今解楚质讯坚供，惟伊弟正南领受伪札一张，该犯并未领受。诘其既未领札，何以得知札内语句。据供，正南曾将札付与看，故能记忆札内前后数语。又供，正南在山替马朝柱开店，所以得有札付，伊并未入伙，怎肯给札。若果给有伪札，案内人犯岂不供出。至招人出银上名，总因被正南恐吓，希图免害，实只招过汪四孚、刘选升二名，前在江西供认受札及招诱三人，委系畏刑妄供。等语。臣等恐有狡饰隐遁情弊，再三推鞠，矢口不移。臣等复查，原招内已正法之同谋要犯胡济修，供报受札人数，原有李正南受札一张，并无供有李殿东名目。其余同谋知情各犯，并该犯堂叔李京儒、李悠远，均未供及李殿东得受伪札情事。再自首各犯内，实止汪四孚、刘选升二名，首系曾被李殿东引诱出银上名，其汪重禄一名，原首本属康展书招引，质明有案。则该犯所供，并未领受伪札及止招二人上名之处，与原招内情节似皆符合。查该犯李殿东，既经招人，即为匪党，与从前案内拟遣人犯情罪相同，律应拟遣。但案关叛逆，诚如圣谕，毋使稍有隐遁。该犯曾在江西供认同弟正南领有伪札，今虽坚称系畏刑妄供，自应俟缉获李正南之日，质明定拟，方成信讞。况李正南领受伪札，止系已正法之胡济修供报，现在质证无人，该犯供称正南之札伊曾目睹，将来缉获正南，更须该犯质证，应暂将李天洞即李殿东监候待质，一并确切定拟，明正典刑。至江省一

同获解之李正楚即李起勺，虽无从逆情事，但系李正南胞弟，例应缘坐。李正楚律应流二千里，照例解部改遣乌喇地方。余有才即余圣瑞、余老四、余龙山，历经江、楚两省，审无上名入伙，惟雇与逆匪挑担佣工，与前审各案内枷责人犯情罪相同，俱应照例枷责。余有信、冯启文审系无干，应免置议。首报之冯开文，于取供后在保病故，亦无庸议。在逃首逆马朝柱等，并匪党李正南，臣等现在多方设法极力严缉，务期必获另结。再被诱上名之汪四孚、刘选升、汪重祿，俱系自首，当经讯明，照律免罪。又康展书已于初次具题案内问拟，现在听候部覆，合并陈明。所有臣等遵旨悉心确审缘由，理合会折覆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另有旨谕。

吴晟相谎供系吴方曙前后审讯情形

乾隆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永常奏折（朱批）

湖广总督臣永常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本年四月初四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公傅恒、大学士来保字寄，内开：乾隆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据定长复奏，审讯吴晟相等情形一折内称，初次审出该犯自认为吴方曙，从逆天堂寨，事发逃窜等情，不过扯耳端跪，并未严刑。续准楚咨，解回复行确讯。据该犯将引进烧炭、逼胁从逆，及事发披剃各情，一一供吐，并自绘寨图，亲书口供，亦仅将该犯刑夹一次，并未严刑叠夹，使赤膝跪于烧红铁链之上，等语。此案经楚、粤两省往返讯鞫，该犯到粤，则俯首供认，至楚忽翻异前供，而永常所奏，乃系粤省全用刑求，强令诬认，是以降旨询问

定长。今观该抚所奏审讯情节，未必尽属刑求，而所委承审此案之平乐府知府顾珊，看来亦非酷刑枉法者。吴方曙一犯，已经永常拿获，申明正法。该犯在粤就捕，又行自认，则永常前奏，未免有回护之见。着将吴晟相、李兴楼二犯，即行解京，交军机大臣等讯问，并传谕永常、定长知之。钦此。字寄到臣。臣钦遵谕旨，随即札令湖北按察使明德，遴委汉阳府通判沈宣诚、汉阳县新滩巡检舒弘量，将吴晟相、李兴楼二犯小心押解，前赴刑部投交，以便转解军机处收审，业于四月初六日起程外。伏念臣之愚昧，不能将此案人犯研审明晰，以致上廑圣怀，臣扪心自问，实属惶悚难安。兹蒙我皇上特命军机大臣再加讯问，无非详慎明允，期无枉纵之圣心，且又谕臣知之，臣跪读训旨，不觉感愧交并，而又自责无地，惟是臣从前办理下悃，有不得不仰陈于君父之前者。查吴晟相、李兴楼二犯，当广西省解楚之日，臣与司道共同研审，该二犯即极口呼冤。再四诘讯，据吴晟相坚供，俗家姓罗，名晟相，僧名福慧，系湖南城步县八寨苗民，现有族人二百余户。乾隆十三年，因妻身故，方始出家。十六年二月至九月，均在籍造桥画像。九月至十七年五月，俱未远出。并未到过天堂寨，亦未见过马朝柱，现有原籍峒长、山主、保长、族邻人等可查。又据李兴楼坚称，亦系湖南城步县蓬峒斋坪苗民，小的姓杨，并不姓李，平日在家务农，十六年二月以至八月并未出门，委无同往天堂寨之事，等供凿凿，反复究诘，矢口不移。臣复照供咨查该犯原籍，去后。嗣准湖南抚臣范时绶复称，讯据罗晟相之师僧恨修供称，罗晟相僧名福慧，伊父罗志亮，僧名正修，是城步县八寨栏牛峒温水苗人。罗晟相于十四年十二月到转龙庵来，已是下了发的。他父亲正修，是十六年三月到庵，也是落了发的。正修是僧人师伯父魁的徒弟，福慧即罗晟相，到庵以来，并没远出。十六年春夏，同僧人募化修桥，有石碑载列名字可验。十六年三月里，还教小道士杨进贤们及他的师弟福德们经卷。六

七月里，募化修路，又请画匠杨克先画佛像，立有合约可据。那些缘簿、合约、经卷，都有罗晟相亲笔，俱可送到湖北去对笔迹的。十七年五月初头，杨奇明等霸种庵田，罗晟相请了峒长、保正与他理论，夺了回来。都是福慧即罗晟相，先已在庵为僧的证据。他现有胞妹罗氏，族长罗绍溪，族人罗绍五，母舅杨子玉，峒长杨玉成，山主庵邻杨才友们可查。等语。又讯据罗晟相师弟福德、及伊父之师公魁、并画匠杨克先，霸田之杨奇明、杨胜华，小道士杨进贤、杨进茂、杨进义，峒长、保长、庵邻、山主杨龙峰、杨国甫、杨海明、杨才友、杨文甫、杨海金、吴贵贤、杨玉成，族人罗绍溪、罗绍五、罗君甫、罗才辉，及罗晟相之业师杨有梅，母舅杨子玉，并妹罗氏，俱各供证相符。又讯据杨兴楼之伯杨建宇、堂兄杨世龙、户族杨通美、胞弟杨银楼皆称，兴楼从不出门，实系良苗。等情。各具保结，俱由府县加具印结，咨复前来。臣复摘提要证福德、杨才雨、杨祖龙、罗绍溪、罗绍五到案，隔别推鞫，所供皆同。还诘吴晟相、杨兴楼二犯，何以在粤供认今复翻招，则称前在广西，实因临桂县田县主把小的夹了一夹棍，次早又夹审杨兴楼，又将烧红铁链放在地上，叫小的把光膝头跪在燧上，叫差头扯着小的耳朵，受不过了，只得妄认。臣随当众验明罗晟相两膝、两脚踝俱有疤痕。又诘其既称妄认，何以蕲州坊甲地名俱能知道，又能供出天堂寨的话来。据供，因广西田县主审问时，叫差头拿笔要小的写蕲州，小的不晓蕲字，才写得一个齐字，就打了十五个嘴巴。又要写家乡，小的不知吴方曙的住处，田县主又撈起小的来，只得依着吴字就说是吴家坊，又问是哪一甲，只得信口说是六甲，又问天堂寨的话，小的供是城步县的苗子，实在不知，如何供得来。田县主说，讨夹么。小的只得混认了。等语。臣经飭查蕲州并无吴家坊六甲地名，亦无伊父吴志亮其人。迨后诘其前在广西先自认为吴方曙，及后解回广西，则又称非吴方曙，乃系吴晟相，于十六年二月，同

李兴楼由岳州到过天堂寨，烧炭、管帐、看门等事，凿凿可据，且又画有天堂寨图，是何缘故。据供，从前广西把小的解到湖南，闻得吴方曙已经湖北拿获，又将小的解回广西，田县主说如今本县是你的对头了，又把小的夹起，小的受不得，想缓一时的死，就认作吴晟相，同李兴楼到天堂寨的话，实在没有到过，也没看见马朝柱。那些烧炭、看门、做军师、画图形，并供出许多人姓名，都是田县主那样问，小的只图免刑，就是那样答应的。等语。臣查已正法之吴方曙从前被湖北谷城县拿获之时，系父子兄弟同在一处，又据交出亲笔首词一纸，其留住之家，即系吴方曙姑表至亲，则先已正法之吴方曙，确属正身。而吴晟相系在粤诬认，似无疑义。至吴晟相经南省解回，又在粤供认，从逆之处，所称天堂寨内有七八十家人烟，四面有栅栏门，该犯看管北门，内外有三百多人，各情形，与臣从前亲至该寨，率同文武勘明，仅有一线鸟道，并无四门栅栏，寨上止月茅屋基址十余间，亦无七八十家人烟，则所供情形，已属殊悬。再查粤省咨文，始则指称该犯为吴方曙，继又称为吴晟相；始则称为并未用刑，后则称系刑夹一次。是该省前后情节，已多改易，而该犯所供临桂县知县田志隆之刑逼，当时验有伤痕，且有该犯等原籍亲族、邻保及师徒等众数十人，屡经湖南究讯，均称该犯等并无外出为匪，又将现禁武昌马朝柱、吴方曙等之父母、妻眷、伙党逐一提质识认，咸称并不认识，实非从逆党羽。臣因证据确凿，是以信之不疑。当经抄录全供，据实奏闻在案。兹因广西抚臣定长仍执前奏，钦奉谕旨，将吴晟相等解京审讯，臣自应静听廷臣查审。但吴晟相、李兴楼二人到京，恐系一面之词，若非质认，犹难定案。臣查马朝柱之母宁氏、马朝柱之妻吴氏、并嫂尹氏，俱住天堂寨，凡在寨之人，无不认识。又吴方曙之父吴致和及妻张氏、弟吴方旭、吴方照，及吴方曙诱引上名之吴国祚、卢良选等，均系确识吴方曙之人。又吴晟相在粤供出熟识之杨存信，俱

于本年二三月间先后解部，分别发遣及给功臣之家为奴，似可就近提质。总之，此案仰蒙圣明，谕令军机大臣研审，其虚实正伪，安能上逃睿鉴。臣蒙皇上豢养多年，教训备至，虽竭尽愚钝，尚不能仰报天恩于万一，又何敢少存回护，有负君父生成之大德，此臣断断不敢，亦梦寐之中有所不忍出也。所有臣愚昧下悃，并办理此案缘由，理合缕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所奏情节，已交军机大臣查办矣。

黄安县发现署马朝柱之名的揭帖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二日 恒文奏折（朱批）

湖北巡抚臣恒文跪奏，为奏闻事。

乾隆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据署黄安县刘光彩禀称：本月二十二日，据典史潘秉诚至署密称，书识蓝之玉，见多人在街围视已拆逆字一封，上有马朝柱字样，遂持取缴县，查验破封上口有朱写仰罗山县秘拆，下口写内一件，封袋有“受命于天”伪图记，系马朝柱寄罗山县知县汪沁逆书。等语。讯据蓝之玉供，系县民罗得，因早起见一油纸包，挂于县前照壁，伊取视时，已先拆破，不知何人所挂。研鞫各供如一。除将蓝之玉、罗得等保释，即会同营汛访查踪迹，另行禀报。等情到臣。并据将逆字缴送查阅，臣与督臣永常，细验逆札句语，如果马朝柱与罗山县交通，何难直寄罗山，反挂于楚省之黄安县前。兼逆札内有稿上门上控府道案等字样，似属衙门讼棍，架名马朝柱，希图陷害罗山县。查罗山县系河南所辖，随一面飞飭司道并黄州府文武，在于境内密缉捏造奸徒，以凭根追马朝柱踪迹；一面遴委按察司经历王纬、天门县县丞邱运亨，前赴罗山县，会同该县密访，并将逆

字封交该经历等密持赴彼，以便查对笔迹，并札明河南抚臣蒋炳，一体密查去后。兹据委员王纬、邱运亨等禀称，遵赴罗山县，会同该县密加查察，访闻得县境议论纷纷，皆称该县汪沁本年金点官银匠八家倾销钱粮，其余银匠各皆怨恨，串通斥革柜书，喷有繁言。于四月初九日，据该县快头王刚臣禀首，伊子王汝梅到县，经知县汪沁回明汝宁府知府王锦，讯据王汝梅供，系各银匠不得点充，心怀怨愤，有银匠魏尔爵央生员闵润民、武生李遇隆商量告状，又恐不准，复商做逆帖，系魏尔爵送至黄安。等语。并据供出札内语句字样，暨图戳封套等件，不复经该知府亲讯，王汝梅供吐如前，查对李遇隆字迹，与逆帖相符，惟闵润民等待符不认，现在禀请河南巡抚详加推鞠。等情。又据河南抚臣蒋炳委查之汝宁府知府王锦、罗山县知县汪沁具禀前来，除闵润民等是否确系此案捏陷奸徒，听河南抚臣蒋炳申明办理，臣仍严督所属文武各官，多方设法，遍行严缉逆匪马朝柱等，务期速获，不敢稍懈外。所有臣等办理此案缘由，理合据实奏闻。至该犯等所捏逆札，因豫省留对笔迹，今照依字迹式样摹写一分，恭呈御览。又此案委员覆到之日，督臣永常已奉旨进京，未及会奏，合并陈明。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总之马朝柱一日不获，此等侧见旁虫鬼蜮伎俩不息，可勉力查详马朝柱可到，何至今尚无消息耶！

湖南拿获邓拉子一名自称 马朝柱同伙审讯解楚

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范时绶奏折（朱批）

署理湖南巡抚臣范时绶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据桂阳州属署蓝山县知县吕宣曾详报：八月初二日，兵役盘获面生乞丐一人，据称名陈国瑞，又称名邓花子，又称名邓拉子，系江南霍山县人。查验该犯约年三十余岁，须发皆剃后复长，右边上牙缺，脸团眼歪，脸上左眼旁有刀痕，与查缉马朝柱单开年貌有数处相似，形迹可疑。讯据供称，姓邓名拉子，系江南舒城县人，住西北乡陈家集。父名邓子元，雍正五年已故。不记得自己年岁，后在霍山县姑母姚姓家养大，佣工。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内，同孟怀周、李姓、张姓、曹姓等，行劫霍山县王子先家，于十七年八月被获，先供在监越狱，继称差役李怀高拘获在铺乘间脱逃，各处乞食。脸上左眼旁系幼时跌伤，并非刀痕。发辫因生虱，上年二月剃去，胡须因向里勾，吃饭不便，今年四月剃去，等语。臣即一面提犯亲讯，一面咨查江省去后。九月二十九日，准安徽护抚臣咨覆，十六、七两年，未据霍山县详报王子先被盗，亦无据报差役李怀高获犯脱逃之案。随据蓝山县解犯到省，臣率同司道查验该犯年貌、身材，中脸、团眼歪珠带黄色，右边上牙一个断，左手大指下有罗纹不甚圆稍长，脸上左眼旁有刀痕，多与马朝柱有相似之处。但核之马朝柱年貌单所载，眼团眉稀，上门牙缺一个，又打落两个，左手掌角有罗纹如铜钱大，左手第三、第四指无指甲，细加比对，又有不符。讯据该犯供称，名邓拉子，舒城县人，在近处乞食，因霍山、六安州等处，有强壮花子扒抢，地方严拿查逐，伊遂逃外乞食，历由山东、河南、湖北、江西，来至蓝山被获，并无为匪犯案。前供行劫王子先家，实系妄认，所供同伙姓名，系向日一同佣工之人。等语。诘以罗田一案，初则佯为不知，及加研讯，又供系霍山人，本姓邓，随母嫁与胡殿庵，更名胡成儿，又名胡绍梅。十六年十二月内，有凤阳人张豁然引往罗田山内，雇与马朝柱砍柴烧炭。十七年四月，马朝柱事发，有淮阴人王仲子，同伊挑担，随马朝柱、马朝贵、熊汉周、李尧士，还有一人姓胡、又

说姓陶，七人同逃往霍山蓼栗园张士元家住宿一夜，次日往六安州，又往淮阴、南徐州、北徐州转回颖上，又转河南息县、新蔡、叶县，本年三月到孝感县霸王河地方，马朝柱嫌伊气性不好，撇下各自散逃，该犯一人到大冶县，怕人认识，剃去须发，由兴国州又走江西，到蓝山被获。马朝柱等不知逃往何处。等语。请其与马朝柱等同逃多日，实在所过地方、月日及住歇处所，则又供词错乱，毫无指实。再加究问，该犯即自认为马朝柱，讯其父、母、妻、子、兄弟眷属，系何名氏及同谋伙犯姓名，当日作何行为，如何事犯，随口混供，回与原案情事不符。臣查该犯强悍狡黠，供词闪烁，屡审屡易。而剃毁须发，形迹尤属可疑。前蓝山县屡审不吐真情，加以刑讯，供词仍不确实，及至臣等在省审讯，恐该犯畏刑供情不准，反覆开导，穷诘再三，至二三日后，忽供张豁然引伊往罗田，雇与马朝柱砍柴烧炭，事发同逃。又供伊系马朝柱本身，验其形貌，亦多有相似之处，但南省并无认识质证之人，且该犯狡猾异常，供吐始终无定，即再加刑讯取供，恐亦难以遽信。臣查北省多有认识马朝柱之人，该犯是否马朝柱，或系伙逆，若解至北省，就近质认，真伪可辨。臣今将该犯委员押解湖北督臣衙门，质认审究，如系罗田逆犯，即在湖北归案究结，如审非罗田逆党，即由湖北就近解回原籍江省，确查其住址、亲属，另行究拟。除现在遣委弁兵小心看守押解外，谨将盘获该犯讯供解赴北省缘由，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逮捕周绍珍追究马朝柱下落情形

乾隆十九年正月初十日 卫哲治奏折 (录副)

安徽巡抚臣卫哲治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据英山县典史冯本诚禀称：诚本月十八日，据县差彭忠等访闻，逆犯马朝柱案内通缉人犯方珍，系周绍珍改名入伙，将周绍珍拿获到案。等情。随据英山县知县李春明禀称，讯据周绍珍供称，伊并未改名方珍，曾与李正南同行，为之挑钱赶骡，败露之后，又复同逃川省，于乾隆十七年八月内，私自回来。等供。据差役彭忠等供，改名方珍，系传闻之语。查逆匪方珍缉案内开，系桐城人，年约三十余岁，身長面黄白色，微须，微麻。该犯原籍大冶，移居英邑，年二十二岁，身中。面园，无须。核其年貌、籍贯，与方珍并不相符，其改名入伙得之传闻，亦无确据。但供与逆犯李正南来往，结伴同逃，应将该犯收禁严审另报。等情到臣。查李正南系逆案有名未获要犯，该犯周绍珍既与来往同逃，明系匪党，当即飭提解讯，去后。臣于十二月十六日回署，据英山县将该犯押解到皖。随经亲提，逐一研讯。据周绍珍供认：于乾隆十七年正月内，替李正南挑钱，又替他赶过两回牲口。李正南要他出银上名，因没银子，不曾上名。三月初头，自往蕲州做小生意。四月二十外，又遇着李正南，说官拿得紧，要往四川逃命，叫（与）他同走，就搭船同到汉口，买一副京货担子，换船于六月二十七、八日，到成都府东门外许姓饭店里住了两天。李正南说，要到峨嵋山王家店去做生意，先走去了。该犯即私自回来。诘其既与李正南同逃，显系逆党。及李正南现逃何处，是否令其回江探信？该犯坚不承

认，只求押缉拿获李正南质对。等供。旋准湖广督臣开泰咨，据罗田县禀报，江南英山获有匪犯周绍珍，如该犯因江省质认无人，饰混狡展，楚省现有原首吴兆丹及监候人犯陈上达等，可以识认。即录供押解赴楚提犯质认报缉。等因。准此，臣查该犯周绍珍，既与未获逆犯李正南往来熟识，事发相约同逃，其为逆伙要犯显然。但因从前各犯未经供出，以致缉案无名，江省又无质认之人，该犯供吐狡饰，未便据供，即行定拟。既准楚省咨提臣现饬按察使李绍运，选差妥役，将该犯周绍珍严密押解，赴楚录供，咨明湖广督臣开泰，提犯质认报缉。一面照供密咨四川督臣黄廷桂，饬查成都东门外许姓饭店，乾隆十七年六月内，有无李正南住歇，究追报缉，并究马朝柱下落，期获首犯，以正典刑。……

附：周绍珍供词

问据周绍珍供：小的今年二十二岁，原籍湖广大冶县，迁到英山，有五六十年的了。一向是种田的，后来有二三两银子，在外赶猪卖。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边，在瓦寺前遇着一个人，骑了马，又牵了一头骡子，驮着行李，还有十多串钱。他说行李重，给小的二百七二钱，叫替他挑到茅草畈。小的问他姓名，他说叫李正南，在茅草畈开店。从此认识，后来又叫小的替他赶过两回牲口，都是给小的工钱的。二月尽边，李正南对小的说，天堂寨有个军师叫马朝柱，将来要起事，叫小的出二十两银子上名字，免得杀害。小的回他，没有银子。他说没有银子，上不得名；叫小的替他赶牲口不要工钱，保全性命罢。小的心里也有些疑惑，他是匪人？三月初头，就避到蕲州做小生意。四月二十外，记不清日子，在蕲州又遇着李正南。他说，官拿得紧，要往四川逃命，你替我赶过牲口，也是要拿的，不如同我逃罢。小的一时心慌，就同他在南溪搭了船。到汉口，他买了一副京货担，

又换船往四川。六月二十七、八日，到成都府东门外姓许的饭店里住了两天。他说要到峨嵋山王家店，去做生意。小的心里想，我本不与他同伙，若被拿获了，倒洗不清。就对他说，你先走，我随后来。他起身去，小的就私自回来了。小的并没有改名方珍上寨的事，是他们传说的话，求详情。诘问，据供：小的实在不曾入他们一伙，若是入过伙，他们怎肯不供出小的来？实只认得李正南，替他赶牲口，后来心慌又被骗了同逃的，他挑了京货担子说往峨嵋山去，于今不知在那里。李正南一路也没有对小的说改姓名的话。小的是自己的盘缠回来的，并不是李正南打发回来探信的。只求押了小的缉拿李正南同他质对就是了。等供。

逮捕审讯谢凤玉等情形

乾隆十九年二月初九日 蒋炳奏折（录副）

河南巡抚臣蒋炳谨奏，为奏明事。

窃臣于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据署泌阳县知县颜懋伦稟称：于所属俞家湾地方，拿获湖北蕲州人谢凤玉、谢耀奇、谢英显，在彼种地，并无家小，恐系逆案有名之犯，漏网窜匿。因讯据谢凤玉供称，谢耀奇是小的兄弟，谢英显是小的儿子，小的女儿嫁给马正九为妻，与马朝柱是一家。上年三月，女婿到小的家说有兵荒，劝小的到天堂寨避难。小的就把他骂了一顿。五月间，小的没在家，在路上听说州差要拿小的。谢耀奇、谢英显找见小的，说小的是马正九丈人，恐有牵累，就同往外走了。有蕲州人李廷秀在这县种地多年，他原籍离小的家只十多里，素日认识，寻到这里，佣工度日。后来打听得此事，并不与小的家相干。女婿合女儿已充发了，因已种下地，就没回去。那李廷秀家

房子不够住，小的与熊乐魁做工熟识，就借他房子住下。熊乐魁是黄陂县人，并不知小的是逃出来的。他如今往确山去了。等语。讯据谢耀奇、谢英显各供同。讯据李廷秀供：那谢凤玉们到小的家，只说他女婿是马朝柱一家，恐有牵累，出来躲避，并没说他入伙；小的也并不认得马朝柱。余与谢凤玉供同。随各搜查，并无违禁之物，亦无马朝柱等踪迹。卷查马正九系马朝柱等逆案内拟流之犯，该犯等三人虽未奉文咨缉，但自认闻拿潜逃，又称伊婿马正九曾有劝令避祸之语，除将该犯等收禁，再行确讯，并追究逆党踪迹，查拿熊乐魁等究讯，容留实情另报外，合录供具报等情到臣。查谢凤玉既供称伊女嫁马正九为妻，上年三月，曾到伊家，云有兵荒，劝到天堂寨避难，是逆党马正九与谢凤玉商同入伙，闻拿奔逃，情节显然。若止劝令避难，自应劝令他往，岂有转令投入贼巢之理。其如何告以兵荒情由，该县并未诘讯明确。随批按察司会同布政司飞飭该府，速行提讯，应咨查者即行咨查，务究实情具报。旋据署南阳府知府陶士契申称，诘讯谢凤玉据供：马正九并说，马朝柱在天堂寨；只上年三月，马正九到小的家说，云南、贵州都有兵荒，天堂寨好避难，叫小的上寨去避。小的说，这太平世界，那有兵荒，把他骂了一顿，叫他不要听信邪言，他就去了。小的从没见过马朝柱，也不知他怎么为匪，因怕他拖累，暂为逃出。至马朝柱逃往何处，实不晓得。余仍与县审供同。查前奉咨缉，虽无该犯等之名，但逆党马正九既系谢凤玉之婿，曾劝令避难，则该犯等之有无入伙，殊难悬定。马正九等原供内曾有指有谢凤玉等人伙情节，应请咨查楚省办理。等情。臣查该犯等最后供情，俱属闪烁，随一面咨查楚省，一面提讯，去后。嗣据该府县申报，谢凤玉、谢耀奇俱于十二月初间染患伤寒病症，谢凤玉于十二月十三日、谢耀奇于十二月十四日病故，谢英显亦因患病，不能即解。复催提间，准湖广督臣开泰咨复，查该马正九原供，谢凤玉即谢宏玉，曾令伊

子谢英显送银上名，既经拿获，如在豫无应行质审之处，应解楚省质审究拟。其谢耀奇原招虽无其名，但系谢宏玉事发同逃，应请一并解审。等因。除谢凤玉、谢耀奇已经病故外，其谢英显曾经送银上名，自属要犯，随飭发署按察司开归道张奎祥研讯。据谢英显供称：小的老子曾说，姊夫马正九告诉他说，马朝柱得了兵书宝剑，要在天堂寨起兵，这兵荒时节，大家性命难保，必须出银子与他，上了名字，可保性命，随把家里一口猪卖了二两七钱银子，叫小的送与马正九，不知他曾否转给马朝柱上名。后来听得事发，就逃走的，如今只得据实供明，实不知马朝柱下落。等语。……

马朝柱案内马正九之家属被获后监毙

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蒋炳奏折（朱批）

河南巡抚臣蒋炳谨奏，为据实覆奏事。

窃臣具奏泌阳县拿获马朝柱案犯亲戚谢凤玉等三名内，谢凤玉、谢耀奇病故，谢英显解楚质审缘由，于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奉到朱批：中有疑窦，已有旨了。钦此。又承准廷寄：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据蒋炳奏，泌阳县拿获马朝柱案犯亲戚谢凤玉等三名一折，供词闪烁，谢凤玉等果系案内要犯，即应质讯明确，解楚审结。乃该县含糊讯问，未得实情，淹禁囹圄，三犯连毙其二，焉知此二犯非无辜被获，含冤病死，不然则系看守不严，以至要犯自戕以灭口，该抚不将该县参处，仅以一奏了事，折内亦未甚明晰，著传旨申飭，仍著查明参奏。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跪读之下，不胜惶悚。伏查上年十一月初五日，会同营汛盘获谢凤玉、谢耀奇、谢英显，讯据供称，谢凤玉之女嫁与

逆犯马朝柱案内之马正九为妻，马正九以有兵荒，曾劝谢凤玉至天堂寨避难，谢凤玉当即叱退。后闻事发差拿，恐有牵累，同弟谢耀奇、子谢英显避至泌邑种地。臣以马朝柱为匪即在天堂寨地方，如果非逆党，自应劝令他往，岂有转令投入贼巢之理，且如何告以兵荒情由，并未诘明，事属含糊，随批司飞飭南阳府提讯。时署府陶士契于未奉文之先，据县禀查有未协，差提至府严讯。该犯等坚供，马正九并未说马朝柱在天堂寨，实不知马朝柱为匪情事，亦不知马朝柱逃匿踪迹。但逆党马正九系谢凤玉之婿，曾劝令往天堂寨避难，马正九已经楚省申明问拟充发，其原供内曾否指明谢凤玉等入伙情节，应请咨查楚省办理。臣查前后供情，俱属闪烁，随咨查楚省去后。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据南阳县知县王肇基详报，谢凤玉、谢耀奇俱于十二月初八日在监染患伤寒，当经拨医调治，詎服药罔效，于十三、四日先后病故，验讯并无别情，并据尸子谢英显供明，在监亲侍汤药，禁卒人等，亦无凌虐情弊，随批司确查取结间。准湖广督臣开泰咨覆，查马正九原供谢凤玉即谢宏玉，曾令伊子谢英显送银上名，应解楚省质审究拟。其谢耀奇原招虽无其名，但系事发同逃，应一并解审。等因。又据署按察使开归道张奎祥讯，据谢英显供认，伊父曾令送银上名等语。臣覆讯无异，随将该犯咨解楚省收审，并将缘由，具折奏明。今蒙圣明详晰指示、复查，谢英显已供伊父谢凤玉曾令送银上名，与楚省原案相符，是谢凤玉罪有应得，而谢耀奇虽原案无名，现因事发同逃，经楚省提审，亦系应质之犯，似非无辜被获。至该二犯系泌阳县拿获，该署府急欲得其实情，即行提讯，飭发南阳县监禁，尚属慎重办理。且臣曾面询该署府陶士契，据称实系病死，并无自戕灭口情事，惟是该犯等既为逆党亲属，又事发在逃，一经拿获，即应讯取确供报究，乃前署泌阳县事候补知县颜懋伦，含糊讯问，未得实情，以致稽迟病毙，咎无可辞，现已另折恭奏。至臣前折所奏未曾明晰，荷蒙圣恩不即加

严谴，仅予申飭；感愧无地，理合据实覆奏，伏祈皇上睿鉴。为此谨奏。

朱批：览。

解送周绍珍赴京情形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一日 张若震等咨呈（录副）

太子少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湖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纪录六次开，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纪录十七次张若震，为咨呈事。

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申刻，准兵部火票递到，承准廷寄，钦奉上谕，刑部题复，湖北巡抚张若震审拟周绍珍一案，周绍珍既供曾为逆伙李正南挑负行李，又在逆伙刘廷佐店内佣工，乃深悉逆情之犯。现在首逆马朝柱未获，凡属案内知情各犯，既经拿获，自应悉心研讯，根究首逆踪迹，何得任该犯狡展供词，草率完结。周绍珍一犯，著该督抚选委委员，即行押解来京，交刑部另行审讯。务于沿途加意防范，勿致乘间脱逃及畏罪自戕。如有前弊，惟于该督抚是问。钦此。遵旨寄信前来。除钦遵选委委员缮给咨牌，将周绍珍一犯会同验明面交该委员等，于本年五月十一日起解外，所有原奉上谕，因系廷寄，未敢抄录送部，理合咨呈。

为此咨呈军机处大人，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呈者。

会咨呈军机处大人

拿获方珍及审拟情形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 尹继善等奏折 (录副)

太子太保、署理两江总督、革职留任臣尹继善谨奏，为奏闻事。窃照逆犯马朝柱等日久在逃未获，屡奉谕旨训饬，臣等节经遴委弁兵，四路密访，并严饬各属，购觅眼线，无论城乡僻壤，处处实力报缉。兹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据督标巡兵并县役等在江宁城内，见有一人行踪诡秘，即行拿获，问系桐城县人，名杨中林，并在身边搜出劝世文字帖暨木牌，报解。阅其帖内，词语甚属狂悖，当经饬调苏州按察使托恩多至省，臣督同司府详细研鞫，据杨中林供认：曾经改名方珍，即方仲林，系马朝柱案内之逆党。缘中林家贫难度，于乾隆十二年六月内出门寻馆，前至霍山县，以桐城方姓系属望族，遂冒姓方，改名珍，字仲林。于乾隆十三年四月间，在霍山地方，会遇马朝柱，中林仍以方姓名号相告。朝柱即言，其家现需教书写字之人，将中林引至楼墩石埠饭店，见过僧人正修，遂同至马朝柱家内。言论投合，马朝柱告知谋叛实情，留为贴写，给过袍褂，许为状元，并令书写逆札。指朱洪锦为小主人，自称马军师，在桐城万山九龙洞得有天书、宝剑，又于霍山得镇天旗。陕西等处现有军马，在吴三桂之孙吴成云帐下，令人帮助银两，此屯养军马等情，寄与马朝群、鲁天锡、宋魁元，其余所寄何人，不能记忆。诘其所见党羽，则称认识僧正修及马朝佐、朝仕、朝贵弟兄等，并见过马朝柱奸占李文先之妻吴氏。中林羁住载余，因见无馆可教，难以养贍家口，遂于十四年辞出，在英山地方卖字。后又至罗田、蕲水写送斗方度日。十六年四月归家。十七年闻马逆事发，中林潜匿家中。近见

历年来严密查拿，惟恐败露，遂造作劝世文草稿二纸，托言反乱之人，已知悔过，欲冀宽恕，以冀将来出头，混将所闻狂悖邪言引刊入词，一共抄写十五张，逐一分用红绿笔涂注，尚有五张未曾涂全，同草稿夹存家内书本。携带注过十张，潜至江宁省城，欲图粘贴，当被拿获，究出逆党情由。一面密飭安庆府，在于该犯家内搜获劝世文五张、草稿二张；一面将十七年审题原案与该犯供出马逆弟兄党羽姓字及谋叛情形，细加核对无异。且将臣亲自审过逆案内之要犯，逐一究问，该犯所供，年岁、相貌，无不吻合，其为实在方珍已属无疑。查方珍一犯，乃系各省通缉十三名内有名之人，惟恐该犯听从马逆主使贴帖，或知在逃各犯踪迹，反复夹讯，坚称造作劝世文，出自己意，并无别人主使商谋，自十四年离马朝柱家以后，从无信息往来，实不知马逆等下落；至劝世文内狂悖之语，虽据坚供系闻自马朝仕等妄言。然此等悖逆邪言辄敢书写多张，欲图散布，实属罪不容诛，自应照例斩决。且该犯曾于马逆案内代写逆书，许为状元，情罪重大。查马朝柱案内，同谋各犯，均照谋叛已行斩决，杨中林改名方珍即方仲林，应照谋叛已行不分首从皆斩律，拟斩立决，仍行梟示。俟奉到谕旨，即在江宁正法。该犯应行缘坐亲属，并所有财产，现在飞行安庆按察使及安庆府严行确查，按律定拟，另行具题。其缉拿不力之地方官，查开职名，送部议处。所有讯过供情，开具清单，同搜出劝世文草稿字帖一十七张，一并恭呈御览。其在逃首逆马朝柱并马朝贵、熊得胜等各犯，现仍重悬赏格，严飭地方文武，设法查拿，务期必获。臣谨会同苏州抚臣庄有恭、安庆抚臣高晋，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

附：方珍供词

谨将讯过杨中林即方珍口供开具清单，恭呈御览。

据杨中林供：我是安庆府桐城县人。今年三十五岁。父亲杨胜才，久已死了。家里现有母亲方氏。我弟兄共四人，大哥杨舟楫、二哥杨秀林，四弟杨玉林，俱已分家各爨的了。妻子殷氏，生有一个儿子，名叫三保。我因家中穷苦，妻子常常吵闹，叫我出门教书度日。我于乾隆十二年六月里，出门寻馆，先到霍山地方，因桐城姓方的是大族，我就冒姓方，名珍，字仲林，要使人钦敬，容易寻馆的意思。因一时无馆，寓在饭店，写唐诗斗方并春联卖钱糊口。到十三年四月里，记不得日子，在霍山西门外胡家亭子上，会见马朝柱。他见我拿着斗方，说：他家少个教书写字的人，请我家去。他问姓名。我说，叫方珍，字仲林。他同我到楼墩石埠饭店里，会见过僧人正修，就同到马朝柱家住下。大家讲论合意，马朝柱说，他是要谋大事的人，现少一个动文的，留我做个贴写。曾给过我一件布袍子、一件布褂子，还说将来封我状元，叫我写书札书上的话，都是马朝柱叫我写的。说：西洋出有朱洪锦，是他小主人，他自己称为马军师，可以军令万民。又说：在桐城县万山九龙洞，得了天书、宝剑，霍山得了镇天旗。陕西、山东总有他的兵马，都屯在吴三桂的孙子吴成云帐下，叫人资助他些银钱，好屯养军马，将来可以保全性命。书上总是这些话，我共替他写了六七封书札，只记寄与马朝群、鲁天锡、宋魁元，那几封书记不得寄与何人了。我在他家常见有舞刀打拳的人，我也认不全，只记得会过宋魁元、马朝群、鲁天锡、杨秉臣、李文先、马朝佐、马朝仕、马朝贵、和尚正修；还见过马朝柱野老婆李文先之妻吴氏。我在马朝柱家住了一年多些，只替他写过六七封书札，平日住着无事，我出门原想觅馆，得些银钱谋生，在马朝柱住了年把无馆可教，难以养活家口，就是十四年记不得月日曾对他母亲宁氏说过，要回家。宁氏给了我一百钱，随即出来，在英山一带卖字后，又到罗田、蕲水各处写唐诗斗方卖钱度日，直到十六年四月间回家。十七年听见马朝柱案发，我

害怕，就躲在家中卖小菜，不敢出门到别处去。思量过些时，自然渐渐宽去。那里知道，历年来画影图形，查拿甚是严密。我虽改姓更名，究竟在他家住过，惟恐败露。所以造这劝世文说，反乱之人已知悔过，愿天子不必深求，宽恕余党，我好出头营生的。我做了此文，共誊写十五张，恐别人不明白，所以又用红绿笔细细注了。内有五张不曾注，全连两张草稿，存在家中房里，夹在书本内。把这注全的十张，带在身边，到江宁来，正想粘贴，就被拿获的。那小木牌是我自己写刻的住处来历，带在身边，要众人知道，我从无为匪的意思。至劝世文内行止虽不甚清的话，因听见马朝仕们平日闲讲，祖皇帝是口外来的，满洲兵来历不清，故此我做劝世文就写在上面的。我草稿内先写的是来历，因誊清时见来历两字粗俗，故此改行止二字的。

诘问：那劝世文内狂悖的话，自然是你自己捏造的，怎么推在马朝仕们身上，希图卸罪？再，你在马朝柱家住过年余，代写逆书，封为状元，马朝柱等现在下落，你断无不知，明系马逆指使你假托劝世文名色，叫你出来粘贴的，怎不据实供明呢？夹起来。

据供：劝世文内狂悖的话，实系听得马朝仕们说的，并不是自己捏造，但混行写入这就是我该死。我自十四年离了马家，那马朝柱同案的人并没有会见，从无信息往来，实不知他们逃匿何处。这劝世文实是我一人做了，要图自己出头的日子，并没人指使，也没有人同我商量，我已经把马朝柱反叛的事，并改名方珍替他写书的实话俱已供明，若知道他们下落，并受马朝柱指使，还肯不据实供明？自己受这重刑，么求详情。

诘问：查你劝世文内有，议论反叛者远遇近逢几于半世，又称每至岸涂闻有诽谤声音，拟度反叛议论，甚抱不平等语。究竟议论反叛并诽谤的是哪些地方人？俱是何姓名，他们如何议论又如何诽谤？据实供来。

据供：我从前在马朝柱家内，听见马朝仕们议论，都是反叛诽谤的话，所以就是这样写入劝世文内，其实别处地方，从没有听见议论反叛诽谤的。实在指不出人来，求饶刑。

杨中林供曾改名方珍替马朝柱 写帖及审拟情形

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鄂弥达等奏折 （朱批）

刑部等衙门、议政大臣、尚书、镶蓝旗汉 臣都统革职留任臣鄂弥达等谨奏，为奏闻事。

内阁抄出，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奏前事。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奉十三日奉朱批：三法司核拟速奏。钦此。钦遵，于本日抄出到部。该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会看得：缉获逆犯马朝柱案内从犯杨中林，改名方珍即方仲林一案。据两江总督尹继善等奏称，逆犯马朝柱等日久在逃未获，屡奉谕旨训饬。臣等节经遵委弁兵，四路密访，并严饬各属，购觅眼线，无论城乡僻壤，处处实力跟缉。兹于本年五月二十三日，据督标巡兵并县役等，在于江宁城内，见有一人行踪诡秘，即行拿获，问系桐城县人，名杨中林，并在身边搜出劝世文字帖暨木牌，报解。阅其帖内词语，甚属狂悖。当经饬调苏州按察使托恩多至省，臣督同司府详细研鞫，据杨中林供认，曾经改名方珍即方仲林，系马朝柱案内之逆党。缘杨中林家贫难度，于乾隆十二年六月内出门寻馆，前至霍山县，以桐城方姓系属望族，遂冒姓方，改名珍，字仲林。于乾隆十三年四月间，在霍山地方会遇马朝柱，杨中林仍以方姓名号相告，马朝柱即言其家现需教书写字之人，将杨中林引至楼墩石埠饭店，见过僧人正修，遂同至马朝柱家内，言论投合，

马朝柱告知谋叛实情，留为贴写，给过袍褂，许为状元，并令书写逆札，指朱洪锦为小主人，自称马军师，在桐城万山九龙洞得有天书宝剑，又于霍山得镇天旗，陕西等处现有军马，在吴三桂之孙吴成云帐下，令人帮助银两，屯养军马等情，寄以马朝群、鲁天锡、宋魁元，其余所寄何人，不能记忆。诘其所见党羽，则称认识僧正修，及马朝佐、马朝仕、马朝贵弟兄等，并见过马朝柱奸占李文先之妻吴氏。杨中林羁住载余，因见无馆可教，难以养贍家口，遂于十四年辞出，在英山地方卖字，后又至罗田、蕲水，写送斗方度日。十六年四月归家。十七年，闻马逆事发，杨中林潜匿家中。近见历年来严密查拿，惟恐败露，遂造作劝世文草稿二纸，托言反乱之人已知悔过，欲冀宽恕，以冀将来出头，混将所闻狂悖邪言引列入词，一共抄写十五张，逐一分用红绿笔涂注，尚有五张未曾注全，同草稿夹存家内书本，携带注过十张，潜至江宁省城，欲图粘贴，当被拿获，究出逆党情由。一面密飭安庆府，在于该犯家内，搜获劝世文五张、草稿二张；一面将十七年审题原案，与该犯供出马逆弟兄、党羽姓字，及谋叛情形，细加核对无异；且将臣亲自审过逆案内之要犯，逐一究问该犯，所供年岁、像貌，无不符合，其为实在方珍，已属无疑。查方珍一犯，乃系各省通缉十三名内有名之人，惟恐该犯听从马逆主使粘帖，或知在逃各犯踪迹，反复夹讯，坚称造作劝世文出自己意，并无别人主使商谋。自十四年离马朝柱家以后，从无信息往来，实不知马逆等下落。至劝世文内狂悖之语，虽据坚供系闻自马朝仕等妄言，然此等悖逆邪言，辄敢书写多张，欲图散布，实属罪不容诛，自应照例斩决。且该犯曾于马逆案内，代写逆书，许为状元，情罪重大。查马朝柱案内，同谋各犯，均照谋叛已行，斩决。杨中林改名方珍即方仲林，应照律拟斩立决，仍行梟示，俟奉到谕旨，即在江宁正法。等因。具奏前来。查律载，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等语。今杨中林即方珍，

从前为马朝柱代写逆书，受许状元名号，已属罪应立决重犯，乃漏网多年，仍敢捏造邪言，托名劝世，肆行讪谤（朱批：本朝），实属悖逆，仅拟斩决，不足蔽辜，应将该犯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应行缘坐亲属，及所有财产，应令该督查照马朝柱案内问拟凌迟之伙逆正修、胡济修原案办理。至缉获不力之地方官弁，并令该督即行查开职名，送部议处。再查此案未获首逆马朝柱，并马朝贵、熊得胜等各犯，均系久窜逆匪，理应及早缉获，以尽根株。俟命下之日，臣部行文该督及直省各督抚，一体设法查拿务获。为此谨奏，请旨。

马朝柱案内曾出银上名之 陈世华被获并审讯情形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庄有恭奏折（朱批）

署理湖北巡抚臣庄有恭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逆犯马朝柱案内续咨通缉之匪党陈世华，据广济县知县刘可考，带同稟首人，飞赴安徽广德州地方，协同彼地文武，于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将陈世华拿获，经臣前折奏明。俟其解到，臣当亲督司道等，严审根究马逆等踪迹，另将该犯按拟具题在案。今于本年正月十三日，据该知县将陈世华解至武昌省城，臣随亲督在省司道等官鞫讯，该犯始虽扶同安省原供，狡称止认识逆案之胡接山，邀其上名，要银五两，讲过即散，并不曾见过马朝柱各犯，亦不晓得马朝柱这些人去向。等语。及再三研鞫，始据将曾向逆犯案内已正法之李仁宗说过，出银上名，可以免祸等语属实。惟是此案重在根究马逆等逃后踪迹，以便踩拿。今该犯虽坚称不知，但贼情多诈，容臣再设法诱讯，如果无从根究，另

将该犯应得罪名，照例查办。所有该犯到案查讯缘由，理合先行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马朝柱起义后所发纸牌

（年代不明）

大明国广西贵林省马平县金城府洪，杀衣神谨祭，庙河迟州孤容大庙，田州府岑广荣大老爷，前班后班为主，朱大王、朱二王、李太保、李王金星、马朝烈、马朝柱发牌七十二张。王光禄、岑万明、彭廖，贵州省利破县九千里付潘运难、雷新保、李洪信、阳凤元、梁文贵，自廩（愿）刑根，面领金牌，代天行道，枉查四处，不顾（顾）洪身，无论日夜，东走西查，又怕客有逆，已无非安谟就计也。世必有申家，农考尽空，世必有年忙，虎郎将军出生而死之苦，因此照查广西三圣庙、三衙街庙、阳柳庙，得了过三圣庙三十里到雷山府，又去三十里到石城府，又去三十里到神香安大明山，大明山内有两个田稻，有一块三角石，班版在中间，三角石班中又通抵，抵下有四方石班两块，在抵为号。查得了无阳地方牛马安，羊角山花虎嘒。查得了背江河内更动付，柴树根下有背文，两块写有字。查得了达动江七个桃盘被扃，鱼公过三还江所十，有一嘒封了，亢等付有一嘒封了。又到贵州省大容付，岩高万丈，有一嘒，先前吴明王在此处取得锯刀。笔林山有一嘒，吴明王以金良宝才封在内里。落本坡江龙付过了高五到堆铁，有两嘒封了。鸪讷付有一嘒封子，有江河三却、三还、八塞，付深冰河有两嘒，罗司角有一嘒封了。云贵二省盘江河铁锁桥共有五嘒，两嘒封，三嘒开的是红宝。下盘江贵花营火红

有两嘢，一嘢七确，一嘢九确红了，因此众桥人都含苦，今小桥人苦查至今，只得几数嘢，一无点宝，卑何而得出。兹其无耐，特将宝将人来求投报到太老爷台前，赏准便办，桥人感恩万世，即与匠人同人一路来，恐其匠有十不间，即送点卑与人来，又速代文报上朱李马三大王。恐有明司又来，更好有人点卑点宝，出者数嘢，任吾开点宝，不出者万万不能出。甲申年河迟州开去一嘢。甲寅年云南省平一县大姐二姐开去一嘢，贵州屯土捉龙场乌捧河开去一嘢。

官 书

《高宗实录》

乾隆十七年四月庚申（二十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恒文今日奏到天堂寨奸民为匪一案，谓解楚人犯，不下数百人，现在秋审重囚严集，加以叛案监犯，恐人心惶惑，请特降谕旨，除首犯俟审结正法外，其胁从煽惑人众，先行发落。等语。所见甚为劣弱张皇，已降旨严行申飭，著抄寄尹继善、永常，令其观看。但该督等身历山境，已可得要害，一切事宜，谅已就局，即应指授属员，遵照办理，何必久驻荒山，远近传闻，益滋惶惑耶！所有首犯若已就擒，固易办理。即尚在缉捕，亦可将现获人犯，先行定案。情罪重者，即于彼地正法，不必因待获首犯悬案久羁也。连日未得奏报，不知办理若何，两督曾否面会，或尚有不可即各回省者，著即据实具奏，并将前后所奉谕旨，及查办情形，即速详悉奏闻。

寻，尹继善奏：臣于四月十九日起程，赴英、霍一带，督率严拿。嗣据各员禀报，虽获多人，而首犯未获。且即所获之犯，因各员四出搜查，有未及讯者，有既讯而所供未晰者，抵霍后正在严讯，并悬赏侦缉。奉谕令臣就近会同湖督审勘，不必辗转移解。查江、楚获犯不下数百，英山难容羁禁。且楚省各犯已解省城，未便转解英罗交界。而湖督永常，于未奉谕旨之先已回武昌，不及面会，随彼此札商，于适中之黄州府城会审，即日由英山前赴，和衷商办，将已获人犯先行定案。至伪稿一案，悉

心推求，尚无端绪。报闻。又批：竟无查出者，想与此案无涉。

又谕曰：恒文所奏天堂寨奸民为匪一案，恐牵连人众，监犯严集，请颁谕旨，分别先行发落。等语。恒文所见殊属怯懦张皇，此等奸民，潜行勾结，直欲谋反，使非早为发觉，其贻害地方，何可胜言。封疆大吏，遇此等事，当如捕蝗搏虎，不容稍纵。而办理尤当镇静处之，不可稍涉张皇，何致因人众而恐激成事端。特降谕旨耶？且使奸民谓有司畏其滋事，益将无所忌惮，是更亦之以怯耳！其何以警众。且如恒文所奏，古称胁从罔治者，不过因人众势强不能了事，即造谋为首者，尚有招安之事。今国家全盛之时，么麽小丑，何能当此。且其造谋起于乾隆十五年，恒文身任巡抚，不能觉察，至永常莅楚后始行发露，现在勇往办理，恒文当知惶悚，竭力相助，自赎前咎，龟勉镇静为是。乃率意妄奏，甚属不合，著严行申饬。其监犯人众，应留心防范，添拨兵弁看守，乃该抚职所应办，毋得稍有疏懈，亦不得过于张皇，致骇观听。

湖广总督永常奏：臣自驻罗田，督率搜拿天堂、天马二寨匪党后，复从罗田至多云镇无子河，该处皆系深山峻岭，又东六十里至天堂寨，实为罗田与六安、英、霍往来要径，峰峦险僻，履勘匪巢，崎岭凸凹，并无可耕蓄众之地，不过凭临险奥，人迹不至，可以施其虚诞影射之谈。其搭盖草蓬，尽经烧毁。自天堂山复越层岩，东至梭子坪，即入英山界之烂柴沟、石头嘴、茅草畈。再过大凹沟，至天马寨，与罗田之天堂，地隔百里，山不相连。只因马朝柱等分布逆党于江、楚交界，巧指天堂、天马大寨名色，彼此煽惑。如地方官力行保甲，互相稽察，必早为发觉。现议举行，以杜后患。先将罗、英二界烟户，连环具保，如有藏奸，十家连坐。臣总览江楚交界形势，罗田多云镇险僻，易藏奸匪，应加汛预防。英山茅草畈等处，山势稍平，而路径分歧，亦

应防范。其两省设防善后之处，会同抚臣及江省督抚酌办外，并根究逃逆，务期全获。至会剿官兵，现酌彻归伍。

得旨：正犯尚应设法严缉为是。至汝此番颇属勤勇可嘉，然早得马朝柱，则尽善矣！勉之。

乾隆十七年五月辛酉（初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永常奏到天堂寨奸民为匪一案。罗田县知县冯孙龙禀称，马朝柱等均属勤苦农民，逐加验看，并无可疑形迹等情。当经传谕永常，俟此案办理完结，必当致之重辟，以申国法。将来案犯获齐，即降谕旨。今据巡抚恒文奏称，冯孙龙于此案发觉之初，并不亲身赴寨确查，迨至蕲州禀报，该县往捕，又不到寨查搜，致令首犯远飏。等语。冯孙龙身为县令，致匪犯自乾隆十五年盘踞县境，结党聚众，不但不加觉察，乃于已经败露之时，仍不亲身赴寨确查，并不亲往搜捕，玩纵养奸，莫此为甚。此等么麽小丑，虽无能为，而军器、硝磺、逆词、书迹、党羽往来种种情形，并非架空所能捏造。国家赏罚，必不可不公当严明，使畏缩容奸者知勇往认真，未必即为贼所杀；而惜命纵恶，必不为国法所容者。著传谕永常，即差员将冯孙龙拿至该处，宣明此旨，即行正法，不必俟接部文，令得迁延，或致自尽。日内即降谕旨，宣布始末，交部晓谕。其首犯马朝柱，严缉务获。该督永常，以军功议叙。在事员弁，及从前失察各员，一一查明，分别议叙、议处，完结此案。

寻，永常奏：请停止军功议叙。得旨：不必辞，朕之赏罚至公，于此可见。

又谕：蒋炳奏到楚省咨拿匪犯马朝柱一案，既将商城县张德远缉获到案，即当严行根究，确讯下落。乃据张德远一面之词，即信为仇扳，从轻了结。蒋炳办理之处，殊属疏纵。马朝柱等虽不过好孽初萌，而悖叛情形，逆书军器，证据确凿，幸而及早败

露，该督永常办理迅速，是以不动声色。若视为无足措意，致使潜滋暗长于山泽之间，其贻害地方，将不可言，非仅止捏造狂言、幸灾乐祸者可比，必当严密办理。此等匪犯，自知负罪重大，岂肯到案即吐实情。未据马朝柱对质，何可信为仇扳。且逆党甚多，张德远既到山寨，安知非入党有名人犯，而遽欲寘之不问耶！蒋炳办理非是，著传谕知之。

乾隆十七年五月癸亥（初三日）

谕：据湖广总督永常、巡抚恒文折奏，黄州府属之罗田县，与江南英、霍二邑山谷毗连，有奸民马朝柱等，藉名开山烧炭，住居深岭，假捏神符，勾连匪党，制械积粮，阴谋不轨。该督等密飭文武员弁，前往查拿；并咨行江省，于所属山境，派拨弁兵，协同搜捕。永常、尹继善俱亲往该处，督率办理。先后拿获奸匪家属及羽党人等，起出军械、硝磺等物。永常勇往办理，甚合机宜，得封疆大臣之体。尹继善同心协力，深属可嘉。方今国家全盛之时，海隅日出，咸乐享升平。此等匪民，潜谋叛逆，贻祸良善。身任地方之责者，一有所闻，即应迅速查办，务绝根株，庶不致蔓延滋事。倘有畏难姑息之见，俾得煽诱乡愚，恣行屯聚，即不难用以兵力，尽举而歼旃。而闾阎之受其扰累者，已不可言矣。罗田县知县冯孙龙，初奉该督抚檄飭查勘，意在粉饰了事，辄以开山获利，均属劳苦农民，并无可疑形迹等情，草率稟复。夫马朝柱等，自乾隆十五年潜住该境，结党聚众，伊既漫无觉察。及上司访闻檄飭，竟不亲身赴寨确查，转以诬案掩饰。至已经败露之际，又不亲往搜捕，以致首逆远颺。纵恶养奸，莫此为甚。朝廷赏罚必在严明，此等劣员，若不立置重辟，将来守土之吏，亦何以责其捍灾御患，而为百姓除害乎！且设使更有大于此案者，其贻祸尚可问乎？冯孙龙著拿交该处，即行正法，并宣谕守令各官，使果能身任其事、勇往剿除，未必即至为贼戕害；纵或身

膺贼锋，奉职而死，国家酬庸之典，必且加之优恤，延及子孙；而畏葸避事之徒，思欲保全躯命，终为法所不容。凡有地方之责者，均当以此为戒。总督永常，著交部以军功议叙。总督尹继善，著交部议叙。两省在事文武员弁，交各该督查明，分别等次，报部议叙。其从前失察各员，均著查明议处。马朝柱等，著各该地方严缉务获。已获逆党人犯，除应俟逆首质讯定拟者仍牢固监禁外，余即研讯确实，分别情罪重轻，按例定拟。应正法者即行正法，应发落者即予发落完结。至该二省毗连山岭、险僻路径、错杂处所，应如何设法查禁防范，即著永常、尹继善会商，速行定义奏闻。事已就绪，永常、尹继善亦不必久驻边县，著回省。

寻，永常、尹继善奏：查楚北之罗田县，由天堂寨、天马寨至江南之英、霍二县，相隔三百余里，山重岭峻，最易藏奸。旧设文武员弁稽查，势难遍及。酌议于楚省多云镇迤北五里僧塔寺，添设千总一员，步守兵五十名。江省英山之茅草畈，添设千总一员，步守兵三十名。霍山县迤南百四十里之包家河，亦应添设外委一员，步守兵二十名。汛隘既设，必须酌增塘汛。楚省罗邑东二十里之大河岸，又东六十五里之跨马墩，应各添一塘。又四十五里即僧塔寺汛，由僧塔寺北二十五里至土地岭，与豫省商城接界；西北十五里至夔门关，与江省霍山接界；东南五十里至梭子桥，与江省英山接界。此三处，俱应各设一塘，每塘安兵五名，于僧塔寺汛兵内拨给。江省英山之烂柴沟，西通罗田之天堂寨，逼近天马寨，南通太湖县界，应各设一塘，安兵五名，其分地巡防之处，各由本省酌核咨部。至巡查之法，各塘五日游巡一次，于适中之地会哨。两汛千总，上半月，与罗、英、霍把总，于适中之地会哨；下半月，同巡检，于两省交界会哨。三县知县，每逢季底，前赴查点保甲一次。每岁秋冬之交，两省文武大员，各带兵役会巡。春季，楚省令武汉黄德道或黄州府知府，安

省令凤庐道或六安州知州，酌带人役会巡。秋季，楚省令黄州协副将，安省令六安营参将，酌带兵丁会巡。起程、回署，均报明两省督抚提镇查考。至新添塘汛，系零星抽拨之兵，五方杂处，殊未妥协，应就近将该管黄州协六安营官兵拨往，俟别营拨到，即补该协营原额。得旨：允行。

乾隆十七年五月戊辰（初八日）

湖广总督永常、湖北巡抚恒文奏：根讯马朝柱匪党胡南山，及所供与霍山县僧正修平日往来。

得旨：应竭力缉拿，不然又成一李开花矣！

乾隆十七年五月己巳（初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永常奏到，拿获逆犯王朝瑞，供出伪诏、伪檄，及逆首马朝柱序表，各逆词狂悖恶逆，得罪祖宗。我大清百余深仁厚泽，不意尚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梟獍虺蜮，怀醜潜毒，一至于此。审鞫之时，当令备极严刑，存其命取供足矣。若不过照例夹讯，不足尽之，即寸磔，亦未蔽其辜也。首恶之马朝柱，必当严缉，早令弋获，寔之极典，以伸国法。供内马朝柱薙去须发、髡面毁齿一节，殊不足信。马朝柱闻拿即已远颺，该犯何由听闻此信，当由本相，易于踪迹，故谬其词，以惑乱查拿者之视听，不可据以为实。所称西洋，当即前供四川峨嵋山之西洋寨，而非海外国土，已传谕策楞，令其迅速查拿矣。再细阅逆词，其文气、心思颇与伪稿文法相类，云南发觉即谓从汉口传钞，地亦相近，或即群逆所为，竟未可定，宜加意严讯。此等匪逆，别具肺肠，总非常情所能料及。将此谕永常知之。

又谕曰：湖广罗田县匪犯马朝柱等，勾党谋逆一案，竟有伪诏、伪檄，种种逆词，狂悖恶逆，覆载不容。其供词中，有四川峨嵋山西洋寨之语，已据湖督永常奏称，飞咨川省。现在首犯马

朝柱尚未弋获，著传谕策楞，或即逃匿川省，亦未可知。令其悉心严缉，并将峨嵋山是否有西洋寨，有无匪党窜匿藏伏，悉心查访，无令漏网。并将如何设法严查之处，即由驿限六百里，速行奏闻。

寻奏：据湖广督臣永常密咨，查拿西洋寨张锡玉等犯。随飭道员躡访。据禀，访之老民，按之图志，并无西洋寨之名。凡与峨嵋山连界之乐山、洪雅、清溪等县，并峨嵋县属之山村庙宇，逐一挨查，并无踪影。至通缉马朝柱，现飭文武各官，派亲信之人，到处侦访，不得以一查出结了事，自干重谴。又夔州府属之巫山县，系川楚接壤、水陆总隘，于此严查，则未来者不能飞越，已至者亦难遁迹。因责成该管总兵、道员查缉，期无漏网。报闻。

乾隆十七年五月癸酉（十三日）

又谕曰：天堂寨奸民为匪一案，据永常、尹继善各奏到，于适中之黄州府会审，和衷商办。此案马朝柱实为渠魁，今江、楚两省所获逆匪，不下数百人，而首犯马朝柱尚在脱逃，已于折内批示，必当严行查拿，不可令其远颺。各犯所取供词，尚多疎漏。即如胡南山供出，马朝柱与僧正修相好；正修到案，亦有马朝柱于二十日到菴宿过一夜之供，至其次日去向何处，并未追诘。既于初六日逃散，至二十日已经半月，仍复到菴，其未能远遁，可知，正可由正修根究马朝柱藏匿踪迹，而竟未讯及。至剃去胡子及道袍等供，或转系惑乱观听之词，亦未可定。且有刊刻之龙边伪诘，其刻自何人，刷印必非此一纸，散布必非此一处，俱当逐一研究。此案固发自楚省，而南省从逆实繁，永常身入山寨，遍行搜捕，甚属勇往。至鞠讯取供，研究踪迹，则尹继善久历封疆，自当更为熟练，亦义无可辞。岂有于丧心背逆之匪犯，尚存姑息、邀名之见者，倘有疎漏，必于尹继善是问。此案叛逆

显然，幸而早散，该督等断不可存从宽了事之念，不可照寻常聚众之例，但将一二人为首者正法，须视其情重者，多行诛戮数人，庶奸民知所畏惧，所全于后者多矣。除应凌迟犯内，或有与马朝柱应行质对者，暂行牢固监禁，其余应决正法，即应于讯明之日，用王命旗牌，将该犯等即行正法，不必久系囹圄。将此传谕尹继善、永常知之。

乾隆十七年五月乙亥（十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湖广罗田县奸民马朝柱，于江南英山、霍山连界之天堂寨，聚众为匪一案，已据湖广总督永常，亲往搜捕，党羽就擒，居民宁谧。惟首犯马朝柱尚在脱逃，江、楚两省督抚，俱经密咨邻壤，通行缉捕。向来要犯一入通缉，地方官率以虚文了事，并不实力查拿，悬案任其久稽，惟于岁终，出具境内并无该犯踪迹印结而已。此案非寻常可比，马朝柱乃系为首倡逆、聚众谋反要犯，幸而及早败露，未致骚动地方，假使稍迟，虽万无能为，而煽惑益众，无知愚民，受其陷害，附近村众，罹其荼毒，将不可言矣。该犯既经免脱，不在本境，即在邻封，或奔窜，或潜藏，非此即彼，果能实力搜查，逃将焉往。惟视之膜外，则终无获理耳。马朝柱必不可令其漏网，著传谕各省督抚，能将该犯弋获则为有功，若获自他省，凡经过地方，未经盘詰得实者，必当查明治罪。毋谓朕之不戒也。各宜勉之！慎之！

乾隆十七年五月丁丑（十七日）

又谕：江、楚两省查办罗田县逆匪一案，据永常奏称，准江督咨开，六安州知州金宏，勋讯据伙犯宁以能供称，送马朝柱到南岳半山庙道士宗会处，躲过半个月，再往别处等语。尹继善虽奏称“分路追拿”，究竟下落何在，其道士宗会曾否拿到。马朝柱为此案渠魁，必当捕获，而掩捕必当迅速，稍迟终致远颺，不

可不勉力严缉。再，宁以能又供，马朝柱要找吴方曙救他，如今吴方曙往湖广省城小南门岳宗儒饭店去了，等语。吴方曙系伙犯中最要之犯，得吴方曙即可知马朝柱去向，而吴方曙亦在逃未获，可传谕尹继善、永常，再行研究宁以能，其所称小南门或系俗称，究系何处，务得确供，飞行追捕。计此时尹继善、永常自己到黄州府，即令会同根究，勿任狡供支饰，以致要犯免脱。

寻尹继善、永常奏，委员往南岳庙搜查，并无马朝柱踪迹，亦无道士宗会其人。及复讯宁以能，又称前畏刑诬扳。至查缉吴方曙一犯，而湖广省城亦并无小南门及岳宗儒名姓。再据匪党供，马朝柱并不识字，其伪檄等出自胡济修，而刊刻则系已故之孙林万。臣等抵黄后，逐日鞫讯，究其原委，皆僧正修设谋于始，胡济修助恶于继，实为此案最重之犯。俟研讯明确，遵旨即行正法。

得旨：览奏俱悉。要犯尚未就获，须实力督缉。

乾隆十七年五月戊寅（十八日）

两江总督尹继善奏：罗田首犯马朝柱尚未缉获，请敕部停止议叙。

得旨：不必谬辞。至此番奋勉，固可嘉，然未必非因永常而然也。

乾隆十七年五月己丑（二十九日）

是月。河南巡抚蒋炳奏：奉谕通缉罗田县奸民马朝柱，现严飭所属文武，不遗余力，上紧搜捕。再前获商城县张德远、张怀远二犯，解楚后，即接江楚两省咨会，该犯系从逆伙党，务获解究等语。现复飭员将该犯家口、产业严查看守，以俟楚省审结办理。

得旨：如汝前所办差乎！否乎！再如此，则不容矣！深戒之。俗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习，恐汝不能免。此在朕治汝之罪何难，但少一能事之人，朕所深惜，非乐于督责，出于不得已也。

又奏：接江省密咨，严缉湖广奸民马朝柱，即密札镇臣，并飭江南接壤营汛，扼要缉查。

得旨：似此通缉之案，外省颇膜视之，此犯不比其他，汝宜竭力，若获之东省，于汝为有功，若曾经东省而于他处获之，于汝为有罪。勉之。

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十五日）

湖广总督永常，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讯明，罗田县逆案首逆马朝柱即马太朝，籍隶蕲州，移居江南霍山，与白云庵奸僧正修往来，朝柱以贫难度日，设法骗银，乾隆十二年四月内，商诸正修，遂造言朝柱十六岁时梦神，告知伊师在护国寺，醒后寻至霍山县火星堂，见庙内像，与梦中所见无异，询之庙僧，知此庙原名护国寺，庙僧以朝柱非凡，指赴金山，见杨五和尚肉身，又与梦中所见无异。年二十复梦，神告知桐城万山九龙洞，有兵书宝剑，往取得之。又言朝柱于乾隆十二、十三等年，在霍山铁炉地方，得法剑一，镇天、先兆、喜兆、恩兆、发令、展魂旗六，并谓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子孙，李荣爵即李开化等，统兵三万七千为辅。朝柱改名太朝，系其军师。正修复以谎言，汇成一书，串通张朝选、宋魁元等传播。即有李怀仁、李太凡等，各出银二、三、两不等，上名人伙。正修又代编逆示。朝柱于十四年二月内，移居英山之太坳沟，复商同正修，制铜剑一，鐫“太朝军令”四字，欲图占普通奸李文先妻吴氏，并谋娶张上元未婚妻夏氏，令正修于剑上鐫：前世吴氏，今世夏氏，并鐫张氏、孙氏、韩氏，“展

魄魂灵”字样，买包头一副，并剑藏于楼子石山洞内，谎言约期往取。随集杨秉成、夏恒三，并该犯之兄朝仕、弟朝贵、朝群等，于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夜，赴山取出，谬称金剑罗帕，众信之，各出银上名。遂指剑上所刻，将吴氏、夏氏为己妻。旋朝柱移居罗田县天堂寨，开山烧炭，诱人入伙。制铜枪一，铜笏一，枪上仍鐫“太朝军令”，并“金枪”等字；笏上鐫“红罗记”三字，背鐫“丹凤朝阳”；又旗二、铜镜一，先藏于铁柜沟山洞，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约众游观，朝柱入洞取之，宣言金镜旗笏，乃战具，镜能照耀天下，见人三世；复有遮天伞、撑天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索众出银入伙，各饮血吞符，结盟上名。收宁以能为心腹，一时被诱上名者遂众。乾隆十六年五月内，朝柱兄朝佐，又引行医之胡济修入伙，倚为谋士，一切伪捏情事，悉主之，作敬神囤粮等文，又为朝柱称扬作赞，作檄文一篇，捏称西洋大都督吴乘云所颁。是年秋冬间，令刘廷佐等，在罗田之僧塔寺、英山之大坳沟、茅草畈、石头过路滩、五显庙等处，开店招人，以发辮外圈蓄发为记。有道士王朝瑞入伙，济修即将所作伪檄、伪令、赞表等文，令其抄录传扬。朝柱族弟马邦念之妹，实高景从未婚妻，朝柱诱骗上山，伪为西洋朱洪锦聘妻，呼娘娘，令人叩头。旋暗制蟒袍、补褂、顶帽，托言西洋颁赐，众见蟒袍系戏班行头，补褂、顶帽是本朝服色，疑之。因与济修密商，乃作伪诏一道，交孙林万私刊，宣言西洋从云雾中颁诏来楚，应到黄鹤楼迎接。十一月二十五日，令济修赴黄鹤楼见林万，将伪诏百张取回，对众开读，众果不疑。乾隆十七年正月内，朝柱将伪诏作札，先后散给胡南山、王朝瑞、吴方美、吴方曙、熊得胜等，每张索银一二十两至百二十两不等。济修又撰拟印文，描写“统掌山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祿永昌”十六字。铁匠王廷赐、徐文略为造兵器，孙继舜购买硝磺，以致流言四起。参革正法之

罗田县知县冯孙龙，风闻差查，乃仅以挖山烧炭、勤苦农民禀报。臣永常暨抚臣恒文，据禀严查。经蕪州知州李璠访悉前情，于三月二十四日，亲赴王廷赐家，起获刀片白布。复据州民吴兆丹首告，吴梁氏等被诱上名，讯明差拿。詎吴方远、李仁宗情急拒捕，当将李仁宗拿获。南山知事发，欲将朝柱拿首，济修谎言无妨，已令朱连芳前往湖南景陵县请兵，于四月十六日午时准抵武昌，令南山亲往接应。朝柱又令许万儿刻“太朝军令”四字印旗传人，并写传单多张，分路纠合。嗣经蕪州、英山等州县会关查拿，朝柱情急，于四月初三日，同马朝仕、马朝贵，携马氏、夏氏，逼胁附近居民男女共一百余人，齐登天马寨山。令黄国臣执旗纠党，意在抗拒。四月初五、初六等日，被胁上山者渐散，朝柱穷促，即弃马氏、夏氏并背剑之皮文远等逃遁。江楚两省文武各官，先后拿获马氏、夏氏、胡济修、僧正修从逆党羽，及被胁各犯共二百余名口，搜获逆书、伪诏。至诘其西洋究系何地，朱洪锦、张锡玉等果否在彼，屯军湖南景陵县确在何处，并有无军马在彼。据供，均系捏造。查首犯马朝柱，逆绩显著，将来缉获，法应寸磔。其已获之妻子，发功臣家为奴。其余各犯，现已分别凌迟、处斩，即行正法。应枷责者，发落完结；应发遣者，俟部覆到日办理。

奏入，报闻。

乾隆十七年六月乙巳（十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蒋炳奏称，南阳府盘获奸僧慧照，供出曾经投见马朝柱，令其出外访人等语。其情词闪烁，或即系马朝柱易名妄供，亦未可定。现在无人质证，到案焉肯即吐实情，自应归案质审。著传谕该抚，即多派强干员弁，将该犯解往楚省，严行讯究。沿途务宜小心防范，毋致疎虞。至该府庄有信，盘获奸僧，具见实心任事，其在南阳任内所办诸事，颇勇往出力，著传

旨嘉奖。

又谕：蒋炳所奏，查讯光州武生江铨一折，办理殊未妥协。马朝柱系逆案要犯，必宜严行根缉，不可稍有疎纵。梦麟一有风闻，即亲行密办，是以传旨嘉奖。然于案内牵连之人，亦宜确加详察，果其形迹可疑，或显有证据，究问不承，然后加以刑讯。今张士英所供江姓武生，并无主名，且搜查江铨家中，既无马朝柱踪迹，亦无逆书，止应详悉研究，徐察其素行，何必即用重刑叠夹。即谓该州江姓生员止此一人，假令更有数人，亦将尽行夹讯乎！此不过因案情重大，谓非严刑不足塞责，而不顾事理之当否，岂实心办事之道。蒋炳、梦麟，俱著传旨申飭。

乾隆十七年六月丙午（十七日）

又谕：据永常、尹继善折奏，审结逆匪马朝柱案内同伙逆犯僧正修、胡济修及马朝佐等，先行正法，分别传旨梟示。此等助逆匪犯，既经研审确实，自应即正典刑。孙林万虽已病故，其刻板藏匿处所，必应查究追起，不可含混了结。再据河南巡抚蒋炳，拿获僧人慧照，俗名左国太，审系马朝柱同伙逆犯，前经在山教习演枪等语。已令该抚，将左国太解赴楚省审结。但前奏楚省原审各犯供词，并无左国太其人，或系慧照捏名，或查审尚有遗漏之犯，俱未可定。又或慧照即系马朝柱，故意捏造诡名，但不可因此即将犯僧抵塞，转致要犯漏网。总之，此等极恶重犯，狡猾性成，其供吐必有不实不尽之处。著传谕永常等，一并详悉研究。

又谕：据蒋炳奏称，据南阳府知府庄有信盘讯，奸僧左国太，供出马朝柱等在罗山、信阳交界之灵山寺藏匿。臣即于十三日起程，驰赴该处，督率各官缉拿。等语。马朝柱系逆案首犯，必不可容其漏网，如经拿获，著于该处选派强干员弁，将该犯等严密防范，星夜解楚，以凭质讯，毋致疎虞。

乾隆十七年七月癸亥（初五日）

刑部议奏：据湖广总督永常参奏，武汉黄德道姜顺龙，委令搜捕首逆马朝柱，退缩玩纵，应照将帅玩视军务、迁延贻误例治罪。

得旨：姜顺龙身为监司，当擒捕逆匪之时，该督委以总统重任，乃逗留观望，托辞推诿，以致首逆远颺。法司照统兵将帅玩视军务、苟图安逸、迁延贻误例，拟以斩决，洵所应得。但此案纵恶养奸，皆由于知县冯孙龙一人，业已置之重避，以示炯戒。姜顺龙虽罪无可辞，而于此条定例之后，尚属初犯，特为法外施仁免死，发往军台效力。嗣后有似此者，必当按例，即行正法。

乾隆十七年七月乙丑（初七日）

谕军机大臣等：蒋炳参奏光山县知县谭龙一折，立言殊属非礼。此等怠玩偷安之劣员，深负司牧之任，固不可姑息贻误。但折内措辞，谓其一切政务，亦多废弛，而专参其不亲历稽查保甲。地方保甲，固应实力查办，亦政务之一事耳，又岂在一切政务之外乎。州县中谁为实力查点保甲者，参之其可胜参乎。又以缉拿逆匪马朝柱等案犯为由，岂废弛政务之县令不当参，乃因缉拿马朝柱不亲历稽查之一事始当参乎。如此立言，无知者，不谓废弛溺职自当斥革，而转议用法之过重，且谓州县之难于奉职矣！将此传谕蒋炳知之。

乾隆十七年七月丁丑（十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永常等查奏，僧正修原供内称，马朝柱并不识字，又吴成云等姓名俱系捏造，等语。马朝柱前经查出家信等项，虽不成字句，亦非全不识字之人。且豫省现在拿获吴成云，供系马朝柱妻弟，则虚捏姓名之语，似亦未可尽信。业经解楚，

正可追究马朝柱实在下落。总之，此案非获马朝柱到案，仍未足以严首恶而正人心，该督等尚当以严缉首犯为要。将此传谕知之。

乾隆十七年七月甲申（二十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四川总督策楞奏称，盘获形迹可疑之湖广人一名，年貌、疤痕、须发、齿牙，俱与马朝柱相似，诡名张国正，及设法研讯，又供名叫柳春来，现在解楚质审等语。此人年貌、齿发既与马朝柱一一相肖，且据供姓名屡易，而质之流犯苏天章，又并非所供姓名，其形迹甚属诡秘，或即实系马朝柱捏供狡饰，亦未可定。现已解楚质审，可传谕永常，务令详细研究，并提逆党一一识认，得有确据，即速奏闻。此等叛逆重犯，该督等断不致稍为忽视，亦必无草率迁就希图了事之理。但不可因川省获有此犯，遂尔少弛捕缉，转使真正渠恶，得以乘间远颺也。

寻奏：臣接准川省咨解张国正到楚，即提现禁逆犯马朝柱家属，并逆伙多人，细加质认，讯出张国正即柳春来，实非马朝柱。报闻。

乾隆十七年七月戊子（三十日）

又奏：逆案要犯吴方美、吴方曙，现经缉获，臣等严加鞫讯，并根究马朝柱下落。

得旨：备极严刑，设法追究，务得正犯，方了此局，勉之。
又批：此二犯既得，再上紧缉捕，恐彼游魂，亦难免脱矣！

乾隆十七年八月癸巳（初五日）

又谕曰：定长奏到，桂林盘获僧俗两人，穷诘至再，据供系匪犯吴方曙、伙犯李兴楼，并供出马朝柱藏匿湖南城步县地方，飞咨会缉，现将吴方曙、李兴楼押解楚省质审，等语。此等匪

犯，狡诈百出，向来长途押解，不过循例锁铐，拨役防护，最易脱逃。著即速传谕定长，及该抚范时绶，务须选择强干弁役，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疎虞。至所供马朝柱藏匿处所，苗寨岩洞，俱有地名。著传谕范时绶，务须严紧搜捕，不得避失于查察之咎，转致疎纵，则其咎更重。至吴方曙一犯，前经永常奏称，已经拿获，申明正法，何得逃往粤西。若非吴方曙，何以军师称号，及诘盘谋叛事发，逃窜为僧，种种符合，其中孰真孰伪，则已正法之吴方曙又为何人，此处殊有关系。可传谕永常，令其将新获之吴方曙，详悉研究，不必回护，据实速行奏闻。

寻奏：臣前获逆犯吴方曙，众证确凿，实系正犯无疑。其粤省新获吴方曙，应属假捏。但既据粤抚咨称，该犯供出马朝柱藏匿之处，臣随飭员弁，前往城步县搜捕，并无马朝柱踪迹；挨查各苗地，亦无金鸡峒东坡寨等处，现在飞咨粤省，将假冒吴方曙等犯解楚质讯。报闻。

乾隆十七年九月甲申（二十七日）

谕军机大臣等：直隶总督方观承，召见时面奏，称江南徐州府萧县城门守兵，获有奸民伪托马朝柱揭帖，该督抚等通行查拿，因并将逆书抄发，行至直隶，似非慎密办理之道。方观承所见甚是。该督抚查拿逆犯，只应开具该犯年貌、籍贯，及所犯事由，移会邻省。至此等逆词，止可抄录进呈，其原稿或应封固，留对笔迹，非承审官员，不当令见，结案时即行销毁，并不当存留案牍，何得公然抄播，使无知愚民，抄录传看，转滋煽惑，是正堕奸民术中矣！著传谕尹继善等，不应如此办理。看来外省督抚办事，惟尚虚伪习气未除，朕极力教诲，终不知改，实觉愤满也。并于奏事之便，谕各省督抚知之。

又谕曰：定长奏，桂林盘获僧人解楚，审非吴方曙，狡诘至再，供实系吴晟相，从逆后马朝柱将晟改为承，并将廖文章引进

烧炭，逼胁入伙。自认从逆发米、守门，与已正法之吴方文相好，已发遣之杨存信相识，其为逆党实无疑义，已备录供词，解楚收审等语。该犯初供吴方曙之处，虽属冒认，但于马朝柱逆谋及山寨各情形，无不熟悉，当非凭空结撰者。著传谕永常，秉公详悉研审，不得谓初供非实，即属子虚，稍存回护成见。其从前所奏逆党案内，并无吴晟相姓名，恐属遗漏，并谕永常知之。

乾隆十七年九月丁亥（三十日）

江西巡抚鄂昌奏：臣闻浙省常山县民左双兴，拾有逆犯马朝柱遗书，系递送玉山县民朱捷三等，同谋叛逆。臣随令广饶道和其衷，访拿朱捷三等十七人解省研究，并移咨浙抚，飭将原书及左双兴解江质讯。

得旨：据实审理，莫复似伪稿枉入无辜，以卸己责。

乾隆十七年十一月丙戌（二十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湖广罗田县逆首马朝柱，游魂远窜，屡经飭谕各省督抚，严行搜捕，迄今已逾半载，尚属毫无踪迹，而各该督抚折内，多以现在踴缉一语，奏报了事，几成具文矣！该犯情罪重大，若使久稽显戮，何以申国宪而正人心。向来外省通缉之案，该上司及地方官等，不过行一文、出一结，彼此互相掩饰，最为恶习。即如从前李开花一犯，至今尚为奸徒借名煽惑之具，殊有关系，此案岂可复蹈前辙耶！著传谕各该督抚，各宜督率所属，实力跟缉，务期就获，毋致漏网。倘仍视为奉行故事，将来一经别省盘获，究出该犯经由地方，必将该督抚等从重治罪，不仅照失察奸匪过境之例，予以降罚而已。其各凛之，毋忽。

《清史稿》列传

尹 继 善

尹继善 字元长，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

……十七年（乾隆）……罗田民马朝柱为乱，檄总兵牧光宗捕治，并亲赴天堂寨，获朝柱家属、徒党，得旨嘉奖，召诣京师。

地 方 志

《蕪州志·兵事》

乾隆十七年春，江南霍山县白云菴奸僧正修及湖广奸民胡济修等党同首逆马朝柱，前在罗田县内天堂寨开山烧炭，招集无赖，渐成羽翼。继在英山县内天马寨假立神异，煽诱动众，作逆书、逆示、传单、札、符、旗、令、图书、军器等项。流言四起。蕪州知州今陆黄州府知府李俱知其实，亲赴杨河等处翦其党羽，飞报各宪。陆续缉获逆匪二百余人，起兵器、火药三百余件。楚督永公、江督尹公先后奏闻。钦奉谕旨，分别轻重，按律治罪。其首逆马朝柱、从逆熊得胜等尚未就擒。现奉部覆，严饬各省悬立赏格，多方查诘，期于必获。遵照节次通缉如初。

《重修安徽通志》

高宗纯皇帝乾隆十七年四月，湖北罗田奸民马朝柱聚众于天堂寨，图不轨，界连江南，两江总督尹继善，檄寿春镇牧光宗统兵搜捕，并亲往擒获朝柱家属、党羽甚众。（国史名臣尹继善传。）太湖胡相五等俱伏诛。（太湖县志。）

《太湖县志》

乾隆十七年四月，逆匪马朝柱，聚众湖北罗田县天堂寨，江、楚两省督抚擒获其党，太湖野溪河胡相五、胡南山俱伏法。
(以上县志)

《霍山县志》

乾隆十七年夏四月，湖北罗田奸民马朝柱聚众天塘寨，图不轨，界连英霍。两江总督尹继善檄寿春镇牧光宗，统兵搜捕。又亲驻节其地，擒获朝柱家属、党与，伏诛。(千罗前畝河西，尹父端公驻军处，今天塘寨丛山中往往有丰碑，字剥落，疑其封山所识。

私 家 著 述

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

——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一例

〔日〕铃木中正

〔日〕小山澄夫 译

(一)

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湖北省罗田县东部山地里,马朝柱的反清阴谋事件被发觉了。它有“反清复明”的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它也带着一种“政治乌托邦思想”的事实。这个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从蕲州地方迁到罗田山地的一百几十个开荒农民,只是没有乾隆十一年被发觉的张保太的大乘教徒^①那样广泛的民众基础,可是,尽管清廷官宪拼命搜查,但主谋马朝柱还是巧妙地逃走了,因此惹起一场逮捕闹事者,并产生了种种后果。从乾隆十七年四月到十九年一月之间,《清实录》所收的关于搜查马朝柱的记载,最多一个月里有十五件,少的也有几件。其中重要的,是这次叛逆被发觉的两个月以后,湖广总督永常和两江总督尹继善,经审理逮捕的那伙人后而送到清廷的一篇会奏文。^②今年(1980)三月,我访问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阅览该

^① 铃木中正《清中期云南张保太の 大乘教》(《东洋史研究》36·4,1978·3)。

^② 《清实录》乾隆416—25,十七·六·甲辰。

院所藏的军机处档案中有关此件的档案。一方面由于逗留时间很短，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档案是用难读的汉字草书书写的，我看不到了它，可是仍然得到一些很有意思而补足前述的永常、尹继善两个人的会奏文的史料。

这个叛逆事件，是那时住在中国的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的书简里屡次言及的。发觉了叛逆的四年以后，一七五六年一月的Lamath神父的书简里，说到基督教被迫害的情况，接着说：

“但是一切欧洲人，被看作四年以前在湖广发觉的马朝柱事件的同伙。因此Roche神父也亡命了。可是大家相信，这个搜查活动在这里不久结束。其他诸省大致平安，然而为了逮捕马朝柱的搜查或许不断地进行。马朝柱决不被逮捕，但是为了逮住传教士的搜查一定继续执行。”^①

更三年以后，Roy神父的书简说：

“为了逮捕一个有名的叛逆者——他是几年以前出现而现在恐怕已经不在世的人，全国的严厉的搜查，多年来每天都惹起了很多的麻烦事，现在还在惹起呢。好多无辜民众，因为一点点的嫌疑，被逮捕、讯问、下狱了。……有风声传说的马朝柱（这是那个叛逆运动的主谋）的姓名，不仅大家一听就不安，而且在周围散布一种恐怖。……因为外国人的风度的原故，我被看成他的同伙而被逮捕过两三次。我的同行者十分吃惊，幸而不久我被释放了。这样的搜查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恐怖。”^②

①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Ryon Edition. 以下略记‘LE C’, Vol. V II, p. 83.

② *ibid.*, p. 112. 矢泽利彦译《イエズス会中国书简集》3 乾隆编（平凡社《东洋文库》210, p. 289）也作为日本文所收。

所说的“一切欧洲人”是否包括那些航行前来的贸易商人虽不知道，但是外国传教士都被作为这个叛逆的同伙确是事实，这是极其奇怪的。关于乾隆十一年张保太的大乘教事件时展开了对基督教迫害的耶稣会士的报告里，意外地没有关于大乘教的记载。然而，在马朝柱事件时，不但基督教传教士而且“一切欧洲人”都被看成了跟这个叛逆的同伙。既然如此，一定是有着某些原因。

那么，根据前面所述的永常、尹继善的会奏文，参阅军机处档案和《清实录》的记载，叙述一下这个事件的轮廓。马朝柱的原籍是蕲州，他迁到安徽霍山县以后，和白云庵的僧人正修来往，后来，为了摆脱贫苦想起向人诈骗钱财，从乾隆十二年四月开始宣传工作。他宣传他自己在梦中出现的神的启示，一个接一个地实现了，为此他要叫人们相信他的预言或他的话一定是灵验的。接着从乾隆十二三年，他又声称他自己在霍山县里得到宝剑和军旗，又说：在西洋有明朝后嗣的幼主朱洪锦，在他属下，有大学士张锡玉，也有吴三桂的子孙们，也有大将吴乘云（军机处档案都作吴承云），又有李永爵即李开花等等，他们有三万六千个兵丁辅佐幼主。马朝柱又主张：他自己是这个在西洋的明朝国家的军师，而作为军师的名字是马太朝。他更说：在西洋的这个明朝国家持有叫什么“遮天伞”或“撑天扇”的一种飞机之类，用它在云雾中往来，在三个时辰中能从西洋飞得到中国来；还说：一位妇人被选做这个明主朱洪锦的皇后，人们尊敬地称她“娘娘”，而给她叩头拜礼；又说：这个西洋的明朝以蟒袍、补褂、顶帽之类作为赐赏送到马朝柱手里来了。但这件蟒袍是戏子们用的，而顶帽之类是清朝官人的服饰，所以有的人对此怀有疑义。然而，马朝柱进一步说：这个在西洋的明朝不久要开始进攻清朝，为此会有关于此事的诏书经云雾中被送到武昌黄鹤楼。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为了接受这些诏书，马朝柱使他同伙的谋主胡

济修到黄鹤楼去，声称他们带回来了一百张诏书，而向民众宣读了那张诏书。十七年正月，他们以这些诏书作为札子给几个人，从这些人各各征收一二十两或一百二十两。这张诏书的内容，由于被逮捕了的那伙人中的一个的供词，现在也传下来。^① 它说：举兵的明朝皇帝，会被八洞精兵迎接，有天将天神帮助，要破安庆而征南京。据说，这张诏书是辅臣张（锡玉）起草的，而是由马太朝授给兴明的将士。这张诏书上的明朝国印的文字，是“统掌山河，普安社稷，既受天命，福祿永昌。”无论如何，从此以后，铁匠开始制造武器，办置者开始买进火药原料的硝磺。这些活动在社会上流传着叛乱计划的风声，因此罗田知县虽然举行调查不能掌握实情，报告他们只不过是开山烧炭的贫农而已。但是蕲州知州一听风声就赶到现地，三月二十四日，在一个叛徒王廷锡的家前发现一座铁炉，而在家里找到了许多完成的或未完成的铲刀、钢刀之类，和为包裹这些刀而搬送到他们的根据地“天堂寨”用的十五匹白布等等。^② 因此泄露，叛党里发生动摇，然而谋主胡济修安集着那伙人说：四月十六日午刻，从西洋来的明朝将士们会到武昌，所以不用担心。但是，蕲州和英山的官宪赶来逮捕，四月三日，马朝柱率领着一百多人据守“天堂寨”抵抗官军。可是，两三天后，被强制招集的那伙人离散了，马朝柱自己也逃走了，而且主要叛逆者和二百多个附近的受连累的民众，被

①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档（以下略记“台故军档”）008264·恒文（湖北巡抚）·“天堂寨案内讯过吕时安等各供”中胡南山的供词说：“承运奉奉天子诏曰：‘尧舜之高风，汤武之遗迹，八洞精兵各自接驾，天将天神齐入金阙之上，龙日龙时尽起无疆之兵，阴破安庆阳征南京，三关之上十万神兵相助，主东盘龙阵，主西白虎阵，主南红水阵，主北黑水阵，辅臣张锡玉敬刊，太朝君令，与兴明将士胡南山，天运年月日。’”

② “台故军档”008212，尹继善，准咨密缉天堂寨要犯缘由。

从湖北、安徽赶来的官宪逮捕了，以及许多证据物件被没收了。不过，逃走了的马朝柱和几个重要犯人的搜查，成了多年来清朝官宪的一个难题。

(二)

马朝柱所提倡的明朝国家实际存在着西洋的主张，是和雍正七年广东恩平县发生的李梅的散札事件^①，在几个方面类似的。例如：按照假想出来的明朝国家的命令而进行“反清复明”运动的设想；为了招集民众发售札符之类的方法等等。然而这两个事件之间，有两个重要的不同处。第一，李梅并没有准备什么军事行动，可是马朝柱制造武器施行军事训练，^②而且抵抗了几天官宪的镇压。第二，假想上的明朝国家的所在地，李梅估计是在“小西天”即越南，可是马朝柱估计是在“西洋”即欧洲，李梅的运动是在广东展开的，所以他所称的明朝是在越南，因为地理上比较近，给人们不少的现实的印象。但是，马朝柱的明朝在西洋的主张，看起来有些过于荒唐无稽。可是，实际上不然。

如众周知，基督教的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在康熙末年被禁止的；然而，这个禁令没有完全实行，许多传教士潜入各个地方隐晦地继续传教。他们为了使民众相信基督教的真理，当然以基督教的祖国，美化、理想化了的西洋进行宣传。所以，基督教的信徒们在悲惨的清朝中国的现实里，把西洋看作一个“乌托邦”也

^① 关于这个事件，《史料旬刊》（一期·二期）所收的“李梅等散布伪札案”收录许多档案史料。其他，《雍正朱批谕旨》（台北文源书局，1965）——（以下略记“朱批谕旨·台湾本”）——也收录许多关系奏文。

^② 马朝柱的同伙僧慧然（即左国太）被逮捕了而供述时说：曾在山中教给演枪。他们实行了马枪射击的训练是可靠的。据《清实录》（乾隆417—5，十七·六·丙午），官宪镇压叛徒时，扣押的武器、兵器和火药，一共数达三百多件。参看《咸丰蕪州志》（卷二十五·兵事）。

是不奇怪的。说明这些情况的，是耶稣会士Loppin神父的书简中的一节。

“善良的新信徒们，一听在欧洲的哪个小村也能举办‘弥撒’，而一切都市常常开那种仪式的话，他们就相信欧洲人都是圣人。有时候，他们问我，在欧洲有没有很坏的信徒、做偷盗的、胡闹的、沉溺于违背人伦的。我应该怎么回答？我应该坦率地说真话吗？我应该给他们说不说，有的欧洲人犯着异教徒想不到的罪，或者，有的人虽然不断地受着丰富的救济，仍不能履行他们的本分，而基督教徒的观点上，真不如一年之间只一次参加圣餐式的可怜的中国基督教徒的情况？”^①

这些神父们，应该说不说这种打破信徒的梦而阻碍传教活动的现实的问题，一个个都在烦恼，但是他们很可能选择将欧洲美化、理想化的方法。为进行传教，他们不得已决定说谎，有时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可是，在中国民众间的西洋是“乌托邦”的思想不止于精神的宗教的方面。基督教传教士随着传教运动带进来的出色的物质文明——例如装饰北京宫殿的喷水池庭园、自鸣钟、西洋画等——这些物质文明的风声，在民间被夸大地流传着，因此中国民众确实怀着西洋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的印象。例如，那时中国人不知道精制蜡的方法，所以有传教士常用的白蜡是以人肉的脂肪作的谣言流传着，有时这个谣言成为迫害传教士的原因。^②这种将西洋神秘化的观点，成为十九世纪以后引起反基督教运动的绪端，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些将西洋神秘化的

^① “LEC” VOL.Ⅶ, PP.362—3。这封信大概是一七三七年末写的。Loppin神父是离罗田县不远的湖北谷城县西部山地里进行传教的人。

^② *ibid*, Vol.Ⅷ, p.467, 关于一七四六年中国帝国里全国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的报告；发于澳门。

观点，一方面产生一种反西洋思想，但一方面确实产生一种西洋是“乌托邦”的观点。

这种西洋是“乌托邦”的观点的基础，可能是从中国古代就有把西方看作理想乡的传统而来。古代“西王母”的传说、汉代发生的“大秦国”是乌托邦的看法、佛教理想产生的“西天”思想等等。其他，汉代末期的张角的“太平道”和张道陵的汉中国家的设想，也认为是把西方看作理想乡在思想上构成的。^①所以，十八世纪的西洋是“乌托邦”的观点，是在这种传统的脉络上，而和西洋的文化的、经济的紧密交流上形成的。马朝柱是在掌握着这些民众中间的情况而拟出来他自己的说法。

然而，马朝柱事件以后不久，一个被逮捕了的那伙人供出：他们的明朝国家不是在西洋而是在四川峨嵋山上的“西洋寨”。这个供词被送到清廷，乾隆皇帝想着他们所说的“西洋”不是外国的欧洲而是四川峨嵋山上的“西洋寨”，所以严命四川总督策楞彻底地搜查。^②皇帝是完全修正以前的看法的。湖广总督永常送到四川第一次咨文（四月二十八日）说：马朝柱兄马朝佐被逮捕了，据他的口供，马朝柱赠送给张锡玉那些由神人被授给的兵书和宝剑之类，然而张锡玉不肯供职而往四川“西洋寨”去隐遁，而且幼主朱元成（洪锦）和吴承云（乘云）、李永爵（开花）等也在四川峨嵋山上的“西洋寨”里；所以请迅速查拿。策楞一听就拼命搜查，可是找不到。^③使四川的搜查非常困难的最后

① Richard B. Mather "K'ou Ch'ien-chih and the Taoist theocracy at the Northern Wei Court, 425-451" (Holnees Welch and Anna Seidel, ed, Facet of Taoism, Yale U.P. 1979) pp. 112-118.

② 《清实录》乾隆413-10，十七·四·庚戌。

③ “台故军档” 008446·策楞（四川总督）岳钟琪（四川提督）·准咨查弁西洋寨情形。同，008447·四川总督准咨查弁西洋寨。

大原因，是没有关于“西洋寨”所在地的明确说明，而永常的咨文又没说及这些明朝要人的年龄容貌以及潜入四川的时间。因此，策楞找不到什么有效的线索。原来，这是被逮捕了的那伙人没有供出实际情况的原故。关于马朝柱的下落：“惟是该犯（马朝柱）诡譎异常，踪迹无定，现于获到各犯严加究诘，有各自逃散，全然不知者，有指明处所而查无其人者，有受刑妄供，混行诬报者，又有指东说西，惑人耳目者，情形种种不同，所供月日又彼此互异，臣等于所供出地方，无论虚实处，严拿根究”^①。如此情况下，清朝官宪摸着什么就搜查什么。而且，马朝柱所说的明朝国家的要人原来都是空想的人物，所以关于他们的供述中，有的胡乱地说：正头目姓朱的是在南京的，而军师吴承云有“三马眼”云云。^②总之，“西洋寨”在峨嵋山上的供词，有的不过是那伙人不能忍受官宪的拷打而想出的无稽之谈，实际上，马朝柱自己一定会说：他们的明朝国家是在西洋即欧洲的。

说到这里，我们就能推测出那些多年来“一切欧洲人被看作马朝柱事件的同伙”的原因。因为终于找不到四川“西洋寨”，清朝官宪还是没有消除这次阴谋的策源地在外国的西洋的疑虑。这个疑虑就是迫害欧洲人的原因。但是，轻率地相信叛逆者的不可靠的口号而公开地发表这个疑虑是不免于轻信和不合理的毁谤，为此大清皇帝和清朝官宪不得已把这个疑虑藏在心里。所以，那时传教士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切欧洲人被看作马朝柱事件的同伙”。

^① “台故军档”008526，永常，尹继善，奉到覆谕旨及现在审讯正修、胡济修等供词。

^② 同上，008212，尹继善，准咨密缉天堂寨要犯缘由。

(三)

更且，马朝柱似乎声称，他们的明朝即将打倒清朝而复兴国家之前，一定会有劫灾。被逮捕了那伙人中的吕时安供述说：

“乾隆十五年八月间，小的遇见马朝柱，他说年岁不好有变乱，叫小的出银子买备粮食”^①。关于他们的明朝国家里政治社会的理想形态，没有明确的说明，然而，将来的明朝政治会按君主官僚的阶层进行的构造。一个那伙人胡南山的供述说：“他（马朝柱）又说，事成之日，拨给小的田亩百石，还封大官”^②。这些支配形态之下进行的政治，例如他们卖给的小的札符开头就说：“法尧舜之高风，汤武之遗迹”，声称是以古代理想君主的政治为模范的。既如此，他们所具有的将来的世界观，是极其现实的、常识的，象是不值“乌托邦”的名称似的。但是，实际上不然。

关于马朝柱事件的原因，永常、尹继善的会奏文说：“凡马朝柱所作悖逆不法之事，始则系正修设谋。其开山取宝，造作妖书告示，煽惑人心之事，皆正修主持，自去年胡济修入伙，凡伪诏檄文序文……皆系胡济修主谋”^③。这个“开山取宝”是指马朝柱从洞穴里取出来了宝剑兵书之类的事说的。这件事，是马朝柱的重要的宣传工作之一。他声称是他在梦中出现的神指给他宝剑兵书之类的所在地，而他自己预先密藏的刀剑和兵书，在众目环视之下取出来了。这种当场表演举行了几遍。前面所引的吕时安的供述中，关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的马朝柱的这个表演说：

“（马朝柱）叫小的，于十一月二十六日看他取宝，小的才允了，

①② “台故军档” 008264。

③ “台故军档” 008526。

马朝柱又说，晓得胡南山会拳棒，叫小的去约他来同看取宝。小的原去约了胡南山，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到铁龟沟即铁老沟马朝柱家，马朝柱用一块黄纸画符，与小的们冲茶吃了。到半夜时，有三四十人同到铁龟沟石头崖里，小的站着远望，见有二尺宽三四尺深的一个洞，有条裂缝。马朝柱先烧香纸，后用剑舞了几下，就进洞去，取出一把剑，象是铜的，朝笏一把，还有金枪。马朝柱向小的们说，是个宝贝，小的就信了。那日马朝柱叫小的上名字，上银子，小的上了一十八两银子。小的做五次交给他的，并未领有礼符。”^①

关于梦和刀剑灵验的信仰和故事，并不是马朝柱的所创，而是从中国古代就有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洞穴里藏有财宝的观念。从洞穴里取出金银的宣传，前面所说的雍正七年李梅的散札事件时也有，而同年广西泗城府发生李天保散札事件时也有。关于李梅事件的一个供述说：“他们说，阳江太平地方，有坑银子，人使不动。他（李梅）有法术，想去挖取。旧年七月里，小的跟他去，因取不得，散了”，而有的官宪报说：“此等奸匪，或以堪舆卖药，周游邻省……始以挖掘金银为招致之术，继以禳解瘟疫，为讹诈之方”。^②李梅和李天保一样地声称他们能从洞穴里取出金银，但是马朝柱只取出宝剑朝笏之类而已。可是，马朝柱以后一定会取出金银之类。原因是他既有个法术，已经取出了宝剑——为夺取政权需要的武力的象征；当然不久，接受着同伙的要求，他不得已声称能取出金银之类。作为马朝柱表演的基础，大概是一种“洞窟信仰”——在洞穴的深处会有财宝充满的“乌托邦”的信仰。这种信仰，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冲绳

① “台故军档” 008264。

② 《史料旬刊》一期，李梅等散布伪札案，广东总督郝玉麟奏文（雍正七·十二·二十）。“朱批谕旨·台湾本” p.2923，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文（雍正八·四·二十）。

流行过的“弥勒教”里存在的。这时，“洞窟信仰”是“弥勒教”教理的根本思想，洞穴有个“弥勒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界”的意义。^①在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就有洞穴的深处会有仙乡即乐园的传说或信仰，许多文学作品——例如《桃花源记》等——以这些传说为主要题材。^②马朝柱也是利用这些民间信仰的。总之，马朝柱伪装着能取出金银财宝的超人而出现在民众之前，同时，他一定会说：要是他掌握了政权，就保证人民的丰盈富裕的生活。所以，他所说的“乌托邦”，不是基于万人平等，但保证丰富的物质生活的世界。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在西洋的明朝政权里朱氏后裔的朱洪锦（元成）当然应辉煌灿烂地被宣传，但是实际上不然，李开花（即李永爵）被盛传作为复兴明朝国家的最重要人物。所以，清朝皇帝反复地表明，若是逮捕马朝柱太迟了，伪称李开花的就会陆续出现而引起不安，^③但并没说到明朝后裔的伪称问题。因而，我们也可知道，那时民众广泛地将李开花看作“未来帝王”。换言之，他们象是没太欢迎明朝皇帝。这个李开花出现的传说，雍正五年山西泽州起义的主谋翟斌如、靳广，和乾隆十一年破案的云南张保太大乘教的一分支瘟船派等等，屡次盛传，但这个传说的形成过程，可惜不明确。马朝柱的搜查活动中，在江西南安府上犹县，清朝官宪逮捕了伪称李开花出现的何亚四的同伙四十多人。这时，乾隆皇帝说：“首犯未获，一切奸匪闻风，往往托名惑众，如李开花事隔多年，而马朝柱及此案，俱托其名，此皆因

① 宫田登：《新しこ、世界この祈ソ・弥勒》（佼成出版，1980）p.174—9。

② 小川环树《神话より小说へ——中国の乐园表象》（同氏《中国小说史の研究》所收，岩波书店，1968，p.227—273）。

③ 搜查马朝柱的活动中，报告伪称李开花的人出现的危险性的上谕文甚多。例如，《清实录》乾隆421—7，十七·八·己酉，同413—3，十七·五戊辰，等。

当时未获明正典刑故耳”，①象他自己知道李开花传说成立的情况似的。民众的理想政治的象征——李开花的传说，这对我们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四)

马朝柱起义的地方，是湖北罗田县的东部，也是横跨罗田县、英山县和安徽霍山县的大别山里，而他们的“天堂寨”连接湖北、安徽、河南三省，站在人迹罕到的山中。②马朝柱纠合的起义者多半是住在这座山里开山烧炭的开荒民。有些流浪民迁到这个地方而开始开荒，大约是雍正年间的事。雍正八年，因为山东、河南两省遭受水灾，许多流浪民从两省迁到湖北，其中移住到麻城、罗田两县的流民甚多。清朝官宪施行给他们付款回乡的政策，但是住在移住地进行开荒的似乎不少。③可是，在不毛之地的开荒生活非常困难，因而他们容易接受马朝柱的宣传。在起义集团里，马朝柱自己居于最高的地位，他的四个兄弟侍于他的左右，而他们的参谋是僧正修——后来是胡济修。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集团里又有叫“护寨的”的几个商店经营者。投降官宪的吴牝丹的供述说：“刘廷佐在石头嘴开杂货铺，李正南在茅山坂开粮食铺，吴方曙在过路滩开杂货铺，胡宗大在九子河开生药铺，李宗儒、康升能之子康展书在九子河开杂货铺，都是他们护寨的党羽，他们店内俱有男妇人口”，又有的供述说：“（马朝柱称军师）……马会理、刘廷佐，以上在英山石头嘴大凹沟开店，吴方曙在英山过路滩开店”。④开荒农民只有很窄的交游范

① 《清实录》，乾隆424—23，十七·十·庚子。

② 《光绪罗田县志》卷二，建置，碉长。

③ “朱批谕旨·台湾本”P.5746，湖广总督迈柱奏文（雍正八·十一·二十九），同，P.3520，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文（雍正八·十二·八）。

④ 注6所引“台故军档”008212。

围，然而，商店经营者需要广泛的物资交流和来往范围。特别是他们不断来往之处，是离罗田县不远的商业地域——武昌、汉口。例如，一个那伙人杜席珍的妻的供述说：“原有胡南山、胡济修并吴姓，还有一个姓邓的，来小妇人家里口口口口次日同小妇人丈夫，到汉口买了七个铜罐回来”。^①他们以武昌黄鹤楼作为西洋的明朝和复明运动的根据地罗田之间空中往来的中继地，或许是武昌在这些商人的活动范围内的缘故。而且，给开荒民引路迁到罗田县内山地的，也大概是这些商人们。所谓“他们店内俱有”的“男妇人口”，是新来到的移住者暂时住在他们商店里而等着到适当的劳动场所。这么看来，这些商人是开荒山地的推进者，也是移民的荐头人、保护者，而他们和开荒民之间形成了头目和喽罗的关系。马朝柱拉拢这些商人作为“护寨的”，又大概通过他们招集起来开荒农民。马朝柱卖给的札符之数目，据被逮捕了的证言是十多张，据官宪的调查是二十一张，^②归根到底，买进这些札符的多半是这些商人们。

在马朝柱起义运动中的宗教要素，是向所有灵验的人的超人信仰，也是向他所发挥的法术的信仰，不过，这个运动里并没有追求个人的“安心立命”的宗教要素。在行动方面，这个运动是要使用武力，大肆宣传了胡南山纠合的拳棒团的威力。积极地拥护马朝柱的是商人们，但在他们支配下的士兵即开荒民之间，就没有共办宗教仪式的“会众”的关系，从而也没有作为同信者的连带意识。也就是说，这个运动的组织和连带意识都很脆弱。总之，马朝柱起义运动所提倡的“复兴明朝”的政治目的结合着劫灾到来之说和丰盈富裕的理想世界到来的预言，形成了“千年王国”信仰，但并没连结参加者个人的精神的信仰，终于不能令参

① 注5所引“台故军档”008264。

② 注15所引“台故军档”008212。

加运动的一伙人坚决地团结起来。

尽管清朝官宪拼命搜查，终于巧妙逃走了的马朝柱，嘉庆年间，被“天地会”的一部分人神化为他们的祖师。“天地会”的创办人，一般地被认为是姓洪的——以前是姓万的，然而，据于庄吉发氏的最近的研究，嘉庆年间江西南安府的“天地会”，是经过祖师马朝柱的灵牌前人们同饮掺入鸡血酒的仪式而结成的，又是代代相传写着“拜请本祖宗师马朝柱”或“天地阴阳兵将雷兵雷将”云云的符书。^①宗教色彩很稀薄的“天地会”特意以马朝柱为他们的祖师的背景里，就有恰如其分的原因。

(五)

清朝官宪追踪马朝柱的白费力气的搜查活动继续了很长时间，其间，许多人发出揭帖而以他们憎恨的敌人伪称作马朝柱的同伙，从而搜查活动就陷于无可奈何。终于忍耐不住的乾隆皇帝，命令对在揭帖里被揭发的人一般不用追究，只彻底搜查写帖的人并严重惩罚。然而不久，他自己不满意于这个方法，又命令对被揭发的人也要充分审讯。^②因而，传教士所谓“好多无辜民众……被逮捕、讯问、下狱了”的混乱发生了。在这样情况下，几个宗教结社被揭发而受到迫害了。江西韩榆县午其禄所提倡的“十转金丹教”，是被山东一个生员告发的^③。山西忻州长子县冯进京所提倡的教派扩大到直隶、河南，在直隶邢台县王会做了这一派的首领，而在冯进京家里被发见的经卷的内容只是基于释道两教而造成的而已。然而，清朝官宪认为王会确乎没有谋逆之

^① 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天地会》（《食货》复刊，8—6，1978·9，19—20页）。

^② 《清实录》乾隆424—29，十七·十·壬寅；同，428—7，十七·十二·庚寅。

^③ 同上，430—7，十八·一·癸亥；同，443—6，十八·七·庚午。

迹，但确实地有着悖逆之罪。^①并且，福建“铁尺会”被查禁了。这个“铁尺会”发售“未来帝王李开花”分发的札符而给买符的人授将军、总兵、兵备道等的职务，用这样的方法来招募会员。原来，这个“铁尺会”的起源，是邵武县监生罗家璧和他弟弟遭逢父亲的早死而怕被人欺凌，招集十一个同志结拜为盟兄弟，从练习拳棒开始的。他们的会规，开头说：“我辈欲结同心，必学久要不忘，切勿以酒肉为知己，切毋以艰难而罔闻，庶无愧于古人，而有别平庸流”云云，而结拜兄弟的原则基于“论武艺，不论年纪”。^②在这个会里，仅在说到“未来帝王李开花”的这一点上，可以认为有宗教色彩。

如上述的压迫，是在追捕马朝柱中遇到什么逮捕什么的搜查活动里进行的。因此，以前被默许的宗教集团就突然碰上了严厉的迫害，幸而免于刑罚的教徒们越发潜入地下而开始了秘密活动，并且更加对官宪的怨恨了。同时，为自卫手段，他们会连带民间中的武力派——拳棒武术家。黄育榘《破邪详弁》说：

“噫，邪教谓‘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今观邪经四十余种，并无此语。以明末邪教，不犯罪，不受刑，故不必捏出此语。迨至我朝定鼎以来，圣朝相传，惟依尧舜文武之治为治，因于邪教严定律条，所有枷杖徒流绞斩凌迟，各依造罪之深浅，为用刑之重轻。愚民虽愚，谁不怕死，邪教于此，遂造出‘问成死罪，即能上天’之语。而凡习教者，皆视死罪为乐境，则刑罚亦无从禁止矣。不知‘问成死罪，则能上天’之语，实为旧日邪教所未有，明系近来邪教所增添，邪经虽系虚捏，尚未捏出此言。今邪教捏出此言，以恣煽惑，

^① 《清实录》乾隆 443—5，十八·七·己巳，同，443—6，十八·七·庚午；同，443—14，十八·七·甲戌。

^② 《史料旬刊》四十期，福建铁尺会案，喀尔吉善（闽浙总督）等折文（乾隆十八·七·十九）；新柱（福州将军）折文（乾隆十八·十·六）。

其存心愈毒，其为害愈深。”^①

官宪的记录里，没找到这样的主张。然而实际上，雍正末年李梅的散札事件时被逮捕了的王公，在官宪的讯问中闭目运气而停止呼吸，所以审讯完全不能进行了。^②又据说，雍正末年，学会符水习惯“避刑”的有个仙师，劝着犯罪而害众。^③这个“避刑”象是用呼吸停止等等方法行使默秘权的，这些方法的发想里会有“问成死罪，即能上天”的观念。从而，被逮捕而被讯问的教徒们，对官宪的刑罚加强了抵抗。这就是民众向权力的反抗态度的强化。而且，这个变化的背景里，会有被迫害的基督教徒的殉教态度的影响。那时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教给民众不怕压迫而受着迫害坚守自己的信仰高兴地做殉教者的事实，在耶稣会士书简中到处有记载。^④这些教义一定会给中国固有的宗教运动很大的影响。于是，官宪的压迫和宗教运动的反抗的矛盾，乾隆三十九年的王伦的叛乱造成了一个顶峰，而乾隆末年又形成了一个高峰，终于惹起了嘉庆的白莲教徒的大叛乱。

① 泽田校注本《破邪详弁》P.113。

② “朱批谕旨·台湾本”P.5287, P.5290, 雍正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广西巡抚金铨奏文。如此事，嘉庆二十年那彦成揭发的直隶祁州的如意教也有·教主邢士魁一受审讯就用运气之法闭目敛气，数刻之间就变成了跟死人一样，因而官宪不能听信他的口供。所以，他们把纸揉成团而填入他的鼻孔中，叫他不能用运气，才能叫他供述。（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一，嘉庆二十年六月一日奏文）。

③ “朱批谕旨·台湾本”P.5172,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四川巡抚鄂昌奏文。

④ 例如，‘LEC’vol.XⅡ, pp.189—190, Lamath神父的信。



王 伦 起 义

清政府档案

清方破获混沌教并起获经书《立天卷》

乾隆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胡宝琛奏折 (录副)

署理山西巡抚侍郎臣胡宝琛谨奏，为奏明邪教逆犯解往直省质究事。

窃臣访查长子县逆犯冯进京，倡立教名，惑民骗财一案。前据冀宁道庄有信禀报，长子县拿获冯进京，搜出经卷、银两，供有直隶沙河县人王会同郝姓拜从入教，领送银两等情。臣即具折奏闻，一面飞咨直隶督臣方观承，查拿王会等务获：一面檄飭冀宁道督同潞安府严行搜查，根究余党。去后本月二十日接准直督臣方观承咨称，已将王会拿获，供有冯进京帮助悖逆之证。臣思首从各犯，虽已拿获，惟恐晋省尚有余党，事关重要，不敢稍有疎漏。臣即于本日率同按察使唐绥祖，星飞前往长子县督率查拿审究，亦经恭折奏明在案。臣在途次，又据冀宁道庄有信禀称，率同该府县于冯进京家炕洞内起出《立天卷》一册，多系释道俚鄙不经之词。臣于二十三日到县，即至该村冯进京住处逐一查勘后，回县亲提冯进京到案，细加研讯。已据该犯将倡立邪教，哄诱王会等拜伊为师，传授运气，煽惑愚民入教、敛钱之事，一一供认。惟是直隶拿获之王会供出帮助悖逆情由。该犯坚称并无其事情，愿解直与王会面质等证明系该犯因质证无人，妄思狡赖，准直督方观臣承咨称，直省人犯众多，应将冯进京一犯解直质审拟结。臣即于二十五

日遵委潞安府知府杨龙文、同知委高参将何式焯等将逆犯冯进京押解直属收审讫。再查冯进京之弟冯进登、冯进科，伊养子冯增金，并在教之杜三、司礼、曹茂，臣等接讯，现在各供，或系知情附和，或系被诱人教，均有应得之罪，已飭该县小心监候，俟直隶申明之日，分口口拟，谨先将查审供情，起解逆犯缘由恭折奏明，伏乞皇上训示。所有供词及起出之《立天卷》一册，一并照抄进呈。谨奏。

附一：冯进京等供词

冯进京供：小的是长子县西北呈村人，年五十九岁。父亲名冯献光，年七十八岁。母亲早没了。妻杨氏，五十九岁。有个养子叫冯增金，媳妇赵氏，有个孙子五岁。小的有两个兄弟，一叫冯进登，一叫冯进斗，继母所生。继母已故。小的平日剃头算卦，卖针营生。又会参禅说偈运气，念无字真经，烧香占病。三十岁上，有本村王奉禄是个教门，劝人吃斋说偈，遂拜他为师。他传小的两道偈语：化言化语化良人，同进天官证佛身，修行圆满正果位，胜积宝贝共黄金。又四句：清凉厅上好欢喜，我下灵山暗吊贤，天生慈悲加生意，要分三乘也不难。小的问他三乘是甚么，他说是上中下乘，上乘官员吏典，中乘一切富豪，下乘受穷贱的人。小的问他这偈是那里学的。他说王黄村有个张进斗，人他教的都称他为张公祖，他一字不识，可以讲道，讲出来段段都是偈语。小的就同王奉禄去见张公祖，他传小的一偈：虚空悬挂一庙堂，青松贵柏闹元阳，禅林长就奇山景，人人难到古家乡。小的见他说得元妙，就与王奉禄都拜他为老师傅。过了两三年，张公祖就犯出事，问了斩罪正法的。这运气念无字真经，是三十五岁上，在潞安府五龙山上，有个广秀和尚传的。小的送了他四五百香钱，他就教小的这念无字真经运气的法子，令盘膝打坐，闭眼咬牙，舌往上顶，把意注在元关，从鼻子里把气往腹里吸，到满了，漫漫的放出来。这算无字真经，说做得工夫到了，

闭着眼满屋皆光，可以看见奇花异果，土地灶君祖先，学的久了，还能却病延年。又教小的四句偈语：咬住刚牙吻住唇，抬过红梁顶住门，六门搭上无封锁，当人才得奔崑崙。小的学会了，果然闭着眼就看见这些效验。小的这教名为混沌教。混者混然元气，沌者悟明心。男子学成就是混天佛，女人学成就是沌天母。小的工夫已到，就是混天佛了。这李都御教母经立天卷，是祖母传留下来的。小的祖父几辈都是斋公。这单张写的是大乘经，王奉禄传的，别再没有经了。这些都是劝人行善的话。那烧香占病，是本村姓杨的教的。这是骗人的法子，人家养下孩子请去算卦，骗他说儿子犯将军箭，用一盆水把香火粘在碗里，盖在水中占验，若不灭是有救，灭就不救了。盖时小的先把香火弄熄，掀起来就是灭的。等他许谢再做，掀起来就是着的，那水原泡不着香怎能灭呢？原不过骗人几升焦子粮食，并没别的意思。将军箭命书上原有的。王奉禄已故多年了，无子。杨姓也故了。乾隆十年三月内，长治县北关村大会，小的二月半后就前去摆摊卖针。二十五日，遇见卖乌绫王会，是直隶沙河县人，同在一处摆摊，说起他是吃斋的人，他因有病，小的说会治病，还有老师付传的妙法。初三日会散了，就一同到小的家，小的领他在神前磕头，就将运气念无字真经的法子教他，说做成了有效验，将来可以成佛作祖。他替小的磕一个头，小的又教他要三皈五戒才得成正果，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僧，一戒不杀牲、二戒不偷盗、三戒不邪淫、四戒晕酒、五戒不诳语。又将张公祖、王奉禄传的偈教他，他就十分信服。说小的是未来佛。初四日送他起身，初八日到沙河县他家里，小的教他娘请医给他调治，初九日就回来了。在他家遇着一个老王三，离他家有三四十里路，小的到去过去了一夜，又遇着一个卖粉皮子的，叫刘三，皆都知王会拜小的为师的。后来王会把这些工夫学成了，传授徒弟。十五年八月十四日，王会引着直隶邢台县人刘三偕同女儿刘氏、外甥霍短腿，又有王老三

也是邢台县人，同妻与外甥女王氏，到小的家拜小的为师，说都是王会徒弟，住了两天。小的考证他们做的工夫，只有刘氏、王氏两人年纪轻，学会了，其余年纪大了，都学不成。刘氏、杨氏各送小的两双鞋，别没送有银钱。十六日打发他们回家，小的出门卖针。二十日，邢台县有差人来查，说王三拐了外甥女到小的家，因已经回去，那差也就去了。九月里邢台县又有关文来拿，那时小的还没回家，村保冯建功同小的兄弟冯二，恐怕连累，把小的出首在县，后是驴夫许凤德送王三同伊外甥女回来，才知王三在卫辉府探亲，县主就把许凤德交与邢台县来差押去，寻着带回邢台县去的。十六年九月十五日，王会引他徒弟郝成业来拜小的，替刘三偕女儿带鞋两双，老王三、王氏各一双来送。郝成业并没送给东西。小的考证他的工夫也有效验的了。王会因见小的本村有个圣贤庙破坏，对小的说何不攒起个会来把庙修好，假上香为名，好上下行走。小的说在本地不敢起这意，他说几时动工，我好与你欵些布施。小的说不久就动工，他同郝成业住了几天就去了。十七年九月十五日，王会引刘夫荣来拜小的，送布施银一百二十两。刘夫荣也是王会徒弟。小的并不晓得他母亲是刘郭氏。十二月二十里王会又同郝成业、陈第三来送布施银二百两，说是众人攒凑的。他并不肯说出众人名字，只说等把庙修好时才开出来，如今银子都实说起来了，若有名单还肯不实说吗。王会还说银子不够，今年九月十三日还要凑些带来。王会头一次送银来，小的给过他七张书带回去。一张是小的写寄磕会的人，教他们修行学好的话。六张是王奉禄留下的，内中有记得的，不记得的。一张写的十口小儿为凭证，凤凰山前把名标，要想见母金容面，二马闯开路一条。又一张写的立起黄标旗一杆，东土借水把名招，幡杆就是状元祖，有缘遇见立工丁，万手万眼未来到，改天换地少人明。又一张写的堪堪庚辛阴阳动，一半圣来一半凡，枪刀剑戟人难躲，富豪身家难使钱，这样迷人不认错，血水

淋淋在目前，提刀跨马不成世，何日得了太平年。其余的实在记不得了。那些话实都是王奉禄留传下来的，立天卷已起来了。李都御救母经邴成业偷去抄了寄回来的。这本地并没收得徒弟。因张进斗事犯，小的就开了斋，是人人知道的，如何还有人肯信呢。王会他们来时，小的瞒住他吃素，他并不知小的饮酒食肉，只有杜三、司礼、曹茂臣三人是二十年前拜小的为师的。杜三是雍正四年在沁源县地方遇着说起要小的引拜张进斗为师，先拜小的做师付。那年冬天小的同王奉禄引他去见进斗的。张进斗传他四句偈语：经堂开口拜无生，弓长点化不非轻，讲开前天后会理，还得本性入斗宫。司礼、曹茂臣是丁未年正月杜三引来拜小的为师的，也是想要小的引他去见张进斗。那年张进斗就犯事了，没有同去见得。小的第二兄弟跟着小的父亲吃长斋。他每日在佛前供清茶一杯，吃着饮食先要供佛，并不同小的一教。他不收徒弟、不传经卷，只是自己修斋。小的儿子是个酒肉的人，不能入教的。小的女人并没在外传授徒弟。小的也不教他这些法子。冯在臣并没有这个人。小的也并没西邻，西边是一块空地，县主查勘过的。王文臣、孟加明、李林角、刘郭氏、刘复成，这些人想都是王会收的徒弟。小的并没见过，也不知道这些人名字。王会八字，小的替他看过，是正官正财。小的许他衣食充足，并没说他有大的话。他十六年来，那一次说他名字经上都是有的。小的只当是句疯话，不曾答他，那里有说工丁就是王字，将几句经拆开凑成是个会字的话。小的并不晓得甚么官院，刘氏就是刘三皆女儿金姐，想是王氏不知王会怎样起意骗他，小的不得知道。小的第四姪女今年二十九岁，嫁在本县东汉村宋成元，十四年了，如何有许给王会的事，那欵来的银他说众人出的布施。这写破体字给黄纸合同，论银多寡分别封官的话，才是影子都没有的。小的住的是五间土窑，王会叫做五龙洞，近边有个凤凰山，是个土坡，这些胡说都是王会造来哄骗人的。小的实不知道。忻

州王正德、赵氏、韩德荣向来俱不认得。本县田金台曾经认得，不同教，没有往来。诸葛奇论想是王会的书。王会还有个师付叫李还福，是邢台县南楼下村人。小的是见过的，只求与王会对质就明白了。

杜三供：小的是本县西郭村人，今年六十七岁了。平日钉碗生意。雍正四年上小的在沁源县地方遇着冯进京，说起都是斋公，他是张进斗徒弟是有传授的。小的想他引进拜张进斗做师付，就拜他为师，小的不认得字，他教小的几句偈语：到春来百花开，想为人少贪财，黄金白银也不爱，无儿的有财，有儿的无财，好伤怀，贫穷富贵死后都在土中埋。到夏来百花齐，想为人有几日，大限到来谁肯替，才见个小的长成，老的争甚么名来，夺甚么利，好孤栖，大梦了一场，空活了一世。这是冯进京教的，再没别的话了。后来收过秋，他带小的去见张进斗，也传了四句话，年代久了，都记不全。记得是经堂开口拜无生，弓长点化不非轻，讲开前天后会理，真性还的人斗官。小的替他磕过头。张进斗犯事之后，冯进京叫小的还跟他罢。小的又跟他几年，想起张进斗的事吃过一惊，就不跟冯进京吃斋，有十多年了。司礼那本心经是小的在冯安处拿给他的。冯安身故好几年了，小的只收过司礼做徒弟。雍正五年带他去拜冯进京为师，没见他去拜过张进斗。小的别没收过徒弟，并不晓得王会是甚么人。

司礼供：小的是长治县西坡村人，五十六岁了，是毡匠手艺。雍正五年春间有个杜三劝小的吃斋，说修个来生好处，世上骑骡骑马的人都是前生修来的。小的听从了，拜他为师，他教小的几句偈语：奉佛天差把令行，扫尽邪魔道法行，吓得五魔深深怕，头行领袖受勒封。杜三就带小的拜冯进京为老师付，也教小的几句：佛曲无为，法祖根由，祖师传留无影山，前自埋头秦川，一部黄香卷，劝化人修。再没别的经了。小的见过张进斗，是小的姊夫杨光禄带去见的。杨光禄是个斋公，去世已多年了。十四五

年前，杜三给过小的一本心经，不知他是那里来的。小的经过张进斗的事害怕就开斋了，这几年吃的是初一十五的斋。因为小的当家人病许下愿心的。这本心经小的不认得字，并没念过。小的女人听说拿小的，因冯进京先几日已经拿了，恐怕是为斋公的事，他就把这本经烧了。他只说烧就没事了，这是女人的见识，害的小的有口也难分辩，小的儿子都是吃荤的，家里如今并没有人吃斋。王会是那里人，小的不曾见过。

曹茂臣供：小的今年七十四岁了，是长治县北和村人，做毡帽营生，从小天戒不吃荤的。那司礼与小的住处相隔二三里，他卖毡子，小的卖毡帽是同行生意，向来相识的。雍正六年在集上说起冯进京有好处，司礼劝小的去走一遭。小的托司礼引进就拜冯进京为师，他教小的一个偈语：无为经单法令传，贤良接续用工参，有人识得西来意，走过元关谁敢拦。小的只去过一遭，因为家寒，往河南裕州开了五年油房，从回家来又十多年了，总没有再去冯进京家里。小的并没收有徒弟，也没替冯进京募化修庙的银钱。王会送银子的事，小的并不知道。

杨氏供：冯进京是小的男人。他平素吃斋念佛，劝人行好是有的，并没招集多人夜来明去的事。这里也没多的徒弟。杜三、司礼、曹茂臣从前拜过男人为师，近来杜三、曹茂臣久不来了。司礼还有时来。那王会好几年前来过一次，前年带了刘三皆们五六个人来过。旧年九月，王会同了一个人送过一百二十两银子来，十二月又同两个人送过二百两银子来。男人交给小的收起，听说是化来修庙的，只有这些银子，再没有多了的。名单寔是没有。小的实说罢，前日老爷来家里搜查，小的慌忙把一部经夹了几张字收起在炕洞里，求起看就明白了。小的不吃斋。自小到老没有受过一日好处，气得耳聋了。小的男人性情不好，与小的的是不相和的。有话也不对小的说。

刘氏供：小的四十七岁了，是司礼的女人。小的不吃斋。男

人从前原吃斋，如今开荤多年了。小的家原有一本经是杜三从前拿来的，不知叫什么名目。本月十四日有人来叫小的男人去做毡屐，把男人叫到庙里去就拿了。小的听得这话一时恐怕是念经的事，连忙把家里放着的那本经随手把套子合底面都扯了，拿那中间有字的放在灶火里，用通条戳下去，一时就烧毁了。那经套两页已蒙长治县起来了。小的男人并没有什么哄骗人的事，是实。平日也没闲人来往夜聚明散的事。

附二：《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摘要

明心见性品第十

明者通内外 心为法中王

见识如来体 性是一段光

一段光明悬九重 照彻崑崙水晶宫

红尘无数修行子 空说大道不能行

有行道者而不悟 有悟道者未能明

有指外像求去世 前后不通讲修行

指着本身虚谈论 性命不识落顽空

明出大道知前后 悟道明心万法通

博古通今高贤士 士人转轮走蕴空

空王殿上常参拜 拜见达摩老胡僧

僧道俱从持修炼 炼成真宝才成功

功完果满莲花现 现出真人法华经

经忏卷集佛留下 下方东土忤众生

生一发二提一念 念动先觉出阳形

形见婴儿找明月 月合一处伴清风

风吹巡河钟敲响 响炮一乍如雷声

声音五曲谈玄妙 妙法从来少人通

通天彻地道息路 路不远遥刹那中

中宫五氣朝元聚 聚顶三华显肾精
精氣魂魄莫失散 散去收来火炼冰
冰冷加上三昧火 火候时刻莫放松
松放难捉白龙马 马驼真宝在中亭
亭住明心多见性 性为猿猴莫出笼
笼外飞出氤氲鸟 鸟去不回死尸灵
灵光别处寻房店 店客往来人不明

幡杆名扬品第十一

幡杆竖中天 招聚女共男
闻风超氣子 难得入中元
未来中天总收圆 戊巳十干人不详
指你多少魔头教 治下幡杆等名扬
闻风超氣堕孽障 诤哄天地采贤良
等着龙华来对道 不参不悟夸口强
时年到了机不对 瞪眼知识都着忙
幡杆本是金缸主 竖在中地宝地上
暗钩贤良来赴会 八方男女奔中央
铁者属黑壬癸水 杆者甲乙在东方
九宫八卦定方向 东北艮地无影山
明传中天戊己土 名扬北岸在中元
上乘无生亲家眷 超凡入圣慧目观
幡杆竖在都斗殿 瓔珞垂珠飘世间
八十一劫擎天柱 未来治世一担担
中天竖起栴杆主 才显扬名九龙幡
借着己未把事做 漏出消息少人参
明人识破为领袖 线路通上泰皇天
翻天覆地佛世界 九叶白莲满地鲜

星宿劫里登云露 先天钥匙非等闲

金鸡天叫品第十二

尔时无生在都斗云宫正坐相，弥勒下世落在东林，身長一丈，头圆三尺，牙齿五寸，立了一座禅林，无影前度众，无有妙法，怎么化动贤人。无生设了一计，诗曰：世上行孝第一船，弥勒借窍在中元，圣性住在雷音寺，凡体恩容报不全，无影山后有一茅庵，一个仙长在此修炼，称后庵道人。那殿前有一颗梅树上有三枝，开三样梅花青、红、白色。那道人朝日守着梅树念经，修出降龙伏虎之道。弥勒化了一个工丁道人，就去访问那仙长老祖，认的他是三阳之主，就传与他番水拨浪之法，加他八牛之力。工丁道人无恩可报，就拜仙长为恩父，同死同生，骨肉不分。那仙长住的年深日久，近方有十八家施主轮流供养，朝夕慇懃，年深岁久，时衰运退，树也不开花，如枯木一般。那道人夜作一梦，树上有字，枯木不开花，单等重发芽，木下生贵子，只是十八家。仙长将梦中言语说破，对十八家施主泄漏了圣机。那十八家施主朝日树下烧香、化纸、叩礼、念佛。一日树长发出萌芽，众人祭谢以毕，各回家门。……

辛酉是金鸡 叫化人不识

庚申晋宝卷 扬名对天机

弥勒佛 落中元 埋名隐姓

领无生 真空印 教化人缘

尘世间 如地狱 昏衢黑暗

单等着 金鸡叫 五更天明

天上有 鸡王叫 星辰转动

落了凡 叫一声 晃满世间

人身上 鸡不叫 沉迷不醒（醒）

末劫年 无金鸡 谁领天贤

从无始 这金鸡 普照世界
有玉兔 来往转 阴阳返还
弥勒佛 化金鸡 教化大地
人伦道 行大孝 百行之元
自亘古 行大孝 感动天地
有二十 零四孝 天下颂传
无影山 有后庵 老祖修道
合弥勒 在天宫 结就良缘
弥勒佛 拜后庵 亲为骨肉
十八字 是六贼 发下云南
走千山 并万岭 越江过海
一路上 受磨难 对着谁言
人一生 八个字 注定生死
该当他 身亡化 皈家涅槃
弥勒仗 在中元 时时盼望
想老祖 不见面 两泪不乾
离别了 二十年 又零四载
每日家 常盼望 不见回还
下甲子 辛酉年 金鸡大叫
差弥勒 登南岸 骨肉团圆
一志心 就行程 不用盘费
仗倚着 八牛力 番水不難
走七山 过八海 人马不怕
芦花寨 人难行 胆战心寒
两狼山 人难走 猛虎拦路
有蟒蛇 二毒虫 又把人缠
山又高 路又远 仙童作伴
观世音 驾祥云 送上南庵

寻老祖	见骸骨	点血相认
大放声	泪悲啼	叩谢龙天
背老祖	回家乡	登山步岭
多亏了	掌天母	救苦观音
护法神	使手段	目前黑暗
一时间	来到了	北岸中元
傍人观	奇事少	千人吊泪
良震地	无影山	大孝大贤
埋殡了	合了莹	阴阳相配
亲骨肉	大团圆	万古留传
天地人	共合机	辛酉明道
大孝人	在山左	转动法轮
这金鸡	若有人	参透一字
同未来	掌白莲	永不沾尘

擎穀道场品第十三

三百三十六个字	耑了祖位共师真
邪宗外道一齐了	有缘早入上三乘
无生母	都斗宫 端然正坐
猛想起	一椿事 诸人不明
皇极卷	曾留下 擎穀二字
有一船	登北岸 卷行往南
一个明	一个暗 二目双配
两样目	在一身 想个收圆
隐住了	大地人 无福眼目
暗中选	定三乘 九品原人
至如今	年深久 全不重意
不觉的	下元尽 癸亥年春

有国母	乘风辇	多嚼出世
等大驾	出朝门	何日进香
香愿母	送圣信	中元宝地
领后会	选头行	究治人天
借九莲	为圣驾	旗幡摆对
赴灵山	看花景	虎走世间
当直佛	向前问	无生祖母
论早香	说悟明	何为万峰
无生母	早留下	进香主意
世间人	要自悟	才是明心
万年间	留下的	灵山一座
皇极祖	立后会	大开法门
当直佛	又动问	辇毂二字
无生母	从头说	件件分明
二夫人	同坐着	小车一辆
这就是	选佛场	大考贤良
九块辘	攒造的	一十八辐
造榆木	为头领	坐定中元
选金缸	登北岸	往南无二
东北岸	古艮地	无影山前
知道了	扒山虎	漏山形像
参透了	字中理	好找收元

榆杨寻卷品第十四

无生明大道 谁晓圣中情
 未来白杨劫 大地睡朦笼
 立天佛 在都斗 云宫正坐
 又想起 立劫时 开荒诸伙

奉钦差 度残灵 晋经显教
有千经 并万卷 经路真言
经卷理 凡圣中 引诱大地
谁参透 佛祖机 起落根源
明家乡 仗骨髓 不通半字
迷众生 胡谈论 岂得真传
闪大地 男共女 失落苦海
老古佛 自嗟叹 两泪不甘
古佛晋 真言语 如同启锁
无钥匙 开三锁 怎过玄关
持迷斋 诵经文 无师指教
广诵子 告无生 求问真传
老皇极 收圆卷 末后出细
有榆杨 寻宝卷 世人难参
各门中 祖家门 看经无数
看千经 不如你 解字一文
天不凑 地不凑 时分未至
这榆杨 二个字 万祖不言
单等到 释迦佛 十八劫尽
有老子 骑青牛 就是年成
七七年 七七日 对众难诉
未来佛 同九祖 都斗殿前
这榆杨 二个字 交劫换位
二木是 双林树 造下法缸
天机事 明一明 超凡人圣
交换劫 通一线 也非等闲
破田年 有孟春 七七之期
天不清 地不明 雾氣腾腾

锁闭了 大乾坤 不分日月
成天府 坐未来 大考仙贤
出细法 通一线 古佛眷数
北岸上 扶教人 访问仙贤
指点开 一线路 超凡入圣
办前程 加功进 与佛当权

鸡卵乾坤品第十五

凡鸡接圣鸡 三七二十一

鸡卵前合后 圆满上天梯

立天老母坐云宫 观看天地不清明
猛想住世伏菩萨 两泪悲啼大放声
自从立劫临东土 至到而今不回宫
老母烦恼心卦虑 二祖神光告无生
天宫另差佛菩萨 领佛勅旨下红尘
再设妙法重重度 红波苦海度众生
无生闻听心烦恼 差下无数众先童
年深岁久无回路 寻思一阵痛伤情
个个贪着花世界 谁肯授持找修行
前差诸佛众仙祖 时分不至未能明
谁肯漏机传妙法 俱是开荒引迷人
度人求福免罪孽 真传一字不能通
怎得皈家求认母 左右难坏老无生
东土传法多阐教 一字不通哄迷愚
指空不知空有相 指念不知念何音
指着龙天成大道 不知鱼龙变化真
指着混元为头绪 不知气象甚么形
指着达摩头一祖 不知单传怎么成

烧香炼道无实心 跪香磕头无真传
睡卧不知调神气 谈空论道总是空
闭气炼道无定准 云游炼性死不知
在家炼道不用饭 过午一日十二时
九劫青阳斋一步 拔屑抽丁入皇极
十八时刻炼真火 现在忏罪心不迷
两日炼道二十四 按着骨格退毛皮
三十六时炼丹道 转女成男走漕溪
五七炼丹九日内 真心实意证菩提
二七连环成道果 三七圆满卵生鸡
出卵飞升无形像 内里动静有谁知
谁知天地阴阳理 无中生有世间希
天无阴阳佛祖少 地无阴阳万物迟
人无阴阳无男女 道无阴阳两分离
佛祖菩萨凡体炼 须用当人大根基
金鸡本是未来主 收圆中央是戊巳
晓知前后氤氲道 丹成就是上天梯

分前说后品第十六

二母离天盘 下界度人缘
阴光掌大道 观音化收圆
无生母 叫一声 临凡菩萨
领大法 下东土 用你操心
皇极伏 传大法 玄中玄妙
平地里 一声雷 两下离分
头在东 脚在西 谁人知道
转西秦 又透鲁 那个知音
红光母 他才来 传书送信

多亏了 月阴母 清理经文
道本是 黄金块 无人跟找
若还是 明了道 佛才称心
叹世间 混水鱼 住在尘世
提在你 天河里 洗净全身
改了头 换了面 人难跟我
是凡体 内中有 圣贤之心
佛祖们 来显化 人人难看
故意的 发张狂 不肯漏真
皇极祖 传留下 治转功事
黄阳会 成天道 另立佛门

指迷皈正品第十七

无生说后天 三人不知音
推开门两扇 进步找真身
无生开言问一声 祖母调理这三空
望空修桥来补路 只是受福转来生
怎得赦出灵光性 难躲阎君闯四尘
指空悞了生和死 枉念一部大藏经
修寺建塔来世福 怎知龙华后会宗
拖锁化缘难成果 烧香本是引路踪
真香内里生佛祖 一切杂法扑顽空
弃却杂法寻真像 丝毫不染是修行
末后找着天边月 元明临凡是正宗
俱奉立天遣差下 普领大法去还宫
能子人间灾和难 善扫邪魔鬼怪精
明查累却冤业债 暗考提人离火坑
空是色空无有性 真空无死亦无生

蕴空留下玄妙法 胜似指空并扑空

末后一着品第十八

静僧问真道 留传法华经

末后一着事 人人尽不通

无生莲台坐云宫 末后一着躲死生
参透了言一句话 百千万亿尽超生
金光祖师来问道 何为末劫了言经
老母出虎人不解 狮子眼红留姓名
月孕头白谁知道 老君在内口吐经
观看青黄五斗气 住在一处来投东
定立世界阴阳道 东西南北治乾坤
你今若修后天道 不遇真传怎能通
老母真言嘱咐你 天地不合难成姻
日月不合难明道 男女不合两下分
万物俱从阴阳出 那有嫠寡生儿孙
老君炼就一粒丹 古佛炼成宝共珠
九曲明珠圣人炼 后传儒子住俗门
前会二字为僧道 住持庵观坐山林
广受十方斋和供 无有了手堕沉沦
三阳治世孔孟理 三纲五常化贤人
不孝有三何为大 无后为大罪孽深
人身也有阴阳配 金公黄母不离分
女人无阳不结子 男人无阴怎成亲
世界若无阴阳配 一片阴水冻死人
大道不离阴阳理 性命不知枉坐禅
男女双修成正果 才是万汇总收圆

河南临颖县查获传播清水教之谏桷等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初八日 周元理奏折（朱批）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四日，承准大学士刘统勋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奉上谕，据何焯奏，临颖县查获传播邪教之谏桷等六犯，内有乔国才，系直隶长垣县人，李孟铎、李孟鐸，系山东濮洲小长治村人，并据讯，有濮洲沙土集王姓倡为教首，及李孟铎同村居住之龙居泾转相传授，现在飞咨直隶、山东两省查拿。等语。邪教煽惑愚民，实为风俗人心之害，且敢越省引诱入伙，尤属蔓延可恶。既经豫省发觉，自应严切跟究，以净根株。著传谕周元理、徐绩，即将教首王姓及传教之龙居泾等，迅速严拿务获，查搜各犯家内，有无藏留邪书不法字迹，并严究各该犯所居附近地居，有无伙党，逐一拿讯，按法惩治，无任漏网。但不得牵连无辜，致滋扰累。将此传谕知之，何焯折并各抄寄阅看。钦此。钦遵抄录何焯原折，一并寄信到臣。遵即委员前往长垣县，会同该县知县胡金门，查明该县属之乔寨乔家庄，并无乔国才家属，亦无传习邪教之人。逐户搜查，亦无邪经及不法字迹。复通县挨村细查，乔姓中亦无推车外出之人。臣恐该犯乔国才在豫有捏供住址情事，随移咨河南抚臣，再向乔国才根讯。嗣准咨覆，乔国才系祖籍长垣，是以供系长垣县人，其实伊祖同伊父母，于康熙年间，即逃荒至河南临颖县谏家庄棲身，始生该犯，及伊弟乔四。迨伊祖及父母物故，伊弟乔四自幼即回长垣，依人抚养，该犯在豫推小车度日，并未回籍。三十六年始，投入清水教，并无回原籍传教与伊弟乔四情事。等语。……

朱批：知道了。

惟一奏报寿张起义军夺据县城
及带兵前往查拿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日 惟一奏折 （录副）

山东兖州镇总兵官奴才惟一跪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于九月初一日未时，接据梁山营都司洪哲益禀称，八月二十九日辰刻，据寿张营马兵张廷贵禀称，寿张县于二十八日夜有贼匪据夺城池仓库，其人甚众，该都司现已带兵前往严拿等情。奴才即于申刻起程，带领弁兵，星速前往查拿，一面飞檄附近之东昌、范县等营，各带兵弁星往协拿，以防免脱；并飞行知会抚臣查办。俟到该处查办情形如何，再行具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奉朱批：览。屡有旨谕，一切勉为之。似此有关要务，何不驰驿。钦此。

清政府查寿张起事民众系白莲教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国泰奏折 （录副）

奴才国泰跪奏，为奏闻事。

九月初二日午刻，据署临清州知州秦震钧禀报：八月二十九日，有堂邑县张四孤庄民刘会等赴该州禀报，二十八日起更时，有本庄王圣如等率领多人，手持凶械，放火伤人而散；该署州会同临清协副将亲往查拿等情。正在移营，飭府飞往查拿。同日，

又有寿张营守备禀报抚臣，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时有贼人聚众，白布缠头，各持器械在寿张州城内，占住城池，围住各衙门官民，不能出入。等语。臣闻报，立即带领官兵，连夜遄行。奴才系满洲世仆，且事关重大，何敢安居省会。奴才亦随同抚臣，分领官兵，前往寿张，迅速擒拿，务期尽获。途次闻得寿张之事，系白莲教煽惑愚民，聚众不法。……

清军派兵至寿张堂邑镇压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徐绩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徐绩跪奏：为飞奏事。

九月初二日午刻，臣接署临清州知州秦震钧会同临清营副将禀报：八月二十八日有堂邑县张四孤庄民刘会等，赴该州禀报，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时，有本庄王圣如等，率领多人，手持凶械，放火伤人；该署州会将据报，即亲往查拿等情。同日，又据寿张营守备王廷佐禀称，守备正在河干催漕，有存营口兵崔重飞报，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时，有贼人聚众，白布缠头，各带器械，爬入寿张县城内，围住文武衙门，抢劫仓库，占据城池。等语。守备随星夜驰回，飞调本营各汛弁兵，并移知梁山、范县、东昌三营官兵，星赴寿张，同力协拿等情，到臣。臣阅禀不胜骇然，随立即率同中军参将海明，酌带本标官兵，由东昌一路进发，一面飞咨兖州镇臣带领官兵由东阿一路进发。初二日酉刻，臣途次商河，有寿张营兵丁阎逢源驰向臣前密禀，据云：寿张之事，系白莲教煽惑本处愚民，聚众滋事。等语。臣查堂邑至寿张一百五十五里，该县营两处禀报，或即一起人犯。臣昼夜遄行，先赴寿张，督同各营将弁擒拿务尽。并饬东昌府，会同该管营汛飞赴堂邑查

拿，一并从重办理，另行奏报。并将文武各官严参外，事关重大，臣谨由驿驰奏。再，布政使国泰，现在带同前往，按察使孙廷槐现留省城弹压，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起义军王经举等被捕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 徐绩奏折附片 (录副)

山东巡抚臣徐绩跪奏，臣正在封折拜发间，接到署理清州知州秦震钧禀称：堂邑县张四孤庄王圣如等放火伤人一案，据刘会等喊禀，当即与临清协分头堵截追拿，共获王经举、王经介、王经仁、王经便、王东周、王宗禹、王宗颜、王宗勤、王四、皮六、张国先、池大成、张希贤、王可珍、史章、王六、张自仁、王志圣、李大，并在逃王圣如、王经达之妻刘氏、吴氏共二十一名，均交堂邑县收审；拨兵护送，回县收禁等情，除飭东昌府督同堂邑县严审确情，究追解犯，从重办理外，臣谨附折奏明。谨奏。……

国泰驻在平防守并吁请清廷 命冀豫防堵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国泰奏折 (录副)

山东布政使奴才国泰跪奏，为飞奏事。

窃照前因邪教匪徒抢劫寿张县城池，抚臣带领官兵前往剿捕，奴才立即禀明抚臣，随同前往。于初二日傍晚，点齐马兵五

十名、步兵四百五十名，自省起程，当经奏明在案。旋闻贼匪已踞住寿张县城，并得知县沈齐义杀害，扰及阳谷，正在前进。于初四日午刻，行至东阿县铜城驿，据署东昌府飞报，九月初三日夜，有匪徒多人在城外骚扰，现在严加防守，请调兵防护等情。抚臣因东昌系府城重地，又距省不远，恐贼匪蔓延及省，关系更重，且寿张、阳谷一带已据河臣、镇臣知会，各带官兵前往剿捕，而抚臣前调梁山、范县、曹州各营官兵亦可陆续到彼，遂亲自统兵就近先赴东昌一带剿捕。因在平县系南北咽喉又为东昌赴省要道，至关扼要，必得大员驻兵防守，堵截擒拿，使贼不能飞越扰及东北一带，方可断其去路。是以特委奴才带兵一百名暂在在平驻扎，四面策应。但在平县内外巡逻防守，并于各要路设卡，连本城兵弁止一百五十名，实不敷用，已稟明抚臣并咨高唐营添拨兵一百名到在，以资派拨。其东昌之贼，见城中防守严密，当夜即已散去。抚臣现驻东昌，河臣公同时到彼会议剿贼。今奴才探闻官兵追至阳谷，贼已往西北一带窜逸。又闻堂邑县已被贼入城骚扰，并闻典史亦经被害。奴才伏思，此案贼匪夜行昼伏，游魂无定，东奔西窜，乘隙扰害；所执器械半皆镰刀、菜刀等物，尚无火器马匹；贼数约数百人，余皆胁逼附和。虽似不难剿除，但形同鬼域，官兵未至辄先奔逸，又潜往别处滋扰，猝难得其踪迹，恐一时未能歼其丑类；兼恐直隶、河南亦有伊等邪教伙党。东省追捕甚急，即窜入直、豫等省，结连为患，亦未可定，抚臣虽已咨会邻省各镇，奴才亦饬界连直、豫两省文武各员，防守堵截，第恐暗中联结，亦所难保。仰恳皇上勅下直豫两省督抚，一体派拨官兵协捕，庶可截其遁窜。（朱批：早有旨了）……

起义军攻下县城不守与清军奔剿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姚立德奏折 （录副）

臣姚立德谨奏，为逆匪扰城杀官，合兵剿捕情形，据实奏闻事。

窃兖州府属寿张县被逆匪越城劫杀缘由，臣于九月初二日卯刻，据道府禀报，即一面具折驰奏，一面选带将备兵丁自济宁起程，分路追擒。初三日巳刻行至东平州之戴家庙，传闻逆匪已奔寿张，往劫阳谷，经兖州镇臣惟一尾追入城。臣即刻催督各路马步兵丁，迅速前往接应。本日申刻，据寿张、阳谷二县连界之张秋镇，遇镇臣惟一来晤。询知逆匪闻官兵将到，已于初二日夜间逸出寿张县北门，顺趋阳谷县城。镇臣尾追入城，竭力攻战，因逆匪人众，镇臣兵力较少，冲出南门，未能悉行剿戮。除杀死外，擒有活口十余名，讯明逆首王伦系奉白莲邪术，煽惑愚民，到处迫胁入伙，俱用白布缠头，执持顺刀、枪、棍器械，谋为不轨。嗣又据东昌府禀报，堂邑县张四孤庄于八月二十八日夜被匪放火杀人，获犯李进付、王经界等，究系王伦伙党。现在郡城亦有贼匪来扰。等情。臣思阳谷县与堂邑县相距不远，恐其复犯堂邑，连夜选派臣标左营游击谢斌、城守营都司余元昌带领马步兵丁四百名，协同镇标官兵星夜前往追捕，并谕令道府将被扰之二县，安集居民，加意抚绥。臣闻抚臣徐绩在东昌府城剿贼，郡城更为紧要，臣亦带兵星驰赶赴东昌接应。途次七级，闻东昌贼已窜散，抚臣带兵南来，赴援阳谷，与臣相遇。臣告知阳谷贼已散去。正在商议分投剿杀，适东昌府禀报，贼匪又扰郡城。臣随与抚臣同赴东昌。又据探报，初四日傍晚，逆匪已攻扰堂邑，仍由

西北而逸。臣查逆匪侵扰之处，虽过而不停，而人数渐众，肆行劫杀，实堪切齿。东昌现居要道，为省城门户，现有贼迹不时来扰，更宜严加守御。臣与抚臣即在东昌屯扎，以为攻守之计。甫据东门即盘获奸匪二名，讯系入教伙党，带有器械，形迹显著，抚臣业将该二犯即时正法梟示。臣与抚臣细加商酌，臣在东昌驻守接应，抚臣添调官兵亲往，并飞催镇臣及臣标将备，四路围截，过期会剿，务使速除丑类，以慰圣怀。再，逆匪经扰之处，被害文武各官，系署寿张营游击赶福、寿张县知县沈齐义、署堂邑县知县陈枚、阳谷县县丞刘希焘、阳谷县典史方光祀，此外尚有被害兵丁以及劫去库银，放逸监犯，应听抚臣飭查办理。……

王伦起义军攻寿张等城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徐绩奏折（录副）

臣徐绩跪奏，为奏明逆匪扰城肆虐，现在剿捕事。

窃臣于初二日闻逆匪攻扰寿张县城，当即一面奏明，一面举兵亲往，并调集各路官兵接应。初四日，行至铜城驿，知逆匪于初二日夜已弃寿张县城，攻扰阳谷县城。兖州镇臣惟一尾追，杀入东门，冲出南门，杀伤逆匪多人，并拿活贼十六名。臣正在直趋阳谷，适接东昌府奏报，逆匪于初三日夜，骚扰东昌府，现在固守，但兵少难以防守，请即救护等情。臣思东昌府城为南北水陆咽喉，关系重大，随立即带兵驰救，而贼已于初四日窜散。阎巨魁留在阳谷，臣星夜赴擒。初四日四更行至七级，与河臣姚立德相遇，知阳谷贼已散去，随酌议分路剿捕。适据东昌府禀报，贼匪复来。臣与河臣立即举兵驰赴东昌，入城时即于东门外拿获奸细二名，身边搜出顺刀、白布。臣与姚立德督同兖沂曹

道松齡等审讯。据供，实属细作，贼党随地潜伏，约定入城之人，放火为号，城外贼匪聚集，即便攻城；为首系寿张人王伦，身穿黄马褂，实有谋为不轨形迹；贼伙约有千余人，随地胁从，俱用白布缠头，手执顺刀、木棍；每入城，止图打劫银铸到手，即弃城不顾，等情。臣恐奸细狡狴，不便存留，随亲督将该二犯凌迟处死、梟示讫。又据探报，贼匪于初四日傍晚攻被堂邑而逸。臣与河臣细加商酌，贼匪窜伏无定，东追则西逸，若仅向一处追剿逆匪转得借逃窜以疲我兵力，必须四面合攻，断其去路，方可剿灭。臣现调海州、高唐两路官兵，由西北截其去路，飭临清营拒住正北一路，并令兗镇带领河镇两标官兵截住东路，臣亲率泰安营及本标官兵从南路直攻。四面调度，策应尅期会剿。留河臣防守东昌，调布政使国泰料理粮饷，以期刻日荡平。至逆匪所扰寿张、阳谷、堂邑三城，俱将库存银两搜劫，释放监犯，收入伙内。现据道府查明，寿张县少银八百两，阳谷县少银二百两。寿张县知县沈齐义、署堂邑县知县陈枚、寿张营游击赶福、阳谷县县丞刘希焘、典史方光祀或因抢械捕击，或因骂贼不屈，俱被杀害，臣心不胜忿悼。据现获之犯马忠玉等供吐，因寿张县查拿邪教甚严，堂邑县搜查张四孤庄放火杀人余犯，是以怀恨杀害，现今寿张、阳谷、堂邑三处贼俱弃城而逸，并不居守。此四日内实在情形也。前因各路官兵尚未云集，是以逆匪得逞其伎俩。一、二日内，兵势会合，自可尅期剿除净尽，另行奏报。至臣蒙皇上天恩，简畀封疆重任，不能先事防御，以至逆匪肆虐至于此极，实无颜仰对君父，忿不欲生。惟是现在贼未全获，臣势不与并存，伏乞皇上将臣先行革任。（朱批：何必如此！）臣当身先兵弁，剿除恶逆净尽。臣即赴部，听候皇上治罪。……

清军在豫省严密布防侦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六日 何焯奏折（录副）

臣何焯跪奏，为查拿东省巨盗情形事。

本年九月初四日，准河臣姚立德据兖沂曹道松龄等禀，八月二十八日夜，有贼越城而进，抢劫寿张县仓库，烧毁火药局，杀人放火。贼俱白布缠头。现在星往督飭擒捕，恐各匪窜入邻省，飞咨协拿。等因。伏查盗犯胆敢越城抢劫县署仓库，放火杀人，罪大恶极，非寻常劫掠可比。臣闻之不胜发指。既经东省率兵擒捕，势必四散逃逸。豫省壤地毗连，亟应分头堵御截拿，以免越境远窜。臣随星飞密飭河北、河南各州县营汛，多拨干练兵役，分路改装，潜于紧要隘口村庄市镇，毋分昼夜，偏加侦缉。并照会河北镇臣，于附近晋省之太行山一带及路通潼关之河南陕州等处，各专委游击、都守一员，协同地方官，周流巡缉。其归德、陈州及南阳等府属，与江南、湖广，均属连界，并照令南阳镇臣，委都、守大员，一体督率严拿。黄口各渡口，臣派委就近文武干员，专司稽查盘诘。臣仍悬立赏格，俾各踊跃奋励，文武官弁视其有无拿获，分别惩劝。一面严飭该管道府上紧董率，不许稍有虚应故事，以期匪党尅日就获，另行具奏外。理合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朱批：所办好。屡有旨谕卿，看来竟是巨寇，若逆首就获，自应如此查拿逸贼，若尚未就获，或致蔓延，又当别有办法，可酌量探信行之。钦此。

清政府严防王伦起义军混入漕船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 上谕 （上谕档）

大学士于（敏中）字寄搃漕嘉（谟）：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奉上谕，昨据徐绩奏，寿张县于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有贼人聚众，持械爬城，围住衙署，抢劫仓库，占据城池，徐绩即日前往，会同该镇剿擒。等因。一折。业经谕徐绩迅速查拿严办矣。至寿张县，当水路之冲，现在回空漕艘，为所必经。向来漕船所过之处，沿途俱有雇觅水手之事，恐若辈奸匪，知事已败露，为王法所不容，或有逃匿河干，借受雇为名，混入帮船南下，计图窜迹所不能免。已谕徐绩，通飭相近寿张之沿河文武，晓谕各帮船，于寿张一带，不得添觅水手，致贼匪得以冒名远逸。因思嘉谟现在督押回空船只，此时尚在直隶境内，若由水路抵东昌一带，为日未免羈迟。著传谕嘉谟，即从陆路遄赴寿张，沿河水次，亲身严行查察，自更周密，嘉谟务饰，谕押运员弁，于此一带，加意严查，勿稍容贼党潜踪，倘有形迹可疑之人混杂帮船者，立即严行盘诘查拿治罪，毋任奸匪漏网稽诛。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仍将何日前赴东境查办缘由，先行具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徐绩在柳林附近被围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 姚立德等奏折 （录副）

臣姚立德、徐绩、惟一、国泰跪奏，为飞奏事。

窃照寿张县逆贼攻城肆虐，原拟调兵会剿，臣姚立德防守东昌，臣国泰筹备粮饷，于初六日奏明圣鉴。拜折之后，据探报贼已移营往北行走。臣徐绩恐其脱逃，急不及待，随于初六日午后，带同兗沂曹道松龄，领兵随行。探得河标官兵在六里屯安营，随知会河标领兵将弁，约定初七日一早会齐。并知会臣惟一，由临清领兵攻击其背，臣徐绩冲杀东面，河标兵丁冲杀西南。是日三更至梁家浅，探知贼匪屯聚柳林庄。臣徐绩即提兵赶赴。初七日黎明行至小邓家庄，远闻呐喊之声，即遇贼匪。臣徐绩即督兵剿戮，杀贼百数十人，复返至张四孤庄，又遇贼匪，复与攻战，又杀贼百有余人。因探知贼又不在柳林庄，恐其逃窜，即令乡民引路，往前追赶。至树林茂密之处，有贼人处处放火，挡我追兵，□向擒拿，贼即拒敌。臣率兵打退，往前走，遇大伙贼匪对面迎来，约有二千余人。随枪炮并施，伤毙多人。贼匪并不畏惧，从臣两腋蜂拥而来，将臣徐绩围住。臣惟一督兵从旁策应，与臣徐绩四面冲杀，歼戮多人，而我兵亦不无伤损。此初七日交战情形也。臣等伏思，此等小寇意谓一鼓可擒，詎料贼势猖獗：胆敢拒敌官兵，不畏枪炮，臣等视其所用，系短柄枪及铁叉、顺刀、扑刀等械，贼营内有牛马大车数十辆，所载皆系妇女行装，此又臣徐绩惟一所见贼营情形也。臣等窃思，贼匪聚集已众，势甚猖獗，且系邪教煽惑，随地俱有党徒接应，即兵役亦有人教之人。臣等四次接战，临近□庄，俱系巢穴。及严审现获人犯，据供：实有兵役在内，□有明验，直隶、河南亦必有伊羽党，臣等深为疑惧。东省接连畿辅，此等贼匪若不速为剿灭，恐致蔓延。伏乞皇上勅下河南、直隶，速为防备，并恳天恩速选健锐京兵一千名来东征剿，使贼闻风胆落，可以事半功倍。臣等早已咨会直隶、河南督抚，防守边疆，仍祈天恩，飞飭天津、正定、河北三镇，带兵与东省定地会剿，……

清调各路兵马镇压起义军与筹办后勤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孙廷槐奏折（录副）

山东按察使臣孙廷槐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抚臣徐绩，于九月初二日，接据寿张营弁禀报：八月二十八日夜，突有贼匪数百人，潜入寿张城，劫掠仓库，知县沈齐义已被杀害。等语。抚臣当即带领标兵五百名，率同布政使国泰，即于是日起程，前往查拿。因省城重地应留大员防守，檄飭臣在省督率文武员弁，慎密巡防在案。嗣奉抚臣札飭，并据兖州、东昌两府官员先后禀称，贼匪潜据寿张城中，闻官兵前往剿捕，即舍寿张而逸，由阳谷、堂邑一带，奔窜滋扰。官兵从后尾追，颇有杀获，捕贼员弁亦有被贼伤害者。日内，抚臣徐绩、兖州镇臣惟一，督兵前后督剿；河臣姚立德驻扎东昌，调遣续到官兵；布政使国泰亦在东昌，筹办粮饷。抚臣复檄调青、登镇营及青州驻防满兵，前赴东昌策应；务期一气剿灭，不使稍有滋蔓。臣恐贼党分散逃窜，各州县境内必须预为防范，业经飞飭加谨防守，严密查拿；至省城重地，各城门又添派员弁，多带兵役，小心巡察稽查，并增造弓箭火弹，以备需用。现在民情俱各宁谧。再查续调青、登一路官兵，省城为必经之地，且沿途经过地方，应付粮草，雇备车骡驼、载军装器械，必须预为筹备。臣已同在省道府等官，逐一悉心办理。查青州营参将文坛，领兵四百名；青州副都统伍什布，领弁兵五百员名，已于初八、九等日，分起趲行，全数过省。兵丁安静奉法，沿路并无滋事。从此厚集兵力，即可刻日剿除。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省城惟以镇静民

情为要，不可过事张皇，更不可疎于防守，勉之。钦此。

舒赫德奉旨赴山东镇压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九月初八日申刻，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寄字，内开：奉上谕，山东寿张县有贼人持械爬城、围衙署、劫仓库之事，是日堂邑县亦有劫掠村民、放火伤人之案，命臣即速由天津一路前往，倘有用兵之处，由天津、沧州、青州经过之时，即可密告各该处总兵、副都统等，密为预备备调。此案办结，令臣即赴南河，董视漫口堵筑，刻期合龙。等因。寄信到臣。臣详阅之下，不胜骇异。似此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愍不畏死之么麽，乌合逞凶，实为自速其死。即如从前山西之万全、安邑，亦系如此，立见消灭，何能成事。臣略加料理，由礼部领取钦差大臣关防，于初九日即行起身，星飞前往。沿途探听信息，应具奏者由驿驰递。到彼办理时，务期根株尽净，使各处百姓闻而知警。即徐绩此际办理完竣，臣亦拟亲身到彼，再加查核安抚。……

朱批：真□事，务当多处数人示惩。余屡有旨。若徐绩有粉饰处，及地方有致变处，即当密奏一切情形，速行奏闻。

清备兵赴东镇压王伦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九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

窃臣本月初八日申刻接奉谕旨，即于初九日已刻自京起程，业附本报奏明在案。兹行抵通州，又接到初八日所奉谕旨一道，并阅抄寄徐绩等各折，伏悉寿张等县贼匪侵扰城池，肆行劫抢，不法已极，实堪发指。今蒙圣训周详，将应行筹办机宜，无不备细指示。臣现已飞速札知德州城守尉，将满兵中精健勇往者，仅数先为挑选，并将鸟枪铅弹火药等项备办齐全，俟臣到时，如事尚未竣，臣即亲身带往。再，臣星夜遄行，初十日即可到天津，于一路探听信息，倘有应行防备堵截之处，酌量情形，即面交该地方文武各员，速为妥办，总期奸匪不致日久滋蔓，早就剿戮，以慰圣怀。（朱批：是，勉为之。）所有接奉谕旨及臣迅往德州缘由，先行奏闻，俟到德州后，作何调拨满兵，再行由驿驰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适接徐绩等奏，贼竟敢拒敌，甚可恶。已发满兵一千前往，可酌量用之剿贼，更为得力。若贼首就擒，不致蔓延，再令回京。可也。

遵旨重办被捕起义者与待 大兵到后再进攻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徐绩奏折 (录副)

山东巡抚臣徐绩跪奏，为复奏事。

九月初七日臣钦奉上谕，飭臣将寿张州奸民从重办理，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闻。其堂邑州张四孤庄拿获人犯不应解赴堂邑收审，即令国泰到彼审明正法，其余应问罪者解省监禁，并应查拿各犯家属，分别缘坐。等因，臣因统兵接战，未及复奏，复于九月初九日钦奉上谕：以寿张、堂邑俱系八月二十八日夜举事，其中必有为首之人，实在情形若何，守城文武各员能否拒击抵御，居民房屋人有无烧掠杀伤，百姓有无惊慌逃窜，仓库监狱有无开劫，城池果否占据，究系因何而起，寿张兵丁阎逢源因何不问细诘。目今粮艘勿使阻碍，晓谕各帮，不得于寿张一带添觅水手。奸民聚众，系内地通衢，不可不迅即办妥，毋致蔓延。飭臣照指询缘由，明晰复奏。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智周虑远，指示机宜历历如见。伏查此案情形，臣已会同姚立德等三次具奏。其起事缘由，据所获各犯李进福等供，此案实由寿张县党家店人王伦为首，倡立白莲教名色，传授咒语、运气，起意聚众谋反，要从堂邑临清往直隶一带扰乱。寿张县知县沈齐义闻风欲设计查拿，泄漏消息（朱批：泄信者何人？作何处置？）。该犯等恐事发总属一死，随四处纠约，于八月二十八日即行举事。其纠约不从者，即将该庄杀完放火。如堂邑之王圣如，原属一起人犯，八月二十八日先破寿张，九月初二日即抢阳谷，初四日复抢堂邑，破城之后，劫库、放囚、焚烧军器，未动仓廩，并向民间索取车马。逆

贼声言，攻城止杀官劫库，不杀百姓，煽惑人心。寿张、阳谷、堂邑、临清一带，各处村庄皆有逆党。数日之内，聚集已众，现有二千余人，屯聚临清境内，尚未剿灭。臣于初七日领兵交战，亲见其领头入阵之人，两手持刀，故铍其腿，疾走如飞，宛如猕猴；其余亦俱愠不畏死，不避枪炮。臣意逆贼中必有百十精于拳棒之人，当先率众，其所用系短柄枪、顺刀、朴刀等械。连攻三城，俱弃置不顾。然寿张、阳谷、堂邑三处城垣或低矮残损，或修理未完，是以逆匪攻而不守。其意似欲得一坚固城池，将所带家属安顿，留其伙党防守，是以连日明攻临清，窥扰东昌。现今逆犯虽在临河，而于回空粮船尚不骚扰。臣与姚立德已遵旨申飭沿河文武，晓谕各帮，不得于临清、堂邑一带添觅水手纤夫，致令逆匪潜逃。至堂邑张四孤庄拿获犯人十九名，臣未至东昌时，已委署东昌府将十九犯提至东昌府城，其女犯二名尚存堂邑。至初四日贼攻堂邑，已开监门，将监内别案罪犯及女犯二名一并纵放。现将堂邑之十九犯及兖镇所拿之十六犯、千总孟大勇所拿之九犯、臣所拿之二十七犯，一并令国泰审讯。已将要犯俱割断脚筋，一经审明，遵旨立即正法。藩司国泰可以不必再赴堂邑。至贼人所过之处，百姓间有惊逃，现在寿张阳谷、堂邑城内并无余贼，印信俱未失去。已据兖州府知府福森布等奉同印署各官，整顿衙门，慰抚百姓，毋致失所。王伦等要犯家属，俱已车载随行。臣现委官刨挖王伦等祖父坟墓，毁散骨殖，以速恶逆之死。镇臣惟一现在临清，因贼势猖獗，未便轻于一击；且青州、登州及满营官兵早晚即到，一俟兵齐，臣约定镇臣惟一，定期南北夹攻，歼戮恶逆，奋不顾身，自恨一死不足以赎臣罪。（朱批：勉力为之，若觉兵力不足莫若且待舒赫德到。）现仍率兵遡巡，使贼匪知南来兵势，不敢攻取临清兼保东昌府城。俟有成功，臣即飞奏，以慰圣怀。……

清军于直隶大名、广平等属布防截拿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 周元理奏折（录副）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本年九月初十日丑刻，承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奉上谕，据徐绩奏，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时，堂邑县张四孤庄，云云。钦此。钦遵寄信到臣。臣查此案先于九月初三日准河东督臣姚立德咨称，寿张县有匪徒抢劫仓库，杀人放火，咨会截拿。臣即飞饬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县协营，严密巡防，并委臣标后营游击武灵阿、易州营游击朱彭年、正定镇左营游击富勒浑，前往各交界，分段巡逻堵拿。又于九月初七日，准山东抚臣徐绩来咨，臣又专派清河道单功、擢大名协副将陈镇国，前往接境处所，协同地方文武，上紧截拿缘由，于初七日恭折奏闻在案。

臣伏思此等匪徒，倡诱不法，诚如圣谕，究属乌合之众，不难即日擒拿正法。现今山东抚臣等分调官兵，四面截剿，指日即可捕获。第恐余犯窜入邻境，必须悉力堵拿。查直隶大名、广平府等属之州县，与东省东昌府各属毗连最为邻近，尤须加意防范截拿。臣又钦遵谕旨，飞札地方文武，上紧巡防。现在东省剿捕情形，日内尚未准咨。所有大名、广平一路，恐防窜入，殊关紧要。臣已于初十日由保定起身，巡查南路一带地方，即前往接界处督同查拿（朱批：好。勉为之。），并相机办理。……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奉朱批：此事甚奇，俟申明必有致变之故。屡有谕旨，应照妥办。钦此。

清军调兵设防江界堵剿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上谕 （上谕档）

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大学士兼管两江总督高（晋）、南河总河吴（嗣爵）、江苏巡抚萨（载）：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奉 上谕，……昨因山东寿张、临清一带，有奸民聚众滋扰之事，现在派兵剿捕。恐其逃窜江省境内，已降旨令高晋亲赴徐州一带，调兵一二千，堵截贼人，勿使窜逸。……

复奏奉旨询问王伦传教诸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一日 姚立德等奏折 （录副）

臣姚立德、臣徐绩跪奏，为遵旨复奏事。

窃臣等蒙圣恩简畀封疆，不能察戢奸宄，以致贼匪攻城杀官，肆虐地方。臣徐绩自知罪莫可道，无颜仰对圣慈。兹于九月初十日，接奉九月初八日谕旨，蒙圣恩宥臣徐绩重罪，飭令努力自勉，并命臣姚立德仍行防守东昌，荷蒙皇上指示机宜，至周至备，仰见睿照无遗，千里如见，臣等跪读天语，感奋交深。臣姚立德遵旨赴江南，甫行数里，奉到谕旨，立刻驰回东昌府城，严行防守。所有奉旨询问事宜，臣等谨据实复奏。

一，奉旨查匪贼侵扰一处，即弃城而遁，其势尚易剿洗，但恐贼人无有定所，一闻官兵剿杀，四散窜逸，须上紧擒拿，毋任

蔓延滋扰。等因。查逆匪自初七日受臣徐绩攻剿后，是夜复攻打临清，被枪炮打伤三百余人，现在屯聚临清城外，明攻临清，暗窥东昌。臣等在东昌防守，临清城内有本营副将叶倍，及调赴临清协防之德州营乌大经，督兵防守；臣等复密商兖州镇臣惟一，令其带兵赴临清附近之处邀巡，作游兵乘隙攻击之状，使贼不敢攻取临清，亦不敢南犯东昌，一俟远兵到齐，臣徐绩即与镇臣惟一定期会剿。此时兵力尚单，未便轻于一击。且临清东有运河，西有卫河，贼亦难以逃窜。俟破贼捣营，自当擒其首犯、头目，尽戮丑类，以快人心，不使延扰。

一，奉旨查王伦既系白莲教，其创教传播，必有起事之处，无难访查而得。且王伦眷属及传播之巨匪，其家属必有住处，应先拿家属务获，监禁重惩。等因。臣等查，王伦系白莲教，所据现获各犯，俱指王伦为教主。其王伦之前是否尚有立教之人，及起自何年，现获之犯，未能知晓，应俟擒获王伦，方可讯其传授。至其教下头目、巨匪，现获之犯，亦不能指其姓名。臣徐绩于事发之日，即于途中委官，飞赴党家店查拿家属。而王伦家中已阇无一人，该犯自知罪大恶极，恐诛其父母妻孥，早已挟眷同行，贼营内现有车辆所载妇女，此其明证。容臣徐绩破贼之日，将此等逆属问供之后，悉行诛戮。

一，奉旨查邪教煽惑，至于侵扰城池，必非一朝一夕，何以东省未见有查办白莲教之事。如果查办过严，焉得行教煽惑之人多至如此。前回护讳饰，致案情不明，获戾甚大。等因。臣等查，邪教行踪秘密，常有发觉在数年之后者。此案实因寿张县知县沈齐义访问此事，当堂传役谕拿，且有侯阳谷县张令乡试出闱之日，会同查办，一个不饶，等语。以致逆匪闻风情急，即于八月二十八日举事，委属实情，不敢回护讳饰，有干罪戾。

一，奉旨查游击、县丞、典史等五员，俱被杀害，或有别情。如或寿张县知县苛扰闾阎，酿端激变，既以身殉，亦可相

抵，总宜据实确查，不宜隐饰。等因。臣等查，寿张县知县沈齐义，平日颇知爱民，操守亦称谨飭。詎逆犯入署，执之使降，沈齐义骂贼不屈，即在二堂遇害，其情可悯，查无苛扰闾阎、酿端激变之事，不敢隐饰。

一，奉旨谕东昌，拿获奸细，即行凌迟处死，若拿获王伦，必须严行监禁看守，俟舒赫德到东会审，奏闻磔示。其济恶要犯，须立行正法。并当多办数人，不得姑息。等因。臣徐绩当于破贼之后，凜遵谕旨，分别查办。将王伦留俟舒赫德会审，其余济恶逆徒，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何敢稍存姑息，致蹈纵奸。

一，奉旨查，逆匪滋事，甫经数日，伙党焉能如许之多，或系贼人所过城邑，顽劣无知之徒为其迫胁，必须设法解散，多方宣谕。如有本系良民被胁者，准其首明援减。如迷而不悟，一经就获，玉石俱焚，则被胁者不致渐多。等因。臣等查，逆犯每至一村庄，凡入教者俱招引而去，并令其眷属登车。其本不入教，而其人膂力可用，或能赶车、喂马，亦俱逼胁随行，稍不顺从，即云放火杀害。十一日，探知回空粮船，自九月初六日以前輓进闸河者，俱日夜遄行。现在未进闸河者，因贼匪攻城，俱停泊卫河，不敢行走。其于临清经过之船，并有迫胁短纤随行者，是以贼匪聚集日众。臣等探知贼营，无论行路扎营，俱以一人管十人，不能逃脱。惟扎营未定，人马纷乱之时，方可逃走。臣等一到东昌，两次即发刻板告示千余张，逐庄晓示，谕以随贼必死，逃回出首即生。凡有自贼营逃回者，臣等悯其无辜受累，不加刑讯，慰谕交保管束，事定再行查察。

臣等现今同往东昌府，惟有虚心商酌，谋划万全，俟各路官兵齐集，臣徐绩领兵出剿，仰赖皇上鸿福，一举成功，另行奏报。所有臣等钦奉谕旨，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赏还姚立德顶戴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上谕 （上谕档）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

……今姚立德，于寿张县奸民纠众滋扰之事，一闻禀报，即飞咨直豫二省协缉，并亲身驰赴东昌一带，与徐绩、惟一会剿，颇知实心奋勉，且现统标兵剿捕贼众，一切均需调度，若无翎顶，未免呼应不灵。姚立德著加恩仍准戴用翎顶，此事办竣后，视其如何出力，再降谕旨。钦此。

清催趲漕船回空免误兑交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上谕 （上谕档）

大学士于（敏中）字寄漕运总督嘉（谟）、河东总河姚（立德）、山东巡抚徐（绩）：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奉上谕，现据姚立德等奏，贼匪屯聚临清外城，在闸口搭桥渡河，其回空漕船，已过临清者计六十八帮，未过者俱在临清以北，不敢前进，并有粮船短纤，亦为迫胁随行。等语。贼匪鸣张滋扰，甚为可恶。现在令大学士舒赫德，选带天津等兵前往，并调京兵一千，派旺多尔济等带往剿捕。官兵一至，么魔小丑，无难尅日擒灭，肃清水路，以利通行。但每年回空漕船，俱有限期，总期于年内各抵水次，冬间收兑。今冬过临清各帮，自可催趲，如期南下。其未进闸帮船尚多，虽指日

扫清贼氛，即可啣尾前进，而现在回空船只，阻滞稽行，设前途或值冻阻，抵次稍迟，有悞冬兑，所关匪细。著传谕嘉谟，速将临清以北各帮船，查明系何省，何帮，其船若干只，某省约需何时抵次，尚可无误其未进闸之船有无贻误兑期之处，一併详悉熟筹，迅速具奏。现谕姚立德、徐绩，速将闸口贼众剿净，使河路早得肃清，漕艘遄行无阻，其已过临清各帮，著嘉谟速飭运员，上紧催押，并令姚立德、徐绩，严飭地方汛河文武各员，尽力催趲南下，勿稍稍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仍著嘉谟，迅速由驿覆奏。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清军于德州集兵备粮准备进攻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现抵德州，筹办剿贼事。

窃臣连日星夜遄行，于十三日巳刻吴桥县途次，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十日奉上谕，姚立德、徐绩等奏，攻剿逆贼，两次歼贼二百余，及遇大伙贼匪约二千余人，枪炮伤毙甚多，逆匪竟不畏惧；又称，邪教煽惑，兵役亦有人教之人。等语。因选派火器、健锐两营精兵一千名，令额驸拉旺多尔济及都御史阿思哈带领，前往会剿。但兵行不能迅速，舒赫德接奉此旨，可即先带沧州及德州兵前往，或飞调青州满兵应用，更为妥协，或俟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到后，酌量分队往剿，或舒赫德先带驻防兵，听舒赫德妥酌行之。等因。钦此。臣午刻行抵德州，适接到抚臣徐绩来札，内称：初六日在邓家庄等处攻剿，虽歼贼多人，而众匪多至二千有余，未能全行擒灭。迨初七日晚间，贼人攻临清，又经枪毙三四百人，其锋稍挫。现在贼仍盘距

八里庄一带，明攻临清，暗窥东昌。等语。贼匪形同鬼蜮，奔窜无常，连劫寿张等处城垣，俱弃而不守，今胆敢明攻临清，安知狡奸诡计，不以该处为南北水陆通途，有心扼占，其情实堪痛恨，自不可不立加剿洗，以期宁辑。臣一到德州，询据德州知州李燕称，德州满兵二百五十名，青州满兵六百名，并德州城守营兵三百名，已早奉抚臣徐绩檄调，于九月初六日业经起程赴援，德州满兵、绿营兵已早到东昌，青州满兵目今亦可到彼。臣现无兵可带，前所调天津镇兵八百名，计于三四日内即可按起陆绩到此。再经过沧州时，询知驻防满兵实有五百名，前此三百之说实属误闻，因即面告该城守尉，拣派精壮勇锐者二百名，令即起程，约于一二日内亦可到德州。两处兵丁到齐，足敷一千之数，如探听贼势猖獗，刻不可缓，臣即星飞带此一千兵，驰往歼剿。（朱批：好）一面行知拉旺多尔济、阿思哈，迅速前来，臣留书指与应进道路。再，臣面询该州李燕，亦称逆犯于攻临清时，被城上枪炮击毙四五百人，贼胆稍丧，现在临清旧城盘据，亦未敢再攻。等语。（朱批：既盘踞一处，反至易攻，但莫令其更免脱耳。贼既千余盘踞一处，日食何来，应访察其故。）与徐绩札致相同。臣计逆匪将来四围受敌，何处藏匿，何处遁逃，不久自就灭亡。惟现据抚臣徐绩开送所调兵册，人数原未免稍单，故屡次打仗追逐之时，未获大胜。今厚集满汉官兵，各路堵截，接仗时必得一举歼尽丑类，（朱批：是，勉为之。）斯足以靖么魔而安良善。臣现又飞札徐绩，信回不过两日，如此数日内，无必须臣策应之处。计京兵不过于二十日前后即可到德州，（朱批：亦有旨催行矣！）臣候同带往，倘遇有分剿之处，兵力庶不致薄弱。臣荷蒙皇上委办此事，任大责重，既不敢延缓贻误，亦不敢冒昧轻率，现拟暂驻德州，一面探听贼势，一面等候天津沧州兵到，酌定起程会剿日期，另行驰奏。

再，京兵一千，在京已各办给马匹，（朱批：又想未必有如

许马，且恐路上赶走，反资贼用，已停办矣。）圣虑犹恐以长途疲乏，著徐绩于青州等处酌调预备。今日司员等于德州道上，见有马一百三四十匹，询系济宁州差人出口采买营马，因思德州至济宁必经临清，一为贼劫，资其骑乘，尤属非宜。若暂留德州（朱批：此想甚是，应留德州。）接应京兵，兼可减调拨之数。臣当即面谕该州，将此项马匹已留德州应用外，仍知照抚臣，再酌量于近处调备，（朱批：亦可不必矣。）以裕接济。又京兵及沧州满兵并天津镇兵，即日渐次俱到德州会集，所有应支口粮，亦宜早为预备。（朱批：好。）臣面询该州李燕称，（朱批：此人如何。）仓贮宽裕，足敷各兵支放之用，临时臣酌量放给。所有臣现抵德州筹办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清军添兵临清城外驻守以策应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本日卯刻拜发奏折之后，午刻又据姚立德、徐绩差弁投札前来。查札内称：所调青州满兵，已接都统来札，十四日到东昌。登州镇官兵尚无到东确期。近日逆匪攻打临清，被我兵连胜数次，贼人搭起浮桥三座，夹河连营坚守，仍前窥扰，总因逆匪临阵并不畏惧枪炮，连次交锋，多执短刀纵跃直冲之故。此刻复探闻，十二日傍晚，兖镇同德州满兵在临清城外与贼接仗，未能取胜，现因兵少，难以分路进攻。等语。臣即传该弁面加询问，据称：兖州镇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驻兵临清城

外，于十二日傍晚，见有贼匪前来攻扑营盘，惟一同格图肯即带兵迎剿，施放枪炮，约伤毙贼匪一二百人，我兵受伤者亦有一百余人。惟一带领官兵已往东昌，（朱批：彼既在临清，又何故往东昌。）格图肯仍在临清札营与否，不能知道。至于临清城内防守甚坚。等语。贼匪竟敢直扑营盘，公然与官兵对敌，此其惑不畏死之状，鸱张已极，看来非本省绿营兵丁所能了事。即青州、德州、沧州等处驻防满兵，总因身际承平，晏安已久，不但未经戎旅，即平时亦无行围遣调之事，习惯劳苦，恐亦未尽结可靠。

（朱批：实是如此。）故徐绩札中虽称，青州满兵，已接副都统来札，十四日可到东昌。臣意此项兵丁到时，徐绩亦不可轻率带往进剿，总俟京兵（朱批：甚是）一到，臣等即亲带起行，仍先期飞咨徐绩，约定同时自东昌带兵前赴临清，彼时兵多势壮，分剿合攻，自可为一举洗尽之局。若兵少轻进，稍有挫失，转恐于攻剿无裨。惟查临清城内，现在官兵虽防守紧严，而城外少兵牵缀，恐贼复奔逸别处滋扰，尤难堵截。或专力攻取临清，亦无援兵。徐绩现住东昌，暂且未能进剿，应酌拨兵丁添给惟一，同青州满兵前赴临清城外，相取形势之地，固结营盘，不可轻剿。若逆匪他奔，俟其动身后，尾随剿杀。或逆匪攻取临清，即合力歼剿，以助城内之势。总期不挫兵锐，俟京兵到日，再为一鼓成功之举。臣现在寄知抚臣徐绩，遵照办理。

再，查德州居民，颇露惊惶，州城五门，惟留南门出入，城外居民，间有移入城内者，存城绿营兵不过百人，守备一员，现在满营存兵，公同协守。臣到后，城内居住，兼有陆续到来之兵，又令知州李燕明白晓谕，略为安顿。河下回空漕船、民船，已飭令粮道汪圻，用心照看稽察，小心防护。臣又截留福州满营提标前营及漳州镇所买马六百匹，连前次所留之马共七百匹，接济满兵，并料理沧州满兵，仅足敷用，合并声明。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闻起义军数十人北进清军严防直隶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附片 （朱批）

再，姚立德等来札内有夹片称：传闻逆匪有数十人北窜。此信虽未探确，然亦不可不为预防。等语。查直隶、河南两省，早经奉有谕旨，令周元理、何焯各带弁兵，前往交界地方堵截。今姚立德等既称有传闻贼匪北窜之语，自不可不加意严防。臣现又飞速行知总督周元理、何焯，留心侦探，如果有贼匪窜入，务宜即时擒捕，无任远颺滋蔓外。臣亦面交粮道汪圻、知州李燕，留心防查缉捕。理合附折奏闻。谨奏。

朱批：知道了。

密奏徐绩被围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窃臣连日恭奉谕旨内，交臣查访事件，臣时刻萦心。自抵德州后，凡遇官弁进见时，每于不着意处，随事探问大概。逆匪王伦，本系亡命之徒，其甫经聚集丑类时，不过三四百人，后因连次劫掠寿张等县城池，释放监狱，迫胁附从，日渐蚁聚，然亦未必骤至二千之多。惟询之众口，俱称似有此数，恐亦系相传约略之言，或因畏惧过甚，遂尔张皇其说，皆所不免。所有车辆牲畜，传系贼党本所自有，又兼随处抢掠，故至数百辆之多。至徐

绩被贼围住一节，传闻徐绩在梁家浅地方，知贼他窜，迅速赶行，其时所带之兵，只有抚标四百名、河标一百名，兵力本属单薄，是日对敌时，适正遇大风，官兵望见贼影，即将枪炮放尽，及至贼人蜂至，无法抵御，贼遂将徐绩围住，幸惟一带兵接应得脱。询问大概，俱属相同。至徐绩被围时神色若何，有无著急惊怖情形，俟臣面见惟一时，详细询明，再行复奏。徐绩于军旅事宜本未习练，今忽遇此逆匪肆扰，慌张无措，诚如圣谕，故臣屡次札去，总嘱其静驻东昌，俟京兵到日，臣再飞行知会，约定起程日期，分路赶赴临清，合力并进。至徐绩未经详奏各情节，臣一到临清，当即逐一查询备细陈奏。至此外如徐绩于此案如终有无粉饰，并其平日居官若何，并胡德琳有无扰民酿乱之故，及逆匪实在起事缘由，均须细加体访，始得实情。臣现在初到德州，部署一切进兵之事，未得少闲，容俟随时随事查有确据，即行密折奏闻，断不敢稍有隐饰，致负圣明垂询。理合将现在所闻各情形，先行具奏，伏祈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军筹办进兵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本月十四日，接据徐绩等来札，并询问投书差弁，得悉总兵惟一、城守尉格图肯，于十二日与贼接仗，未能得手，惟一退回东昌，格图肯未知去处。臣恐临清城或有疎虞，因即飞札徐绩，添给惟一兵丁，会同青州满兵，仍往临清城外牵缀，以为应援，并查问格图肯究在何处，臣并将办理情形，即于是日戌刻奏

闻在案。今早据带领天津兵之河间协付将雅尔哈面禀称，据景州营守备魏三台转禀，本月十三日戌刻，据差探马兵夏荣禀称，小的蒙差赴临清探听贼匪情形，于十二日至桑陵地方，距临清二十余里，本日未时，有兖州镇惟大人带领兵二百五十名，德州城守尉格大老爷带满兵二百五十名，与贼匪打仗，小的随跟至打仗处，离十余里探望，自未时起，开枪不断，打至戌刻，忽见回跑兵甚急，小的就回夏津县店内，至三更时候，忽有满兵跑回八十余名，绿营兵跑回七八名，又格大老爷亦回夏津县店内，十三日早就往东昌去了，理合禀明。等语。是十二日与贼接仗，官兵不能取胜，惟一与格图肯先后俱回至东昌，似属确实。臣昨恐临清城坚守虽力，而外城无兵应援，万一稍有挫失，更复成何事体，因札知徐绩，令惟一即赴临清城外固结营盘，以助城内之势。于十四日戌刻咨行。臣复尽夜思维，此时东昌城内现存之兵有限，青州满兵虽十四日可到，亦未尽结实可靠，臣恐惟一因退回之后，经臣飭令前去，或致轻率进攻，转于事无益。臣又于次日卯刻飞札徐绩，如临清城保守严密，可待半月二十日，则莫若令惟一等暂住东昌，俟数日内京兵一到，臣即由恩县一路直趋临清，并先期知会徐绩、惟一，由东昌一路亦直赴临清，为两路夹击之举，自可一鼓剿平，若零星牵缀，未免转有吃亏之虑。再据守备魏三台并探得，逆匪实在党羽不过三四百人，其余俱系随地迫胁之众，故每至打仗时，先以附从平民来搅头阵，俟官兵枪炮将尽，真党即舍死奔前攻扑，与徐绩来札所称大略相同。看来贼人鬼蜮伎俩不过如此，今经我兵窥破，将来臣等带领京兵进剿时，拟先分拨一二队引出贼人余党，俟其正匪见面时，然后枪箭并施，痛加歼戮，斯贼计自穷，而我武奋扬，定可一举集事，仰慰圣怀。所有进兵道路情形，臣现详询，临期绘图圣览。再守备魏三台并称，现有故城县民王德，前经被贼逼从，今已逃回。等语。臣思该民既自贼处逃出，则贼匪行踪踪必有见闻，现差员前往故城

县，唤取该民，详细询问贼情。至沧州满兵二百名，已于十四、十五两日到齐；其天津镇头起兵二百名，亦于今日到来。所有现在探访贼势并筹办情形，理合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从起义军处跑出之王德供述起义军情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前据景州营守备魏三台禀称：有从贼境逃回民人王德，现在故城县地方。臣飞即差员前往唤询，先经奏闻在案。今据知州李燕将王德唤到，臣当即详加询问，另缮供词呈览外。查王德被拘贼处，只一日有余，然其所供情节，已得大略。据称，实在贼党为数不多，其被胁之众亦不过数百人，兼系用强迫从，随聚随散。即如王德被掠时，一同胁从者共有四、五百人之多，而贼处隔宿点查，已只剩五六十人，其存留不能脱身者，大约俱系家口亦为贼拘系，因而顾恋未逃。且其所用刀棍之类，并非正经军器，此不过亡命乌合，于肆行劫掠之后，自知罪大恶极，无可逃避，益复跳梁。若起事之始，即办理得宜，率领多兵，痛加歼戮，何至蔓延（朱批：果是如此，徐绩不能逃罪，但今应缓之。）若此。今八旗劲旅及各处满汉官兵渐次云集，订期进剿，定当迅扫贼氛，早安良善。再前奉谕旨，格图肯赍折人称，闻外间谣言，云贼伙往来行走，忽见忽不见之语。断无是理，著舒赫德到德州时，如果有传闻邪说，可向官兵等明白晓谕，俾无疑怖。等因。钦此。臣现在暂住德州，居民虽稍露惊惶，而从未闻贼有邪术之说。今询之王德，亦称并无其事，尤为确鉴。看来东省官民经此

一番意外之事，皆露惶畏之状，而逆匪情形，不过一时猖獗，实在不成事体。再连日探听，逆匪于十二日出来接仗，后未闻复至临清城外攻扰。臣已飞札徐绩等，令其设法致信城中，加意严行看守，（朱批：好。勉力为之。）臣不日提兵即至，不可稍懈。再看来贼眷俱载车上，兼多辎重，一时未能远窜。数日内臣等前往，正可痛行剿洗，不留余孽。所有询问王德情形，理合奏闻，伏祈睿鉴。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清军调三路大兵围攻临清起义军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酌定三路进攻，仰祈睿鉴事。

窃臣奉命至山东会剿逆匪，自抵德州以后，查访贼匪，原不过么魔乌合，亡命跳梁，总缘起事之初，办理未善，以致蔓延滋害，虽经官兵屡次杀戮，而丑类尚尔鸱张。今各路满汉兵丁，现将全到德州，声威壮盛，必得一举集事，大快人心。伏思用兵剿贼，全在分路得宜，以防横逸。是以臣于地方官进见时，必详询道里情形，并令粮道汪圻绘图面称。查贼匪现聚临清旧城大寺，又于闸口搭有浮桥过渡，其家属车辆潜集河西之杏园，若臣与徐绩等只在河东攻剿，将来逆匪穷窜，势必尽往河西奔逸，甚且窜至直隶大名一带，彼时再统兵追击，转为费事。惟直隶境之油房等处，再能集兵千名，在河西同时并进，使之腹背受敌，既可多分贼势，亦且无虞远窜。臣正在筹画间，适直隶总督周元理自景州来晤，面询贼情。臣即持图向商。据称，景州等处现在有兵分布堵截，正可分拨一千名，至临清河西，一同进剿。等语。是周

元理与臣意见相合。（朱批：甚好。）臣现拟分兵三路。臣与拉旺多尔济、阿思哈，自德州由恩县、夏津至临清，计程二百里；徐绩、惟一等，自东昌直赴临清，计程一百三十五里；督臣周元理所派兵一千名，自景州由故城、油房至临清，计程二百二十五里。臣俟京兵于二十一日到齐后，二十二日即分队带兵前进，二十四日可到临清。先期即飞咨周元理，令领兵将弁，亦于二十二日起程；令徐绩等扣算程站之远近，以定启行之先后，总于二十四日同时并到，临期再各相照会，一齐剿杀，三面堵截，将见立可擒渠，尽除党逆，釜底游魂，更何所容其逃匿。周元理现即回驻景州，静镇直境。其派拨兵丁、遣调将领事宜，周元理自行陈奏外。所有臣现在酌定三路进攻情形，谨绘图贴说，恭呈御览。伏祈训示，谨奏。

朱批：所办甚合机宜，但恐徐绩、惟一不能集事，故今日有旨，令阿思哈前去助彼攻剿。若可信徐绩能办，则亦可不令阿思哈前往，总在酌量事机，勉力为之。不及另发旨谕，即照此批，一面办理，一面奏闻。朕意究以为，阿思哈带满兵去为妥。）

复奏不需再添调京兵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复奏事。

本月十八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奉上传，昨选派京兵一千名，皆系满洲劲旅，训练有素，自为得力。其各处驻防绿营，虽尚有二千余，恐不及京兵之足恃。若各项兵丁到齐，舒赫德等统领赴剿，迅速成功，固属甚善，若各处之兵虽多无济，而所派京兵千名尚不敷用，即著舒赫德速即据

实奏明，八旗再挑精兵千名，尚可应用。且当朕回銮之时，马力亦足，此事专候舒赫德奏到定夺，著即迅速据实密奏，以便即日挑选发往。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刻日即行回奏。钦此。伏查么魔乌合，本属不成事体，总因起事之初办理未善，兼以驻防绿营兵丁无用，以致蔓延滋害。今以临清城内文武各员守御坚固，贼即无所施其伎俩，不过以迫胁抢虏为事，暂尔偷生，日见穷蹙，转虑其各处奔窜。臣等现统率八旗劲旅一千，及调集满汉各兵，军威已极壮盛；又徐绩、惟一等所领官兵，亦已不少；并河西一带有周元理派兵截杀，三面会攻，定可一举集事，不用再行添派京兵。臣等惟有仰体睿怀，同心协力，立加擒剿，迅告成功，以慰圣明宵旰，不致久延时日。所有无庸再调京兵之处，理合据实先行复奏。其余奉到谕旨内应行查复各件，容俟陆续陈奏，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军自德州发兵进攻临清起义军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舒赫德，于本月十七日，曾将酌定三路进攻情形，绘图具奏在案。臣两日专候京兵一到，即可统领前行，力图剿洗。所虑贼匪困守已阅旬余，万一别生诡计，转难集事。因于十七日，飞札迎催京兵，并告知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德州现在截留马数百匹更换，正可趲兵迅行，以便尅期进剿。续又传闻，贼有欲离临清之说。臣念贼人现踞临清城外之大寺、杏园一带，领妇女、辎重，抢掳附近村庄市集，以资口食，其意颇为得计。山东是其生

长处，亲近戚友同教之人多在于此，尤易暗通消息，未必遽肯舍此而转入直境。且一经挪动，胁从者自必星散，其势转孤。但京兵声势甚大，贼度万不能支，欲奔窜逃命，亦属情理所有。万一么魔逆党闻信溃散，东奔西逸，即不能一鼓尽加歼戮。臣尽夜思维，若俟京兵全到始行启程，恐致坐失事机。查沧州满兵二百名已到德州，天津镇兵八百名现到五百名，臣业令于十七日起行，臣亦思随进。正在筹画间，适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带领头起京兵，于本日到来，并知第二起亦于十九日可到。臣等会商，定于明日即带领现到各兵，先行进发，并随时探听贼信，如无他窜之意，即知照周元理、徐绩，仍照原定三路进攻之局办理。若贼人欲离临清属实，臣等即迅带现兵，会同徐绩、惟一，随后尾追。贼在仓皇窘迫之时，正可乘机进杀。兼之直、豫两省俱有官兵堵截，亦可夹击集事。至第三起京兵续到德州时，即令布政使国泰更换疲乏马匹，支领口食，星速赶赴，亦不至于迟悞。所有臣等商定起程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勉力为之。但恐徐绩等一路兵耳，常误事，令阿思哈带兵去之旨尚未能接到乎？

清军调京师兵马分起赴德州会剿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 拉旺多尔济等奏折（朱批）

奴才拉旺多尔济、奴才阿思哈谨奏。

窃奴才等于本月十七日途次献县，接准大学士舒赫德来札称：德州现有马匹可敷更换，即迅催京兵遄行，以便克期会剿。等语。奴才等当即行知第二、三起带兵领队各员，务为加紧赶行。奴才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并先行遄发，于十八日午刻已到

德州。奴才等所领头起官兵，亦即迅行，本日夜间可到。其第二起，十九日可到。第三起，十九日夜间不到，二十日必能齐集。均可赶早一日至。一路俱甚安静，兵丁等遵旨，沿途酌量步行，马力尚皆可用。除起程会剿日期，已与大学士舒赫德会衔另折具奏外，理合将奴才等现至德州，及京兵按起可到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睿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清军奉谕筹划进兵及查拿亢山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谨奏，为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九月十七日奉谕旨，以被胁平民在前，临阵猝难辨识，必得留心体察。如我兵枪炮伤毙多人，贼仍聚而不动，即应略停枪炮，俟真党来冲，然后枪箭并发。并宜于阵前，高声晓谕胁从之人，看其奔避若何，再行设法剿击。等因。绿营兵丁，于未见贼面即施放枪炮，实为恶习。今八旗劲旅，枪无虚发，自不虑复有此病。然臣等于临阵时，当密饬带兵各员，恭照圣谕所宣，留心经理，总不使被胁平民先撻锋镝，正匪反得避轰摧。又奉谕旨，贼匪聚车至三百余辆，固系围绕作城，亦恐贼欲仿古车战之法，著舒赫德密为留神。等因。查逆贼系亡命乌合，詎有深谋，其抢夺车辆作城，想不过借为藏身之具，兼使携带家口临期驰窜，未必另多诡计。今仰蒙圣明垂询，臣等自宜时刻体察，如贼有此情，正可设法刨沟，引以长驱，使之自陷，痛加歼戮。又奉谕旨，徐绩盘获逆匪刘成所讯供内，德州有亢山头目，现带兵接应之语。其人甚

属可恶，著舒赫德等，即就近严拿刑讯。等因。查亢山一犯，据知州李燕稟称，抚臣徐绩有札，飭令密拿贼党亢山究讯。臣舒赫德当即谕令该州，即速查拿。续据该州稟称，州属保甲花名册内，不特并无亢山其人，且无亢姓。恐其姓名不真，访有康三，住居城内，随带领兵役径赴其家拿获。讯称，伊系康三，向来卖肉营生，与观城县刘成并不认识。搜查家内，并无违禁不法物件。臣复令藩司国泰详鞫，供亦相符。但其姓名相仿，未便即行释放，交该州暂行羈禁，一面仍密访亢山务获。再保定驻防满兵二百，业经城守尉乌林泰带领，前到德州。京兵第二起，今日可到。臣等已带现到各兵，即于本日起程。理合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清兵邀截起义军与准备会剿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 姚立德等奏折（录副）

臣姚立德、徐绩跪奏，为复奏事。

九月十八日，接奉谕旨，以贼众盘踞临清一处，掩捕更易为力云云。等因。臣等查惟一带兵四百名，与格图肯赴临清州，近城四五里之外屯札，以为牵缀，原期与城内官兵成犄角之势。迨十二日，贼来攻击，交战二次，被大队贼人冲散，我兵多有损伤。惟一回至东昌齐兵。臣等因东昌调到官兵尚少，若添拨惟一带往临清，以数百之兵，仍不足以当贼势，于事无益；且接舒赫德来札，亦虑臣徐绩兵力不多，去时转虞挫失；而临清城垣坚守甚严，城外可以无须添兵接应。惟一似不必即往临清，俟京兵到日，约会合力进攻。等语。与臣等意见相同。惟时临清在城官

兵，日夜守城为日已久，不无疲乏，又探知城火绳铅弹蜡烛等项已完，必须接济。随派青州营参将文坛，带兵携同火绳等项，进临清州城协同防守。臣徐绩于十六日即与惟一带兵四百名，赴梁家浅以北屯札，分兵巡缉，以截贼人抢掠之路。近日各路所调官兵，陆续到齐，已有二千余名。远行之兵暂歇脚力，以便依期进剿。其临清城内兵丁究因守城日久，即新添之青州营兵，亦止可换班守城。诚如圣明远见，不暇顾及剿贼也。至于贼踞旧城，居民逃匿居多，其中当铺、米铺多被抢劫，每日复向四乡索取米面豆草，不应者即行杀害，村庄亦即烧毁。目前，贼众口粮似渐缺乏。臣徐绩与舒赫德约定：舒赫德由临清之北夏津一带进兵；臣徐绩同惟一、伍什布，率领满汉兵丁二千名，从梁家浅往临清南路进兵；臣徐绩又恐其于运河西岸南窜，复派拨参将尚维宝、都司洪哲燕、协领伊承保、都司彭文林等，于臣所带兵二千名内，拨给满汉兵八百名，由孔家集、柳林等处邀截，遇有贼匪，即行截杀，如遇大众贼匪逃窜，即飞报臣徐绩等，以便追剿，如无贼匪逃窜，尚维宝等亦即直往临清进发。统约定于九月二十四日进兵，以期一举扫平，不留余孽。臣姚立德督兵防守东昌府城，仍与臣徐绩声息相通，缓急策应。至东省有应行知会直隶、河南之事，臣等俱遵旨随时咨行札致，由驿驰递，不敢疎略。……

清军遵谕布防三路进攻起义军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谨奏，为复奏事。

窃臣舒赫德前因闻有逆匪欲离临清之信，恐俟京兵到齐始行进发，未免稽迟致误。本月十八日，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带领

头起京兵来到德州，臣相与面商，即统现到各兵，于十九日午刻起行。前次恩县，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奉上谕，舒赫德奏到询问自贼营脱回之民人王德供词，贼中情形已得大概，可见贼无能为，俟京兵到齐，舒赫德等带领前往会剿，即可克日扫平。惟是自北往剿之兵，有舒赫德等调度，诸事合宜，我八旗劲旅又甚得力，所到自即成功。而自东昌南来会剿者，既系绿营怯懦无能之兵，即调有青州驻防，亦未必结实足恃，且系徐绩、惟一带兵，徐绩已毫无主见，惟一又未谙兵机，措置必不能妥协。是两路之兵，势力不齐，万一贼智窥见我军情形，畏舒赫德一路不敢相侵，竟尔避强趋弱，致南路或稍吃亏，于全局甚有关系。著舒赫德将京兵内派出三百名，并于昨日派往之东三省健勇人内，派出二十名，天津绿营及沧州驻防内，共派出三百名，令阿思哈率同天津镇永昌带领，由间道绕往临清之南，迎遇徐绩等，合兵一路，听舒赫德定期会剿。再，京兵约计此月二十一日可以全到德州，东三省健勇人，亦令其上紧驰往。舒赫德派兵会剿，必须俟阿思哈等带兵已到南路，然后定期合击。并札致徐绩等，此时切勿轻举妄动，致有挫损。再，贼匪于临清北水关，将住泊之本省粮船搭造浮桥，甚为可恶。恐贼匪由此西逸，潜往直隶，已另谕周元理，选派勇于大员，带领精兵，在桥口堵截，遇有贼匪过桥者，即行截杀，毋任一人窜逸。舒赫德于此事亦当留心，须于未进兵之前，先行设法断其浮桥，并将闸口所搭之桥占住，苟或不能，即行烧毁，使贼众不能渡河，只在一岸剿捕，更易为力。著舒赫德即妥协经理。又昨据徐绩奏，观城县拿获之贼匪刘成供出，德州有贼目亢山，带兵接应。舒赫德未经奏及，自系徐绩未曾通知之故，实为可恨。此事甚有关系，昨已谕令舒赫德，就近即速查拿。如该犯畏罪预逃，即拿其家属，严讯去路，速行跟缉务获，毋任漏网。著舒赫德遵照前旨，即行妥办，并迅速复奏。又另片所奏闻，绿营兵打仗，有伤亡者，有

躲避者，即德州满兵，亦有伤损。等语。昨奏守备魏三台面稟之语，德州驻防兵，回至夏津者有八十名，不可不重加惩治。其伤亡者，照例查明恤赏。但此时不便办及，统俟此事办竣，再行分别查办。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紧，先行传谕舒赫德知之。又贼营中竟有枪炮火药，此从何得，亦应严查。其余应谕之事，再行续发。钦此。

臣舒赫德前定三路进攻之局，徐绩等一路，带有青州、德州满兵一千名，臣等即恐其于调度弹压之事未能尽行妥协，临期稍有挫失，于会剿全局大有关系。臣等公同商酌，欲具奏（旁朱批：正协朕意，何未奏闻。）臣阿思哈前赴梁家浅一带，会同徐绩带兵进剿。今蒙圣明指示筹派周详，使臣等得所遵循，胸有定见。查徐绩、惟一处，现有满兵一千名，汉兵一千五百余名，除札商于清平、高唐之间，派拨兵三四百名防备，使贼匪不能东窜外，现在尚余兵二千余名，其数已不为少，今臣等公同商酌，即于现到京兵内，选派二百名，沧州驻防兵二百名，天津绿营兵一百名，共五百名，臣阿思哈于廿一日带领，由高唐州前赴梁家浅至临清一带，与徐绩会合一处，并派乾清门侍卫伊琳随往。（旁朱批：好。阿思哈既去，朕心慰矣。）其应派之东三省健勇人二十名，俟一到，即令赶赴。臣舒赫德等现带满汉官兵，除派去五百名外，尚存一千七百名，亦可敷用。臣等现在探听，逆匪将车辆塞住街口，似欲为固守之计。是传闻欲离临清之说未确。自应仍照前所定三路进攻，始能尽歼贼众。（旁朱批：好。）臣等拟暂驻恩县、夏津县之间，俟京兵陆续到来，即行前进。一面探听贼匪消息，如有移动之信，仍即赶程追杀。至贼人胆敢抢占粮船，于临清北水关外搭盖浮桥，其意显欲便于奔窜。若能设法占住，将来进剿时，既不虞其北走，而东岸亦便于剿捕。（旁朱批：有旨专交杨景素前往矣。）前据周元理处已调总兵万朝兴，带兵五百名，就近往彼烧毁。臣等进兵时，仍留心察看地方形

势，如可能分兵，或烧或拆，务当尽心办理，期于事有济。再观城县贼匪刘成所供亢山，德州只查有康三，并无不法形迹，现交该州暂时羁禁，昨经复奏在案。臣于德州起身时，又谕藩司国泰、粮道汪圻及该州等，再严密访拿，务获正犯。再贼营中所有枪炮火药，自系在寿张等县劫掠时所得，亦俟严查得实，再行复奏。至臣等剿贼之期，约在二十四、五日，先期当即知会徐绩、周元理，两路同时并进，务期一鼓成功。

所有臣阿思哈前赴徐绩一路，及复奏各缘由，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勉力为之。

清军布署三方围剿起义军并分兵堵截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谨奏，为复奏事。

窃臣等于本月二十日，将酌定臣阿思哈赴徐绩一路会合，并派拨兵数情形，恭折奏闻在案。兹二十一日卯刻，臣阿思哈正欲带兵起身，又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奉上谕，昨舒赫德奏，分兵从东、南、北三路会剿，已为周密。至西路防贼窜逸，止称油房及大名一带，今闻进到之图，油房在临清之北，且已有兵挡截，惟旧城迤西之杏园庄，现在亦有贼营，近接丘县、馆陶二县，其外即界连直隶之威县、平乡，此路并无堵截之兵，恐贼众见东、南、北三面攻剿严紧，自料势难拒敌，或避从西路潜窜，不可不防。著传谕舒赫德，将西路再行熟筹妥办，严密防堵，勿使釜底游魂，得以乘隙漏网。仍著将筹办情形，迅速复奏。钦此。臣等恭绎之下，仰见我皇上睿虑周详，

无微不至。臣舒赫德前定路进攻时，亦曾虑将来三面剿围，贼或从西路窜逸，不可不防。正在筹画间，适接徐绩来札称，临清之西南一二十里，名杏园及千户营地方，该匪屯聚尚有千余人，河西亦须分路进攻。闻河南巡抚现带兵会剿，已将贼众聚集之处行知。等因。臣当即行文何焯，从馆陶一路堵截杏园一带逆匪在案。何焯现在内黄一带，正可带兵由此一路迎剿。臣现又将准定二十四日进攻之期，飞行何焯。至直隶大名一带，周元理来咨，已派兵防截。又恭奉谕旨，令周元理于威县、平乡，亦拨兵堵御，布置尤为紧密。又据徐绩抄寄折稿内称，恐逆匪于运河西岸南窜，复派参将尚维宝，于所带兵内拨给满汉兵八百名，由孔家集柳林等处邀截，遇有贼匪，即行截杀。如遇大众贼匪逃窜，即飞报徐绩进剿。等语。查柳林即在杏园一带，是西路亦有多兵绕截，自可无虞。至贼人于临清北水关搭盖浮桥，急宜设法拆毁一节，昨据周元理札称，前令总兵万朝兴往彼妥办，以该处逼近贼巢，若一经拆桥，贼必抵死抗拒，或致别有疎虞，大兵转难集事。等语。昨奉谕旨，知现在又令杨景素带兵前往拆毁桥船，臣思克日大兵云集，四面攻剿，正可于贼匪抵御不暇之时，乘隙派拨官兵，将贼搭浮桥或拆或烧，（旁朱批：已谕杨景素矣。）临时酌量妥办，不令贼人得以渡河远窜。为此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进攻临清西岸清军营盘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于本月二十一日，将定期二十四日进攻缘由，具折奏闻在案。二十二日辰刻，臣等正在看视兵丁，自恩县起程间，适接周元理来札称：二十二日寅刻，据外委周永泰报称，二十一日未刻，我兵在临清西岸扎营，有贼三、四千人，由上下两路来至我兵营盘扰劫。我兵用枪炮轰打，击死贼众无数，贼散而复合者几次，我兵竭力奋杀，砍死贼众多人，生擒活贼二名。督、镇二标官兵，齐心协力，现在相持，可速进兵援剿。等语。贼匪困守临清旧城已及半月，现知大兵云集，思欲北逃，势所必有。故臣等前经虑及，于直隶调兵一千，在西岸同时进剿。今逆匪竟敢先犯此营，意欲先清其逃遁之路，（旁朱批：自是如此。）并可以一堵御臣等两路之兵，实属可恨、可恶。（旁朱批：实可恨，更可恶。经直隶兵大获全胜，余贼仍逃临清矣。）臣等一闻此信，即统兵于未刻迅抵夏津。一面即派侍卫音济图，先带领京兵三百名，飞往临清、柳村一带，使贼人知大兵已到，势必将西岸之贼撤回抵御。但不可与之轻战，相机而行。臣等现于夏津略休马力，星夜继进，倘贼人尚在河西肆扰，其旧城巢穴空虚，正可乘机袭杀。再，徐绩处，臣等于接到周元理札后，早经飞札，嘱其挑选精兵数百，先为接应。一面大队即行续进，计阿思哈之兵，亦于明日可到临清。臣等三面会合，剪除贼众，自易为力。再，春宁已于本日带领东三省健勇人，赶至夏津。所有应行派往阿思哈处二十人，若由高唐绕道前去，反稽时刻，臣等亦一并带往，于到临清后，再行酌拨。谨具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清军围攻临清旧城作战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奏明围巢杀贼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于二十二日，接准周元理来札，知贼匪侵扰河西直境营盘，当即令乾清门侍卫音济图，带领京兵二百名，迅往接应。臣等随后遄行；并飞札臣阿思哈、徐绩，亦即派兵往援各缘由，奏闻在案。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于二十二日夜半，自夏津统兵起身，午刻将抵临清城外，遥见旧城内烟火冲冒，适臣阿思哈差章京前来迎探，据称：阿思哈于二十二日申刻，在魏家湾晤见徐绩，适接臣舒赫德来札，随即商派青州满兵三百名，山东绿营兵七百名，令副都统伍什布、乾清门侍卫伊琳带领先行，臣阿思哈、臣徐绩随后继进。伍什布等所带兵一千名，于二十三日辰刻，即到临清。贼匪早于旧城外东南聚有五六百人，排列作迎敌之势。我兵即施放枪砲，贼匪退回，群上废城之土冈站立，随躲随出。正在相持间，适阿思哈、徐绩带兵赶到，一齐掩击，当时杀死贼人数十名，余俱窜入城内。伊琳、伍什布及委署翼长福住等，即带兵冲入，分进各巷口，遇贼歼戮；一面多派绿旗弁兵，分头放火焚烧房屋。并抢出大炮一位，将旧城内东南隅所住之贼，大半赶往西北。等语。再，臣舒赫德于途次前派侍卫音济图带兵二百名，恐其尚不敷用，又派乾清门侍卫巴图保，带京兵一百名接济。续探得，音济图于塔湾遇贼甚多，现往迎剿。臣复派御前侍卫春宁，带领善射手三十名前往，协力擒剿。臣等一面带领官兵，飞至阿思哈处，协同进

攻。春宁至彼，见贼匪约有一、二千人，正与音济图迎扑。春宁即拔箭射中一贼，随有一贼用叉直击音济图，即有善射手发箭，射中使叉之贼，（旁朱批：此人为谁。）其余各兵，同时发箭。贼匪中伤者无数，遂奔入村内躲避。春宁、音济图等追至村外，见其人众路杂，未即轻进。是时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早带兵赴旧城东南隅外，与阿思哈、徐绩等会合。见贼匪死守城中，已不敢出来接仗，臣等随将土城空缺之处，多派弁兵把守，遇有窜出，即放枪击杀；一面派满汉官兵数百名，并于临清新城内调出汉兵三百名，令委署翼长保伦等带进旧城，协同前进。各官兵四处搜剿，杀贼甚伙。惟临清旧城，本系居民稠密之地，街巷逼窄，房屋鳞比，寺庙甚多。零星贼匪，四散潜匿，时届昏暮，难于搜获。且恐我兵不熟路径，转有疎虞，遂将各兵全数撤出，在土城四面墙子上周围密佈，督令将弁等，小心巡警。臣等亦彻夜坐守，严行防御。并令侍卫纳穆扎，带兵二百名，在北门一带冲要之处，堵截贼人去路。计此一日内，臣等攻围临清旧城，共杀死烧毙之贼约有数百人，拿获活口百余人，并抢骡、马及刀械等物无算。（旁朱批：不可复存姑息，放去，是复为贼。）其拿到活口中，有实系贼党，无可再讯者，即经正法。此外老幼妇女，将来恐有缘坐，俱严行拘系，俟讯明情节，分别办理。再臣等未到之先，其旧城贼众，闻有畏我兵声势预行逃窜者，约有一二千人。至贼首王伦，并余贼千数及家口、輜重等，将擒来之逆党严讯，据云，俱在旧城内藏匿。臣等于二十四日辰刻，令伊琳、保伦带兵千名，入城擒剿，寻拿正犯；一面臣拉旺多尔济带兵，前往四处村庄，搜杀奔逃贼众，断不使稍留遗孽。再侍卫音济图、巴图保二人所带之兵，于廿四日始回营盘。又共活拿贼匪百余人，夺回炮一位，军械甚多。伊等于二十三日，自晨至晚接仗三次，杀贼五六百人。夜间，又带善射手三十余人，直追杀四、五十里，复射杀贼百数十人。此刻各处庄民纷纷擒贼呈献，臣等俱

面加奖励。复广行各州县出示晓谕，有能擒献者，定加奖赏。

（旁朱批：其逸贼一二千人，作何处置。）臣等查，逆匪真党本属无多，自肆行劫掠后，随处胁从，又以旧城中所抢当铺衣物、米粮等项分给，遂致多人蚁聚，其实小丑跳梁，不成事体。观其间大兵全到，先已惊惶，及臣等率兵剿杀时，亦并未见其有能跳跃（旁朱批：此乃徐绩丧胆之言，原不可信。）如前此传闻者，加以八旗劲旅鼓勇先登，即山东绿营官兵，亦咸知观感，俱各奋往出力，连日痛行歼戮，贼党所余无几，瓦解星散，定能迅获（旁朱批：好。勉之。）凶渠，殄平丑数，俾东省民人同安作息，用以仰慰圣怀。至临清河西岸贼人所搭船桥，业经总兵万朝兴烧断，余贼更无虞其西逸。今早接据周元理札称：万朝兴等所带之兵，可以就近调用。臣等计此时各处扫除贼众，兵力愈多好，因即飞咨周元理，听其酌拨数百名，过河协力，其余仍留西岸防范。

所有现在围剿杀贼各情形，理合加紧驰奏，续俟拿获贼首，再行奏闻。谨奏。

朱批：好。余有旨谕。

清政府将总兵惟一等军前正法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复奏事。

窃臣前接奉谕旨：惟一、格图肯一经兵挫，径而退往东昌，临阵退避，为军法所不宥，著舒赫德统兵至临清，徐绩等亦俱会集，于定期进剿之前一日，传朕旨，将惟一、格图肯即行革职拿问，当众讯问，即正法示众。其惟一所遗兗州镇总兵员缺，并著

舒赫德看副将叶信若能胜任，即奏明令其补授，若不能胜任，亦奏闻，当另筹人补授。等因。钦此。

臣于二十三日已到临清，缘即统兵进剿，未暇办及。今于二十四日辰刻，传集在营满、汉各将领，将惟一、格图肯拿问，并宣示所奉谕旨。惟一称，世受国恩，身为领兵大员，与贼接仗不能取胜，已属怯懦无能，及见贼势猖獗，又不知坚持效命，竟而退回东昌，负恩无耻，莫此为甚，惟求速正典刑。并问据格图肯称，身系宗室，惟怯不前，临阵脱回夏津，以致兵散，无耻无能，至此已极，死亦不足蔽辜。各等语。臣当令御前侍卫春宁，同刑部司员塔琦，带赴营门，即行正法讫。……。

朱批：览。

清军围攻起义军驻地汪姓 大院等处作战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本月二十四日，曾将攻围旧城痛歼贼众情形，恭折具奏在案。臣等念连日剿杀贼党数已逾千，放火烧毁贼居致毙者甚众，而逆首王伦及有名头目等尚未就擒。臣等不胜焦急，因于现获各犯中讯供，王伦现住城中工部厂往北之汪姓大宅。臣等随于二十四日清晨，复令乾清门侍卫伊琳、委署翼长保伦、侍卫音济图，带领满汉官兵一千二百名，径赴该处擒拿。乃贼人跳梁如故，纠伙迎敌。我军枪炮齐发，贼度不能逃窜，复踞屋内死守，墙壁坚完，路径逼窄，官兵即放火焚烧。贼人上屋放枪，并飞擲

瓦片，又手执红旗，招呼匪党，并不言语。我兵随用枪仰击，四面围绕。自辰至亥，房俱焚毁倒塌，并无一人窜出。而王伦是否在內，亦不能知。（旁朱批：偶思及班袞、庆复、李质粹之事，慎之又慎，此非戏语，所关甚大。）又将续获各犯详细讯供，并诘之投出平民，则又称王伦住一大当铺內。因后添派官兵数百名，前往该处烧屋擒拿。贼匪等拒守甚坚，各出死力抵御，具有妇女执刀迎敌。官兵奋励直前，杀入门內，贼人抵拒甚力。我兵愈复鼓勇锐，见有众匪环护一贼，用枪击死，将贼尸拖至营中，臣等看其所穿衣履与寻常贼犯不同，因令现获众匪识认，金云的系王伦之弟，向来最用事者。又我兵在城搜剿时，有一贼从屋顶跳下，用刀扎人，随经我兵枪击垂毙，拿回已不能取供，亦令伙犯认系阳谷县人杨五，在王伦手下称为朴刀元帅，随将该犯凌迟处死。又有披发骑马、手舞双刀之妇人，向官兵直扑，我兵用枪击毙，复令众匪识认，有云即系所称乌三娘娘，为王伦所仗得用之人，颇有邪术。臣等查众说未必果确，而以妇人能舞刀骑马，亦系济恶要犯，已将此妇同王伦之弟一併剐尸。此时旧城匪众，经官兵剿洗之外，所存真党已属有限，惟踞守坚壁之中，死命困伏，大半俱系有名贼目，与首犯王伦共为苟延残喘之计。今王伦之弟既于该处击毙，该匪自亦在內。现在臣等仍督令官兵，并力烧攻，所有逃窜路径，俱严密堵截，四面层层围布。今早周元理又令副将玛尔清阿，带兵六百名，前来应用，臣等已令添驻旧城外正北一带。其馆陶至杏园一路，又有何煊处令总兵黄模及城守御七十九，带兵千余名堵截。不独逆首王伦断难逃走，即助恶各党羽，亦可不日扫尽贼氛。再臣等昨进临清新城上，察看旧城形势，见废城地面周围三四十里，房屋稠密，衡宇比连，除大寺马市街等处为贼盘踞外，其余平民居处其內者亦复不少。兹二十四、二十五两日，拿获活口及自行投出者纷纷不止，数复千余，臣等现拟分别办理，将实系贼党、或因伤重又无可讯问者，

即行正法；有形状服色可疑应行详鞫者，现交军机司员，会同地方官严刑讯问，俟查明白，再行具奏。其实系居民并未从贼之人，亦交地方官详细查明，即行省释。（旁朱批：如许日与贼共处，何得云并未从贼，若此际自行投出者，尚可与以活命；其被兵擒拿者，即协从亦当与以发遣。）

所有二十四、五两日办理情形，理合奏闻，一二日内全局即可大定，拿获王伦，再行加紧驰奏。谨奏。

朱批：另有旨谕。

清军连日进攻临清旧城内起义军 驻地之作战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二十四、五两日围剿逆首王伦情形，业经恭折具奏在案。臣等于二十六日，带领官兵，亲赴旧城督捕。居民房屋，鳞次栉比，垣墉高厚，盖缘临清为南北水陆冲途，商买辐凑，人民蕃庶，所以郭马市街、钞关大街及大寺一带，所有民房，皆坚壁峭墙，以御盗贼水火，故逆匪一至临清，即与党羽盘踞各宅，南北两街，周围五、六里，街道逼窄，门户业杂，其中间小巷，多至百十处，纵横相错，只容单人行走，不能旋马，其路径复处可通，贼人等因得藉以藏身，为苟延旦夕之计。臣等随督令官兵，就贼所占一带房屋，一面放火延烧，一面仍分头奋进。贼匪情急思窜，到处直前迎扑，复上屋抛掷砖瓦，并手执红旗，招呼党类，各持大刀长枪等项军械，经我兵炮轰枪击，歼戮千余，贼复逃入屋内不出。侍卫音济图探得王伦确实住处，带前锋绷阿尔图

等，直入屋内，将王伦擒住。正在捆绑间，两厢突出贼十数人，一拥至前，枪戳刀砍，（旁朱批：可恨，可惜。）音济图猝不及备，身受刀伤，群贼即将王伦夺去。其绷阿尔图、塔堪保、准得保、色楞、万挺、额尔登保、色尔固美、鸟尔固尔济等八人，同时亦俱受伤。是时天色已晚，即飞遣春宁，带兵百名前往；代音济图、统率官兵，堵截各口，以防贼人夜逸。臣等不胜愤恨，不胜焦急。二十七日黎明，于各项兵内挑选勇壮满兵四十名，绿营兵八十名，令侍卫巴图保、参将王普分领，又将火箭、鸟枪先设屋上，以防贼人救援，径入屋内擒捉。而王伦所居楼房已被火延烧，并无匪首踪迹。惟此宅屋宇深邃，房间甚多，逐处挨查，并于近处分路搜捕，所遇皆零星贼匪，随时歼杀，共一二百人，亦尚无王伦下落。计自二十三日进攻以来，废城内西北隅，房屋烧毁及半，至所杀尸身，填街塞巷，人马行走几无驻足之处；沿河一带，浮尸满岸；其巷内，贼人车辆半皆焚毁，牛骡倒毙甚多。看此城内光景，贼党实已扫净，惟贼首未获，终难藏事。酉刻，据那木札尔拿获贼人杨佩系王伦乾儿（旁朱批：此人若未正法，严行解京。）供称：王伦所住楼上火起时，我即乘空逃出，王伦及伊妻并两弟范和尚，俱仍在一处，王伦说就在这里烧死，我是不出去的，所有在王伦一处之人，亦俱是离不开的，这几时王伦饮食俱不能得，只是哭泣，王伦出来打仗时，手上中伤，马的眼睛被枪打坏，手下亲随之人，亦俱散尽。等语。是逆酋除困守待死之外，更无别计，谅不过于所占各屋内一带潜伏偷生。臣等定于明日，带现有官兵，并添派直隶兵五百名，共计三千余人，四面分路挨屋搜擒，（旁朱批：好。）以期必获。倘被火烧死，亦必寻觅尸身，断不敢稍有含混。（旁朱批：慎之。莫为班袞之事。）臣等恐圣怀廑注，先将两日搜捕情形奏闻，余俟办理明白确切，再行驰奏。谨奏。

朱批：知道了。余有旨谕。

起义军元帅孟灿等被俘并清军 搜拿王伦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等于本月二十七日，将搜查王伦情形，恭折具奏在案。臣等自二十三日会剿贼匪以来，以逆首王伦及有名党目未就擒缚，愧忿焦急，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极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而竟有匪党藏匿其内，连日活拿杀死者无数，并自行焚缢者，亦到处皆有，总无王伦踪迹。直至二十九日，经侍卫巴图保探得，王伦乃在汪宅大楼之后一小楼上。经巴图保带兵径往擒住，讯问之下，该犯自认王伦。及交获犯识认，则称系贼营中打头的元帅孟灿。又游击刚塔见汪宅被焚楼房之傍紧贴一楼，有数人在内，中间一人正坐，穿紫色袍子，面有长须的系王伦。因楼房甚高，又无梯可上，遂带兵围住，喝令下楼。此贼总置不理，自上抛掷砖瓦，官兵用枪打击，即将楼门紧闭。官兵见四面有烧剩颓垣可登，一时齐上，欲跳上贼人所居之楼，拆毁擒捉。忽见楼内火起，有七八人从窗间跳出，俱经拿获。中有一人，讯系王经隆即张四孤庄起事之王圣如，据称：与王伦同在一处，曾劝令下楼，王伦不肯。等语。逾刻，楼板被焚，掉下一贼，问系王经隆之侄孙王峻爰，亦称王伦尚死守楼上。等语。同时，又有一人告说：和尚范伟、元帅吴清林二犯藏匿一处。臣等即令青州副都统伍什布，带兵前往，立皆拿获。而贼营中元帅阎吉仁、宣行李旺、王伦之弟王朴，俱经官

兵等搜擒，解送前来。臣等查，首犯王伦，虽据王经隆等供称情急自焚，然系贼党所供，殊难凭信。臣等现在一面刨验尸骸，一面仍严加搜缉，总期必得匪酋实在下落，（旁朱批：是。）臣等之心始尽。今晨奉到谕旨，虑臣等有将就完事之见，反覆训示。臣等恭绎之，不胜羞愧悚惶。无论从前有班袞之案，当深以为戒，即使前无其事，办理此等逆案，若稍涉含糊，不但国法难容，臣等亦无颜得立于人世，恳恳愚诚，伏祈恩鉴。

所有现获之孟灿、王经隆即王圣如、范伟即范和尚、阎吉仁、吴清林、李旺、王朴等七犯，俱系贼中有名要匪，相应遵旨，派侍卫那木扎尔、伊林，委署参领海龄，带满兵五十名，迅速解京备讯，并缮具各犯名单呈览。其余所获王伦之眷族义子及小头目等颇多，现在逐一清查，如有应行解京者，另行押解。至贼首王伦下落，臣等务期确实可信、严切办理，断不敢稍有臆混，自干重戾。为此驰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所办好。余有旨谕。

起义军首领王伦自焚死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查验逆首王伦确系焚死，据实奏闻事。

窃臣等于本月二十九日，将拿获贼营有名各要犯解京，并须确验王伦尸骸缘由，恭折具奏在案。查逆首王伦，虽系游击刚塔往捕，见其在汪宅小楼正坐，忽然楼屋火起，并讯据贼目王经隆自楼逃下，亦称王伦实在被焚。等因。但臣等念王伦即使自焚，检验枯骸，甚难凭信，必得该犯有随身附带不能烧化之物，取为证

验，庶其事稍有可据。臣等因细讯王经隆，二十九日在楼情事。据称：二十九日，我同王伦及伊义子李士傑等数人，俱在楼上，见官兵跳在围墙上，欲入楼擒拿，我随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可烧死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将堆积乱纸坏木令人火众人不肯动手，王伦即自己放了火，我因烟起受不得，即由楼上山墙小窗内钻出，当被官兵拿住了。等语。再，楼上被焚时，因楼板塌下，又获有王经隆之侄孙王峻爰，讯知火势炎烈时，王伦衣服鬚须已经焦灼，而王伦仍坐东北角上。等语。臣等又诘以王伦身上有何佩带之件。据王经隆称，王伦现带无鞘剑一把。又范伟供，我有扁银镞两个，曾给王伦，王伦未带手上，眼见其装入身带瓶袋内。各等语。臣等当令侍卫巴图保、游击刚塔等，即到被焚屋内查检。见一尸傍果有剑一把、银镞两个，并有大刀一口。臣等随令王经隆、孟灿、范伟细认，俱称即系王伦之剑；其银镞两个，据范伟称，即系我所给王伦之物；其大刀一口，则众供系王伦乾儿李士傑所用者，且云李士傑甚骁勇，往常总亲随王伦，不离左右的。臣等即亲赴汪宅楼下，查验死尸内一具甚大，祇烧去下身，尚可认识，据王经隆、范伟认系李士傑之尸，其余各尸俱已焚枯，竟不能辨别。但据王经隆称，昨日楼上焚烧之时，王伦实在其内，况火系王伦自放，伊焉肯逃出。等语。臣等查，王伦尸骨既枯，诚难取证。惟该犯所带之剑、镞，现据伊同伙各犯金云识认确凿，并合之王经隆等所供目覩火起情节，又平时亲随之李士傑尸身及大刀同在一处，是王伦之自焚身死实属无疑。臣等深知此事关系甚重，不敢冒昧轻信，自贻后患。惟现在验之贼首身佩物件，质之众目目击情形，既确有可凭，自不敢不据实陈奏。第该犯以内地奸民，胆敢杀官劫库，聚众殃民，肆恶横行，罪深恶大，自应生擒槛送，明正刑章，始足以快人心而惩奸慝，乃围剿数日，逆首自焚，臣等之不能先事成擒，使凶渠幸逃显戮，扪心自问，无地自容。惟有仰恳皇上天恩，将臣等严加治罪，以示

惩儆。除将各尸剜骨扬灰外，所有查验贼尸确实情形，相应缮折具奏，伏祈睿鉴。谨奏。

朱批：有旨谕。

阿思哈复奏未携同拉旺多尔济 赴塔湾搜杀之实情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阿思哈奏折 （朱批）

奴才阿思哈谨奏，为遵旨明白回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承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九月二十七日奉上谕，拉旺多尔济前往捕贼，何以阿思哈不与同行。拉旺多尔济骑射娴习，杀贼勇往，固属所长，但其年纪尚轻，事未阅历，遇有筹度贼情之处，自不及阿思哈之练达。朕派阿思哈与拉旺多尔济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见事稍有主意，可以助拉旺多尔济所不及。况现在山东剿捕贼匪之事，固专责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岂可于追拿贼众要务，不同拉旺多尔济前往，著阿思哈明白回奏。钦此。奴才跪聆之下，不胜惶惧。伏查奴才阿思哈与徐绩带兵，于九月二十三日黎明抵临清城外，见旧土城外有贼六、七百排列，势欲迎敌，即经官兵剿杀贼数十人，贼人败退，仍据土冈之上，我兵直进，又杀二三十人，贼始纷纷败走，由城基各缺口逃入藏匿。官兵追进城内，一面寻贼剿杀，一面放火，并分派官兵将各缺口把截，正在搜捕间，舒赫德带兵由夏津前来，至北水门外塔湾地方，有贼排列，亦即派音济图带兵剿杀，而舒赫德随带兵到城，又派官兵一齐攻杀堵截，并令春宁带兵帮助音济图，续又派纳木札尔，带兵截击追杀。约共杀贼数百人，余皆星散逃命，器械随路丢弃。次早，有附近村民，纷纷拿

获贼匪送营。二十四日，拉旺多尔济以塔湾附近一带恐有剿杀未尽处，欲带兵往搜，随酌带官兵前往，将藏匿之贼搜杀数人，此外并无余贼，即带兵回营。奴才阿思哈叠受皇上天恩，至深至重，拉旺多尔济系一同派出之人，况伊尚年轻，奴才自应同往，乃听拉旺多尔济独自前行，实属昏愤糊涂之至，今蒙皇上训饬，奴才阿思哈惶愧交集，无地自容，更有何辩。伏乞皇上，将奴才交部严加议处。嗣后，奴才惟有奋力协助妥办，断不敢稍存观望之念，自取罪戾。谨据实明白回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该部严察议奏。

清军查对起义军数目并查王伦 是否曾充马兵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九月二十八日奉谕旨，官兵攻剿临清旧城，贼匪有预行逃出者一、二千人，虽经春宁、音济图等在塔湾追截，杀贼五、六百，又经杨景素在西岸堵截浮水之贼，击射钩擒又百余人，此外尚有千余贼作何下落。钦此。查贼匪惧官兵声势，有一、二千人预行逃窜一节，系臣等初至临清传闻之说，现今讯问获犯，据供：二十三日，贼人知官兵两路进攻，因于旧城外东面，派人五、六百抵御，经官兵杀退进城；又城北塔湾一带，贼预派人千余，在彼迎拒臣舒赫德所带之兵，此项派出之人，并未回城。等语。是贼匪一、二千预窜之说，原属风闻，今按贼人所供，则所谓预逃各贼，即系塔湾迎拒之众，经春宁、音济图先后杀死五、六百外，

杨景素在西岸截擒百余人，并各乡民解送三百余人，此时陆续擒献者尚在未止。但其中难保无漏网之贼，各处乡民见贼缚呈。臣等已传谕四乡，加紧查拿，解送邀赏。

又奉谕旨，拉旺多尔济带兵，前往四处搜杀奔逸贼众，曾否拿获几人，因何即回至临清，其贼作何下落，均未见舒赫德奏及，殊不可解。再，舒赫德彼时若派阿思哈同行，谅阿思哈必不敢违拗，乃竟听其自然，舒赫德亦不能辞咎，并著一併明白回奏。钦此。查旧城外塔湾一带，久为贼匪占住安营。二十三日，经音济图击杀之后，恐尚有余匪盘踞未净，拉旺多尔济于二十四日，言欲带兵往捕，并于附近村庄巡剿，杀贼五人，得骡二头。臣舒赫德彼时以拉旺多尔济不过于就近巡捕，并非迎贼打仗，且离营不过数里，一时疎忽，未令阿思哈同往，实属错误。

又奉谕旨，贼匪随行之车甚多，有云数百辆、有云千余者，今扫荡贼氛，此等车辆作何著落。舒赫德前奏仅云，抢夺骡马无算，而不言车辆所在，亦著查明具奏。钦此。查贼匪车辆，原以装载家口辎重，后从杏园搬入旧城，即用以堵塞各巷口，并有安放一处者，约计大小车辆，实有数百之多，经官兵放火焚烧后，轮辕破折，半皆残毁，满地纵横，因非要务，尚未办及。

又奉谕旨，王伦一犯，众供系寿张马兵，或系现充，或久经革退，系何人任内所革，兵籍具在，无难稽查，何以亦不问及。至所称朱兆龙，自系王伦揣摩，罪孽深重，冀图架祸他人，并欲借朱姓名目，煽惑愚众。但既有此言，亦不可不究其真伪下落，实在有无是人，勿致含糊。钦此。查王伦并未充当马兵，现询之兖州府知府福森布，据称：曾经查过，并无其事。即询之现获各犯，亦未有王伦曾充马兵之供，自属确实。至朱兆龙名目，再四诘讯贼营各犯，亦称实无其人。且金供逆首的系王伦，其为王伦自知罪重，希图捏名混脱，确无疑义。……

朱批：已有旨了。

将起义军孟灿等七人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

臣等二十九日，拿获逆匪孟灿等七犯，当派员即日押解起程，于候办车辆刑具之时，将该犯等录取供词大略，理合呈览。谨奏。

朱批：览。

将康三解京质讯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 （录副）

山东布政使奴才国泰跪奏，为遵奉上谕，恭报起解康三日期。

窃奴才于九月二十六日奉到谕旨，着将德州人犯康三，解京严讯。二十七日复奉军机处传奉上谕，将河臣姚立德奏到刘成供词传谕。奴才正在恩县查讯李萃家属，冀得康三接应贼匪情节，旋据案犯褚文供：有临清人李浩然，八月中曾到恩县，招引李萃、康三接应。等语。诘以德州有无邪党，又经供出正武等十四人姓名、住址，历历可据。奴才一面查拿各犯，一面恭折奏闻。即押带褚文等犯，驰回德州质审。于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传奉上谕：前日国泰奏，在德州查获屠户康三，与兖山名姓不符，云云。奴才监提康三，与褚文面质。康三坚不承认入教、应贼等事。

奴才复将康三严加刑夹，仍不吐实。查褚文所供王大武等，德州并无其人，亦无原供住址。复令褚文将恩县所供各姓名详细覆述，亦复不能记忆。奴才谨另折详悉奏闻。伏查康三系叠奉谕者速即起解之犯，奴才不放耽延，即委武定府同知窦忻、守备孟大勇、严押康三及犯证褚文，并将起获康三大小屠刀六把，于二十九日自德州起程，解赴军机处投收候讯。所有康三起解日期，理合遵旨奏闻。并将康三褚文供词，缮列清单，恭呈御览。至张典、许文明、孔继颜、李照、藩二等犯，供认邪党。奴才驻德州加谨防范，容俟详悉严审，另行录供具奏。

再，奴才因在恩县查审李萃一案，二十八日回至德州，二十九日即将康三起解。合并陈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审讯并处死王圣如之子王四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附片 （录副）

奴才国泰跪奏。

窃奴才于二十六日晚抵恩县，二十七日闻高唐州拿获逸贼一名王四，供系王圣如之子。奴才窃思，该犯或知康三接应之事，查恩县附近高唐，即提王四到案严讯。据供：小的二十五岁，是堂邑县人。王圣如是小的老子，行教七、八年了。小的在贼营当头目，手下管有一百多人。贼首是王伦，长胡子，四十多年纪。自张四姑庄起首到寿张、阳谷、堂邑，及在柳林打仗，小的都是在内的。二十五日在临清打了一仗，小的见官兵多，势头不好，就骑马向东逃走，到高唐州地方，被人拿住的。实在不认得康三，亦不晓得有接应的事。等供。奴才恐有狡饰，严加管押，

带赴德州，复与康三对质无异。查该犯王四，已被高唐州割断腿筋，复经叠次严讯，气息奄然，恐逃显戮，奴才讯明之后，即于德州正法梟示。理合奏闻。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王伦在汪姓院内被捉复被救走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奏闻事。

九月二十九日，侍卫音济图等擒获逆犯王伦，仍被贼党抢去一事，臣等当即飞折具奏，仍一面细加查问当时情形。缘音济图等，于九月二十九日，带领满洲官兵及山东弁兵，在旧城一路剿贼。搜至汪宅，探知王伦在内。音济图等率众直入楼下，见王伦持剑站立堂屋门首，音济图等随以大兵已四面围剿、速行自投免死之语喝令出来，王伦将剑放下，往前略挪一步，音济图直前擒捉，并有临清营把总仙鹤林揪住辫发，沂州营外委郁广业用手抱住，即将王伦拉出门外，众人一拥向前，正欲捆缚，随有伙贼十数人突出抢夺，刀枪并举，音济图及善射手绷阿尔图等受伤，把总仙鹤林项后亦被刀砍伤，力不能支，仍被众贼抢去。是日擒捉王伦时，同音济图等尚有把总仙鹤林、外委郁广业二人一齐动手，实为绿营中奋勇出力之员。今音济图等俱已仰沐皇仁，该弁等既经臣等查出，亦应量加升用，以示奖励。臣等即将仙鹤林、郁广业交臣徐绩，遇有千总缺出，即行升补。为此恭折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汪圻稟复起义军初到临清时之攻城情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接奉上谕：据西宁奏，九月初八日，自天津起程前往山东，即闻有东省贼匪滋扰寿张之事，比至德州，面见粮道汪圻，据称贼匪聚集临清州城，河西贼势已经衰败，随于十五日至济南府。等语。西宁抵德州面见汪圻，约计月之十一、二，应在舒赫德十三日到德州之前，彼时贼势如果衰败，汪圻既告之西宁，谅无不向舒赫德详稟之理，何以并未见舒赫德奏及。汪圻所云贼势衰败之说得自何来，或该道因西宁路过彼处，聊为冠冕通套之语，随口应答，并无确据，亦未可知。著一併传谕舒赫德，询问汪圻，详悉据实复奏。钦此。

臣即日札行该道汪圻，令其据实稟报。嗣接汪圻来稟，据称：贼匪自寿张一带抢扰至临清，势甚猖獗，职道节次差探，据兵役李信等陆续稟称，初七日，贼匪抢劫临清马市街，烧毁房屋，占据大寺一带；初八日，贼匪攻打临清州城，经参将乌大经在城上枪炮并施，杀贼二百余名，贼即退去；初九日，贼又攻烧城门，城上因傍城房屋烧去，转得远望，贼来即见，用枪炮击贼，死者更多，贼退后，遗下大小炮两位、鸟枪一杆，亦经吊取进城，谅贼已不敢再攻。等语。维时德州居民以地逼临清，且城守尉、参将俱已出兵赴剿，人心不无惶惧。职道因将节次探得贼众被杀、势已衰败之言，慰谕安贴。（旁朱批：此汪圻能事处，无过也。）十三日辰刻，西监院路过德州，询问贼状，职道备述所探情形，实有贼势衰败之语。及监院起身后，巳刻，职道家人

自油坊探回，并据武城令单璉禀称，十一、二两日，贼人虽不攻城，而于砖闸板闸悉搭浮桥，围绕城池，贼势仍复众盛。午刻，中堂来到，即蒙询及，职道因据实将贼众虽经被杀数百，而现在盘踞两岸，党徒尚盛情形细禀，未及将前此所答监院贼势衰败之语禀及。今蒙札询，合将回复监院、禀复中堂先后俱系就探报实在缘由禀复，伏乞转奏。等语。臣合将该道禀复缘由，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阿思哈再复奏未敢推诿图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阿思哈奏折（朱批）

奴才阿思哈谨奏，为遵旨再行明白回奏事。

本月二十四日，拉旺多尔济前往塔湾搜捕余贼，奴才阿思哈并未同往，奴才已遵旨据实明白回奏在案。十月初一日，又承准大学士于敏中寄字：奉上谕，阿思哈系军机大臣奉差前往，舒赫德而下诸事，伊当分任，岂宜亦待舒赫德遣派而后行乎。现在旧城剿捕贼首，系舒赫德督办，自不便轻离其地，至各处逸出之贼，阿思哈自当同拉旺多尔济带兵剿捕，务使不留遗孽，方为正理，何竟株守临清，一筹莫展乎。阿思哈著再明白回奏。钦此。

伏查奴才阿思哈受恩极重，且在军机处行走，奉差带兵剿捕贼匪，自应诸事奋勉，协力办理，何敢稍存推诿图安之念。况奴才与舒赫德，自幼同在军机处行走多年，遇事不分彼此。今东省逆匪，敢于聚众杀官，占城劫库，实堪痛恨。奴才具有人心，何敢稍存观望。数日以来，凡事俱舒赫德一人筹画，而搜拿首犯、剿杀贼党，亦俱公同商酌，日夜不敢偷闲。后派兵进城搜拿王

伦，奴才与舒赫德、拉旺多尔济、徐绩四人，各分定地方，逐日亲身带兵搜捕，至晚方回。至二十三日拉旺多尔济恐塔湾尚有藏匿余贼，自往搜捕，奴才以离营尚近，并未同行，实在糊涂昏愤，愧惧交集，罪有何辞。奴才谨再明白回奏，伏乞皇上天恩垂鉴。谨奏。

朱批：览。

清政府拟定筹办善后事宜六条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逆匪已伏天讨，良民尚冀圣泽，叩吁天恩，以苏困厄事。

窃照逆匪扰害临清，首恶已烧毙挫尸，逆党已解京寸磔，伙贼杀戮者甚多，现审正法者亦伙。臣等现在扫除余孽，整饬地方。惟因焚掠之余，良民逃散，招徕抚绥，仰望圣恩，臣等谨拟善后事宜数条，可否施行，理合奏请圣主鉴定。

一招集流亡。查贼匪屯聚临清旧城，四出抢掠，居民率多逃避。今闻贼匪剿平，远近人民，俱归故土。臣等现在广为出示晓谕，俾逃难避贼之男妇大小人口，俱速归故乡。其有远避别属、口食缺乏者，地方官酌量资送。

一酌给房价。查贼匪经过之处，迫胁良民入伙，其有不从者，即杀其全家，烧其房屋。其临清旧城内，因贼匪躲匿，民居房屋，多被烧毁。今难民回籍，无屋可住，转瞬寒冬，露处可悯。除行铺商贾及有力之户无庸赏给房价外，其实在贫难户而房屋被烧者，应请酌给修屋之费，查赈恤倒房定例，草房每间五钱，瓦房每间一两。今照草房每户三间，约计每户请给房费银一

两五钱。其有孤身男子及孤身妇女，俱令男女分居，以五人作一户，亦给房价银一两五钱，令各谋棲止宁居，免致风餐露宿。

一酌给口粮。查难民回籍，家中已无储蓄，口食难图，时届寒冬，难以佣工觅食。应仰恳圣恩，照被灾十分极贫之例，赏给四个月口粮，俾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严寒之时，不致饥馁。二月春融，令各自行觅食。查賑济应银谷兼放，今此等贫民，情形较苦，应请动支仓谷及薊米支給，以普皇仁。其家有储蓄，以及经营贸易书役人等，逃亡归来者，照例不准抚賑。

一恳恩缓征。查临清新城百姓，同文武官员保护城池，能知大义，已蒙圣恩，令确查在城各户，奏明酌量蠲免正供，以示嘉奖。新城百姓感激天恩，无不喜跃。但城外附近村庄，民间牛驴、车辆、米谷、柴草，多被抢掠，家室荡然一空，此时力难输纳粮赋。可否仰恳天恩，将临清州实在被害村庄，令地方官确切查明，将本年钱粮，缓至明年秋后起征；本年漕米及民借仓谷、麦本等项，亦缓至明岁秋后，分作两年带征。则疮痍甫定之民，得以暂缓，追呼感被皇恩罔极。其未经扰害村庄，仍令照常输纳。至于附近临清各州县，采办军需米面豆草已多，虽俱照时价采办，然民间□藏，未免耗损。可否仰恳圣恩，将附近临清州县办理军需之处，所有本年漕米及民借仓谷麦本等项，一并缓至明岁秋后起征，分作两年输纳，则小民更戴圣恩无既。

一逆产入官，查寿张、阳谷、唐邑、临清等处，俱有逆匪。其首逆及有名头目人等，本身已经正法，或临阵被戮，所遗房屋地亩，地方官应查明入官；即亲族律应缘坐，及入教从贼之人，或已杀戮，或已正法、发遣，所遗房屋地土，亦一并入官。令地方官逐庄查明呈报，变价入于本案内动用。

一借给牛具。查贼匪屯聚及经过之处，抢掠民间牛马甚多。临清旧城内困守十八日，所有牲畜，或被宰食，或被焚烧，或已倒毙。剿贼之后，所存牲畜已少，且饥疲难以缓养，明春东作之

时，农民买牛不易。应请动支司库充公银两，饬发别处，买牛五百只，解赴临清，听民量种地之多寡，报官领用，取具保领，注册存案，俟一年之后，令民将牛价交官，解还司库，庶不致有误春耕。

以上六条，皆系目前即应办理之事，是否有当，伏候谕旨钦遵。

至于追捕逆匪之窜逸，严查邪教之源流，臣等现在急切办理。其余一切事宜，臣等仍随时斟酌，妥办具奏。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速议具奏。

清军查拿王伦之母妻及子女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酉刻，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二日奉上谕，昨据舒赫德奏拿获贼党要犯王圣如等七犯解京一折内称，并获王伦眷族、义子。等语。其王伦母妻是否在内，未据叙明，已降旨询问。今奏王伦自焚一折，又未提及其母妻下落，殊不可解。著传谕舒赫德，速查逆犯王伦之母妻现在曾否就获，并查王伦有子几人，是否一併就擒，迅速复奏。王伦幸逃诛戮，其母妻及其子，即当代其凌迟之罪，不得仅照例斩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询问舒赫德，仍著加紧复奏。钦此。查逆首王伦，罪大恶极，今因情急自焚，幸逃寸磔，其母妻子女，自应一併擒捕斩戮，以彰国法。臣遇有获到之犯，即严加诘讯。前据王伦之表弟张发祥供称：王伦之母是我的姑娘，年七十二岁，腿是

癩的，在临清时一同居住，后因官兵二十七日焚烧房屋，我就逃走，出来遇见王伦的干女婿李贵说，你姑娘逃出来，过河已被官兵放枪打死了。等语。随讯问李贵，亦称二十七日，看见王伦屋内的女人们逃出来，到河边受枪打死的，不知多少，想来王伦的母亲也在其内，所以张发祥问及，就对他说的。等语。其王伦正妻下落，臣将王伦新掳之妻张氏讯问，据供：我是阳谷人，于九月初被王伦抢至临清，他有正妻卢氏，年约四十来岁，两目双瞽，官兵未到时，我们总在一块住，到二十七日楼房火起，屋里的人嚷闹乱跑，我也随了出来，至卢氏是瞎子，王伦之母是瘸子，想是不能逃出来，被火烧死了。等语。臣复讯之所获王伦各亲属，亦俱无实在供词。至王伦并无子女，此系历来获犯所供，皆属相符。王伦之弟共有三人，王真已经官兵杀死，王朴前经拿获解京，惟王枢一犯，佥供耳上已受箭伤，尚未就获，现在各处查缉。查王伦之妻母，虽据张发祥、王张氏供，或已渡河击毙，或已被火焚死，终难凭信。臣两日现在上紧查拿，并出示晓谕居民人等，凡有能将王伦等各要犯、亲属、头目擒献者，重加奖赏。如有隐匿者，一经查出，与逆犯同罪。并飭各州县，于四乡尽力搜捕，以期务获。所有逆首母妻现未拿获缘由，理合遵旨加紧驰奏，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实幸此贼矣。

清军拿获起义军一千七百余名分别处治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三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拉旺多尔济、臣阿思哈、臣徐绩谨奏，为拿获贼匪数目及分别办理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自九月二十三日进剿贼匪以来，四面攻围，分头歼戮，杀死贼众不下一、二千人，其余活拿贼犯，除将有名头目孟灿等七名解京外，现经官兵及乡民、回民、官役并直隶、河南两省擒捉送到者，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名，臣等陆续交兖沂曹道松龄、兖州府知府福森布、曹州府知府李绛，严行审讯。其实系贼党，迎拒官兵，及协从后为贼打仗、攻城者，俱法无可贷；又自寿张、堂邑、阳谷一直随至临清者，与贼众处已久，自非被势胁迫，亦难宽宥，共计有一千二百名，已随时讯明正法讫。又讯出王伦、王经隆等亲属及头目等四十一名，俱系贼中紧要人犯，恐有应行解京者在内。臣等现将该犯等牢固监禁，候旨遵行。如无须再行解京备讯，臣等当即分别凌迟、斩决。（旁朱批：即正法可也。）并将应缘坐之犯，即照缘坐例办理，再行具奏。又查出武举刘陶、文生杨荣贵、武生吴兆隆三犯，（旁朱批：皆不可宽。）虽俱讯无为贼主谋打仗情事，而被贼协从之后，该犯等即羁留贼营，不能以死自矢，实属昧良无耻。臣等亦将该犯等，同前犯一併牢固监禁、候旨。该教官、学政等，平日不能教束，亦有应得处分，再容查参具奏。又其中有实系平民被胁，并未从贼打仗，应行分别发遣释放者，共五百四十四名。但臣等恐尚有要犯在内，或致轻纵，现谕该道等再行详鞫，分别办理，毋致漏网。再，两日旧城内地沟、地窖等暗处，竟有潜伏躲避之贼，俱经首告，即遣官兵捕获，乡民亦尚有擒送者。臣等并已派文武各员，于四处村庄遍加擒捕，不使稍留余孽。（旁朱批：好。）俟陆续送到，即随时分别审办具奏。所有现在获贼数目，及臣等酌办情形，谨分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皇上训示。谨奏。

朱批：览。

查明起义军在临清占住之汪姓大院 及当铺各业主之情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五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接奉谕旨：据刘存礼供，总贼头占的是汪乡绅的房子，大头目们也有在大寺内住的，也有住民房的。各等语。乡绅系受恩出土之人，不幸遇贼，即当骂贼而死，或焚居全殉，必邀国家优卹之典，若其人安居在籍，而竟甘心让屋与贼，其与从贼何异？事平之后，即应查明，照律处斩。或其人作官在外，止留子弟在家，则其本人即可不问。或其先曾为乡绅，其后已为士庶则亦可免其重究。但此等子弟及后人在家，若见贼至，即引火焚烧其居，勿为贼所棲匿，朕必予之优奖，且必另赏以新宅，更使胜于旧者，何不此之务甘为贼所攘据乎！至汪乡绅实系何名，曾任何官，其人现在存否，均须逐一查明，分别办理。钦此。

臣于接奉谕旨之后，即访知，汪姓大宅，系康熙年间原任河南巡抚汪灏之旧屋，因贼尚盘踞其内，无从得其家属下落，是以未即复奏。事定之后，据临清州知州将屋主汪继烈唤到，讯称：继烈系文生员，原任河南巡抚汪灏之曾孙，久居临清旧城。九月初间，闻有贼匪滋扰寿张、堂邑之事，逼近临清，因于初五日往三里庄收庄稼去，藉此并躲避贼人，兄弟亦往庄上，家内只留女眷、下人等数口。后知贼人于初七占住旧城，继烈就不敢回去，（旁朱批：当属可怜。）一直住在庄上。今官兵剿洗贼匪之后，继烈也还没有入城，但知住居已被火烧完了。（旁朱批：想伊曾祖做

官有不好处耳。)至贼人如何住居我屋，继烈并不在城内，实无从得知。等语。臣等又于旧城逃出各犯内，讯有汪姓家人曹进舒在内，即令捉来讯问，据供：小的家主是生员汪继烈，主人因传闻贼人有侵扰临清之信，先于初五日往乡收租避贼，后初七日贼人到了旧城，小的主母即上船往馆陶娘家去了。起先贼到宅子里，搜去几担麦子，拉去一匹马。初十日，即有贼伙住占。二十五日，王伦因当铺被烧，始搬过来的。小的就逃到主人族叔家内住了几日，后知官兵平了贼人，回家一看，见宅子都烧光了，到街上就被官兵拿住。等语。查贼人扰掠临清之日，汪继烈早经避出，所有占住房屋之处，伊所未知，实无甘心让贼居住情弊。相应请旨，免其查办。(旁朱批：自然。)又奉谕旨，当铺财物若系铺内伙商供贼用度，并让铺屋与居，即属贼党，商伙均不可不寘之于死。等因。钦此。查王伦所住当铺，系泰至店号，乾隆三十六年，有山西乔姓在彼开张，至三十七年，已经停闭，惟乔姓家口数人在内居住，现今烧毁之后，已无一人，因拘其近邻钱元宰查询，称：乔姓家口，于九月初五日闻贼人将至，与小的一同逃出城外，各自分散，不知去向。等语。是王伦所占至泰当，系久经停歇之店，且乔姓家口先时避出，现无下落，亦应请旨免查。所有确查汪宅及当铺各缘由，相应据实复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览。

清政府严诘追查有名之起义军及其眷属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五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三日奉上谕，周元理奏到，解京六犯供单内，赵瑶枝供有先锋解陶、阎吉祥之名，阎吉祥是否即前日已获之阎吉仁，其解陶曾否就获。张旺供，系杨进德徒弟，杨进德现在作何下落。并据张旺供，在临清杀了张德之语。张德系何人，因何被杀。唐洪礼供，系寿张林海的徒弟，马德供，系刘三的徒弟，林海、刘三俱曾就获否。钦此。查解陶为贼宣行，阎吉祥系阎吉仁之兄，为王伦干儿，早经官兵拿获，于前奏要犯清单内列入王伦伙党项下，现在监禁临清。杨进德即单开杨峻德，亦系宣行，拿获监禁，臣等亲提严讯，据供并无徒弟张旺。至张旺杀死之张德，临清州查无其人，昨已行知直隶总督，吊取张旺全供，再行查办。林海、刘三于现获各犯中查对，并无二犯姓名，臣杨景素已飭属访拿。

又奉谕旨，李之姚供，王伦丈母是无生父母，会使双刀。等语，无生父母四字，义不可解。前日被鸟枪打死之舞双刀女贼，据获犯内认识者称，系乌三娘。乌三、无生转音相近，其使双刀又同，或即其人，否则以何音为正，著舒赫德查讯明确复奏。钦此。查讯据历获各犯供称，贼营中有奉无生教之妇女，即自称为无生娘，因无生与乌三转音相近，遂尔误称前此击毙使刀之妇，即其类也。至王伦之丈母杨氏，昨据王伦之妻侄卢高供，并非无生母，亦未跟从王伦。臣现差员赴寿张县，确查杨氏下落，再行复奏。

又奉谕旨，姚立德奏到供单内，毛荣供，晓得樊林、孟一成，归岱都是元帅。等语。樊林是否即系和尚范伟，孟一成是否即系孟灿。至归岱一犯，王信及郭二疤眼俱供及，自系有名贼目，现曾就获否。又崔宗玉、吕成付俱供，有高珍之名，称系头儿引人入教者，此人亦不可不行拿究。又高存良供，派在李达名下；杨二供，被贼张祥逼入伙；郭二疤眼供，有郭进美骑马领了多人，此三犯似亦系贼目，均曾就获否。又许全供，有个头目姓

梁，不知住处、名字，亦应速即查捕讯究。钦此。查樊林即系和尚范伟，前经解京备讯。孟一成俱称贼中实无其人，是否即系孟灿，尚容确讯。惟归岱一犯，历据众供，俱称要贼，故屡谕将弁等留心擒捕，毋任远颺。李达系贼中小头目，于二十三日官兵到后，投出被获，据供伊名下所管之人，并无高成良，至引人人教之高珍却认得，亦系贼中小头目，现在不知下落。其张祥即已获之张立祥，为贼中探马。至郭进美一犯，查阅东昌获犯内，有曹文科供，系随郭济美拿箭之人，郭济美打仗已被枪伤身死，郭济美似即属郭进美，其果否被枪击死之处，俟东昌解到曹文科时，再行严讯。其许全所供梁姓，臣等历来讯供时，总未闻有梁姓头目，再容查讯。

又奉谕旨，杨大供，有寿张庄头王士爵，拉去说王伦是主儿，并寿张仓房书办龚盘佑，请出本官，令其降贼，本官喊骂，是马成龙动手杀的，此三犯情节尤为可恶，必须严缉务获，凌迟处死。又已正法之堂邑李保全供称，管领五十余人，其为贼目可知，且曾打仗杀人，尤为党恶，其母夏氏、妻曲氏，俱现在临清，亦应查明办理。钦此。查马成龙一犯，前拿获伊父马玉供，马成龙已受枪伤身死，其马玉亦经正法。惟王士爵、龚盘佑二犯，情罪俱甚可恶，现在臣杨景素，已飞派文武干员，前往查拿，从重办理。其李保全之母妻，临清现无其人，亦在各处缉拿。总之此次攻剿时歼杀贼犯不下一二千人，保无有此等有名奸匪在内，然既系紧要之贼，臣等自当严密搜查，不使一人纵逸。理合据实查复，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清军拿获起义军赵玉佩等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奏。

前据直隶开送获犯名单内，有赵玉佩、鲁书、李忠三犯，查系要犯姓名，因飞札周元理，转解临清，以便令人认识办理。今讯得赵玉佩、鲁书即景淑，俱系王伦干儿。其李忠一犯，交李桐识认，指系徐克明，前为王伦看门传事官，并非孟灿所供放马元帅之李忠，但徐克明亦系要犯，现在监禁，一併定拟办理。谨奏。

朱批：俱严解送京来。

清调兵赴豫查办传教等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十月初五日钦奉谕旨，以姚立德等所奏，有王伦之干儿张西鲁即张北鲁，向在河南裕州一带传播邪教等事，谕令何焯密查妥办，斟酌万全，若须京兵弹压，即命臣舒赫德派兵数百名，前往会办，如无须派往，即遣京兵，以次回京。等因。臣当即钦遵在案。复细思此等邪教之人，牵连传染，自宜彻底跟究，务净根株。但东省邪教当此一番大创之后，各处党羽，正慑服潜踪之时，若兵威太盛，转起猜疑，致为死命人或更生他事，不若

宽以时日，设法严查，（旁朱批：所思是。）庶闾阎不致惊惶，而孽党亦易于剪灭。正拟俟何焯到时，将京兵应否派往之处，共同商定，具折奏闻。初六日，复接奉上谕，京兵声势甚大，若复带往豫省，恐无识愚民，不知查办邪教，见有京兵到境，未免惊疑。而查拿邪教之故，又未便预行漏洩，使皆家喻户晓，办理颇为不易。莫若仍交何焯，不动声色，妥协密办之，更为安贴，钦此。臣恭绎之下，仰见我皇上睿虑周详，无微不至。初七日，何焯委道员朱岐到臣处面见，并据札称：临清剿除逆匪将及竣事，今酌拟留河南驻防兵一百名，并令河北镇黄模，带兵七百名暂留临清，听候差遣，搜捕余孽，其余满汉兵，次第撤回，各归营汛，足资御备。至访拿奸匪一事，再三酌度，尚可密速妥办，断不致滋生事端，无庸再调京兵来豫。臣并询该道，知何焯现因途次感冒，尚未得汗，未能亲至临清。等语。臣伏查何焯办事老练，此次查拿邪教，定能遵旨妥筹，不致张皇滋事。臣等商办此事，既已意见相同，臣处所带京兵，竟可无须派往，应即查照前奏，俟奉到谕旨后，即令其分起以次回京。除一面知会何焯外，理合恭折复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清军查拿王伦之千儿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五日奉上谕，据舒赫德派侍卫纳木扎尔等，押解逆匪孟灿等七犯，于初四日到京。朕亲加刑讯，并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加讯

问。据供，王伦干儿子共十八人，除王经隆即王圣如已经解到，李世杰一犯，前据舒赫德奏被火焚烧，止存半截。所有各犯供称，已被获之阎吉祥、李桐二犯，于杀官及抢夺王伦各案，俱系在事要犯，如尚未正法，即行解京。其余十四犯，著舒赫德查明已获若干，未获若干，如有被杀被焚者，必须实有凭据，否则不可轻信。即如张百禄一犯，据供现往河南遂平县传教，著交何燏即速严拿务获，毋任漏网。此外各犯未获者，均著舒赫德等查明，交周元理，何燏、杨景素一体严缉，解京审办。总之，此十八人必须全有著落，不可使一犯倖逃显戮。又林哲一犯，系王伦干兄弟。李贵一犯，系王伦干女婿。且据各犯供，李贵与王伦相随三年，寸步不离，系为王伦传话之人，必须解京严讯。又据供，临清城内药铺，王伦封为御医一节。其铺面坐落，俱经范伟供明，不知姓名，并著舒赫德查明，如果有其人，即行查拿究治。欽此。查王伦干儿子十八人，除王经隆一犯解京外，阎吉祥、李桐、李玉珍、艾得见、邵然、赵大坊、赵焕、杨佩八名，俱经满汉官兵陆续拿获。赵玉佩一犯，前有官兵砍获贼首，交获犯解蒿识认，称系赵玉佩首级，是以臣等于前单内注明杀死字样，今经直隶将赵玉佩拿获，臣等提到临清，讯明实系赵玉佩，是前此解蒿乃系混供。至解蒿已因伤重正法在案。又直隶送来景淑一犯，亦讯系王伦干儿。又李得深，现自寿张拿到，系寿张县书办，认王伦为父，此次虽未跟至临清，前在寿张杀官时，该犯曾把守大门。丁若锦一犯，据被获伊子丁兴礼供称，在河沿上受枪身死。李赞一，据李桐供，先被枪伤，后经焚死。李士傑已同王伦焚楼自毙。其张百禄一犯，讯在河南遂平传教，已速行交何燏查拿。现在计王伦干儿十八人，惟温炳、赵传二犯，尚无下落，（旁朱批：此二贼务获，莫悞。）现飭文武各员，实力查拿，弗使一名漏网。再十八人之外，历讯拿获各犯，俱称尚有郗举一犯，亦系王伦干儿，自当一体严查务获。至李贵，的系王伦干女婿，为助

恶要犯。臣等遵旨将阎吉祥、李桐、李贵，派健锐营委署前锋参领伯泰，带京兵三十名，即于本日押解赴京备讯。至监禁之王伦等亲属伙党，现在分别定拟罪名，一面办理，再行具奏。至贼匪有封御医一节，查问得，二闸口有开药铺外科医生迟玉津，曾为贼人看疮。因即差役前往查拿，拘到迟玉津之子迟太来，供称，贼到临清日，曾叫小的父亲去看伤，父亲不肯去，就要杀，因去看过伤是有的，并未从贼，封什么御医。后来大兵到了，小的父亲就逃往故城县去。小的大哥子被故城县拿住，父亲去保他去了。等语。臣杨景素现已差弁，往故城缉拿迟玉津严讯。所有解犯查复缘由，理合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

审拟起义军杨林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拟具奏事。

前据总河姚立德称：东昌等处陆续获犯一百二十二名内，除审讯明确，分别正法、发遣、释放外，尚有甫经解到者十九犯，现在监禁，听臣舒赫德併案办理。等因。具奏。臣随即行文，将各犯提至临清，严加审讯。内张献都一犯，据东昌府知府季世法稟报，已经身故戮尸在案。其杨林、杨富、魏希孟、王四、谭富、韩副如、曹文科七犯，审得或为贼小头目，攻打城池，或替贼看守营寨、送箭，均属的系从贼，法无可贷之犯，应即正法。又从贼之王维全胞兄王维林、胞叔王日成、王日前，冀盘佑之胞叔冀景玉等四名，虽讯与王维全、冀盘佑各分居二、三十年不等，平日亦俱不知王维全、冀盘佑入教、随贼情事，但系逆匪亲属，

究难轻纵，应咨部发遣烟瘴。其赵大哲、王振山、谢顺礼、李全等四犯，俱系被贼掳去，于大兵未到之前，乘间逃出，并无从贼实绩。又阎宗卜、阎日公，讯系贼犯阎吉祥之无服族叔，任玉系贼犯李士杰族兄李世荣之雇工，俱并不知阎吉祥、李士杰有人教之事，以上七犯，审属无干，相应省释。至杨林供内有张西鲁即张北鲁，系王伦干儿，在河南裕州一带传播邪教之处，早经行知何焯，妥密查办。其杨林等七犯，臣等一面奏闻，一面即行正法。所有定拟东昌解到人犯缘由，理合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览。

清处死解陶等起义军并 拟发遣缘坐之眷属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分别办理逆匪，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生擒逆犯一千八百八十余人，除前次解京及陆续决过并应分别发遣释放者外，尚有王伦等亲属、头目等四十一名，曾经奏明，恐有尚须解京者在内，是以暂请监禁，候旨遵行。本月初七日奉旨，将阎吉祥、李桐、李贵解京。臣等即委员起解在案。查王伦等亲族、头目及续获各要匪，自应即日分别办理，以昭炯戒。其解陶等十犯，或系王伦干儿，助贼为恶，或系抢夺王伦并杀害职官，罪大恶极，俱应凌迟处死。又杨峻德等十六犯，或系充当探马头目，或系王伦等亲族，并随同占住临清之人，亦属法无可贷，均应斩决。谨开列清单呈览。臣等一面奏闻，一面即将该犯等插招正法。并谕令居民环视，以彰国法，而快人心。

再，查律载，凡谋反及大逆，其男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之家为奴。今王伦等之妻、女、姊、妹、干女及不及岁之子、侄等，应否照例给功臣之家为奴，另缮清单呈览。如蒙俞允，即将王张氏等三十三犯，解送刑部办理。再，此外尚有未获有名伙党，及应行缘坐之犯，臣杨景素现在分派文武各员，于各处实力搜拿。并附近各州县，亦间有呈送者，陆续解到，即随时讯明办理，再行具奏。所有分别办理逆匪缘由，理合奏闻，伏乞圣鉴。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将武举刘陶等三人正法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朱批）

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奏。

再，武举刘陶，文生杨荣贵，武生吴兆隆，臣等以该犯等虽无为贼打仗主谋情事，然被胁之后，无耻偷生，较平民从贼者尤为可恶，因监禁奏闻，请旨。昨奉朱批旨：不可宽。钦此。臣等请将刘陶等三犯，即行正法。所有应行议处之教官学政，臣杨景素查明，再行参奏。合併声明。谨奏。

朱批：览。

审拟唐邑县跪迎王伦之入教人魏希成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覆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谕旨，据杜安邦称，贼至堂邑县城，并未打仗，有男妇百余人在城外跪迎，其前行贼目询之，答云，在道者。等语。此等跪迎逆贼之人，实堪切齿，不可不查确骈诛。既称在道，其为邪教党羽无疑，谅亦不难揆究。舒赫德等剿捕逆贼事毕后，必须将此事查明妥办，毋稍姑息。其跪接贼者，俱不可恕，至轻亦当发往烟瘴，不可少留余孽于彼。钦此。十月初六日又奉谕旨，堂邑跪迎贼众之入教男妇，固属可恶，但事后查办，亦殊不易，只可确查实在为首倡迎之人，或三四人，或十余人，正法示众，其余有可查考者，分别发遣，亦难以悉行穷究。钦此。

臣等于审讯各获犯中，每将跪迎一节，随时跟究。今讯得魏希成供：小的堂邑县魏家庄人，今年六月里入教。九月初四日，王伦到城南三里庄，有本县陈家庄人陈绪，叫小的去接老师傅，小的就同去跪接，跟到临清，那时有百余人，小的认得的是魏世载、王贵、王纯、苏连望、苏连成。这几个人内，魏世载、王贵俱已被拿。至此外有被官兵焚死、杀死并受伤的。等语。臣等因即监提魏世载、王贵严讯。俱供系堂邑县人，于九月初四日，一同在三里庄跪接王伦，并跟到临清。并据王贵供，亦系陈绪纠合他去接的。等语。是陈绪一犯，实为首倡跪迎之人，自应严拿重办。但查姚立德送到正法各犯册内，已列该犯姓名，亦注明陈家庄人，与魏希成所供相合。至魏希成、魏世载、王贵，虽系随众

跪迎，然魏希成、王贵俱曾为贼攻城；魏世载跟随入教，为贼喂马，且自堂邑同至临清，俱属法无可贷，应请旨将魏希成等三犯，即行正法。其魏希成所供，同时跪接之王纯、苏连望、苏连成，自应严切查拿。再，前讯刘君爱供，小的是王圣如姨夫，入教有三年了。九月初五日，王伦到柳林，小的同著杨二记脸、郭济美，传唤同庄的人去跪接免死。等语。查刘君爱已列逆匪伙党项下，奏明正法。其郭济美，前据姚立德解讯之曹文科供称，已中枪身死。惟杨二记脸一犯，亦系纠约跪迎，更须一体搜捕。查跪迎贼犯一节，不独堂邑城外事属确凿，即柳林亦现有其人，自应严究首倡者，从重办理数人，以惩奸恶。惟此种入教迎贼之人，大概随至临清者居多，现经官兵烧杀，谅已不少。嗣后续获各犯中，如有讯出此种情节者，再行分别定拟具奏。所有现在查出堂邑跪迎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祇好如此。知道了。

清审拟核查已获各起义军并 追缉逃逸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覆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八日奉上谕，舒赫德等奏，覆查已未获各犯内，解陶、阎吉祥二犯，俱已就获监禁，杨进德即杨峻德，亦拿获监禁，张祥即已获之张立祥。等语。杨进德不过寻常贼党，止须在该处斩决。其解陶系贼元帅，阎吉祥系贼乾儿，张立祥系贼探马，均属案内要犯，应仍派委妥干员弁，严行押解进京。凡有应解要犯，约计以

五六人作一起，令撤回之京兵分起押送，不得零星管解，亦不得合并太多，以期妥协。至王士爵系寿张壮头，冀盘佑系寿张仓书，拉出本官，劝令降贼，情节俱极可恶，断不可令其漏网。著杨景素即速严缉务获，解京重处。又山东供单归岱一犯，讯之王经隆等，均不知其人，而各犯供内称，有国泰系贼宣行，且为贼进京探信，情节甚为可恶。山东语音读国字如归，似即归岱。讯之李旺，据供，国太系寿张人，年三十余岁，亦著杨景素查访明确，即速拿获，一并解京审究。至张旺现已解京，讯其所杀张德，系堂邑陈家庄人，向与打架有嫌，在柳林遇见，因而杀害。等语。著杨景素即查明，堂邑是否果有张德其人，即行奏覆。又据嘉谟奏，盘获赵元一犯，供称，王伦第十八乾儿，年十七岁，由赵传引进。讯之现在各犯，俱称赵传系王伦乾儿，并不知有赵元其人。即诘之王朴，亦称实无其人。且云乾儿内并无似此年轻者。王朴系王伦亲弟，其供似为非妄。而所开之十八乾儿名字内，赵春、李仲、林直、王自正，与各犯供出之十八人姓名不符。其李裕国或即李玉珍，井柱或即景淑，李姓二人，或系李世杰、李得申。而所称王姓二人，则除王经隆外，更无王姓。所供未足尽凭，著将各犯供出王伦十八乾儿名单，抄寄舒赫德等查对。除已解京外，将未获各犯，即行拿获，同已获各犯，一并解京。而所供正月初三日，即有八月二十八日起事之语。诘之王经隆各要犯，金供六月中，王伦始有过劫之语，直至八月二十五日，始定二十八日起事，所供又不相符，著舒赫德一并诘讯明确覆奏。又现在讯据李旺供，王经隆纠众人伙时，系萧连城为之纠约，张居仁为之写账。等语。诘之王经隆，供亦相同。张居仁住临清头闸小寨儿，萧连城住临清段家屯，此二犯亦应查拿讯究，并著杨景素即速严拿，从重办理。钦此。

查阎吉祥一犯，臣等已于本月初七日，委员解京备讯。其解陶、张立祥二犯，臣等于初三日开单具奏时，列于王伦之伙党项

下，与其余各犯一同监禁候旨。初七日奉到朱笔旁批：即正法可也。钦此。臣等即于初八日，将各犯审拟奏闻，已将解陶、张立祥二犯，同杨峻德等二十六犯，及东昌解到七犯，分别凌迟斩决讫。至寿张壮头王士爵，及书办冀盘佑二犯，情罪实属可恶。臣杨景素业派参将马文俊，前往严行查缉。其国太一犯，是否即系归岱，尚无明证。本日据东昌续获解到之犯张善长即张居仁供称，归太现往河南。又供，九月二十三日，张居仁与冀国太等同逃，冀国太等逃往何处，不能知道。等语。臣等已另折陈奏，并行文何燭密拿。臣杨景素亦飭委员弁，查缉务获，再行确讯。至王伦之乾儿十八人，经臣等历讯各获犯，所供并无赵元其人。嘉谟处所开之赵春、李仲、林直、王自正四人，亦从未据各犯供及。其李仲或即前在油坊打仗未获之李忠，林直或即与王伦结拜兄弟已死之林哲，其字音相近，严讯之下，因而混供，亦未可定。至李裕国当即是李玉珍，并柱当即是景淑，李姓二人当即是李世杰、李得深。而所称王姓，则祇有王经隆一人。臣等将抄寄之名单细行查对，内如王经隆、阎吉祥、李桐三犯，已经解京。李玉珍、艾得见、邵然、赵大坊、赵焕、赵玉佩、景淑、李得深八犯，已经正法。丁若锦、李赞一、李世杰三犯，已受伤身死。张百禄一犯，已行知河南查拿。温炳、赵传二犯，现在访缉。惟单内徐足一犯，臣等前讯据各犯俱称，王伦乾儿尚有郗举，现亦严行查捕，郗举与徐足音亦相近，或即其人。臣等既经对明，则嘉谟处所讯之供，似未为可据。再嘉谟处盘获人犯所供，正月初三日，即有八月二十八日起事之语。臣等讯据各犯俱称，八月二十五日，在王伦处商定，二十七日王伦与王经隆两处传人，至二十八日起事，并无正月中即约定起事之说。又李旺所供，萧连城、张居仁二犯，除张居仁即张善长，已据东昌续获解到讯供外。其萧连城一犯，臣杨景素现在开明该犯住址，飞速查拿，俟获到，一并严办。再此后有续拿应解要犯，即当遵旨分起押送，务期妥

协。所有查覆各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已有旨了。

清军查拿逃逸并处决起义军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舒赫德等奏折（录副）

臣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谨奏，为遵旨覆奏事。

窃臣等于十月十一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奉上谕，王伦等纠众，云云。钦此。臣等伏查，徐绩日前带领兵弁，赴阳谷、寿张一带搜捕余孽，拿获王伦堂弟王柱、王林，并案内正犯郭延贞、郭林五、李有典、朱奉如、林庚辰，及郭进美之母任氏、妻孙氏，温炳之妻董氏，等二十二名口，带犯回至临清，现在审讯分明办理，另行具奏外。臣舒赫德即遵旨传谕徐绩。徐绩跪聆圣训，据称：平日不能经理，调度贻悞，地方致遭残害。仰蒙皇上不即先治重罪，仍予以自新之路。今又奉有恩谕，令多获要犯，少塞前愆。徐绩亦自知负罪甚重，如何效力方可以自赎。惟有尽心竭力，星夜缉拿，不敢少有懈怠，以致辜负圣恩。等语。随将军机处开寄要犯名单面交徐绩，并将臣等审讯现犯、究出余党家属姓名，及直隶、河南两省获犯供出各逆党姓名，汇列清单，一并交徐绩，以凭按名缉捕。臣等日内提集各州县获解贼党，及附近乡民执缚送官之逸贼。讯据各该犯供称：逆贼心腹人等都在旧城内紧随王伦，逸出者颇少。等语。所供固不足凭，但思二十四、五、六等日搜捕贼党正在打仗之时，所获人犯，将及二千，俱在营盘外露地看守，兵丁又少，俱以绳缚，恐有疎失，是以将实系贼党无可再讯，并受伤垂毙者，略问姓名、住址，即行正法，未能细讯口供。而旧城中之

贼，经枪炮击毙及被火焚死，并沉溺河中者，亦不可数计。昨于居民陆续搬回之后，臣等遣副将乌大径前往清理街道，又经检尸骸，现存者尚有五百余具，面目已不可辨识，是从前屡次戮杀。贼内或有现在查拿要犯在内，亦未可定。至于附近临清及寿张、阳谷一带百姓，被贼残害，恨入骨髓。臣等于初七日将申明要犯三十三名，押赴临清城外，分别凌迟、斩决。城乡百姓，四面围观，不下万人，无不欢呼称快。而连日赴臣舒赫德寓所，口称叩谢天恩者，每日不下数十百人。并闻远近乡庄，民心联络，拿献贼匪者，所在皆有。是百姓恨贼之心甚为痛切，必不肯寄顿窝藏。又经臣杨景素分派文武员弁，分路严密查拿，即有一二要犯逃逸，非遭兵弁查获，即有百姓擒拿，断断不能漏网。此皆臣等目击现今实在情形，不敢不据实上闻。至臣等仰遵明旨，实力奉行，不敢以死无凭据之语藉口自宽，亦不被以百姓恨贼甚深，设可恃以获贼。惟有密选要干员弁，上紧查拿，总期丑类无遗，根株尽绝，用以仰慰圣怀。至杨景素前蒙圣主教训生成，擢任山东巡抚，查拿余贼，本属分内之事。虽蒙皇上责成徐绩办理，亦断不敢因此稍生推诿观望之念。所有臣舒赫德遵旨传谕徐绩，并臣等严缉要犯情形，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奉朱批：好。勉力为之，以靖根株。钦此。

遵旨核查讯供各情节及严缉续
供出在逃之起义军温炳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覆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接准十月初九日奉上谕：李旺所供王贵，系带兵攻犯新城要犯，不可不即速擒拿。王贵被枪伤一眼，尤易辨识，著传谕舒赫德、杨景素，即查拿务获，解京审办。钦此。查王贵一犯，前正法一千二百名册内，已有同名者三人，又堂邑跪迎犯内，亦有王贵一人，但眼上并无枪伤，惟前讯东昌解来杨富一犯，供内有王贵是我妹夫，眼上已被枪打透，大约死了。等语。此犯似即李旺所供之王贵，惟杨富先经正法，容臣等再于研讯别犯时随时确查。

又奉谕旨：王经隆供，烧楼时还有王宗尼与寿张一个年轻的，也跳下楼来被获。等语。二犯获后，作何著落，如尚未正法，亦即解京究治。钦此。查九月二十九日王伦焚楼自毙时，王经隆于山墙跳出，被获之后，又有王经隆之侄孙王峻爰自楼掉下，臣等询知，王伦是时尚在楼上待焚，后王峻爰因受火伤，越日身死。同时，实尚有年轻者一人，因楼板塌下，坠地当即身死，未能讯供，似即系王经隆所供王宗尼及寿张年轻之犯。惟王宗尼与王峻爰名字不符，再容查讯。

又奉谕旨：王伦乾儿十八人，尚有赵传、温炳二犯未获，著舒赫德即令杨景素，迅速严切查拿解京。钦此。查温炳之妻董氏已经拿获，臣等讯称，氏于九月二十七日，因官兵搜杀利害，逃到河沿上，看见温炳说，你各逃生罢，我的死活也不知道，不能顾你了。氏逃出来的时候，男人还在里头。等语。所有赵传、温炳二犯，臣杨景素仍飭属严密查拿。

又奉谕旨：王经隆、李旺供，有季国贞系抢船搭桥要犯，曾谕令舒赫德、杨景素即速拿解。昨又讯出，同季国贞前往者，有郭永敖、高珍、杨福、余会、韩福如、李之贵、杨树常、杨希叶、李达、皮之杨、徐士姚、王立松十二人，亦俱系此案要犯，必须拿获重究。钦此。查抢船搭桥之季国贞一犯，已经拿获解京。其帮同前往之郭永敖等十二人内，李达一犯，已经正法。杨福

一犯，东昌前解犯内有杨富一名，临清人，已经正法。又东昌续解到杨福一犯，系馆陶人，虽严讯，并无帮搭浮桥之事，且称从未与季国贞等认识，但一面之词，难以凭信，应请质之季国贞，其同往搭桥之杨福住处，系临清抑系馆陶，即可得其确据。今将杨福一并解京。其韩福如一犯，前东昌申解犯内，有韩付如，亦经正法在案。其余各犯，当严行查缉，按名就获。

又臣等奉到十月初十日谕旨：王经隆等供出，有陈合璧是王伦徒弟，在恩县招有四、五十人入教，记得内有石姓、褚姓。等语。陈合璧一犯，前据国泰奏称，临清人陈合璧是否现有其人，密禀抚臣，就近查办。该犯系招人入伙之犯，现在曾否拿获，褚姓是否即系褚文，石姓系何人，著传谕舒赫德、杨景素，迅速查明录供奏覆。钦此。查陈合璧一犯，前经臣等派员往恩县西南庄查拿，尚无踪迹。其褚姓、石姓二犯，查褚文供内，有同在堂邑逃回之褚致远；又已经正法贼犯册内，有清平石元一名，临清石纯一名，其是否即系陈合璧所招人教之人，现在遍处访缉，务得实据。

又奉谕旨：据王朴等供称，贼营中用刀女人乌三娘之外，尚有林哲女人张氏，小女人不知姓氏，俱会用双刀，在临清关嘴上，俱骑马上阵，张氏被枪打死，其小女人被箭射死。等语。质之李旺又称，两妇俱被枪殒命，与王朴所供不符。著传谕舒赫德等，即行查明，此二犯果否打毙，究竟系受枪伤抑被箭射，必有确凿证见，方为著实下落，即速据实覆奏。钦此。臣等随讯问王伦抢来之妻张氏，及王伦之侄女王成姐，据同供：九月二十五日，林哲的两个女人打仗去都死了，听见阎吉祥说，一个是被官兵一箭射死了，那一个不知是怎么死的。等语。查官兵杀贼，男女尸身甚多，现在隔多日，实无从辨其为何人，并因受何伤致死之处，臣等复细讯各获犯，俱未有确据。惟音济图曾射死一使刀之妇人，不知是何人之妻。臣等仍再行细查，以期得实在下落。

又奉谕旨：据王经隆等供，有王伦族侄王有庆，管办食用。又从寿张带来厨子二名，一叫刘国安，一叫阎二小。等语。此二犯并著舒赫德等严飭查拿。钦此。查臣等前于九月二十六日，拿获张立祥等八犯内，有刘典安一犯，询系从寿张县跟来之厨子，因其并非要犯，即已正法。刘典安是否即系刘国安，当与王有庆、阎二小等一併严缉。再，臣等恭查谕旨内，除李旺供出季国贞之妹夫马姓，已获到讯供，另折奏闻解京外，所有应凌迟之犯，武生吴兆隆，已于初十日解京备讯。王正月儿及各犯家属，现即起解，送交刑部，分别办理。颜文韶、郑乾究经从贼，应遵旨酌发云贵川广地方充军。至阎吉仁之子憨小儿，拿获时当即行正法，不仅照寻常缘坐办理。其给与王伦银镯之当伙王登云，并王得朋供出之赵忠、赵宣、窦柱、聂大成、张心智等，现在臣杨景素分派员弁，一体严拿务获。理合将两日内查覆缘由具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此皆余波，即免脱一二，谅亦不能滋事。然杨景素不可存此心，仍以严拿务获为要。

审讯为起义军治伤之医生迟玉津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覆奏事。

窃查临清城内药铺，王伦封为御医一节。臣等前于初七日接奉谕旨，即查有二闸口开药铺之医生迟玉津，现在故城，经臣杨景素差弁前往缉拿，并先拘迟玉津之子迟太来讯供，具奏在案。兹于初十日，将迟玉津解到。臣等严加诘讯，据供：小的在临清土城内居住，年六十一岁，素习内科行医，并不开铺。九月初七

日，贼到临清后，儿子们俱逃出躲避，小的因母亲年老难行，不忍相离，因在家守着母亲。十七日，贼人来叫小的看伤，小的说是内科，不会看，就把小的绑缚，拿到卢家药铺里，要熬膏药。小的不会，只得在药铺内寻了些膏药给他。又叫小的碓刀箭药，有一个姓王的贼，胸腿上中鸟枪伤，叫小的去看，小的也将铺内有的膏药给他贴了。又有抬来受伤的贼，都贴过膏药。至二十二日，官兵有来的信，看守小的的贼徐范、薛深俱去打仗，小的就逃回家里躲避。二十三日以后，官兵入城杀贼，小的恨他不过，同了原任千总程际林，并街民林玉安等八人，在西夹道空房内拿过贼人三名，送交营内。当初徐范原说过，你好好的开药铺，将来还封你做御医，小的没敢作声。此原是贼人随口乱说，并无其事。小的也并没有替王伦看过病。等语。臣等又传讯原任千总程际林及街民林玉安等，据程际林供：千总是直隶宣化府怀来县人，原任苏州府白粮帮领运千总。我父亲程彻，做过云南守备，因被缅甸子掳去，把千总抄了家，下在刑部监里。后来父亲在缅甸，将彼处地里情形写字寄与阿公爷，蒙皇上天恩，把千总放了出来。那时千总无家可归，因我丈人叫李燦，在临清住，千总从三十六年上来探亲，就寄居在这里，有四年多了。本年九月初七日，贼人来攻城，千总有一个家人先逃走了，家中只有两个女人，那贼人来过几次，千总自量寡不敌众，只得躲在土坑底下没有与他看见。到二十三日后，大兵到来，贼人四散逃避，千总因约同迟玉津、林玉安等八人，在西夹道空房内，拿过三个贼。后来，千总又自己在街上拿过两个贼，陆续送到营内。至迟玉津是我街坊，听见他于十六、七间被贼绑去，到二十四日，千总要出来拿贼时，就看见迟玉津，问他被掳在郭市街药铺内，给贼看过伤，二十二日得空逃出来的。迟玉津在千总跟前狠骂贼人，千总对他说，你既恨贼人，何不同我去拿贼呢？所以他就跟着千总拿贼的。至于迟玉津做御医的话，千总实不知道。等语。又林玉安

供：小的是临清人，与迟玉津同街住，小的开杂粮铺。十二日，贼人来抢铺子，小的就逃到河沿上柳树园空房一带躲着。到二十四日，闻得贼败了，小的跑回来。后来遇着程千总，就约了迟玉津，同到西夹道，拿过三个贼。小的问迟玉津，知道他于十七、八间被掳，贼人要他看过伤，住了几日，就逃回来，并没有听见他封御医的事。等语。臣等随将拿获贼犯册内查对，注有十月初一日，原任千总程际林，协同乡民迟玉津等八人，拿贼三名字样。姓名、数目俱属相符。又令现存各犯将迟玉津识认，据贼犯邢成德供称：曾令迟玉津看过病，至程际林等二人，俱云并未认识。臣等查迟玉津一犯，虽供被掳数日，并未见过王伦，但既已为贼治伤，且曾有徐范封为御医之言，即不能保其实无其事，亦未便以其逃回后曾经协力拿贼，遽行宽宥。现在供出伊之范伟等俱已在京，相应将迟玉津，委员解京质讯。至千总程际林，民人林玉安，审无从贼情事，且询之贼人，均未识面，似应省释，候旨遵行。其迟玉津所供徐范、薛深二贼，据称俱系临清州人，臣杨景素现在委员，一体查缉。理合专折覆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审拟张在立、徐海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照九月二十七日，临清州武生焦人傑等，于直隶清河县苏家庄地方，拿获逸贼一名张在立，押送行营。并据呈称：张在立曾到武生家抢刦，又在高家湾见过张在立，头裹红巾，手拿着刀。二十六日，在苏家庄拿获的。武生查问张在立的同党，他就

说了这些人名字，另单送阅。等情。臣等即将张在立飭发临清州收禁，并将单内有名人犯司贞等二十五人，檄委原任临清州知州王溥、参将王普等，按名逐一拘拿。随经陆续查缉，全数送案。复委布政使国泰等，隔别研讯，录供禀报前来。臣等亲提张在立等二十六犯，覆加严审。据张在立供：小的临清州杨家楼人，今年二十八岁。九月初九日，被贼裹去，贼营里有个先锋刘四，叫小的跟着他，给了一块红绸，就跟到焦人傑家抢过物件。初九日，刘四叫小的搬家眷。十一日，小的在家里拿了一把刀，从高家湾将家眷送到苏家庄住下，不曾再回临清。焦人傑问小的从贼的人，小的说不出来，就把平日晓得会使拳棒的司贞等，说了二十五个人，其实他们并不曾从贼。那刘四已在睢家楼被官兵杀了。等语。又讯据司贞、司图、王有礼、徐先、王兴、姜元哲、方孝民、方钦、方瑞、王金、杨治、梁大任、梁大用、梁振九、王五、胡秉正、李有祥、李三即李成业、张登礼、张亮即张连、孟智、孟义、孟仁、毕文举、毕大志等，同供：小的们都是临清州人，平日学习拳棒，也有祖父教的，也有庄邻传授的，并不曾入什么教，也不晓得义合拳的名色。小的们都从家里拿来的，并不曾从贼。等语。严加刑讯，矢口如一，似无遁情。臣等查，张在立顺从贼营先锋刘四，裹头持刀，随同抢劫，从逆已属显然。虽经畏罪潜逸，亦应明正典刑。所有张在立一犯，应请旨即行正法。至司贞等二十五名，虽据坚供并无入教从贼及学义合拳情事，但祖父庄邻辄以拳棒转相教习，决非安静良民，若照游手好闲学习拳棒之例，尽予枷杖，不足蔽辜。应请从重，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以靖地方。

再，王溥等又拿获徐海、徐五十两犯，亦一并交布政使国泰审讯。徐海供认，跟随王经隆历次攻城；徐五十供，张四孤庄起事之日，即随贼抢夺城池，又跟范和尚在临清堵住西口子。此二犯实系法无可贷，应请旨即行正法。所有臣等审讯定拟缘由，理

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委员将张善长等解京质讯
并拟将王伦合族俱发遣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

查张善长一犯，现奉朱批：仍当解京来。钦此。连日查该犯，尚不至于即毙，正拟凑成数人解京。今有贼目刘法、季国贞妹夫马光德、医生迟玉津、武生邢成德、东昌解到之杨福，亦俱解送之犯。再据徐绩拿获贼匪二十三名，讯供内有王柱一犯，系王伦同曾祖弟兄，挈眷同至临清，两目双瞽，不能打仗，授为贼王。又王柱之子王有德，改名从龙，与孟燦等保护王伦，授为执金将军。又郭延正跟随王圣如入教，封为总兵，把守鸡市口；郭延继跟随王圣如，把守寿张西门，又看守临清大寺，封为红袍将军。以上四犯，系贼之的族、伪官，罪不容诛之犯，自应一并解京备讯。臣等现派健锐营委署前锋参领常凯一员，带兵三十名，即于本日起解。臣等伏思，逆犯王伦、王圣如，一于寿张党家店，一于堂邑张四孤庄，同日传人起事，其情罪之重大，二犯正复相等。所有两犯家口，现在陆续拿获者，俱经分别凌迟、斩决，应行缘坐者，亦已照例缘坐。惟该二犯世系下同为一族之人，亦不便仍留内地，令得安故处，以致根株不净。臣等现差员前往查明，两犯合族人数，如内有曾经从贼并知情不首者，应照例办理外，其余俱应同妻子一并发往乌鲁木齐安插，庶余孽净而良民益得安堵。所有筹办情形，理合先行奏闻。谨奏。

朱批：甚是。

起义军赵玉佩、景淑、徐克明被处决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谨奏。

再，臣前将直隶转解之赵玉佩、曾书并李忠讯系徐克明一犯，夹片具奏。奉朱批：俱严解送京来。钦此。查赵玉佩曾书即景淑，系王伦乾儿；徐克明系王伦传事官，俱属要犯，是以臣等先经奏明，分别凌迟斩决在案。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赵辉祖等被处决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谨奏。

查十月初三日具奏折内，声明现派参将王普、原任临清州知州王溥，往各处村庄搜剿逸贼，节据禀报，拿获贼匪二十余人。句旁奉朱批：有要犯否。钦此。今查王普等拿获二十余人内，除焦人杰所控一案人犯外，并拿获赵辉祖、于隋氏、董于氏三犯，先于十月初一日解到时，俱经讯明，从贼打仗，传受咒语，当即正法在案。续又获解徐海、徐五十二名，讯系助恶之犯，但非紧要有名贼目，臣等另折请旨正法。谨奏。

朱批：览。

讯明刘法、邢成德并解京质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阿思哈、杨景素谨奏。

再，十月初九日奉谕旨：周元理奏到供单内，曲六供，十八日贼党刘法在路叫我去。等语。刘法系贼党，不可轻宥。钦此。臣等现在于各处获犯中，讯出刘法一犯，供：小的是堂邑县人。八月十六日，陈绪引进从贼，二十日曾劝曲六入道，在马市街打过仗，今被官兵搜出来的。等语。其为曲六所供刘法，情事相符，已无疑义。又据生员邢璘（旁朱批：此人应酌赏。）出首伊姪邢成德，曾经从贼。臣等当即研讯，据邢成德供：小的是临清州武生，九月初七日，贼人王二，因小的是武生，会骑马射箭，逼令随去。小的怕死，于十一日将父母女人儿子都搬进旧城。兄弟邢复德，因从贼被叔子邢璘活埋了，小的随贼在浮桥口把守过口子。等语。邢成德以武生从贼，情罪较重。臣等现将刘法、邢成德解京备讯。其失察邢成德之教官、学政，另行参奏。理合奏闻。谨奏。

朱批：览。

讯明马光德并解京质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十日奉上谕：据李旺供，打听京兵信息，是季国贞妹夫马姓，在油坊探知报信的。等语。并著舒赫德严飭查拿务获。钦此。臣等查贼犯家属册内，有季国贞之幼妹四儿，随唤来讯问，据称，有姊夫马光德，现在投到营里。臣等即将马光德拿到研讯。据供：小的是四川人，父亲原任临清卫守备，已经死了，祇有继母在家。九月初七日，贼进土城后，小的总在家里躲著，小的大舅子季国贞，曾来劝小的从贼，小的必不肯从。到二十边，我要逃走，季国贞把我带著，送出北水门外，过了河，走了四五里，遇见贼把我拿住，问往那里去，小的哄他们说打探消息的，他们见小的没有令箭，把小的拿到大寺里，问我是作什么的，季国贞告诉是他的妹夫，打探消息，贼们向小的打探有兵来没有，小的随口说我看见有十来匹马来，他们再没有问小的话。小的那时实在要想逃出，也并没有见兵马来，原是被他拿住哄他们的话。后来闻官兵到了，小的于二十五日逃出，自己投到营里的。小的并没有从贼，也并没有在油坊探信，是实。等语。查马光德一犯，既经询系季国贞妹夫属实，则其所供情节，一面之词，殊难凭信，相应一并解京，以便与李旺、季国贞二犯严行质审。理合奏闻，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览。

清政府查办起义军张百禄等 在豫活动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何焯奏折（录副）

河南总督管巡抚事臣何焯跪奏，为钦奉上谕事。

本年十月十五日接，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奉上谕：据舒

赫德等将李贵、李相、阎吉祥解送到京。讯据李贵供，王伦未起事时，云云。钦此。臣伏查归太一犯，于逆匪王伦未经起事之先，为其进京探信，及被官兵杀败之后，又说往河南调兵，其前后谋逆济恶，在诸贼匪中，情节最为可恶。臣先准大学士臣舒赫德密咨，当即严行飭属，严密缉拿。该犯有骑马一匹，服色、年貌开写明白，踪迹最易。兹钦奉谕旨，臣即速严密查拿，断不任其漏网。于喻海系归太勾引入伙之犯，情罪甚重，系归太一流贼匪，未必不同逃河南。臣谨遵旨，密飭各属，按照年貌乡村，一体严缉务获。至张百禄在遂平传教一节，据李贵供出，今年四月，张百禄自遂平回家，开了十五个徒弟名字，交给王伦。还有遂平街上三个，姓刘的考过武童，还有孟灿的女婿在内。是张百禄一犯，既系王伦乾儿，又系孟灿外甥，实为河南倡教贼首。未拿该犯之先，不得端倪，诚虑无从下手。今既将该犯拿获，其在遂平所收之十五个徒弟，及孟灿女婿，皆可于该犯口中根寻着落。臣先于拿获张百禄时，飞飭陈州府知府孙括，将客留张百禄之堂叔张洪功，一供认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内，有张百禄母舅孟二往遂平，路过太康，伊曾投拜为师，学习八卦拳，并授运气口诀。又供出太康人李天木，系张百禄徒弟。又有遂平人张成章、张荣章、张大章、赵云会，俱从张百禄学习拳棒，经各该县先后拿获。等情。臣查孟二系张百禄母舅，是否即系孟灿，现在飭司确查。孟二曾于三十六年到豫传教，近年以来，张百禄又来往其间，招徒聚众，若辈行踪，如鬼如蜮，情伪百出，或托言看兄，或假装探亲，阳以教习拳棒为名，阴行其谋为不轨之实。张居仁既供归太有往河南调兵之语，可见其平日伙党正复不少。汝阳、裕州、遂平、太康皆向曾犯过邪教，今又有张百禄等在彼勾连，归太或竟奔该处一带潜相勾引，以为接应，亦未可定。臣现严飭南汝道，南阳、汝宁两府，带领要幹员弁，会同营员，各于要路交界，不动声色，慎密堵截。（朱批：堵截者截其逃来之犯，其

已至境内者，更应留心严拿也。）其有供出逆党及实系邪教人犯，即行按名指拿，不留余孽。臣惟有矢此血城，实力查办。东省要犯如有逃窜来豫，立即擒拿，必不使一名漏网。豫省匪徒入教，即使人数众多，无必尽行严办，地方各官尚敢颛预了事，一经查出，立刻严参，重治其罪。（朱批：是。勉为之。今又有山东□出首子邪教作逆之事，虽虚实未定，但屡有此乱民，皆吾君臣不能化民之愧也。舒赫德若有咨汝协办者，一切勉力妥速为要。）臣断不敢迁就完事，自贻后患，有负圣主谆谆训诫之至意。所有臣钦奉谕旨事理，敬谨缮折，由驿驰奏。并将朱改谕旨，附折恭缴。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奉朱批：览。钦此。

审讯张百禄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荣柱奏折（录副）

奴才荣柱跪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接奉督臣何焯自东省行文，准直隶、山东二省拿获匪犯供，有王伦之徒张百禄，在河南遂平等处行教，飞饬查拿。等因。奴才随即密札汝宁府遂平县，暨南阳府裕州、汝阳等处，慎密访拿。嗣据遂平县王斗枢禀称：于诸市店常姓饭铺内，缉获张百禄到案。讯据供称，系寿张县人，有兄张存良，迁居遂平姨亲赵云风家。本年正月来遂探视住下，至三月回家，过后复来，九月内欲归探母，行至黄河渡口，被官差拦住不准过河，回至太康县叔子张洪功家住了几日，转来遂平，就被拿住。等语。并将张存良、赵云风等拘到，令其识认。据称，系张百禄属实。至诘以该犯如何行教之处，坚不承认。等情。奴才因张百禄一犯，逆匪

王伦令其远来河南行教，必系狡狴百出之徒，若稍令迁迨，不但匪党得日久串捏虚词，即该犯自知情罪重大，亦势必茹刑不吐，转难得其端倪，穷究伙党。当经飞飭汝宁府，督同遂平县，昼夜研讯，不事刑求。更令亲信妥人，密行访察，并将该犯之叔张洪功，亦飞飭太康县密拿务获。即根究该犯素日踪迹，往来熟识之人，四面追□，不容其少展伎俩。兹复据汝宁府禀报，张百禄自认与王伦认识，能习耍拳，来往遂平，曾与张成章、张荣章、张大章等比试。又赵云会曾经在场观看，并未学习。等语。随将所供各犯先后拿获，究问之下，供悉相同。并据陈州府禀报，率同太康县缉获张洪功，亦究出曾从张百禄学拳之李天木，一并拿获。各等情。均委员押解赴省前来。查张百禄往来遂平、太康，以教习耍拳为名，明系引诱乡愚，倡立邪教。其附从匪党，断必不止张成章、李天木等数人。现在仍飭遂平、太康各县，慎密访查，一俟各犯到省，奴才即会同在省道府，隔别研讯，务得传教实情，究明伙党，尽净根株。候督臣回省覆审，另行奏报外。所有拿获张百禄等犯，及奴才办理缘由，相应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朱批：览。钦此。

清政府奖叙舒赫德等在事出力官员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大学士臣舒赫德谨奏，为恭谢天恩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逆匪王伦等纠众滋扰，占据临清，因东省绿营懦怯无能，特选健锐、火器二营兵一千名，派额駙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带领剿捕，并令大学士舒赫德统率经理，未浹旬而一举蕝事，逆党要犯，悉就歼擒伏

法，而贼首王伦，亦畏罪自焚毙命，验有实据。若非选派京兵前往，安能迅速若此。所有出力各兵及带兵各员等，业于起程时加恩赏赉。其春宁、音济图、巴图保等，亦节经施恩赏擢。至舒赫德调度有方，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均能实力董率，甚属可嘉。舒赫德、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具著交部从优议叙。其协剿之直隶总督周元理、总督管河南巡抚何焯、正定镇总兵万朝兴、河北镇总兵黄模，亦具在事奋勉，并著交部议叙。钦此。……。

朱批：览。

起义军范宗礼及王伦之服 弟王楷等被处决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拟具奏事。

前据原任抚臣徐绩、参将尚维宝、堂邑县知县杨柱，陆续解到各犯，臣等即令布政使国泰，同道员宋文锦、松龄，详加研讯。臣等覆加审核，除徐绩所获王柱、王有德、郭延正、郭延继四犯，俱系紧要有名贼匪，业经解京备讯；其应行缘坐妇女，入于定拟缘坐折内声明具奏外。今审得王楷、王林，俱系王伦有服弟兄，虽未随同入伙，而起事之后，并未举发。范宗礼从范伟打仗，受为校尉官。庞立入教从贼，打仗杀人。徐本道由阳谷随至临清，从贼日久。刘得系开城引贼刘焕之堂弟，且曾随贼打仗。以上六犯，俱法无可贷，即行正法。其刘大位、吕实、陈宗武、杨瑞吉四犯，虽俱系被贼胁从，并未跟同打仗，然已为贼使役。又郭延禧，虽未从贼，然该犯系贼中伪官郭延正之兄，虽不知情，亦未可轻宥。均应发极边烟瘴充军。又苏小五一名，于九月

初六日被贼裹去，初七日即逃出，并无为贼驱使情事，相应释放。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姜捷等被处决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拟具奏事。

前据高唐、汶上等州县获犯三十八名，就近解交东昌府鞫禁。昨经臣等提赴临清审讯，内张居仁即张善长、杨福二犯，经臣等奏明解京在案。查姜捷、杨怀礼、赵珠、李玺、郝之广、公振山、张兴、陈兴、魏宗彦等九犯，讯系随范伟、孟灿、王圣如等，打仗杀人，把守口子，并为贼买办食物，抢掠草束之犯，情罪俱属可恶，应即行正法。其姜捷系寿张营兵，仍在本营臬示，俾绿旗兵丁均知畏法。至周铎、徐桐、张五、刘宣、滕有生、李君禄等六犯，虽讯据供称，只给贼人喂马、做饭，并无打仗杀人情事，但为贼供役，亦未便轻纵，应发极边烟瘴充军。其杨兆魁、耿玉达、赵会、杨宗世、吴小黑旦、王四、王沛、苗月、李禄仁、陈四、傅四、刘玉龙、阎起朋十三犯，俱系附近乡民，被贼裹去，或家属被害，或潜匿空屋，乘间逃出，或因为贼躲避，形迹慌张，经兵民拿获，殊为可悯，相应释放。所有臣等审拟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

再，此案三十八犯内，东昌监毙许中、张六、井旺、杨夫林、林士勤、吴伦六犯，又临清监毙赵先、马禄二犯。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家属缘坐为奴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续审贼匪眷属，分别办理事。

窃查王伦等家属，前就现获各犯，审讯明确，问拟缘坐，奉旨允准在案。惟是匪酋聚党，肆意随地迫人入伙，故自搜捕以来，所获妇女、幼孩，又有五百五十二口，自应区别办理。臣等公同酌议，凡王伦干儿及受封伪官、有名头目并杀官抢船各犯，情罪重大，其家属自应照例缘坐。今审得阎艾氏等三十五口，或系逆匪眷属，或系要目亲支，俱应照例给功臣之家为奴。又阎吉仁之子憨小儿一口，前经奉旨，与王经隆之子正月儿，俱着于拿获时即行正法。续因开具贼犯家属名单内，王正月儿年仅二岁，奉旨交刑部监禁。今阎吉仁之子憨小儿，年仅七岁，似应一例交刑部监禁。（旁朱批：是。）如蒙俞允，臣等当同应行缘坐之犯，一并解京办理，并将各犯名单呈览。再，此外有被诱入伙，听贼主使，而家口现在拘系者；又有实系平民，全家为贼掳去，事后自行投出，经官兵拿获者，共妇女幼孩五百一十六口，俱属审非要犯妻孥，相应请旨，概行释放。所有臣等酌办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政府查询王伦起事缘由并经过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七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据舒赫德奏，审讯贼党孟灿等起事之由，据供，因今岁欠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等语。贼供本不足据，此必逆匪等自揣叛逆罪重，捏造此言，冀以解免。且其说流传四布，以致无知之李漱芳披拾入告，妄云饥民聚众滋事，独不思朕临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灾，不惜帑金蠲赈，并酌予缓带，俾纾民力。若雨暘稍或不时，必多方询问，以通民隐，何至有穷黎无告之事。即或一州一县讳饰灾伤，原可赴该上司呈吁，或上司仍置不办，并可赴京于部、院衙门控诉，何患壅不上闻。今既为叛逆乱民，即果系饥寒所迫，亦难轻减。况其说造自贼口，本属饰其反迹，李漱芳奈何不察情理，转为乱民设说，尚可谓之人类乎！前日有寿张捐纳吏目杜安邦，被贼掠去后，从贼中脱出来京，命军机大臣询其寿张年岁情形，据称，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欠。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王伦等实系白莲邪教。等语。其原委大概可知，此系令李漱芳在旁观看者，其理易明。至所云额外加征之语，则无论年岁丰欠，皆不应有。朕屡饬督抚等实心察吏，若劣员果有额外加征之事，徐绩徇匿不办，即当重治其罪，尤难轻恕。朕惟以爱民为念，即其说本无稽，既有所闻，亦不可不彻底查究。至欠收、加派均无难逐一稽考，著舒赫德同新任巡抚杨景素，即行详晰确查，据实复奏。钦此。

窃臣舒赫德前因寿张逆匪王伦纠众滋事，奉命赴东会剿，臣

即思，内地奸民，竟敢肆虐逞凶，跳梁不法，其中起事缘由，自应彻底根究。嗣经屡奉圣谕，令臣等详晰确查。臣舒赫德随时留心探问，已知王伦实系邪教，谋为不轨。续于拿获贼营要犯研鞫，俱供，王伦系寿张县人，自乾隆十六年起，从张继成入了邪教，不敢露名。后来因伊父身故，无人管束，自三十六年上遂收起徒弟，至今已有三年，凡入教之人，转相招引，各处乡落愚民，多有其煽惑者。至今年八月望间，王伦探知游击赶福、知县沈齐义要差人严拿邪教，王伦心里害怕，遂倡说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了我都可免得。于二十五日，差孟灿到王经隆处，传人起事，并云二十八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至二十七日，王伦在党家店已有数百人，王经隆在张四孤庄亦聚有五、六百人。二十八日黑夜，范伟、阎吉仁，先带六、七十人进寿张县城，同入教之书办衙役等，约会杀官占城。即于二十九日，接王伦入城。王经隆亦来会合。此二日内适值风雨，所以人益信服，所过之处，胁附日多。等语。此系质之历犯所供，无不吻合。乃王伦因邪教败露、畏拿起事之缘由也。至前孟灿所供，因年岁欠收，地方官额外加征，以致激变一说，臣等于审讯别犯时节，详悉访问，从无有供及此者。臣杨景素复飭属严访，亦查无其事，实系孟灿一犯深恨地方官查拿严切，欲架祸以洩私忿，故于拿到日，遂尔混供。至山东年景，德州以北，今岁夏初虽略有短雨之处，入伏后亦渐霑足，且与寿张等县无涉。寿张等县年景，实有八九成收获。前此逆匪抢掠各乡米豆粮食，所在多有，此其明验。是饥民酿衅之说，亦属荒唐。臣等伏思，国家承平百数十年，休养生息，无所不周。即地方间遇水旱偏灾，我皇上发帑赈粟，蠲缓兼施，薄海茅簷，群知爱戴。况今年山左并未欠荒，小民具有天良，亦何敢籍词倡乱。至加额一说，当此纲纪肃清之候，即有不肖官吏，亦断不敢妄为，至此尤属毫无影响。臣等现奉谕旨查询，山东果有欠收加派之事，自应早为人告，严行办理。今讯之

贼犯所供，质之众人公论，无不谓贼匪等因探知查拿邪教而起，则其事实有确据，臣等谨据实复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有旨谕部。

寿张县所失仓谷库银著前抚徐绩等分赔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九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查明寿张等县仓库确数，据实奏闻事。

窃照逆匪王伦等扰害寿张、阳谷、堂邑三县，仓库银谷，恐被抢劫，先经前抚臣徐绩，飭委该道、府等逐一清查。据兖沂曹道松龄、兖州府知府福森布禀称：寿张县库银约少八百两，阳谷县库银约少二百两，仓谷未经抢劫。又据济东泰武道宋文锦、东昌府知府季世法查明，堂邑县仓库并无缺少。先后禀报，随经前抚臣徐绩等具折奏明在案。嗣据委署寿张县事兖州府经历郑飞鸣禀称：卑职奉委署事后，逐款查核，实少库银三千四百九十五两零，仓谷现在盘查，容俟盘完另报。又据阳谷县知县张克绅禀称：当时仓猝检点，未及细查，嗣于贮银柜底检出元宝四锭，适符二百两之数，并无亏缺。等因。臣等以前后禀报数目不符，恐有查报不实，及该县官吏乘机侵没情弊，必须彻底清查。当经飭委汶上县知县徐湘、试用知县曹宅安、长清县知县高怡，分往寿张、阳谷、堂邑三县，将仓库款项逐细盘量，据实禀报，毋得丝毫隐讳。除阳谷、堂邑二处，业经该令曹宅安、高怡亲赴该县，将库存各项按册确查，并将存仓谷石逐廩丈量，并无缺少，出具印结并取具该府、县各结禀报外，汶上县知县徐湘盘查寿张仓库，实少库银三千四百九十五两八钱，并少仓谷三千一百一十石

三斗。随向该署县郑飞鸣查问，据称，道、府于逆匪甫离寿张后，即往查看，未及逐项细查，是以止照贮库银数查报，共少兵饷、谷价、税契等项八百六十八两，约略具报少银八百两。迨后郑飞鸣于八月初七日到任，逐一细查，库贮之外，尚有征收在柜本年地丁正耗银一千九百二十六两零，尚未拆封；又应解河道项下银五百三十四两零，前任沈令正在支出倾镛，收存在署；又本年课程银一百六十两四钱，征收钱文，尚未易银，亦一并劫去，实在共少银三千四百九十五两八钱，当即据实报明，不敢隐讳。再寿张仓谷原分四廩存贮，逆贼在城盘踞三日，扒抢仓粮，以资日食，并用车装载，运往临清等处，实在被劫仓谷三千一百一十石三斗，现在盘量属实，该令徐湘复提齐经手仓库书吏严加讯究，佥供贼匪踞城，官役惊慌逃避，一时既不及看守，及本道府清查之日，各书役陆续窜归，惊魂未定，又兼册籍散失，无凭查考，以致禀报短少库银数目前后不符，并不及细查仓谷，实无乘机侵蚀情弊。并据布政使国泰查禀，数目相符。臣等伏思，库银仓谷最关紧要，该道府奉委清查，虽在逆匪肆扰之时，但不能详悉查明，率行禀报，前抚臣徐绩亦即据禀上闻，均难辞咎。所有寿张县被劫库银三千四百九十五两八钱，又被抢仓谷三千一百一十石三斗，按照定例，每石八钱计算，该银二千四百八十八两二钱四分二，共银五千九百八十四两四分，相应奏明请旨，著落前抚臣徐绩、布政使国泰、兖沂曹道松龄、兖州府知府福森布，分股摊赔，以清款项。其原任知县沈齐义，业经被害身故。该署县郑飞鸣到任后，即行查禀，并未随同捏报，应请免令分赔。经手书吏，讯无别故，请免置议。所有臣等查明寿张县仓库确数，理合据实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依议。

清政府处死临阵逃跑之满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谨奏，为奏闻事。

窃臣于十月二十一日奉到谕旨，令臣于赴德州时，查办格图肯所带溃逃之驻防兵，分别严拿重究。等因。钦此。

……

伏查格图肯，前于九月十二日与贼打仗时，共带满兵二百五十名，溃散后查点，计少五十九名。直至半月，于九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剿贼大局定后，始差人前往原打仗处所一带寻找，共获尸骸四十三具，俱系面目尚可认识及有记号可辨之人，又在直隶故城县拿获新城一名，经臣奏明正法，此外尚有十五名不知下落。伏思该兵丁等，身系满洲，分驻外省，即染绿营恶习，避贼逃散，实难轻纵，一经拿获，即当正法。若分别倡首随逃，势须全行拿获，始能审讯分别。臣现拟由寿张一带查办事件前赴德州，到彼时，如有已经拿获者，即讯明正法，如未经拿获，臣即严催直隶、河南、山东，务期上紧严缉，于拿获处即讯明，一面正法，一面奏闻，庶军法严肃，各省驻防，皆闻而知警。谨此奏复，伏候圣鉴。谨奏。

朱批：是。知道了。

为起义军攻入寿张、堂邑、阳谷时
杀死之清知县等请恤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阿思哈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查明死事之文武员弁，恳恩议卹事。

前奉上谕：据徐绩奏，寿张县知县沈齐义等五员，或持械捕击，或骂贼不屈，俱被杀害。等语。如所奏果系真情，自应照例议卹。恐所奏未必确实，或致冒滥邀恩，亦属不可。钦此。臣等正在遣员确查事实间，于十月十五日奉上谕：逆贼王伦滋扰寿张等三县内，杀害县官，实为罪大恶极。其寿张、堂邑两县知县，现讯解京各贼犯，据供该二县俱被贼擒缚，逼其顺从，皆骂贼不屈，为贼戕害。等语。寿张县知县沈齐义，堂邑县知县陈枚，俱能骂贼而死，克全臣节，深合守土之义，甚属可悯。至沈齐义未能先事觉察，及访拿时又复机事不密，致贼党闻风生变，虽亦不能辞咎，而既以身殉，亦可相原。沈齐义、陈枚俱著加恩，交部照阵亡例议卹。又昨据杨景素奏，堂邑训导吴璠，亦骂贼尽节，并著交部议卹。钦此。十月十六日又奉上谕：军机大臣讯问自寿张县回京原任都司赶福家人李禄儿，供称，逆匪王伦等于夜间进入寿张县城，肆行抢劫，至赶福衙门时，赶福由后墙跳出，至城上唤聚兵丁，因无兵遂至阳谷县，一面报知巡抚、总兵，一面调兵与贼打仗，身上受伤，被贼砍去一臂阵亡。李禄儿寻获伊主赶福尸身，盛殓守过二十余日厝好，始行回京。等语。赶福因寿张无兵，至阳谷调兵，与贼打仗阵亡，属实。而赶福家人李禄儿，寻获伊主尸身，盛殓守过二十余日，将棺木厝好，始行回京，系

有天良之人，亦属可嘉。除赶福灵柩，交杨景素办理船只，由水路送京之处另降谕旨外，赶福著交兵部照阵亡之例加恩。钦此。臣等查，寿张贼匪王伦等以邪教煽惑愚民，夜聚昼散，形踪渐露。该县知县沈齐义知信查拿，贼众遂谋先发，于八月二十八日夜，贼众潜入城中，各举火把，齐入县署。知县沈齐义出署赴救，甫至二堂，贼众已拥入署内，沈齐义见其执持刀棒，高声喊骂，被贼执缚两手，逼其降顺。沈齐义矢口极骂，遂遭乱砍毙命。署寿张营游击赶福，因贼至无兵，闻警出城，思欲集兵追捕。嗣于九月初二日夜，贼自寿张移徙阳谷，跟随兖州镇臣惟一，于初三日赶赴阳谷，贼已突入城中。惟一杀入东门，冲出南门，游击赶福被贼杀死于南门之内。时有莘县把总杨兆立经兖镇调赴阳谷守城，与贼接仗，被贼杀害。阳谷县丞刘希焘驻扎阿城，闻知贼犯县城，即带役驰赴救援，行至东门外之柴家庄，遇贼被害。典史方光祀，闻贼入城，即同胞侄方义趋赴监狱防护，贼匪打破监门，方光祀叔侄俱被杀监内。初四日，贼至堂邑，署堂邑县知县陈枚同伊胞弟壬申科武举陈元梁、把总杨兆相、训导吴璪，分守四门。贼众于申刻突至城下，城中仅有汛兵二十七名，不能抵御，被贼冲入南门，杨兆相即于门内战死，头脑俱裂，陈枚与胞弟陈元梁同守北门，被贼拘执，逼伊兄弟顺从，陈枚、陈元梁骂贼不屈，俱被贼砍断四肢而死；训导吴璪分守西门，被贼迫胁，即与胞侄吴文秀、家人王忠同声骂贼，主仆三人，均遭惨杀。以上文武各员弁及家属人等，俱经道府飭令地方官备棺盛殓。除署游击赶福，知县沈齐义、陈枚、训导吴璪四员，已蒙恩旨准照阵亡例议卹，所有阳谷县县丞刘希焘、阳谷县典史方光祀、堂邑县知县陈枚之胞弟武举陈元梁、莘县汛把总杨兆立、堂邑汛把总杨兆相等，可否仰邀皇上天恩，勅部议卹。至方光祀之侄方义、吴璪之侄吴文秀，以无职之人俱能随同伊叔抗贼被害，情亦可悯，相应请旨，可否照兵丁之例一并交部议卹。

家人王忠，量加赏给银两。臣等谨查明，据实陈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朱批：有旨谕部。

清追究王伦之师张既成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遵旨覆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六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初四日奉上谕，据王朴供，王伦之师张既成虽已身死，至张既成之师，东阿袁公溥必须查拿严审。而张既成妻弟张克印，现在行道，亦应拿获重究。钦此。臣等行据东平州知州白云从等，查明袁公溥，系东平所丁家屯人，已于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十日病故，其坟墓即在丁家屯。袁公溥有三个儿子，长子袁世法，死过三十多年，有妻王氏，子袁怀礼。次子袁世则，本年八月十二出外去了，并无妻室。三子袁世珍，合他侄子袁怀礼卖菜度日，有妻李氏，女令姐。等因。具报前来。臣等随提袁公溥三子袁世珍到案。讯据供称：袁公溥是小的父亲，平日行医，原会推拿，常出外与人治病，今年八十六岁，于六月内患病身故。平日听得父亲说，有三个徒弟，一个叫国治孟，一个叫国瑞已死了，一个叫王百臣，都是阳谷县人，父亲传过他们治病的方子，并没听见说有个徒弟叫什么张既成。至王百臣有个徒弟，叫王心实，也是阳谷县人。父亲在日，看病传人药方是有的，并不晓得什么邪教。等语。袁怀礼供亦相同。臣等复提国治孟、王百臣到案。讯供，俱称曾向袁公溥要过治眼方子，及学推拿之法，因他是行医的人，所以都称他为袁师傅，其实并没有拜他为师，也不晓得他会什么

邪教。各等语。又讯据王百臣之徒弟王心实供：小的认得王百臣，传授药方，也曾见过袁公溥，至张既成从来不认得。等语。查王伦邪教系张既成所传，而张既成又系袁公溥递授，此语出之王朴所供，自为有据。今袁公溥已经身死，袁世珍等自不肯将伊父曾收张既成为徒弟一层应认。即国治孟、王百臣、王心实，亦以指证无人，未能质实。应将袁世珍、袁怀礼、国治孟、王百臣、王心实，一并解京，与王朴质对。其袁公溥之坟墓，臣杨景素已派员前往掘毁。又据阳谷县拿解张既成妻弟张克印到案。讯据张克印供称：小的是阳谷县黄姑塚人，年六十岁，女人刘氏，并无兄弟儿子。小的姐姐嫁与张既成为妻，已死过多年了。外甥张小柱，逃出去十多年了。张既成木匠为生，时常替王伦盖房子，想是王伦一道，并不曾对小的说过，他师傅也不知是那里人。小的并没有跟他学过道，那里有到别处行道的事。等语。臣等再三究诘，矢口不移。查张克印现在行道之语，亦系王朴所供。臣等将该犯一并解京，与王朴质对，自无遁饰。至袁世珍之兄袁世则，张既成之子张小柱，俟缉获到日，再办。所有审解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览。

将跟随起义军打仗之和尚广标解京备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再，昨奉谕旨：河南获犯供出，和尚广标，迫胁孙敬入伙，应拿获解京。等因。臣等于现获各犯内，查出广标一名，讯据供称：本姓刘，十四岁在本籍曹州府菏泽县乌灵寺出家，后又还俗，过继堂伯刘名山为子。十六岁逃荒到寿张县，在南台庙又做了和

尚，师付是常念，已经死了。有范伟和尚，向不安分，叫小的人他的教。到八月里，替小的说，二十八日起，叫小的们在庙等候。范伟先上党家庄王伦那里取齐，众人二十八日夜进城杀的沈知县，小的同慧占、慧泉、广仲，到了二十九日天明才进的寿张城，范伟派小的把守南门。到初二日，范伟又叫小的看守当铺，并没杀人。初三起身到阳谷、堂邑，一路范伟叫小的总在后面护送车辆，恐有官兵来赶杀，那车子拉不进城去，都从城外走过，所以小的从没有与官兵打仗。到了临清，也曾跟去用火药攻了一回南门。随后范伟叫小的把守他的大门，往二门里传话，直至二十四日，那官兵杀散众人，小的躲在一间小房里，被回民拿送大营的。至所问孙敬，小的从来不认得他。等语。合将该犯一并解京。其慧占、慧泉、广仲三犯，据广标供，俱被官兵焚毙杀死。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览。

将起义军王维全等解京审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朱批）

查此次解京人犯，有王维全、季国太、袁世珍、袁怀礼、国治孟、王百臣、王心实、张克印、广标九名，臣等现派健锐营委署前锋参领广善，带兵三十名，解京备讯。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王维全等被获并解京质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拿获要犯，审讯具奏事。

据张秋守备王廷佐，拿获王维全一犯，又清平县巡检林作枢，拿获季国太一犯，各解送前来。臣等当将该犯等严讯。据王维全供：小的是寿张县城里人，母亲朱氏，儿子王廷璧、王廷兰，妻姜氏，媳王氏。家里有房二十四间，在县前，小的开钱铺。素日认得阎吉祥、阎吉仁、刘焕，七月里，他们勾引小的入道，就拜阎吉祥为师，见过王伦。小的家里有一口剑，转托阎吉祥献与王伦。七月里，小的到了王伦家，还有李士杰、阎吉祥、阎吉瑞、阎宗禹、李赞一、李侗、艾得见、赵焕、范伟、孙山、王士爵也在那里，大家商量要到寿张杀官劫库，原约定八月十五日，因过节人都不齐，又改二十三日，因日子不好，才到二十八日。小的同刘焕开的南门，迎接众人进城。小的杀过两个百姓，又因与族兄王任有仇，并杀了王任及他的儿媳。王伦是二十九日进城，住在小的房子里，封过小的是国公。初二日，小的家眷跟着众人从阳谷、堂邑上临清，王伦叫小的保护着他走，并没出去打仗。官兵到后，小的于二十六日逃出来，到张秋镇被拿获的。臣等复将前在王伦尸旁起出之剑令其识认。据供：这剑即是小的献与王伦的，今虽被火烧坏，这剑柄上花样，小的是认得的。等语。又讯据季国太供：小的是临清车营街人，与季国贞是叔伯兄弟，家里有母赵氏。平日与张善长认识，九月初七日，贼到临清，迫小的入伙，后叫小的把家眷搬到贼营，王经隆给了小红旗

一面，叫小的办车辆。后来又叫小的办了三十多根杉槁，扎爬城软梯。小的是个头目，十二日，王经隆叫小的领了三百多兵，把过北口子。二十三日，官兵来了那天，归泰带着人先到塔湾里打仗，败了，城里的贼人也叫官兵杀败跑出，小的们怕了，同着张善长、韩科如，也从北门逃走。因天黑四散乱逃，并没见归泰逃往那里。小的是跑到清平被获的。等语。查王维全献剑、开城，受贼伪官；季国太扎梯、把口，为贼头目，均属应行解京备讯之犯。至王维全母、妻、儿媳，前经问拟缘坐。其王维全之子王廷璧、王廷兰，并季国太之母赵氏，臣杨景素现派员查拿。又王维全、季国太供出之刘焕、孙山、王士爵，现在严缉。其余各犯，业已正法、解京在案。所有臣等审讯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审讯起义军王维全等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录副）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拿获要犯，审讯具奏事。

据张秋守备王廷佐拿获王维全一犯，又清平县巡检林作枢拿获季国太一犯，各解送前来。臣等当将该犯等严讯。据王维全供：小的是寿张县里人，母亲朱氏，儿子王廷璧、王廷兰、妻姜氏、媳王氏。家里有房二十四间，在县前小的开钱铺。素日认得阎吉祥、阎吉仁、刘焕，七月里他们勾引小的入道，就拜阎吉祥为师，见过王伦。小的家里有一口剑，转托阎吉祥献与王伦。七月里，小的到了王伦家，还有李士杰、阎吉祥、阎吉瑞、阎宗禹、

李赞一、李侗、艾得见、赵焕、范伟、孙山、王士爵也在那里，大家商量，要到寿张杀官劫库。原约定八月十五日，因过节人都不齐，又改二十三日，因日子不好，才到二十八日。小的同刘焕开的南门，迎接众人进城。小的杀过两个百姓，又因与族兄王任有仇，并杀了王任及他的儿媳。王伦是二十九日进城，住在小的的房子里，封过小的是国公。初二日，小的家眷，跟着众人从阳谷、堂邑上临清。王伦叫小的保护着他走，并没出去打仗。官兵到后，小的于二十六日逃出来，到张秋镇被拿获的。臣等复将前在王伦尸傍起出之剑令其识认，据供：这剑即是小的献与王伦的，今虽被火烧坏，这剑柄上花样小的是认得的。等语。又讯据季国太供：小的是临清车营街人，与季国贞是叔伯兄弟，家里有母赵氏。平日与张善长认识。九月初七日，贼到临清，迫小的人伙，后叫小的把家眷搬到贼营。王经隆给了小红旗一面，叫小的办车辆，后来又叫小的办了三十多根杉篙，扎爬城软梯。小的是个头目。十二日，王经隆叫小的领了三百多兵，把过北口子。二十三日，官兵来了，那天归太带着人先到塔湾里打仗，败了，城里的贼人也叫官兵杀败跑出，小的们怕了，同着张善长、韩科如也从北门逃走。因天黑四散乱逃，并没见归太逃往那里。小的跑到清平被获的。等语。

查王维全献剑开城，受贼伪官，季国太扎梯把口，为贼头目，均属应行解京备讯之犯。至王维全母、妻、儿媳，前经问拟缘坐。其王维全之子王廷璧、王廷兰，并季国太之母赵氏，臣杨景素现派员查拿。又王维全、季国太供出之刘焕、孙山、王士爵，现在严缉。其余各犯，业已正法、解京在案。所有臣等审讯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审讯广标等解京质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 (录副)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

再昨奉谕旨，河南获犯供出，和尚广标，迫胁孙敬入伙，应拿获解京。等因。臣等提现获各犯内，查出广标一名，讯据供称：本姓刘，十四岁在本籍曹州府荷泽县乌灵寺出家，后又还俗，过继堂伯刘名山为子。十六岁逃荒到寿张县，在南台庙又做了和尚，师父是常念，已经死了。有范伟和尚，向不安分，叫小的人他的教。到八月里，替小的说二十八日起手，叫小的们在庙等候。范伟先上党家庄王伦那里取齐，众人二十八日夜进城杀的沈知县。小的同慧占、慧泉、广仲，到了二十九日天明才进的寿张城，范伟派小的把守南门。到初二日，范伟又叫小的看守当铺，并没杀人。初三起身到阳谷、堂邑，一路范伟叫小的总在后面护送车辆，恐有官兵来赶杀。那车子拉不进城去，都从城县走过，所以小的从没有与官兵打仗。到了临清，也曾跟去用火药攻了一回南门，随后范伟叫小的把守他的大门，往二门里传话。直至二十四日，那官兵杀散众人，小的躲在一间小房里，被回民拿送大营的。至所问孙敬，小的从来不认得他。等语。合将该犯一并解京。其慧占、慧泉、广仲三犯，据广标供，俱被官兵焚毙杀死，合并声明。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朱批：览。钦此。

给范伟银镯之王登云被拿获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奏闻事。

窃查前奉谕旨，据范伟供，伊所与王伦银镯，系寿张当伙王登云给与，亦入教随往临清，其人曾否就获，并著杨景素即速查拿，解京审讯。钦此。臣等现于获犯中讯得，王得润即王登云，供：小的是山西汾阳县人，年四十六岁。小的自乾隆二十年，就到寿张县马周训恒盛当店掌柜，平素并未入王伦的教。八月二十八日，贼人将寿张城占住，二十九日清早，就把小的当铺抢了，并拿刀逼着叫顺他。小的怕死，就顺了。贼帅范伟，即将小的铺内衣服，散给贼众四百多件，曾抢去银镯子一副，银戒指、银簪等物不记数目。那时害怕，随贼抢散衣饰，不敢拦阻。原想贼人去后，重整生理。九月初三日，贼人逼胁同行，无奈从寿张跟至临清，一路只给贼人喂马，并未打仗杀人。九月二十六日，大兵杀贼，贼人忙乱，乘空逃出，走到河涯，又被官兵冲散，小的在虎里庄藏了几天，行至沙河站，被东平衙役盘诘拿住。小的银镯二个，是樊伟抢去，并非小的献给他的。等语。查王得润由寿张从贼，跟至临清，且据供银镯系范伟抢去，安知非王得润自行献给，一经范伟质证，自无从狡饰。所有王得润一犯，应俟健锐营官兵起程之日，交令解京。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李成等被处决、发遣并
四百余名百姓被拿获释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讯获犯，分别定拟具奏事。

窃臣等前将情罪稍轻各犯，发东昌、德州、高唐、恩县、茌平等州县监禁，并奏明派员前往审讯，再行核办。今据各员造册具报，又有各州县陆续解到获匪，亦经臣等派令司道等，随时研鞫，将各犯情节，逐一分别定拟。查有李成一犯，系入道随贼、在堂邑助逆劫狱之犯，情罪重大，应凌迟处死。其彭得正等六十四名，或攻城守口，或打仗杀人，或下乡抢掠，或从贼日久，均属党恶，法无可贷，应即行斩决。内王银一犯，系寿张营兵，于正法后，仍传首本营，俾绿旗兵丁共知炯戒。又王五等八十五名，虽系胁从，均经为贼服役，亦未便轻纵，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至赵荣等四百七十五名，俱系被掠未久旋即逃出，并老幼残废，为贼迫胁，情有可原，相应释放。所有臣等分别定拟缘由，理合具奏，并将凌迟、斩决人犯名单呈览，伏候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军拟撤回各路搜捕之官兵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附片（朱批）

查逆匪滋事案内人犯，经官兵剿杀活拿，及陆续就弋，分别办理者，丑类殆尽。今归泰、刘焕二犯，经臣杨景素选派干员，悬赏勒限严拿。此外如冀盘佑、李忠等数犯，亦系情罪重大之犯，均应上紧踩捕。至其余零星贼匪，畏罪潜逃，方躲匿不暇，更不能别生事衅。今臣杨景素，分派十路，严查村落，小民未免惶惑，兼恐日久，不肖胥役，渐启挟嫌诬害之弊。且督拿愈紧，窜迹愈僻，真贼转未能即得。故臣等酌量现在情形，缉匪一事，此时似宜缓办，惟在臣杨景素暗中时刻留心不懈，自能渐就弋获。

（旁朱批：甚是。）臣等详商，莫若将所派各路员弁捕役人等，暂行撤回，庶奸匪知查禁渐宽，自必潜回故里。（旁朱批：是□一法。）臣杨景素当飭属暗中访缉，或密谕乡民，随时擒献，似于缉拿逸匪一节转为有益。臣等谨就现在情形，据实具奏，是否有当，伏候训示。谨奏。

朱批：应如此办者。

起义军家属赵默等分别被处决、为奴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续审应行缘坐人犯，定拟具奏事。

窃臣等于研讯陆续获犯中，审得赵默系赵大坊之父，季孟朗系季国贞之父，孙命系孙山胞弟，李云系李忠之祖，阎宗泗系阎吉仁胞叔，唐汝明系唐洪礼之父，唐洪义系唐洪礼之胞兄，江二系江三之胞兄，李接如系李士傑之父。以上九犯，俱系有名贼目父兄子弟，应照缘坐例，拟斩立决。又李王氏等妇女、幼孩二十八口，俱系逆犯眷属，应照缘坐例，赏给功臣之家为奴。臣等谨分缮清单呈览，如蒙俞允，臣等即将李王氏等二十八口，解交刑部，照例办理。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参奏失察生员投入起义军之学正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杨景素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续参失察生员从贼之教职，以甫学政事。

窃照教职一官，专司训饬士子，平日不能实心化导，以致身列青衿之人，从贼偷生，该教官实难辞咎。先经臣因临清州武生吴北隆等审有从贼情事，业将该管学正孟毓灿、训导李世璐、暨学臣李中简，具折参奏在案。迨后提犯严讯，又经究出临清州武生邢成德，供认随同贼众，在浮桥把守口子。生员从贼情罪较重，除将该犯解京备讯外，所有失察之教官，亦系临清州学正孟毓灿、训导李世璐，相应据实续行参奏，请旨交部严加议处。至前任山东学政李中简，亦应一并附参，听候部议。伏祈皇上睿鉴，勅议施行。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起义军任贵松等被处决 及韩有如等被充军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讯续获各犯，定拟具奏事。

前据徐绩拿获贼犯任贵松等九名，又据各州县拿获赵士秀等十三名，俱押解前来。臣等当即逐一研讯，审得任贵松、任贵江、赵士秀、赵士英、郭青山、李顺、王振江七犯，或为贼打仗，或为贼守口，法无可贷，均应斩决。韩有如、孙六、阎桐、欧七、赵光耀、张九传，虽系被逼入伙，而为贼喂马、挑草，派守浮桥，亦难轻纵，应发极边烟瘴充军。又王伦干儿艾得见之母贾氏、妻郭氏、子三妮、二小，从逆寿张县书办冀盘佑之母王氏、妹让姐、女香姐，王伦干儿温炳之媳马氏，王伦干儿赵大坊之祖母张氏，均系逆犯亲属，应照例缘坐，给功臣之家为奴。俟奉旨之后，臣等即解交刑部，照例办理。所有定拟缘由，理合奏闻，伏祈皇上睿鉴。

再查此内赵士秀、赵士英、欧七三名，系河南获犯刘甫贵供出同村顺贼之犯，前经奉旨查拿，今讯得赵士秀、赵士英曾为贼守口，欧七为贼喂马，是以分别定罪。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赵元等分别被处决、发烟瘴充军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舒赫德等奏折（朱批）

臣舒赫德、臣阿思哈、臣杨景素谨奏，为审拟具奏事。

前据漕运总督嘉谟，将拿获逸匪赵元、马存仁、马李氏、滕山、陈湘五犯，陆续押解前来。内查赵元一犯，前奉谕旨，据嘉谟奏，盘获赵元一犯，供称王伦第十八干儿，年十七岁，由赵传引进，讯之现在各犯，具称赵传系王伦干儿，并不知有赵元其人，即诘之王朴，亦称实无其人，且云干儿内并无似此年轻者，王朴系王伦亲弟，其供似为非妄。等因。钦此。臣等即提赵元研讯，据供：小的是寿张县人，年十七岁。今年二月内，有远房哥子赵传，叫小的入教，学运气。小的并未学会。八月二十九日，有赵玉佩领了多少人来家传信，叫小的跟他进寿张城，不去就杀。一路叫小的替他赶车喂马，后来到了临清，又与他做饭。九月二十三日，官兵到了，小的偷跑出来，遇著同县马存仁娘儿两个，一齐被衙役拿获。至我哥子赵传，实系王伦干儿，小的并不是。从前实因马存仁赖，小的怕受刑，所以妄供。至我哥子赵传的下落，小的不得知道。等语。臣等因提马存仁质证，据供：小的是寿张人，八月二十八日被赵传裹到临清，与他做饭。九月二十三日逃出，遇著赵元，俱被衙役拿住。小的知道赵元的哥子赵传是王伦干儿，他必然也是，所以妄供的。等语。查王伦干儿，历讯获犯，从无赵元之名。今既讯据马存仁以系妄供，赵元之非王伦干儿已无疑义。但该犯曾随赵传入教，学习运气，实属贼党，应即正法。其马存仁一犯，既为赵传供役，亦难轻宥，应发极边烟瘴充军。至马存仁之母李氏，系赵传裹至临清。又滕山、

陈湘二犯，虽曾为贼打水、拉车，俱于官兵未到之前，先行逃出，相应释放。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将张百禄解京并追拿王世揆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荣柱奏折（录副）

暂护河南巡抚印务按察使奴才荣柱跪奏，为奏明起解逆犯日期事。

窃查豫省拿获逆犯张百禄，经奴才将究出伙党张成章、张荣章、张大章、赵云会、张洪功、李天木等共习拳棒缘由，恭折奏闻在案。嗣奉谕旨，将张百禄解京。随经前督臣何焯奏明，委陈州府知府孙括、襄城营都司王自强管解。兹该委员等来省，奴才钦遵谕旨，即将张百禄交与孙括、王自强，并派拨兵役，沿途防护，于本年二十六日起解赴部。至张百禄前次供出之张成章等，俱已拿获解省。现又究出伙犯王世揆、王贵、赵三、张怀珠、蔡枚、陈二、刘国兴、李九学、李国林、张大成、石磨、王四等，奴才会同署臬司周于智，飞飭查拿。又李贵在京所供遂平武童刘姓三人，亦经署南汝光道陈锡钺督同拿获，一俟押解至省，并拘获各伙犯到案，一并究审，务期穷尽根株，另容具奏。所有起解张百禄日期，及究获伙犯各缘由，理合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朱批：所解殊连。余有旨谕。钦此。

核查梵伟供出之于瑞等已被处决
并严缉未获之韩增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舒赫德等奏折 （朱批）

臣舒赫德、臣杨景素谨奏，为查明复奏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接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十月二十七日奉上谕，今日讯问解到各犯，据季国泰供称，抬杉槁扎软梯，系堂邑韩家庄人韩增指使。又据梵伟供，在临清时，尚有于瑞曾派把守天桥口，该犯系寿张南门内人。又在塔湾打仗时，尚有王亮、李忠一同领兵，王亮系林家坝人，李忠系寿张井家庄人。等语。著传谕舒赫德、杨景素，即将韩增、于瑞、王亮、李忠四犯，速飭查拿务获严办，并将李忠是否即系前日查拿贼帅之李仲，查明复奏。将此随报发往，谕令知之。钦此。臣等查已决贼犯册内，有于瑞、王亮二犯，于瑞系寿张县人，随贼到临清打过两仗，与梵伟所供之寿张人于瑞相符；王亮系从阳谷县跟贼来，抢过当铺，梵伟所供王亮系林家坝人，林家坝查系阳谷县地方，亦属吻合。是此二犯俱经拿获正法。惟李忠一犯，曾为贼帅，在油坊带人打仗。经臣等派员，拿伊祖李云及伊母妹等，照缘坐例办理，其本犯尚未就获，现在严行查缉。至韩增一犯，查历次审办贼犯内，并无其人，既经季国泰供出，伊有指使抬杉槁扎软梯之事，自属案内要犯，臣杨景素当即派委员弁，开明该犯住址，与前此严缉之李忠，一併分头缉拿，务期弋获。理合将查缉缘由，恭折复奏，伏祈圣鉴。谨奏。

朱批：此等要犯，不可作通缉观，须一月一奏其就获与否。

秦继锐等跟随起义军攻城逃走被盘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荣柱奏折（朱批）

暂署河南布政使、按察使奴才荣柱跪奏，为奏闻事。

窃照豫省各属，盘获山东逃犯孙敬、杨添德、刘甫贵等，业经禀报前抚臣何焯，具折奏闻。现在飭提来省究讯。奴才因要犯归太等未获，严飭各地方官，及渡口要隘印委员弁，凡遇面生可疑之人，多方盘诘，毋使漏网。兹据中牟县知县张德履，盘获东平州人秦继锐。据供：有叔秦四、兄秦继仁，在寿张县邢家庄住，入王伦邪教，八月十五日回家，与父秦让商量，二十八日，叫我领著家眷，与同村仝志大、仝迎春、仝高五等家眷，送到寿张县东门大店住下，往杜三家会齐，哥子叫我回店照管牲口，他们许多人进衙门，听说杀了官，抢了仓库。九月初二日，到阳谷县城里，给我一把刀，一块红布缠臂，一块白布包头，叫在东门看守。还有三个守门贼头目，一个叫刘三冒失，一个叫王克爵，一个姓贾的不知他名字。住了三四天，到了堂邑。又往东昌，打不开城，就往临清州，抢了旧城，仍是刘三冒失三个，领著七八百人守东门。贼营宣行林宝，同王伦连日去打仗败了。到二十四日，关了城门。众人商量逃命，跑到河口，官兵拦住，只说是被难逃出来的，才放过去。有同走的寿张县人马丕功、马丕良、马丕仁、马存仁、贾士才、贾慎、贾恺，各自走散。我回到东平，住了三日，听说王伦们都已拿住，心里害怕，就出来逃避，到这里被盘住了。等语。又据封邱县知县邵一联，盘获东阿县人刘克连。据供：自幼在外推小车度日，九月初四日，在东昌府东关闸桥边，被王伦伙党不识姓名二人拉去，逼胁从他，随给我一桿鸟

枪，一个火药葫芦，一把刀，一块缠头蓝布，跟到堂邑，又跟到临清，叫我随同攻城。我先想逃走，被那贼头目崔虎管住。后来贼人在塔湾打仗，被官兵刀杀炮打死了许多人，是二十外记不清日子，我在车底下乘间爬出，一路乞食到这里，就被拿获。等语。各禀报前来。奴才查秦继锐一犯，已据供认贼党属实；刘克连一犯，亦供先曾从贼，后复逃脱。但该犯等是否同谋不轨，及此外有无伙党潜逃来豫之人，必须彻底根究，以清余孽。现据各该县将各犯押解来省，奴才会同署按察使周于智，暨在省道府，将前后所获各犯，严行审究。今抚臣徐绩现已抵任，听候覆审明确，分案核拟具奏。并将供出各犯，飞咨东省查拿办理。一面飭属实力查拿，并踪缉归太等各要犯踪迹，务期迅速弋获，不敢稍有疏懈。所有豫省续获逃匪缘由，敬谨缮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余有旨谕。

教民褚致远等被处决或发遣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审拟复奏事。

窃臣于十月十二日钦奉谕旨：王经隆等供出，有陈合璧是王伦徒弟，在恩县招有四五十人入教，记得内有石姓、褚姓。等语。陈合璧一犯，前据国泰奏称，临清人陈合璧，是否实有其人，密禀抚臣，就近查办。该犯系招人入伙之犯，现在曾否拿获，褚姓是否即系褚文，石姓系何人，着传谕舒赫德、杨景素，迅速查明，录供复奏。钦此。钦遵在案。伏查陈合璧一犯，招人入教，情罪较重，前经派员往恩县查拿，尚无踪迹。其石姓、褚

姓二犯，遍处访缉，先于十月十四日复奏，并声明褚文供内，尚有堂邑逃回之褚致远在案。续经缉获褚致远、石玉二犯到案，当即飭委司道，严行审讯，录供禀报。臣复亲提褚致远等，复加刑讯。据褚致远供：小的是恩县人，与临清王家庄的陈合璧认识，曾从他学拳念咒。八月二十八日，他叫小的跟到张四孤庄，他们杀人放火，小的害怕，总没动手。二十九日，他们到寿张去，陈合璧叫小的替他收拾家眷，等他同到临清。后来官兵到庄上拿人，小的就逃跑了。据石玉供：小的是恩县人，有本县人褚文，同临清王家庄人陈合璧，叫小的入道学拳。八月二十八日，又叫小的到张四孤庄去，因下了雨，二十九日天明方才走到，听见他们放火杀人，小的害怕，就回来了，并没跟他同去。等供。臣复向褚致远等诘以陈合璧及所招四五十人现在下落。又据同供：当初褚文已供明了，只有十四五人，并无四五十的话，如今查拿得紧，实不知他们去向。陈合璧自从他到了寿张去，并无消息，亦实在不知下落。等语。反复究诘，矢口不移，似无遁情。臣查褚致远一犯，曾到张四孤庄，为陈合璧看守家眷，实系逆党，法无可宽，应请旨即行斩决。石玉一犯，虽未从贼同行，即经学拳入教，亦未便少为宽纵，应请发往极边烟瘴充军。其未获陈合璧等，现在密飭访拿，容俟获日另结。所有臣审拟褚致远、石玉二犯供情，理合遵旨奏复，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政府查拿王伦等五服内之亲属缘坐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查明首逆族属，办理具奏事。

窃臣随同大学士舒赫德，前在临清审办逆匪，伏思王伦、王经隆二犯，同日传人起事，其情罪之重大，正复相等。所有陆续拿获各家属，俱经分别解京正法，并问拟缘坐为奴。惟该二犯世系下同为一族之人，未便仍令安居故处，致使根株不净，应同妻子迁徙乌鲁木齐等处，以靖地方，曾于十月十四日，谨将筹办情形，具折奏闻。奉到朱批：甚是。钦此。钦遵在案。臣等当即选派委员，分赴王伦居住之寿张县党家庄，王经隆居住之堂邑县张四孤庄，逐一细询该二犯亲邻牌甲，查开支派名单，毋使一名遗漏，仍飭令会同该县，按名缉捕。现在陆续拿获，王伦同族王梁氏等十名口，王经隆同族王经常等十三名口，先后解送临清。查内有王柱之妻刘氏，及年未及岁之伊子王对二名口，王柱曾封贼王，妻子律应缘坐，谨已随同应行缘坐之各犯，先行管押解京。其余王有恒、王经常等，俱经逐一查询，的系王伦、王经隆同族，亦未经从贼打仗、封授伪官，应请令同妻子，迁徙乌鲁木齐等处地方。此外尚有王伦族内王张氏等二口，王经隆族内王郝氏等十一名口，未经拿获男犯，俱系妇女幼孩，应请发回本县，暂行监禁，俟缉到男犯，再行迁徙。未获各犯，现在严密查拿，不致漏网。所有王伦、王经隆五服以内亲属，臣谨分晰开具名单，恭呈御览。并将现办缘由，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政府搜刨王伦藏银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遵旨覆奏事。

本月初四日奉上谕：昨日讯问梵伟等各犯，据供：王伦抢劫

寿张等处库银，随身携带。云云。钦此。臣思逆匪王伦，一到临清旧城，即盘踞当铺，嗣因九月二十三日因官兵焚围严禁，始迁汪姓大宅，此历来获犯所供俱属相符。今现据梵伟等供称，王伦抢劫库银，曾携带临清，则当铺、汪宅地面自应首先查办。臣当即密谕布政使国泰，亲往该处搜刨，无涉声张。兹据国泰禀称，两日亲身督率员弁，前往王伦原住当铺及汪宅，废基遍地搜寻，查该两处房屋俱已被火烧尽，屋主并无存身之地，所剩皆残垣颓壁，满地瓦砾及焚过零星砖木，堆积至三四尺不等，亦未经人收拾，国泰即派人先将积存砖土刈去，复将四处地面刨掘，并于王伦焚死楼房之下，尤逐加搜剔，竟无埋藏熔化银两。等语。查逆匪王伦，虽众知其居住当铺及汪姓大宅，然安知贼匪占据旧城时，不又曾潜匿他屋，或有埋藏银两之处，亦未可知。布政使国泰现在暂住临清散赈，臣又面谕其再行密地访察，有可跟寻者，仍逐细检查，但须办理安妥，毋致纷扰。……

清政府惩治从起义军中逃出之武生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奏明事。

窃查九月二十九日，前抚臣徐绩奏，有临清州武生林苞，自贼营逃出投首，报知贼情一事。九月二十一日，钦奉谕旨：林苞身系武生，非平民可比，岂宜为贼胁从，前日馆陶县杀贼之王建基、张灏独非武生乎。然武生既有林苞，文生内亦所不免身列青衿之人，岂可不明大义，自不便照愚民概从罔治。但此时若露圭角，反恐驱而从贼。现在如有从贼者，姑照常遣回，俟事竣后，通查贼中之脱出之武生员，俱斥革发往伊犁，以示惩戒。若讯

明为贼主谋划策者，即照同恶相济之犯从重办理，并须将该学教官及学政一并参处。但此时不可丝毫漏洩。钦此。臣查目下王伦逆案获到人犯，已经审办完竣，所有审出从贼之文生杨永贵、武生吴兆隆、邢成德三犯，经大学士舒赫德会同臣等，讯供解京在案。此外检查案犯册档，并无文、武生员从贼中脱出之人。惟临清州武生林苞，应行遵旨办理。臣随将林苞传到，率同司道审讯。据供：武生年三十三岁，在临清南门外永清街住。九月初六日，听得贼人要来，武生的父母家口都躲到晁家庄去，武生同几个家人看守门户。初七日，贼人到了，武生就关门躲避。十四日，贼人找到武生家里，把三个家人杀了，房子放火烧毁，并将武生绑了，问武生随去不随，武生随口答应说随去，就把武生带到大寺正殿里圈住，见一个人坐在中间，旁边还有些人同坐著，有知道的人说是王经隆。把武生在那里圈了一夜，武生想著要逃，不能脱身。次日清晨，殿里睡的众人都起来出去，武生随著出入的人混出寺外，走到东门口，贼人盘问，武生说是同伙的人搬家眷去，他们不信，问武生是谁手下的，武生因在大寺里曾见贼人内有武生旧日的佃户韩文学，是个小头目，武生就答应是韩文学手下的，他们才放武生出去。到了晁家庄，因离城不远，同著父母家口，都搬到戴家湾地方住下。闻得徐巡抚在梁家浅扎营，就投到营里，见了巡抚，把这些缘故都告诉了，跟著徐巡抚作眼拿贼。到了平定后，武生才回家来的。那韩文学是临清九圣庙庄上人，听得他跑回庄里，被本庄人杀了。等语。臣查林苞虽经投出自首，赴巡抚营中报信，但既身列青衿，不明大义，自难照平民概从罔治。林苞一犯，应请革去武生，发往伊犁，以示惩戒。至韩文学一犯，是否实被庄民杀死，臣现在确查办理。所有该教官、学政失察职名，另行查参、合并陈明。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张文学等被获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周元理奏折 （朱批）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拿获逃匪，审明情节解京，恭折奏闻事。

十一月初三日，据元城县禀报：拿获逃匪张进起，子张文学并张进起之妻王氏、瞽目次子张三、幼侄张玉儿、幼女二姐、九姐七名口。当即批飭，速行解省确审。兹于初八日，据大名道委员，将一千人犯，押解赴省。臣即率同按察使达尔吉善，提犯亲加研讯。据张文学供称：我系临清小连头人，上年十一月里，我同老子张进起，托柳林集人郭元福，说给杨中达即杨仲青家佃种地亩，就同母王氏、双瞽兄弟张三、幼妹二姐、九姐，还有族中幼弟玉儿，都到柳林住下。那杨仲青合他儿子杨孝章、杨见荣、杨希业、郭元福都是白连教人。今年六月里，杨见荣、郭元福说，有七七四十九日大劫，叫我合老子拜他为师，可以免灾。我合老子就于八月十五日入教的。有替杨见荣家种地的国松、何九，同磕头烧香。八月二十八日将晚，郭元福对我说，今日晚上，张四孤庄王师父要起手，到寿张迎接王伦，叫我合老子各带家伙同去。我合老子还有国松、何九、杨见荣、郭元福，都拿了刀，一更天到张四孤庄王圣如家，见有许多人，都叫王圣如元帅，王圣如手举红旗，吩咐众人，同上寿张，如有退后，立时割头。王圣如因村东头有六、七家不入他教，又是他的隣家，叫我们随去，见他们杀了好些人，房子也放火烧了，连夜起身。二十九日饭时，到了寿张。那时王伦已杀了官，把城占了。王圣如就领我们进去，同一个孟元帅叫孟灿、一个阎元帅，开了名点卯。

我同老子都分在王圣如的侄子王君爱队里，巡城当跑军。九月初一日，散给一块红布缠头。初三日起身，午时到了阳谷，一同攻城。是同去的刘世凯，在城门底下钻进去，开了城门，一齐进城，杀人放火。我在东街，有人拿锄要砍我，被我扎死。那夜在阳谷城北扎营。初四日起身，下晚到堂邑县南门，打破城，我把一个门斗打死，听说已把县官缚到北门外杀了，把库银都搬到大堂上，我也抢了些，就出北门扎营。初五日起身，晌午到柳林集，共有几千人，都占住铺房。初六日还住了一天，沿途裹来大车有二、三百辆，载着掳来的妇女。我们家眷没有跟去。初七日起身，上临清，在杏园扎了营盘。王圣如领了一、二千人去攻临清砖城，被城上枪炮打死好些贼人，到点灯时，王圣如传令，且回大营。我因怕枪炮利害，同老子商量，趁着那时黑夜，就一同逃走。初八日回到家里，没一个人，找到堂邑单家庄，母亲弟妹都在亲戚家，就领着家口，各处逃躲。十月二十日，到元城县亲戚张绍家，住了两日，就被县里拿获了。我的老子随去攻城是有的，并没杀人。逃后沿途只说是逃难的，也没知情容留的事。兄弟张三是警目，并没同去。是实。等供。并据张进起供，与伊子张文学相同。复讯据，张王氏等子女，均未随入贼营。又验讯得，张三果系双警，并未入教。张玉儿年九岁，二姐年十四岁，九姐年九岁。臣覆加细核张文学供词，该犯父子，虽于初七日到临清，见城上枪炮利害，是夜即行相约同逃，但该犯等既入邪教，又系随从王圣如在张四孤庄起手之人，并跟往寿张、阳谷、堂邑，助贼攻城，张文学又杀人抢库，供吐如绘，均属情罪重大，恐有应须质讯之处，未便即行正法。臣现即派委理事同知嵩阿礼、千总刘云龙，带领兵役，将张文学、张进起二犯，严密管押赴京，解送军机处，以备提讯。其家眷幼孩，暂行羁省，听候知照到日遵行。搜获赃物，已饬提省。其留住之亲戚张绍，有不知情，并饬大名道讯明办理。一面知会山东抚臣杨景素，查照

供内情节，如有未经拿获之犯，即行严缉。臣亦一并通行飭缉务获，以尽根株。所有申明逃匪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查获起义军孟灿之甥婿许遂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徐绩奏折（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遵旨解京审办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前抚臣何焯任内，钦奉上谕：孟灿女婿何人，不可不访缉严究，既系巨恶至亲，不宜复留滋蔓，必须讯明姓名，查拿解京审办。钦此。钦遵。随经前抚臣飭属访缉，并据该司道于拿获张百禄案犯内，留心讯究。据张百禄供：孟灿之女年甫十余岁，并未嫁人，只有伊甥女建姐，嫁与太康许姓，孟灿曾往来其家。等语。嗣据太康县拿获许姓即许遂，供认系孟灿甥婿，臣已附折奏闻在案。今臣会同司道，提讯许遂。供称：小的女人张氏，孟灿是女人的娘舅，张百禄是女人的兄弟。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内，到小的家看望住得两日。他说会运气、提气，每日午时，向南方并著脚、闭住气，作一个揖，向南出口气，会了这法，可以数日不吃饭。又说会打拳，比几个拳势教小的学习，小的是乡农，没有学会。张百禄并没传教与小的。臣恐该犯实系孟灿之婿，捏词狡赖，严加究诘。据供：孟灿有一女，才十多岁，并未嫁人，也没嫁到河南来，小的实系外甥女婿，不敢讳饰。等情。臣查北方风俗，凡本宗外姻之婿，无不指为女婿。许遂虽系孟灿甥婿，旁人即通言女婿，其无另有女婿，已无可疑。但甥婿亦系巨恶至亲，教习拳棒，已据供认。许遂一犯，

诚不便宽宥，相应遵旨解京申办。除委员押解，于十一月十七日起身，赴刑部投收外。臣谨具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随从起义军攻城之王贞等逃跑后被盘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徐绩奏折 （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奏闻事。

窃照东省逃匪未获尚多，屡奉谕旨，飭令实力查拿。今据泌阳县知县乔集鹑盘获，寿张县人王贞、王学礼二名。据王贞供：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日，被贼至庄胁逼顺从，与侄王学礼，携带家眷，跟进寿张县城，贼给红袖一块，木棍一根，随到阳谷、堂邑。因照管家口，不曾进城。复由柳林到临清旧城，每日令锄草喂马。后来贼被官兵杀败，九月二十四日，乘空同王学礼逃出，一路拉车来到泌阳，投姐夫马六不肯容留，行到路上，被获。王伦贼伙有李士杰、孟灿、林哲、李同、王朴、李英，余俱不识。等情。王学礼供同。又据封邱县邵一联盘获，寿张县人宋培贞一名。据供：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间，在阳谷县李家庄被贼裹走，贼头目张有给刀一把，黑帕一块，由堂邑至临清旧城，派在西门把守。后闻贼被官兵杀败，张有投河身死，不记日子，乘空逃出，一路求乞到黄河口被获。等情。各禀报前来。臣现在提犯至省，亲自督同司道确审究拟具奏。合将拿获逃匪缘由，缮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秦继锐等跟随起义军攻城分别被凌迟处斩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徐绩奏折 (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照豫省中牟等县，拿获东省逆犯王伦案内逃匪秦继锐、刘甫贵、刘克连、孙敬、杨天德等五起，经前督臣何焯、护抚臣荣柱，先后奏闻在案。臣抵任后，提取各犯，会同司道，悉心研审。除杨天德一犯，供情游移，业咨东省确查，到日另行核拟具奏外。余犯俱已供认不讳。

秦继锐籍隶东平，有叔秦四、兄秦继仁，寄居寿张县，皆入王伦邪教。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秦继仁回家，与父秦让商量，令秦继锐往随王伦，同至秦继仁家。二十八日，秦继仁令其带领家眷，与同庄之仝志大、仝迎春、仝高伍等家眷，送至寿张城东门店内居住，复往杜三家会齐，旋令回店，照看牲口。是夜王伦率众赴县署杀官劫库。九月初二日，该犯赶车同至阳谷，秦继仁给刀一把，红布缠臂，白布裹头，随同贼伙刘三冒失、王克爵即王士爵、贾姓，同至堂邑，又往东昌攻城不下，即赴临清，住在旧城，仍随刘三冒失等把守东门。嗣见王伦与贼宣行林宝，被官兵杀败。二十四日，该犯与寿张县人马丕功、马丕良、马丕仁、贾士才、贾慎、贾恺，商议同逃，随弃刀布，各自逃散。秦继锐回至东平，闻王伦等被拿，心生畏惧，出外避匿。十月十一日至中牟县，被获。刘甫贵，家住临清瓜查庄，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被逆伙来庄胁走，该犯与同庄李法玉、赵士秀、赵士英、姜二小、欧七、赵新、萧利，随同进城。逆首王伦在礼拜寺点名，将该犯拨给头目杨进忠管束。十二日，给枪一杆，令其随

往攻城。又派同寿张人王振海、王振江、徐河、王六等，在头闸把守。二十三日，闻王伦被官兵杀败，是夜与萧利商同脱逃。萧利前往直隶，该犯欲寻平山后帮粮船舵工刘四未遇，沿河行走，十月初四日至河口，被获。

刘克连，籍隶东阿，拉车度日。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四日，推车至东昌府，被王伦伙党诱逼入伙，交头目崔虎管束，给与刀枪、火药，蓝布缠头，随至堂邑，又至临清旧城，随同攻打。后见王伦等在塔湾打仗被官兵杀败，心生畏惧。二十日外，乘间潜逃。一路讨乞，十月二十一日至封邱县，被获。

孙敬，原籍寿张，先寄居豫省泌阳，充当皂役，十有五年。有胞兄孙秀儒，亦充泌阳快役。该犯因与伯母控争地亩，被县责革，递籍安插。复充寿张快役。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派在南门巡查，是夜逆犯王伦率众进城，逢人砍杀，该犯躲入茅坑。二十九日，被逆僧广标搜获，逼胁顺从。嗣见伊表弟贾玉成，现充探马，该犯谗令同行，贾玉成即向广标保领。是夜，该犯以寒冷，诱贾玉成取衣，随即窃取马匹、令旗，赚门出城，回家见妻子被杀，该犯遂约同堂弟孙羊儿，及伊戚李大成，并大成妻子、媳妇，逃至泌阳，欲投孙秀儒安身。十七日到境，即被盘获。查孙敬从贼充当探马，又潜来泌阳。逆犯供内，原有归太往河南调兵之语。该犯是否王伦遣来豫省勾引，且泌阳地方曾犯邪教，或系孙敬等往来传感，今被拿获，自知罪重，饰词狡卸。严加夹讯，矢口不承。祇因泌阳原系旧曾居住，有胞兄可投，是以同李大成携眷远来，实非王伦指使，亦无邪教传授。质之孙秀儒、孙羊儿、李大成等，供俱相符，似无捏混。臣查秦继锐一犯，同谋入匪，携送贼眷，复把守城门，实属大逆，应照谋反不分首从律，凌迟处死。刘甫贵、刘克连二犯，虽称被逼从贼，但俱持械攻城，法无可贷，均应拟斩立决。以上三犯，请旨即行正法。孙敬一犯，虽据供被胁暂从，即行逃避，与甘心从贼持械攻城者

微觉有间。但身为衙役，奉派巡城，贼至即行顺从，逃出又不投首，未便轻纵，应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秦继锐之父秦让、叔秦四、兄秦继仁，均系共谋，及应行援坐之妻宋氏、子小秃，咨明山东抚臣查拿，照例办理。又同行为逆之仝志大、仝迎春、仝高伍，贼伙杜三、林宝，贼目刘三冒失、王克爵即王士爵、贾姓，同日脱逃之寿张县人马丕功、马丕良、马丕仁、贾士才、贾慎、贾恺等，刘甫贵案内一同顺贼之李法玉、赵士秀、赵士英、姜二小、欧七、赵新、萧利、王振海、王振江、徐河、王六等；刘克连供出贼目崔虎，臣一面飭属勒拿务获，一面飞咨山东、直隶，一体查办。孙敬同行之孙羊儿、李大成并妻梁氏、子李太、媳孙氏，讯系避难良民，并无别情，应予省释。所有审拟缘由，相应缮折具奏，另缮供单进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奉旨严缉王伦起事内之伙党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裴宗锡奏折 （朱批）

安徽巡抚臣裴宗锡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窃臣于本月十一日，承准大学士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奉上谕，据荣柱奏，拿获东省逆犯张百禄，于十月二十六日派员押解起程赴京。等语。张百禄系逆犯王伦干儿，且往遂平纠众入教，实为此案要犯，该省起解殊属迟延，已于折内批示。至此案内有贼党归岱即国太，为贼潜行来京，探听信息，抢劫粮船搭桥，到处打仗杀人，情罪实为重大，必当上紧缉拿，不可令其久稽显戮。又，刘焕系寿张县壮役，冀盘佑系寿张县仓书，俱开城迎贼，抬出本官，胁逼降贼，又温炳、赵传系

王伦干儿，均属重罪要犯。又如李仲即李忠、韩增、皮之扬、马存孟、王士爵、陈合璧、于瞻海、李浩然、林海、刘三、高珍、萧连城、郭永敖、余会、李之贵、杨树常、杨希叶、徐士姚、王立松、王有庆、刘国安、阎二小、李振、郝灿、阎大成、常老辉、韩裕功、李起明、王秋光、萧利、李法玉、姜二小、赵新、王振海、徐河、王六，均关紧要节，经谕令查拿，至今未据奏报弋获。此等人犯，自揣罪恶深重，或潜匿相近之直隶、河南等处，均未可知。著再传谕周元理、杨景素、徐绩，严飭各属，上紧设法实力踪缉，务期拿获，解京严办，不得视为具文，以致该犯等免脱远颺。并著每月将各该犯曾否获到之处，奏报一次。至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山西等省，亦系毗连豫、东两省境地，并恐该犯等改装匿迹，潜窜境内，冀逃法网。并著谕令各该督抚等，一体留心访拿务获。虽不必如山东等省之按月奏报，亦当实力飭拿，勿稍疏懈。并不得视为海捕故套，致要犯稽诛。将此一并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

臣查东省逆匪余党逃窜，安徽与该省境地相近，诚恐该犯等改装匿迹，窜入境内，希图漏网。臣已节次严飭附近东省之凤、颖二府，选派员弁兵役，在于冲途及各要隘，严密查拿。并通飭各府州，一体留心访缉。臣前于稽查赈务之便，复随地督察，俱节经奏蒙圣鉴在案。兹复钦奉谕旨，令臣飭属严拿，臣即开具要犯姓名，悬立重赏，飞飭各属文武员弁，添派兵役，在于城市村庄寺庙坊店及深山僻径人迹罕到之处，实力搜拿，设法踪缉。如遇语言不对、形迹可疑之人，即留心盘诘，务期要犯弋获，解京严办，早正刑诛，以快人心，而彰国法。臣复严示劝惩，通飭各属，如有拿获要犯数名者，即专折具奏恳恩升擢，以示鼓励。其有视为海捕故套，具文塞责，不实力查拿者，臣即严参示儆，庶该员等咸知戒励，上紧设法缉拿，要犯不致远颺免脱。所有接奉谕旨，现在办理缘由，理合缮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实力为之，勿为虚言。

起义军徐河被获讯明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奏明查获匪犯遵旨解京事。

窃臣于十月二十二日接奉谕旨：河南获犯刘甫贵，供出同守闸之王振海、王振江、徐河、王六，即速按名严拿务获。等因。钦此。查王振江一犯，已于十月二十六日，奏明拿获正法。其王振海等三犯，经臣飭属严行踪缉在案。

嗣又于十一月初八日接奉谕旨：归太即国太等四十一犯，均关紧要，务期拿获解京严办。等因。钦此。臣遵即严飭通省，并派委员弁，分路缉拿，先将办理缘由，奏闻亦在案。

兹查有清平县拿获形迹可疑之徐贵一犯，臣恐其即系徐河，飭令逐细严究，随经该犯亲戚刘智证明，徐贵实即徐河，差役押解到省，臣督同司道等严加究讯。据徐河供：小的是临清州杨家庙人，年四十一岁。本年五月内，有个临清八里庄的韩福如，诱小的人教，叫小的学咒运气。九月初七日，韩福如来小的家里，纠约小的往临清去，把小的辫子结了一个疙瘩，青布包了头，给小的一把牛耳刀。十二日，在塔湾地方，有一个李头目，领了许多人合官兵打仗，小的跟著韩福如，他使枪戳倒一个拿鸟枪的步兵，小的赶上去一刀杀了。小的还在临清南门攻过一次城，又守过二闸口，同守闸口的是韩福如、徐海、徐五十、孙敬，别的人记不清了。二十三日，京兵到了。二十四日早晨，大雾，小的逃走出来，怕人知道，改名徐贵，走到清平县被拿的。小的不认得刘甫贵合王振海们，那李头目有三十一、二年纪，麻

面没胡子，不晓得他的名字。等语。臣复查徐河一犯，与孙敬等同守闸口之事，业已供认不讳。前经河南省奏明，孙敬与刘甫贵等同时拿获，是徐河实系同伙，未便因有不认识刘甫贵之供，任其狡饰。该犯系在奉旨查拿要犯四十一名之内，既经从贼入教，又复打仗攻城，且同孙敬等犯把守闸口，情罪重大，法无可宽，应即遵旨解京严办。再查该犯所供，韩福如已据东昌获解临清，审明正法。徐海、徐五十二犯，亦在临清拿获斩决。至所供李头目是否即系李忠，现将徐河供出之年貌，飞飭各属，严密查拿。所有查获匪犯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畅辉璧入教并随同守闸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逆犯遵旨解京事。

窃照十月十七日奉上谕：江山供出，李旺帶著许多人到临清野庄地方，叫我们过劫，我庄上的常老辉，就帶著我顺从李旺，去见王伦的。常老辉系案内应行拿究之犯，不可任其漏网。等因。钦此。

又于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归太等四十一犯，均关紧要，著传谕杨景素，严飭各属，上紧设法实力踪缉，务期拿获，解京严办。等因。钦此。当经臣严飭各地方官，并遴委文武员弁，分路缉拿在案。

兹据临清州知州李涛拿获常老辉一犯解省，臣督同司道，提犯严讯。据常老辉供：小的本姓畅，叫畅辉璧，人都叫我常老辉，是临清州治庄人。九月初五日，李旺骑了一匹白马，头上包

著红袖，手里拿一把腰刀，领著三、四十人到小的庄上，喝令合庄的人都要从他，不从就要杀，小的无奈，就合同庄江山合他老子江言，都随著去的。到了杏园，王伦来了，李旺叫小的们磕头接他，就在杏园住了一日。初七日到临清土城里，小的合江山父子在一处住。有个贼头目陈学书，派拨人去守二闸口，小的曾替江言守过几晚，头上包著青布，手里拿根铁尺防身，并没有打仗攻城杀人的事。二十四日，大兵到了，逃走回家，十一月二十九日被拿的。等语。臣伏查常老辉即畅辉壁，系在奉旨查拿要犯四十一名之内，所供顺从李旺，与江山同见王伦之处，均与江山原供符合。该犯跪迎逆贼，把守闸口，法无可宽，应遵旨解京严办。臣现在派委候补通判宋圣图，将常老辉一犯，同先经具奏应行解京之刘国安、李法玉二犯，一併起解。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睿鉴。

再，查江山之兄江二，及伊母路氏，俱经拿获缘坐，伊父江言俱坚供不知下落，现在缉拿，应与陈学书一併严拿，获日另办。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查拿张百禄在遂平之伙党

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荣柱奏折（录副）

暂署河南布政使事按察使奴才荣柱跪奏，为奏闻事。

窃奴才前奉办理军机处扎开：张百禄在京所供，河南学习拳棒之徒弟十三人内，除张成章、张洪章、赵云会、李天木已据奏报拿获，其王四魁、王贵、翟起山、陈仲魁、郭二、戴海儿、张驴儿、刘多炳、张怀珠九犯，应速飭属严拿务获，审讯办理具

奏。等因。当经奴才将张成章、王四魁等八犯已经拿获；郭二、戴海儿、张驴儿、刘多炳、张怀珠五犯，现飭严拿之处，恭折具奏在案。奴才因查赈路过遂平，面委勤干员弁，协同地方官，分路踪缉。嗣据禀报，已将郭二、戴海儿、张驴儿、刘多炳四犯拿获。并奴才在省所讯各犯内，转辗供出之刘国具、张洪功、张大成、王四、李九学、石磨、李国林、赵三，及李贵在京的供之遂平武童刘德修、刘昱东、刘耀东等十一犯，亦均陆续禀获，解省审办。其张怀珠一犯，查明不在遂平，现在多方密缉务获，不使漏网。所有查拿张百禄案内各犯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将张百禄之母等缘坐家属解京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杨景素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续拿逆犯家属，审拟解京事。

窃照律载，谋反大逆，不分首从，俱凌迟处死，家属查明缘坐。等语。查王伦乾儿张百禄之母孟氏，即系孟灿之姨，前经寿张县护解，经臣等奏明，在临清监禁，俟张百禄定案后，再行办理在案。今张百禄已经河南省拿获，解京讯明，凌迟处死。所有张孟氏一口，其子弟皆属党逆要犯，较之寻常缘坐人等情节尤重，应依律即行解京，给发功臣之家为奴。又据恩县禀，获李萃之子小灯、小镜，郭景顺之妻郭何氏，等三名口。查李萃、郭景顺二犯，前由布政使国泰审拟，该二犯既系邪教之首，复有应贼之谋，虽现已监毙，仍应断棺戮尸，并将其妻子缘坐。等因。具奏。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核拟奏准，亦在案。今李小灯等三名

口，审系该犯等妻子属实，应同张孟氏一并解交刑部，照例办理。除一面委员押解赴京外，理合将续拿逆犯家属审解缘由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奉朱批：览。钦此。

拿获及审讯参加起义的马添喜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 勒尔谨奏折（录副）

臣勒尔谨跪奏，为审办随同逆匪之逃军，恭折奏闻事。

臣前闻山东逆匪王伦倡立邪教，谋为不轨，仰蒙皇上特遣重臣，带领劲旅，未及浹旬，俱已扑灭。窃恐匪徒内不无乘间脱逃之人，必须严密侦缉，庶匪犯不致幸逃法网。随檄行陕、甘二省文武各官，认真查拿，去后。兹据署平番县知县何汝南禀称，该县巡查地方，于本年十一月十六日行至县属碱水河地方，见有举止慌张面生可疑之人，随令衙役拿获，细加盘诘，名马添喜，系甘肃西宁县人，曾经随同山东逆匪把守城门，理合连犯解省，听候审办。等情。臣率同布政使王亶望、按察使图叶阿、驿传道秦雄飞，提犯研鞫。缘该犯于三十八年七月内，因偷窃西宁县署内衣物，问拟军罪，发至山东寿张县。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夜間，有人打入房门，逼令跟随。该犯畏惧依从，当给白布一块，令戴头上，陆续集聚六七百人，先至营员衙署，杀死二人，抢劫箱笼。复至县署，杀官劫库。该犯俱系从行，并未帮同下手。旋经贼目分给腰刀一把，令随众把守北城，因闻城外炮响，官兵将到，贼众出城，将赴阳谷，该犯乘空脱逃，欲回原籍，行至碱水河地方被获。等情。臣恐该犯必有拒捕杀人情事，严加刑讯，矢口不移，案无遁饰。查该犯马添喜，本系拟军之犯，复敢随同逆匪，

收受白布、腰刀，听从守城，实属同恶共济，不法已极，应照谋叛已行但共谋者，不分首从，拟斩立决。该犯罪大恶极，为人人所痛恨，未便稍稍显戮，臣随于十二月初三日，恭请王命，将该犯马添喜处斩梟示讫。……

再，现据陕西臬司详报，神木县拿获逆犯王伦余党李大儒、孙武二犯。臣已批飭解赴抚臣衙门审办，合并陈明。所有马添喜供词，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附：马添喜供词

讯据马添喜供：小的是西宁县人，祖父母合（和）父母都死了，并没女人、儿女，也没产业。乾隆三十八年七月里，小的偷了西宁县署的衣服，问了军罪，发到山东寿张县，交给军头王姓管束。本年八月二十八日三更时，有许多人打到小的房里来，说他们是白莲教主王姓手下的人，叫小的跟随他们去，给了一块白布，叫小的戴在头上，若是不从，就要杀死。小的害怕，只得依从，跟着他们行走，陆续集聚的约有六七百人，先到营里衙门前，他们把守门的人杀了，打进衙门里，不见营官，搜到厨房，杀了一个人，把箱笼都抢去了。又到县里，把县主从房里绑出来，叫他随教，他不依，大声叫骂，他们把知县杀死，撩在井里。衙门里的人都逃了。小的们把箱笼合（和）库里的银子，一齐抢上，送在王姓头目住处。到二十九日天明时，王姓头目又叫开了军装库，分给小的一把腰刀，派小的跟着众人把守北城门。到九月初二日半夜时，忽听得城外炮响，头目吩咐说，官兵来了，著开了北门，连夜去打阳谷县。小的跟到城外，乘着人乱，把白布腰刀丢去，想逃回本籍，路上把刺的字，用针扎破，擦上泥土，从小路逃走回来。不想十一月初六日，走到平番县碱水河，把小的拿住了。小的实因被他们逼迫，跟着去的，并没杀人。如果有杀人的事，这样夹讯，还敢不实供吗？

王伦服亲王有介等逃走被盘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日 徐绩奏折 (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奏闻事。

据河南府嵩县知县李一德禀称：十一月二十二日，盘获山东阳谷县人李有志。据供：本名王有介，年二十八岁。父王楷，母梁氏，叔王林，兄王有恒，弟王有成。该犯系王伦总麻侄，邻近居住，王伦封伊父王楷为王，封伊与王有恒为总兵。八月二十八日，王伦举事杀官劫库，伊父恐事败，令该犯出外逃避。二十九日至张秋，约堂叔王四同行，改名李法，该犯改名李有志，假说亳州人，一路贩卖物件度日，走至嵩县被获。王四现往卢氏县贩布。等情。又据陕州卢氏县知县父荃禀称：十一月二十八日，盘获山东阳谷县人李法、即王四。据供：本名王柄，年三十五岁，兄弟四人，长王柱，次王据，三王枋，四即该犯。有母毛氏，妻张氏，老家在党家店。王伦即王枪，系同曾祖堂兄。该犯十五岁即至张秋佣工，母兄俱住老家。八月二十九日，有堂侄王有介来说，王伦造反杀官劫库，恐事败连累，相约逃走。随改名李法，携带银两，一路做买卖到河南。王有介往嵩县卖木杓，该犯至卢氏，被获。等情。各禀报前来。臣查王有介、王柄既据供称王伦有服亲属，而王有介复受伪职，情罪重大。除飭署布政使荣柱，迅速提犯来省，会同各司道确讯实情，另容解京申办外。所有盘获逃匪王有介等缘由，相应具折奏闻，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归太为何尚未缉获。

教民左荣宗等分别发遣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照前据布政使国泰在德州申办恩县人李萃、郭景顺等，学拳诵咒，传授多人；并据褚文供出，曾与左荣宗、张国元等，随同李浩然、陈合璧，到堂邑张四孤庄一案，业将褚文一犯解京，严讯正法，并声明褚文所供各犯，现拿张辅贤等到案，讯有挟嫌诬捏之处，应俟拿获左荣宗等犯，另行质讯，具奏在案。兹据恩县拿获左荣宗、张国元、孙世明三犯，并将暂行羁押之张辅贤、张奎龙押解到省，臣率同司道等，逐一研讯。据左荣宗供：小的是恩县人。上年三月间，曾从妹夫褚文学拳运气。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同褚文到过临清王家坊陈合璧家。二十九日，要到张四孤庄去，走到路上，撞见庄上来的人说，那里杀人放火，小的们害怕，就各自逃犯了。张辅贤、张奎龙并没同去。上年小的替褚文借钱争闹，张辅贤们帮着小的说褚文不是，褚文恨他，是有的。张国元供：小的是恩县人。三十六年十一月，曾跟褚文学拳诵咒。今年八月二十八日，同左荣宗们到陈合璧家。二十九日要同到张四孤庄，走到路上，听见那里杀人放火，就与左荣宗商量回来，各自走散的。孙世明供：小的是恩县人，与李萃同庄居住，曾跟他学过拳，不曾念咒，不曾跟他们到张四孤庄，也并不认得李浩然、陈合璧等。是实。各等语。查左荣宗、张国元，即经运气诵咒，其为邪教属实。且又欲与褚文同往堂邑，虽讯系实未到彼从贼，亦不便遽行轻纵，应请旨发往伊犁等处，给与种地兵丁为奴。孙世明既经学拳，即非善类，应请照司贞之例，杖一百流

三千里。张辅贤、张奎龙前在德州坚供，系褚文挟嫌诬扳，今询之左荣宗供证确实，应予省释。所有臣审拟左荣宗等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依议。

查明王伦所封官院并审讯情形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赵勤等犯，严讯覆奏事。

窃臣于十一月初十日承准军机处咨称：现在审讯河南解到逆犯张百禄，据供王伦曾封阳谷县赵家孤堆庄赵骆驼家赵勤的妹子赵氏，及阳谷县十五园地方张铎的姐姐张九姐为官院。等语。查该犯等未据奏报拿获，现奉谕旨查拿，合行飞咨查明，张铎、赵勤如从前未经查拿，即速拿获到案。并查赵氏、张氏是否已经王伦抢占，前此查办逆犯眷口时，曾否查及，即行严拿，妥办覆奏。等因。到臣。当经卷查张铎一犯，先已拿获，讯系为贼供役，经臣等奏明，发烟瘴充军，业于十一月初一日自临清解赴广东。而从前解京之王伦家属内，新掳之妻张氏，查其供词，有阳谷县十五里园庄人，舅舅叫李英等语，但未知是否即系张九姐。至赵勤及伊妹赵氏，查历次办案内未有其人，因飞飭参将衔王普，星往阳谷县，按名查拿。据将赵勤及伊父赵文忠，并张铎之母张李氏，拿获到省。臣率同司道等严行诘讯，据赵文忠供：小的是阳谷县骆驼庄人，赵勤是小的儿子，小的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与汶上人田荣，二女儿叫群姐，今年十八岁，不曾嫁人。小的住处离张百禄住的蔡家楼止有三里，王伦常与张百禄来往，平日看见过女儿也是有的。小的并没有把女儿许他的事。今年九月

初一日，听得寿张有贼，大女婿田荣来接小的到他家躲避，小的著媳妇吴氏，跟著田荣先走，儿子赵勤去套车，叫小的女人同群姐坐了来。不多一会，儿赶来说，女人合二女儿被贼人裹去了。父子两个就住在田荣家里，并未外出。这都是实话。赵勤供：小的是群姐哥子，当日父亲领著女人先走，小的套完车子去叫母亲，已经有许多贼人到了庄口，小的乘空逃跑，总在姐夫田荣家住著，不曾到临清去。母亲、妹子被贼掳去，至今各处访问不知下落。等语。又讯据张李氏供：小的是阳谷县十五里园人，女儿九姐，今年十九岁，儿子张铎十七岁。小的住处离王伦住的党家店止有三里路，小的哥子李英与王伦的老子王志尚是老相与，女儿常到外婆家去，想被王伦看见过的。九月初一日，贼人来到庄上，把小的合女儿、儿子都裹去了。同到寿张，就把女儿抢去了。在阳谷县路上，遇见女儿坐在车上，他流泪对小的说，我已被他们强占，我也顾不得娘了。后来到了临清，贼人把我同儿子安顿在闲空房子里，每日饭食都是有人送的。因儿子张铎年纪小，不曾叫他打仗，也不曾封他的官。女儿在王伦处也不曾见过他。后来娘儿们逃走回来，儿子被阳谷县拿去，听得已经问罪充发，哥子李英同到临清，如今不知下落。等语。臣伏恩，赵勤、张铎既与逆贼王伦住居相近，见伊姐妹少艾，即肆妄言，则张百禄所供要收为宫院之语，事属有因。但恐该犯或有随同入伙、入教、愿结婚亲之事，因复将赵文忠、赵勤父子严加刑讯，并提赵勤之妻吴氏隔别讯鞫，各据坚称，实在逃居汶上，不曾从贼，也并不知群姐信息，所供如一。查赵文忠父子到案即吐实供，历经驳诘，矢口不移。其妻、女被掳，讯不知情，似非捏饰。且查张百禄供词，王伦要收群姐为宫院，系属去年秋间之语。而群姐被掳，则在本年九月。其于被掳之后，或已被王伦奸占，亦未可定。但事无实据。所有赵文忠、赵勤二名，可否省释，出自圣恩。至张铎业经起解。伊母张李氏所供有哥子李英之处，与解京

之张氏供词符合，是张九姐之即属王伦新掳妻张氏已无疑义。查张九姐既为王伦之妻，则张铎一犯，即不能保其不知情受封等事。但从前未经供出，而约计程限，该犯已抵配所，着提解回东，恐羁时日。臣现在移咨广东抚臣严讯张铎，定拟具奏。并请勅下刑部，查明王张氏给发之家，就近提讯确供。伊母张李氏，臣仍严加管押，俟部咨到日，再行办理。李英一犯，飭属严拿，俟获日另结。是否有当，伏候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许大勇等入教并跟随攻城被拿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周元理奏折 （朱批）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拿获逃匪，申明分别拟议具奏事。

据大名县拿获逃匪崔大勇一名，又曲周县拿获李思连一名，押解到省。臣随率同司道等，提犯逐加研讯。缘崔大勇即许大勇，系临清西厂人，平日烧酒营生。本年八月初五日，赴柳林赶集，遇柳林人王五向其买米，即同赴茶铺闲谈，王五告以张四孤庄有王圣如，若去学习拳棒入教，即有好处，该犯答以过日再商。初八日，王五前往，唤同该犯至张四孤庄王圣如家，磕头盟誓，并有韩进功教习咒语，住宿一夜，即回。九月初七日，逆匪王伦到临清，该犯往头闸见王圣如，即令守口攻城，并抢取村庄车辆，拒敌官兵。至二十三日，经官兵剿杀，该犯畏惧，即逃回，混入百姓中避匿。又恐被人窥破，即私自携钱，托言避难逃走，至伊族戚许二等家暂住，仍出外寻觅工作，至大名县龙王庙地方，被兵役盘获。又李思连系济南府长山县人，佣工度日。本

年五月，在粮船雇拉短纤往来。八月二十八日，因无人雇，即在临清二闸口暂住等船。九月初七日，贼抵临清，即被裹入贼营，押往攻城。该犯见城上枪炮打毙多人，即于是夜乘空逃出，躲入河沿空屋，次早混过闸口，仍在各处给人雇拉小车。因在曲周县城外茶棚睡卧，被获。以上二犯，经臣反覆诘讯，已据供吐确凿，委无疑义。……

朱批：知道了。

许大勇、李思连供词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周元理奏折附件（录副）

崔大勇即许大勇供：我是临清州西厂人，今年三十五岁，原姓许，因祖父招赘在崔家，就改姓崔的，人又叫我作许大。家里有老子崔招，母亲郑氏，女人毕氏，还有一个儿子。我平日烧酒度日。今年八月初五日，我去柳林赶集，遇见柳林的王五买了他四斗米，同到茶铺吃茶，说起闲话来。他说：张四孤庄有个王师父，若到那里学习拳棒入教，也有吃的，也有喝的，将来还有好处。我说，过几日再商量。八月初八日，王五就来叫我，一时没主意，同他到了张四孤庄王圣如那里，叫我给他磕了头，朝南跪着，盟了誓。还有个韩进功，不知是那里人。教我咒语说：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遮，只得禀圣中老爷得知，急急急，杀杀杀，五圣老母在此。叫我念了几遍。还说有四十五天劫数，日月星辰不见的话。我在张四孤庄住了一夜，初九日就回来了，瞒着家里。到九月初七日，听说有人马来了，我到头闸口去看，遇着王圣如众人，都称他元帅，给了我一把刀，那日就叫同去攻城。晚上他们就在大寺里住下，派我们上东水口菜市把守。十

二、十三连日攻城，被城上官兵用枪打死许多贼人，总没有攻开。十四日，贼人们同到邵固庄西马家庄去，抢了几辆车子。二十一日，在河西二哥营，与直隶官兵打仗，把贼人们打死了许多。那日，败了回来，都躲在临清锅马市街里。二十二日没敢出来。二十三日，官兵到了，浮桥已烧断了，我们共有二千多人，被官兵打死了大半，我害怕，私自跑回西厂家里去，在家藏了两天。二十五日，官兵喊叫百姓进城，街市上要放火，我随同老子、母亲、女人、儿子都挪到城根底下，住了两天。二十八日，老子、母亲合女人、儿子仍回家中。我心里害怕，恐人看破，私自带了一千钱逃走。到管家辛庄本家叔子许二那里，我原说是逃难出来，住了三天。初四日，我到东三里庄姑夫刘二家，住了一夜。刘二那时没在家。我第二日早起，又回到叔子许二那里，住了二天。我又从张家窑过了河，在三里庄刘在儒那里吃了饭，到了清河县城内母舅郑玉家。后来，又上天津去找寻工做，因寻不出生活，就回来了。走到大名县龙王庙地方，被公差拿住的。叔子许二、姑夫刘二、母舅郑玉合（和）刘在儒都是不知情的。我供的都是实话。等情。

李思连供：我是济南府长山县焦家桥人，今年四十岁，小名叫李青子。家中有母亲李氏，七十一岁；女人死了，有一个儿子叫李春子；还有个哥子李贤，在烟袋铺里。小的一向在外做工，今年五月里，在粮船上往来拉短纤。八月二十八日到临清，因没人雇，就在二闸口住下等船。到了九月初七日，有许多贼人来到临清，把我裹住。到贼营里，贼人叫我跪下，不跪就要杀了。见有一个胡子，大家叫他王元帅，他头上包着红绸，小的无奈给他磕了一个头。还有许多人，都不认得。押着我跟了他们去攻城，不依就要杀，给我一把切菜刀，我并没敢动手。跟他们到临清西门外，城上枪炮打下来，打死了许多人，我心里害怕。就是那一日夜里，乘空逃出来，在河沿南头一间空房子里躲了一夜，第二

天黑早，在头闸口随着逃难的人过河。那日就到了煎庄。初九日到十里店，住了两宿，从十一日起总在路上遇着拉小车的，替他往来拉车。十一月十六日到曲周地方，在茶棚边睡，公差拿获的。贼人并没给我的什么绸布包头，我因怕他杀，没奈何跟了他们，半日就逃出来的。是实。

张成章等跟随张百禄学习 拳棒分别被处决、发遣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徐绩奏折（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照逆犯张百禄，在京所供徒弟张成章、张洪章、赵云会、李天木、张驴儿、王四魁、王贵、翟起山、郭二、张怀珠、戴海儿、陈仲魁十二人，并愿学之刘多炳，经军机处行令查拿。又李贵供，有遂平张百禄徒弟刘姓三人。又豫省辗转究出，张百禄之兄张存良，及央求指点拳棒之张大章、张大成、张洪功、王四、石磨、刘国兴、李九学、李国林、赵三、蔡枚等十名，除张怀珠外出无踪，蔡枚已回寿张原籍外，其余各犯，俱经陆续查获，饬提到省。臣督同司道并各委员，逐一隔别研讯。缘张成章籍隶遂平，张百禄之兄张存良即张百俭寄居该邑，比邻而居。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张百禄探兄至遂，借张成章房屋卖酒，张成章知其素能打拳，愿随学习，即拜张百禄为师，学拳运气。旋有张成章之兄张荣章即张洪章，雇工郭二、翟起山，种园地人张怀珠，并同村之赵云会，及邻村之张驴儿、王世揆即王四魁、王贵，及戴海儿、陈三即陈仲魁，亦俱拜从为师，相随学习。又有张大章、张大成、王四、石磨、刘国兴、李九学、李国林、赵三即赵有学、

武童刘德修，并籍隶寿张在遂佣工之蔡枚，先后见而愿学，各比拳势，求其指点。又有武童刘显东，遇见张百禄，知其能拳，曾约相邀至家，与伊堂弟刘曜东一同从学，旋因事忙无暇而止。三月内，张百禄欲回寿张原籍，路过太康县，至伊族叔张洪功家住宿，谈及打拳，张洪功央其指授，邻人李天才亦邀张百禄酒饭，遂拜为师。适村邻刘敦炳即刘多炳闻知，亦欲拜从，即托李天木先向张百禄道及，因张百禄即欲回籍，未经从学，亦未见面。张百禄回籍后，即将收徒张成章等十二人姓名，开送王伦。至四月内，张百禄复至遂平，时值农忙，并未招徒学拳。因与张成章、赵云会、王世揆、张驴儿等叙谈，张百禄即将王伦谋反、已将伊等名字开送等语告知。张成章等听闻惊惧，嗔其不应。张百禄遂不复言，张成章等亦未转相传述。迨九月初六日，张百禄又欲回家探母，行至河口，因王伦在东谋反，官兵不准放行。回至太康，在张洪功家停留一日，潜返遂平。十月初四日被获。先后究出随从学拳之张成章等各犯，审认不讳。臣查张百禄既将张成章等十二人名字开送王伦，转来将谋逆之事相告，恐不止张成章等四人闻知。且张百禄在遂居住日久，平日传染引诱之人必多，亦断不止此数。覆加究诘，据张成章坚供，张百禄从寿张回至遂平，止与伊四人将王伦谋逆开送名字之言告知，当即嗔其不应，以其语涉荒唐，亦未向别人道及。且称自己已经供认，何肯代人隐瞒。至张荣章等之外，委无别人学拳，实在不能供出。等语。复将赵云会、王世揆、张驴儿等隔别研讯，各供如一。即质究张荣章等，亦各坚供，拜从学拳，系属实情，并不知有王伦谋逆之事。张大章等亦供，曾求指点属实，委无拜从学拳情事。矢口不移，似无遁情。查张成章、赵云会、王世揆、张驴儿四犯，虽讯无听从纠约接应情事，但始则相随学拳，迨经张百禄告知王伦谋逆，将名开送情由，并不据实禀首，即属知情从匿。张成章、赵云会、王世揆即王魁、张驴儿四犯，均应照知情故纵隐匿

律拟斩，请旨即行正法。张存良即张百俭，系逆犯张百禄之兄，律应缘坐，拟斩立决。张荣章即张洪章、李天木、王贵、翟起山、郭二、戴海儿、陈三即陈仲魁，虽讯不知张百禄谋逆情事，但拜从逆犯为师，学习拳棒，即系匪徒，不便存留内地，应请发往新疆，给种地兵丁为奴。张洪功、张大章、张大成、王四、石磨、刘国兴、李九学、李国林、赵三即赵有学、刘德修，虽未拜从张百禄为师，但比较拳势，央其指点，均非安分之徒，应照邪教为从本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遣所各折责四十板，安置。刘昱东虽约学习，实未果行。刘曜东、刘敦炳即刘多炳，均未与张百禄谋面，但有心愿学，亦属不应，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各折责三十板，交保约束。已回寿张之蔡枚，外出无踪之张怀珠，并应缘坐之张百禄母孟氏，现在飞咨东省，并严飭各属，上紧查拿，获日另行办理。所有获犯张成章等审拟缘由，臣谨恭折具奏，并另缮供单进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跟随起义军攻城之轲见被处决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据寿张县知县黄铃拿获逆匪案内轲见一犯，禀解到省，臣率同司道等严加审讯。据轲见供：小的原籍湖北武昌府，爷爷轲百吉，罪流在寿张县，小的是在寿张生长的。九月初三日，被贼伙刘振海、刘振江迫胁赶车，同到阳谷、堂邑、柳林等处，刘振海给了一根白蜡杆子，一块蓝布包头，叫小的跟在后边，都打过仗。初九日，贼人在河里搭桥，小的也抗过杉篙。第二日在临清城

外，刘振江叫小的把棉袄打湿了，抗着秫秸去烧南门；十一日，又叫小的推着火药车子，去烧西门，都被城上官兵放枪打走的。二十三日，官兵到了，小的从塔湾地方逃走，到恩县，回到阳谷、寿张交界地方拿住的。刘振海四十多年纪，黑团脸，中等汉仗，两绺胡子。刘振江三十一二年纪，脸长、黑色，满脸麻子，无须。他兄弟两个是寿张白家岭人，后来官兵杀贼，小的眼见刘振海被鸟枪打死，刘振江不知下落。等语。臣伏查轸见一犯，从贼日久，屡次打仗、搭桥、烧城，实属罪无可道，应请旨即行斩决。至刘振海虽据供称已死，但究难凭信，应与伊弟刘振江，开明年貌籍贯，飞飭各属，迅速查拿务获。所有审拟逆犯轸见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林海逃至河南被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徐绩奏折（朱批）

河南巡抚臣徐绩跪奏，为拿获要犯事。

窃照奉旨严拿东省逃匪归太等，飭属设法勒缉，解京审办。今臣自陈州赴归德阅兵，十二月二十一日，途次接据商邱县知县汪槐稟称：本月十八日，因查保甲，于毛澗堆地方，在寄籍之东平州人刘法勤家，查出阳谷县人刘东洋，牌册无名，据称，暂时避难来此，言语支吾，恐系逆犯，交役押带回城确讯。二十日，适有原任山东临清州王溥差人来境缉匪，当将现获刘东洋给认，即系奉旨严拿案内之林海，已将从贼情由供吐不讳。等情。臣随飞骑至郡，督同归德守杜宪、商邱令汪槐审问。据供：住居阳谷林家坝，与林哲堂兄弟。本年八月十八、九日，王伦令林哲约其

入伙，攻劫城池。九月初一日，又将家小装坐车辆，同姪林宗武到寿张，又到阳谷、堂邑、临清，后见贼被官兵杀败，撇却家眷逃出，改名刘东洋，在外各处求乞，因刘法勤平日熟识，故此相投。十二月十六日才到，十八日就被拿获。等语。臣查事由册开，据唐洪礼供，系林海之徒弟。诘讯该犯，狡滑不承。正在具奏间，准山东抚臣杨景素咨拿逆犯刘焕、林海，并称访闻刘焕与河南清化镇及清风、南乐往来裴城寺，有人见其南去。等情。查清风、南乐系直隶地方，裴城寺未知坐落何处，现在飞飭怀庆府，于清化镇一带严密侦缉，并行各属，一体查拿刘焕务获，不致漏网。所有缉获奉旨严拿要犯林海一名，除委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归德起身解京审办外，相应缮折，由驿四百里驰奏，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归太更要犯，何尚未获。

清政府宽免徐绩失察之罪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徐绩奏折（朱批）

奴才徐绩跪奏，为钦奉上谕事。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四日，承准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寄字：乾隆四十年正月初九日奉上谕，前据徐绩奏，将盘获逆匪王伦总麻服姪王有介、小功服弟王炳二犯，押解到京，经朕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今据王有介供称，上年八月二十五日，王伦即有封为总兵之说，及至二十八日，果见王伦起事，因赴张秋镇告知王炳同逃，九月初七、八过渡黄河，尚有改名登簿为据。等语。听供情节，似尚不妄，应俟该抚查明，复奏到日，再行核办。至逆匪于未经起事之前，即有封官妄议，逆迹久已显然。该知县既

经闻知，若能及早掩捕，尚可先发制人，何至蔓延为患。是该县之庸迂贻误，罪无可辞。因其已被贼戕，予以优卹，使其人尚在，必当重加惩治。是该县转因以身殉贼而得益也。至该抚徐绩，身任封疆，于地方叛逆重案，蓄谋日久，竟尔漫无觉察，酿成事端，其获戾本不为小。今已加恩复用，已往之事，姑置不论。徐绩当倍知感奋改悔，以盖前愆。若仍不知自励，于地方要务复有疏略遗误之处，必加倍重治其罪，不能再为宽宥也。将此传谕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朱批：览。

起义军肖利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续获匪犯，遵旨解京事。

窃照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归太等四十一犯，均关紧要，着传谕杨景素，严飭各属，上紧设法实力踪缉，务期拿获，解京严办。钦此。臣遵即严飭通省，并派委员弁，分路缉拿。先将已获之徐河、刘国安等犯，审明解京在案。兹据派往缉匪之原任临清州王溥，拿获肖利一犯，押解到省。臣率同司道等严讯。据肖利供：小的是临清州瓜查庄人，平日常替人使船拉纤。小的庄东有个马家庄，八月十九日，小的到那里去见马义珩，合他佃户刘甫贵，在家里磕头，说是做会。马义珩邀小的入他的会，叫送几百钱给小的上名字。小的因没有钱，不曾依他。九月初八日，马义珩同了许多人来小的庄上，叫小的跟到了土城里，在二闸口住下。初九日，给了一把牌杈，一块青布包头，叫小的同他们六、七百人去攻南门，刘甫贵领头，也有抬杉槁的，

也有扛秫秸的。城上官兵放枪，到晚没有攻得开。同去的李法玉被枪打伤了腿，抬到庙里去调养，小的是看见的。初十日，贼人叫小的出去寻草，小的走到自己庄上，同庄的人见小的拿着牌杈，要拿，小的就乘空逃走，到馆陶县地方讨吃了几日，以后总在漕船帮里拉纤被拿的。马义珩约有十七、八岁，黑团脸，微麻。等语。臣伏查肖利一犯，在奉旨查拿四十一名之内，随同刘甫贵等持械攻城，业已供认不讳，应遵旨解京严办。至该犯供出之马义珩，现在飭属严拿，获日另结。所有续获匪犯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王六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续获匪犯，遵旨一併解京事。

窃照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奉上谕：归太即国太等四十一犯，均关紧要，着传谕杨景素，严飭各属，上紧设法实力蹀缉，务期拿获，解京严办。钦此。兹据汶上县知县徐湘缉获王六一犯，押解到省。查王六系河南获犯刘甫贵供出，与徐河等同守闸口之犯，先经奉旨飭属查缉。但该犯姓字颇有相同之人，必须研讯确实，方可送京办理。臣当即督同司道等，提犯严讯。据王六供：小的是汶上县陈家庄人。八月二十八日，有寿张县上林庄住的李赞一，小的同庄的张心智，同上井家庄去，小的在路上拾粪，张心智叫小的同走，日西时候到了李玉衡家，看见林家坝的林哲，合并家庄的李仲，同着七、八十人先到寿张南门外。那时约有二更，李仲、李赞一扒进城去，开了城门，小的们七、八十

人都给一块白布包起头来，就到衙门里去，他们为首的都赶进二堂，怎么样把官杀了，没有看见。小的在大堂旁边，见一大些人，打开库门，进去乱抢。小的也同他们打开一个柜子，抢了两个封袋，打开看时有小锭四个，后来换钱使用，称重三两九钱。二十九日天明，李玉衡派小的在南门把守。初三日，他们要上阳谷，李仲派小的护送家眷，一路直到临清，总是看守车辆。初九日才进了土城。初十日，有个姓杨的头目，派小的同守闸口，总没有攻城打仗杀人的事。二十三日，大兵到了，小的乘着下雾的时候逃走的。小的守闸口是实，却不认得刘甫贵。等语。臣复查王六一犯，虽据供未经认识刘甫贵，然其把守闸口之事，业已供吐确凿。且该犯随从贼众劫城抢库，尤属法无可贷。该犯在奉旨查拿要犯四十一名之内，应即钦遵谕旨，解京严办。现与另折奏闻之肖利一犯，一并委员起解。再查该犯所供李赞一、林哲，前据获犯供称已死，因讯无确证，现与李仲一体严拿。张心智未经别犯供出，杨姓头目或即系刘甫贵所供之杨进忠，现在讯明该犯等籍贯、年貌，严飭各属查拿，获日另办。所有续获王六一併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刘存义等被获分别处决、发边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臣节据河臣姚立德咨称，河标千总周龙章等，拿获逆案内丁宽、郭三并刘存义、刘存成、刘学文五犯，讯供咨解到臣。随率同司道等，逐一严讯。据丁宽供：小的是阳谷人，系丁若金的

胞姪。九月间，叔子叫小的送过家眷，并使车喂牲口，并没有打仗的事，二十四日官兵到时逃出来的。郭三供：小的是寿张人，平日在丁宽住的朱家庄上种地。九月间，丁若金叫他姪子套车送家眷，拿刀押着小的同去，一路替他看车喂马，后来在临清有个汶上人张八，给小的一把刀，叫去守街口，小的害怕，乘空把刀丢弃逃出来的。刘存义供：小的是寿张人，曾跟王伦学过医道。上年六月里入他的教，八月二十七日，小的到了井家庄，与赵玉佩、李赞一、李仲等会齐，二十八日晚进了寿张城，到县里沈知县不肯顺从，大声叫骂，有个吴清林戳倒了他，众人乱使刀砍，小的不曾动手，后在衙门东边曾砍死了一个人。初四日，在堂邑西门内又杀了一个穿青鞋的。后来在临清，又同他们攻过城。二十三日逃出来，遇见刘学文，小的寻到哥子刘存成处，向他要了两千钱逃走的。刘学文供：小的是刘存义的族姪，上年八月内，有族叔刘存孝叫小的入教。九月初一日，刘存孝接家眷到寿张，叫小的同去，给了一把削谷刀，看守南门。阳谷、寿张一路，小的替他们护送车辆，并没打仗。初五日到柳林，黑夜里把一个人砍过一刀，众人都使刀乱砍死了。初七日到临清，梵伟领小的去攻过城，又守过北水门河口。二十三日夜，小的乘着大雾逃出来，路上遇见过刘存义，小的就逃到嘉祥被拿的。刘存成供：刘存义是小的兄弟，平日无赖，不听管束，他分居日久，小的并未同他入教。八月尽边，听得王伦起手，小的害怕，同妻子逃到油坊躲避。后来兄弟刘存义逃回，向小的要钱，没奈何给了他二千钱，他就逃走是实。各等供。臣伏查刘存义、刘学文二犯，从贼入教，杀人攻城，法无可道，应请旨即行斩决。丁宽系王伦义子，丁若金胞姪，虽讯无打仗杀人情事，按律亦应缘坐，刘存成当刘存义逃回时，不即擒拿首告，反行借给钱文，令其逃走，实属知情故纵。但查逆案内各犯所供，丁若金不甚著名，其姪丁宽，较之王经隆等之家属似属有间；刘存成亦尚无同谋从贼

情事，丁宽、刘存成二犯，应请遵照奉旨办理张百禄案内张成章、张成良等之例，均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郭三一犯，被胁随行，为贼供役，应请发极边烟瘴充军。所有臣审拟各犯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训示。再，查各犯供出之梵伟、吴清林、张八三犯，俱经解京分别凌迟斩决；赵玉佩一犯，亦已正法；丁若金、李赞一、刘存孝三犯，亦经奏明，据别犯供称均已受伤身死；李仲一犯，现在严缉未获。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依议。

起义军刘焕之妻被获缘坐

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访获逆党家属等犯，分别审拟奏闻事。

窃臣前据寿张县访获刘焕之妻王氏及伊改嫁之夫侯进康解省，当将刘王氏先行讯问、录供，附折陈奏，并飞咨晋省，严究刘焕下落在案。兹臣率同司道等，复加严讯。据刘王氏供：小的是寿张县南关人，自十九岁嫁了刘焕，今年三十一岁了。公公刘凯，两个小叔刘四、刘五，不知他的名字，并无子女，刘小马是抱养的。刘焕是县里壮头，小的曾害心疼病，求党家店的王伦医治，后来病好了，买礼谢他，男人刘焕也入了他的教，学运气不吃饭时，常在王维全家里说话，冀盘佑、王世爵们也常来往的。八月二十六日，刘焕出门去了，不曾回来。二十八日夜里，贼人进了城，天将明的时节，刘焕慌忙回来，叫关上门，拉着小的的手说道，不好了，杀了县官，劫了库，这事做得大了，官兵必来剿杀，就与公公刘凯商量逃走。小的忙问要逃到

哪里去，刘焕说只好到山西去躲几时，也顾不得你了。到了天明，他父子两个就走了。小叔刘四、刘五接了小的进城，同了两个婶子并抱养之子小马，都到临清同在一处居住，并没有见过王伦。后来大兵到了，各自逃命。小的同了一大些女人逃出土城，路上遇见了白二小，他说平日与刘焕相好，就哄小的到家，奸占了五十多日，又把小的托潘绪业，卖于侯进康的。十二月二十六日，白二小在潘绪业家要找财礼钱，小的与他吵嚷，说出是刘焕的女人，侯进康也在旁听见的。刘焕父子逃走是真，山西有个张文义，在霍州南关开杂货铺，刘焕曾到山西批缉过两次，与张文义结拜兄弟，时常提及，想是到霍州去了。等语。据侯进康供：小的是阳谷县岳家海人。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小的干哥子潘绪业家里有个女人，说是白二小的妹子，现要嫁人，讲定财礼钱七千，劝小的娶他为妻，当下交钱三千。二十六日，小的到潘绪业家去领人，白二小又来要找这四千钱，女人说他没良心，说出原是刘焕的女人来，现有他兄弟王六在谢家堤住，丈夫刘焕逃走，要转嫁人。小的一时糊涂，不知刘焕备细，就娶了过门，后来才晓得查拿得紧，心里害怕，去找他兄弟王六没有见面，告诉了王六的母亲。正月十二日，王六就带同县役拿获到案的。等语。查刘焕身充县役，开城抬官，罪大恶极。伊妻刘王氏一犯，应照律缘坐，给发功臣之家为奴。臣现在委员，与前经奏明应行解京各犯，一同起解。侯进康明知王氏系刘焕之妻，竟敢知情故娶，若仅照知情藏匿罪人减罪人一等律问拟杖徒，不足蔽辜，应请酌加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白二小知情隐匿王氏，奸占日久，又复转卖得赃，情罪较重，应飞飭阳谷县查拿务获，从重治罪，同潘绪业均飭严拿，获日另办。所有访获刘王氏、侯进康分别申拟缘由，相应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再，查刘焕之父刘凯，现又飞咨晋省，一并缉拿。刘四即刘德，已在临清正法，其妻韩氏、子牯牛，及刘焕之继子小马，俱已解京。惟刘五严缉未

获，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李振入教并随同打仗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匪犯遵旨解京事。

……

臣查李振一名，在奉旨查拿四十一犯之内，系张居仁即张善长供出引伊入教之犯，随督同司道，亲加严讯。据李禹供：小的今年四十五岁，临清大水坑人。上年七月内，张居仁叫小的运气念咒，入他的教，小的就拜他为师的。八月二十八日，张居仁寄信来，叫小的在张四孤庄取齐，小的不曾去。九月初七日，吴云骑著马来小的庄上，叫入道的人都到杏园去接王伦。小的带领家口，到了杏园，张居仁合李明先在那里，领去替王伦叩了头，张居仁替小的上名字，改了李振。初十日进了临清土城，与张居仁住在一处，给小的一把削谷刀，一块蓝布包了头。十二日，张居仁、李明等，领著三、四百人，小的也在内，到塔湾打了一仗。十三日，又在桑树园打过一仗。又在二闸口把守了几天。二十三日，又在土城鼓楼西边挡过官兵一次。二十四日，乘著大雾逃走的，家口并无下落。等语。臣复查廷寄名单，有李振而无李禹，且张居仁原供，系大水坑人李振引伊入教，则李振乃张居仁之师，今该犯自认系张居仁徒弟，亦略有不符。复将李禹反复诘讯，据又供，小的原叫李禹，到贼营里改了名字，后来上卯点名都唤李振，所以张居仁供作李振的。张居仁就是张善长，人都叫他张老善，实是他叫小的运气念咒，他说小的引他人教，想是错

供的。并讯据该犯之地邻人等同供：大水坑只有这一个姓李的，上年九月被贼裹去，后来逃回的，并没有别的李振是实。等语。……

朱批：览。

曾入教之李之贵被获解京

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匪犯严讯解京事。

窃据济宁州知州监应桂禀报：河标把总孙吉仁，在江南丰县拿获逸匪一名李之贵，录供解省。臣查李之贵在奉旨查拿四十一犯之内，系王经隆、李旺供出，同季国贞等抢船搭桥之要犯，前经检查临清正法人犯册内，有李之贵一名，注明伤重无供，即行正法字样。臣以该犯正法时既未及讯供，其是否即系王经隆等供出之人尚无确据，是以臣节次仍饬属严缉。今复据获到李之贵一犯，臣率同司道亲加严讯，据李之贵供：小的年五十二岁，寿张赵家孤堆人。小的幼时跟著外祖赵良俊学过七星红拳，胞侄李赞一是王伦的徒弟，兄弟李富就是李赞一的父亲，都是入教的。上年四月内，李赞一对小的说，我已替你在王伦那里上了名字了，教小的运气的法子，小的学不来，也就歇了。小的弟、侄、儿子都在上林庄住著，相隔有六、七里路。八月二十八日，李赞一们上寿张去，连小的儿子李克资也叫了去。到了初二日，有小的表侄赵传、赵换来庄上搬家眷，对小的说，你是上名字的人，该同去的，小的就跟他们进了寿张城，住了一天，初三日起身往阳谷去，赵传叫小的押家眷车子，从东关过去，并不曾进城，走了两日，到了沙镇窪里，他们把车子扎了个营盘，小的想起母亲，就乘空

逃回。初七日到家的，初八日同母亲到了邵家楼，住了几天，庄上人知道李赞一从贼的事，就不肯容留。十二日，又同母亲逃到丰县姐姐家去。母亲十月内死了。小的实没曾到过临清，并没有抢船的事。小的也不认得王经隆、李旺这一班人，李富、李赞一不知下落，儿子李克资后来听得人说死在阵上了。等语。臣伏思李之贵一犯，科其重罪，惟在抢船搭桥一节，今坚不承认，恐有避重就轻情弊，严加刑讯，矢口不移。查该犯虽未供认抢船之事，但弟、兄、子、侄俱经从贼，胞侄李赞一又系王伦义子，充贼头目，本系律应缘坐之人。况该犯亦经上名人教，押送车辆，更属罪无可逭。臣不敢因正法册内已有其人，即将现获之李之贵稍为轻纵，应请仍遵旨解京严办。臣现即委员，将该犯与上次奏明解京之李振，一并起解。所有拿获匪犯讯解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再查李赞一已中枪身死，李富、赵焕已经正法。至李克资临阵被杀，系伊父一面之词，现同赵传仍行严缉，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刘三等被获讯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三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匪案逸犯审明具奏事。

据差委缉匪之东昌府同知龚孙枝拿获逸匪刘三，又据临清州知州李涛拿获姜二小，先后押解到省。臣查刘三、姜二小，均在奉旨查拿要犯四十一名之内。刘三系直隶获犯马德供，系王伦伙党，教人入道；姜二小系河南获犯刘甫贵供称，系与李法玉、肖利、赵士秀、欧七等同村顺贼，俱临清瓜查庄人。今所获二犯是

否实系其人，必须详细确审，以便分别办理。臣随督同司道，提犯亲讯。据刘三供：小的年三十六岁，堂邑县宗家塘人，与王老六即王圣如住的张四孤庄相近。上年八月初头，就入了他的教，学会咒语。二十八日，有个同族兄弟刘铤，叫小的到张四孤庄去会齐。小的到了王圣如家，见有二、三十多人，商量起手。到将晚的时候，他们杀人放火，小的拿了一根杆子，跟着去的，并没杀人。二十九日，小的又同他们到了王伦家，接王伦进城。九月初三日，同到阳谷，又从阳谷到了堂邑、临清，就在大寺口街上铺子里住着。二十三日，在北水门合官兵打仗，小的也跟去的，听得枪炮利害，没敢向前。二十四日下雾，就乘空逃走的。刘铤已死在临清了，那范和尚孟灿小的都认识，却不认得马德，也并不是小的引他入教的。据姜二小供：小的年二十三岁，临清州瓜查庄人，平日剃头生理。上年九月初八日，有马家庄的刘进忠合本庄的肖利，叫小的跟著他，不跟就要杀，小的无奈，进了土城，刘进忠派小的去守闸口，共有三十多人，内中有同庄的肖利、赵士秀、欧七三个人，是小的认识的。小的并没有打仗、杀人。二十四日，官兵到了，小的就乘着大雾逃走的。各等语。臣伏查刘三一犯，虽坚供并未认识马德，但系随同王圣如在张四孤庄起手之犯，入教从逆，罪无可宽，应遵旨解京严办。至姜二小一犯，住址已属相符，且与肖利、欧七等俱经认识，其为刘甫贵供出之犯无疑。但该犯讯止听贼指使，随同守闸，并未攻城打仗，似可无庸解京，应请发往极边烟瘴地方充军，即在本省给咨起解。所有审讯刘三、姜二小二犯，分别解京、发遣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训示。再，查正法人犯册内有刘涓一名，籍隶堂邑，与刘三所供刘铤字样不符，应与姜二小供出之刘进忠，一并仍行严缉，获日另结，合并陈明。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官员分赔镇压起义所用军需

乾隆四十年三月三十日 国泰奏折（朱批）

山东布政使奴才国泰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照逆匪王伦滋事案内，所有用过军需银七万两零，经抚臣核奏，请于前抚臣徐绩名下追赔在案。奴才自以职任藩司，不敢卸责，前经奏请分赔银三万两，以赎罪愆，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钦此。嗣准军机大臣会议，以此项应赔银七万两零，若令徐绩独赔，未免为数太多，转致完缴无期。若如国泰奏请分赔银三万两，而臬司独令置身局外，亦未为平允。应均分两股，令徐绩分赔一股，银三万五千两零；其余一股，藩司国泰系总理钱粮事务，应分赔十成之六，银二万一千两零，按察司孙廷槐有稽查奸匪之责，亦应分赔十成之四，银一万四千两零。各令其按数照例赔缴，以清款项。奉旨：依议。钦此。于三月二十五日，经抚臣行知奴才等，按数照例完缴。奴才钦遵之下，感悚无地。奴才伏思，剿除内地奸匪，原非军需可比，前此识见纰缪，奏请盐菜口粮及自任独赔之处，叠蒙皇上从宽量免，已属格外殊恩。今此项军需浮费，更由抚、藩等经理无绪所致，奴才奏请分赔银三万两，万不足稍赎前愆，乃又蒙圣慈酌减，只于一股之中分任十成之六，凡此鸿恩公溥，曲体不遗，奴才自问何人，仰邀慈鉴至于如此，一念衔结，惟有涕零。奴才益当殚竭血诚，倍加感奋，以期仰报皇上豢养之隆恩于万一。除将应赔银两照例按数赔缴，详请抚臣复核咨部外，所有奴才感激下忱，理合恭折奏谢，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韩裕功等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杨景素奏折 (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匪案逆犯，审讯解京事。

窃照未获各逆犯，前经臣密飭各属，于清查保甲时，留心侦缉，较易为力。随据委赴堂邑县协查保甲之试用知县李岫，于保甲内查获韩裕功、徐士姚二犯；又堂邑县知县汤桂，亦于清查保甲时查获刘三一犯，前经臣附折奏闻在案。今除刘三一犯现在审明，另折奏请解京外。其韩裕功、徐士姚二犯，查系随同季国贞抢船搭桥，俱在奉旨查拿四十一名要犯之内。兹臣率同司道，提犯严讯。据韩裕功供：小的年二十三岁，堂邑县韩家庄人。上年八月二十八日，有族间哥子韩有义，同本县柳林庄人郭济美，在张四孤庄起手。初四日，韩有义从寿张、阳谷回来，叫小的跟了他上临清去。初六日，小的套了一辆车，叫母亲坐着，小的赶着走。初七日，到了临清。初八日，韩有义叫小的跟着他们去攻南门，没有攻开。十三日，韩有义、郭济美领了小的们四、五十人，到塔湾去抢了二、三十支粮船，在北水门外搭了一座浮桥。小的见徐士姚、杨希叶也在那里搭桥的，总头目叫季国贞，三十多岁，头上裹红紬，骑着马，督押小的抗〔扛〕过一天秫秸。十四日，桥搭成了，小的回到土城内，看车喂马。二十三日，官兵把贼人杀败，小的母亲死在临清了，小的害怕，黑暗里跑出，二十四日逃回家的。小的只攻城一次，并没打仗杀人。是实。徐士姚供：小的年二十四岁，堂邑县梁家杨林人。上年九月初五日，有小的母舅韩有义，叫小的跟着往临清去。初六日，在韩有义家住了一夜。初七日，起身就到了临清，有头目郭济美、刘三尖，

都是柳林庄人，他们领了几百人去攻南门，小的拿铁铲跟在后头，城门没有攻开。初八日，又跟去攻过一次。十三日，郭济美、韩有义、刘三尖领了小的们四、五十人，在塔湾下河，抢了二、三十支粮船，在北水门外搭了一座桥，是十三、十四两天搭成的。十四日晚上，小的们有三、四十个人，在那里看守了一夜。十五日以后，小的在大街上看牲口，没有出门。二十三日，贼人被官兵杀败，小的往南逃跑，二十六日到家的。那抢船搭桥的人，小的只认得韩裕功、郭济美、刘三尖合母舅韩有义，还有一个姓季的大头目，骑着马，指使搭桥的人。小的实在同去抢船、搭桥，还攻过两次城，并没有打仗杀人。是实。各等供。臣伏查韩裕功、徐士姚二犯，业将随贼攻城、抢船、搭桥各情节，自认不讳，且见过季国贞，及同往搭桥之杨希叶等犯，其即为在京各犯供出之人已无疑义，应遵旨将该二犯解京严办。臣现在委员，同刘三一并起解。所有审讯该二犯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奏闻，伏祈皇上睿鉴。再查该犯等所供郭济美一犯，前经奏明，业已被枪身死。杨希叶一犯，尚未就获。现与供出之韩有义、刘三尖二犯，一并飭属严缉，合并声明。谨奏。

朱批：览。

起义军刘三被获讯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拿获匪案逆犯，遵旨解京事。

窃照奉旨查拿要犯四十一名内，有刘三一犯，系直隶解京匪犯马德供称，是张四孤庄刘三的徒弟，刘三系王伦伙党，教人入道。等语。节经臣飭属严拿。先曾访获堂邑县宗家塘之刘三，讯

明人教从逆，系在张四孤庄起手之犯，罪无可宽，于三月二十三日奏闻解京，并声明该犯坚称并未认识马德，与原供尚有不符，奏明仍另行严缉在案。兹据堂邑县知县汤桂于清查保甲时，复查获刘三一犯，稟解到省，臣率同司道，亲提研讯。据刘三供：小的年四十九岁，堂邑县张四孤庄人，寄居邓家庄，给董灿章家种地。上年七月十五日，有本县邓家庄人吴天禄教小的念咒运气，入了他的教。小的收了三个徒弟，一个是张四孤庄的张明，一个是隋家庄的温成，一个是邵家庄的王二。八月二十四日，吴天禄约小的，于二十八日同到王圣如家起手，小的应允了。二十八日，天有三更时候，到了王圣如家，他们已经动手放火杀人了。吴天禄给小的一把削谷刀，叫小的跟上寿张去，住了两天，又同上阳谷、堂邑。初五日，回到邓家庄，带了妻子，初六日到柳林，初七日到临清。吴天禄领了小的，连日攻临清城，城上枪炮利害，小的记不清日子，有一次是用棉被浸湿了顶在头上去的，有一次是顶了一捆秫秸去的，有一次是随著秫秸车子去的，那车上装着秫秸，底下藏着几口袋火药，要想烧城门，将近城时，城上枪箭齐发，车子不能近前，小的就逃走了，后来被官兵把秫秸车子连火药都烧了。十二日在塔湾打了一仗，又帮同他们抢船搭桥，并扎过四个软梯。十七日，在土城内遇见一个卖菜的人，疑他是奸细，小的就把他杀了。二十三日，官兵到了，小的又跟到浮桥口打仗，河西岸有许多兵马，把浮桥烧了。小的们回到北水门一个庙里，把墙上挖了一个窟窿，点著炮打去，打了三炮，总打不着人，那河西官兵用炮打来，把庙打坏了，还打死多少人。随后北边又有官兵追赶上来，小的害怕，傍晚时躲在麻子科里，乘夜往城东逃走，第二日早上大雾，小的从清平、茌平一带，跑了几日，复回到邓家庄，见老婆孩子也从临清回来，小的就带了一同逃走的。小的初到临清时，还收了一个徒弟名叫马德，是临清州人，后来吴天禄要了他去了，不知下落，是实。等供。臣伏查此

次拿获之刘三，入教传人，随同起义，屡次攻城打仗及搭桥杀人，情罪尤为重大，且已据供明，系马德之师，其为奉旨缉拿之要犯无疑。相应钦遵谕旨，将刘三解京严办。至该犯所供吴天禄、张明、温成、王二等四犯，查临清正法人犯册内，有吴天禄、张明二名，俱注明系堂邑县人；王二一犯，亦经正法，惟籍系临清，其地址稍有未符，现与隋家庄之温成，一并严缉，获日另结。所有审讯匪犯刘三解京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祈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知道了。

起义军刘见功被获审明解京

乾隆四十年七月十三日 萨载奏折 （朱批）

江苏巡抚臣萨载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东省逆匪案内，要犯归太等在逃未获，节经臣与督臣以江南界连山东，严饬各属，上紧缉拿。前据丰县知县涂跃龙缉获逸犯王粹、于良贵二名，讯有从贼情节，当经委员解部审办，恭折奏蒙圣鉴。兹于六月初三日，复据涂跃龙禀称，该县因下乡编查保甲，盘获形迹可疑之山东人，初供姓周，来丰拾麦糊口，该县反复诘讯，据供实名刘见功，又名刘三，系堂邑县人，伊子刘铤，伊侄婿王宗义即王景尼，为王圣如之侄，于三十九年四月叫刘铤入了王伦邪教，七月内王宗义又叫伊入教，学习咒语。八月二十七日，王宗义以王伦现欲举事，令其前往帮助。该犯先至张四姑庄，见子刘铤及同庄多人在彼，嗣至寿张，始见王伦，随从王伦至阳谷，与官兵打仗一次。又至堂邑、柳林等处。九月初九日至临清，居住旧城，连日随众攻打临清新城、西门二次，被官

兵枪伤数人，刘铤受伤身死。二十三日，大兵烧断浮桥，旧城火起，随潜逃改名乞食。今年五月二十七日，逃至丰县东乡拾麦，即被拿获。等情。通报到臣。臣查核在逃逆党名单原有刘三一名，业经东省弋获，今该犯又名刘三，是一是二，东省缉获讯供有案，随一面飞咨东省详查，一面飭令徐州府亲提确讯，押解来苏申办，去后。兹准山东抚臣杨景素查复，已获匪犯刘铭即刘三，原供父名见中，族弟刘铤，先入王圣如教，刘铤父名见功，王圣如媳妇是刘铤姐姐。上年八月二十六日，该犯跟随刘铤赴张四姑庄打仗，又同迎接王伦，攻打阳谷、堂邑、临清等处，刘铤已死在临清。等语。查正法人犯册内，原有刘湄一名，供系堂邑县人，攻打临清西门，前因铤与湄字未符，仍行严缉。今据刘见功所供，与册内供词符合，或刘湄即系刘铤误写，亦未可定。又刘铭以刘见功之女为王圣如之媳，今刘见功供以王圣如之侄系伊侄婿，均有未符。至刘见功供出认识各犯内，孟有一名，业在临清正法，其余未经弋获，现在严拿另咨。等因。并据徐州府知府牛翊祖解犯到苏，经臣率同苏州布政使增福、按察使龙承祖及徐州府等，亲提刘见功详细研讯。据供：小的堂邑县宗家塘人，长兄刘见全已故，次兄刘见及，小的名见功，行三。妻张氏，长子刘铤，媳张氏，幼子八儿，幼女二姐。并族间弟兄刘见中、刘见孝二人，是同胞兄弟。刘见孝生子刘瑞，刘见中生子刘铠、刘铭、刘铜，他小弟兄四人排行，刘铭是第三，所以也叫刘三。那王圣如侄子王宗义，系刘见及女婿，是小的亲侄婿，常到小的家来往。小的儿子刘铤，是上年四月内入教的，七月里，王宗义也叫哥子刘见及同小的入教，学念咒语，消灾避难。到八月二十七日晚上，王宗义来说，王伦要举事，叫小的去帮助。小的跟他到张四姑庄王圣如家，那时儿子刘铤，同庄上的宗起祥、王永助、王金石、孟有、孟礼德、刘铜六个人都在那里，大家都称王圣如为元帅，刘铤是王伦封为先行官，给有一杆小旗，他们叫小的是

三太爷，并没封过小的，只给了小的一把割庄稼的刀，都用青布或蓝布扎头，就是那夜，从张四姑庄杀起，九月初一日到了寿张。王伦骑马出北门，王圣如叫小的们磕头，派小的把守城门，第二日王伦带着小的们上阳谷，遇着官兵打了一仗。初五日到柳林，小的回家接了妻子、媳妇，初九日到了临清旧城住下。初十日，王圣如带了小的们去攻临清新城西门，没有攻开。十一日，又去攻打，被官兵打坏多人，儿子刘铤也被枪伤，小的把儿子救回，就因伤重死了。后闻大兵将到，王圣如叫小的们把守水关，守到二十三日，大兵已把浮桥烧断，旧城内遍处火起，小的看见害怕，就独自逃走，随处改名，讨乞度日，并没一定住址，到今年五月二十七日，到了丰县东乡河滩拾麦，就被盘获。那刘见及、王宗义们这干人，并小的妻、女、子媳，现在俱不知生死下落。至王圣如并没儿子，只有侄子王宗义，是小的侄婿，并不是女婿。小的儿子名字叫刘铤，是那一个字小的不识字，辨不清楚。刘见中、刘见孝同侄刘瑞、刘铠，他们并没入教，不敢混供。小的在临清也没有见过他们，等语。臣以该犯从贼二十余日，其丧良济恶，所供必有不尽，且与归太等自必熟识，现在逃往何处，亦必知其下落。复严加究诘，加以刑吓，坚供实只听从王圣如等指使，打仗攻城，王伦只见过一次，并无别有助逆情事，归太等现逃何处，若果知有踪迹，何肯替他隐瞒受罪。等语。并令该犯默诵咒语，与县府所禀无异。至诘其咒内所称“师父”及“圣宗老爷”系属何人。据供：咒语系王宗义教令习念，实不知所指何人。反复严鞫，矢供不移。臣查刘三一犯，系钦奉谕旨飭缉逆案内之要犯，前此东省已获之刘铭系刘三，今现获之刘见功亦系刘三，据供刘铭系伊族侄，而东省前讯刘铭，亦称见功系其族叔，则刘见功即刘三，实系逆党要犯，供证确凿。核其父子从逆助恶，与官兵抗拒，攻城守关，且伊子曾受贼伪职，兄侄亦俱入教从贼，实为罪大恶极，自应钦遵谕旨，解京严办。正在委

解间，复据丰县知县涂跃龙禀，据差役盘获外来妇人并子、女二口，据供即系逆匪刘见功之妻张氏，并幼子八儿、女二姐，因闻伊夫在丰县，特来访寻被获，现在押解赴苏。等情。又准山东抚臣咨会，经堂邑县拿获刘见功之侄刘瑞，刘见功之媳张氏，解省审讯。据刘瑞供：系被刘锬裹去，到过临清，并未入教，亦未打仗攻城。据刘张氏供：曾随伊夫刘锬同住临清，后刘锬已死，即同伊姑张氏等仍逃回堂邑，业将刘锬之妻张氏同刘瑞暂行羁禁，俟江省申明刘见功移咨酌办。其刘见及等俱无下落，现飭查拿。等因。臣查刘见功之妻、媳、子、女，先据该犯供称不知生死，今既从临清脱逃，现俱被获，系律应缘坐之犯，自应一并解部办理。除催提该犯之妻张氏同子女到苏，讯明确供，另行委员续解，一面移咨山东抚臣，将刘见功之媳张氏及讯未入教助逆之刘瑞，照例分别查办，并将刘见及、王宗义、刘铜、宗起祥、王永助、王金石、孟礼德等，作速缉拿、毋致纵漏。其逆匪刘见功一犯，现即选委文武员弁，将该犯严加肘锁，并知会沿途，派拨兵役，小心押解，交刑部查收审办外。臣谨会同大学士管两江总督臣高晋，合词恭折奏闻，并将该犯默诵咒语，另录清单，进呈御览。至未获归太等要犯，臣仍严飭各属，实力设法缉拿，务期弋获，不敢稍有懈怠。合并陈明，伏祈皇上圣鉴，敕部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知道。

王道达等为起义军役使被获充军

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杨景素奏折（朱批）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审拟具奏事。

窃臣因逆匪归太等脱逃未获，派委员弁，分路缉拿。兹据东昌府同知龚孙枝，因奉旨缉拿要犯四十一名内有王立松一名，系与季国贞等抢船搭桥之犯，今在江南铜山县地方访有王松哥，疑即系王立松，同伊弟王道行，一并查获解省。又据臣标千把鲍煊等，因上年十月奉到谕旨内，有直督臣周元理具奏梁起禄供出之贼目张明，今在梁家浅地方访有张明其人，亦即拿获解省。臣随率同在省司道，亲提研讯。据王松哥供：小的名叫王道达，小名戌哥，并不叫松哥，也不叫王立松，这是人人知道的。小的是堂邑县林家庄人，年二十七岁。上年八月二十八日傍晚，有族叔王理是入教的人，他叫小的往张四孤庄去看打拳，不料走到庄头上，只见庄内火起，有许多人往南走，小的害怕要跑，他们说此时若跑就要杀了，小的只得跟他们同走。二十九日进了寿张城，住了两天。初三日，有同庄从贼的王环，叫小的赶车拉着他们家眷，从寿张到阳谷。初四日到堂邑。初五日到柳林，见小的堂弟王道行也被贼裹去。初六日到了杏园。初七日到临清。初九日进了土城，住在车园杨家空房里，合王道行同在一处，他们只派小的看守牲口，没有攻城打仗，也不认得季国贞，并没有抢船搭桥的事。二十三日，小的听得枪炮响，贼人败了，就乘着大雾逃走，到江南铜山县地方与人家佣工，因戌哥、松哥字音相同，把小的错认做王立松差拿来的。那王理、王环小的不知他们的下落。据王道行供：小的是堂邑县林家庄人，年二十四岁。上年九月初五日，有王环、王振江、胡三同不认识的十多个贼人，来小的庄上，叫小的跟他们走，不从就要杀小的，无奈只得跟着走了。他们叫小的使车，拉着他们家眷，到了柳林，见堂兄王道达也在那里。初九日进了临清土城，住在车园杨家房子里，同王道达在一处。日逐喂牲口，并没有攻城打仗。二十三日，官兵把贼人杀败，小的就乘着大雾跑了，后到江南铜山县地方佣工，被差役拿来的。这王道达并不是王立松，那王环、王振江、胡三小的

也不知他们的下落。据张明供：小的是临清州焦庄人，年二十九岁，本名叫张义明，并不叫张明，现有粮册可查，地邻可问的。小的左手自幼残疾，平日也不认得梁起禄，他供的张明并不是小的。上年九月初六日，有许多贼人到小的庄里，把小的裹到柳林。初七日早，小的逃出来，合女人张氏，同到河洼庄藏躲。不想初九日又来了一伙贼人，把小的右脸上扎了一抢，将小的合女人都裹去了。十一日到了临清，贼人杨希叶给小的一块蓝紬包头，照管麸子、草料，又给小的一匹马、一把刀，叫小的常往头闸、二闸去驮运麦麸。小的把女人安顿在二闸口居住，过了十多天，官兵到了，小的顾不得女人，就乘空跑了。女人被官兵拿去，十一月里才讯明放回来的。小的止与贼人驮运麸料，并没打仗攻城杀人，那杨希叶不知他生死下落。等供。随飭行堂邑县、临清州，传讯地邻人等，佥称王道达即王戌哥，实非王立松。张义明实非张明。等情。臣查王道达虽非伙同季国贞等抢船搭桥之王立松，张义明虽非梁起禄供出之贼目张明，亦均无打仗攻城情事，但王道达在张四孤庄从贼起手，又为贼供役日久，罪无可宽；张义明两次被贼胁从，骑马持刀，往来头闸、二闸驮运麸料，亦属从贼供役之人，不便轻纵。王道达、张义明均应照节次办理从贼供役之例，发极边烟瘴充军。张义明虽左手残疾，不准收赎。王道行讯止被逼使车、喂马，较王道达、张义明情节稍轻，应请枷号两个月，满日重责四十板，以蔽厥辜。逸匪王立松、张明、王理、王环、王振江、胡三、杨希叶，飭属严缉务获另结。所有臣审拟缘由，相应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朱批：知道了。

清政府宽免原按察使闵鹗元失察
张既成传授王伦入教罪

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二日 闵鹗元奏折 （朱批）

江宁布政使臣闵鹗元跪奏，为恭谢天恩事。

窃臣接奉江苏抚臣萨载行知，接准部文内开：山东省失察张既成、袁公溥传授王伦邪教一案，臣于乾隆二十七、八年任山东按察使，失于查察，照例降二级调用。钦奉恩旨，将臣从宽留任。……。

朱批：览。

吉庆奉旨查验刨王伦祖坟情形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吉庆奏折 （录副）

山东巡抚臣觉罗吉庆跪奏，为遵旨起程，恭折复奏事。

六月十四日承准廷寄，内开：六月初十日奉上谕，从前逆匪王伦滋事后，其祖父坟墓，据徐绩奏，俱经兖州府知府刨掘，并将尸骨烧扬等语。但彼时正当剿贼匆猝之际，其坟墓曾否刨挖，亦无确据。地方官所禀情节，难以相信。令臣将逆匪王伦祖父坟墓，是否确在山东寿张县，从前地方官刨挖时，有无捏饰之处，详细访查；并将王伦是否山东土著，抑系外来寄寓，一并访查确实，迅速覆奏。同日，又接十一日奉上谕：著臣亲往兖州府寿张县，查明逆匪王伦祖父坟墓，亲自验勘刨挖之处，有何凭证，并

所有逆匪田产入官册籍，及现在该处耆老、书役、里长人等必有能知其大概者，无难详悉查询。如王伦系外来流寓，计伊到东年分不久，未必即有坟墓、田产；若伊祖父俱葬在寿张，并有产业可稽，自系该处土著。命臣亲往履勘，详悉访查，毋得稍事含混。臣伏思王伦是否寄寓，抑系山东土著，总以现在逆匪祖父坟墓、田产之有无为证。而坟墓、房屋，即经刨挖平毁，必有基址可验；田产入官，则有册籍可查；虽事隔十余年，耆老、书役尚存，诚如圣谕，无难询访，而得实情。臣遵旨即日轻骑起程，以勘验东河城工为名，迅即密赴寿张，不动声色，亲自悉心查访。如逆匪坟墓尚存，即当急为刨挖。即从前曾经平毁，应必查明确实基址，再行刨验；并或有漏网余党潜匿之处，更当密为搜捕，以快人心，而彰国宪。臣受恩深重，惟有认真查办，据实迅速覆奏，断不敢稍存回护。……

再次刨挖王伦祖坟情形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吉庆奏折（录副）

山东巡抚臣觉罗吉庆跪奏，为遵旨勘明逆匪坟墓，实系先经刨毁，查讯证据，恭折覆奏事。

窃臣前奉谕旨，令即亲赴勘验逆匪王伦祖父已刨坟墓，是否确实。当将即日起程缘由，由驿具奏在案。兹臣即简骑径抵寿张，以查验城工为名，密加访问。当日王伦住居及祖坟所在之党家庄居民，咸能指目其处。臣即令引至该庄，庄内现有王伦族姓共五户，据居民指出，王伦住屋基址一处，验明实系拆毁，当即查得从前目击刨坟之阳谷县门役王贵、党家庄民党元锡、党黄等，密传到案。臣率同青州府知府公峨、候补知府归朝煦，亲到

庄东王伦坟所，据党元锡等指明，王伦父祖二塚原创处所已种庄稼，地面低洼，其内并有王姓公共祖茔二十一塚，内有四塚系逆匪高祖以上之本支。询据党元锡等称，昔年府县亲来，先刨出王伦父棺，尚未朽烂，连棺起出烧扬。次刨王伦高曾祖三塚，棺木已朽，检出骨殖烧扬。等语。并查出庄民王森、王正、王楹、王封、王有容、王毓镐、王装腔等，讯系王伦远支族人。据供：刨挖情形，亦与党姓相同。臣恐所供未尽确实，随又覆加刨王伦父塚至七尺以下，尚有灰迹可见；其祖塚挖至七尺以下，见有朽烂碎木，并男女骸胳膊项颈骨各一件，碎骨五十六块；其高曾祖二塚内，有掘碎坟砖灰迹；其高祖塚内，有男女骸胳膊腿骨各一件、碎骨八十八块；其曾祖塚内，有男女骸胳膊臂骨各一件、碎骨七十一块；验系从前刨挖未净零星遗剩之骸骨，仍即尽行烧毁扬灰讫。臣查党元锡等皆系临时查传询问之人，即能一一指明刨过原塚，覆加挖检，又有砖灰碎骨，其为逆匪祖坟实系刨毁，似属可信。又卷查入官逆产，王伦及其胞弟王榛、王朴、王枢四人名下，共地一顷五十八亩有零，估银九百二十两有零，据张腾甲等缴价承买。又王伦兄弟同居瓦土房十五间，拆毁估变价银二十八两有零，于乾隆四十六、四十九等年，解司报部，册档具存，亦属可据。至王森等与王伦果否疏远之处，遽难凭信。臣将王姓宗派究从何来，详加诘讯，令其逐细供出。据王森等同称，我们自始祖传至王伦已有九辈，曾听见父祖们传说，原籍山西洪洞县，同党姓迁居到此，世代久远，实不知来自何年，始祖生有二子，一住路南，一住路北，近村人都知同庄有南北分派，王伦是北支，我们是南支，相隔已有九辈。又据王有容供：我与王伦同是北支，自三世祖分支，已经七辈，早已无服。各等语。质之党元锡等，供亦相同。臣查王伦既有祖坟房产及同宗族属，虽称远自山西迁居，而入籍已历九世之久，即为山东土著，似无疑义。至从前刨挖逆坟，未将骸骨查检净尽，全数毁扬，致有遗漏，实难

辞草率之咎。所有查明承办之原任兖州府知府福森布、前署寿张县原任莒州知州郑飞鸣，相应一并参奏，请旨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理草率者戒。再查党家庄本系阳谷县管辖，与寿张县毗连交错，于五十五年前抚臣长麟清查孤悬村庄案内，始行归并寿张县管辖，原办逆匪籍贯称系寿张县之处，实属错误。所有从前错误各职名，容臣查明，另行咨部议处。至逆案余党，臣密飭各该地方官访缉，毋稍懈怠。所有遵旨查明及办理情形，臣谨缮折覆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奉朱批：明此一事亦佳。钦此。

处理王伦同族情形

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吉庆奏折附片（录副）

再，臣伏思，逆匪王伦罪大恶极，神人共愤。今其高曾祖父坟墓虽经刨挖平除，而公共祖茔内尚有逆匪本支四塚，亦不应听其存留，应请将此四塚概行平毁，以昭恶逆炯戒。其同居住之王森等五家，从前因查非逆匪五服亲属，例不缘坐，均予开释，但究系逆匪同族之人，未便仍令安居滋事地方。且王森系寿张县学生员，王正系考职府经历，更不听其滥厕衣冠，应请将王森、王正先行革去衣顶，同王楹、王封、王有容、王毓镐、王装腔等，令兖州府督同该县查选清册，同家产一并迁徙三千里，入籍为民，俾逆恶宗党坟墓全行泯迹，庶是以快人心而惩奸恶。合并奏请训示，谨奏。

同日奉朱批：更不必问矣。钦此。

官 书

《高宗实录》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卯（初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徐绩奏，据署临清州知州秦震钧等禀报，八月二十八日起更时，堂邑县张四孤庄有奸民王经隆等，率领多人，手持凶械，放火伤人。该署知州即同副将，亲往查拿。等情。又据寿张营守备王廷佐禀称，八月二十八日四更时，有贼人聚众，白布缠头，各带器械，爬入寿张县城内，围住文武衙门，抢劫仓库，占据城池。守备正在催漕，闻信星夜驰回，飞调各汛弁兵，并移知梁山、范县、东昌三营，同力协拿。等情。阅禀即率同布政使国泰、中军参将海明，带兵由东昌一路进发。并飞咨兖州镇臣惟一，带兵由东阿一路进发，督同擒拿。各等语。此等奸民，实为罪大恶极，然么麽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徐绩、惟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但各犯敢于围官署、劫仓库、据城池，其情罪甚为重大，即当按叛逆办理，非寻常纠众抗官可比，一经擒获到案，即应迅速申明，将为首者立时凌迟，其同恶相济之逆党，亦即应斩决。必须多办数人，俾众共知儆戒，不得仅照常例，区别首从，稍存姑息。但祇可就在事人犯，从重究办，不得存心轻纵，亦不得节外株连。徐绩等并宜将要犯一面正法，一面奏闻，不得监系滋事。又据奏，堂邑张四孤庄放火伤人一案，已据该州、协等，拿获犯人十九名，犯妇二口，均交堂邑县收

禁。等语。所办殊未妥协。此等奸民，既经拿获，即应严解省城，听候查审。堂邑正当匪犯滋事之时，岂宜复将其党与解回，万一别有抢夺情节，成何事体。此时徐绩现赴寿张剿擒逆犯，所有堂邑已获之案，自应即令国泰由彼驰往，严审明确，将应正法者，一面即行办理，一面奏闻。其余应行问罪者，俱选派妥干员弁，严行押解省城监禁，毋仍于堂邑方妥。再，寿张逆犯，均系爬城而入，其为附近奸匪可知。即各犯姓名、居址，亦无难踪迹而得。若徐绩到寿张立即攻开城门，拿获各犯，固为最善。设或略有耽延，则应选派勇干兵役，将各犯家属，先收捕解省，严密监禁，俟全案办结时，分别缘坐定罪。且使各犯闻知其家属已获，心中惊惧，自更易于就擒。至抚同该镇带往之兵自必不少，应将寿张县城，密行围住，恐该犯情急有跳城缒脱等事，立即掩捕，勿使一名漏网。该抚务须妥速办理，仍即据实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辰（初六日）

谕军机大臣等：寿张、堂邑俱系八月二十八日夜举事，其中必有为首之人，纠合约会，不可不彻底根究。其寿张知县沈齐义，当贼匪往劫时，能否督率丁役拒击贼众；抑或愚懦无能，贼至即窘迫自尽；又或为贼伤戕，并其眷属亦为贼害，均当查明，分别办理。至贼匪抢劫县城，必非无因而起，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生变故。该抚若据实奏明，不过失察处分。设或稍有回护弥缝之见，则是心存欺罔，一经败露，恐该抚不能当其罪愆。若果系白莲邪教滋事，即当先从倡教之处，迅速查拿办理。至寿张当水路之冲，且为回空粮艘所必经。该抚须将此案迅速妥办，勿使南下漕艘稍有阻碍。再，向来粮船经行，随处雇觅水手。徐绩应飭相近寿张之沿河文武官，晓谕各帮船，于寿张一带，不得添觅水手，致贼匪得以冒名远逸。

现在嘉谟，督押回空船只，尚在直隶境内，恐于东省不及照应。即著徐绩遍谕押运员弁，严行查察，勿稍容贼党匿迹远颺。如或视为具文，一经发觉，将该员弁重治其罪。并著嘉谟即从陆路遄赴寿张水次，亲自查察饬谕，毋任奸徒漏网。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初八日）

谕军机大臣等：寿张堂邑奸民滋扰不法，不可不迅速剿捕。但恐该省绿营兵庸懦无能，且与奸民等，或瞻顾乡情，不肯出力。而徐绩于军旅素所未娴，恐不能深合机宜，及早集事。昨降旨令舒赫德驰往南河，督河视漫工。今思舒赫德过天津时，即密告总兵永昌，豫选该镇绿营兵一、二千，听候调用。又沧州驻防满兵，亦可密告该城守尉，酌选数百备调。又青州驻防满兵，或可密檄该副都统，豫选数百备调。舒赫德行次德州时，探听寿张之事，如徐绩已经获犯结案，舒赫德即可径赴南河办理隄工。若徐绩尚未办完，舒赫德即先带德州驻防满兵数百，星驰前往，出其不意，自可迅速扑减。如兵力稍觉不敷，舒赫德即酌量情形，应调何处豫备兵若干，即由驿急邮檄调。舒赫德于调兵诸事，当有印信为凭，起程时，可带钦差大臣关防，前往备用。俟剿贼之事办毕，舒赫德即由彼前赴南河，董视漫口堵筑情形，克期督促合龙，以副轸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初八日）

又谕：据徐绩、姚立德奏，逆贼肆扰，现在剿捕情形。称逆匪首犯王伦，系寿张人，本属白莲邪教，煽惑愚民，擅敢劫掠寿张、堂邑、阳谷三县，杀害官员，劫掠库银。徐绩等现驻东昌总汇之地，分调官兵，四面截剿。等语。此等邪教匪徒，辄敢煽诱鸱张，实为可恶。但侵扰一处，即弃城而逸，究属乌合之众，不难即日擒拿正法。第思东昌一带，与河南、直隶俱属接壤，恐贼

众见官兵剿捕窘迫，或致窜入豫、直二境潜匿，甚或转为滋扰，更属不成事体。著周元理、何焯，各于毗连东省地方，一体严飭文武，妥密巡防。如遇此等贼匪遁窜到彼，即督同悉力邀截擒拿。昨曾谕何焯，前赴江南潘家屯，与姚立德会勘引黄入湖事毕，即顺道赴老坝口，协同堵御漫口。今东省寿张等处既有此案，其事更为紧要。且姚立德此时亦驻东昌防守会剿，其潘家屯工程原非甚急，即老坝口漫工，亦据高晋等奏，近日水势已缓，易于办理。是何焯可不必急急前赴南河，其应需料物，仍遵前旨备齐，听南河调取时速即拨往，以济要工。统俟东省捕贼事竣，再往江南勘办。并谕徐绩，如贼匪剿平，全数就获，即行知照直隶、河南二省，毋稍舛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周元理、何焯并徐绩知之。仍各将如何巡防堵剿情形，迅速覆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午（初八日）

山东巡抚徐绩奏，臣于初四日行至铜城驿，知逆匪于初二日夜，已弃寿张城，攻扰阳谷。复于初三日，骚扰东昌府。臣于初四日与河臣姚立德，带兵驰赴东昌，即于东门外拿获奸细二名，讯供：贼党随地潜伏，约定入城之人，放火为号，城外贼匪即聚集攻城。为首系寿张人王伦，身穿黄马褂，实有谋为不轨形迹。贼伙千余人，随地胁从。即将该二犯先行正法。又据探报，贼匪于初四日傍晚，攻破堂邑县而逸。臣与河臣商酌，贼匪窜伏无定，东追西逸，必须四面合攻，断其去路，方可剿消。现调德州、高唐两营官兵，由西北截其去路；飭临清营，拒住正北一路；并令兖镇，带领河镇两标官兵，截住东路；臣亲率泰安及本标官兵，从南路直攻，四面调度策应，克期会剿。至逆匪所扰寿张、阳谷、堂邑三城，俱将库银搜劫，监犯释放。现又弃城而逸，并不屯踞，官兵会合，自可指日剿平。谕军机大臣等：逆贼

敢于劫掠三县，杀害官员，不法已极，不可不迅速擒治，以申国宪。现在匪犯侵扰一处，即弃城而遁，其势尚易剿洗。但贼人尤有定所，一闻官兵剿杀，即四散奔窜。徐绩所奏分兵合攻，断其去路，所办甚是。至首犯王伦，及同恶相济之逆党，传播邪教之巨匪，其眷属亦必有住落村庄。着徐绩等，一面选派明干将弁，带兵搜捕起教窝藏地方，将各眷口掩擒务获，按律重惩。再逆匪滋事，甫经数日，而伙党已有千余人，或即系贼人侵扰所过城邑，其中顽劣无知之徒，为其迫胁。徐绩应广为宣谕，以逆贼敢借邪教名目，煽惑乡愚，抢城劫库，杀害官民，实为法所不宥。其随行之人，如本系良民，心知畏法，即速解弃刀仗缠头，赴所在地方官首明，准照胁从援减。如或迷而不悟，一经就获，玉石俱焚。各宜深明顺逆，毋自贻戚。如此明白晓示，自当解散。至东昌地当冲要，不可不加意防范。姚立德现既在彼驻守，自应以此事为重。前曾谕令姚立德，即往江南，会同何焯查勘潘家屯引河。此时又不可拘泥前旨，应俟山东办完此案后，再约何焯前往南河。至徐绩奏请单任，当兵效力，事后赴部，听候治罪。殊可不必。地方有此逆案，巡抚等原有应得处分，但应俟贼平后，定其过之轻重。即总兵惟一，亦系管辖大员，现在带兵追贼，若能始终不懈，并当予以录叙。徐绩等均当努力自勉也。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未（初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贼众东西窜突，固无能为。但官兵所往，不过驱令奔逃，尚非扼要之道。必须邀截围住，多歼贼众，方能使贼人胆落，不敢他骛。满兵鸟枪弓箭，较绿营倍为锐利，如果尽力剿拿，无难将贼众扫荡无遗，惟在舒赫德妥酌为之。至寿张等县署，岂无衙役民壮，即贼众猝至，何能听其伤及印官。况寿张有分驻游击，兵数不少，何至将领亦为所害。恐其时或有兵役潜与贼为内应，不可不查明，尽法重惩。徐绩等所带绿营兵丁，与

贼人皆有乡情亲谊，轻则意存观望，重则暗地勾连，肘腋之间，尤不可不加谨严防。舒赫德所带虽系满洲兵，但与徐绩等同在一处，亦不可不留心防察。将此一併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未（初九日）

谕：山东寿张县奸民，有聚众滋扰之事，现应徐绩、姚立德，会同兗州镇总兵官惟一，带兵分头捕剿，虽歼贼颇多，其首犯尚未就获。恐东省绿营兵不能得力，著福隆安即速回京，挑派键锐、火器二营兵一千名，并派带兵侍卫章京，令额駙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领，迅速前往东省会剿。若贼首就擒，不致蔓延，再行回京。昨经谕令大学士舒赫德，前赴南河勘工，顺道体察东省贼匪情形。今既派调京兵往剿，即著舒赫德先赴山东，会同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及徐绩等筹办，务将贼匪迅速擒拿，扫清余孽，以靖地方。所有京兵应得分例，著每人赏银二十两，官员著赏给一年俸银。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申（初十日）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东省匪徒，一经擒捕，自必四窜逃逸。臣飞飭大名、天津二道及府州县协营，严密稽查；并委臣标后营游击武灵阿、易州营游击朱彭年、正定镇左营游击富勒浑，赴接境地方，往来巡逻堵御；又专派清河道单功擢、大名协副将陈镇国，前往协同地方文武，上紧截拿，毋使凶徒乘间漏网。

得旨：何不亲往接境处弹压，较为有力乎！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十一日）

又谕：昨据军机大臣议，令徐绩将青州等处营驿马匹，酌调至德州，备京兵换替之用。今思其事未为妥协。逆贼乌合之众，行踪无定，且所至俱有邪教党伙接应，万一贼尚蔓延，渐至德州

相近地面，闻我兵赶有成群马匹，而送马之兵，亦有与贼同党者为之送信，固属不妥。即无其人，以千余成群之马，贼众或竟出而抢夺，是马匹转属藉寇兵而贳盗粮，尚复成何事体。著徐绩将此项马匹，即速停其调备。至健锐、火器两营兵丁，皆朕满洲世仆，豢养多年，理应为国家出力报效。兹仅派赴近省，朕尚加恩赏赉，伊等当倍知感激奋勉。每兵只可量予两马，各宜爱惜马力，每日以百里为率，行程亦不甚紧。若途中间段步行，俾马得休息，伊等尚不至过劳，而马力可以节省，自属两便。现已传谕杨景素，令其按站照料饲秣，并于河间、景州等处，酌备马匹少许，视兵丁长马内，有极疲乏者，稍为更换接济。并著福隆安于挑兵时，将朕此意传谕京兵，令各勉力自效。每日务须半骑半行，以息马力，而资实用。如昨岁调赴征剿金川之兵，途长马少，我兵皆情愿步行，实无愧我满洲忠爱风气，朕深为嘉慰，曾经传旨奖赏，伊等谅皆闻之。况由京至山东，不及千里，可不各思奋励乎！如此晓谕，京兵等自无不踊跃从事。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带兵在途，亦宜常以此意提撕鼓舞，使共闻知。并宜严飭管队官员等，随时约束兵丁，令其沿途各知敛抑。所有口食，及餵马等项，已飭地方官妥为照料，令士马均各饱腾。京兵等所至宁可吃亏，以待事成受恩，各图上进，断不可借端滋事，致干法纪。至舒赫德所带沧州之兵，应用马匹等项，亦照此酌量妥办。其抵德州后，需派德州驻防兵丁，或应调青州满营之兵，所有兵丁口粮等项，及马匹草料，已传谕国泰，在德州同应付京兵之事一体善为经理。舒赫德到德州时，须俟兵数略齐，方可前进。即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到德州时，亦俟京兵到齐，再与徐绩、惟一约定，前往剿贼，声势方大。总以京兵一到，贼即就擒为妥。至昨据徐绩等奏称，贼众大伙聚集处，并有牛马大车数十，载妇女而行。此必贼众眷属，及其辎重可知。徐绩等或因兵少，不能立时尽歼群贼，当将现有之大队贼众，设法诱开，专派兵扑其车辆，奋力掩取。

若贼人眷口就擒，辎重并失，势必惊惶无措，尤易歼除。然徐绩等必当审酌现兵力量如何，若兵数已足敷用，而众心尚属可恃，即当照此而行。但恐绿营兵众，究不得力，而其心又不足信，贸然而往，转致打草惊蛇，于事无益。则莫如俟舒赫德等到彼，妥为调度。于京兵等到齐，合力往剿，将贼众一鼓而擒，更为妥善。再逆贼于八月二十八四更，在寿张县爬城滋扰，其夜初更，堂邑之张四孤庄，亦有持械杀人放火之贼。并据徐绩等奏，贼众于滋扰三县后，东西奔突，仍至张四孤庄。恐其地或系贼人窝巢，或贼与该村居民有隙，屡肆虐扰，皆不可知。事后均无难询访得实，著徐绩查明，分别妥办。仍将现在贼势如何，及贼众起事缘由，节次谕询各情节，即速详晰明白覆奏。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一并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十一日）

又谕：此次挑派健锐、火器二营满兵，令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带领前往山东，又有大学士舒赫德挑带沧州、德州等处之兵、至彼督办，声势甚大，谅此么麽乌合，自可立就歼擒。但恐贼匪闻知畏惧，豫施狡谲之计，散播流言，蛊惑众听，以京城特派满兵来东，必因痛恶山东民人，现有盗劫扰害之事，皆不可留，故不用绿旗兵，专派满兵前来，将所过城村剿洗，必至良莠不分，概行屠戮。布此流言，使无知愚氓闻而惊怖，或于满兵到时，望风畏避，转使贼人得以诱胁入伙，甚有关系，不可不妥为筹办。著传谕舒赫德，于到山东时，即会同徐绩在进兵之前，先行大张晓谕，以光天化日之下，贼匪胆敢肆虐，侵掠城池，戕官害民，甚为可恶。该省奏到时，皇上轸念各处城村良善，恐为贼匪所屠害，深切矜怜。又恐本地绿营兵软弱，不甚得力，未能及早竣事，使闾阎速就安堵。悬注尤殷，特选健锐、火器两营常胜精兵千名，拣派勇干谙习将领，分管队伍，以期速歼贼众，保护唇

民。本钦差阁部堂暨本部院，仰承圣主委任，惟有督率官兵，痛剿逆贼，为民除害，使闾阎共庆安恬，不复惊扰，以冀仰副德意，下慰群黎。至此次派来满兵，皆系官给饭食，自骑营马，一丝一粟不以累民。并严饬各兵，皆谨慎守法，不许借端滋事，扰及闾阎，违者即以军法从事。务使兵行之处，秋毫无犯，市肆安居。尔百姓等均当仰体皇上保民剿贼之盛心，交相感庆，急盼成功。至此等么麽逆匪，敢于妄作不靖，自外生成，实为神人所共愤，必然立就灭亡，无能为患。尔等当知，历来盗贼啸聚，或由其时有格外征敛，科派累民，或系贪官污吏虐害闾阎，人不堪命。考之前代往事，大率不越乎此。我皇上临御以来，爱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灾祲，不下数百万帑金多方赈卹。至于蠲贷展缓者，更难数计。正供而外，并无丝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纵容贪残之吏剥民脂膏也。即间或不肖官员，略有派累百姓之事，无不立冀重典。此实从来未有，而愚贱所共知者。小民当感戴国家休养生息之恩，共安乐利，实不解此等乱民，因何丧心昧良，甘蹈法网，实系戾气所钟，自速其死，非但法无可贷，亦属情无可原。至尔等良善居民，久臻熙皞，忽遭逆贼扰害，鲜有辑宁。甚至无知愚蠢之徒，为贼迫胁入伙，今当官兵征剿逆贼，必推此等被胁之人在前，先撻锋镝，是既为贼夺其安居，今复为贼陷之死地，实为可悯。为此明白晓谕各城村居民人等，知官兵此来，意在保卫善民，勿稍疑畏。本钦差阁部堂，同额驸等统率八旗劲旅，剿拿逆贼，惟思剋期集事。至我满兵枪箭，从无虚发，当之者无不洞胸贯胁，立即歼诛。此内如实系逆贼正党，自属罪在不赦，若系被贼胁从之人，于官兵未到之先，各释刀仗，赴官投首，此等虽迷误在先，今知悔罪归正，仍可从宽罔治，俾复安居乐业，永享太平。如有能设计擒缚逆首及党恶呈献者，必当奏闻，分别优赏。倘或怙恶不悛，官兵所到，尚敢袒贼抗拒，则雷轰霆击之下，不能复为分别，玉石俱焚，毋自贻悔。祸福所关，尔等当审择之。

如此明白告诫，于贼曾扰害处所及官兵经过之地，不论城市村乡，多张粘贴，俾共知晓。恐愚民中不能识字者多，著徐绩谕令各该学教官，转谕该学生员等，于所在城乡，各就其居近处所，遍为讲解，使良民皆知用兵本意，贼智自无从施展，方为妥善。至京兵由京赴东，其在直隶境内，所有官兵口食及饲餵马匹之处，已谕令杨景素妥为经理。至抵德州以后，前往剿贼经过处所，兵丁等即不便向民间市买食物，致有滋扰，自应照军营用兵之例，办给各兵口粮盐菜并爨汲之具，以资食用。必须大员善为筹办。今国泰亦随徐绩在外，剿贼之事，非其专责，著国泰即速驰至德州，将应付官兵事宜，悉心熟筹，妥协办理，总不可使丝毫有干涉民间之事，仍即具折奏闻。但自徐绩处至德州途中，或恐有贼屯聚。国泰虽带有官兵，为数无多，不值与贼相遇，须拣择无贼处所，迅速而行，即绕道纾程，亦属无碍。拉旺多尔济、阿思哈等带兵而行，亦当留心管辖。至东省后，更宜认真，必须申严号令，有犯无赦，方不致居民惊扰，毋稍忽略。再，徐绩奏，贼众至二千人。此等鼠辈，蚁聚如许之多，口食所需，来自何处？或如徐绩所言，到处俱有邪教伙党接应，供其口食；或竟抢掠殷实村庄，以资果腹。均未见徐绩奏及，此旨到后，亦著即行查明，据实具奏，毋得稍有隐讳。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一併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十一日）

山东巡抚徐绩等奏，臣接据调赴临清州协防之德州参将鸟大经、临清协副将叶信、署临清州知州秦震钧禀报，初七日夜，贼来攻城，先攻西门，后攻南门，于城外纵火，复用牛车拉秫秸焚烧城门，被官兵将赶车贼杀死。贼人蜂拥城下，城上枪炮并施，打死贼三百余名。贼又潜来城下，刨挖地洞，被抚标兵丁缢城而下，杀死数人，拿获穆建甫、李现二名，讯系堂邑县贼匪，已将该二犯斩首。贼随分散，现在追剿。其有往梁家浅一带逃窜

者，又被抚标千总孟大勇杀死十余名，拿获九名。河标官兵张武广等，杀死贼匪四名。现在四路徼巡定地会剿。谕军机大臣等：此次守御临清之文武官员，及在事兵丁等，均各奋勉出力，甚属可嘉。副将叶信、参将乌大经、千总孟大勇，均著各升衔一等，俟事竣之后，该抚等量其功绩，奏闻请旨升用。署知州秦震钧，著该抚记名，俟事竣送部引见。其缝城杀贼之兵丁，尤为奋勉，应即拔补外委。至截杀赶车贼人之兵，并在梁家浅杀贼之河标官兵张武广等，俱著该抚查明，赏给一月钱粮，以示鼓励。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酉（十一日）

又谕：寿张逆匪，现经徐绩等带兵剿捕，歼戮多人。而贼犯窜踞未获，恐东省追剿急迫，逸入邻境，蔓延为害。已谕直、豫二省，堵截擒拿。贼或转而向南，由金乡、鱼台一带，与丰、沛连界处所，窜逸遁逃，且致就便滋扰，不可不豫为防截。南河漫工，现在水势已定，一切堵筑事宜，吴嗣爵尚属熟谙，萨载现亦到彼查办灾务，即可令其在工，帮同吴嗣爵催料集夫上紧堵筑。高晋应速驰赴山东连界之徐属丰、沛等处，密行调兵，督率防剿，毋任贼人稍有窜越滋事。若东省剿捕逆案要犯全获，高晋即可仍回南河，催督堵筑漫工，剋期合龙，以慰厘念。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戌（十二日）

谕曰：姚立德前此听受太监嘱托，转荐长随一案，罪由自取，念其办理河务尚为妥协，从宽革职留任，并革去翎顶，以示惩戒。今姚立德于寿张县奸民纠众滋扰之事，一闻禀报，即飞咨直豫二省协缉，并亲身驰赴东昌一带，与徐绩、惟一剿。颇知实心奋勉。且现统标兵剿捕贼众，一切均需调度，若无翎顶，未免呼应不灵。姚立德著加恩仍准带用翎顶，俟此事办竣后，视其如何出力，再降谕旨。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戌（十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寿张县知县沈齐义，欲设计查拿白莲邪教，其洩漏消息之人，不可不查明，重治其罪。至徐绩所称，贼人内有持刀疾走、飞如猕猴、不避枪炮。等语。此系徐绩未娴军旅，过涉惊惶，故有是言。贼匪间有跳跃使刀之人，本不足异，即拳勇又何能为。若云不避枪炮，则初七日临清城下，焉得击毙数百人。徐绩未免为道路谣言所惑，该抚统兵剿贼，惟在调度得宜，又何必计贼之勇怯。设或所带本地之兵实不足恃，莫若俟舒赫德带兵到时，再行筹办，转不必轻率妄动也。至监禁堂邑人犯，前固虑其或有疎虞，今女犯果为贼众放去，其男犯十九名，提禁东昌，应同节次所获之犯，即行严审明确，从重办理。昨已谕国泰赴德州，承办应付京兵粮马之事。所有应讯贼犯，即令姚立德就近严审，会同该抚定拟，毋稍姑息。至姚立德奏往潘家屯查勘引河，殊属不知轻重。昨因该总河有防守东昌之责，业经谕令，不必拘泥前旨即往江南。况何焯此时尚在河南，姚立德独往何为。想续奉谕旨，自能遵照。至贼众既连弃三城，断无复图踞城抗拒之理。或攻扰城池，肆行抢掠，则不可知。该抚当严饬附近州县，实力防守。若能如临清文武之奋勉杀贼，亦必一体奖励。再，各犯既供有，首逆王伦，欲由堂邑、临清至直隶一带扰乱之语。周元理应即派兵，于沿河一带与临清等处接壤州县，严密巡防，勿使越境滋蔓。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亥（十三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姚立德等奏，贼匪屯聚临清城外，在闸口搭桥渡河，其回空漕船已过临清者，计六十八帮，未过者俱在临清以北，不敢前进。并有粮船短纤，亦为迫胁随行。等语。贼匪鸱张滋扰，甚为可恶。现在令大学士舒赫德，选带天津等处兵前

往，并调京兵一千，派拉旺多尔济等带往剿捕。官兵一至，么麽，小丑，无难剋日擒灭，肃清水路，以利通行。但每年回空漕船，俱有限期，总期于年内各抵水次，冬间收兑。今已过临清各帮，自可催趲，如期南下。其未进闸帮船尚多，虽指日扫清贼氛，即可衔尾前进，而现在回空船只，阻滞稽行，设前途或值冻阻，抵次稍迟，有误冬兑，所关非细。著传谕嘉谟，速将临清以北各帮船只，查明系何省何帮，其船若干只，某省约需于何时抵次尚可无误，其未进闸之船，有无贻误兑期之处，一并详悉熟筹，迅速具奏。现谕姚立德、徐绩，速将闸口贼众剿净，使河路早得肃清。漕艘通行无阻。其已过临清各帮，著嘉谟速飭运员，上紧催押。并令姚立德、徐绩，严飭地方河汛文武各员，尽力催趲南下，勿稍稍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仍著嘉谟迅速由驿覆奏。寻奏：各省帮船，例系冬兑冬开，其回空虽间有迟滞，沿途加紧趲行，均无贻误。今贼匪虽聚临清，阻隔运道，官兵会集，剋日即可剿除，河道肃清，昼夜严催南下，谅不致有冻阻有迟误。现又差委员弁，将在后未到各帮船赶紧趲押，不使稽延。得旨：已有旨了。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亥（十三日）

又谕：昨据徐绩奏，探知贼人向各村庄要人要粮，有被村民打死者。可见村民原能守法御暴之人，非尽为贼所驱胁。此等自应亟予嘉奖，以励其余。著传谕舒赫德，会同姚立德、徐绩，遍行出示晓谕，以朕闻知东省村民，有打死索粮贼人之事，深为明晓大义，甚属可嘉，特谕本钦差阁部堂、本部院等，查明奖赏。先应查前此杀贼系何村何人，令将贼首级呈献，即行加赏外。并令此后各村镇百姓，有能守御杀贼者，即割取首级，赴军营呈献，俱一体奖赏。如有能擒获贼党头目，及能擒献贼首王伦者，即行奏闻请旨，分别格外加恩。将此通行晓谕，亦鼓舞激劝之一

法。但姚立德、徐绩，当留心体察，勿使顽黠之徒，借端报复私仇，又擅害平人，妄指为贼，方为妥善。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仍令将现办情形，迅速驰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丑（十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昨据周元理奏，现在檄派定总兵万朝兴，挑带镇兵六百余名，赴清河截拿东省窜逸逆匪；并分调保定满汉官兵，亲自带领，赴景州、故城等处截拿。等语。已于折内批示：周元理既带兵亲往，即当引为己任，实力妥办。如或贼势鸱张，恐其窜入直境，蔓延滋事，该督自应祇董率将弁兵丁，在境上弹压防范。今东省贼匪两次攻劫临清州城，被官兵击毙三、四百余，又经徐绩、惟一等剿杀者亦有数百。现在贼匪屯聚临清城外，从柳林至闸口，直如釜底游魂，计无所之，势难窜逸。周元理又当一面分派文武大员，在直境各路防截，一面统兵五、六百，亲赴临清，相机同舒赫德会剿，俾逆首匪党立就歼擒，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方不愧为封疆大吏。若心存畛域，仅以看守地方为事，则谁不能之，又何藉该督之来往乎！著传谕周元理，即速探听贼信，酌量办理。并将探得实信，及如何办理情形，速行奏闻。至贼匪在临清州境，已将旬日。其初屯聚柳林，旋以攻劫州城，被歼者众，移向闸口，是其进无可据，退无可守，携带眷口辎重，颇复不少，彷徨无定，意欲可为。观此情形，其窘迫可知，自当迅即剿灭。计舒赫德日内可抵东省，徐绩已调之青州、德州驻防兵八百余名，近日亦应全到。而天津绿营及京兵各队，约计十七、八、九日俱可云集。拉旺多尔济、阿思哈，督领头拨兵起程后，谅必先驰到东，声势甚大，自当迅速定期、分布精兵，一面剿擒逆首党犯，一面掩捕贼人眷口，使其内顾惊疑，更可立就擒获。著舒赫德等，即行妥酌筹办，迅速驰报。至贼匪聚集不少，除被官兵剿戮外，所余尚有一千余人，又且携有眷口，

计其日食亦颇不易。或系邪教党羽所在村庄为其供给，或贼人到处抢掠，以资果腹，无难察访而知。至如许贼众，夜间作何安歇，亦应访察得实。已经屡次谕询，著姚立德、徐绩即速查明覆奏，并著舒赫德一并确查奏覆。内地贼匪敢于蚁聚抗拒，实属不成事体，务须迅速妥办，严行惩治，不可稍有羈延，使贼得生别计也。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传谕知之。即著将剿捕情形，由驿紧急奏，以慰悬注。

寻周元理奏覆：贼匪占踞临清旧城，“若由一路剿击，势必奔窜，俟官兵齐到，出其不意，三面围剿，自可一鼓成擒。臣即由故城油坊一路，督率将弁，径赴临清，会齐舒赫德等，并力合攻。得旨：又有旨令汝防守直隶接境之处，亦属要紧，不必前往德州。其桥口堵杀贼人，则委之杨景素，若兵力有余，商之舒赫德，听其调用。又姚立德、徐绩奏：贼匪口食，系抢掠民间，及党羽接应。夜间露处，将车围绕。自踞旧城后，即占民房庙宇，将车挡住街巷，别无逃窜之志。现筹上紧围剿。报闻。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山东巡抚徐绩奏：据观城县知县詹其渊禀报，九月初十日，盘获贼伙一名刘成，供系直隶开州刘家庄人。臣飞咨直隶督臣，将该犯眷属查拿究办，并飭将刘成先行解审。又于十四日，据馆陶县禀称，有林潘寨武生王建基、张灏首报，本月初九日，见有贼伙到庄，手执枪棍，红白蓝布裹头，令生等去帽跟随，生等率同乡民田孝等，一齐拥上，将逆匪十七人尽行杀死。谕军机大臣等：观城县知县詹其渊盘获逆匪刘成，尚属能事，著徐绩俟事竣后，出具考语，送部引见。又武生王建基、张灏，率众杀贼，甚属可嘉。著各赏给千总衔。如再能出力，奏明量加录用。其随同杀贼之乡民，并著查明，酌赏银课，传旨嘉奖。徐绩当出示晓谕，俾百姓观感奋勉，善良者各自保全，愚迷者及早悔悟，若能

如王建基等之杀贼报官，一体奏闻录叙。至乡愚被胁，其情固有可原，但既经晓谕之后，百姓等当更知太义，若尚敢随贼持械，抗拒官兵，即与贼党无异。虽其初或系迫胁，而既已从逆，即难轻宥。嗣后如已破贼营，获有贼犯眷属，查系首犯及济恶逆犯者，即当全家处斩，余亦照律缘坐。或贼营内有被胁拘留之老幼男妇，讯无从贼实迹，即予释放。若临阵拿获抗拒之犯，于所在地方，审明正法。如系首犯及济恶要犯，当并其家属骈诛，毋稍姑息。至贼人车辆多至三百余，围绕作城，其夜间住宿，必系卸套连结，正当用火攻烧。若官兵四面围击，断其去路，贼必无从窜逸。舒赫德等当留心经理。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大学士舒赫德奏：河间协副将雅尔哈面禀，本月十三日，差赴临清探信之马兵夏荣回称，十二日至桑林地方，有兖州镇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各带兵二百五十名，自未时开枪不断，打至戌时，忽见跑回兵丁甚急。夏荣回至夏津县店内，至三更时，忽有跑回满兵八十余名，绿营兵七、八名，惟一与格图肯亦回东昌。等语。是十二日与贼接仗，官兵不能取胜，臣已访查属实。又据守备魏三台探称，逆匪党羽不过三、四百人，余俱系随地迫胁之众，每打仗时，先以附近平民来挡头阵，俟官兵枪炮将尽，真党即奔前攻扑。臣等带兵进剿时，拟先分拨一二队，引出贼人余党，俟正匪见面时，然后枪箭并施，痛加歼戮，则贼计自穷。又据魏三台禀称，有聊城县民王德，前经被贼逼从，今已逃回，臣现差员传唤，详询贼情。

谕军机大臣等：惟一、格图肯俱系领兵大员，自应勇往杀贼，即或贼稍猖獗，官兵不能取胜，亦当整队进临清新城，与在城文武，协力坚守。虽退入新城，亦不能无过，然向后若能奋勉，犹可以功相抵。乃惟一、格图肯一经兵挫，竟尔退往东昌，

实出情理之外。临阵退避，为国法所不宥。惟一虽系五福之子，格图肯虽系宗室，而既经干犯军纪，若复曲为宽贷，则此时进剿，何以励众，将来命讨，何以用人。前此惟一救援徐绩，著有微劳，朕即赏戴花翎。有功既赏，有罪又岂可不诛。著舒赫德，俟京兵到齐，拉旺多尔济、阿思哈、徐绩等会集临清，于定期进剿之前一日，传朕此旨，将惟一、格图肯革职拿问，当众讯以尔等与贼接战时即有失利，亦应退保新城。纵兵果单，猝不能守，甚至临阵捐躯，身先授命，不但躬膺卹典，尔子孙亦蒙袭荫，何等光荣。历来军营阵亡恩例，尔等宁有不知，何致甘心退缩，贻笑于人。此时自蹈宪典，尔等复有何办。如此传旨讯问，录取供词奏闻。一面即将伊二人，在彼正法示众。其兖州镇总兵员缺紧要，一时不能得人，现有防守临清之副将叶信，保城杀贼，似属能事，已降旨升衔一等，俟事成酌量录用。若其能胜兖镇之任，舒赫德即行奏请补授。又德州驻防兵内跑回者八十余名，此虽非京城劲旅可比，亦不应不顾颜面若此。著舒赫德查明首先倡逃之人，即行正法。余发乌鲁木齐充当苦差。至德州驻防兵，经格图肯带往者共二百五十名，今跑回者仅八十余，此外有打仗时阵亡及伤重者，当查明照例卹赏。倘有因交锋挫衄、四散奔溃者，即应照逃兵之例，于拿获处所正法。其惟一所带之兵，亦当照此查明办理。又村民既有自贼中逃回者，可见百姓非尽昧天良。徐绩等当迎机化导，徧行晓谕，使其审择祸福，各知猛省，复为良民。至贼人驱迫愚民在前，挡受官兵枪砲，其情尤为可恨。舒赫德等于进剿打仗时，当令人扬声传示，使百姓即速避开，听我兵用枪砲击贼。若复迷而不悟，我健锐营鸟枪从无虚发，轰击所及，玉石俱焚，毋自贻戚。如此剴切宣谕，必当感激听命。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山东按察使孙廷槐奏，抚臣徐绩飭臣留省，督率文武员弁，

慎密巡防。嗣贼匪闻官兵剿捕，舍寿张而逸，臣恐分窜各州县境内，必须预为防范，业飭严密堵擒。至省城各城门，又添派弁兵，小心巡察。并增造刀箭火弹，及豫储粮草备用。民情现俱宁谧。得旨：知道了。省城惟以镇静民情为要，不可过事张皇，更不可疏于防。勉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又谕：据徐绩等奏，贼匪滋扰寿张、堂邑、阳谷三县，有开放监犯之事。今阳谷县监犯郝宗文、席二自行投回。等语。监犯被贼开放逼行，本不为无罪，今郝宗文、席二均于贼中脱回，赴官投首，罪囚能知大义，守法归狱，情可矜原。所有郝宗文、席二原犯罪名，俱著加恩宽免。至贼匪扰害寿张等三县，所放监犯自不止此二人，著徐绩出示晓谕，将此二人免罪之故宣示众知。如有能照此投回者，亦即一体免罪。若逃匿他处，不即投官，事平之后，必当拿获，照越狱例，于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倘竟愍不畏法，随贼抗拒官兵者，较越狱之罪尤重，除临阵歼戮外，一经拿获，俱以贼党论，不论原犯何罪，即行概予骈诛，决不轻贷。该抚务即明白宣谕，俾各犯审择祸福，毋自貽悔。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漕运总督嘉谟奏，十五日辰刻，据千总辛振远等禀报，贼匪欲将住泊临清北水关之空船搭桥后，渡河而西。臣飞飭委员，多集兵役，防御河干，勿任搭桥西渡。戌刻，又据清河县县丞王廷曾面禀，贼匪已将河内船只聚集搭桥。臣飞飭山东粮道，令稟知大学士舒赫德，相机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河岸停泊空船，本无所用，该管员弁，见有贼众滋扰，即应移泊西岸，使贼无可资，乃竟将空船留泊东岸，反为贼用，所有管理头帮粮船之员弁等，实难辞罪，著嘉谟即查

明参奏。至贼入渡河而西，恐其窜往直隶，不可不防。周元理虽在直隶交界处所督兵防截，其临清北关浮桥，尤为紧要，杨景素现因送兵至景州，著即率兵数百，选派勇干将弁，前往临清船桥西岸，扼住桥口，遇有过桥之贼，尽行歼戮，无使一人得脱。若能将其桥船折断，更为妥协。至临清州新城，经贼屡次攻劫，均能坚守无虞，设法杀贼，在城文武，均属可嘉。其副将叶信、参将乌大经，前已降旨，各升衔一等。其署知州秦震钧，即著实授临清州知州，仍著该抚于事竣后送部引见。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卯（十七日）

又谕曰：舒赫德奏到询问自贼营脱回之民人王德供词，贼中情形，已得大概，可见贼无能为，俟官兵到齐，舒赫德等带往会剿，即可尅日扫平。惟是自北往剿之兵，有舒赫德等调度，诸事合宜。我八旗劲旅，又甚得力，所到自即成功。而自东昌南来会剿者，既系绿营怯懦无能之兵，即调有青州驻防，亦未必结实足恃。且系徐绩、惟一带兵，徐绩已毫无主见，惟一又未谙兵机，措置必不能妥协。是两路之兵，势力不齐，万一贼智窥见我军情形，畏舒赫德一路不敢相侵，竟尔避强趋弱，致南路或稍吃亏，于全局甚有关系。著舒赫德将京兵内派三百名，并于昨日派往之东三省健勇人内共派出三百名，令阿思哈率同天津镇永昌带领，由间道绕往临清之南，迎遇徐绩等，合兵一路，听舒赫德定期会剿。再京兵约计此月二十一日可以全到德州，东三省健勇人，亦令其上紧驰往。舒赫德派兵会剿，必须俟阿思哈等带兵已到南路，然后定期会击。并札致徐绩等，此时切勿轻举妄动，致有挫损。再贼匪于临清北水关，将住泊之本省粮船搭造浮桥，甚为可恶。恐贼匪由此西逸，潜往直隶。已另谕周元理，选派勇干大员，带领精兵，在桥口堵截。遇有贼匪过桥者，即行截杀，毋任一人窜逸。舒赫德于此事亦当留心，须于未进兵之前，先行设

法，断其浮桥，并将闸口所搭之桥占住。苟或不能，即行烧毁，使贼众不得渡河，只在一岸剿捕，更易为力。著舒赫德即妥协经理。又昨据徐绩奏，观城县拿获之贼匪刘成，供出德州有贼目亢山，带兵接应。舒赫德未经奏及，自系徐绩未曾通知之故，实为可恨。此事甚有关系，昨已谕令舒赫德，就近作速查拿，如该犯畏罪豫逃，即拿其家属，严讯去路，速行跟缉务获，毋任漏网。著舒赫德遵照前旨，即行妥办，并迅速覆奏。又另片所奏闻，绿营兵打仗，有伤亡者，有躲避者，即德州满兵，亦有伤损。等语。昨奏守备魏三台面禀之语，德州驻防兵，回至夏津者有八十名，不可不重加惩治。其伤亡者，照例查明卹赏。但此时不便办及，统俟此事办竣，再行分别查办。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紧，先行传谕舒赫德知之。又，贼营中竟有枪砲火药，此从何得？亦应严查。其余应谕之事，再行续发。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十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昨舒赫德奏，讯据王德供称，被掳时，贼将其辫子解开，挽上胳膊。等语。即此可为真贼之据。舒赫德等临阵杀贼时，见有解辫挽结之人，必当掩捕务获，诛戮无赦。至所奏于二十四日各路会剿。计京兵等正可如期到彼，即阿思哈带兵往迎徐绩一路，其程途谅亦不甚相远，自不至因此另改日期。再阅进到图内，旧城迤西之杏园庄，现在亦有贼营，近接邱县、馆陶二县，即界连直隶之威县、平乡。此路并无堵剿之兵，恐贼众见东南北三面攻剿严紧，自料势难拒敌，或避从西路潜窜，不可不防。舒赫德应再熟筹妥办，勿使釜底游魂，得以乘隙漏网。至贼人敢于搭架浮桥，冀图窜逸，尤为可恶。昨已谕杨景素，令其酌拨勇干弁兵，飞赴该处，扼据船桥西口，尽力堵杀。今周元理闻有贼匪搭桥之信，即派万朝兴带兵前往，深合机宜。其威县、平乡一带，皆系直隶地方，周元理尤当派拨弁兵，严密巡防，堵其

外窜之路，毋使一贼得以免脱。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十九日）

又谕曰：给事中李漱芳奏，寿张奸民聚众滋扰，大半皆无告饥民激成。等因。一折。所见大不是。奸民敢于聚众叛逆，劫库杀官，此等倡乱逆匪，岂可不及早剿平。无论其非饥民，即饥民而敢于谋叛，亦为国法所不宥。李漱芳此折，转代奸民饰词诿罪，止图为一己沽名，而置顺逆大义于不问，是诚何心？至所称山东被灾之说，殊不足信。今岁东省，夏初虽有短雨之处，入伏以后，均以次霑足。且系禹城、平原、德州一带，与奸民滋事之寿张等县无涉。况贼匪所至，需索村民米豆，若果歉收，各村庄何从得有粮食应贼。又贼匪抢夺寿张、阳谷、堂邑三县，止劫库银，不动仓谷，若系饥民，岂有见粮食不取之理。此皆足为并非灾歉饥民之据。又称，闻西南近京一带，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地方官著人于卢沟桥拦住，不令过桥北上。等语。亦属荒唐。河间天津所属，被有偏灾之州县，周元理早经奏闻，请拨通仓米十万石，备帑赈之用。若地方官讳匿灾伤，又岂肯请发仓米。其旨已颁发十余日，李漱芳必系见朕前旨，始为此奏。至歉收地方，男妇出外求食，乃北省之常，如直隶、山东贫民，赴口外种地觅食，藉以滋生者甚多。昨差福隆安进京挑兵时，往来俱见有男妇扶携出口者，问之，知系河间百姓，因该处歉收，闻知口外年丰谷贱，欲往什巴里台等处，觅亲就食者。方今中外一家，闻有贫民出口谋食者，乃自然衰益之道，地方官非惟不必拦，亦不必讳。如李漱芳所称，地方官著人于卢沟桥拦住，不令北上之语，若果有之，又何有北往之民，被福隆安遇见乎？著周元理查明该地方官，是否果有此事，即据实覆奏。并饬有司，毋许拦阻贫民出口。即各州县留养局，原以贍无资糊口之人，若系欲赴口外就亲觅食者，应各从其便，不必强为阻留。著周元理即为妥办。李

漱芳折，此时断不可办。且将伊原折封存，俟事定后，再行另办。舒赫德闻之，谅亦必以朕所办为是也。将此随报发往，谕令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巳（十九日）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臣于十六日亲往德州与舒赫德商定，京兵齐抵东省时，舒赫德即由德州，从东路径赴临清；其东昌一路官兵，即由南路围攻；至临清之西北，即直隶之清河境，臣派中军副将玛尔清阿，带兵一千余名，臣亦带兵由景州、故城沿河一带径至临清之油坊，与舒赫德会齐，督同堵剿。其余交界地方，易于窜入之处，俱派官兵截擒。报闻。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二十日）

谕：前据徐绩奏，馆陶县武生王建基、张灏，率领乡民，杀死逆匪十七人，即传谕该抚，将该二生赏给千总衔，仍俟其出力录用。其随同杀贼之乡民，查明赏银，并传旨嘉奖。今又据姚立德等奏，馆陶县稟称，九月十五日，有贼匪至李官庄喊助车辆，即督令文生赵之枚、乡民赵培元等二百余人，各执枪刀、棍锄，上前围敌，砍死逆匪一十八人。等语。该生等深明大义，保村杀贼，甚属可嘉。赵之枚著加恩赏给教谕衔，如再有出力之处，另行奏闻录用。其乡民赵培元等，并令徐绩即速查明，赏给银俸以示奖励。两次捍杀贼匪之事，俱系馆陶县士民，而此次并系该县督率，该知县自属能事，著该抚即查明馆陶县知县现系何人，先将姓名奏闻，仍于事竣后送部引见。至该学文武生员，俱能奋勉杀贼，亦由该教职督课有方，所有馆陶县教谕、训导，著交该抚查明，于事竣后咨部议叙。东省虽有奸民煽惑邪教，纠众逞逆之事，而衿士细民尚能合力拒歼贼众，可见闾阎良善，俱有天良，足为嘉慰。著徐绩等徧行晓谕，以现今选派京兵前往剿贼，自可

即日扫除逆党，以靖地方。倘贼势穷蹙，或有一、二窜匿村庄冀逃显戮者，断不可轻宥。百姓等如能捕杀贼匪，赴该地方呈报验明，转禀该抚具奏，量其歼获贼匪多少，酌予分别优加赏录。俾乡曲士庶，益知观感奋勉。将此通行宣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二十日）

又谕：据徐绩奏，现在带兵剿贼，考试武闈，请委臬司孙廷槐代办。其外场监箭，并委登州镇夏攀龙协同办理。等语。夏攀龙现在省城，所有武闈外场，自应就近委令监看。至内场事务，现在省城祇有孙廷槐一人，未便复令入场。向来各省巡抚有奏令学政入武闈阅卷者，此次山东武闈，即著李中简代办内场事务。该部即遵谕行。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庚午（二十日）

谕军机大臣等：昨阅舒赫德奏到进兵之图，觉西面邱县、馆陶一路，不免空虚，已谕令舒赫德妥协筹办。今贼人两次至馆陶村庄需索，俱被村民打死，可见杏园庄一带与馆陶相近，故贼人得以常出滋扰，不可不留心堵截，想舒赫德必已妥为布置。即直隶威县、平乡地界，周元理务宜留心防堵，并派委勇干将弁，带兵赴馆陶等处剿御，勿使贼人得以窜逸。至现在分路攻剿，恐贼匪当穷蹙之际，四散奔逃，断不可容其漏网，而贼首尤为紧要。周元理一路固不待言，即何焯探知舒赫德到临清之信，亦当飭属加紧追捕，总期彼此合力妥办，迅速集事。又贼人现占据旧城，其地居民稠密，今官兵各路会剿，攻打时自难复别莠良。但以除暴安民之事，或至玉石俱焚，朕心实有所不忍，著舒赫德、徐绩等，于进兵前再行宣谕旧城百姓，以愚民为贼逼胁，恋土难移，尚可原恕。今大兵云集，四面围攻，枪炮所至，立成齑粉，殊属可悯。如该处百姓，有能设计将贼擒献者，竟予免罪。即或懦弱

之人，不能与贼相抗，及早投出，仍穿本身服色，并不从贼记号者，均准照胁从罔治。若宣谕之后，仍然避匿不出，即系甘心从贼，雷轰电击，皆其自取，即欲矜全亦无如之何矣。如此晓谕之后，再行进剿，尤属仁至义尽。舒赫德等当妥为之。又，贼匪现在旧城，堵截攻围，自难得脱。即或一二人窜匿，亦必蹊迹追擒。至其眷属，尤难逸出。著舒赫德等剿平旧城贼众后，查点各贼眷口，其系王伦亲属，不分男妇大小，尽行处斩。其逆党济恶之眷口，应行缘坐者，亦即查明，照例办理。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二十一日）

谕：前任临清州知州王溥，现交吏部候旨议处，自有应得处分。今据呈，闻有寿张奸民滋扰，情愿回东，协同印官帮办。等语。王溥著准其前往山东，交与大学士舒赫德，今伊自备资斧，听候差遣，事竣后视其如何出力，再行奏闻请旨。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二十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英廉奏，正阳门外盘获扛木牌人贺廷榜一名，询系河南祥符县籍，同县民段珩、李天成、王士平等，共十二人为会首，以募修黄龙庙为名，设立成功会。妄称曾死见阎王，令其还阳募化。并称会中共男人一百二十三名，尚有女会，共四百八十七名。除祥符一县是聚会之所，还有黄龙寺和尚原志的师父忠义，在陈留县也起了一会。等语。该犯行李内，并搜出大乘经二本，咒语一本。并称尚有同行僧人原志，因祖母病重回豫。各等语。邪教诱惑乡愚，本应严查究治，况东省现有白莲教纠众滋扰之事，安知不暗地勾连，尤不可不实力访察。但何焯正督兵在山东境上防剿，此时省城查拿邪教之事，不宜即办，转恐打草惊蛇，著将英廉原折钞寄何焯，令其密为留心，并令密札署藩司荣柱，加意防闲，密之又密，不可稍有洩漏，致滋事端。俟

何炯事竣回省，再行彻底查办，务净根株。至现在祥符、陈留两县会中各犯，恐有闻山东邪教倡乱之事效尤滋扰者，或有惧将来事发获罪豫行蠢动者，设果露有端倪，荣柱又当为先发制人之事，密速妥办，总须审慎万全，勿稍疏忽。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辛未（二十一日）

又谕曰：姚立德、徐绩所奏，王伦并非头目，尚有不知其姓名者一人，同一和尚住在关署。等语。贼首名姓，无难细访而知。已谕姚立德等确查复奏。或果另有其人，或系王伦自知罪大恶极造作此语，希图架祸他人，均未可定，著舒赫德即行查访明确，据实具奏。再，林苞身系武生，非齐民可比，岂宜为贼胁从。前日馆陶县杀贼之王建基、张灏独非武生乎，然武生内既有林苞，恐文生内亦所不免，身列青衿之人，岂可不明大义，自不便照愚氓概从罔治。但此时若露圭角，反恐驱而从贼。现在如有从贼者，姑照常遣回，俟事竣后，通查贼中之脱出文武生员，俱斥革，发往伊犁，以示惩儆。若讯明为贼主谋画策者，即照同恶相济之犯，从重办理。并须将该学教官及学政，一并参处。但此时不可丝毫漏洩。将此谕令舒赫德，存记妥办。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申（二十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姚立德、徐绩奏称，贼营之内，尤当潜为解散，徐绩因临清回民甚多，现差回教把总王万清、外委王得官，觅人扮作卖柴卖菜，潜入贼营，密为解散众心；并令王万清等，纠合洪家庄回众，熟悉旧城路径者数百人，俟打仗时，直入巢穴，擒其巨魁，许以重赏，已密令往办等语。所见亦可。但此法用之于初起之时，尚属权宜之一法，今贼匪敢于劫县杀官，扰害良民，且敢显与大军抗拒，实堪切齿。今派满洲劲旅前往，自可即就歼擒，以申国法。况闻山东沿河一带，回子凶恶者多，尤当

趁此多杀数人，示之炯戒。若贼党内本有回人，转令其因以邀功受赏，何以使之懾惧。设或数年后，又有效尤者出，更复成何事体。徐绩所筹，仍系外省大事化小事之恶习，不过迁就了事，非此时所办正道。若已办就，即无可知何。但不可因此将贼党开脱，不加重罪。如办无端绪，即著徐绩将所差之把总、外委彻回，不必复行催促。并传谕舒赫德，妥为经理，务当奋扬我武，扫尽贼氛，不可稍存姑息。

同日，周元理奏：据中军副将玛尔清阿禀称，十九日四更，在油坊带兵起程，差人往王家浅一带察探贼信，行至塔湾西南，距临清三里，遇贼匪百余，从刘家庄放火抢劫而回，经把总李鼎等，杀其青布缠头之贼一名王三，又兵丁王春等，砍死不知姓名贼匪一名，割献首级，并夺其所劫衣物、首饰诸项等物。此事亦好，惜所杀太少，又玛尔清阿所带之兵几何，著周元理查明奏闻。即此可见，贼势日渐衰弱，自可迅速剿除，盼信甚切。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发往，并谕周元理知之。仍各将剿贼得胜情形，加紧驰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壬申（二十二日）

又谕曰：姚立德、徐绩复奏，惟一、格图肯退回东昌情形一事。惟一、格图肯系领队大员，打仗时自当董励士卒，倍加鼓勇。即或偶遇群贼冲散，亦应约束众兵，勿令轻动。若云彼时新城不便开门放进，惟一、格图肯尤当奋不顾身，与贼力战。设因众寡不敌，竟致临阵捐躯，国家自有优卹之典，不惟荣加身后，并且录及子孙。惟一等岂不知死于阵与死于法，恩罪之相去较然乎！且彼时若非惟一、格图肯立脚不定，兵众等何至四散纷逃，此更无置辩。著舒赫德于临办时，将此旨宣谕伊二人，且俾众共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二十三日）

直隶总督周元理奏：本月二十二日，据副将玛尔清阿报称，督镇二标官兵，在临清西岸屯扎。二十一日未刻，有贼三千余人，各执腰刀锄棍，来至营盘扰劫。我兵用枪炮轰打，贼即分散，内有骑马贼目，手执红旗招动，贼众复合。我兵连用枪炮攻击，贼众伤毙无数。现令天津镇永昌前往策应，一面飞札舒赫德，即速统兵，协力剿杀。并可乘胜多派将兵，捣其旧城巢穴，使其不能兼顾。

谕军机大臣等：周元理奏，官兵在临清西岸歼击贼众之事。所有在事出力之官弁，甚属可嘉，自当查明优赏。其奋勇董率之副将玛尔清阿等，均著存记册档，俟事竣，交部议叙。至桥西之兵，原防贼匪过河窜逸，是以前谕令其度势相机，将桥拆断。今贼众既已渡河，则所争又不在桥，此时惟当力堵河岸，勿令他窜。再，周元理所报三千余贼，未必果有如许之多，或系闻八旗劲旅前往，声势甚盛，不敢接锋，为此悉众而来，作铤而走险之计，以冀喙脱偷生。若果如此，则此时旧城内贼众必少，或贼头舍命先行突出，仍留余贼在旧城接应；或其逆党均来扰劫营盘，止留眷属辎重在彼，均无难侦访而得。舒赫德到临清时，即探明贼中实在情形，若贼已全行过桥，即统满洲兵迅往追剿，仍派若干将领，带兵往旧城搜其巢穴，擒其眷口，将贼党尽行歼戮。若旧城尚有为首贼众，则往剿之兵，又当稍多。著舒赫德斟酌妥办，总期迅速就擒，勿使一人漏网。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甲戌（二十四日）

谕：据周元理昨奏，直隶官兵，在临清河西堵剿贼匪，贼众三千余猝至，扰劫我兵营盘，用枪炮轰击，虽毙贼甚多，然尚在相持未散。兹复据奏，接仗时，有骑马贼目，腰插红旗，手执白

蜡杆枪，直奔我营。经游击武灵阿射中左肩，贼拔箭复冲，经兵丁穆维放枪打中右腿坠马，穆维即割首级。其马鬃系有红绸，上写杨奎，询之所捉活口云，系贼总兵伪号。又打死骑骡执剑一贼，骑马执红旗一贼。将至酉刻，贼尚坚力抵拒，玛尔清阿直前冲击，贼众始行退走。玛尔清阿又率兵砍杀十余贼，其众始奔回贼巢，不敢复出。等语。此次堵杀贼匪，使其不能西逸，将领弁兵，俱奋勇出力，甚为可嘉。玛尔清阿著遇有总兵缺出，题奏升用。武灵阿著交部，遇有参将缺出，即行升补。兵丁穆维著交该督，遇有千总缺出，即行拔补。其在事出力兵丁，著周元理查明，酌量奖赏，以示鼓励。该督周元理调度督率有方，并著交部议叙。

隆乾三十九年九月甲戌（二十四日）

又谕曰：周元理奏，据中军副将玛尔清阿差员禀称，二十三日五鼓后，玛尔清阿率领弁兵，直趋桥船处所。桥东及船上，约有贼数百人堵御，用空炮向我兵轰打。官兵随用大炮轰贼，贼众退回，我兵搬取秫秸，焚毁其桥。时兵丁穆维，同兵四、五人，乘间抢过浮桥东岸，夺取贼炮二座，抢回西岸，桥船尽行烧毁。等语。穆维用枪击毙贼目，已加恩准以千总即补，今复抢炮焚桥，奋勇超众，甚属可嘉，穆维著赏给奋勇巴图鲁号，照例赏给银一百两，仍著赏戴蓝翎，以示奖励。其随往之兵丁四、五人，并著周元理查明，遇有把总缺出，即行拔补。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甲戌（二十四日）

谕军机大臣等：此次直隶官兵奋勇出力，甚属可嘉，可见绿营兵非尽无用，惟在带兵将领，董率有方，未尝不可得力，已有旨加恩擢叙奖赏。看来贼匪悉众突桥而过，必因闻八旗劲旅声势甚盛，自揣力不能支，思豫为窜逸，料河西绿营兵未必精锐，

希图由彼冲过，可往他处抢劫。今遇玛尔清阿等奋勇痛歼贼众，并殄其贼目三人，余皆亡魂丧胆，奔回临清旧巢，其势亦复穷蹙，其技更无可施。今舒赫德等合兵分路夹攻，贼自不能走脱。舒赫德务将所有真贼，尽数歼擒，毋使一人漏网，并当从重办理，勿稍姑息。至万朝兴、玛尔清阿所统直隶兵一千二百名，虽在河西堵截桥路，原系派令从临清西北会剿，今贼既奔回旧城，其桥已属无用，直隶官兵均当过桥，听舒赫德调度。所有河上船桥，自应立时拆尽，以断贼人去路。其空存粮船，均应移泊远处，并令嘉谟派弁兵看守，以防贼人偷渡。杨景素现到临清，即应在河之东岸屯驻。周元理亦应带兵至西岸，与杨景素隔河相望，为犄角之势。又阅徐绩所讯获贼刘存礼、赵添富，供词有贼中大头目王姓、孟姓、归姓诸人，俱当迅速查明，擒拿家属重究。又穆维所杀贼目，有杨垒字样，系贼人伪总兵之称，是贼人必有僭称伪号，及种种不轨情事，均著逐一严讯明确，据实具奏。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亥（二十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今日复询据杜安邦称，逆贼沿途抢劫村庄，掳掠妇女，及用牛车围绕，贼人居住其中等情节，与该抚等节次奏到之折大略相同。又称，贼在杏园庄与官兵打仗时，贼首仍系王伦，其所言面貌，亦与徐绩访闻无异。至徐绩昨奏贼首朱兆龙之语，杜安邦在贼营时未闻此说，是必系王伦自揣罪大恶极，为神人所共愤，故尔嫁祸他人，托言明季之后，藉名煽诱愚民，舒赫德等须严切查讯，勿使遁饰。又称，贼上村内平房据敌时，并有女贼数人在彼，红绸缠腰，有一年老，在前执刀喊叫。又有一和尚，手执红旗骑马来往，随意指挥，众皆称为梵元帅。此外又有称孟元帅者。等语。此辈俱系何人，自系贼党中之尤黠恶者，捕获贼犯时，必当严讯速办，务须彻底根究，勿容漏网。至

牛车所载妇女，据云系掳掠者多。舒赫德等应将此等妇女，查系逆犯眷属，即行分别从重办理，其实系被掳者，交地方官查其居址，释放还家。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子（二十六日）

大学士舒赫德等奏：臣等于二十二日，接周元理札，知贼匪侵扰河西直境营盘。即令侍卫音济图，带兵二百名接应。臣等随后统兵遄行，复派青州满兵三百名，山东绿营兵七百名，令副都统伍什布、侍卫伊琳带领先行。二十三日辰刻，抵临清。贼匪早于旧城外聚集五六百人迎拒。适臣阿思哈、徐绩带兵赶到，一齐掩击，杀贼数十名，余窜入城内。伊琳、伍什布带兵冲入，遇贼歼戮，焚烧房屋，将贼匪赶往西北城隅。臣舒赫德恐音济图所带兵二百名尚不敷用，又派侍卫巴图保，带京兵一百名，侍卫春宁，带善射手三十名，前往协剿。贼匪多被箭伤，奔入村内躲避。是时臣舒赫德、拉旺多尔济，早带兵赴旧城，与阿思哈、徐绩会合，官兵同时拥进城内，四处搜捕。计此一日内，歼毙贼匪数百人，拿获活口百余人。其活口讯系贼党者，即行正法，余俟分别办理。至侍卫音济图、巴图保，二十四日始回营盘。伊等于二十三日，接仗三次，杀贼五六百人，夜间带善射手，追击五六里，射殪百数十人，又生擒百余人。此时各处村民，纷纷擒贼呈献，臣等即面加奖赏。再，臣等未到之先，贼匪畏官兵声势，豫行逃窜者约一、二千人。至贼首王伦，并余匪千数，经臣等将擒获之逆党严讯，据云，俱在旧城藏匿。臣等于二十四日，复令伊琳等带兵，入城擒剿，寻拿正犯。拉旺多尔济前往四处村庄，搜杀奔逃贼众，不使稍留遗孽。再查堂邑所获男妇人犯，共七十四名，已据国泰申明，应正法者二十六名，应释放者四十八名。其续获犯周日德等十四人，臣姚立德等会讯，应正法者四人，余被贼胁随行，应释放者十人，亦经分别办理。

谕军机处大臣等：贼首贼党及其家口等，即据现获贼众供称，俱在旧城内藏匿，自必无从外轶，不难竭力搜捕。所有逆首王伦并济恶之梵和尚，堂邑村民王经隆，及贼中所称元帅孟姓，尤为巨贼，必须立擒就获。其姚立德奏到各供内有名要犯，亦当尽数成擒。舒赫德即择其中罪恶最重之犯，如王伦、梵和尚、王经隆等数人，严行槛械，派乾清门侍卫管押解，严行碎磔，以中国法而快人心。其余即于彼处正法示众。又姚立德等奏，审办拿获各犯，讯明被胁随行，应释放者十人。周元理也奏，将拿获之周振乐等三名，审系乡愚被胁，业经宣谕释放。所办俱未允协。百姓或庸懦无能，为贼人驱迫而行，原不能尽责以大义。如系一时畏死，过后即赴地方官投首，或遇见大军，即释仗跪求者，自当在胁从罔治之列。若既随贼抗拒官兵，敢于接仗，即与贼无异，及贼败被获，诬称逼胁，岂可复为轻宥。此等甘心从贼，并非善良，其中岂无与王伦相类者。若复容幸免，将来藉端啸聚，恐其势更盛，并不能如此时之易办，是纵贼复以养贼，实为非计。何如就现在兵力，办理肃清，俾嗣后凛然不敢复犯乎！总之，临阵被获之犯，断不可稍为姑息，必当尽行骈诛。即系徒手随行，并无抗拒实迹者，亦当分别发往伊犁、烟瘴，不宜复留内地。或缘兵卒无用，不能于阵上拿获真贼，妄以避贼奔逃平民诬拿指贼，一经讯明，又当治以诬陷之罪，不宜稍有模棱，尤不可轻为开脱，图积隐功也。周元理所释之周振乐、周振德、陈玥三犯，著再拘回确审，并著交舒赫德妥协办理。至村民纷纷有擒贼呈献者，此等实系良民，自应予以奖赏。良善则赏之，奸宄则除之，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实无所容心，舒赫德等均当深体朕意。至临清新城衙署、仓库，所在守卫，理所宜然。其旧城独非临清之城乎，何以不为保御，守新城固属有功，其不守旧城岂能无过。即云功过相抵，亦必据实声明，候朕核其轻重，量予从宽，断不可颛预了事。再，旧城颇为富庶，何以无文武员弁驻

守，并著舒赫德查明具奏。其旧城内居民铺户，当贼至时，或力为抵拒，或潜行避逃，方为正理，何至与贼相混而处，此等亦当查明，分别妥办，示以惩儆。又，昨据杜安邦称，寿张城内被贼扰害时，死者甚多，并有不肯从贼自尽者。果尔甚可怜悯，应查明量行予卹。其堂邑从教迎贼之男妇百余，则必当查确，均行正法，勿稍宽宥。至白莲教传诱之处，尤须逐一清查，照例妥办，勿使复贻后患。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丙子（二十六日）

又谕：昨据高晋奏，自老坝口起程，驰赴徐属防剿。已有旨传谕该督，至丰、沛一带交界处所，督兵调度。今据舒赫德等奏到，九月二十三、四等日，于临清旧城，合兵围剿追杀，歼戮贼匪千余。惟首逆尚潜匿旧城内，现在搜捕。谅此釜底游魂，不难立就擒获。即其余贼党，亦未必复能外轶，更不虑远窜南行。高晋此时只须飭令与东境连界之地方文武各官，严密堵截，以防逸贼潜踪。该督即仍回老坝口，会同吴嗣爵等，趁此天气晴和，上紧堵筑，俾及早合龙，以慰廛念。至临清一带，经逆贼扰害居民，正当妥为绥辑。舒赫德于剿平贼匪后，即悉心料理善后事宜，毋庸前往南河。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丁丑（二十七日）

大学士舒赫德等奏：连日攻剿贼党，数已逾千，而逆首王伦及有名头目等，尚未就擒。因于获犯中严讯，据供，王伦住城中汪姓大宅。臣等令侍卫伊琳等带兵，赴该处擒拿。贼人踞屋死守，官兵即放火焚烧，并无一人窜出，而王伦是否在内，尚不能知。又将续获各犯细讯，则又称王伦住一大当铺内。因复添兵赴该处烧屋擒拿。见有众匪环护一贼，用枪击毙，视衣履与众不同，因令现获众匪认识，金云系王伦之弟。又官兵在城搜剿时，有一贼

从屋顶跳下，用刀扎人。随经官兵枪毙，亦令伙犯识认，系杨谷县人杨五，贼中称为朴刀元帅，即行碎磔示众。又有披发骑马、手舞双刀之妇人，向官兵直扑，即经枪毙，令众匪识认，云系无生圣母，为王伦倚仗之人，颇有邪术。臣等令将此妇同王伦之弟一并戮尸。此时贼众经官兵剿洗之外，所存有限，惟踞守坚壁中，死命困伏，大半俱系有名头目，与贼首王伦，共为苟延残喘之计。今王伦之弟既于该处击毙，该匪自亦在内。臣等仍督令官兵，并力焚攻。其现获活口人犯，俟讯明后，分别办理。

谕军机大臣等：王伦罪大恶极，必当明正刑诛，以彰国法。若毙于枪箭之下，或焚死或自戕，得免鱼鳞碎磔，尚觉其幸逃重罪，不足以大快人心。然也必确有证据，毫无疑窦，否则未便轻为此言。因思舒赫德等昨奏，贼人于官兵未到之前，豫逃者约一、二千人，安知王伦不溷入其内，故留贼党在旧城抗拒官兵，诡为贼首未动之状，而潜已同众窜逃，亦事理所或有。该处现获贼犯内，必有贼党中切要之人，及其有名贼目，自应严刑根究逆首实在踪迹，务即成擒，解京伏法，岂可稍涉颛顛。若办理稍不切实，万一该犯未死，窜入他处，数年后又复纠众滋扰，则办理必较此时更难，益复不成事体。此事所关甚大，从前班滚一案，庆复、李质粹成例具在。此乃舒赫德经手所办之事，知之最悉，岂容或忘乎！至枪毙王伦之弟，既有认识者，应详讯其实系何名，其弟兄尚存几人；又所毙舞刀女贼系王伦何人，因何同在教内、众逆既称为无生圣母，又言其颇有邪术，亦应讯问认识之人，究竟系何邪术，党中此类者尚有何人；又所殪杨五一犯，贼既称为朴刀元帅，自系稍有技力，如此类者共有几人，亦须严究明确，拿获重处，勿使一人漏网。又与王伦同恶相济之梵和尚、王经隆及孟姓贼目，俱称元帅，且在首逆左右不离者，尤为要贼，何以官兵围住汪姓大宅及当铺，剿杀时并不见此数贼露面，是否在內潜匿未出，或混入一二千人中豫行遁逃，俱不可不详晰确查

委办。至所称王伦之弟既在大当铺击毙，该匪自亦在内等语。究系揣度之词，不足为据。必须严讯活口，取有确供，庶可凭以缉捕。然也须察情伪慎重办之，不可为黠贼狡供所惑也。至从旧城豫逃之一二千贼，须有着落。昨拉旺多尔济带兵往村庄搜拿逸贼，是否即系此项，曾经拿获几人；何以昨甫出外搜贼，今即回至营内联衔，如此匆匆往返，恐未得有实济。再拉旺多尔济前往捕贼，何以阿思哈不与同行。拉旺多尔济骑射娴习，杀贼勇往，固属所长，但其年纪尚轻，事未阅历，遇有筹度贼情之处，自不及阿思哈之练达。朕派阿思哈与拉旺多尔济同往，原因其久任封疆，见事较有主见，可以助拉旺多尔济所不及。况现在山东剿捕贼匪之事，固专责之舒赫德，其次即阿思哈，岂可于追拿贼众要务，不同拉旺多尔济前往，究竟拉旺多尔济搜捕之贼，曾获若干，其一二千人尚余若干，均不可不覆其实在数目，舒赫德即查确奏覆。并令阿思哈明白回奏。若此豫逃之一二千人，即春宁、音济图等[●]在塔湾所截之贼，则据称三次剿杀，共贼五、六百人。又率善射手追击五六十里，射杀百余人，通计不过六、七百，尚有一千三百余贼归于何处。现据杨景素奏，官兵在西岸堵截，见有浮水西逸之贼，或用枪打箭射，钩搭生擒，所获甚众。等语。似即在此一千三百数内。但就获几何，谅亦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又皆何往，断不可不按数覈明，勿使一人落空，亦勿使一名得脱。并当计其去路，各处分堵。近而直隶、河南，远而江南，所有与山东接壤之处，均当一体防截，勿使窜逸。高晋、周元理、何焯，各宜实力妥办，毋得稍有懈怠。至杨景素处所拿浮水之贼，据奏已解周元理审究。此等匪犯浮水逃命，其为贼党无疑，必无良民肯随贼溜窜之理。周元理应申明从重究治，不可稍存姑息。至当铺为贼人居住，且铺内什物俱为贼分给众人，而汪姓大宅并令贼踞为巢穴，均不可不分晰查办。当铺财物若系铺内商伙供贼用度，并让铺屋与贼居住，即属贼党，均不可不置之于

死。其大宅汪姓，自即前日杜安邦所供汪乡绅者，其人为谁，是否出仕在外，抑安住在家，或其先世有仕宦者，相沿称之，舒赫德等即速查明具奏。若当铺、大宅俱被贼抢占，将在铺住屋之人戕害，或行羁禁，自当分别矜免。若贼将铺店之人驱出，而其人从贼隐忍，不能赴官禀首者，虽无重罪，亦当予以惩治。其余居民店户，均当一律查明，分别办理。舒赫德为朕信任大臣，因令专办此事，当以朕心为心，慎之又慎，不可稍自贻误。即拿贼事毕，亦应查办贼所经行之城邑村庄，分别抚绥惩创之事。并清查邪教亲踪去迹，以净根株，方可回京复命，勿急于完事，稍致草率也。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戊寅（二十八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何熠奏，调派总兵黄模等，带兵由内黄至馆陶，往堵杏园一带之贼，何熠亦带兵前往该处防截。所办颇为周密。但官兵攻剿临清旧城，贼匪有豫行逃出者一、二千人，虽经春宁、音济图等在塔湾追截，杀贼六、七百；又经杨景素在西岸堵截浮水之贼，击射钩擒百余人；此外尚有千余贼，俱作何着落，且此奔窜之贼，见杨景素所守河岸不能逃出，或遁东岸，南窜馆陶、冠、莘等县，或泅而西，由邱县一路奔逃，此皆何熠所派河南德剿弁兵经行之地。着谕令设法捕戮，并将杨景素折抄寄阅看，令其仿照妥办。再，舒赫德前折抄所称，拉旺多尔济带兵前往四处村庄，搜杀奔逃贼众之语。自即系捕此豫逃之贼，但曾否拿获几人，拉旺多尔济因何即回至临清，其贼作何着落，均未见舒赫德奏及。至舒赫德初到临清，派春宁、音济图，带领东三省善射手，击剿群贼甚多，尚有满洲勇壮气概。而在临清旧城围捕逆贼以来，则并未见有出色之处。即使大宅坚墙，贼众聚守其内，究非贼番石礮可比，促浸之礮，阿桂尚能连夺，此等釜底游魂，一墙拒隔，何竟听其自毙。虽所杀逆匪内如王伦之弟及朴刀

杨五、舞刀女贼稍有名目，而首犯王伦及紧要贼党如王经隆、梵和尚及孟姓等，尚皆藏匿，岂有此等凶徒，肯束手就毙之理。或逆首等自知罪大恶极，为国法所不容，冀免碎磔之苦，情急自戕，亦情事所有。但须有尸躯足据，众耳众目可以共相指信。万一草率完局，逆犯等窜身潜匿，数年后复出而聚众滋患，舒赫德能当此重戾乎！至逆犯等眷口，是否俱在汪姓大宅及大当铺两处，均应就现获活口讯明。若有在别处者，即当速拿到案，尽法处治。至贼匪随行之车甚多，有云数百辆，并有云千余者，今扫荡贼氛，此等车辆作何着落，前奏仅云抢获骡马无算，而不言车辆所在，且既有贼闻我兵声势豫行逃窜者，约有一、二千人之语，则逆犯王伦等安知不漏迹在内，同众逃窜。又前日玛尔清阿截杀过桥之贼，其击毙之杨垒即系贼伪总兵，可见奔逃者非尽无名目。即如党家店系王伦所居，张四孤庄为王经隆所居，二十八夜，从此两村起事，自系贼首窝巢，或此时窜逃归潜匿，亦未可定，何不派兵数百前往搜查，但须令勇干大员带往，切不可为打草惊蛇之事。至贼人既已逃散，非若群聚抢掠时之有踪可指，或南或北，四散奔逃，尤难物色。现在周元理、何熠俱在东省，其选派弁兵，严速缉捕，固不待言。恐其或沿河而南，只身窜逸，则丰、沛与山东接壤之地，高晋亦当严密盘诘，勿视为海捕具文。现在虽贼氛已熄，而渠魁要犯未获，舒赫德非不经事人，朕之秉公无私，从不看人颜面，当所深知，能不傲惧乎？至舒赫德将旧城之贼办毕，即应查旧城居民店户，其兵到时即行投出者毋罪；或竟从贼，始终抗拒，则罪无可赦；或胁从而未投首者，亦当问遣；其或官兵一到，跪出投首，及贼初至时，先行逃避者，自可免议。此等均须逐一确查，分别妥办。其堂邑跪迎贼众之男妇百余人，实为可恶，必须查明为首倡约者十数人，立时正法，余皆发遣伊犁、乌鲁木齐、黑龙江等处兵丁为奴。至临清新城百姓，同文武官员保护城池，实属良民，能知大义，甚属可嘉。著

舒赫德令徐绩据实确查在城各户，明春酌量蠲免正供，以示嘉奖。至惟一所带之绿营兵及格图肯所带之驻防兵，临阵溃逃，罪难轻恕。今惟一、格图肯业经正法，同逃之兵，岂可不行严究。著即查明十二日临清城外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其余已溃者，亦当查明，发往伊犁等处兵丁为奴，勿稍轻纵。此等皆系善后事宜，舒赫德俟捕贼之事一完，即速逐条妥办。至现在所获贼犯内，应择其有名贼目，先行严究王伦等因何起衅根由，及同党正贼约有若干，头目有名者若干，有无攒称伪号，经过县邑村落如何抢掠杀害情形，及紧要正犯内歼毙若干，未获若干，并首党要犯之家口作何从重惩处，即逐一详晰具奏。至王伦等所倡邪教煽惑甚众，其传播之处，谅亦不少。直隶、河南俱系邻境，自不能免。其山东邪教源委，著舒赫德于剿贼事毕，彻底妥协清查，勿使再留遗孽。其直隶、河南，交周元理、何焯，各令详细稽查，毋任萌芽复发，再生事端。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二十九日）

谕：据伍岱奏称，外委千总阎伦、都司袁敏、健锐营前锋校德恒，擒拿夤夜来冲贼众，身各受伤，将贼人杀败。等语。外委千总阎伦，见贼人乘夜前来冲突，身先杀贼，受伤十一处，毫无畏怯，犹舍命攻击，甚属奋勉，阎伦著加恩即以守备补授。都司袁敏，一闻枪声，即带兵救护，杀败贼众，抢夺贼首，腰腿受有石伤；前锋校德恒，见贼冲入，即放箭杀败贼人，抢夺贼首时头受枪伤，俱属奋勉，著加恩将袁敏、德恒，遇有伊等应升缺出，即行升补。阎伦、德恒之守寨兵丁，及袁敏带往救护之兵丁，将冲突贼众，全行杀败，亦俱奋勉，著每名赏给一月钱粮，以示鼓励。此二次打仗阵亡、受伤官兵，著伍岱造册送部，照例议叙。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二十九日）

又諭曰：舒赫德等奏，音济图探得王伦确实住处，带前锋绷阿尔图等直入屋内，将王伦擒住，正在捆绑间，两厢突出十数贼，一拥至前，音济图猝不及备，身受刀伤，贼竟将王伦夺去；绷阿尔图等八人，亦俱受伤。等语。逆贼既已就擒，复被群贼抢去，实为可恨、可惜。音济图此次颇属勉力，已另降諭旨，仍赏给头等侍卫及副都统衔，并与绷阿尔图等八人，各赏银一百两矣。其余满汉兵丁，受伤者百余，兼有阵亡者，捕贼虽非出兵可比，但伊等俱各勇往出力，亦属可悯，著舒赫德查明咨部，照阵亡及打仗受伤例一体卹赏。至音济图搜捕王伦时，止带绷阿尔图等八人前往，人数本觉太少，彼时若选勇壮之人数十同往，在院内堵截，则两厢之贼何由得出。舒赫德何不早为调度及此，徒于事后愤恨焦急乎！此时自以搜捕王伦为要务。据称派侍卫巴图保、参将王普，带兵入屋擒捉，王伦所居楼房已被火延烧，并无匪首踪迹。等语。巴图保等入屋时，王伦已无踪迹，其为窜匿别处可知。自当上紧擒拿，勿使稽诛漏网。据称，贼首未获，终难藏事，并不敢稍有含混。等语。览之略为放心。朕前日见舒赫德奏到剿捕贼首一事，踪线稍涉模糊，恐其欲迁就完事，甚为不可。即于舒赫德，亦大有关系，因举班衮事明切申諭，令其引以为戒。今舒赫德未奉朕旨之前，实力剿捕贼首，不肯草率朦混之处，与朕意适相合，是舒赫德胸中尚有主宰，可不致于舛误，因之略慰。惟当倍加努力，务获真贼。据杨佩供，王伦及其母妻两弟、梵和尚俱在一处。等语。逆匪尚聚有数人，且携眷属，其转移必露形迹，无难蹑捕。而妇女逃窜，更不若男贼之便易，尤不虑其辄出重围。必须严行搜捕，勿稍松懈。又杨佩供有王伦说“就在这里烧死，是不出去的”，之语。必系逆匪狡计，诡为此言，遣杨佩外出传说，冀官兵信而不疑，守株坐待，逆匪便思潜

踪狡脱，实为可恶。舒赫德断不可为其所愚。至该处墙壁虽称坚厚，究系寻常房屋，搜觅尚非难事，何至旷日羁延。况杨佩供“王伦近日饮食俱不能得”，自难久为抵抗。即或舍死拒守，亦当设法搜擒。至火攻一事，初围时用之，原可得利，今贼人困守宅舍之内，惟宜计取力擒，墙坚可以枪炮轰催，屋多可以分兵掩捕，若复用火攻，实为下策，转致贼尸混淆难辨，尤属非宜。舒赫德于此不可不慎，务须上紧擒获贼首，再以次办理善后事宜，方为妥协。至所获贼犯杨佩，既系王伦乾儿，乃与逆匪切近者，自可得其详细，如此时尚未正法，可即派妥干员弁管押解京，并将该犯懒筋挑断，以防中途窜逸。据何焯奏，总兵黄模等，于二十四日由杏园前进，离临清十余里，竟有贼匪逃窜西行者，随率兵立时擒拿，贼匪持械拒捕，被官兵杀死二名，生擒十一名。等语。所报殊未明晰。黄模遇见之贼共有若干，其未获者又逃往何处，黄模曾否亲往追擒，有无弋获，均未详晰声叙，办理甚不妥协。何焯既派该镇助剿贼匪，即当授以机宜，俾于公事有益。何竟听其冒昧前往，漫无措置乎！此节著何焯明白覆奏。贼匪拒捕被获，罪无可赦，周元理昨所申办，即此类也，乃欲竟行释放，实大不是。试思贼既拒捕，即徒手随行者，亦不得谓之胁从。周元理不应谬误若此，宁不知愧。现在黄模所获之贼，何焯申办，莫又蹈周元理之覆辙也。再此等逸出之贼，自系拉旺多尔济搜擒未得者，何以听其外逸，此皆阿思哈不同往追剿之故。已另降谕旨，将阿思哈饬谕，并令明白回奏矣。又据称，抵临清西南之土城根，兵丁搭架过运河闸口用枪炮攻击，贼匪有击死者，亦有由河浮水而逃被枪炮打死水中者。等语。二十四日，舒赫德已在临清集兵攻剿，并据舒赫德奏，贼败后仍退入旧城，则闸口土城等处，安得复有存留之贼为黄模击杀。此事著交舒赫德查奏。至贼匪虽屡经歼剿，而豫行逸出，未经就获者亦颇不少。况前次冲桥而过，经武灵阿、穆维枪箭并殪之杨垒，即逆匪伪总兵，恐有类

此兔脱者，尤不可不留心查缉。一经捕得，即讯明正法，毋稍宽从。此等近则直隶，稍远则河南，藏名匿迹，冀避刑诛，亦事所必有。此乃周元理、何焯专责，务须挨查密缉，勿容稍留余孽。若根株不净，数年后复有啸聚滋扰之事，咎有攸归，是养痍纵寇，不独貽患地方，实周元理、何焯自貽患也。凜之！慎之！再据称，所获贼犯内有束红黄色带者，此等自系要犯，如尚未正法，著何焯讯明最要之犯，挑断懒筋，选派妥干弁兵，解京候讯。将此由六百里加紧，一并传谕知之。仍各将应行覆奏之事，迅速覆奏。

寻，何焯奏覆：臣面询该镇黄模覆称，九月二十四日，自杏园起身，离临清十余里，有贼匪逃窜西行。当即杀死二名，生擒十一名。该镇自杏园前进，因与临清贼人渐近，多差弁兵，分路哨探，实止遇贼十三名，全数擒获，并无余匪脱逃。所擒十一名内，束红黄色带者，臣就近解交山东抚臣，转解钦差军营收审，俱已正法。臣前声叙未能详晰，再行明白覆奏。

得旨：知道了。临清所办者多，大约逸出者少，然不可不加意严缉也。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己卯（二十九日）

户部议覆：山东布政使国泰奏称，剿捕临清逆匪，筹办官兵盐菜口粮，东省并无成案可循。而所调之兵，又系本省拨遣，与别省调赴军营者不同。可否仍照军营之例，请旨办理。等语。查拨兵擒捕本处盗贼，凡在二百里左右者，道路较近，毋庸办给供支，便如该布政使所请，照军需一例办理。

得旨：依议。地方遇有么麽贼匪滋事，派兵擒剿，分所宜然。且以本地官兵，捕本地之贼，原非征调出兵可比，自不应援征兵之例。向来未经定有章程，致各省猝然有事，无所遵循，不可不因此酌定条例，以示区别。嗣后如拨兵擒捕本处盗贼，凡在

二百里左右者，绿营各有名粮，驻防亦有本身粮饷，均毋庸办给。或因事值紧迫，必须裹带者，不妨临时支给，以利遄行，一面奏闻，此原不在常例之内。其有调拨他省营兵，及调本省兵在三百里以外者，距其营籍稍远，自亦当量予供支。其应作何酌定条例，俾得划一遵行之处，并著该部详悉妥议具奏。

寻议：派本省兵丁及派他省兵在三百里以外者，相距本地较远，应令沿途地方官，按日照例给米，事竣免其扣还，毋庸给以盐菜银两。或因起程匆迫，所有制备运脚之费，于各兵本营公项内，通融借给，事竣仍分限扣还，官员等概毋庸支给。

从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初一日）

谕：前因临清协副将叶信，于贼匪攻扰临清新城时，协同德州参将乌大经、署知州秦震钧，守御杀贼，颇属出力，是以降加衔，以示鼓励。临清新城，衙署、仓库所在，守卫理所宜然，其旧城独非临清之城乎？况其地颇为富庶，何以无文武专员驻守保御，竟至逆贼得以占据扰害。因谕舒赫德，查明具奏。今据覆奏，副将衙门向在旧城，叶信于九月初三日，经抚臣徐绩调赴寿张剿捕，嗣闻贼势逼近临清，带兵赶回。贼于初七日始扰临清，叶信回时，即宜归本衙署保护居民，虽旧城颇损，究系驻守之地，乃于贼未至之先，辄弃而不顾，并将伊眷属搬上粮船迁避。等语。如此则叶信不但无功，抑且有罪。若论其将旧城弃而不守，即照惟一、格图肯之例正法，亦罪所应得。但念其守护新城微劳，姑免一死。叶信著革职拿问。朕于臣下功过，必期轻重分明，从不肯稍容颛预混过。如守御临清新城，在调赴协防之参将乌大经，及署知州秦震钧，便可谓之有功。而叶信系旧城专驻大员，守新城之功，不能抵其弃旧城之罪。予夺权衡，一秉大公至正，朕实无所容心于其问也。将此通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初一日）

又諭：山东奸民王伦、王圣如等，纠众不法一案。其滋扰寿张等处，虽事起仓猝，而倡兴白莲邪教，煽诱多人，已自今春始，非一二日也。徐绩身为巡抚，地方是其职守，仍于邪教惑众之犯，平时置若罔闻，酿成事衅。及逆犯连扰三县，劫库戕官，徐绩心存畏惧，毫无措置。及统兵捕贼，被贼围于临清城南，若非惟一领兵救援，几致为贼所害，又复成何事体。似此庸懦无能，本应罢斥治罪。但奸民敢作不靖，若因此罢一巡抚，恐长奸民之智，是以仍留徐绩在任，冀其奋勉自效。然料其事，断非徐绩，并令大学士舒赫德往彼调度。舒赫德至临清旧城，督率将士，奋勇剿捕贼党，其最要党犯，如王圣如、孟灿、和尚梵伟、王伦之弟王朴，及有名贼目之阎吉仁、吴清林、李旺等，俱已就擒。虽据供王伦在楼自焚，而舒赫德以贼供不足凭信，现仍派兵尽力搜缉，逆贼若实未死，自难以潜踪。但京兵至临清之前，即有贼一二千豫行逃窜，虽音济图截杀五六百，追杀百余；又经杨景素在河西堵截，枪殪箭毙，计二百余，生擒百人。通计未获之贼尚有千余，现在逃往何处，必须切实根追务获，实有下落，方能完事。阿思哈在彼，未同拉旺多尔济前往各村搜捉逸贼，致贼零星窜匿，阿思哈不能辞咎，然较徐绩尚轻。若徐绩以本省巡抚，剿击逆贼，尤其专责，党贼正穷窜之时，理应带兵追捕，思赎前愆。至旧城督兵剿贼之事，有舒赫德董办，已属裕如，徐绩实无可稍效之处，乃竟安坐临清，竟忘拿贼系伊分内之事，此一节实不称封疆之寄，朕亦不能为之再姑容矣。

又据舒赫德奏：审讯贼党孟灿等起事之由，据供，因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等语。贼供本不足据，此必逆匪等自揣叛逆罪重，捏造此言，冀其解免。且其说流传四布，以致无知之李漱芳，摭拾入告，妄云奸民聚众滋事，独不思

朕临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灾，不惜帑金蠲赈，并酌予缓带，俾纾民力；若雨暘稍有不时，必多方询问，以通民隐，何致有穷黎无告之事。即或一州一县，讳饰灾伤，原可赴该上司呈呼，或上司仍置不办，并可赴京于部院衙门控诉，何患壅不上闻。今既为叛逆乱民，即果饥寒所迫，亦难轻减。况其说造自贼口，本属饰其反踪，李漱芳奈何不察情理，转为乱民设说，尚可谓之人类乎！前日有寿张县指纳吏目杜安邦被贼掠去，后从贼中脱出来京，命军机大臣询其寿张年饥情形，据称收成实有对半，各处俱有盖藏，并非荒歉，该县民人亦无曾经告灾之事，王伦等实系白莲邪教。等语。其源委大概可知。此系令李漱芳在旁观看者，其诬易明。至所云额外加征之语，则无论年岁丰歉，皆不应有，朕屡饬督抚等，实心察吏，若劣员果有额外加征之事，徐绩徇匿不办，即当重治其罪，尤难轻恕。朕惟以爱民为念，即其说本无稽，既有所闻，亦不可不彻底查究。至歉收加派，均无难逐一稽考，著舒赫德即同新任巡抚杨景素，详晰确查，据实覆奏。徐绩若仍为巡抚，恐该省吏民畏惧观望，难得实情。徐绩著解任，交与舒赫德差遣效力，候查明奏闻定夺，再降谕旨。山东巡抚员缺，即著杨景素补授。杨景素不必来京请训，即在彼随舒赫德查办歉收加派虚实，并实力搜捕逸贼，毋任一人漏网。其直隶布政使员缺，著单功拥补授。清河道员缺，著沈鸣阜调补。至李漱芳于寿张奸民一事外，并称闻得近京一带，亦有饥民扶老携幼，迁徙逃亡，地方官著人于卢沟桥拦住，不令过桥北上之语。彼时即曾查询，并无其事。且此等贫民，多有纷纷出口觅亲就食者，若卢沟桥果有拦阻之事，伊等何由得出古北口。况前日周元理奏办偏灾赈借之事，谕拨通仓米十万石借用，是直隶地方并未匿灾也。乃范宜宾复踵其说，谓黄村、东坝、卢沟桥等处，穷民挈眷觅食者甚多，皆因桥上不令放过，以致散处乞食等语。果尔，殊不成事，而周元理亦当有罪矣！因特派侍郎高朴、袁守侗，带同范

宜宾、李漱芳，前往各处查看。据覆奏，并未见一乞食流民，该御史等所言，全无凭据。诘之李漱芳、范宜宾，诈称原属风闻。等语。科道风闻言事，原所不禁，但既闻之后，亦须覆加体访得实，再行入告，岂可肆意妄言。范宜宾妄请加厂，专为沽名取悦之事，已属不堪；而李漱芳之代奸民解说，其心术尤不可问。本应各治其罪，但念其所言关系民事，朕岂肯以此责备言官，转令无识之徒，籍为口实。设各省遇有水旱，督抚讳灾，而言官又不以告，则所系者甚大。朕不肯为也。范宜宾、李漱芳折，俱著发还。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巳（初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首犯王伦，无实在下落。虽讯据王经隆供，有曾劝王伦不肯下楼，及王竣爱供，王伦尚死守楼上。等语。贼匪狡诈百出，所供实不足凭。舒赫德不肯含糊完事，深得大臣实心任事之道。至所称，王伦眷族、义子及小头目等颇多。等语。王伦母妻是否在内，应行查明具奏。其义子及小头目等，情罪均重大，当详加严讯，应解京者，即委员妥速押解，其余即于地方处决。至国泰所奏，高唐州获贼王四，供系王经隆之子，二十五日在临清打仗逃走。可见临清尚有逸出之贼，不可不及早搜捕，致留余孽。杨景素已补授山东巡抚，其办事自胜于徐绩，所有善后事宜，及应行查办之事，即著随同妥协办理。至其直隶、河南，现有周元理、何焯带兵防截，且据杨景素屡次所奏，贼匪并无过河之人，是群贼窜匿只在山东境内，杨景素务当设法尽力搜捕，毋任逸贼一名漏网，以副朕委任至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初二日）

又谕：明季，山东徐鸿儒兴白莲教，扰害城邑居民，蔓延至二十年之久。今王伦之乱，经朕发京兵命舒赫德往剿，弥月即将

群賊尽行殄灭。舒赫德本当议叙，但王伦罪大恶极，不能生擒伏法，致令焚楼自毙，幸逃寸磔之诛，不足以快人心而申国法，舒赫德以调度无能，自陈请罪，固可不必，然伊办理实有不能尽善者。即如音济图访知王伦实在住处，欲往擒拿，彼时舒赫德自应选派勇千百人同往，乃竟听其带人不多，轻率前往，致逆犯于被擒就获之时，匪党从两厢突出向夺，音济图猝不及备，同绷阿尔图等八人均各受伤，逆犯复为抢去。音济图等奋勇出力，业已施恩擢赏。而舒赫德不能预派多人往捕，实属疏略。又如游击刚塔见王伦在汪宅小楼正坐，忽然楼屋火起被焚，王伦亦毙其内。虽讯取众犯供词证验，尚有可据，而所办实未周详。在初时缉拿贼匪，或遇贼众死守，人力难施，固非火攻不可。及贼势窘蹙，匿迹偷生，原当预防其畏罪自焚之事。旧城濒临运河，取水甚便，若备有激桶、麻搭，扑灭亦非所难，即见贼已放火，亦可遣善终者攀登扑救，勿使逆贼得自投烈焰。舒赫德非不经练诸务者，何竟见不及此。舒赫德于此等节目，实不能辞咎。念其已将同案逆贼王圣如及逆党孟璨、梵伟等七犯俱已擒获，姑从宽免其交部，仍著传旨申饬。所有王圣如等各要犯，俟解到日，申明严办，再降谕旨。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初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阅舒赫德奏到孟璨供单内称，二十八日子时阎吉仁同梵伟等带领七八十人去攻寿张，有人道之寿张衙役刘焕带领二十人，爬城进内开门，放进众人等语。刘焕身充县役，乃敢引贼爬城，戕官害民，甚属可恶，断不可令其漏网。著舒赫德查已获众犯内，有无此人；如尚未就获，即速严密查拿到案，讯取确供，立即凌迟示众。又供有：王伦将吴清林、李忠放为元帅，领兵之语。吴清林已在昨日获解各犯内，其李忠曾否同获，未据声明，亦即查明；如尚未弋获，立即严拿解京审讯。又国泰拿获褚文，讯

供：临清人李浩然，八月中曾到恩县，招引康三等语。李浩然曾否就获，应即查明缉拿，严究确情，从重办理。看来临清从贼之人，谅必不少，当就已获各犯追求拿究。至旧城所有居民店户，若官兵到时尚与贼同居，此时贼败，经官兵拿获者不可作胁从轻宥。即讯无助贼抗拒情由，亦当遣发新疆及烟瘴等处安插，不可复留内地。又孟璨供称：探得官兵到来时，大家商量派五百人在东门外迎敌，又派千余人往北门外打仗。并据舒赫德奏，预逃各贼即塔湾迎敌之贼等语。计贼一千五百余，经春宁、音济图先后杀死六七百，杨景素歼擒二三百，又乡民擒解三百余，此外贼匪尚有二百余，难保无窜脱之患，且前奏冲桥而过者即有伪总兵杨益之名，其余尚有受贼伪官者俱未可定。著舒赫德同杨景素严切查拿，凡系逆贼伪官，尤不可任其幸免。又据奏，朱兆龙名目诘讯贼营各犯，亦称实无其人，必是王伦自知罪重，希图捏名混脱无疑。等语。果不出朕所料，自可毋庸再究。至音济图往拿王伦，已经擒住欲缚，被两厢突出十余贼，音济图猝不及备，身受刀伤；其绷阿尔图等八人，亦俱受伤。伊等出力之处朕已加恩奖赏，但音济图前往拿贼谅不止随带八人，当贼众抢夺逆犯时，岂无未受伤之人挡护，竟容匪众伤人抢犯。著舒赫德查明，如有彼时在场并未得伤，不行救护者，即行奏闻究治。此时逸出之贼，不可不按数查拿，勿使幸逃法网。阿思哈尚应带兵各处搜拿务获，毋任远颺。但须妥协缉办，不可使乡僻小民稍有惊扰。其惟一、格图肯原带溃逃之满汉兵丁，尚有未知下落者，应即查拿，从重办理。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午（初二日）

又谕曰：杨景素昨已降旨补授山东巡抚，令其不必来京请训，即在东省搜查逆贼余党，并随舒赫德办理善后事宜。所有直东交界处所，查拿逆贼，周元理现在该处，妥速缉擒，勿使漏

网。……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初三日）

谕：此次逆贼王伦攻扰临清，其新城居民，随同地方文武，尽力守御，得以保护无恙，甚属可嘉。且櫻城固守半月余，作息经营，不无荒废，生计未免拮据。前已传谕该抚，查明入告，酌量加恩。今逆匪现已剿除，自应即敷惠泽。所有临清新城居民，本年应征钱粮，已纳若干，未纳若干，从前有无借欠未完之项，并著杨景素查明奏闻，再降谕旨。至旧城居民，有甘心从贼，抗拒官兵者，自应同贼骈诛。其为贼供役之人，即未拒敌，亦当分遣新疆、烟瘴，以示惩儆。其与贼混处日久，见官兵一到，即行投归者，准照胁从罔治，已属宽典，自未便复令邀恩。惟据杨景素奏，现在居民纷纷挈眷回乡，此等自系旧城百姓，闻贼至即携家逃避者，皆系守分善良，事平后复还故土，而旧居阡陌，或为贼匪焚烧，或因攻贼残毁，生业萧条，室庐荡析，殊堪悯恻。自应一体加恩，量为蠲复。又寿张、堂邑、阳谷三县，经贼扰害，除现仍居之户无庸查卹外，其贼匪入城，或人被贼戕，或屋被贼毁，及家计为贼抢掠者，亦为可悯。其应如何分别抚绥之处，并著杨景素妥速查明具奏，候朕另降恩旨，以示轸恤。该部即遵谕行。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初三日）

又谕：此次剿杀逆匪王伦之护军统领春宁、乾清门侍卫音济图、那木扎勒、巴图保、伊琳等，俱各备勉出力。音济图已赏还头等侍卫、副都统衔外。那木扎勒著遇有蒙古副都统缺出，即行坐补；巴图保、伊琳，著补放二等侍卫；春宁从前所有罚俸三年之案，并著宽免。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初三日）

……

至姚立德、徐绩奏，陆续拿获解到人犯共一百二十二名，分别正法、发遣及宣谕释放。所办甚妥。姚立德现在东昌，该处所获之贼，自与徐绩无涉，但逸贼既至东昌，其为南甯，可知恐尚有未尽弋获者。著杨景素留心截擒，勿使一犯漏网，或有甯人河南境者。何焯并当一体侦捕。至周元理奏到，解京六犯内赵瑶枝供有先锋解陶、阎吉祥之名，阎吉祥是否即前日已获之阎吉仁，其解陶曾否就获？张旺供，系杨进德徒弟，杨进德现在作何下落？唐洪礼供，系寿张林海徒弟，马德供系刘三徒弟，林海、刘三俱曾否就获？又李之姚供，王伦妻母是无生父母，能使双刀等语。无生父母四字义不可解，前日被乌枪打死之舞双刀女贼，据获犯内认识者称系乌三娘娘。乌三无生转音相近，其使双刀又同，或即是其人。并著舒赫德查明，复奏。再王伦母妻曾否就获？该逆犯有子几人？俱全获否？著舒赫德即行复奏。又阎姚立德奏到供单内，毛荣供称：梵林、孟一成、归岱都是元帅等语。梵林是否即系和尚梵伟？孟一成是否即系孟璨？至归岱一犯自系有名贼目，现曾否就获？又犯供内有头目高珍之名，并据高存良供，派在李达名下。据杨二供，被张祥逼胁入伙。据郭二疤眼供，有郭进美骑马领众。均应即速查捕，讯究。又据杨大供，有寿张壮役王士爵说，王伦是主儿，并寿张仓房书办冀盘佑清出本官，令其降贼，本官喊骂，是马成龙动手杀害。此三犯请罪尤为可恶，必须严缉务获，凌迟处死。其解陶、阎吉祥在堂邑緝打县官，复行杀害，亦应处以凌迟重罪。将此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癸未（初三日）

又谕曰：姚立德等奏，拿获阳谷县贼匪杨林供称：有寿张县

蔡家楼张西鲁即张北鲁，系逆犯王伦义子，向在河南裕州一带传播邪教；并称贼营内二十四日差人往彼纠伙，上临清帮助。现在飞札河南抚臣，严行查拿。等语。何焯接到姚立德等来札，自即查办，但裕州距山东不甚相近，邪教尚且传播及之，则其余州县牵连传染者应更不少，况前日又有祥符、陈留二县纠会念经之事，尤不可不彻底跟究，早净根株。著传谕何焯，若能不动声色，密委干员，迅速查拿妥办，以除奸宄而靖良民，固属甚善；若恐亦如东省之勾通兵役，或致洩漏事机，并恐人数过多，或致激变生事，又不可不为斟酌万全。现在京兵一千尚驻临清，除谕阿思哈带领搜捕贼众外，并无应办之事，即渐可以回京。何焯可就近与舒赫德面商，若须京兵弹压，即趁京兵未回程之前，令舒赫德派委领兵之员，酌带五六百名前往豫省，会同查办，事毕由彼回京，亦可。若何焯酌量其事，如可妥密办理，毋庸稍涉张皇，则更妥协。舒赫德即可遣兵以次回京。何焯老成干练，素能办事，必有定见。而舒赫德尤系经事有识之人，必能斟酌得当，以副朕怀也……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初四日）

又谕：贼匪于九月十二日抢船搭桥，彼时嘉谟已至临清，粮道汪圻亦近在德州，均无难照料，若早调集别船水手，将各空船，亦照现在回空船只，押放下游，何至被贼抢去，乃一任停泊河中，漫无经画，嘉谟、汪圻实难辞办理不善之咎。况船只既经烧毁，即应赔修，又何必再查成造年分。此案被烧船只，即著嘉谟、汪圻赔造。如银数较多，一时不能赔出，即著杨景素于藩库内借项垫办。著落嘉谟、汪圻，按限补解归款。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初四日）

大学士舒赫德等条奏临清善后事宜。一，贼匪屯聚临清旧城，

居民率多逃避，今贼已剿平，其远避别属，口食缺乏者，应令地方官酌量资送。一，贼匪经过之处，民屋多被烧毁，难民回籍，除商买及有力之户无庸赏给房价外，其贫乏者，应酌给修费银两。一，难民回籍，家无储者，应照被灾十分极贫例，给口粮四月，请即动支仓谷及薊米，饬委员分散。一，临清城内居民，随同文武官弁保护城池，业经蠲免正供。城外村庄，被贼抢掠者，应令地方官确查，将本年钱粮漕米等项，缓至明年秋后起征，其附近临清各州县，因采办军需米面豆草，民间盖藏无多，漕米等项，应请一并缓征。一，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处首逆及有名贼目，并律应缘坐亲族，与入教纵贼人等，均经正法发遣，所遗房屋地土，应查明入官。一，贼匪屯聚临清，抢掠民间牛马甚多，或被宰杀，或经焚烧倒毙，剿贼后所存无几，兼多饥疲，明春农民耕作无资，请动支司库银，饬发别处买牛，解赴临清，令农民领用，一年后将牛价交官归款。下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行。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初四日）

谕军机大臣曰：徐绩奏前后剿捕情形颇为详晰，何不早为陈奏，直待严行申飭始奏及此。逆匪王伦，敢作不靖，煽惑滋扰，戕害多人；而官兵剿杀时，节次歼戮者，更复不少。此皆为梟獍逆犯所害，而贼首转得幸逃寸磔，实堪切齿。该犯王伦之子，共有几人？自应即速查拿代其重罪。前已谕令舒赫德查明驰奏，今尚未奏到。现在获解之逆党王经隆等即可到，自可讯得其详。仍著舒赫德速即确查奏复。至各处所杀贼众确数，虽难尽知，亦可约计而得。著舒赫德同杨景素即速查明，核数奏复。此等被歼匪犯，通计虽不免太多，然其死皆由自取，亦无足惜，至现在审讯之一千三百七十二犯，其中如尚有曾受贼人伪官及其头目，并随贼拒捕伤人者，仍当讯明正法，不可姑息。其曾经供贼役使及

打仗时徒手随行者，虽无抗拒情形，亦当严切讯明，仍量其轻重，分发伊犁及吉林、黑龙江等处，给兵丁为奴并烟瘴地方安插。若讯明此内或有被胁愚民，未能投出，事后同贼跑走，及年幼无知被贼掠去者，自可量为审释，或视其情节较重者予以责惩。再就徐绩所奏，各路陆续获犯，计之数颇不少，是逸出之贼虽不能免，而亦未必多。如查讯已获贼犯内，供明有曾受贼元帅、总兵等伪职之犯，必须严缉务获，从重治罪，不可听其漏网。至堂邑跪迎贼众之人教男妇，固属可恶，但事竣查办亦殊不易，只可确查实在为首倡迎之人正法示众，其余有可查考者分别发遣，亦不必悉行穷究。至东省白莲邪教，其传甚久，王樸所供王伦之师系阳谷张既成，虽已身死，其坟亦应发掘。至张既成之师东阿袁公溥，必须查拿严究，而张既成妻弟张克印现在行道，亦应拿获重究。其余邪教流传支派，实有可稽及行教已久者，不可不逐一查明，勿使复留余孽。但邪教固当查禁，而入教者未必尽皆谋叛。若被诱之人畏惧知改，及未经供出者，亦不必过于蔓延。总之，搜查余贼、邪教二事，不可不期尽绝根株，然亦不能太尽。朕后殿自书有仲尼不为已甚之句，舒赫德深知之，惟当善体朕心，毋纵毋滥。又据徐绩奏，登州营守备张必捷、外委周国泰带兵在吴家坊等处理伏擒杀逆贼情形，果尔则该守备、外委尚属出力，自应量为奖赏；若杀平民以为贼，则不但无功抑且有罪，且带兵二百，竟能杀贼一百四十，恐所言未确，而杀贼如许，岂无活口存留，自应讯系何处之贼，至其后擒五贼，现在更无难查讯。并著舒赫德、杨景素查明具奏。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申（初四日）

又谕：豫省查拿逆匪王伦义子张北鲁一事，应令何焯不动声色，妥协密办。至徐绩奏，王伦有徒弟十八人，内张百禄一名上年往河南遂平县传道等语。张百禄之名与张北鲁音相近，裕州遂

平相距几何？其人是一是二，均著何 确查妥办，仍即行复奏。再豫省祥符、陈留两县现有立会纠众之事，亦邪教之派别，均当切实确查，务使不遗萌蘖，亦勿稍涉张皇，方为万全无弊。

……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乙酉（初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东省解送逆匪王经隆等七犯到京，朕亲加刑讯，并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加讯问。据供：王伦义儿共十八人，除经隆即王圣如已经解到，李世傑一犯前据舒赫德奏被火焚死，其余如已获之阎吉祥、李桐如尚未正法，即行解京。此外十四犯，著舒赫德查明，已获若干，未获若干。其未获者，并令周元理、何焯、杨景素一体严缉。又林哲系王伦义弟，李贵系王伦干婿，李贵并与王伦相随三年，代为传话，必须解京严讯。又据逆犯供，有临清城内开药铺人，王伦封为御医。并著舒赫德查明，果有其人，即行查拿究治。再据供，国太一犯带领七八百人先往北门逃去，其人作何著落，并著查明复奏。又据供，惟一、格图肯于十二日打仗，经贼向前直冲，官兵就跑回等语。此等怯懦官兵，实为可恨。若惟一等彼时能整队不动，手刃数人，众兵自不敢轻退，此固惟一等之无能速死。而官兵如此溃逃，亦岂可不查明严办。著舒赫德、杨景素即速讯出为首倡逃者十余人，正法示众。其余随同奔溃者，发伊犁等处给兵丁为奴，以示惩儆。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丁亥（初七日）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将逆犯王经隆等，命大学士、九卿、科道审讯。据王经隆及梵伟供，攻打临清时，有临清武生吴兆隆曾设计用车装载秣秸火药焚烧南门。梵伟并供，闻得抢船搭桥亦有吴兆隆在内。讯之李旺，据供，吴兆隆年约五十余岁，在旧城小市居住，常赶集上店卖药，其子吴士伟约三十岁等语。吴兆隆身

系武生，甘心从贼，且为之设计焚烧城门，抢船搭桥，实系罪不容诛。著舒赫德、杨景素迅即严拿，并其子一并派员飞速解京，毋任窜逸漏网。仍严饬解员，沿途小心押解，勿令自戕。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丁亥（初七日）

又谕：据解到各犯供出，有季国贞一犯，带人抢占粮船。并据供，系住临清河西车沿子地方。又国太一犯，据供亦住河西。著舒赫德等，即速查拿解京。至所奏李忠系贼营元帅，拿获时亦应解京审讯。又据梵伟供，有南台寺和尚慧林，亦系在教。讯之王经隆，云：慧林已经缢死，恐其说未确。并著舒赫德等一并访拿，复奏。再周元理奏到，供单内有张明、陈得贵，皆系贼目；刘法系贼党羽，皆不可轻宥，并令周元理、杨景素查拿解京，毋任漏网。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戊子（初八日）

谕军机大臣等。舒赫德奏复：查已未获各犯内解陶、阎吉祥二犯，俱已就获监禁。杨进德即杨峻德，亦拿获监禁。张祥即已获之张立祥等语。杨峻德不过寻常贼党，止须在该处斩决。其解陶系贼元帅，阎吉祥系贼义儿，张立祥系贼探马，均属案内要犯，应仍押解进京。又现据王经隆等犯供，有国太系贼宣行，且为贼上京探信。山东语音读国如归，似即归岱，讯之李旺，据供：国太系寿张人，年三十余岁。均著舒赫德、杨景素查访明确即速拿获，一并解京审究。又现在讯据李旺供，王经隆纠众人伙时，系萧连城为之纠约，张居仁为之记帐，并著杨景素即速严拿，从重办理。又据舒赫德审拟叶信一案，果如所供，竟似当日专心为公，并不顾家，但恐其事后续词卸过，朕思叶信若九月初五六日并未回署，自无暇照料家口；如曾回署内，即不得谓非预先安置。著舒赫德即就近查讯明确，并著令何焯查问千总赵亮，

是否与叶信相商，抑系叶信家眷自行上船之处，令其据实供明，复奏。又据舒赫德奏，有直隶清河县绅士里民康仲叔等备物呈献，深明大义，甚属可嘉。著传谕周元理，查明量为奖赏其倡率之人，并著赏给扁额，以示奖励。又向闻东省回民最为悍狠不法，而此次剿捕贼匪，回民等甚为出力。如洪印、洪全等率领回兵奋勇杀贼，白虎等曾招回人效用，颇能知礼奉公，并堪嘉尚。著杨景素遵旨出示，分别奖赏，俾其益知劝勉。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庚寅（初十日）

又谕：今日，令军机大臣研讯各犯。据王经隆等供出，有陈合璧是王伦徒弟，在恩县招有四五十人入教，内有石姓、褚姓等语。陈合璧系招人入伙之犯，现在曾否拿获？褚姓是否即系褚文？石姓又系何人？著即查明奏复。再李旺供称，京兵消息是季国贞妹夫马姓，在油坊探知报信。又据王经隆等供，有王伦族姪王有庆，管办食用，并从寿张带来厨子刘国安、阎二小二名。并著一并严拿务获。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庚寅（初十日）

又谕曰：舒赫德等奏到，审办逆匪案犯所拟凌迟斩决，俱属允协。至逆匪缘坐家属内，王正月儿系王经隆之子，虽年仅二岁，但王经隆与王伦同日起事逆恶重犯，岂可复留遗孽。著交刑部监禁。其王伦新掳之妻王张氏等，均给功臣之家为奴。又所称贼犯中有报知王伦等住处颜文韶及郑乾二犯，尚无与官兵打仗之事，且能逃出报信，情有可原，自可贷其一死；但究系曾经从贼，不便仍留本处，应酌发云、贵、川、广地方充军。又另折所奏，溃兵甚多，实为可恨。若仅查拿倡逃之十余人正法，尚不足示儆；自应严拿务获，多办数人，以肃军纪；余亦当分发伊犁及烟瘴等处，不可稍存姑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辛卯（十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前据徐绩奏，逆匪侵扰三县时，在寿张杀害知县及署游击，阳谷县杀害县丞、典史，堂邑县杀害知县。今复讯之各贼犯，据梵伟、阎吉仁供，我们到寿张县衙门，知县从署内出来，我们教他顺从，喊骂不依。是刘焕、马成、龙景淑动手，把知县杀了。李世傑说他是好官，将毡子包裹。知县并无女眷等语。又据王经隆供，堂邑县官知我们在张四孤庄杀人放火，把我妻子拿在监里，我们进城时县官在城上巡查。王伦于北门上，拿住县官和他兄弟，他们不肯顺从，就绑缚抬到北关外，打了县官一顿棍，到一更多天，把他兄弟两个都杀了；亦无家眷。等语。是该二县俱被执骂贼而死，克守臣节，亦属可悯。其从前即有办理不善之处，尚可相抵。著舒赫德、杨景素再行确查，如果属实，即奏闻，予以卹典。若能询得该知县掩埋之所，并著杨景素验明，另为给棺盛敛，听其本家领回。至阳谷县杀官一节，据王经隆供：我们到阳谷县衙门，县官不在家。刘发、郭永敖把他家口杀了。别衙门的人都跪出来，我们那日杀了许多人，不知有官没有。等语。是阳谷县县丞、典史被害之事，据贼所供，并无确据，而知县家眷被贼戕害，该县系何人？因何不在署内？并著查奏。又贼供：进寿张县城，先到游击衙门，有阎吉仁之兄阎吉智现在当兵送信，令游击走避，我们将阎吉智杀了。又到守备千总衙门，亦皆不见。等语。所供与徐绩原奏不符，是该游击与县官被害者不同，即或畏惧自戕亦非骂贼不屈者可比，若竟逃避偷生，则其罪更浮于惟一，断不可姑宽。著舒赫德、杨景素即速查获，讯明奏闻正法。其千总又复何往？并著一并查明复奏。再寿张动手戕官之各贼犯除已传谕东省查拿外，尚有王槐、刘发二犯，并著杨景素即速查拿，申明，从重办理。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壬辰（十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舒赫德等将李贵、李桐、阎吉祥解送到京，讯据李贵供：王伦未起事时，曾于八月望后，著归太进京探听动静，至九月二十间归太带了一人来见王伦，说名于瞻海，从京里来，听得发兵一千到山东。王伦就令梵伟、吴清林、李忠等带兵七八百迎拒，被京兵败了回来。于瞻海是柳林人，王伦收他随营，后来不知下落。今据舒赫德等奏，讯据张居仁供：九月二十三日逃出水北门，遇着归太说往河南去。已飞咨何焯密速查拿等语。归太一犯逃往河南，供证确有可据。著传谕何焯即速严密缉拿，毋任漏网。至于瞻海系柳林人，自应交杨景素在山东严缉，但该犯曾经归太引令人伙，或随同逃往河南亦未可定，并著何焯一体严缉。又据李贵供：张百禄是孟燦外甥，常往河南收徒弟，闻得有遂平县中刘姓三人，还有孟燦女婿亦在遂平居住，俱不知姓名。是遂平传教之说，业经贼犯供明，必非虚妄。何焯务须实力查拿，勿使地方官颞预了事。又据李桐供：抢夺王伦时，林哲之弟林浩亦在其内，又王伦之弟王淑尚无下落。又李忠亦系案内要犯，直隶所拿李忠，既讯系徐克明，则李忠现在何往？并著杨景素一并查拿，严审重究。恐有窜入直隶境内者，周元理不可不留心协缉。其中有情节较重之犯，即解京讯问，所有应拿要犯，并令徐绩留心躡缉，以期自贖。再临清旧城逆贼占据半月有余，经官兵往彼剿捕歼戮甚多，亦有该处居民被贼杀害者。前据舒赫德奏，旧城街巷贼尸填积塞路。昨杨景素奏，旧城居民归还者已四千余户。自仍须聚处于此，若令尸骸积久，秽气鬱蒸，春融以后恐易染成疾疫，不可不速为妥办。著舒赫德、杨景素择一离河稍远平敞地面，无碍田庐者，刨两大坑，分别男女尸身，投掷其中，即以烬余灰砾填拥成堆。虽不必如鲸鯢京观之封，而作大冢以昭炯戒，亦可使人见而知儆，且街衢并得肃清。如实有良民

为贼所害，其家属还归尚能识认愿领归殡葬者，查明亦听其便。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甲午（十四日）

又谕：昨审讯逆贼伙犯，据称：贼众初进寿张城，即至游击衙门，因有步兵阎吉智预先送信，游击已经逃避等语。游击系防守大员，若贼至即逃，以致城池失守，其罪较惟一等之临阵退避者尤重，业已谕令舒赫德查奏复。以游击赶福身系满洲，若竟避贼而逃，即其子亦当问罪。因谕福隆安派员前往，将其子孙拘禁。随询据赶福家人李禄儿供称：赶福由署后墙缺跳出，原想出外集兵剿贼，并非逃避，旋往各处调兵，即遇见惟一，随往阳谷追拿贼众，与贼打仗阵亡。等语。果尔，则赶福之死亦殊可悯，不但无罪，亦当予以卹赏，录其后人所有应得赏银，现在谕令照例赏给其家。至所称赶福从署后走出喊叫兵丁拿贼，并无一人来应等语。兵丁于各营将领理应竭力捍卫，遇有贼人窃发，尤当相随剿击，若营官唤令杀贼，连呼不应，非入教从贼即怯避无能，较之堂邑男妇跪迎王伦者情罪更重，不可不查明，分别究治。其系游击署内该班之兵，应查明发往伊犁等处为奴。其在城防守者亦应查明，革去名粮，重责示儆。若查有从贼者，即应在该处正法示众。著舒赫德即速同杨景素前赴寿张查办，勿稍姑息。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己亥（十九日）

谕：前因舒赫德奏，审讯贼党孟璨在东营供，有今岁欠收，地方官额外加征，以致激变之语。贼供本无足据，但既有此言，不可不彻底查究。特降旨，令舒赫德同新任巡抚杨景素即行详晰确查，如其言果实，并欲重治徐绩之罪。今据舒赫德等复称，贼匪王伦起事之由，实系邪教谋为不轨，前孟璨所供岁欠加征激变之说，详悉访问，毫无影响，且别犯亦从无供及此者。实系孟

璨深恨地方官查拿严切，欲加祸以洩私忿，故尔混供。至今夏德州以北虽略有短雨之处，与寿张等县之收成八九分者无涉。前此逆贼抢掠各乡米豆粮食，所在多有，是饥民酿衅之说，实属荒唐。等语。舒赫德、阿思哈俱钦差大臣，杨景素又系新任巡抚，与东省有无荒欠横征之事初无所用其回护，况徐绩已经解任，复有何情面可徇？舒赫德等曾经查访，已有责成，又岂肯稍为粉饰，代其受过乎！……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丙午（二十六日）

又谕：据周元理奏请，严保甲实力奉行一折称，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叛。欲除邪教之根，惟有力行保甲之法。现已通飭道府各属，逐细查造，设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其纸笔等费在于州县办公项内支給，如有不法事端，即令首报；官民容隐，分别查参治罪，等语。自应如此办理。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但州县往往视为具文，即设立门牌亦属有名无实，而督抚等于保荐实授诸事，不过以力行保甲为事实之一端，究属空言无济。此非保甲之无益，而行保甲者之难其人也。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今力行之，始即可责成各州县，确查所属，有无邪教，以净根株。果能查得数处及永杜奸民倡教诸弊，方为成效。或并以此为殿最州县之一端，庶可共知奋勉，不致日久复成故套。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做照查办。著将周元理原折抄寄各省督抚，令其严飭所属，一体切实妥办，不得仅以虚文复奏了事。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各督抚实力整理，将此遇事之便，通行传谕知之。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甲申（初五日）

命纂剿《捕临清逆贼纪略》。谕今秋山东寿张县逆匪王伦，以邪教煽诱愚顽，滋扰不法一案，奸民敢作不靖，自取灭亡，原属不成事体，然非简派八旗劲旅，并命大学士舒赫德等前往，统率董理，岂能未逾月而蕝事。其间运筹决胜，指示机宜，及斟酌劝惩之要，皆有非臣下所能窥及者。此事虽不过如内地擒缉巨盗，非边缴用兵成功者可比，固无方略之足言。而自始及终办理此案，原委亦不可不详悉宣示，俾众供晓。著交军机大臣，辑成《剿捕临清逆贼纪略》一编，进呈阅定，刊刻颁行。至原任山东学政李中简，前在东省见闻，自属真切，亦著派为纂修，令其随同编校。

乾隆四十年正月壬戌（十四日）

谕军机大臣等：东省逆匪案内，未获要犯内归太一犯，情罪尤为可恶，不可不亟行搜捕，以正刑章。乃迄今三月，未见奏报拿获。虽已通飭直隶、河南各督抚及口外地方，一体严查，但此等恶逆形踪最为诡秘，或因外省查拿严紧，转行改换衣装，潜匿本地，以图漏网，亦未可知。杨景素应严飭山东各属，实力细心踵访，毋任藏窜稽诛。而临清、泰安，尤宜留心。再，闻徐绩前在山东，曾令人改装赴张家口外，购线访拿归太，是否已经回东，有无消息，并著杨景素查明覆奏。至未获之刘焕、冀盘佑，身系胥役，胆敢依附逆犯，戕害本官，罪恶均属重大，现俱未经缉获，亦不可任其幸逃法纲。杨景素务当严飭各属，上紧查拿，毋使匿迹远颺。将此由五百里，传谕杨景素知之。

寻奏：徐绩曾派外委丁刚，带捕役同赴张家口外，缉拿归太、刘焕二犯，于本年正月初，该弁等回东，禀称并无踪迹。现飭各属于该犯本籍之东昌、寿张、临清、泰安等处，改装购线，

逐细密查，并令参将王普，带归太之族兄归琦，同往山东、江南交界处所，实力暗访。报闻。

乾隆四十年二月丁亥（初九日）

谕军机大臣等：巴延三奏，山东抚臣查拿刘焕咨文，系正月二十六日，由六百里封递。乃于二月初五日，始行接到，显系沿途迟延，封袋亦有破损等语。驿站文报往来，关系紧要，且系六百里事件，尤当严密驰送无误。今东抚咨文，迟至十日始抵晋省，且封袋亦有破损，恐沿途或有拆看情弊。事关查拿逆犯，不可不彻底根究。著传谕周元理、杨景素，即飭属逐站挨查，前项所发公文，系何驿站擦损迟延，即将该管官据实参奏。至晋省经递各站，巴延三亦当一体严查，并验明此件递到咨文，其封口处曾否开拆，并有无开后重粘痕迹，一併据实覆奏。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

乾隆四十年二月庚子（二十二日）

谕：据直隶总督周元理奏称，拿获红阳邪教人李瑚。讯供系奉天正白旗庄头所属夫役，随武清县民张樊山人教。等语。盛京乃根本之地，何得亦有邪匪，该处聚集民人甚多，著传谕将军弘晌，务须留心密访，如果有邪匪，即行拿获，从重治罪，毋得姑容。

乾隆四十年三月戊申（初一日）

谕军机大臣等：据巴延三奏，私拆山东省咨拿刘焕公文一案，究系该省武乡县南关驿，号书巨如琮拆看。并提讯马夫杜奎，供亦相符。等语。此案前据该抚查奏，朕核其情节，必系长平以下之站，私自拆看，诱过于长平。今据查讯，果不出朕洞照，所讯巨如琮供称，裂口原系裱纸接缝，细阅前所送原破印

封，其破处实系割开，并非接缝磨损，形迹显然，朕亲看出，巴延三前此接收封套时，竟全未寓目，任该犯如此狡供，有是理乎。况现在川省军营往来公文并有六百里加紧者，俱系经由晋省，从未闻有损破偷看之事。何此件缉犯公文，独有裂口，必系巨如琮与刘焕等熟识，是以偷看公文，豫行送信，令其藏匿。著传谕巴延三，即将巨如琮、杜奎，迅速派委妥干员役，押解来京，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另行严审具奏。并飭解员，沿途小心管解，如有疏脱，惟该抚是问。至刘焕等纵迹，山西省固当切实根究，但各犯既闻巨如琮漏洩查拿之信，谅不敢仍在晋省逗留，自必潜窜临近之直隶、河南境内，匿迹稽诛；或仍回山东本籍，隐为藏躲，均未可定。著传谕周元理、徐绩、杨景素，派委明干员弁，一体留心访缉，毋任逆匪远颺漏网。将此由五百里，一併谕令知之。仍各将查办缘由，迅速覆奏。

乾隆四十年三月乙卯（初八日）

谕军机大臣等：三宝奏，访获无为邪教之蔡立贤、鲁圣先等一折，已批交该部核议具奏矣。折内据称，蔡立贤、鲁圣先二犯，俱向在松阳、遂昌佣工耕种，嗣因鲁圣先在仙岩寺充当庙祝，于乾隆十一年，有福建上杭县故民郑统，迁至遂昌，自称系已故无为教首张普天（即张玉桂）之徒，劝人持斋念佛，可以祈福消灾，每年正月二十九、二月二十八、八月初四、十二月初一日，凡同教之人，各出银六分，在郑统家摆设蔬果，并空椅一把，指为无为教主罗祖，悬挂天地君亲师画像，祭献诵经。于乾隆十六七年间，诱令蔡立贤、鲁圣先等入教。嗣该二犯，复行陆续收徒，希图骗积钱文。等语。邪教传播惑众，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不可不尽力根求。郑统既由福建至浙传教，所称教首张普天（即张玉桂），又系闽人，是闽省邪教流传，已非一日。郑统未到浙省以前，必有在闽传授徒众之事，而张玉桂既系无为教首，亦断

无止传郑统一人，不及他人之理，均当彻底严查。著传谕钟音等，即派委妥干之员，在闽省各属严密察访张玉桂传教踪迹，并飭于郑统原籍之上杭一带，详细确查，有无邪教支派，妥速严办，毋使余党蔓延漏网，亦不得稍涉张皇滋扰，仍即据实覆奏。将此由四百里，传谕知之。

乾隆四十年三月丁巳（初十日）

谕军机大臣等：杨景素奏，派委员弁，查拿刘焕一折。据称，恐刘焕潜回东省本籍隐藏，密飭各委员，及该地方官，在该犯原籍，认真访缉。等语。本籍缉拿，仍照常查办。恐此等逆犯，自揣罪大恶极，为国法所不容，必常在本地严切根究，谅不敢仍回原籍逗留，即附近省西之兖曹各属地方，亦查察所易周，并不敢在彼藏避，或竟窜至省东之莱登各府，匿迹稽诛，久或濶托名籍，航海至奉天等处，偷生幸免，均未可定。著交登州镇总兵李奉尧，选派明干员弁，于所属山海隐蔽处所，设法侦缉，如有刘焕及归太、冀盘佑等要犯踪迹，立即购线严拿务获，委员严押解京申办，毋任远颺漏网。并著杨景素选派能事之员，前往该处一体严缉。将此一併传谕知之。

乾隆四十年三月己未（十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刑部奏，逆匪王伦案内缘坐家属，赏给大臣官员家为奴之各犯，现据各旗报称，所赏二等侍卫巴图保家，阎吉瑞之妻路氏；护军参领德升家，郭济美之妻孔氏，并五岁幼子三全；参领海灵家，赵大坊祖母张氏；副前锋参领巴哈布家，王经隆之妻刘氏。俱行逃走，现在严缉。等语。已交步军统领衙门严切查拿矣。但思此等犯属，皆系女流，乃逃走至四名之多，并携有幼孩，且赵张氏年已八十余岁，何能独自逃窜，必有勾引窝留之人，并恐其潜行送回东省本籍藏匿，不可不切实根究。此

等逆犯家属，原应概予骈诛，今赏给大臣官员为奴，宥以不死，已属格外宽典，尚敢违法潜逃，实与寻常逸犯不同，缉获之日，必须即行正法，不可复存姑息。至其窝藏之家，非系逆匪同教，即其余党，搜捕到官，必须严讯确情，从重治罪，不得仅照寻常窝留逃犯问拟。除各逃犯应行经过直隶地方，就近交周元理，飭属实力緝查办外。著传谕杨景素，于各犯属原籍，及附近地方，严飭该管州县，并选派明干员弁，购线擒拿务获，毋任潜踪漏网。拿获之日，一面委员严押解京，正法示众，并将引送窝留之人，一併解交刑部，严审治罪。

乾隆四十年四月丁亥（初十日）

谕：据徐绩奏，访获鹿邑县民樊明德邪教骗钱一案，又究出案犯三十余人，名混元教。等语。混元教即收元教，又名无为，与白莲同系一教，虽各编立名目，其诱惑愚民、招引徒众，实无二致。倘听其日久蔓延，实为世道人心之害，若寿张之逆匪王伦，则养痍之尤甚者，故此等案犯，一经访得，不可不上紧根寻。著传谕徐绩，即飭属迅速查拿首伙各犯，严究根由，尽法惩治，务绝根株，不得稍有宽纵，致留余孽。徐绩不可不有鉴于前任山左之覆辙，力图自赎，并当严飭地方官，不可纵容胥役，借端滋扰。

乾隆四十年四月己丑（十二日）

谕军机大臣等：前日据徐绩奏，访查鹿邑县有混元邪教，拿获樊明德等讯究一折。因混元教与收元、无为及白莲等均属同教异名，已谕令徐绩严究根由，速拿要犯，尽法惩治，不得稍存宽纵。今日又据荣柱奏，审讯樊明德等，已经辗转供出入教者三十七人，所有毗连鹿邑之安徽亳州民人丁洪奇、张菊，业经该州拿获，其余伙党，仍彼此关会，互相緝緝。并据裴宗锡同日奏

到，访获丁洪奇、张菊二犯，搜出钞经一本，究称“得自河南樊明德所传”。复拿获伙犯丁本礼等五名，现在严行审讯。等语。是樊明德实为此案首犯，不可轻纵。其安省已获各犯，即应先行讯究；未获案犯，仍著两省巡抚，飭属不分畛域，上紧查拿务获，毋任漏网。至其钞经内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未结年”等悖妄字样，与山东逆匪王伦等编造惑众之语，大略相同，非寻常邪教经卷可比。著传谕徐绩、裴宗锡、荣柱，将此案要犯，各就现获地方，速行严讯，从重问拟，不得稍存姑息。并当实力穷究未获各犯，一併缉拿重处，务绝根株，勿留余孽滋患。

乾隆四十年四月庚寅（十三日）

谕：据德风等奏，海城县访获旗人刘得智等私立混元、红阳会邪教，又锦县、承德县及牛庄巡检访获一炷香、如意会及天主等教，拿获案犯，送交盛京刑部审拟。等语。所办甚好。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况盛京根本重地，风素淳朴，尤不宜听其蔓延滋事。该侍郎、府尹等当彻底研求，逐一严究，务绝根株。至刘得智身系旗人，不知守法，胆敢私立邪教，更非事理所应有，情节甚为可恶。著传谕喀尔崇义，将该犯申明，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

乾隆四十年五月丙子（三十日）

是月，河南巡抚徐绩奏，鹿邑县拿获樊明德邪教一案，各属先后获解人犯九十三名，逐一严讯。据供：樊明德本系农人，因病延杨集医治，自此往来甚密。杨集传给樊明德混元点化书，并大小问道经，嘱勿宣露。杨集故，樊明德逐倡立混元教名目，诱人学习，图骗钱财。令胞兄樊成德、侄樊世甫等，一併入教，嗣是辛永禄、胡添文，归教送钱者纷纷，遂议定每年清明、五月十

五、九月初十、十二月初一等日，聚会樊明德家念经，又编出波弥斟、波弥天口诀，令辛永禄、秦玉楼等各自收徒数十人、或数人不等。本年三月内，经鹿邑县知县沈佐清访闻，当将樊明德等密拿，取出全书到案，语多悖逆，严讯樊明德系何人编造，该犯坚供实系杨集所传，其中语句，率多豫防荒乱，嚇人修善之意，并无谋为不法情事。复严讯各犯，供并相符。但樊明德倡立邪教，惑众敛钱，实属罪大恶极，应照大逆律定罪。余犯各分首从定拟，下三法司核拟。

寻奏入。得旨：樊明德著即凌迟处死，杨集著戮尸，俱著梟示。辛永禄、樊成德、樊世甫、樊世贵、樊世正、樊世祥、樊世太，均著即处斩。胡添文、王廷亮，著即处绞。樊宗年、秦玉楼、刘文炳，俱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四十年八月庚辰（初五日）

谕军机大臣等：昨岁山东逆犯王伦案内，尚有逸匪归太、刘焕、冀盘佑未经弋获，三犯俱系罪大恶极，不容漏网之人，前曾谕令该将军、府尹等，留心查缉，至今尚未就获，或系奉行不力，视为具文。归太向曾贩马营生，于口外路径皆所熟悉，恐其虑伊本籍及内地各省踴缉必严，难以潜避，不敢存留。因奉天地方，山东百姓流寓耕作者多，或可改名匿迹。刘焕、冀盘佑或相依同窜，亦未可知。著再传谕将军弘晌、管府尹事德凤等，飭属设法踴访，上紧严缉务获，勿使要犯日久稽诛，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即行覆奏。

《清史稿》列传

舒赫德

舒赫德，字伯容，舒穆鲁氏，满洲正白旗人。……寿张民王伦叛，破临清，命督师进剿。克之，伦自燔死。

周元礼

周元礼，字秉中，浙江仁和人。……

三十九年八月，山东寿张民王伦为乱，破寿张、堂邑、阳谷，犯东昌及临清，夺粮艘为浮桥，欲渡运河。上以畿南地相接，敕守要害。元礼驰至故城，令布政使杨景素、总兵万朝兴、副将玛尔清阿，以兵千二百，驻临清西岸遏其冲。大学士舒赫德率禁旅讨贼，贼渡西岸犯我师，玛尔清阿击败之。贼溃复合，又为我师所败，进夺浮桥。贼退保临清旧城，元礼令朝兴督兵助攻，伦自焚死，乱旋定。

姚立德

姚立德，字次功，浙江仁和人。……

阳谷民王伦为乱，立德分守东昌，城圯难守，引运河水绕城壕，恃以为固。檄发伦先墓，磔其尸。

徐绩

徐绩，汉军正蓝旗人。……

三十九年，寿张民王伦为乱，绩率兵捕治，次临清城南，为伦所围。总兵惟一赴援，战败。上遣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兵援绩，

并令大学士舒赫德视师。谕曰：“绩为巡抚，地方有此奸民，不早觉察，不为无罪。但以民乱将巡抚治罪，适足长其刁顽。事定，功过自不能掩。”寻事定，命解任，责捕伦余党，捕得伦弟柱、林等二十余人。

地 方 志

《东 昌 府 志》

乾隆三十九年秋九月，寿张贼王伦、堂邑贼王圣如陷邑城，署知县陈枚、训导吴璪、把总杨兆相、杨兆立并死。大学士舒赫德讨平寿张贼，余党悉平。

《临 清 直 隶 州 志》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寿张逆匪王伦作乱，来寇临清，攻犯新城西、南二面，十七昼夜。署临清知州秦震钧、副将叶信、参将乌大经竭力守御，歼贼甚多。贼不得逞。奉旨，秦震钧升补临清知州，又赏缎二匹，以旌其劳。旋大学士舒赫德率大兵会剿，平之。详见《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

私 著

《 守 临 清 日 记 》

秦 震 钧

乾隆三十九年秋八月，臣震钧以临清州判权知州事。适逆匪王伦滋事来犯州城。臣偕文武官僚，婴城固守，自九月初七日始，至月之二十三日，凡守城十七昼夜。会大兵会剿，贼众就歼。震钧猥以微劳，仰叩恩遇。爰综始末，按日编次，录为一卷，以志梗概，以示子孙云尔。

八月二十八日，寿张县教匪王伦作乱，杀知县沈齐义。其党王经隆起于堂邑以应之。二十九日，堂邑县民刘会等奔临清告变。臣震钧会同临清副将叶信，调兵剿贼。九月初一日，获贼匪王经举等二十一人于堂邑。前知州王溥于六月赴京引见，臣署知州事。八月二十九日午刻，堂邑张四孤庄民刘会、刘四水、刘方等号禀云：王圣如于二十八日夜初更率众多人，手持凶器，放火杀人；身等连夜向北逃走，到此。又供：圣如行邪教，杀我们不归教的，即向南行，投老师父去了。（不言老师父何人，盖逆匪匿其名，故乡人不知之。）震钧即遣亲随张荣及马牌一名，飞查虚实。亥刻回禀云：堂邑张四孤庄离州城六十里，庄民逃散，杀伤数十人，烧毁民房数十间，并不见行凶人。于是飞禀巡抚，飞移堂邑及东昌本营，即点壮役三十名，会同叶副将带本协兵百

名，星夜出南门，亲往查拿。出临清境，难民逃奔者络绎。是月小，九月初一日黎明，至张四孤庄，围王圣如家。门紧闭，命兵役毁垣入。震钧与副将搜捕各贼，擒获王经举等十九人及女犯二人。查烧民房四十余间，烧毙及杀伤男妇大小二十余口。据王经举供云：王圣如于二十八日夜半率众归寿张去的。适堂邑知县陈枚、把总杨兆相亦至。震钧即以获犯二十一人交陈令收鞫，并拨兵役护送。时已午，尚未食；行三四里，得薄饼稍充饥。而聊城都司至，突飞骑来报。都司云，寿张昨夜有贼匪入城，杀官劫库。都司不及言，即上马去。始知寿张之陷。寿张毗连州境，有贼人窜入。即同副将驰回本州为防御计。日已暮，夜行苦无烛。每数里见火光，疑有贼伏隐处。命兵役向前探问，则村民迎接官兵者，口呼太爷救命。如是者数处，一路抚慰之。亥刻至城。副将有足疾，回署暂息。震钧入城具禀，申闻巡抚。三日有寿张归教营兵阎逢源，自贼营出，以贼情禀巡抚。始知贼首王伦寿张庄家人，自乾隆十六年从阳谷县张既成习白莲教，传授咒语，并运气之法，在堂邑学习拳棍，又假治病为名，往来寿张、堂邑、阳谷三县，广收徒众，其党称王伦为教主。三十六年有义子十八人，转相招引，愚民为其煽惑，甚至县役营卫纷纷归教；遂起义谋逆，结奸僧梵伟及孟灿、王经隆、阎吉仁为心腹，又以年老之绳妓为无生老母。三十九年七月，与其党王维全、李士杰、阎吉祥、阎吉瑞同谋，杀官劫库。八月十五日，遣归太进京探听动静。寿张知县沈齐义风闻有邪教，将按捕之。书吏曾盘佑、壮役王士爵、刘焕等，皆已归教，洩其谋。王伦宣言，自八月至九月有三十余日大劫数，从我者得免。此王伦诱人入党之言，亦其自灭之讖也。二十五日，密遣孟灿至王经隆家，传人起事。王经隆者即王伦之义子也。堂邑张四孤庄人，一名王圣如。二十七日，王伦在党家庄聚众五六千人，王圣如在张四孤庄亦聚众七八百人。于二十八日夜半逆党梵伟、阎吉仁、李旺等率贼众攻城。会

于城南之南台寺，先有归教之壮役刘焕领贼二十余人，黑夜爬城而入，与城内王维全开南门引众贼入城。先至游击署即焚西库、军器房，署寿张游击赶福急呼兵拿贼，竟无一人应者，乃匹马驰兖州求援。贼入县署，书吏冀盘佑请出知县，令其降。知县沈齐义方出署呼众救火，遇贼大骂。壮役刘焕及贼党马成龙手刃之。王伦义子李世杰说，他是好官，将毡子包好埋在衙门里，遂劫库劫狱。训导李昂与妻戚氏相对缢，昂绳绝而苏，戚氏缢死。以上皆寿张营兵阎逢源所禀。

按：逆贼王伦陷寿张，于二十八日起事后，贼众进攻临清。震钧日夜防守，则于九月初七日始，至月之二十三日止，而详其事之缘起，则自八月二十八日始。

初二日，巡抚徐绩以寿张贼匪谋叛事具奏。是日，臣震钧送副将叶信奉调剿贼。副将足疾，奉巡抚调，带本协兵二百名赴寿张，一路剿捕。震钧至副将营问疾，且问军需几何？副将曰：二百兵粮草需五百金可矣。即召库吏支库项。吏有难色（以署事官员未经交待）。震钧叱之曰，军国大事，倘有迟误，当以军法从事。吏震恐，即如命，呈上立办兵粮、马料、火药、火绳等物，夜送副将扶疾出关。

初三日，贼入阳谷，杀典史方光祀、县丞刘希焘、把总杨兆立。署寿张游击赶福以兖州兵赴援，战死于南门。

贼踞寿张三日，伪立官爵，有元帅、将军、军师、参谋、宣行、总兵、校尉等官。封梵伟为军师，孟灿、王经隆为正副元帅，李国贞为参谋，归太、阎吉仁、吴清林、李忠为将军。赵傅、杨垒、林哲、张百禄为四路总兵。李旺为宣行。悉以红蓝绸及白布裹头，为上下之别。掠民间车马，各载眷属入城，胁从者亦取其家口为质。又置办旗帜盔甲、弓箭、枪炮等物。至是日，探知临清副将叶信提兵将至，遂弃寿张北走，至阳谷攻城。有内应，遂入城。知县不在署，贼杀其眷属。将劫狱，典史方光祀守狱门，

呼把总杨兆立同捍贼。皆被杀。典史之侄亦死，不知其姓名。巡抚曰，布衣殉节，可谓义矣，遂名之曰义。县丞刘希焘分驻阿城，相去四十里，闻贼赴难，于城外被杀。游击赶福自二十八日赴兖州求总兵惟一出师援寿张。及兵发，闻寿张已陷，贼众入阳谷。遂同惟一赴阳谷剿贼，领兵七八十人。贼开南门迎战。赶福杀败之，贼退走。福追贼，杀死数十人；马蹶，贼攢刀杀之。惟一退至张秋河。民间歌之曰：黑乌如云复墙屋，纷纷豚犬聚山谷；振臂一呼寿张破，横刀跃马入阳谷。游击死总兵生，两人同阵不同心！惜哉谁救赶将军。是日，叶副将往援寿张。比至，则城陷已三日。贼北走，乃往北路探听追剿。日暮，接奉巡抚檄，知阳谷继陷，贼势浩大。巡抚亲率本标及济南营兵星夜驰赴，会同河督姚立德，两路合剿。急调副将往东昌本营保守府城。叶信遂领兵驰赴东昌。

初四日，臣震钧出城安民。按：临清有两城，其一为土城，即临清之外城，跨运河，周四十余里，河绕其内，城环其外，但倾圮已久，城中土冈断续，地势纡曲，径路百出，断不可守。自外城折而东数里，又折而北为头闸、二闸，临清大关在焉。又其北数里是为内城，即今所守之州城。城四门，南门外有副将署，又其南有大寺，一路民居稠密，百货聚焉。闻贼旦夕将至，人情凶惧，故抚慰之，令百姓徙积聚，匿老弱，聚壮丁于内城。多备探子马，一路打听消息。时副将出剿，临清无兵，乃请兵于巡抚。是日，贼陷堂邑，杀知县陈枚及其弟武举人陈元梁，训导吴璫、把总杨兆相皆不屈死。贼由阳谷共入堂邑，胁居民香烛跪迎。署知县陈枚已交印，闻变，慷慨守城。城中仅有汛兵十八名。堂邑故贼巢。县中书役皆贼党。日暮，城破，陈令方巡城，贼执之于北城上，缚至教场，胁使降。陈骂贼不屈，打一百棍，齧而杀之。初王经伦之焚扰张四孤庄也，陈枚将震钧所获贼党二十一人械送入城，用酷刑严讯之；并縶王经伦妻子于狱。贼故衍

之刺骨，死时备极惨酷。陈令之弟元梁有胆识，与把总杨兆相奋勇巷战，杀数十人，力尽被执，不屈死。吴训导与其侄吴文秀及仆王忠，俱骂贼死。贼乃纵狱囚，取其妻子而去。

初五日，贼踞堂邑之柳林庄，临清戒严。贼既破堂邑，欲往攻东昌，闻临清副将叶信守东昌，备御甚严，不敢犯。又侦知临清州城完整，为南北水陆要冲，思占据以为窠穴，然后分兵四出侵扰，遂踞柳林庄。柳林庄距临清州城四十余里，州人大恐。震钧诣砖板闸，令闸官何士锡断闸桥，撤去各口渡船，异临清关税银置城内，以供军需；广积米谷、薪刍、火药、火绳、铅丝等物。团民勇八百余人，署都司张铨、守备孟大勇、学正孟学灿、训导李世璐、吏目范国梁及诸生王化普、许宏绰、马鸣琯等分堞严守。前知州王溥之子露，议以土塞东、西、北三门，门以防内奸。从之。邓友、云锦、吴友、怀玉昼夜登陴，侦察情势。来往文移到属前任幕友成崧肇、唐青岩及华友飞主其事。

初六日，临清副将叶信，归守州城。

副将奉巡抚调守东昌，闻贼近临清，即带本协兵二百名、抚标兵五十兵驰归，保州城。辰刻至，震钧单骑出迎郊外，官民咸踊跃。副将云：贼尾我兵来矣，急宜发悬门，登城固守，遂振旅而入。于是，城中始有兵。副将即与震钧商议曰：此间土城颓坏，不可守，内城完固，宜并力保守，乃进内城。

是日，巡抚调兖州兵，围贼于柳林庄。贼于柳林庄四面劫掠，官兵拒之，杀伤我兵甚众，势日横。总兵惟一奉调出师，过州登城巡视，赴柳林庄围贼。先是初五日夜，有守城外委伤民勇一名，几殒命。至是送总兵出城，即查被伤民勇尚未死命，医疗其伤，召外委切责之。某顿首谢罪。由是武弁肃然，兵民一心。

初七日，德州参将乌大经率兵一百四十名来州协守。日中，贼至，焚马市街，攻西门、南门。

乌参将于初四日接奉巡抚调赴寿张剿贼。初六日至博平，闻

贼有三鼓赴临清之信；曰：贼已离寿张，往无益，今临清急而不救非义也；又曰：旦而往误矣。中夜蹶然起，有怠者申以军法，遂披星夜走。辰刻至州，检阅临清营兵马实数，规画井井，吏为倚为长城。午刻，贼前队百余人，以木筏编桥渡河，至西南两门，往来冲击。城上枪箭齐发，西门毙贼二十余人，南门毙贼十余人。民勇同本协兵分布四门防御，抚标准协守南门，德州兵独守西南隅，以当其冲。酉刻，贼大队至，约数千人，先于马市街放火，冲至西门，继则并力专攻南门，烧近城民居及副将署，火光扑城楼。有妇女十数人前行，手摇素扇，口喃有声。又有僧数人仗剑执幡，以手指挥。我兵杀狗沥血，令妇人披发解襟，坐女墙以压之。连放大炮，贼不敢近。戌刻，贼并死前进，堆草烧城门，并掘壕作地洞，势甚急。震钧大呼曰，下城杀贼者厚赏。民勇刘茂生偕李克胜、卢继周等四十余人，即应声缒城而下，以镰刀钩伤贼足，获穴城贼穆建甫、李现二名。城上箭如雨下，劈山炮、子母炮、过山鸟络绎不绝。外委纪云瑞轰药烧须眉，不为动，兵役咸至死力。凡毙贼二百余人，贼势不支，亥刻乃退。以杀贼情形报巡抚，请留德州兵及抚标兵，且请益兵。

按：贼匪攻临清州城，于是日始。震钧率守城将士兵勇，日夜防御。至二十三日大兵会集，贼势稍衰，始不复攻城。震钧衣不解带者十七昼夜。此守临清之第一昼夜也。

初八日，贼炮击西门。辰刻，贼以牛车载炮趋西门。乌参将令放过山鸟，击其目。贼众散去。遂缒德州兵百余人下城，杀其牛，夺其炮及车内火药铅弹器械，搬入城。炮位有寿张字样。命绑出昨日所获穆建甫、李现二贼，讯明一路情迹，详录供单，呈巡抚。奉回批，凌迟处死。

穆建甫供：小的年二十二，堂邑穆家庄人。领帅张明，堂邑张家庄人，小的们坐功是清水教，第一口气嚙了，第二口气往顶上，第三口气自嚙喉下，运至大腹小腹及命门，环绕到背脊骨

内，直至天顶，复自上而下贯入口中。如是者三次。还有咒语：千手当，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招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小的听得他们说：得到临清，还要上清平去。昨日，自柳林庄起身来到这里，正要放火，被镰刀钩倒，拿获的。

李现供：小的年三十五，堂邑杨林庄人。总头领引龙侯王明，堂邑林家庄人，手执双刀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他的家小与王圣如的家小都被秦震钧擒获，所以他们要攻临清，杀这秦震钧报仇。昨日柳林庄起身到这新城里，王圣如领咱攻南门。那穿黄马褂的就是他，他手下有二千多人。还有老师父在终南山上，他法力广大，是我们军师梵伟和尚的师父，现在山中炼迷魂阵法，将来还要下山帮我们的。昨夜小的要放火，被鸟枪打伤右肩拿获的。

初九日，贼火攻西门。

巳刻，贼匿元帝庙，攻城。庙在西门外，离城不及一箭地，贼藏于此，以避官兵枪箭。贼却于门内放暗箭。酉刻，哄而出，人顶秫秸一束至城下堆积放火，烈火冲天，延烧民居三四里。城外火光射门隙如电。震钧急以重赏募兵夫数百人，缒城救火。贼众蜂拥而上，刀砍我兵。把总仙鹤龄、陈象坤、本协兵乔令功齐跃下城，奋勇冲击，杀死贼五六十人。我兵乃得遁水泼火，火稍减。城内男妇抱土填城洞，又拆月城中庙宇砖土塞内城。是时城中号哭之声震天。赖将弁兵民多方防护，亥尽火灭，贼乃退。

初十日大雨，饷军，诸生助饷。议给饷民夫每名日给米一升、麦二升、钱二十文，其家口给谷一斗。兵三饭。诸生马毓嵩、郭义治、武生于剑光、姬元隆、监生李珍各输米麦以供军士。是日大雨，将冒雨守城。是日午刻，守城参将乌大经赴兖州总兵营请援。酉刻，贼以炮攻南门。

贼用大炮来击，飞弹入城，声如饿鸱，人人惶恐，幸新制鱼

皮革盾极坚固，令众兵各拥一盾，排列城上。放枪炮，诸将戴皮冠，穿犀甲以御之。万弩齐发，复毙贼百余人，三更乃退……我兵击伤伪元帅孟灿、王经隆。王伦复以吴清林、李忠为元帅，日夜攻城弗退。震钧又募人缒城焚西门外元帝庙。民勇刘茂生首缒下城，率众燬之。自是贼失避藏所矣。十一日，军需匱，飞书告急于巡抚。是时临清以孤城当贼峰，南北隔绝，城中守御需用之物俱尽，裂旧布衣为火绳，收民间锡器为铅弹，以油灯代蜡烛，势甚迫。盖缘城内居民寥寥，铺户亦少，城外又尽为贼所踞，故困守数日便有罗雀、掘鼠景象，乃飞书告急省城，并移檄邻封、清平、高唐、武城等处协济。申刻，乌参将带领范县守备陈某率兵百名来州协守。

按：逆匪王伦自初七日进攻临清之后，贼众遂蟠踞外城，其眷属辎重皆渡河，分占马市街，钞关大街及寺前民舍皆居之。前队占副将署、先锋营。逆首王伦占大寺僭号御营，王伦紫衣长髯，佩无鞘剑，正中南向坐。义子李士杰执大刀侍侧，用牛马大车数百辆围环禁护，前后建营十数里，枪刀旗帜排列严密，旂竿上揭起大纛，夜则悬大灯，光照远近，军容甚盛，有必破临清之势。凡居民壮健者胁降之，掳掠妇女，抢劫铺户，民间为之一空。惟回民固守一隅，无恙。

十二日，兖州镇总兵惟一，会德州防御尉格图肯率兵来援，与贼战于北门外，败退奔东昌。贼炮攻南门。

二将奉巡抚调，各领马步兵五百名来救临清（应初十日乌参将之请也）辰刻至州，屯于城东北之三里庄。申刻贼众自西南迎上，直趋北门外接战，匪精锐以少兵尝我。我兵易地少张两翼裹之，先枪后马，纷纷轻进。有倾贼突出口，师分三队，冒枪杀人，横冲我兵为两截，彼此不相顾。惟一转旂回马，退走东昌。格图肯走夏津。贼呼声动天，官兵无一人迎敌者。贼势由是益猖獗。薄暮，沿村放火，夜半用围园大炮攻打南门，其炮高六尺，

长仞有三尺，用硝黄铅弹三倍，较劈山炮更劲、势更猛。火药轰起，声震山谷，炮子飞入衙署，击断碑石之首。守陴者皆股慄。是夜，城几陷。幸将弁兵民人人致死，多方抵御。达旦始退。明晨，州民乔玉佩、张士奇夺贼所制围圆炮一位来献。厚赏之。

十三日，犒兵，再告急于巡抚。自初七日守城起，兵民防御已七昼夜矣。九月夜寒，兵丁衣单，以棉衣六百余，领大钱三百串犒赏之。其民夫则日给米外，又日给馍馍饼、粥等物。众各感奋。是日巡抚以贼掳猖獗，官兵难以抵敌情形与河督会衔具奏。

十四日，贼复攻西门。

贼造云梯车、冲车，高与城齐，将以攻城，命敢死之士用长枪钩镰枪来爬西城。都司张铨、守备孟大勇奋力击退之。贼又于南门外观音嘴等处焚民舍，劫典库，夺粮艘排于河为浮桥。又离城二三里，贼众往来邀遮，断我音耗。酉刻，奉巡抚檄，得廷寄，命大学士舒、七额驸拉、参赞大臣阿，统领火器营、健锐营兵一千，沧州、天津兵四百，绿营满兵八百来州会剿，颁到印示分贴，以安民心。又奉廷寄，该州守城可嘉，已蒙记名一等军功，于事竣日引见。叶副将亦蒙记名。

十五日布政司解军需至。

藩司□泰发到火药火绳铅弹（应十一日飞书告急之请也）。是日，兖州府知府福森布往寿张发掘王伦祖父塚，其父葬已五年，棺上热气薰薰，斲棺出尸，面如生，以斧椎破其头，脑流溢地。师云此穴名为猛虎伏山穴，乃龙脉之极旺而煞气最重者，于是戮其尸，焚其棺，以粪泥塞之，立永禁碑于其上。

十六日，贼踞民楼射城。

辰刻飞矢，着乌参将幕。震钧与众将议曰，矢自下而上当斜不当平，今矢平嵌幕上（参将于高墩上张幕，以便观望，其幕最高）必贼亦高处射也。查其南隅城外有质库，已为贼踞，库有楼高与城等，贼伏其中可以放箭，且可窥城中虚实，宜急除之。遂

命刘茂生同兵役缒城燬其楼，杀贼数十人，夺军器无算。劳赏之以示励。自是贼无窥探之所矣。

十七日，青州参将文坛率兵来援。

参将奉巡抚调，领本标马兵五十名、步兵三百名来州协守。兵民气益振，又取典铺铁器、民间铁锄，改造鸭舌枪二百杆、分给兵夫。是日，贼不攻城。逮夜月明如昼，震钧在乌大经幕议军务，忽有贼自空中跃下，持利剑直刺。时乔令功与亲随张荣俱在侧，奋勇抵敌，参将乌大经、文坛协力擒之，梟其首，尸之城上。众将士益彻夜严守不懈。

十八日粮刍尽，州民助饷。

监生尹士珠募其姻贺如杜捐麦八十石、谷一百六十石、草二万余斤，率亲丁运入城。汪友、虞升率丁壮缒城刈苇以饲马。又馆陶县生员赵之枚、武生王廷荃、张灏率乡勇于州境近城处以杀贼助官兵声势。事闻，各赏给教谕千总衔。

十九日，伐树为薪，贼复攻城。

贼用回匪吴兆隆凤凰双展翅之计，以大车三辆各贮轰药，覆以秫秸，前护木板，六人伏车底，推挽以行。戌刻，来轰南城。震钧呼曰：不可使近城。近城危矣，命掷砖石，城上砖石如雨下，须臾积尺许，轮碍不得进。欲烧其车，而无火箭，以棉裹火药，拔帽纬束之箭头引以线香。千总王廷佐、外委纪云瑞、吴兆麒、监生尹士珠引弓射贼车，再发中其后车二辆，轰药冲天，车燬，贼弃车走。其前车近城不可焚，命兵役缒城撤其秸，以水泼药，杀其车底六人。贼乃退。是日，南乡石槽庄武举杨廷鹰纠乡勇护村堡，贼有过其地者辄杀之。

二十日薪复尽，毁屋材供军爨。

是日，奉巡抚檄，知河南巡抚何焯、河北镇总兵黄模、南阳镇总兵许时中各领兵二千来州会剿。直隶总督周元理调中军副将玛尔清阿来州防河西，调布政司杨景素于西岸防浮桥。

按：本省巡抚于14日始得廷寄，知大学士、七额驸已领兵出京城，然尚未抵临清也。至是日，直隶总督、河南巡抚始奉上传，各于交界处督兵堵截。玛副将藩司始分兵防守，至二十二日万总兵截夺于清河，二十三日张都司截杀于三岔河，贼由是为笼中之鸟，束手待毙矣。此四路把截之上策也。

二十一日，贼分队出拒官兵。

贼分数队渡河，西北行；一队出东门，南行迎拒两路官兵。其贼首及大众仍踞钞关大寺，盛陈卫兵。入夜，贼营灯火荧荧；坐顿于坚城之外，迄无变计。

午刻，臣秦震钧奉旨升临清州知州。臣震钧释戈北向谢恩。是日，又奉巡抚札令，专管守城要务；大兵至，不必供应，预备识路兵役至期前来引路。

按臣震钧守临清自初七日起至是已历十五昼夜。又二日，大兵始集此。以上记贼匪攻城，将士防御之事。此以下记诸将会剿分兵杀贼之事。

二十二日，直隶正定镇总兵万朝兴领兵来会剿。未刻，败贼于清河之北东园。戌刻，追贼至河西斩数百人。

未刻，贼至清河之油坊与万总兵遇。总兵戒弁士勿动，待贼近，分兵围裹之，枪箭齐发，毙贼甚众。良久有骑马贼执红旗招众复合。我兵连用大砲轰击，枪毙马上贼目一人，生擒三人。贼退走。万总兵追贼至河西与玛副将前后邀击之。是夜，伪元帅吴清林、李忠来击副将营，玛尔清阿击败之，杀伪总兵杨垒。官兵乘胜奋击，复毙贼数百人，余众遁回临清。

是日，震钧遣向导兵乔令功、亲随张荣、赴大营。令功系本兵，用长枪善战。十二日，贼攻城，杀贼目引龙侯王明及为大兵向导，杀贼无算，每战枪柄血染而不言功。张荣有勇力善射，自起事即往堂邑反状，又随臣围张四孤庄，亲擒王经举等，后守城射贼，屡有功。

二十三日，直隶布政司杨景素断浮桥。

藩司奉督调防浮桥。丑刻，会副将玛尔清阿领兵六百人，力攻浮桥。贼死守，连放大砲击官兵。杨景素亲督将士奋击，枪中贼目。贼弃船遁。杨景素会健卒穆维跃入舟中，斩其索，索断舟横，官兵纵火焚之。贼投河及中枪箭者浮尸蔽河。沿河船只尽换至河西。

寅刻，惠顺营都司张世营领兵剿贼于三岔河，斩二百余人，获二十七人。

贼以三千人聚河内，有大舟三十，隔岸棹小舟至大舟来迎拒官兵。杨布政调张都司领马兵枪手及回兵白虎、回民洪印、洪全等截战于三岔河，以大砲击破其舟，斩获之贼中砲死溺水死者无算。

巳刻大兵会集。

都御史阿思哈、巡抚徐绩率兵剿贼于土城之东南隅。贼一三千人拒战于东水门外，官兵击之，斩数十人。贼退入土城。侍卫伊琳、都统伍十布冲入巷战。大学士、七额駙结营于东南隅，遣翼长保伦等部领满汉兵扑入，与侍卫、都统合战。贼大败。有妖妇号五胜老母，衣黄衣，舞双刀，甚骁勇，惯作妖法，于马上持咒语，则人昏迷，刀枪不能举，至是中箭遁。余贼逃入铜三官庙。官兵纵火焚之。其西北，别队侍卫音济图、巴图保带兵与伪帅归太遇于塔湾，战，少却，退至土冈复战。侍卫春宁领弓箭健卒五十人驰至，引弓殪其队长。贼以叉击音济图，春宁复以一矢毙之。于是，劲弓齐彀，死者数百人，生擒百余人。徐往东南与大营会，总兵黄横亦领兵至，堵截两闸。时城内文参将、张都司率兵三百，出城焚大寺，欲生擒王伦，不获。是夜，贼分东西两路遁，皆为枪砲击回。官兵及乡勇回民络续擒贼匪千余人。大学士奏闻，于帐前斩之。

二十四日大雾，臣震钧启南门纳难民。

时难民数千逃至城下，妇襁其子，老携其幼，绕城呼号求救，哭声震野。诸将虑其奸民不敢纳。震钧曰：此皆吾良民也，余不忍置之死；有不测，吾身任之。遂开门纳之。然惧奸民之混入也，分兵士两行盘诘，壮者不纳，妇女老弱悉令人，散置各寺庙，所给衣食令绅士主之。

巳刻，大营奉旨斩失机总兵惟一、防御尉格图肯于军前，讨其十二日北门之败也。时将士震恐，愿效死战，城守生员周书率民勇姚灿等十五人，缒城擒贼于三里庄，获男女二十二人献巡抚营。清平县武举徐震川聚乡勇截杀逃贼，获贼目及贼众数百人，献大营。是夜，贼焚西门南隅民居，火光烛天。前任临清协镇萨灵阿升云南总兵，其眷属仍居土城。贼入其室，萨妻戴氏骂贼被杀；子广宁尚幼，贼刃之，邻人刘文学认为己子，乃免。震钧厚抚之。

二十五日，大兵攻锅市，焚其巷。

贼拒战如故，官兵枪箭并举。贼人民居死守，又以车塞巷。官兵焚其车，前后击之，杀无算。是日，工部委员解军需至。又夏津县外委范某获逃匪二十余人，解送大营。

按：贼所居土城，与百姓杂处，短街曲巷，纵横分岐。贼于其中，出没无定。急之又恐玉石不分，故难以施力。其城外如锅市等处，又街道逼窄，墙屋完固，难于攻击。然是时满兵汉兵四面环攻，贼已无遁矣。

二十六日，守城把总仙鹤龄生擒王伦于汪灏宅，寻劫去。

鹤龄长八尺，膂力过人，善射。少时与王伦有面，伦惮之。今又侦知王伦伏故巡抚汪灏宅，遂与侍卫音图济、先锋绷阿尔图、外委郁广业并带健卒杨勇等，踰垣入至闼与语，诱之降。鹤龄突前，握其发，甫拽出户，伦大呼，贼众舍命来劫，兵刃交下，刀砍鹤龄肩背数十处，一贼刺之断其足，遂劫王伦去。时鹤龄昏绝于地，音图济等俱受重伤。杨勇负鹤龄，音图济与绷阿尔

图、郁广业共翼之，且战且走，力杀数十人始得脱。我兵围汪宅数重。贼登屋掷瓦飞石，以旗指挥作拒战状。乔令功挺长枪奋击，斩王伦之弟王真。有两贼自高墙跃下，持刀乱砍，前后冲突，杀死我兵数十人。令功射之，再发尽殪。一穿朴刀元帅阎刺虎，一穿飞剑仙乌三娘（即无生老母）。自午至亥，巷战甚酣，无一人窜出者。又回民数十人，获伪将俞鬣，解大营。

二十七日，搜民户，捕逆党。

将士率回民逐户搜扑，获逆党百余人。逆首犹深匿汪宅，死士卫之，我兵不敢前。梵伟曰：若早从吾言，迟至上东巡时以轻骑入袭京城，天下事大定矣，何至有今日。众皆默然不语。三更，贼欲突围走，枪砲击回。武生焦人杰擒送逸贼张在立二十五人以献。

二十八日，守城副将患足疾，巡抚慰劳之。时叶信足疾剧甚，巡抚遣医疗之。信力疾强起，口不言病，诸将皆歎服。是日，大雨，枪炮尽湿，我兵静守一日，伪帅王贵、陈学珠、伪先锋解滔率其属三百人来降，大帅厚赏之。

二十九日，焚汪宅，扑逆眷，王伦自焚。前知州王溥以跬误引见，呈请军功效力。时我兵逼汪宅，宅有园多花妖木怪，每夜闻空中砖石腾掷及鬼嘯哭泣声。王伦坐卧不得宁，与王经伦等避居宅中之小楼，困守数日，兵少食尽。夜梦赶福排闥入，挺枪大呼，梟其首去。觉而恶之。知不免。入暮，烧小楼，与李世杰俱焚死。王经伦坠楼下，生擒之。孟灿、梵伟、阎吉仁等亦俱被擒。大学士亲至楼上，查验王伦与李世杰尸。得王伦手镯、佩剑及衣锦一片、伪玉玺、金朱等物。获逆犯并逆眷共数百人。教匪平。

三十日，大学士班师归臣震钩埋骸骨，清道路。时大帅命班师。绿营兵及健锐营兵俱拔寨起程，三军唱凯歌而还。解送逆犯伪王王朴、伪帅归太、孟灿、阎吉仁、王经隆、吴清林、李忠，

伪军师梵伟、伪宣行李旺于京师及贼众妻孥百余口。守临清事竣。

《临清守城日记》

龚景翰代

乾隆三十九年秋，余以临清州判权知州事，适逆匪王伦滋事来犯州城，余偕文武官僚婴城固守十七昼夜，会大兵合剿，贼众就歼，猥以微劳，仰叩恩遇。爰综始末，按日编为一卷，以志梗概，以示子孙云尔。

八月二十八日，逆匪王伦反对寿张县，知县沈君齐义死之。伦为县之党家庄人，以邪教惑众，潜结徒党，谋不轨。沈风闻，将按捕之。机洩，遂先事起。四鼓，率众越城，入劫仓库，放狱犯，执沈胁降。大骂不屈，杀之。又杀游击赶君福。临清距寿张一百七十里，时尚未知也。其日，逆党王至如等反于堂邑县之张四孤庄，纵火杀人，以应之。

二十九日午刻，庄民刘会等奔州治，诉其事。余以其言稟巡抚徐公绩，随同副将叶君信率兵役赴之，犹未知寿张之陷也。

九月初一日辰刻至庄，民居半被焚，死伤甚众。围王圣如家，圣如已逸去，获其党王经举等男女二十一人。始闻寿张陷。署堂邑知县陈君枚亦至，以所获贼付之。同叶副将夜驰回，为防守计。

初二日，内外戒严，以缉贼情形申报巡抚。

初三日，叶副将奉巡抚檄，率兵二百赴寿张剿捕。是日，贼至阳谷，奸民内应。县丞刘君希焘、典史方君光祀被杀。兖州镇总兵惟公一赴援。贼开南门遁。

初四，出城抚居民。临清有新旧二城，旧城不知何年筑，周四十余里，民居稠密，百货聚焉，然土城已毁，败堵存者仅十之三，势不可守，民情恟惧，故抚慰之。令徙积聚，匿老弱，毋为贼资。请兵于巡抚，以副将出剿，城中无兵也。是日，贼由阳谷至聊城，备御严，不敢犯，遂闖入堂邑。署知县陈君枚之弟、武举人某与贼格斗，杀十余人，力不支，死。陈被执，不屈，禽而杀之。

初五日，诣砖板闸，令闸官何君士铎断闸桥，撤各渡口船，昇临清关税，置城内，以土塞东西北三门，团民勇八百余人，与署都司张君宏、教谕孟君毓灿、训导李君某、吏目范君国樑及诸生王化普、许宏绰等分堞严守。是日，贼聚堂邑之柳林庄，距州城四十余里。

初六日辰刻，叶副将率本协兵及抚标兵四十五名，自东昌归。余单骑迎之郊。于是城中始有兵。午刻，惟总兵至，登城巡视，随奉巡抚檄，赴柳林庄合剿。

初七日辰刻，德州参将乌君大经率兵一万四十名至。乌奉调赴寿张，过州闻贼氛警，遂留之，协守西南隅。日中，贼前队百余人，以木符编桥渡河，往来西南两门。城上枪箭齐发，西门毙贼二十余人，南门毙贼十余人。酉刻，贼大队至，约数十人。酉刻，贼大队至，约数千人，焚副将署及马市街，火光扑城楼，遂攻南门。前行妇女十数，手摇素扇，口喃喃有声。数僧仗剑执旗，以手指挥。时城上杀狗淋血，妇人披发解襟坐女墙上以压之。连放大砲，砖石如雨，贼不敢近。戌刻，贼复冒死进，堆草焚南门，掘壕作洞，势甚急。余乃大呼曰：下城杀贼者厚赏。民刘茂生、李得胜、卢继周应声堕而下，隐门嵌下，以镰刀钩伤贼足。城上益放枪箭，外委纪云瑞，轰药烧须眉，不动。兵役咸致死，凡毙贼二百余人。贼势不支，亥刻乃退。稟巡抚守城杀贼情形，请留德州及抚标兵，且请益兵。

初八日辰刻，贼以牛车载砲趋西门。德州兵放过山鸟毙其目，余贼走。遂缢下，杀其牛，移砲及车内铅弹器械入城。南门外，获贼李现、穆建甫。讯供，申闻巡抚。

初九日申刻，贼攻西门。先藏于元帝庙以避枪箭，阨而出，各藏秫秸一束至城下，堆而火之。火光射门，隙如电。复以厚赏募兵夫下城，递水泼之。拆月城中广宇砖瓦，塞内城。城内男妇抱土填城洞，是时号哭之声彻内外。赖官吏将弁督率益力，枪箭齐发，贼披靡，毙百余人。时防守者东门则外委许致中、陈象泰，南城则把总王培进、千总王廷佐、外委吴兆骥、纪云瑞，西城则把总仙鹤龄、陈象坤、外委王培承，北城则把总仙瑞龄、外委郭钻也。

初十日，议民夫守城者给谷一石，诸生马毓嵩、郭义治、武生于剑光、姬元隆、监生李珍各输米麦供军。辰刻，巡抚批示至，李现凌迟处死，穆建甫已死，戮其尸。午刻，乌参将出城趋惟总兵营，请救。申刻，贼以砲击南门，飞弹入城，声如饿鸱。城上放枪砲，毙贼数十人，三更始退。以牛豕犒兵士，人益用命。募人焚西门外元帝庙，刘茂生首缢下，率众燬之。自是贼失避藏之所矣。

十一日，贼不攻城，往来城下，时隐时现，以耗我药火。自初七日后，贼遂蟠据旧城，其辎重皆渡河，有必得临清之势。前队占副将署，首逆占大寺，旗竿悬灯，远近皆见之。铺户劫掠殆尽，居民杜健者胁降之，掳妇女肆其毒淫。惟回民一隅同心固守，未至残破耳。城内居人寥寥，无铺户，困守数日，一切俱尽。燃灯油代烛，裂布条为绳。又搜民间锡器，制弹丸。乃书告急，并檄邻封协济。申刻，乌参将同范县守备陈某率兵百名至。

十二日，惟总兵奉巡抚檄，同德州防御尉格公图肯率兵五百名来援，屯城东北之三里庄。申刻，贼以少贼尝我，兵分两翼袭之，先枪后马，毙贼数十人。贼三队冒枪进，我兵却退，奔赴东

昌。入暮，沿村放火。四鼓，进攻南门，砲子飞入署，击断碑石之首。官弁等竭力抵御，达旦，始退。

十三日，以钱百千，棉衣六百余领，犒兵。民夫则给谷外，日给馍饼粥等，众各感奋。再告急于巡抚。

十四日，巡抚檄知，得廷寄大学士舒、七额驸拉、参赞大臣阿奉命领健锐营火器营兵并天津、沧州兵来州会剿。直隶总督周、河南巡抚何督兵交界，拦截堵杀，颁到印示分贴，以安民心。又奉廷寄，该州已蒙记名，事竣引见。叶、乌记名一等。是日，贼于南门外观音嘴等处焚民舍，劫典库，夺粮艘，排外河为桥以作退路；附城往来邀遮，断我音耗；又以砲攻西门。城上放砲，毙贼数百人。

十五日，布政司发到火药、火绳、铅弹，应十一日之请也。

十六日辰刻，飞矢著乌参将幕上。余念矢自下而上，当斜不当平，今平嵌幕上，必贼在高处射也。城西南隅外有高楼与城等，贼伏其中，窥城中虚实，不可不除。遂命刘茂生同兵夫缒下，燬之；杀贼数十人，夺军器无算。厚赏以金钱。

十七日，青州参将文君坛奉巡抚令，领马兵五十名、步兵三百名，入城协守。兵民气益振。取典铺铁锄改造鸭舌枪二百余杆，分给兵夫。

十八日，城中粮乌尽。汪友、虞升率壮丁缒城下，刈苇以饲马。监生尹士珠募其姻贺如杜麦八十石、草二万余斤，率亲丁运入城。巡抚檄知大军至州，不必供应。

十九日，伐木为薪。戌刻，贼以大军三辆满贮轰药，覆以稽，前护木板，贼伏车底，挽以行，以烧门用。回匪吴兆隆之计也。余曰：此不可使近门，近则城危矣。急掷砖石，砖石雨下。须臾积尺余，轮碍不得进。城中无火箭，千总王佐廷、外委纪云瑞、监生尹士珠以棉裹火药，拔帽纬束之箭头，引以线香，再发中其后二车。车燬，贼弃车走。前车逼城门，命兵役缒下，搬

其柴薪，以水泼药，戮死车底贼六人。劳赏如前。是日，南乡石槽庄武举人杨廷鹰纠乡勇护村堡，贼过其地，则追杀。

二十日，薪尽，拆屋材以供爨。巡抚檄知会剿日期。内黄县传知河南巡抚何、河北镇总兵黄、南阳镇总兵许，各领兵二千至州会剿。直隶总督周会总兵玛防河西，布政使杨西岸防桥。

二十一日，巡抚檄知秦某，奉旨升授临清州知州。午刻，贼分数队渡河，西北行，一队出水东门南行，迎距（拒）两路官军。入夜，贼营灯火荧荧。

二十二日，送识路人赴将军及巡抚营。夜闻东南十里外砲声不绝，侦知正定镇总兵万公朝兴败贼于清河之北枣园。

二十三日寅刻，总兵追贼至河西，杀贼甚众，焚粮艘，断其逸路。忠顺营都司张君世富拔枪手，率回兵白虎、回民洪印、洪全等，与贼战于三岔河口，杀贼二百余，生擒二十七名，溺死者数百余。请叶副将率兵出城应之。叶犹豫未决。巳刻，巡抚徐引兵至，与大学士舒大兵合，战贼于城之东南隅。贼大败。有妖妇号五胜老母，衣黄，舞双刀，骁勇甚。至是，中箭遁。余贼逃入铜三官庙。纵火焚之。西北隅别队京兵，遇贼于搭湾，少却，退至土冈；复转战，杀贼百余人；徐往东南，与大营合。黄总兵亦领兵至，堵截两闸。文参将、张都司率兵三百出城，焚大寺。是夜，贼分东西两路遁，皆为枪砲击回。

二十四日，大雾，难民数千奔城下，呼号求救，哭声震野。武弁不敢纳。余曰：此皆吾百姓也，忍置之死？有不测吾任之。虽然惧奸民之溷入也，开门以兵夹守之，壮者不纳，妇女老弱悉放入，散置各寺庙所，给其衣食，绅士分主之。巳刻，大营奉旨，诛十二日失机之惟总兵、格防御于军前。将士股慄。诸生周书率民姚环等十三人缒城，于三里庄擒贼男女二十人。清平县武举人徐震川聚乡勇截杀逃贼，获头目及党羽数百人，俱献军营。夜，贼焚西南隅民居，火光烛天。

二十五日，大兵攻锅市，获王圣如及五胜老母，杀死无算，焚其巷车。

二十六日，把总仙鹤龄侦知王伦在故抚臣汪颢宅，率兵二十踰垣入，至阒，诱之降，与语；突前握其发。贼众舍死出救。刀砍仙肩项数处，兵丁救回。午刻，巷战。贼登屋放枪掷瓦，以旗指挥。我兵以枪仰击，毙王伦之弟王某，又殪其头目杨五号朴刀元帅者及女贼乌三娘。回民四十人获伪王某、伪帅俞胡子，解大营。巡抚劳以金粟。贼所据旧城，与百姓杂处，短衢曲巷，纵横分歧，出没无常。急之，又恐玉石之不分也，故难以施力。然满汉之兵四面环之，贼已无可逃矣。

二十七日，将士率回民按户搜捕贼党百余人。逆首犹深匿汪宅。奉檄埋骸骹，清道路。三鼓，贼欲突围走，枪砲击回。

二十八日，大兵获伪帅王贵、陈学洙、伪先锋李旺、解滔及各逆家属。大学士舒调叶副将，验其足疾，慰劳之。

二十九日，前知州王君溥至。王赴都引见，以事跬误，呈请军营效力。我兵逼汪宅。王伦知不免，火内楼，自焚死。得其手镯、佩剑及衣锦一片。获逆眷头目，戮其党数百人。

三十日，解逆党王朴、孟灿、范维、阎吉仁、王景隆、李旺、吴清林于京师。

《梦厂杂署·临清寇略》

俞 蛟

临清为山左水陆之冲，距京师八百里，而近商贾辐辏，市廛林列。乃啸聚阳谷、寿张、堂邑三县之亡命，蚁屯蜂聚。虽三旬扑灭，而干戈烽火，村市为废墟。狂寇跳梁，用纪颠末，顾军需

旁午，执筒掺觚，终虞舛漏；且叙无伦次，不贤识小，聊存其略云尔。

甲午之秋，余客临清，吏目范龙山与有葭草谊，投辖下，键馆于衙斋。时逆匪王伦以清水邪教煽亡命至数千人，阴布其党于东昌、兖州二郡。八月二十八日子夜陷寿张，县令沈齐义朝服坐堂隍骂贼。俄肢解之。临清之南乡张四姑庄，亦同时被贼杀掠一空。庄去州仅二十五里。闾阎淘淘。协镇叶信，江右人，髦且病，部下兵不满三百。州牧王溥入京未返。摄篆者别驾秦震钧束手无策。龙山谓余曰：寇至奈何！余曰：升平盛世，此等么膺直飞蛾投火，灭亡可立待；虽然不可无备，宜先谕四乡，运积聚入城，无为贼掠；西、南二门外民舍与城毗连者毁之，虑贼人藉足且纵火也；派城内居民，列名造册，上城分守垛口；其四门敌楼则以兵守之；令绅士分任段落为兵民造饭，供应毋缺；御贼器物自弓矢火药铅丸更多备灰石，盖远凭枪炮，近宜矢、石，仰面攀登者扬灰可眯其目；此其大略也。至随机应变不可枚举矣。龙山曰：贼之来与否未可知，先运积聚、毁民舍，余以吏目微员，敢张皇滋事乎。后贼专攻西南，藉民舍为障蔽，致城上枪炮不能击，四乡积聚恣其淫掠，所备灰石复不多，拆女墙用之。龙山初未尝不笑余为书生谈也。

先是五月间，四乡忽起讹言，清水教主招聚训练，择八月二十八日起事矣。或问起事云何？曰：杀官劫库藏。察之，每村果有贼目数人，教习枪棒，声言：饮水一甌可四十九日不食，因名其教为清水云。时犹未知渠魁为王伦也。伦阳谷人，貌魁岸，性狡獪，多力，有拳勇；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瘡疡，颇验。择受病男妇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又诡称：遇异人授符录，能召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寿张与阳谷连界，沈明府齐义于八月始廉知其事，方拟移文阳谷协擒，而胥役

皆贼党，有伪授元帅、将军之目者，遂作先发制人之举。于二十八日，召优在衙前演戏，椎牛醢饮，至更余聚贼数千人，呼啸而入。沈明府出谕祸福，而伪帅李旺转率群贼胁降。李旺者皂役也。沈知事不可为，遂朝服升堂，骂贼。李旺抽而前曰，小人今日犯上矣。遂遇害。夫县令职司民社，贵能劳抚字，而尤贵摘奸发伏。乃奸民煽乱于下，不能察；甚至胥吏舞弄肘腋间，亦梦梦而无觉；及风闻已确，复不能急为消弭扑灭。方且邻邑行文机事不密，而民社随之。邑宰如此，朝廷亦安赖哉。兗州镇惟一，满洲人，素以勇略自夸。闻变率所部三百人疾驰而至。军法以鸟枪利于杀贼为前锋，而鸟枪每杆必以长刀或长矛一人护之。盖鸟枪一发之后，加药丸引火绳，须片刻俄延，则全赖护之者从旁抵御，而枪火复发方保无虞。兗镇藐视贼为乌合，仓猝而往，又众寡不敌，遂为所败。骑兵被创而奔，步兵无生还者。

九月二日，贼陷阳谷。阳谷为贼藪，胥役皆党羽，故陷之倍易。县丞刘希寿、典史方光礼俱被害。报至，人情益皇遽。是时，城上画角乌乌，城门已昼闭数日，而州衙大门亦闭，往来者进出即阖。夜二鼓，廨内外人声如沸。余数眠数起，不能寐。少选，龙山仓皇呼曰：此何时犹酣睡耶。余询贼氛如何？曰：顷又报堂邑陷署篆陈枚、训导吴标俱殉难，余被害者无从考；贼距城二十里矣。余急起，见龙山率役十余人，各持械而出。俄顷诣南门探之。声息寂然，惟闻各衢巷鸣钲，按册呼民兵上城。时阴云惨合，凉飈飒飒透襟袄。望陴上，无灯火，惟城下系马二十余匹而已。天曙，龙山返，谓：已得确耗，贼大队踞柳林，距城四十里，故党踞茶菴。有国学生王某，以妹进伦为伪后。群贼庆贺，优人方演剧也。日向午，兗镇唯一率部下马步八百人，驻城中遏贼北走。人心稍定。

陈枚者浙人，以孝廉截取发山左试用。堂邑宰汤桂计偕入都，因摄其篆。而是日汤适返，汤已交印绶，脱然事外矣。会贼

至，分守西城。城垣颓败，又乏守兵，无可捍卫。贼因驱马直入。陈躯肥重，其仆牵马至，四五人扶掖不能上，挟之而趋。贼尾至文庙前，仆皆散去，遂就擒至演武场。先是贼帅归太，以货私盐为业，数月前被陈擒治，荷校当途，其党劫之去，陈不知也。今欲洩愤，仗以百余，且割其势置口中，而后齧割之。归太凶逆之罪可擢发乎。归太本名国太，与藩司同名姓，当事思避之，而山左国音为归，遂呼为归太。后贼党擒解入都，皇上亲鞫，得归太戕陈状。上震怒，严谕大将军舒公赫德，必生致归太。于是，就被擒诸贼逐名质讯，均以不知对。及鞫其妻刘氏云：归太于九月二十四日战败，相向泣下，探怀中鸡卵八枚付刘氏曰：若等自为计，余不复相顾矣；提枪跨白马，解缠头黑布，易以毡帽而去，从此不复见。方王伦造逆时，四乡村镇皆立义堡，贼至鸣鼓，作捍御；或预掘土坎，遇形迹可疑者，即生埋之。事定后，抚军榜归太状貌、服饰，檄东昌司马龚孙枝遍查。俱云：有其人。及搨而验之，皆非。则归太或漏网脱逃，未婴斧钺也。

初五日傍晚，抚军徐公绩檄兖镇并河督姚公立德，于五鼓合兵赴柳林剿贼。兖镇留步兵二百人助守，而率骑兵六百人往。是日，军民胥庆，谓以抚镇大员剿乌合之草寇，直摧枯拉朽耳；咸引领盼捷音。而余亦与诸同人酌酒衙斋为欢。孰料捷音未奏，而贼反于初六日已刻临城下矣。贼将至，人无知者。龙山犹奉监司札，往闸河撤渡，至西城外鸡市。市人告曰：君勿往，贼前锋已渡河，宜急返。驰回而城门已阖。城上武弁闭不纳。一时绅士及兵民皆譁，谓吏目虽微亦朝廷官，乌有因公出外弃之以张贼势者。门启而入。贼即踵至。

贼之初至也，遇闸河，河阔数丈，虽有一二舟楫而贼徒颇繁，因拆居民庐舍，浮木板苇席于河，或曳马尾迤邐而渡。倘以数百人伏河岸，乘其半渡，贼众可歼；惜当事无远略，仅知撤渡而计不及此。至之，日听国师樊伟之谋，伪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

易之以价。有一贼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于是，无知细民咸为贼无所害，而稍有知识者亦图苟安不思远避。三日，贼状毕露。掠财物，掳妇女，四乡要路均守之，无一人得窜逸者。遂逐户编名，以老弱执役；少壮者每人给药一丸令吞之，又给黑布一幅裹额上，刀一口俾相随攻杀。不从，则杀之。相传，食其药即心迷，能杀人。余同里人李允恭者为临关椽吏，被掳给药，伪含于口中，藏齿颊间，后贼去吐之，得无恙。半月事平，不死于贼，不死于官兵者，幸也。其他不受贼胁，不为贼污，甘蹈白刃而不顾，且有阖门殉节者；但有贤、不肖之不同，乌可同时语哉。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黑色，望之若鬼魅，间有服优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诸者营讯，或以厨刀、樵斧缚杆上，跳跃呼号，兼挟邪术。城上以劈山砲、佛郎机、过山鸟齐发射之。铅子每丸重二两，其势摧山倒壁，当之者宜无不糜烂，乃自午至酉贼徒无一中伤；益跳跃呼号，谓砲不过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窃窃私语，谓此何妖术乃尔也。贼中有服绶马褂者，系王伦之弟，伪称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执小旗，坐对南城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砲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褰衣，以阴对之，而会燃砲。群见铅已堕地，忽而跃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贼为之夺气。群知其术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城，兼以鸡狗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砲无不发，发无不中，贼碎首糜躯洞胸贯胁，尸枕籍城下以千计。自此，白尽潜踪，每至夜，分束黍稷堆城下如阜，焚之烟焰障天日，敌楼几堕者五次。赖将士用命，以水沃救得无恙。一夕，以大车四乘载火药驾牛而至，投火焚之，焰冲霄汉，民舍咸烬。脱令近城，则敌楼必燬，而城不可保矣。时有武孝廉吴召伦者，因去其轮而旁设木板约宽三四尺，名曰大鹏展翅，令有力者七八人伏其下，背负而行，冀至城下发火，焚敌楼。城上急投砖石，一

时堆车上若阜，负者力不胜而仆，缙兵士下城，尽杀之。

南城外有小楼高数丈，系质库，中每夜巡更击柝之所。贼踞之，俯瞰城中虚实，间施枪箭。当事患之。募有能焚之者，得十余人，束藟于背，缙城而下，踰垣越屋，至其楼前，先从窗外窥之，见贼多酣睡，独有二人坐胡床而饮，杯盘狼藉。火发，贼皆呼啸而出。有三妇年约三十余，均以黑缣裹额，短小精悍，结束整齐，挥刀纵马；追至城下。城上急发火砲。三妇均以左手向城上挥摇，自南而西，飞驰而去。云皆王伦义女也。

兗镇惟一自九月五日赴柳林后，杳不知其所之。会城音耗隔绝，文檄不通者八日。临清孤城，捍贼所恃，民心固结、兵士用命。至十四日，得登州兵三百名助守，始知六日柳林三路合剿之师皆不利，贼众所以即于是日乘胜围临清也。十五日，兗镇复收合师徒千余人，抵城下，结寨西南之冲。兗之参将乌大经守南门。躬诣营，延之入城共守。兗镇曰，我为若等犄角于此，城可无虞；往者寿张之役事起仓卒，柳林之败咎有攸归，兹来努力建功，一洗前耻，区区贼奴，乌足当我前锋哉。邀之再三，终不入。时识者窃忧之。盖贼虽乌合，实皆亡命，且合胁从而计已不下万人，彼众我寡，形势悬殊，兵法固有以少击众者，兗镇岂其伦欤。越三日，贼果率二千人劫战，离北门仅里余，可望而见，守城者咸作壁上观，呐喊助势，不敢施放枪砲，以我兵与贼混斗，恐致误伤也。俄而贼众磨至，兗镇力不能支，率数十骑策马驰去。计败阵三次。欲委为非战之罪，盖亦难已，后舒大将军至临清，奉上命，正法军前。

自十五后各郡助守兵陆续而至，兵民益奋，拟夜半缙城掩贼不备。而协镇叶信不可，谓行师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只宜坚守以候王师之至，倘有不利，则人心馁，而贼势张。柳林一败，临清被围，非明证乎。盖叶信虽武夫无干城之略，因前一夕贼人火攻敌楼，几焚。信退休息，闻报急驰，一惊而腰为之折，遂不能

乘马。每日坐篮舆，两卒舁之巡城上，尚敢攫贼锋而速其攻围乎，闻颇知吟咏，兼工擘窠书，足征毛锥，与长枪大剑兼擅为难，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若人即古来亦岂多见哉。贼党窥东昌时，东昌城垣残缺，兵不满五百，战守均不足恃。贼于日暮见一人赤而修髯，身高丈余，坐雉上，火炬笼灯约数万。贼大惊，相谓曰，谁云东昌乏守兵耶？由是骇散。东昌实山左要地，故神物效灵为一方保障。贼之来也，多携其妻孥老幼，并载牛羊鸡犬，且有劫其戚族俱来者。逞其邪说，谓本乡有黑风劫，遭之者死亡相继，宜出门远避，经七七之期庶可免耳。后贼之妻孥皆缘坐或发披甲为奴，其余释归乡里。然朝廷虽下宽大之诏，而闾阎之明大义者，咸拔刀砍地曰：吾乡乌容此逆种再遗他日之害！尽杀之，虽孩提无得免者。贼掳妇女数千人，置大寺。大寺者城西古刹也。室宇宽广，多隙地。色美者王伦自取之，次给贼目作战胜之赏。迨舒将军至，贼徒败衄，官兵围寺，将施土砲轰击。被虏者皆奔窜投闸河，水为之不流。

樊伟，寿张人，自幼犷悍，无赖好博，负多不能偿，为其徒窘辱，匿王伦家。久之髡其顶，名为僧，而无师傅。所为多不法，逞其私智，妄谈天文讖纬以惑众，尝语王伦曰：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又尝劝王伦纠党千人，僭入京师为变。因事迁延不果。伦之造逆多出其谋。后与官兵抗御，执红旗指麾被擒，囚解入京。上廷讯，犹称王伦为新主。大冥颜无知与明季艾山贼刘永明临刑称寡人者均堪捧腹。

孟灿，兖州人，勇鸷凶悍，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素与樊伟善，闻逆谋潜返。王伦信如左右手，跬步不离。破寿张、阳谷，堂邑得其力为多。王师压垒，贼势穷蹙，伦与其党踞汪氏室。侍卫英继图与把总仙鹤龄率死士数百人，挺身直入，

大呼王伦安在？伦出应。鹤龄即前摔其辮，继图扭其胸，盖欲生致之也。群贼尽力格斗。我兵稍却，时鹤龄颈上被砍寸许，继图亦遍体受伤，然两人犹与王伦卧地上扭结不可解。孟灿掣短矛刺继图，中其喉，继图遂释手。幸援兵继入，劫两人出，俱受重伤，而继图尤甚，因以毡车护送入都，未至而卒。王伦亦从此不复见矣。后灿擒解入都，与樊伟等磔于柴市。

颜六，唐（堂）邑人。面黑髯卷，指甲如爪，故贼中称虎爪。颜六家饶于貲，招聚亡命，居积私盐，荷筐入市，莫敢谁何。樊伟招之入党。贼中称勇健者六为首，后为大砲击死。

李三，堂邑人，年约三十许，身高八尺，而两脚过身之半，日荷担衙前货菽乳乾为业。予尝见之，不谓即贼党且贼之先行也。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伦遣其入京侦探，见舒将军率师出得德胜门，三于次早即报知王伦作备御。语云长胫者善走果不爽欵。擒置囚车，索酒肉不与，且谩骂，犹自称先行官云。

杨累，忘其里居，王伦义儿也。多力，贼中妄称万人敌。每跨白骡，持白蜡杆枪，与直隶参将某战，被围数重，自辰自酉不能出，为流矢所中，斩于阵。

李旺者寿张人，亦王伦义子，桀黠善斗。八月二十八夜戕沈君，犯上作乱已罪无可道，又相随破阳谷、堂邑，围临清。北门之战，兗镇惟一失机败走。其部下马兵张某，面麻而黑，力杀贼数十人不退，贼无可如何。旺步行潜出其后，以矛刺之堕马。群贼相庆，谓官兵尽如此麻，吾辈无噍类矣。曾与杨累同被围，旺独免脱，后终被擒解京，伏法。

乌三娘，兗州人，年二十许，娟娟多姿而有膂力，工技击。其夫某能为角觝戏，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与三娘挟走楚、豫间，以糊口。而三娘技实过其夫。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貲。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夫卒，遂依于其家。王伦破寿张诸邑，三娘皆从，而更招致其当日同卖械者十余

人，王伦皆呼为女，而实与同卧起如妻妾。王师困王伦于汪氏室，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挥蔽锋镝，忽于马上跃升屋，自屋而楼，即汪氏之三层楼也；高十余仞。官军围三匝，矢砲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日将夕矣，一军皇骇，盖不虑其不死，虑其遁走而莫可致也。有老弁就贼尸割其势，置砲上，一发而三娘堕地，诸军呼声雷动，锋刃齐下，立成肉糜。

王王氏，王伦嫂也，号五圣娘娘，年六十余，白发盈头，身高八尺，跨马挥双刀巷战，被擒。当事闻妇有妖术，以铁链贯项下骨，拟次日解京，一宿而毙。

临清被围几二旬，幸大仓储粟颇饶，然食有余而薪不足，拆屋而炊，熔锡器作铅丸以击贼，贼亦发大砲攻城，铅丸如鸡卵者也，由敌楼飞越而过。挽二石弓矢集城上如猬毛，均未伤及一人一骑，非神祐乎。余易儒服随守土诸君巡城上，衣不解带者旬有八日。二十三日黎明，南门外呼噪连天，炮声如贯珠垒垒不断，报徐抚军兵至矣。纵火焚鼓楼，贼众乱窜，城上乡兵缒城助战，运河北岸喊声继起，望之人马如豆，往来驰骤，尘土障天，则直隶制军师也。贼踞莲花菴，穴墙施枪砲。日向午，报大将军舒公赫德统八旗劲旅至。余急趋东门观之，干戈耀日，旌旗翳云，军容之盛，实生当盛世所不能常观者。大兵四集，爰扫檣枪。贼惶怖不敢出，然犹踞市廛作负隅势。兵不能骤进，因四面纵火，且攻且焚，击斩之外日生擒数百人。于是王伦党羽俱尽，势不可支。且自知罪大恶极，法所不容，因纵火自戕。人尽以不获寸磔其尸为恨，余谓糜肌骨而灼肺肝，殆尤甚于寸磔欤。计贼匪造逆至荡平凡二十六日，三邑一州良民遭残害者不可胜计。其间明大义知顺逆不为贼胁，洁身自尽或骂贼被害，自守土诸公外，亦难更仆数。于是皇上纶綍下颁，酌赐荫恤，以慰忠魂。而草野之流离失业者倍加矜念，开仓廩，蠲赋税，给籽种，不期年而间间疮痍

斯平，盖藏如旧，复熙熙皞皞矣。嗟呼，我朝自承平者百数十年以来，普天率上仁声遍治，凡在海外靡不重译来格，间有不靖，六师所向，何坚不摧。乃王伦以山左细民，妄逞跳梁之技，致廛睿算，命将行师，计日而著戎衣诘朝，而歼狂寇，疾风扫秋叶，何其神且速耶。蛟躬临清壁垒，目击情形，故敢就所见闻略纪颠末，为冥顽狂徒妄弄潢池者戒。

《饬文书屋集略·邪教戒》

潘相润

……明之末世有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徒及会主诸号，蔓延数省。天启二年，距野人徐鸿儒踵其教，自称中兴福烈帝大成兴胜元年，众数万人，以红巾为标，攻陷郛城、邹、滕、峄、数县并围曲阜，已乃为巡抚赵彦所平。其遗毒余孽，入国初乃有单县人刘佐臣者，倡立五荤道、收元教，妄造五女传道逆书，分八卦收徒党；传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四语；日供清水，以消灾获福；诱民诳民钱，传其子如清，孙恪、曾孙省过继为教主。乾隆三十七年，濮州人李梦炳得其书于荷泽人王忠，携之赴河南临颖，被获。奏闻。咨捕王忠及州民王振、张勤、房文光、房立、龙居涇。又于王忠家获黄布牌位二尺许，上书中天先天后天等字，供清水三杯，名清水教。其逆书有云：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忠因孟炳写本平字下讹明，冀适轻讹。供云：平明者天明也，周流之流讹刘，本言运气流化也……圣上……命两省大吏覆勘，复勘王忠之师即省过，省过固教主也。省过憨吃不成人，实宁阳人孔万林左右之。

万林故父兄本坎卦徒，以其书授万林，假地理星命术游丰、沛、肖、曹及曹、单诸邑，劝省过勿见客，诸命先令同卦之宛平崔兴东助多金捐职衔，继令离卦之商邱郃姓、兑卦之东明陈九成、乾卦之砀山张兴及本省艮卦之张玉成、巽卦之张元勋、坎卦之王秉可、兑卦之陈受禄与震卦王忠等，各偕其党以次输省过金。省过用之，尚窖藏一万余。按察使国公亲诣其家，究出逆书及藏金，成狱，辞奏当省过叛逆，余如律。天子改省过斩决，与孔万林骈首历城市；妻子给功臣家为奴。挫佐臣骨。诸为佐臣后者，皆徙也，籍其家。王振、张勤等绞及流徙有差。何踰二年而犹有憨民不畏死，如寿张人王伦等者。

王伦居阳谷党家店，凶狡无赖，以教拳棒往来兗东诸邑。阴以白莲教诱人炼气，称炼气数十日，不死，可避劫，以十日不食者为一小功，八十一日不食为大功。炼曰文弟子，拳棒曰武弟子。弟子最妍者十八人为义子，尤倚任堂邑张四孤庄王经隆，以奸僧梵伟为谋主。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内，妄言今岁有四十五日人民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其党从之。八月二十四日，伦自称真紫微星。梵伟复托妖梦为幻惑，任置元帅、副元帅、宣行、国会等官。遂以二十八日夜入寿张县，杀知县沈齐义，劫仓库，据城池，掠财物、军器，经隆亦以是日招四百余人集其庄，纵火杀人，往迎王伦。越四日，破阳谷，杀游击、县丞、典史、劫狱囚。遂陷堂邑，杀卸事知县陈枚。所至迫胁民妇从行，从数千人。贼魁红帕首，次以青若蓝、白，行曰集，督战曰煞。煞夜以所掠牛车为屯卫，而已居中。晨则置老妇车上，衣黄衣，以手作法，曰无生老母。以绳伎为前锋，妄称仙女，有神术，不畏枪砲。人各口念鄙信咒（咒云：真空家乡儒门弟子某人，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还远；启上圣公老爷，圣公是假，兄弟是真，弄假而成真，无生圣母），诡言诸仙女每夜上天，请圣母教，旦日下会曰：圣母教我如何如

何……绿营兵素不习战，性恒怯，闻贼有妖法惮甚。每战距贼半里许即放枪，不中再入药。贼故俯趋争死斗，闾而前。再放，再从贼背上过，又不中。马步兵皆惊曰：贼果有神术，不畏枪，则相率溃走，走且数十里不止。贼以益无忌，进屯柳林杏园……遂乱运河，犯临清，起楼梯，烧城门，堵闸门，抢粮艘，架桥欲渡卫水，毁民房，杀良民无数。城中固守，拒杀贼数百人，贼始复退踞旧城。巡抚徐公、总河姚公、布政使国公督兵追剿，奏请京兵及直隶、河南兵协捕。上遣大学士舒赫会额驸拉公、左都御史阿公统健锐、火器二营劲旅东征；以国公赴德州经理兵行事宜，筹画军需。擒诛恩县贼首李萃、褚文等，扼贼吭，断其声援。已而京兵及直隶总督周公、布政使杨公之兵大败贼众，河南抚镇皆会徐公，四面蹙贼，烧浮桥。贼窜入旧城，王伦自焚死，群贼歼焉。生擒一千八百余人，槛致其魁于京师，余悉嗾伏法。上复命杨公巡抚山东，随阁部督同国公及道府请旨，办善后事宜，诛逆党、搜逸犯，解缘坐，宥胁从，招亡命，缓征输，给房价，赈口粮，卹死事，奖义勇，严例禁，安良民……

《圣武记·乾隆临清靖贼记》

魏 源

国家岁漕东南数百万，由运河供亿京师。而临清州辖南北水陆咽喉，有新旧二城，皆濒运河东岸。旧城土垣，周三四十里，市廛鳞次，数万家，与新城等。乾隆三十九年，兖州府寿张奸民王伦以清水邪教运气治病，教拳勇，往来山东，号召无赖亡命，徒党日众，羨临清之富庶。又大兵方征金川，意畿辅兵备或虚，倡言有四十日大劫，从之者得免。寿张知县沈其义捕之，贼遂于

八月二十有八日夜袭城戕吏。贼先言破城日当有风雨，及期适应，众益信。承平久，官民皆不习兵，贼连陷堂邑，陷阳谷皆劫掠弃城遁，分趋临清、东昌，图阻运道。众数千。

时上驻蹕热河行在，大学士舒赫德奉命视河南决口，未出都，命佩钦差大臣关防，由天津驰赴山东督师。命额駙那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率健锐、火器营兵千，又简吉林索伦善射手五十为先锋，诏直隶总督周元理以兵防广平、大名界，而河道总督姚立德防东昌。时总兵惟一以兵三百击贼堂邑，复以兵八百击贼柳林，皆不利。贼围巡抚徐绩军于临清之梁家浅，惟一援之，贼解围趋运河。官兵不扼运河东岸，惟知闭城守。贼遂结筏渡，据临清旧城，佯禁杀掠，以车三百辆塞街巷，胁丁壮，围攻新城。城上铕砲击之不能中，乃裸妇女、血鸡犬压之，复败其火车。十四日，总兵惟一、德州城守尉格图肯以兵千余至，不知休城中伺间出奇，即仓卒战城外；既败，复不入城，而走东昌。诏斩以徇。会各郡援兵渐集，临清兵民议夜半缒城，掩贼不备，副将叶信不可。回空粮艘阻桥闸不得进，贼反胁纤夫以攻城，又束粮艘为浮桥，图北渡。时禁旅由德州攻其东，东昌兵攻其南，直隶兵由景州故城攻其北，又以兵扼馆陶防西甯。直隶总兵万朝兴破贼二千于运河西岸，毁浮桥及闸口之桥，又遣兵扼下游三岔河，败其西渡之贼。二十有三日，舒赫德军抵临清。贼千余北出牵官兵，而骁贼五六百阵旧城东门迎战。舒赫德遣侍卫音济图等以禁旅三百追贼北门外，而自攻东门，贼败甯城内，短兵巷战。官军先后焚斩及赴河死者千余，驱城东南之贼尽归西北。音济图既歼北甯千贼于塔湾，亦还兵搜王伦于城中大宅，毁墙入，手禽之。为十余贼所夺，贼登楼纵火死。复歼巷战女贼乌氏等数十，生禽其弟王朴，其党樊伟、孟灿、王经隆等，槛送京师，诛其党千余。旧城居民先后投首数千，招回复业之户七千，口四万余。凡一月贼平，粮艘回空南下。

上责舒赫德于音济图于禽王伦时不多遣精卒，致首逆未生浮，又逮治副将叶信不守旧城之罪。舒赫德奏言：“旧城土垣半圯，且寥阔难守，请宥之。”然守临清者当守运河。运河渡口舟虽彻，而无守兵，此贼所以得击据旧城也；且援兵已集，宜从缙城搆贼之谋；事平善后，亦未闻改小旧城而缮固之。何耶？初，给事中李漱芳奏言：“山东吏讳灾不报，反加征激变，非尽邪教。”及逆党解京，军机大臣、九卿、科道鞠于廷，命李漱芳自问贼，皆无以灾对者。诏罪状李漱芳与奏直隶荒歉之御史范宜宾，皆譴之。乾隆四十有一年春二月，金川荡平。上东巡告成阙里。四月，回蹕旧城，御制临清歎、临清歌二诗，勒石闸东，悯民病焉。呜呼！王伦之事，么麽无足纪也，然顾祖禹有言：“地利随时势异。”今日南北咽喉在于运河，而山东扼其要害，故能为幽、燕利害者必于山东，则临清之事可无纪乎？

《雕菰集·直隶总督朴园杨公别传》

焦 循

杨敏壮公捷，……三十九年山东妖贼王伦以清水教煽惑，聚亡命，陷阳谷、寿张、堂邑，犯临清州。大学士赫德率劲旅剿之。天子念景素将家子必知兵，特旨命分守河西，遏贼不西逸。今立诣制府周公元里请兵。时周公屯故城，给兵一千二百人。夜与贼遇。公曰：贼众我寡，兵新集未可与战。天子命我守河西，锐不可失。下令熄火陔伏，伺其过乃潜渡河，屯西岸。公度兵寡弱未足以御，马上望数里外高屋向他地。众曰：回人礼拜寺。公喜曰：可矣！大呼曰：吾军中有回人为将卒者乎？有把总自队中出曰：把总回人也。公礼接之曰：贼众我寡，兵新集，恐不足

御，君之党忠义素著，盍为纠结子弟，为朝廷杀贼，亦建功立业事也。把总诺，即入其礼拜寺，得二千人。勇气百倍，军威遂壮。穆维者健卒也，夜巡浮桥口，见岸东昏黑无人声，独持刀潜过桥。见一贼卧砲下，斩之，夹其砲，断桥索而返……呼于营曰：吾杀贼矣，桥可夺也。众应起，立焚浮桥。贼趋至，斩贼数百人，贼不能西逸，窜入旧城，以至于灭。……

《鸥波渔话·姚毕二公胆识》

叶廷琯

乾隆甲午，山东王伦滋事，抚军徐剿贼不克，在东昌堵御。姚公时官河帅，亦在东昌府城。东门外人烟稠密，南北往来，水衢一都会也。贼传檄将于某日来攻城。是夜，抚军及河帅俱在城上，见东门外火起。抚军疑贼至，促令放砲。姚公曰：事未探实，万一误放，则城外生灵涂炭矣。相持不已。抚军欲手自燃火。姚公从后掣其肘。未几见报至，果民居失火，非贼也。